序

这是一个小镇，它座落在盛产麦黍的田野上，被小树丛和牛奶房掩映，这个拥有几千人口的小镇就是美国。

我们的故事里讲到的这个小镇，它的名字是“明尼苏达州戈弗草原镇”。不过它的大街却是各地大街的继续。在俄亥俄州或蒙大拿州，在堪萨斯州或肯塔基州或伊利诺斯州，或许同样内容的故事会发出，即使是在纽约州或卡罗来纳山区，说不定也会听到一些故事跟它的内容大同小异。

大街即是文明的顶峰。多亏当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入侵罗马，埃拉斯慕斯隐居在牛津著书立说，如今这辆“福特”牌汽车方才能在时装公司门前停靠着。杂货食品铺掌柜奥利·詹森对银行老板埃兹拉·斯托博迪所说的，没有一句不是至理名言——对于伦敦、布拉格，甚至不被看重的海上小岛而言，同样是金科玉律；任何事情，凡是埃兹拉所不知道的和不首肯的——那就是人们大可不必去认识和理解的异端邪说。

我们的火车站代表了建筑学上人们不可企及的最高成就。本乡四邻的人们对于萨姆·克拉克五金店全年营业额艳羡不已。《玫瑰宫电影院》里上映的，是一些寓有教训，连幽默都得合乎道德标准的影片。

我们坚定的信仰象征与健全的传统基础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有人如果不是照着这个样子去描绘大街，或者妄以为还能够拥有别的一些信仰象征，叫公民们感到不知所措，那末，只会暴露出他自己就是跟美国精神格格不入的玩世不恭的人。

第一章

一

一位少女正伫立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山岗上，那是六十年以前奇佩瓦族印第安人栖居过的土地。她的身段在北方蓝天的映衬下好像显得特别清晰。此刻，早已看不到印第安人了；在她的视野里是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那一幢幢的面粉厂，还有摩天大楼明亮的窗子。可是她心里正在想的，既不是曾经栖居于此的印第安女人，也不是联接水路的岸上货运，更不是当年常来这里收购皮货的北方佬。不，她是在默默考虑着：胡桃奶糖，布里厄的剧本，磨破的鞋后跟，还有那位化学讲师痴痴地瞅着她的新颖发型的情景，那发型把她的耳朵掩住了。

微风掠过千里麦田，她的塔夫绸裙子被吹得胀鼓鼓的，它所形成的优美活泼的线条，那么富于魅力，使山脚下偶然路过的行人，不由得都为她那种轻盈秀逸的神采倾倒。举起两臂的她身体背着风稍向后倾着，轻舞着的裙子被风吹得鼓了起来，满头秀发也在随风飘扬着。这个小山岗上的少女是那么不谙世故，纯洁无瑕，又是那么年轻；她在微风中陶然沉醉的神情，仿佛渴望着未来的生活乐趣。可她又怎能知道满怀期望的青春，就是一出叫人永远苦恼的喜剧。

这个名叫卡萝尔·米尔福德的少女，一个小时前，刚从布洛杰特学院里溜出来。

在那些岁月里，披荆斩棘的垦荒，少女头戴宽边遮阳帽，还有在开辟杉木林时用斧头砍死了熊，已成为不可追忆的过去了。现在，在一位反叛的少女身上正附带着一种精神，正是被称之为

美国中西部这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地域精神。

二

座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近郊的布洛杰特学院是正统宗教的堡垒，即便到了今天仍在反对伏尔泰、达尔文和罗伯特·英格索尔诸家最新的思想和学说。在明尼苏达、衣阿华、威斯康星和南、北达科他等州，把他们的子女送到那里上学的都是笃信宗教的家庭。布洛杰特学院始终以保护莘莘学子为己任，为使他们免受时下一般大学不正风气的影响。即使如此，可是也有的是热情奔放的少女，热爱歌唱的小伙子，还有一位酷爱密尔顿和卡莱尔的女讲师。所以卡萝尔在布洛杰特的四年岁月，也不能说是完全浪掷了。因为小的学校缺少劲敌，她的那种富于进取性的、兴趣多方面的天性，就可以得到充分舒展。她热很喜欢打网球，主办火锅聚餐会，参加研究生的戏剧讨论会，也常常跟一些小伙子出去轻松轻松，并且还成为了十来个社团的成员，目的就是为了把所谓“大众文化”的各种技艺都实践一番。

她的班上，即使是两三个女孩子比她漂亮的都没有她那么惹人注目。不管在舞会上还是在课堂里，她同样都表现得一点儿也不逊色，虽然在布洛杰特学院有三百名学生，很多人回答课文时要比她强，跳起波士顿舞来也要比她富有魅力。她的活力充满了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乌黑的卷发，柔细的手腕，粉嫩的肌肤，还有那少女的稚真的眼眸。

与她同住的女孩子，有时看到她穿着女式透明长睡衣，有时看到她浴后湿漉漉地从浴室冲出来，不禁对她苗条的身材感到惊奇。她的身材似乎比她们原先想象的要小一半；那是如此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多么需要得到爱抚和关怀啊。“举世罕见的小精灵”，她们私下这样叫她。可是她却是如此有主见和见解，如此

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如此不顾一切的深信美好的憧憬，即使那还格外模糊。因而她自始至终是那样的精力旺盛，难怪那些身高体壮、穿着蓝哔叽短灯笼裤、裹着粗棱条羊毛袜、小腿肚还往外凸起、在健身房球场上来回驰骋的布洛杰特学院女子篮球队队员，也都要为她折服。

即使受到疲倦的侵袭，她那双乌黑明亮的眼睛还是在细心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她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有时在无意中有多么残忍，在自鸣得意中又多么迟钝；可是纵然那些令人泄气的势力折磨着她，她的目光也决不会变得阴郁、呆滞，或者黯然神伤。

虽然卡萝尔热情奔放，惹人怜爱，时刻都是人们“迷恋”的对象，认识她的人还是害怕跟她接近。不论唱赞美诗也好，或者编排什么小节目也好，她总是最热心，但她的那副神气却依然显得有点儿高高在上，并且十分苛刻。她也许很轻信，天生是一个崇拜英雄的人，可是一旦她遇到不懂的问题总是喜欢追根究底，总是没完没了。不管她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她永远不会闲着不动的。

她的广泛的兴趣反而害苦了她。最初她热切希望自己能有一副令人惊奇的好嗓子，继而又希望有出奇的演奏钢琴的才能，末了则渴望有才能演戏、写作和领导社团的组织能力，虽然她总是不能如愿，但她照例都会重新振奋起来，投身于传教事业的学生志愿队，给剧社画画布景，或者替学院学报拉广告，一点儿也不能安静。

那个星期天下午，那个在小教堂的演出，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苍茫暮色伴着她的小提琴和着大风琴的旋律，奏出悦耳的乐曲在烛光的辉映下，隐隐约约可见穿着一身笔挺的金色礼服的她，正弯着手臂，在来回拉动琴弓，她的嘴唇紧闭，显得十分严肃。此时此刻每一个在座的男人都爱上了宗教，爱上了卡萝尔。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她就急急忙忙地对自己所有的实验和局部的成功作了认真总结，为了选择自己未来的事业。每天，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或者在学院主楼走廊里，女学生们都在议论着一个话题，“毕业后叫咱们去干什么呢？”有些女学生明知道自己婚期已近，偏偏还要装腔作势，似乎正在对一些重要的职位考虑似的；有些女学生尽管知道自己马上面临就业，却在暗示：她们有很多神话般的追求者。至于卡萝尔，作为一个孤儿；她惟一的亲人，是一个已嫁给了圣保罗的一个眼镜商人的甜言蜜语的姐姐。父亲的遗产，差不多全都被卡萝尔花掉了。目前她并没有在谈恋爱——或者说，她不是常常谈恋爱的，偶尔谈谈，不久。她不得不自谋生路。

然而，怎么谋生？怎么去征服世界？——几乎完全是为了世界本身的利益——她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凡是没有订过婚的女学生，绝大多数都计划去当教师。完全可以把她们分为两类：一类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姐，她们承认，只要有机会，一结婚就离开那些“邋里邋遢的孩子和令人厌恶的教室”；另一类便是刻苦好学的姑娘，其中有些人前额宽阔、眼球凸起，她们在班级祷告会上，曾经祈求过上帝“引导她们一步一步地沿着造福人类的大道前进”。卡萝尔不属于这两类人。前一种人似乎态度“不诚恳”这是卡萝尔最喜欢用的词儿。至于那些真心诚意的少女，只知道一味笃信拉丁语法的价值，在她看来，也许有利也有弊呢。

大学最后一年，卡萝尔计划过种种不同的抉择：攻读法律，写电影剧本，干护士职业，甚至干脆嫁给一位身份不明的英雄人物。

后来，社会学引起了她的兴趣。

社会学教师是新来的。属于不宜接近的人物，因为他已经结过婚。但他来自波士顿，曾经在纽约的大学区，与诗人、社会学

家、犹太人以及百万富翁中的社会活动家一起生活，而且他的脖子漂亮白皙又挺有劲。他带领一班嚷嚷吵吵的学生，去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参观监狱、慈善机构和职业介绍所。卡萝尔缓慢地在队伍的末尾跟着，看到别人表现出很不得体的好奇心，就象在动物园观看猴子一般，瞪大眼睛望着那些穷人，她禁不住感到义愤填膺。这时她觉得自己就像救星，把手按住自己的嘴，紧蹙眉头，用食指和拇指使劲地掐自己的下唇，很是孤芳自赏。

有一个名叫斯图尔特·斯奈德的同班同学，他是个身材高大、很能干的小伙子，穿着一件灰色法兰绒衬衫，系着一条褪了色的黑蝴蝶结，戴着一顶绿紫相间的班级学生帽，和她一起落在众人后面，南圣保罗的牲畜围栏附近的脏物被踩在他们脚下，他正跟她抱怨，“这些蠢货——大学生，可叫我厌烦透了。他们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嘿，他们应该就象我那样去农场干活。那些工人准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的。”

“我就是喜欢普通的工人，”卡萝尔极度高兴地说。

“你可要切记：普通的工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呀！”

“你说得对！原谅我真不该这样说！”卡萝尔扬起了眉毛，瞅他的眼神充满一种惊异而又谦逊的神情。此时，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热爱人生的光芒。斯图尔特·斯奈德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他把他的两个又大又红的拳头藏在口袋里，然后又伸了出来，松开，然后放在背后紧紧地攥着。他慌乱地说：

“我知道，你是了解人的。咱们这些该死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不能这样，喂，卡萝尔，你将会给人做不少事情。”

“可是我怎么做呢？”

“哦——哦——你知道——只要对他们有同情心——如果你是——打个比方，你就是一位律师的太太吧。他的诉讼委托人，你可能会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个律师。我得承认有时候

我缺乏对人们的同情。我总是对人们感到很不耐烦，甚至简直受不了。你要是碰到一个生来讲究极端认真的人，那就好极了！你可以使他更加——更加——你知道——富有同情心！”

他那微微撅着的嘴唇，还有他那双锐利的大眼睛，都在渴望得到她的允许，让他继续讲下去。发现他的感情有如潮涌而至，她赶紧回避了。她大声嚷道，“哦，瞧瞧那些可怜的绵羊——好几百万的绵羊呀。”说完，扔下他迳自朝前奔去。

她从不把兴趣放在斯奈德身上。他既没有漂亮的、白皙的脖子，也从来没有与一些著名的改革家一起生活。现在，她正是希望深入贫民区里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倘若一位不用穿上黑袍的修女一样，仁慈为怀，阅读伟大的萧伯纳的作品，竭力去启迪非常多的满怀感激之情的穷人。

在一些有关社会学的补充读物中，她读到一本书，内容是讨论改善乡镇面貌的，里面讲到许多问题，如植树绿化、乡镇业余文艺演出和少女俱乐部等。书中还有许许多多插图，其内容都是介绍法国、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等地的草坪和花园篱栅。那是她随手抓来的一本书，当时她悄没声儿地象猫似地用手指轻轻地把嘴按住打个了呵欠。

此时她悠闲地倚在临窗的座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那本书，交叉着两条着长袜的细腿，下巴颏儿差点儿低到膝盖上。她一面看书，一面用手玩弄着一个缎子枕头。布洛杰特学院每间宿舍所特有的东西遍布她的四周：罩着印花布套的临窗座椅，姑娘们的各式照片，一张古罗马圆形大马戏剧场全景图是复制的，一只火锅，还有十几个枕头：绣花的，缀着珠子的，用烙画装饰的等等。其中有一样跟这里气氛非常不协调的东西，那就是一帧婆娑起舞的巴肯特的袖珍肖像画。整个房间里，唯有这帧画才属于卡萝尔。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是卡萝尔从好几代女学生那里接过来

的。

对于她来说，这部讨论乡镇改革的著作，好像构成了她周围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突然，烦躁不安离开了她。她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这本书。三点整，在英国史上课钟响以前，她差不多已经看完这本书的一半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这可就是我大学毕业后要做的事情！为了使草原变得美丽起来，我要到乡镇去工作。我要去做一个人，一个启迪人们心灵的人。我想最好就当一名教师吧，可是，我偏偏不要做象他们那样的教师。我根本不想那样浪费时间。大家都到长岛去兴建那么多的花园住宅区，到底是为了什么？可就是不会有人想到咱们西北部这些寒伧的乡镇，那些人只知道举办什么福音布道会，建立什么收藏埃尔西儿童读物的图书馆。然后我的目标却是使每一个乡镇都有街心花园和草坪，精致可爱的房子，以及一条漂漂亮亮的大街！”

在上那堂历史课的时候卡萝尔心始终在琢磨着这些事情，越琢磨越得意洋洋呢。布洛杰特学院里那样的历史课，可以说是一位极其无聊的教师，和一批二十岁上下不乐意听讲的学生之间，展开的一种典型的争论，只不过占上风的总是教师。因为作为教师不管他提出任何问题他的对手们都得回答，而对手们所提出的那些钻牛角尖的问题，他都可以反过来将你一军：“难道你不知道上图书馆去查吗？得了吧，劳你驾去查一查罢！”

那位历史教师曾是牧师。今天他说的话里好像含着挖苦的味道。他跟好动的查利·霍姆伯格说，“查利，要是我请你告诉我你是否知道英王约翰的事，当你在一直追逐那头可恶的苍蝇的时候，那我会不会算是打扰了你呢？”说完，他津津有味地花了大约三分钟时间，终于了解清楚：事实上，全班没有一个人还记得英国大宪章的准确日期。

老师的话还在继续，卡萝尔却充耳不闻。愉快的遐想充满了她的心灵。她正在完成一幢砖木结构的市政厅大会堂的屋顶设计蓝图。就像在一个草原乡镇里，她发现她所提出的迂回曲折的大街和两旁有拱顶的人行道的设想却并不受到某人的欣赏，但是，她已经在市议会召开的会议上，击败了那个家伙，方法是富于戏剧性的。

三

虽然卡萝尔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但并不太了解大草原上乡村的情况。她父亲原籍马萨诸塞州，他是个整日价笑吟吟的人，不修边幅，博学多闻，和蔼可亲，偶尔也开开玩笑。在她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担任曼卡托法官职务。曼卡托并不是一个草原市镇，可它的那些花木扶疏的街道和两行榆树之间的林荫小道，仿佛跟白绿相映、景色如画的新英格兰完全一致。曼卡托临近特拉弗斯，位于壁立万仞的悬崖和明尼苏达河之间。移民先驱者曾经在这里和印第安人签订过协议书，偷窃牲口的盗贼曾经也在本州民团重重打击骑马疾驰飞奔而来。

那时节，那条黑黝黝的大河的堤岸是卡萝尔常去的地方，她如饥如渴地听着种种关于它的传说，讲的是发生在大河以西辽阔的大地上黄水滔滔和水牛白骨的故事，至于大河以南，则有关于两岸大堤、爱唱歌的黑人和棕榈树的轶闻，而那条大河却永远朝着南方流去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她似乎若有若无听到，六十年以前，触礁沉没的高烟囱的内河火轮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钟声和哼哧哼哧的沉重的喷气声。她好像看到在甲板上麇集着传教士，还有头戴大圆顶礼帽的赌徒，以及披着猩红色毛毯的达科他酋长……夜深人静，远远地从河面拐弯处传来了汽笛声，松林子里传出桨声的回响，黑黝黝的潋滟的河面上泛起一片橙红色的余辉。

对于他们别出心裁的生活方式卡萝尔一家人相当矜持。比方说，欢度圣诞节时，照例会让人始料不及，同时又令人倍感温情脉脉；至于“化装晚会”上，既有自然流露的真情，又令人感到荒唐可笑。当卡萝尔一家人在炉边时，他们常讲神话故事，里面出现的兽类，不是那些深更半夜从壁橱里跳出来吃小女孩的叫人极其害怕的怪物，而是一些眉清目秀、和蔼可亲的精灵，有一种驯顺的小东西，全身长满了茸毛，蓝颜色，住在浴室里，会飞快地跑过来给孩子们烘暖小脚；或者是一个铁锈了的煤油炉子，它会发出呜呜呜的响声，还有其它各式各样的故事；此外还有一种小动物，每当早上父亲一面刮胡子，一面哼着小曲的时候，孩子们要是能在父亲刚哼上第一句的时候从床上跳下来，把窗子关上，那末，这种小动物就会在早饭以前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了。

米尔福德法官有自己教导子女的原则，就是让孩子们爱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在父亲那间糊上棕色花墙纸的图书室里，卡萝尔潜心研读了巴尔扎克、拉伯雷、梭罗和马克斯·穆勒的作品。父亲耐心地指着大百科全书书脊教子女们认英文字。每当彬彬有礼的客人们问起那些“小家伙”智力发展怎么样，一听到他们一本正经地反复背诵那些标明百科全书每一个分册开始的字母部首：A—And，And—Aus，Aus—Bis，Bis—Cal，Cal—Cha 时，都不由得倍感惊讶。

卡萝尔的母亲在女儿九岁那年去世了。十一岁上，她父亲退了休，离开了司法界，举家搬到明尼阿波利斯。两年以后，他在那里溘然长逝。她的姐姐出奇的老练，每天十分忙碌，爱给人出点子，她们姐妹关系形同路人，即使在她们俩分手以前也是如此。

由于早年的生活时而欢乐、时而忧伤，并且历来也不靠亲戚帮助，至今卡萝尔仍然抱着一种心愿，就是无论如何要使自己卓

尔不群，以示与别人的不同。那些不同是生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所以当他们异常忙碌的时候，她却故意冷眼旁观，即使她自己也参与一份，她也不会插手。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她决定献身乡镇建设事业的时候，她却感到心情十分激动，那使她无比欣慰，仿佛自己也变得生气勃勃，精明能干起来了。

四

卡萝尔纵然有雄心壮志，不出一个月，却也开始消沉起来了。她真的值得去当教师，她又一次感到踌躇不决。她担心自己的身子骨不够结实，恐怕很难胜任，如此繁杂的日常教学工作，况且想到自己站在一群嘻嘻哈哈的孩子们跟前，故意摆出一副明智而又果断的姿态来，这对于她本人来说，确实不敢想象。但她有志于兴建一个美丽的小镇，这个初衷始终不曾改变。有时候，她不知不觉看到一条有关小镇妇女俱乐部的消息，或者是一帧辐辏开去的大街的照片，那就使她感到无限怅惘，好像别人把她的工作抢走。

由于听从了一位英文教授的忠告，卡萝尔来到了芝加哥某学校，攻读图书馆学。凭自己的想象力她给未来的宏伟计划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她仿佛看到自己如何辅导孩子们去阅读妙不可言的童话故事，煞费苦心帮助年轻小伙子寻找有关机械学方面的书籍，在那些翻查报纸的老年人面前，她表现出谦恭有礼的姿态，如今她俨然是图书馆里的一位精通图书馆学的显赫人物，经常应邀出席宴会，同诗人和探险家讨论，并在许多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的论文，下面坐着无数著名学者。

五

毕业典礼之前的最后一次全院性的联欢会已经来临，再过五

天，师生们就被迫旋风般地卷进紧张的期终考试了。

大批棕榈树挤满了院长的寓所，乍一看，就像是来到了气氛肃穆的殡仪馆大厅。大概十英尺见方的图书室，里面有一台地球仪，还有惠蒂埃和玛莎·华盛顿的肖像，学生管弦乐队正在这里演奏《卡门》和《蝴蝶夫人》的选曲。悠扬的乐曲声和依依惜别之情，情不自禁使卡萝尔感到一阵晕眩。恍惚之间她看到那些棕榈树变成了一座丛林，粉红色灯罩下的电灯光化作一片乳白色的薄雾，而戴眼镜的教授们摇身变成奥林帕斯山上的众天神。看到那些多年来“一直意欲与她结识的”无关紧要的少女和五、六个热恋着自己的年轻小伙子，卡萝尔怎能不黯然神伤。

但是，只有斯图尔特·斯奈德一个人是受到她一个劲儿鼓励的，因为跟其他男同学相比，斯奈德显然更加富有男子汉气概，他皮肤黝黑，和他新近买来的那套带垫肩的衣服的颜色格外接近。这会儿卡萝尔正和他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两杯咖啡和一块鸡肉馅儿饼，脚底下就是楼梯下衣帽间里院长先生的一大堆套鞋。这时琴声特别哀怨，隐约可闻，斯奈德对她低声耳语道：

“四年来咱们同窗学习，弦歌不绝，这可是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可是眼看着就要分手了，叫我怎么受呀？”

卡萝尔的心情也是如此。“哦，我明白你此刻的心情。唉，只有几天啦，大家就要各走各的路，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都快碎了。”

“卡萝尔，听我说好吗？过去我很想认认真真地跟你谈一谈，可是你总是躲躲闪闪的，这会儿你就好好地听我说。我不久就要去当一名大律师——或许是当法官呢，现在我需要你，我会保护你的——”

他把她的肩膀搂住。令人心荡神驰的音乐，不知不觉地使她

不能克制自己了。她忧郁地说，“你真的会照顾我吗？”随后，她抚摸了一下他温暖而坚实的手

“我发誓照顾你！我过了不长时间就要在扬克顿定居，我的上帝，我们可以在那儿过上好日子——”

“可是我还要有所成就呢。”

“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和几个乖孩子，以及上三、五个亲逾手足的好朋友，难道说还不是最美好的事业？”

从古至今，男人们总是用这些话儿一成不变地来答复闲不住的女人。卖瓜的人对年轻的文艺女神女诗人萨福所说的，是这些话。当年军事将领们对赞诺碧亚女王所说的，也是这些话。甚至在阴湿的洞穴里，在一大堆啃得精光的白骨中间，那个满身茸毛的求婚者，对维护母权制的女人所提出的抗议，也不过还是这些话。现在卡萝尔就带着萨福的口吻，用布洛杰特学院的流行话回答说：

“当然罗，我明白。我想这是对的，一定是这样的。打心底里说，我很喜欢孩子。要知道有许多女人善于做家务，而我偏偏是——哦，一个人既然受了大学教育，就应该好好利用自己的知识，造福社会。”

“我也知道这个，但你在家里同样可以学以致用嘛。喂，卡萝尔，你想想看，在暖洋洋的春天傍晚，咱们一家子开了车子到郊外去野餐，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是的。”

“到了冬天乘雪橇去，甚至还可以钓鱼去——”

听，号角声嘟嘟嘟响起来了！乐队突然奏起了《士兵大合唱》。这会儿卡萝尔抗议道，“不！不！你这个人很好，可我就是想要做出一番事情来我闲着就难受。尽管这个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可我就是想到了世间万物！也许我没有才能，不会唱歌，也

不会写东西，可是我相信，在图书馆工作，说不定我可以有所成就。我可以鼓励一个男孩子努力学习，赶明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该有多好！我一定要这么做！我一定要做得有声有色！亲爱的斯图尔特，叫我整天操持家务，我才不干呢！”

大约过了两分钟——那是令人不知所措的两分钟——以后，又有一对亲热的年轻伴侣，也转悠到这个套鞋成堆的密室里来寻求世外桃源，他们终于被惊扰了。

毕业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斯图尔特·斯奈德。卡萝尔曾每周给他写一封信，可是总共也只有一个月光景。

六

转瞬间，卡萝尔已在芝加哥住了一年。她从事图书分类编目、登录的业务工作以及有关参考书籍的工作，这些事情并不是非常容易，决不会叫人打瞌睡的。就在这时候，她突然对艺术学院，对交响乐、小提琴、室内乐等各种演出，以及剧场艺术和古典舞蹈着了迷。图书馆工作几乎被她放弃，为的是让自己也能加入那些在朦胧月光下翩翩起舞的少女的行列，披着轻纱的他们，美丽动人。经人介绍，她参加过一个名符其实的艺术观摩会，在那里不缺少啤酒、卷烟、短发女郎，以及一个高唱《国际歌》的俄国籍犹太女人。当然罗卡萝尔此次莅临，并不意味着她就成了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她同他们待在一起感到别扭，觉得自己幼稚无知。尽管在这些年，这正是她孜孜以求的生活作风，如今从别人身上看到的这种表现，却禁不住深感震惊。不过当时她听到的，并且还记住的他们所讨论的众多种类的问题，是有关弗洛伊德、罗曼·罗兰、工团主义、法国总工会，还有争取女权运动与主张蓄妾的学说、中国抒情诗、矿业国有化、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在安大略湖钓鱼，等等。

于是，她直接回到了家里。或许那一天可以算是她所谓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生活的开端和结束。

卡萝尔的姐夫有一个住在温奈特卡的表兄弟，正好赶上某个星期天也请她共进晚餐。回家路上，经过威尔梅特和埃万斯顿，卡萝尔发现郊区很多建筑物有特别新颖的形式，这才又想起了自己当年要改造乡村的雄心勃勃的夙愿来。她下了决心，将来必须要放弃图书馆工作，也许某种连她自己也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奇迹就会出现，她可以使一个草原上的小镇上整齐排列着的都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时代的古色古香的住宅建筑，还有那极富东方情趣的，而且带有游廊的日本小平房。

在第二天的图书馆学课上，她宣读一篇论文，是有关《累积索引》用法的，随后她又非常认真地参加了讨论，昨日的想法已被置于脑后。当秋天到来时，她进入圣保罗公共图书馆工作。

七

卡萝尔在圣保罗图书馆工作，那是一种索然无味的工作，既说不上有什么不愉快，可是也并不感到特别亢奋。逐渐地，她承认自己无法给予别人以显著的影响。最初，她在接触经常光临的读者时，确实表现出一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热忱来。可是，世上感觉迟钝的人究属占绝大多数，对她的热忱，这些人都一点儿表示也没有。在她分管期刊阅览室时，读者们并不向她请教有关很难理解的论文方面的问题。他们只是淡淡着说，“请问有没有二月号的《皮革制品杂志》呀？”她在值班出借书籍时，总遇到这样的事，读者努力提出的，不外乎是象下面这样的问题，“劳驾给我介绍一本轻松而有刺激性的爱情小说，行吗？由于我的丈夫要出门一个礼拜呢。”

对其他馆员卡萝尔很好感，他们有远大抱负使她感到自豪。

由于长期呆在图书馆里，她阅读了很多书籍，那些书跟她的乐观天性格格不入。比方说，多卷本人类学巨著，里面密密麻麻印着一行行最小号铅字的脚注，巴黎意象派文集，印度咖喱烹饪法入门，所罗门群岛游记，现代美国进步与神智学，还有有关怎样经营房地产而成为有钱人的若干论文。她时常外出散步，因而也就相当留意对于鞋子和饮食。从任何角度说，反正她认为自己过着一种没有一点儿意义的生活。

卡萝尔时常到一些朋友家里去跳舞和吃晚饭，那都是些她上大学时认识的朋友。有时候，她试着也跳跳狐步舞；有时候，她担心时光流逝太快，一去不复返，于是也自许为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斯的信徒，尽情地狂欢一番，当她在房间里滑行时，喉咙间尽管分外紧张，温柔的眼睛里却充满着兴奋的光芒。

她在图书馆工作了三年时间，在那期间有好几个男人不断地向她献殷勤——一个是会计在皮货行里工作，一个是教师，一个是新闻记者，还有一个是铁路局的小职员。对上面那些人她一律不考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多的男人她几乎一个也不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在马伯里家里卡萝尔才遇到了威尔·肯尼科特大夫。

第二章

一

那段时间卡萝尔满怀郁忧和孤独，显得非常娇弱。一个星期日晚上，卡萝尔独自前往约翰逊·马伯里的公寓大楼与他们共进晚餐。马伯里太太是卡萝尔的姐姐的邻居和女友。马伯里先生是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在外地担任巡回代表。他们家里做的晚餐，是十分地道的，通常包括三明治、色拉和淡咖啡。同时，他们还把卡萝尔作为他们文学艺术问题的发言人。只有卡萝尔才有水平欣赏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卡鲁索的唱片和马伯里先生从旧金山带回来的中国宫灯。看到马伯里夫妇十分喜爱她，卡萝尔因而也把他们作为惹之喜爱的人。

故事发生在九月间的一个星期日夜晚，卡萝尔穿着一身配上粉红色衬里的网眼长袍。午后，她睡了一小觉，眼角边因疲惫而引起的细细纹溜便已无影无踪了。她显得那么年轻，稚真，九月之夜的凉爽，使她心情异常激动。外衣被她扔在前廊的椅子里，卡萝尔满怀兴奋地走进那个挂着绿色长毛绒帷幔的客厅。主人和客人正在高兴地聊天。她看到里面有马伯里先生，一位在中学教体育的女教师，一位来自大北铁路局的科长，还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律师。可是还有她不认识的一个人，此人身材又高又大，估计有三十六七岁，长着一头黯淡无光的褐色头发，两片嘴唇似乎惯于发号施令，一双眼睛总是满含善意打量着周围每一件东西，身上穿着一点也不显眼的衣服。

马伯里先生声音不清晰地说，“过来，卡萝尔，见见肯尼科特大夫。他是戈镇的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就在树木特别茂盛的

那一带，无论谁要去办人寿保险，健康检查，都得请他代劳。他可是个治病很厉害的人物。”

卡萝尔慢条斯里地走向那位先生，好像喃喃自语说了一两句寒暄的话，这时她猛然醒悟，原来戈镇就是明尼苏达州盛产小麦的大草原上，一个人口在三千以上的市镇。

“很高兴见到你，”肯尼科特大夫开始说话了。他有一双坚强有力的手，手心十分柔软，但手背却历经苍桑，结实发红的皮肤上面露出一些金黄色的汗毛。

他一个劲儿瞅着卡萝尔，仿佛她正是他中意的人。一等到她那被他紧握着的手挣脱出来，她似乎全身都在颤动。“我得上厨房去，给马伯里太太帮忙。”于是她再也没有同他说话了，直到她烤好面包卷、把纸餐巾一一递给大家以后，马伯里先生才一手抓住她，大声嚷道，“别忙这忙那了。上这儿来，给我们来段笑话。”他把她赶到一张长沙发上，让她同肯尼科特大夫在一起坐着。肯尼科特两眼显得非常茫然，宽阔的肩膀也耷拉下来，仿佛他心里正在纳闷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主人走开以后，肯尼科特才恍然醒悟：

“听马伯里说，你在公共图书馆是一个大人物呢。这很让我吃惊。我打心底里认为你年纪不大，是个女孩子嘛，也许大学还没毕业吧。”

“哦，我已不再年轻了。不久我就得靠擦口红了，说不好在哪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满头白发呢。”

“哈哈哈！那你的年纪果真是够大的了，看来你不能做我的孙女啦。也许已经是太太了。”

从前，在阿凯狄山谷里，林泉女仙和森林之神，就是用这样的对话来打发光阴的；在枝叶交错的林荫小径上，美女艾兰和年迈力衰的兰斯洛特骑士，也正是使用类似的话语，而不是用甜蜜

的五音步诗韵，来互诉衷肠的。

“对你的工作感觉怎么样？”肯尼科特大夫问。

“我的工作可十分有趣，不过，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和外界隔绝了——整天价只有钢制书架和盖满橡皮图章的卡片与我打交道。”

“你对这个城市感到厌恶没有？”

“你说的是圣保罗吗？怎么啦，你已经厌倦了这个城市吗？你要是站在萨密特大街，越过下城区，从远处观看密西西比河两岸壁立的悬崖和远处山坡上差错有致的农庄，打心底里说，那才是人世间少有的一大美景。”

“这我知道，不过——当然罗，我曾经在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两个城市呆了整整九个年头——在那边的大学里先后得到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且实习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所医院，可是，我在那个大城市里总觉得一点都不自在，哪能象在我老家那样跟乡亲们有着亲密融洽的关系呢？如果要治理戈镇的话我觉得也许我还有一些办法，可是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有着二三十万人口，我只不过是一只狗背上的虱子罢了。我更愿意在乡下开汽车，入秋以后也喜欢去打猎。对戈镇的情况你有所了解吗？”

“我不知道，不过，据说那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市镇。”

“非常出色，老实说——当然罗，可能会有一些偏爱，可是话又说回来，我见过的城镇简直太多了——我到过大西洋城，为了参加美国医学会的大会，我还在纽约住过一个星期左右！在这些我所见过的大小城市里，我敢说唯有戈镇人极富进取精神。布雷斯纳汉——你或许应该知道吧？——鼎鼎大名的汽车大王——他就是戈镇人。那是他土生土长的地方！再说戈镇也是个怪漂亮的市镇。有很多美丽的枫树和北美复叶枫林，就在市镇附近还有两个美极了的大湖！而且现在我们已经修建了七英里长的混凝土

人行道，并且每天都正在继续！许多小市镇人行道上还铺着木板呢，可我们戈镇早已变了样儿，这些全都是真的！”

“是真的吗？”这会儿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到了斯图尔特·斯奈德。

“展望未来，戈镇会有一个美好的前程。附近有明尼苏达州数一数二的牛奶场和麦田，现在那一带土地十分便宜，一英亩只卖一块半钱，我敢打赌，不出十年，一定会涨到二块二毛五！”

“你说——你对你的职业感觉怎么样？”

“再妙不过啦。这是一种经常外出的职业，可是赶上在家门诊，你就惬惬意意了。”

“那不是我说的意思。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大夫，可有机会向人们表示同情呢？”

肯尼科特大夫失去兴趣地说，“哦，那些德国乡巴佬不需要人们的同情。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浴缸和适量的泻盐。”

卡萝尔禁不住愣住了，肯尼科特马上改口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就是专门兜售泻盐、奎宁的庸医，可是，有些事情你必须知道，来找我看病的许许多多人，都是硬邦邦的庄稼汉，因此慢慢地我的心肠好象也变硬了。”

“我觉得，只要他心里的确有那样的志向，一个医生可以改变整个社会。毫无疑问，他在当地总是惟一受过科学训练的人，是不是？”

“是啊，这样说是没错，可是，我看大多数乡下医生好象说了自己的业务。我们整天价是在接生、伤寒和缺胳膊断腿的病号身上穷忙活。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女人，你可以一直地鞭策我们。我看你才是改变整个市镇面貌的能人呢。”

“不，你太抬举我了。你说得简直太轻飘飘了。说来也真怪，曾经我的确有过这种想法，可现在我好像再也不敢作此种非分之

想了。瞧你说的，我根本没有资格教训你们呢！”

“别这么说！你确实是最适合的人。你有许多好主意，而且是那么富有女性魅力。你说，你是不是认为有很多妇女为了这样那样的运动四处奔波，到头来却牺牲——”

肯尼科特发了一通关于选举权的高论后，突然向卡萝尔问起她的事来。此刻他显得如此和蔼可亲，如此坚定有力，使她感到如沐春风，以至于她认为唯独他有权利去了解：她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喜欢穿些什么，吃些什么，以及看些什么书籍。她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寄予厚望的人。他从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下子变成了她的朋友，一些偶尔出自他嘴里的闲话，在她看来，几乎都成了天字第一号新闻。她注意到他那结实有力的胸脯。他的鼻子，第一眼看去，似乎有些大而无当，此刻也突然显得格外威风。

她聚精会神地沉浸在温馨的谈话之中，忽然听到了一阵刺耳声，原来是马伯里急急地跑过来，冲着他们大喊大叫说，“喂，你们在干什么呀？——是算命还是谈情说爱？卡萝尔，我得警告你，这位医生还是个鲜蹦活跳的单身汉。每个人都过来，让胳膊腿儿活动活动。咱们做做游戏或者跳跳舞。”

随后他们再也没有交谈，直到临别时肯尼科特大夫才对她这样说：

“米尔福德小姐，今天在这里跟你见面，真是我的荣幸。下次我到圣保罗的时候，能让我去拜访你吗？我常常要到这里来的——送病人进医院做大手术，或者有一些别的事情需要我处理。”

“当然可以！——”

“你住在什么地方？”

“下次你来的时候，何不问马伯里先生，要是你心里真的想知道！”

"真的吗？那你等着吧！"

二

卡萝尔和肯尼科特之间的恋爱，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只是跟一般年轻的情侣一样，在凉风习习的夏日夜晚，在树荫下絮絮细语。

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有的是神秘思想和生理知识的混合；在他们的话语中，既有俚语，也有美妙的诗句；他们用沉默来表示心满意足，或则表明心在颤动，那时他的胳臂总是搂着她的肩膀。在青春逐渐逝去的时候，它的全部的美也终于第一次被发现了；与此同时，一个富有的未婚男子——他正与一位秀丽的少女邂逅相遇——的平庸，也暴露无遗。当时，那个少女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职业，深感前途无望，也没有遇到自愿许以终身的男人。

作为一对诚实的人，他们俩真诚地彼此爱慕着。她对他热衷于赚钱有些不满，但她确信他对病非常诚实，经常阅读各种最新出版的医学杂志，总是能跟上医学的发展。卡萝尔原本对他有好感。后来，当他们一起漫游的时候，他无意中表现出来的稚气，竟使她心中充满掏抑制不住的激情。

他们沿着河岸从圣保罗走到了孟多达边走边谈。肯尼科特头上戴着一顶运动帽，穿着一件轻柔的绉呢衬衫，神清气爽地陪着她。卡萝尔戴着一只鼹鼠绒特制小圆帽，穿着一件蓝哔叽外套，白色大翻领宽得出奇，不过很新奇，脚上是一双运动鞋，踝节部很轻佻地露在外面，一句话，浑身上下透露出青春的气息。横跨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大桥，在堤岸处逐渐升高，向对岸的悬崖峭壁延伸。圣保罗那边桥下附近的浅滩上，座落着一片破烂不堪的村落，可以看到雏鸡成群的菜园子，以及利用商店旧招牌、瓦楞铁皮以及从河里捞上来的木板搭起来的矮棚屋。凭着桥上的铁栏

杆，卡萝尔俯视着下面那个小村子，它跟扬子江两岸的乡村一样穷困；她正在浮想联翩，突然惊叫起来，她说她这会儿居高临下，身子站不太稳，不免感到有些头晕。于是，一只坚强有力的男人的手，把她拽到后面安全的地方，这使她感到十分满意。要是换上别人，比方说，一位图书馆女馆员或一位喜欢推理的女教师，她们就会一本正经地说，“你既然害怕，为什么不赶紧离开铁栏杆呢？”

卡萝尔和肯尼科特从对岸的悬崖峭壁上，辽望着群山环抱之中的圣保罗——从大教堂的圆屋顶一直到州议会大厦的圆屋顶，一片何等壮丽宏伟的景象使他们沉醉。

有一条大道爬过乱石嶙峋的斜坡顺着河边，飞下深山幽谷，穿过九月里五颜六色的丛林，通往孟多达——在一座小山岗下，绿树丛中，若隐若现出白色墙垣和一座塔尖，想到遥远的年代，这里真可以说是别有天地呢。这个地方对年青的美国来说，显得多么古色古香啊。原来那最显眼的石头房子，就是在一八三五年皮货大王西布利将军建造的，当时用河泥代替了灰浆，板条被草绳代替，历史已达数百年。在那些坚固的房间里，他们发现了当年的一些图片，上面有蓝色燕尾服，满驮着豪华皮货的、溢满乡村气息的红河马车，以及一些头上歪戴军帽、腰里挂着马刀、满脸络腮胡子的英国兵。

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想起了过去的年代想起这段人人皆知的美国历史，但因为他们两个人一起发现了它，就觉得特别珍贵。他们边走边谈，已经到了完全敞开心扉，亲密无间的程度。搭上一只划桨的渡船，他们渡过了明尼苏达河，登上了小山岗，到达了那座斯内林圆形古堡，它是用石头砌成的。他们看到了密西西比河和明尼苏达河的汇合处，禁不住回忆起八十年以前曾经来到过此地的人们，他们是缅因州的伐木工人，约克的商人，以及来

自马里兰山地的士兵们。

“这是个使我感到自豪的好地方。让咱们把前辈的梦想付诸实现吧，”肯尼科特历来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此时此刻也不禁地立下了这样的誓言。

“那太好了！”

“咱们一块儿走吧。上戈镇去。你给我们指点指点。把戈镇美化起来。那是个人人都夸好地方，可是我也得承认，论艺术才能，恐怕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呢。我们那里的木栈说什么也比不上希腊的神殿。去我们那里吧！让我们来一个大变样！”

“我非常愿意去。总有那么一天吧！”

“现在就去！你一定会爱上戈镇的。这几年来，我们开辟了许多非常舒服的草坪、花园，还有那些高大的树木，而且戈镇人也是天底下极其聪明的好人。我相信卢克·道森……”

卡萝尔听着那些名字有些心不在焉。她还没有意识到那些名字有朝一日会对她产生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卢克·道森赚到比萨密特大街那些富翁阔佬还要多的钱；在中学教书的舍温小姐，是个奇才，她看拉丁文的书象我看英文书一样方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克拉克做五金生意，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打猎时枪法能百发百中，在州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如果你想对文化方面有所了解，抛开维达·舍温不说，还有公理会的沃伦牧师，担任督学的莫特教授，以及做律师的波洛克——他是时不时还会写诗，此外还有伍瑟斯庞，你只要和他混熟悉了，就会觉得他肯定挺聪明的，他还善于唱歌呢。此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人。比方说，莱姆·卡斯。当然罗，论聪明伶俐他们不及你，你说是不是。不过，你可千万别认为他们对你赏识不了。来吧！我们就为你来指挥我们！”

他们就坐在斜坡上僻静的古堡的墙根下，任何人都看不到他

们。他用胳臂环抱着她的肩膀。一定是走得太累了，歇了一会儿，卡萝尔感到有些凉飕飕的，突然意识到肯尼科特的温暖和力量，她在他的身上偎倚着心中充满感激之情。

“你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卡萝尔！”

她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一个指头，在他的手指背上轻轻碰了一下。

“你说我太注重物质利益了。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得到你的激励，那么情况就不会这样，是不是？”

她没有回答。象这样的问题，她没有办法去思考。

“你说过医生可以用给病人治病一样的方法，来改革一个市镇的弊病。既然如此，现在不管这个市镇得了什么毛病，你就象医生一样着手治理，做你这位外科大夫的助手我十分荣幸。”

肯尼科特的这番话，她并没有太在意，不过，她已体会到他的话里所包含的坚定意志。

这时，在她的脸上吻了一下，肯尼科特大声说道，“空话说了一大箩，那没有丝毫作用，还不如用我的胳臂向你表达我的心意吧。”这使她感到震惊和颤动。

“哦，别，别！”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发火，这个念头刚在脑海里闪现，却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哭。

于是，他们两人坐开了相距大约半尺左右，装作两人从来都没有比这个距离挨得更近过，她呢，努力表现得无动于衷，说道：

“我倒是很想——很想看一看戈镇。”

“请勿必相信我！喏，这就是戈镇！我拍了一些快照，给你带来了。”

当她仔细地瞧着那十来张村景照片的时候，她的脸颊差不多低到他的衣袖上。照片不是十分清晰；她只能看出是一些树木、

灌木丛，以及树荫底下隐隐约约的一道门廊。湖上的景色使她欣喜若狂，以至于她不禁大声嚷了起来：黑黝黝的湖面上，有着树木葱茏的悬崖的倒映和漫游在湖面的一群群水鸭子，此外还有一个头戴宽沿大草帽、卷起两袖的渔夫，他高高地提着一串花鲈鱼。无疑是一幅燕子湖畔的冬日的画面，蚀刻版画的特色非常是明显：晶莹光润的冰面，镶嵌在岸边罅隙里的白雪，麝鼠穴隆起的土丘，一行行稀稀落落的变黑了的芦苇，以及严霜摧残下的一堆堆枯草，所有这一切给人以清新活泼，诗意盎然的感觉。

“要是在那里溜冰上一、两个钟头，或者搭上带帆雪橇风驰电掣地玩个痛快，然后回到家里去喝一杯咖啡，吃一点儿滚烫的热香肠，你说，该多有意思？”肯尼科特这样问道。

“我想，那会使人非常激动。”

“可是，你再看看这张照片。你的作用可以在这儿尽情发挥出来。”

一片砍伐后的森林的景象出现在照片上：树墩残株之间，处处是新近辗过的车辙，这使景色显得更加凄凉，此外还有一间简陋的、四周裂缝处都涂上泥巴的圆木小屋，屋顶上铺着一些茅草。圆木小屋前一个身穿又肥又大的衣服、头发束得很紧的女人站在那儿，抱着一个邋里邋遢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的的婴儿。

“这就是多少年来我行医的对象，多半就是这一类人。纳尔斯·厄尔兹特鲁姆，是个又很体面干净的年轻的瑞典人。要不了十年功夫，他准会开设一座呱呱叫的农场，可是现在呢——我给他的妻子做手术是在灶披间一张桌子上，给她上麻药的是我的司机。你瞧那个受惊的婴儿！多么需要象你这样眼疾手快的女人！他正在等着你呢！你看见了吗？他的那一双眼睛多么殷切地在乞求着！——”

“别再说下去了！这使我十分难过。哦，要是能对他有所帮

助，该有多好啊。”

当他的两只胳臂再次冲着她伸过来的时候，她只能用一句话回答自己心中所有的疑虑：那就是——“好啊，该有多好啊。”

第三章

一

有一头钢铁的庞然大物在大草原乱云翻滚的苍穹下，飞也似地向前驰去。它不但发出一阵阵拉得特别长的吼声，还一直传来了令人恼火的轰隆轰隆的噪音。与浓郁的桔子香气混在一起的是没洗过澡的旅客以及破旧行李包裹散发出来的潮味。

那些沿途经过的小市镇，市容几乎可以说是一点儿头绪没有，就象阁楼里横七竖八地堆放着一些纸板箱。纵目望去，庄稼地里都是残留下来的褪了色的金黄色根茬，时而可以看到一丛丛小柳树绕着白色农舍和红色谷仓。

第七次旅客列车轰隆隆地穿过明尼苏达州，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时，它早已爬上了那气势磅礴的大草原。它从炎热的密西西比河下游一直伸展到落矶山脉、长达一千多英里。

这时正是天气燠热，尘土飞扬的九月间。

这是一列没有挂上豪华的高级卧铺车厢的普通列车。美国东部地区的普通车厢都没有固定的坐位，每一排座位就有两个罩着厚绒布椅套的活动座椅，用有点儿脏的亚麻布毛巾包在它的头部。这节车厢被一些橡木雕成的圆柱子分成两部分，可是过道则是光秃秃、质地粗糙、粘满油污的地板。没有侍应生在车厢里服务，没有枕头，没有卧具。旅客们长时间都得待在这个长长的钢制箱子里——他们中间，有种庄稼的乡巴佬，带着终年辛苦劳作的妻子和一些孩子，他们一看好像年龄都差不多大小；有刚找到活计、赶去上班的工人们；还有一些推销员头戴圆顶窄边礼帽、脚上穿着闪亮的皮鞋。

在这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他们口干舌燥，燥热无比，连手上

的纹路里都粘满了污物。睡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东倒西歪地蜷缩着身子，脑袋靠在玻璃车窗上，或者靠在座椅扶手边上，枕着卷成一团的外衣，两条大腿毫不在乎地伸到过道中间去。他们不看书报，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思考。他们只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位年轻的妈妈未老先衰、满脸皱纹，有些关节不灵便，没精打采地打开一只手提箱，里面有皱作一团的罩衫，一双鞋头上已经破个洞的拖鞋，以及一小瓶专卖药，一只洋铁皮杯子，还有一本是报贩好说歹说劝她买下来的专门谈梦的平装书。她拿出一块粗面粉饼干，给她的小孩吃，那孩子正躺在座位上号哭着。饼干碎屑大部分都掉在座位的红色厚绒布上，这使得那个女人叹了一口气，竭力想把碎屑掸掉，但是那些碎屑淘气地跳起来，依然落回到厚绒布上。

一对夫妇正在嚼着三明治，满身污垢把面包皮扔在地板上。一个腰圆膀粗的有着红砖颜色的皮肤的挪威人，干脆脱下皮鞋，一边自在地在嘟囔些什么，一边把他的两只穿着灰色厚袜子的脚丫子搁到前面的座位上去。

还有一位牙齿全脱落的嘴巴紧闭起来活象淡水龟的老妇人，她的头发黄多于白，好像是发霉的亚麻布，稀疏的头发中间露出一小块一小块淡红色头皮。这会儿她焦急地拎起自己的皮包，打开它，检查了一遍，关好它，放到座位底下；隔了一会儿，她又把它拎了起来，再次检查，照例又把皮包收藏起来。一些宝物和记念品装在那里面：一个皮扣子，一张年代久远的音乐会节目单，一些线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比如，缎带、花边和丝绒带子。在她身旁的过道上，有一只仿佛在作金刚怒目式的正关在圆笼子里的长颈鹦哥。

面对面的两排座位上挤满一个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铁矿工的一家人。座位上堆满了什么皮鞋呀，洋娃娃呀，威士忌酒瓶子呀，

用报纸包的小包包呀，针线袋呀。男孩子是老大这会儿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只口琴，揩掉上面的烟末，使劲地吹着《佐治亚进行曲》，这声音使得整个车厢里的人头都发疼了。

这时，兜售巧克力和柠檬水果糖的报贩走了过来。有一个小女孩，老是在自己的座位和用水冷却器之间徘徊。她把厚纸袋当作杯子，每次经过的时候，过道上总是滴满了水，而且每次被绊倒在一个木匠的脚脖子上，惹得那个木匠咕哝着说，“你可要小心点，乖乖！”

积满尘埃的车门一打开，吸烟车就散发出一缕缕呛鼻子的蓝色烟雾，同时一阵阵笑语声也传来了，原来有一位穿亮蓝的衣服、系淡紫色领带的青年，正在一个矮胖子讲笑话呢，那个矮胖子穿着修车厂的工装。

车厢里空气随着越来越浓的烟味越来越坏。

二

座位对每一位旅客来说好比一个临时的家，然而绝大多数旅客却并不善于管理，往往弄得七零八落，不堪入目。可是有一排座位却出奇地显得很整洁，而又非常凉爽。那排座位上坐着一个很明显生活富裕、踌躇满志的人，旁边还有一个肌肤细嫩的黑头发少女，一只十分干净的皮制手提包上搁着她脚上那双浅口皮鞋。

他们就是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和他的新娘卡萝尔。

他们俩经过一年的谈心求婚的时间终于在年底结婚了。这时刚结束了科罗拉多山区的蜜月旅行，他们正在前往戈镇的旅途中。

对卡萝尔来说慢车上的这些走南闯北的形形色色的人，是有些熟悉的。从前，在圣保罗到芝加哥的旅途上，她就曾经不止一

次地见到过这些人。可是既然她要跟这些人相处下去，要去启迪他们，激励他们，使她们的生活变得美好，她自然对他们发生了一种极其的兴趣，尽管她难免有些不是很放心。那些人也给予她极大苦恼。她发现他们竟是些麻木不仁的人。过去她始终认为美国不存在农民阶级，现在她一个劲儿琢磨着在那些年轻的瑞典庄稼汉和那个忙着整理订货单的推销员身上，是否能够发现聪明才智和进取精神，借以维护自己的论点。可是无论是北方佬也好，还是挪威人、德国人、芬兰人和加拿大人也好，上了年纪的人，都乐天知命，安于贫困不知进取。他们毕竟是农民嘛。——这使得她唉声叹气。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唤醒他们？要是他们懂得了科学种田的方法，那又将是什么样子呢？”她一面向肯尼科特求教，一面用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想从他那坚强有力的手上得到鼓励与安慰。

卡萝尔在欢度蜜月期间，思想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她为自己的心田里特别容易激起层层的浪花而大吃一惊。而威尔却显得气派十足他是那么身心健壮，乐乐呵呵，搭帐篷特别在行。当他们俩肩并肩躺在荒凉的山岭上、苍翠的松林里的帐篷里的时候，肯尼科特对她的温柔、体贴使她很难忘怀。

回去行医的事情正困扰着她，听她那么一说，马上惊醒了，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你在说这些人吗？使他们觉醒过来？那是为什么？毕竟他们个个都觉得很幸福。”

“但他们究属村野之辈。不，我不是看不起他们。他们——哦，深陷在污泥里，简直不可自拔。”

“你听我说，卡丽。你要克服你的那种城里人的观念，不要认为裤子没有烫平的人就是个傻瓜蛋。这些庄稼人都是极其聪明，很能干的。”

“我知道！这正是让我难过的地方。看来他们的生活不是挺轻松的，从这些荒凉的农庄和这列肮脏的火车上非常容易看出来。”

“哦，他们可不在乎这些呢。再说，这些情况正在改变中。什么汽车呀，电话呀，还有免费送货等等，这一切使庄稼人同城市的接触更加密切了。那个地方五十年以前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要想改变面貌，当然需要时间，这你是知道的。不过，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比方说，到了星期六晚上，他们坐着一辆‘福特’或‘奥弗兰’去看电影，比我们在圣保罗坐电车去看电影还要快呢。”

“可是，这些庄稼人要把他们枯燥无味的生活摆脱，寻求娱乐的去处，难道就是那些我们刚才经过的小市镇吗？你还不明白？你那都是些什么样的小市镇啊！”

肯尼科特为此大吃一惊。从童年时代起，他每次搭乘火车，就一直见到那些小市镇，对于他来说是极其熟悉了。他喃喃自语地说，“怎么啦，那些小市镇到底有什么不好？那里总是一片兴旺繁忙的景象。你要是知道每年有多少小麦、稞麦、玉米和土豆从那儿运出去，你会很吃惊的。”

“可是它们多么难看的面貌。”

“我承认它们有不及戈镇那里舒服。不过也得给它们时间呀。”

“除非有一个既有这样的宏愿，同时又受过充分的训练的人，愿为这些小市镇统筹规划一番，要不然，拥有时间又能怎么样呢？现在有几百家工厂正在千方百计制造漂亮的小汽车，可是这些小市镇却心不在焉，让它去吧。不，听起来简直令人难于置信。唉，想必也得要有相当的天才的人才能把这些小市镇弄成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

“事实上，这些小市镇并不是那么差劲的，”他就回敬了这么一句话。他用手紧握着她的手，仿佛在做“猫捉老鼠”的游戏。她竟然对他的那种类似戏谑的爱抚动作没有作出反应。这时她正凭窗凝视着朔恩斯特鲁姆，那是一个大概只有一百五十个居民的小村庄，列车正要进那个小站停靠。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德国人和他的那个翘嘴唇的老婆，从座位底下把沉甸甸的人造革手提包拖了出来，摇摇晃晃地从车厢里走出去。两大爿小牛肉被车站上运货员装上了行李车。此外，在朔恩斯特鲁姆这个小站上是不可能看不到什么其他的活动的。四周围一片寂静，有一头马正在马厩里踢蹶子，还有一个木匠“笃笃”地在钉着屋顶板，卡萝尔只听到这些。

朔恩斯特鲁姆的商业区，总共就是沿着铁路线的一条街。那是一长溜每家店铺都有马口铁的屋顶，四周围嵌着涂成红色和姜黄色的护墙板的平房。那是些彼此十分不协调的建筑物，好象临时搭成，跟电影里的矿区一条小街两旁的简陋房屋没有区别。那个火车站是总共只有一个房间的一座木板房子，火车站的一边是一排满地污泥的牛圈，一座深红色的谷仓座落在另一边。谷仓的砖瓦屋脊上，遥望过去有一个小小的圆形塔顶，就象一个宽肩膀的巨人长着一个细小的、令人作呕的尖脑袋。从列车上举目所见的惟一可以住人的房子，是大街尽头那座天主教堂和牧师的住宅，它是用红砖砌成的，显得色彩艳丽。

卡萝尔拽了一下肯尼科特的袖子。“谅你不会再说它是一个还不错的市镇了吧！”

“这些德国佬聚居的市镇，确实发展得不快。然而，在那个——那个人你看见了吗？他刚从百货商店出来，上了一部大轿车。我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我们先不计这个铺子，半拉个市镇都是他的产业。他的名字叫劳斯库克尔。他拥有很多的抵押品，做

地产投机。这个家伙是个精明的人。听说他的财产已有三四十万美元！他盖了一幢黄橙砖头房子，又大又漂亮，有一条瓷砖铺的甬道，还有一个花园，什么玩意儿都不缺，是在市镇的那一头，咱们在列车上可看不到，我曾经驾车路过那幢房子。的确名不虚传！”

“即使他拥有这一切，也不能作为这个地方就可以破破烂烂的理由呀！既然他在这儿赚了三十万，如果也在这儿派了用场，那末，那些小棚屋就可以通通都烧掉，建立一个理想的村庄，一个大草原上的明珠，该有多好！对那位大财主的那么多的家产，庄稼人和居民们为何不好好利用呢？”

“卡丽，我承认我有时候真的不理解你。他们对他太客气吗？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呀！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德国佬，可能他被教士搁在掌心里耍着玩儿，但是，看田识地，他这个老家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我这才闹明白了。他就是他们的美的象征。在这个小市镇，象样的房子没建一所，却把他给树起来了。”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说。看来你经过长途旅行，大概有些疲劳了吧。到了家里，好好洗个澡，穿上那件蓝色透明长睡衣，就得了。穿上那件衣服你可真是迷人，你这个迷人的姑娘！”

他紧紧地搂着她的胳臂，充满爱意地瞅着她。

列车缓缓离开了寂静如沙漠的朔恩斯特鲁姆小站，轰隆隆地向远方驶去。这时车厢非常不平稳，时而传来了吱吱嘎嘎和砰砰的关门声。肯尼科特把她那张贴着车窗远眺的脸转过来，让她头靠着自己的肩膀。他用了许多温言款语来逗引她，叫她松松心。但要她停止思考问题，她并不怎么高兴。后来，肯尼科特知道疑团已经从她心中解除，才放心地拿出一本黄色封面的侦探小说来

读，她却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

她正在思考着这片土地：这里地处美国中西部的北陲，是世界上最新开辟的一个地区。这里是个好地方，可以发展牛奶养殖业，有幽美恬静的湖泊，也有最新的汽车，和油毛毡铺盖的简陋房屋，还有很多巍颤颤的犹如红塔一般的谷仓。这里的人尽管说话很粗俗，却无比憧憬着美好前程。这个地区可以供养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可是这里的工作还只是处于初始阶段。虽然他们个个都有电话，有银行存款，有自动钢琴和合作社，他们还是在开拓荒地，成天累得汗流浃背。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还是象一片尚待开垦的处女地。展望未来，那么它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前途呢？这就是她心里正在琢磨着的问题。现在这儿一片连一片空荡荡的旷野，难道都会变成未来的城市和工厂吗？那时候，人人都会有漂亮舒适的住宅吗？或是在一些舒适宁静的花园别墅旁，还会有许许多多破烂不堪的茅屋呢？年轻人可以毫无顾忌去寻求知识和欢乐吗？他们会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言详细鉴别一番吗？还是说，到了那时，这里仍然会有一些胖娘儿们，肌肤光润脸上抹着油膏和白粉，身上穿着名裘大衣，帽儿上还插着鲜红羽毛，摆出一副豪华气派，手上涂着红指甲、戴着珠宝，胖乎乎的手指头一个劲儿玩桥牌，然后就发一通脾气，丑态百出，和她们自己所豢养的肥胖的叭儿狗毫无区别?! 这里继续保持那种古老的陈腐的不平等呢？还是去开创历史上新的篇章，开创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那种令人厌烦的老大思想？至于这里未来和希望，最终又将如何？

这个谜使卡萝尔感到头痛。

她凭窗眺望着那个大草原，它就呈现在她的眼前。时而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平畴，时而则看到一长条一长条丘陵地带这些地带高高隆起。一个钟头以前，这个曾经使她心旷神怡的广袤无

边的大草原，现在却令她惊愕不已。它伸展到虚无缥缈的天边，一望无际，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能够去了解它。肯尼科特还在埋头看他的侦探小说。她虽置身于稠人广众之间，仍不免感到太孤单，竭力想把刚才想到的各种问题忘掉，只是为了客观地看待那个大草原。

铁路两旁已经烧过荒，只剩下痕迹了，黑糊糊一片，有些地方也只剩下烧焦了的残草枯茎。有一丛丛金黄色的秋麒麟草在一排排笔直的、用带刺的铁丝编扎的栅栏那一边。只有这一道稀疏的篱笆是把它们跟广阔的原野隔开的惟一东西。在那茫茫的原野上，秋后收割过庄稼的麦田呈现在眼前，每一块地方都有一百多英亩那么大，近处残枝满地，一片灰濛濛，但遥望远方，朦朦胧胧好象在小山岗的斜坡上铺展一块黄褐色的天鹅绒。排得长长的一行行麦束堆，远远看去就象是穿着破旧黄色短外套、正在行进中的士兵。一块块刚刚犁过的耕地，犹如一面面黑色大纛旗覆盖在远处斜坡上。这一望无垠的原野使人感到莽莽苍苍，充满了肃杀的气氛，一切如此，哪有些严峻，哪儿还有赏心悦目、繁花似锦的庭园景色呢？

偶尔有一丛丛小橡树和一块块野草地点缀在这茫茫的原野上；每隔一两英里，出现一连串深蓝色的沼泽地，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一群群乌鸦掠翼飞过水面，激起层层小波。

这里一片片田野，在光线的不断变换下，显得色彩丰富，格外好看。阳光落在耕地残茬上面，闪闪发光，使人睁不开眼来；阴影一块块由大片大片的积云投下，若隐若现地从那些低矮的丘陵地上闪过去。如果跟城市相比，这里的天空，愈发显得广阔，更加高远，更加蔚蓝……这是她情不自禁地作出的结论。

“伟大的祖国啊，你就是伟大人民的故乡，”卡萝尔低声哼唱道。

这时，肯尼科特抿着嘴，笑着低声对她说，“你知道再过一个站就是戈镇了？咱们到家了！”她终于从沉思中醒过来。

三

家是一个使她悚然的字。难道说她真的一辈子就得在那个叫戈镇的小地方呆着？此刻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拥有魁梧的身材，居然胆敢决定她一生的前途，此刻她猛然觉得他还是一个陌生人！她扭过头去，瞅着他睁大了眼睛。他究竟是谁呀？他干吗和自己并排坐在一起？他没有与她一样的出身和教养！他的脖子十分粗，说话也粗俗，论年龄，还比她大了十二三岁。他几乎没有一点魅力，没有丰富的想象力，自然也不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她几乎怀疑自己居然曾经跟这个男人和衾共枕过。真好比做了一场梦醒以后你却不肯公然承认的好梦。

她对自己说，他是如此善良，如此忠实，如此厚道。她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耳朵，抚摸了一下他那坚实的下巴颏儿，然后转过身去，心目中的戈镇成为她思考的主题。那个小市镇恐怕不会跟刚才那些荒芜不堪的地区一样吧。一定不会的！当然罗，戈镇有三千居民。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少说镇上也有六百栋，或者比这还要多的房子。再说，——戈镇拥有景色非常幽美的大大小小的湖泊，她曾经在照片上看到过。那些湖泊看起来简直迷死人了……可不是吗？

列车从瓦赫基恩扬站开出使她显得紧张，等着观看那些大大小小湖泊——也许她跨入未来生活的大门就在于此。但是，当她在铁轨左侧发现它们的时候，那些湖泊和照片上的十分相似，是留给她的惟一印象。

路轨在离戈镇一英里远的地方爬上了一道弯弯曲曲的小山岭，戈镇的全貌立刻完全在她的眼前展现。她霍地站起来，禁不

住把车窗推上去，向窗外张望，颤抖着的左手手指按在窗沿上，右手则紧按在自己胸前。

她发现，戈镇和他们一路上所看到的无数村庄差不多一模一样，惟一的区别是地面较大而已。戈镇只有在肯尼科特他们的眼里，才是与众不同的。打破草原上单调气氛的只是那些挤在一起的低矮的木头房子，差不多就象一丛丛小榛树一样。绕着戈镇边沿的农田逐渐扩大，一直伸展到远方。戈镇没有受到人们保护，自然也就无法保护任何人。在戈镇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庄严的气派，也看不出有什么前程远大的希望。只有一座高高的红色谷仓和教堂屋顶上闪闪发光的尖塔，鹤立鸡群似地俯瞰着全镇。总而言之，戈镇只能算是昔日开拓边界时的一块营地。

戈镇的居民跟他们的房子一样单调乏味，跟他们的农田一样平淡无奇。她能在这里呆下去吗？今后她恐怕不得不把这个男人甩掉，从这里逃跑。

她转过头看他一眼。他的那种老成持重的样子使她不由得感到一筹莫展。那本杂志被她随手丢在过道里，弯下身去拿手提包，脸上胀得红红的，他又直起了腰背，显示地说，“咱们到了！”

她笑了一笑，带着同情的表情然后又把目光移到别处去。这时列车快要进入市区了。近郊的房子，或是一些红色建筑物，显得灰暗，古老，屋沿四周饰有木头壁缘，或是一些类似杂货铺那样的简陋的木板房子，或是一些新盖的平房，浇有混凝土的宅基。

列车从一个谷仓前驶过、一个灰不溜秋的石油库、一家乳品厂、一座木栈，和一座遍地污泥、奇臭难闻的牲畜栏附近。他们在车站里停住了，这只是一座又矮又小的红色木头房子。站台上被庄稼汉挤满了，他们根本没有刮过脸，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

人，他们没精打采，眼神呆滞。目的地已到，卡萝尔再不能往前走了。这好比是世界的尽头。她坐在那闭着眼睛，幻想着挤过肯尼科特身边，在火车上的某个地方躺着，然后逃到遥远的太平洋那边去。

这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她心里，仿佛在命令她，“够了！别胡思乱想！”她迅速站起来，对肯尼科特说，“我们终于到了，真是太好了。”

他对她一点儿也不怀疑。让她自己爱上这个地方是他的目的。而且，她还一定要有所作为呢——

卡萝尔紧紧地跟在肯尼科特后面，肯尼科特手里拿着的那两个手提包正在她眼前来回地晃。许多旅客都已下车，排着长队缓缓向前行进，他们被阻滞在那里。一个念头对她说：这回是新媳妇进门，在这个节骨眼上，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实际上，除了迟迟不得下车稍微有些恼火以外，并没有别的东西使她感到不悦。

肯尼科特弯下身来，往车窗外看了一眼。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大声喊道：

“看见来接咱们的人了吗？萨姆·克拉克和他太太，戴夫·戴尔，杰克·埃尔德，还有哈里·海多克和久恩尼塔，以及其他很多的人！他们一定已经看见我们了。错不了，他们看见我们了！你看，他们正在努力地摆手！”

她顺从地把头低下来，打车窗口朝着那些人群看去。她在竭力控制着自己。她希望自己能喜欢他们。但是，他们那种由衷欢迎的热情不由得使她发窘。她从车厢末端的连廊里向他们摆摆手，但她又牢牢地拽住扶她下车的那位列车员的袖子。隔了一会儿，她才往下跳进了有如潮涌一般向她握手的人群之中，他鼓了多大的勇气呀。这么一来，她怎么也分辨不出谁是谁了。在她的印象中，所有这些人说话时个个粗声粗气，长着一双双湿粘粘的

大手，胡子都跟牙刷一样硬，头顶上都有秃斑，并且都拴着那些小饰物都是共济会的表链上的小饰物。

她意识到了他们的欢迎。他们的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喊叫声，以及他们的脉脉含情的眼眸，这一切都把好征服了。她讷讷地说，“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有一个男人正在向肯尼科特大声嚷道，“大夫，我开车送你们回家去。”

肯尼科特对萨姆大声回答道：“太好了，萨姆！”然后又对卡萝尔说，“对面那辆大‘佩奇’就是来接咱们的车。你知道他还有游艇呢！萨姆开车子可快，明尼阿波利斯来的大大小小车子都赶不上他！”

上了车坐定以后，卡萝尔才把陪送他们回家的那三个人的脸孔认清楚。这时驾车的车主看上去是一个踌躇满志、很有派头的人，头顶微秃，身材高大，严视着双眼，脖子周围的皮肤比较粗糙，衬托得脸孔却圆圆胖胖的，显得分外光滑，简直跟汤匙背部一模一样。他放声大笑，对卡萝尔说，“我们这些人你全都记得清楚吗？”

“那是当然的！要知道，卡丽十分聪明，一下子全记住啦！不信，你问问她历史上的每一个重要日期，她决不会被难倒！”她丈夫十分自负地说。

萨姆露出十拿九稳的神色，毫无疑问地看了她一眼，仿佛向她示意说，跟他萨姆用不着隐瞒什么，哪知道她却不打自招，“说老实话，我都还辨不清你们这几位呢。”

“当然罗，这么快就弄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孩子。好吧，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叫萨姆·克拉克，什么都干，开了个铺子，卖五金用品，运动器材，脱脂器，还有你所能想得到的一些傻大黑粗的玩意儿，可以说，各式五金用品，什么都不缺。你就管我

叫萨姆就得了，反正，我得叫你卡丽，因为你嫁给了这位倒楣的医生丈夫，我们可是无话不谈的老朋友啦。”卡萝尔粲然一笑，希望别人也能允许她叫他们的小名，这样更自然些。“坐在你身旁的那位胖太太，她的脾气有些怪，装做没听见我刚才这一番信口开河，她——就是萨姆·克拉克太太。紧挨着坐的那位家伙，有着饿鬼般的模样是戴夫·戴尔，他开了一家药房，总是把你先生开的药方配错——说真的，你干脆说他是在卖‘假药’就得了！哦，这会儿漂亮的新娘送到了家啦。喂，大夫，坎德森那块地我愿意卖给你，三千块钱。最好你给卡丽盖一栋新房子。你不信，她才是戈镇最最漂亮的夫人！”

萨姆·克拉克把汽车开走了，满脸得意洋洋，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遇到迎面开来的三辆“福特”车，还有明尼玛喜大旅馆的那辆免费接客人的大轿车。

“我会喜欢克拉克先生的，但我可不能管他叫‘萨姆’！他们个个都是那么友好。”她竭尽全力装出好象没有看见一样地看了看那些房子。可是，她转念一想，原来那些传说都在撒谎。人们为何要把新娘子进门绘声绘色地形容得那么美满无缺，竟然说成是天缔良缘。实际上并非如此。现在我这个人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可是这个小镇——我的天哪！我怎么也受不了。除了垃圾堆，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它呢？”

她的丈夫俯身望着她。“看来你好象是在思考问题。害怕了吗？你以前在圣保罗住过，现在我可不指望你把戈镇当作天堂。我也并不指望你一开始就对它喜欢得要疯了。可是慢慢地你就会十分喜欢它的——在这里，你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何况戈镇人又是天底下最最好的人。”

她低声耳语对他说：“我爱你，因为你对我总是细心呵护。刚才我只不过是过于神经过敏了，可能是由于念书太多。我缺少

的是工作能力和实际知识。让我慢慢来吧，亲爱的。”这时克拉克大太十分知趣，把头扭了过去。

“别着急，我有耐心！”

卡萝尔把他的手背贴在她的脸颊上，身子紧偎着他。这时，她对这个新家已经完全有了思想准备。

不久前肯尼科特对她说，说他住的是一所旧房子，父亲故世以后一直由母亲管家。那是一幢十分旧的房子，“但是非常舒适，特别宽敞，不缺少冷暖设备，那台锅炉是我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一种。”他的母亲已经回到拉克—基—迈特去了，临行前曾经委托儿子把她的问候转达给卡萝尔。

现在不必寄住在别人的家里，可以去建立她自己的美满的家园，这让她感到十分高兴。她把他的手紧紧地握着，目光朝前凝视着，这时汽车已经拐过一个街角，停在一座十分普通的木头房子前面，房子周围有一小块被太阳晒得干裂了的草地。

四

通过一片间有杂草和烂泥的草坪和一条混凝土人行道，一座很整洁的、四四方方的褐色房子，让人感觉到非常潮湿。一条窄窄的混凝土甬道，和大门口通着。一大堆被风刮过来的干枯的残枝败叶堆积在地上，里面还夹杂着一些干萎了的黄杨树翼状种子和白杨树的毛茸茸的根株。有几道髹了漆的松木廊柱的有遮棚的门廊顶端用托架、旋涡形和齿状木头装饰着。屋前有枝叶扶疏的灌木丛遮挡行人的视线，一扇阴沉沉的凸窗在门廊的右侧。透过一层浆硬了的廉价的薄纱窗帘，可以看到里面有一只大理石桌子是粉红色的，一只海螺壳和一本家用《圣经》摆在桌子上。

“这房子让人感觉有些古老——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它——恐怕还是维多利亚中期的风格吧。它始终被保持原状，为的是将来

再加以改变以满足你的需要。”肯尼科特到家后，说话时头一次带着这样迟疑不定的口吻。

“这个家十分不错！”肯尼科特的谦逊态度，使她十分感动。向克拉克夫妇挥手告别时她感到很高兴。他用钥匙开了大门——家里暂时还没有女仆，肯尼科特留着她今后自己去选用。她那轻盈的身体，在他开大门的时候一溜烟地飘了进去。直到第二天他们才想起在欢度蜜月的帐篷里，他们说好的话，肯尼科应该把卡萝尔从窗台抱进洞房去的。

在走廊和前厅里卡萝尔意识到这座房子的昏暗、阴沉，连空气也不畅通，不过她还是尽力安慰自己，“我一定要把它弄得窗明几净，又舒服。”跟在肯尼科特和手提包的后面的她一直走到卧室，同时用颤音哼唱着小小的、胖胖的灶神的歌谣：

我有一座自己的小房子，
就由我自己来当家作主，
就由我自己来当家作主，
这里是我和老伴、儿女的窝，
它呀——好歹是我自己的家！

在丈夫的怀抱里，她紧紧地跟他贴在一起；虽然对于他至今还感到陌生难识、迟钝冷漠、胸襟狭窄，可是当她的手通过他的外套，抚摩着他那背心后边的缎面时，这些感受也荡然无存了，这缎面给她一种光滑而又温暖的感觉。这会儿她似乎已经跟他合为一体，从他身上发现了力量、勇气和柔情。这一切使她在这个令人迷惑的世界上找到了世外桃源。

“太好了，太好了，”她轻轻地说。

第四章

一

“今天晚上克拉克夫妇邀请了几个朋友到他们家里，这些人都是他的知己，跟我们见见面，”肯尼科特边打手提包边说。

“哦，他们真太客气啦！”

“确实如此。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会喜欢这些，天底下最最老实巴交的人。哦，卡丽——这会儿我在诊所里呆上一个钟头，只是去看一看。你不会介意吧？”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的心情我理解，恨不得立刻恢复工作。”

“你真的不会介意吗？”

完全不会，我说不碍事。我会把提包整理好的。”

肯尼科特二话没说，就趁机溜出了，他要去干男人们正经的事情，动作之敏捷，使得这位提倡婚姻自由的卡萝尔女士也不由得十分失望，黯然神伤。他们的卧室使她产生一种阴郁沉闷的感觉，整个房间怪别扭地呈“L”形；一张乌黑的胡桃木床，床头板上雕刻着苹果和生梨之类饰物；一张仿枫木的五斗柜，上面铺着一块大理石板，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似乎是一块墓碑，几只粉红色的香水瓶和一个四周饰有衬裙花边的针插放在柜子上面；此外还有一个很普通的松木脸盆架，一个两边饰有花环状把手的水罐和钵头。整个房间里洋溢着马鬃、原绒布和花露水的气味。

“在这些玩意儿中间，能生活下去吗？”她不寒而栗。那些家具陈设使她仿佛看到那里坐着一圈老态龙钟的法官，已经将她判处死刑了，把她活活闷死就是执刑的方法。那张摇摇欲坠的椅

子，好象也在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闷死她，闷死她，叫她命归西天。”旧亚林布散发出墓地的气味。独自待在这个陌生而又沉寂的房间里使她觉得犹如置身在死气沉沉的、受着压抑的思绪笼罩着的阴影里。“我讨厌这个地方！我不能忍受！”她喘着粗气说。“为什么我会——”

她记得，这些老古董来自克—基——迈特，都是肯尼特的母亲从老家带来的。“算了吧！这些家具陈设反正是够舒服的。不错——它们够舒服的。然而——哦，这些吓人的东西！我们立刻就得把它们通通改掉。”

接着，她又想到，“当然，他还得上诊所去看看——”

她好象在忙着整理衣物。她的那个印花布衬里、配上银锁的手提包，在此地却成了没有一点儿意义的的奢侈品。尽管在圣保罗好像显得十分漂亮，惹人喜爱。她的那件镶上花边的薄纱的紧胸黑色无袖衬衣很是迷人，在此也不免显得有有点儿轻佻，好象那张规规矩矩的床铺，会对它有恶心的感觉。她连忙把它扔进五斗柜抽屉里，偷偷地藏在一个比较实用的麻纱罩衫底下。

她哪有心思整理衣物，于是信步踱到窗口，想欣赏一下村里的风光——蜀葵、小路和脸颊红润的村民，可是呈现在她眼前的，只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个侧面——一堵很普通的墙壁，涂成暗红色，装着护墙板；教堂后面的一个灰堆；一间没有上过油漆的马厩；还有一条小巷正赶上一辆“福特”牌送货卡车被阻塞在那里的小巷。这就是阳台底下的花园，她从自己的闺房里俯瞰到的，这就是她今后能看到的风景！朝朝暮暮都必须得看到的风景！

“我决不能那样样！天啊！我怎么可以那样？今天下午我心情太激动了。莫非是我得了病吗？我的天哪，那样的事会生吗？但愿现在不能那！人们都喜欢扯谎！书上讲的，也信不得呀！他

们一发现那样的事说新娘，总会先是感到一阵脸红，然后觉得极度自豪和快活，但是我憎恨那样的事！我会被吓死的！无论如何这一天总会到来——但是，亲爱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让它现在发生！那些神气活现的老头儿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道让我们生儿育女。要是他们自己也有生儿育妇的义务，我说，让他们来试试吧！……哦，可现在就是不行！不早不晚，一定要待到我不讨厌那边的灰堆时才行！……不，现在我必须要静下来。好象我的情绪有点儿不正常了，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亲自看看戈镇的真面目。既然它不久将成为我征服的目标，那我就得先去实地了解一番才行！”

她从家里逃了出去。

每一个浇上混凝土的十字路口她都非常认真地察看着，每一根拴套牲畜的杆子，甚至每一把清除路旁树叶的钉齿耙；她全神贯注地细细琢磨着每一所房子。她思考着，那些房子将来会有什么用处呢？也许有人邀她到其中某一所房子里去吃饭？此时此刻它们会在半年后变得怎么样呢？跟她毫不相干的人走过她身边，往后也许会成为她的知心好友，或者成为她所畏惧的劲敌，这些人跟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经过一家食品店，她来到了那个小小的商业区，看到一位宽肩膀的掌柜身穿羊驼呢外套，正在俯身整理斜面售货台上的苹果和芹菜。当她观察时，她在想：她将来有机会同他谈话吗？如果现在她停下来，告诉他说，“我是肯尼科特太太。我希望我会毫不隐瞒地对你说：把一大堆七大八小的破南瓜摆在橱窗里，依我看实在不雅观，将来会有那么一天的。”那时候，他又会有怎样反应呢？

那位弗雷德里克·F·卢德尔梅耶先生就是食品杂货店掌柜，他的铺子位于大街和林肯路交界的犄角上。卡萝尔大错特错地认

为只是她自己在观察别人。她见惯了城里人那种漠然置之的态度，她以为象她这样逛大街，是谁也不会注意的，她哪会知道她刚从街上走过去，卢德尔梅耶先生就气喘吁吁地跑到店堂里，连声咳着地对他的伙计说，“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打转弯角上走过去。我用脑袋打赌，一定是肯尼科特大夫的新娘子，她是位长得标致、大腿也十分耐看的姑娘，不过她身上却穿了一套糟糕顶的衣服，一点儿都不时式。现在我还不敢确定往后她来这儿买东西会不会付现钱，我打赌她会去作成豪兰·古尔德商号的生意的……喂，伙计，你把燕麦粥的广告贴到哪儿去了？”

二

走了三十二分钟光景卡萝尔，已经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戈镇都走遍了。这时她正伫立在大街和华盛顿路交叉的街角上，一阵失望涌上心头。

一些两层楼高的石砌的商铺立在大街两旁，和一层楼半的木头房子。两条混凝土人行道中间只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烂泥地，大街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一些“福特”牌汽车和运木材货车。象这样的弹丸之地，又怎么能引起她的兴趣呢？各条街道两侧，都有一大段可以窥见莽莽无边的大草原的豁口。她深深感到四周世界是多么空旷、多么巨大，远远望去，大街的北端，好几排房子上方，有一架大风车的铁骨架，看上去与死牛的肋骨没有两样。她想，北方严冬季节来临时，大风从荒草原上疾驰而来具有万马奔腾的气势，那些房子没遮没拦，一定会被刮得东倒西歪，蜷缩在一起。那些灰不溜秋的小房子，小而且差劲，只配给麻雀做窝，要辟为笑语温馨的家园，那就未免太寒酸了。

卡萝尔安慰自己说，街上落叶满地，别有一番情趣。枫叶是桔红色的。象一堆堆红艳艳的山莓的是橡树叶。而一块块草地，

也都是园丁们精心栽培出来的。可是她又哪有这般雅兴呢？那些树木充其量不过是一小片稀朗的林地。戈镇压根儿没有一个可供人们游目骋怀的公园。何况，本县的首府不是戈镇而是瓦卡明，不用说，这里不可能有县法院和它四周围的庭园景色。

明尼玛喜大旅馆是戈镇最最了不起的建筑物：——一个供外地来客下榻的地方，并给他们留下戈镇的美丽和富饶的印象的地方。现在透过那座建筑物的粘满蝇屎的玻璃窗卡萝尔正往里面窥视。原来明尼玛喜大旅馆是一座三层楼房用黄色木板盖成早已破旧不堪，尽管房子很高，但质量却很单薄，每个墙角里都嵌上灰沙色松木板，装饰板被石头代替。在那家旅馆的帐房里，卡萝尔可以看到一条条肮脏的地板，上面光秃秃的一排好象得了佝偻病的椅子，每两把椅子中间摆着一只黄铜痰盂，屋子里还有一张写字桌，桌上玻璃板里，压着一些用钿螺字母制成的广告。再远一些，就是餐厅，摆在那里的，四处污渍斑斑的桌布和番茄沙司瓶子。

她再也不想多看这个明尼玛喜大旅馆。

这时一个男人，正从戴尔的杂货店出来，朝着旅馆走去。身上只穿着单衬衫，外套没披，一块粉红色臂章套在胳膊上，戴着一个亚麻布硬领，没有系领带。这个人一直在打着呵欠，他先是靠着墙根拚命搔痒，过了一会儿叹息了几下，阴阳怪气地同一个男人聊天这个男人斜靠在安乐椅里。一辆装木材的货车正在街上嘎嘎嘎地开过，它装满了大捆大捆围扎篱栅用的带刺铁丝网绿色的车厢长长的。一辆“福特”牌汽车正在倒车，发出一阵巨大声音，似好象要将车子崩裂，然后又恢复正常，呜呜呜地开走了。传来了哔哩啦啦油炸花的声音从那家希腊人开设的糖果店里，油炸花生的香味散发开来。

除此以外，不存在其他的声响，或生气勃勃的迹象了。

卡萝尔非常想逃离这个在草原，逃离这个咄咄逼人的地方，到在城市找个栖身之地。她原先要创造一个美丽的市镇的梦想，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可笑。虽然那梦想曾一度占据过她的心灵。她似乎觉得，从每一道阴森森的墙壁都渗透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肃杀之气，她没有能力把这一切征服。

她在这条大街上徬徨，从街的这一边走去，又从街的那一边走回来，连街的两旁一些小巷深处，她都试着观察一番。这是她个人在大街的一次观光旅行。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她看到的不仅是被称作戈镇的心脏地区，并且还是从阿尔巴尼一直到圣迪戈镇的千千万万个其他市镇的缩影。

在拐角上是戴尔的杂货店，这座房子是用整齐划一、但缺少真实感的人造石块建成的。店堂里有一个大理古冷饮柜显得油腻的，还有一盏电灯，灯罩上镶嵌着红色、绿色和油色的精美装饰品，一堆堆乱七八糟的牙刷，梳子和刮脸用的肥皂胡乱放着。售货架上摆着装的肥皂的纸板箱、小孩玩的指环、花贲种子以及黄色盒子包装的各种专卖药品——专治肺病和“妇女病”的各种成药——还有鸦片和酒精的有毒混合剂，出自卡萝尔的丈夫之手的药方，就是到这家杂货店来配取的。

二楼的窗口底下，挂着一块黑地金字招牌：“W·P·肯尼科特医师，主治内科。”

有一家非常小木头结构的电影院，名字极富诗意，叫做：“玫瑰宫影院”。通过平版广告画人们可以知道上演的片子是《胖子恋》。

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店。一大堆黑的，熟透了的香蕉和莴苣摆在窗里，有一只猫正趴在上面打盹儿。售货架上红色皱纹纸。已经褪了色，上面沾着一圈圈污斑，显得破残不堪极其肮脏。各会社分部的牌子挂在墙上——《派西亚斯骑士团》、《麦卡

比学会》、《林业商会》《共济会》。

达尔·奥利森肉铺漂荡着一股股血腥气的味儿。

有一家陈列着一些女式手表的一家珠宝店，外表看起来象是镀锡的。摆着一座巨大的木头钟在店门前的人行道边沿，不过现在已不走了。

一家小酒店，苍蝇到处嗡嗡地飞，门口却挂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金色搪瓷威士忌招牌，还有好几家小酒店在这个街区。从那里散发出陈腐的啤酒气味，传出声音嘶哑的洋泾浜德语，以及诲淫歌曲的哼唱声，声音显得有气无力，萎靡颓唐而又让人感到压抑——整个气氛很象一个矿区劳工的宿营地，但是远比不上他们粗犷有力，在许多小酒店门口，歇坐着许多农家妇女们，等着她们的丈夫喝醉以后一起回家去。

一家铺号叫做“烟馆”的卷烟铺，里面挤满了年轻小伙子，正在掷骰子赌烟卷。许多杂志摆在售货架上，以及各式照片上面印着穿着条纹游泳衣、装腔作势故作媚态的肥胖妓女。

一家服装店，一些“红褐色趾部凸起的浅口使鞋陈列在橱窗里”。还有好几个活象是脸颊上涂了红的死尸的模特儿，原本是刚做好的崭新的衣服，一套在那些模特儿身上，禁不住让人感到陈旧而又没有光彩。

戈镇首屈一指的最大商店是海多克·西蒙斯时装公司，底层门面都是橱窗镶着铜边的、晶光瓦亮的大块玻璃；二层楼的正面是彩色花砖。有一个橱窗陈列着品味较高的男式服装，还摆着带花凸纹布的领子，桔黄色的领子上缀有紫红色雏菊图案，一种新鲜、整洁和舒适的感觉油然而生了。海多克·西蒙斯时装公司，啊，一个听起来非常熟悉的名字。卡萝尔想起来了，有一位叫海多克的乡亲曾到东站接她，哦，他叫哈里·海多克，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现在她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象

是一位圣人，他的商店竟然是一尘不染！

阿克塞尔·埃格百货商店，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农夫们常常去光顾那里。橱窗显得又暗又窄，摆着一堆堆质地稀薄的纬缎，织造粗劣的条纹棉布，帆布鞋是为宽踝骨的妇女特制的，卡在撕破过的硬纸卡上的钢钮口和红色玻璃钮扣，一条棉毯子，此外还有一个摆在一件褪了色的绉纱女式罩衫上的，花岗石纹的搪瓷煎锅。

萨姆·克拉克的五金商店就在眼前。一眼就可以看出专做五金商品的买卖，有猎枪、搅乳器、一桶桶钉子，以及一些屠刀，全是闪着亮光的、款式漂亮。

切斯特·达沙韦家具店，一长溜带皮座垫的傻乎乎的橡木摇椅摆在里面，显得十分阴沉的，一副长眠不醒的样子。

比利午餐馆。那张铺着湿粘粘的油布的柜台上放着几个没有把手的滚粗杯子，时而飘过来大葱的味儿和油炸肥猪肉的油烟。门口，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津津有味地吮牙签。

还有一间货栈专门收购乳酪和土豆。弥漫着一股牛奶场的酸味儿。

“福特”汽车行和“别克”汽车行，都是当常见的砖石和混凝土结构的一层楼房子，相互面对着。粘满油污的发黑的混凝土地面上，停放着一些新车和旧车。也不缺少轮胎广告，试验马达时，震耳欲聋的吼声不断发出，使人神经绷裂，愣小伙子在忙活他穿着卡其工装裤。这里是戈镇生活表现得极富生机的地方。

一座以农业生产工具的经营为主的大货栈。堆满了绿色的金黄色的轮子。车杠，单人座位，——这些都是用作农业生产的土豆种植机，撒肥器，草料切割机，圆盘耙和各种各样耕犁的附件——卡萝尔对这些机器丝毫也不了解。

一家饲料行，窗玻璃蒙上的一层麸皮的粉末弄得窗户半暗半

明，屋顶上还涂着一幅专卖药品的广告。

玛丽·埃伦·威尔克斯太太经营的艺术品商店成了每天免费开放的基督教科学派图书馆。一种多么动人心弦的美的探索蕴含于此。那是一间小木板房不长时间以前刚涂上灰墁。房里有一个稀奇古怪的橱窗，橱窗里陈列着几个先是模仿树干、后来却镀成斑斑点点的金黄颜色的花瓶；一个铝制烟灰缸标着“戈镇向您问好”字样；一本基督教科学派杂志；一个印花沙发软垫画有一小朵罂粟花，花上系着一条大缎带，上面放着一束束颜色适中的绣花丝线。既有名画也有劣画的复制品，但印得都很差劲；售货架上放着唱片和照相胶卷，木制玩具；一位面有忧色的小妇人正坐在一张摇椅上，椅子上铺有褥垫。

一家理发店，还附设弹子球房。一个没有穿上外套的男人，可能就是老板德尔·斯纳弗林，正在给一位男人刮脸，这个男人长着醒目的大喉结。

纳特·希克斯裁缝铺是一幢设在大街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的平房，门前有一幅时装图样，上面画着：几个长得和草耙极相象的人，穿着跟钢板一样硬梆梆的衣服。

有一座阴森森的红砖砌成的天主教堂，在另外一条横巷里，黄色油漆涂在大门上。

邮局设在一个四处发霉的房间里，仅仅用玻璃和铜栏杆跟它的后半间隔开，可能后半部分从前是个店堂。有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靠着磨得发黑的墙壁，一些邮局通告和征兵的告示放在上面。

一座院子里都铺上了煤渣的小学校舍，墙面黄砖显得非常潮湿。州立银行外面的四周木板，涂上了一层灰墁。

农业银行是一座爱奥尼亚神庙式的大理石建筑物，显得纯洁、雅致、幽静。一块铜牌上写着：“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

戈镇还有十几个，类似上面的店铺和机构。

在这些建筑物的后面，或者在它们之间，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房屋，其中有简陋的小房子，也有宽敞、舒适、平淡无奇的大房子——那不过象征着富足的生活。

除了那座爱奥尼亚神庙式的银行以外整个戈镇，哪一座建筑物卡萝尔看了都不喜欢。同时也未必会有建筑物给她留下这样的一种印象：在戈镇所经历的五十年中，该镇公民们已觉察到必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使人稍稍赏心悦目一些，这样的建筑物未必有十几所。

卡萝尔看了以后，心里十分是不高兴，不仅仅是因为镇上那房子的丑陋和呆板乏味让人难以忍受，最主要的还因为它们的毫无计划，临时凑合，以及那种灰不溜秋的颜色十分难看。街上到处竖着电灯灯柱、电话线杆，堆满了汽车油泵和整箱整箱的货物。每个人在盖自己的房子时对于别人则根本不加考虑。有一座小平房好象嵌在沿街店铺中间，左边是一大片新“街区”由两层楼砖房店铺构成的，右边是“奥弗兰”汽车行用耐火砖修造的，现在这里却开了一家女子帽店。一家令人耀眼的黄色砖楼食品杂货店将农民银行的白碧无暇的神庙式建筑挤到后边去了。有一家屋檐好象是用马口铁东拼西凑起来的店铺房子；而邻近的那座房子的房顶则是由砖头构成的一垛垛雉堞和用红沙岩砌成的角锥体的屋顶。

卡萝尔从大街逃回家里。

她一直觉得，只要这个镇上的人让人能够忍受。其他方面她倒也不会介意。可是她偏偏看见许多让她无法忍受的人。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一家店铺门前转悠，用一只脏手来回拨弄着遮阳篷的绳索；一个中年男子两眼直勾勾地瞅着女人，好象对自己婚后平淡无味的生活已经厌倦；一个身子骨非常健壮的老年庄稼汉，但

是浑身肮脏的，他的脸儿活象刚从地头上刨出来的土豆。这时所有的男人，至少都有三天没有刮过脸哩。

“如果说他们在这个大草原上建起美丽的殿堂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他们总买得到刮脸刀片吧？”——她气愤地想着。

她在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暗自思忖：“恐怕是我想的不对吧。在这里还不是照样生活的人们，而且过得非常好。这个地方总不见得会象我心目中所想的那么丑！可能我的想法有问题。不过我暂时还看不出来。也许，我可不能就这样妥协下去的。”

她发疯似地回到了家里，心中充满悒郁。她发现肯尼科特正在等候着她，兴致勃勃地对她说，“出去散步，是吗？怎么样，喜欢戈镇吗？那些大片大片草地和树木很好吧？”这时她好象一下子变得深有成府，她回了一句，“哦，戈镇这个地方，真有意思极了。”

三

有一位比阿·索伦森小姐跟卡萝尔搭乘同一次列车到达戈镇。

一个经常露着笑脸的年轻女人比阿小姐身体长得健壮，皮肤晒得黝黑，她认为庄稼活索然无味。她希望享受一下惬意的城市生活，并且认准了一条出路，就是“到戈镇去当女佣人。”她拖着自己的那只硬纸盒行李箱似乎非常得意地走出火车站，去找她的表姐蒂娜·玛姆奎斯特。她的表姐太太府上的女管家。

“好嘛，你还是到城里来了。”蒂娜说。

“是啊，我希望找份工作。”比阿回答说。

“哦……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有啊，就是吉姆·雅各布森。”

“哦，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你干一个星期活儿打算要多少工钱？”

“六块钱。”

“唉，大概没有人愿出那个价钱的。你先别着急！我说，肯尼科特大夫刚娶了一个圣保罗城里的小姐。也许她愿意雇佣你。得了，这会儿你先上外面去逛一逛，回头再说。”

“好吧。”比阿说。

这真是个巧合，卡萝尔·肯尼科特和比阿·索伦森在同一时刻逛了这条大街。从前比阿所到过的最大市镇，要算是斯堪的亚·克罗辛，一个只有六十七个居民的市镇。

当比阿一面沿着大街往前走，她想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时间里竟然会有这么多的人，那简直不敢想象。我的老天那！要认识那么多的人。恐怕得花上好几年的时间。瞧他们又都是穿得那么时髦，那么漂亮！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一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穿着一件粉红色新衬衫，领带上面还别着一颗宝石，与穿着褪了色的蓝斜纹布工作服的乡巴佬截然不同。一位长得十分标致的小姐，身上穿得真是漂亮极了！不过她的那件衣服一定特别难洗。还有那么多的商店！

斯堪的亚·克罗辛总共才只有三家小铺子，哪像戈镇这里商店到处都是，占了整整四个街区！

时装商店竟然占了有四个谷仓那么大，我的老天哪！你一走进去，七八个看着你的店伙计。几乎能把人吓跑哩，各式男装穿在模特儿身上，与真人没有什么两样，来到阿克塞尔·埃格商店，就象到了家，许多瑞典人和挪威人都在那里，别在硬纸卡上的纽扣真漂亮，比红宝石还好看。

有一家杂货店，有个冷饮柜台摆在里面，个儿又大又长，全部是大理石，漂亮极了；柜台上面挂着一盏大灯，瞧它的那个灯罩，我几乎从没见过，真是大得无以言表，几乎把各种各样的彩色玻璃都镶嵌在一起了；那些银制的冷饮龙头，明晃晃的，从灯

座底下通出来；在冷饮柜台的后面，有一些售货架，都用玻璃做的，以及很多瓶装的新型饮料，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要是有人带你上那儿去，该有多美！

还有一家十分高的大旅馆，比奥斯卡·托尔夫森新盖的红色谷仓还要高，一层压一层地盖上去，总共盖了三层，你得仰着脖子往上看，才能看得见楼顶。有一个旅客正在旅馆那里，摆出极其神气的样子，那个阔佬一定是三天两头去芝加哥吧。

啊，满大街都是绝顶漂亮的人儿！刚才有一位小姐正从旁边走过，论年岁，或许与自己差不多大，穿着一套全新漂亮的浅灰色衣服，一双黑色浅口无带便鞋穿在她的脚上，看来她也是在游览戈镇市容，可是你没有办法了解她的观感到底如何。比阿真恨不得自己也能拥有她那样的安详态度，谁都不敢来招惹他，就是要显出高雅大方来啊！

一座路德教礼拜堂。这个镇上还有或许十分动听的讲道。星期天——是啊，每个星期天——竟然有两次礼拜！

还有一家电影院！

那是一家戏院真是不折不扣，专门放映电影。招牌上写着“每晚更换新片”。几乎每晚上都放电影。

在斯堪的亚·克罗辛虽说也有电影，但是每隔两星期才放映一次，而且索伦森一家人赶到那里至少需开车半个钟头——爸爸又是那么个财迷，他从来舍不得买一辆“福特”车。可是在戈镇这里，任何一天晚上，她都可以戴上自己的宽边帽子，路上花三分钟，就到了电影院，在那里有穿着晚礼服的可爱的仕女们，你是看不完的以及什么比尔·哈特，等等。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许许多多的店铺呢？可了不起！有一家铺子专卖卷烟，还有一家怪可爱的艺术品商店专售片、花瓶之类的东西。哦，那一个大花瓶做得美妙绝伦，简直就跟天生的树干

没有差别！

比阿伫立在大街上和华盛顿路的拐角上，使她开始感到戈镇的喧嚣声有些害怕。大街居然同时并行五辆汽车，——其中有一辆汽车特别大，至少得花两千块钱才能买下它——有一辆公共汽车这会儿正开往火车站，车上只坐着五位衣冠楚楚的乘客；有一个男人正在张贴一张画着洗衣机的大红广告。真是惹人喜爱；一家珠宝店的老板，正在真丝绒底垫上把手镯、手表等等珍宝陈列出来。

她如果有每周六块钱的薪水，该有多好！就是能赚两块钱也很不赖！只要能住在这里，哪怕给人家白干活，不拿钱，也是值得的。每想一下，一到晚上，华灯初上，不是普通的灯，而是电灯，那夜景该有多么美！可能还会有一位绅士派头的男朋友带你去看电影，用草莓冰激凌苏招待呢！

比阿缓慢地踱回到了蒂娜的家。“对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蒂娜问。

“是啊，这个地方我喜欢。我非常想在这里住下来。不走了。”比阿回答说。

四

人们都在萨姆·克拉克不久前新盖的房子里聚会，为了欢迎卡萝尔，那里是一幢结实的四四方方的房子，算是戈镇上深院大宅之一，非常干净的鱼鳞状护墙板遍有四周，有一个小塔楼，还有一道有顶棚的大门廊。屋子里铮光瓦亮，坚硬挺括，叫人见了十分愉快，用一架崭新的栎木竖式钢琴来形容最为恰当。

萨姆·克拉克步代缓慢地走到大门口，大声嚷道，“欢迎你，年轻的太太！全镇的钥匙都给了你！”卡萝尔两眼却直瞅着他露出哀求的神情。

她看见在他后面的过道里和客厅里，非常规矩地坐了一大圈客人，就像是将来送殡的队伍。他们都一本正经地在那里等着！他们等的就是她呀！她原来决定想用优美的语言向他们表示一番热忱谢意，现在没有一点儿勇气。她哀求萨姆说，“我可不敢见他们！他们对我有期望未免太高啦。只要她们咕嘟一声，我就会被生吞了！”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大姐，他们就象我一样喜欢你，如果我不怕那位医生揍我的话！”

“可我还是没有勇气！瞧，我的右边也是他们的脸孔，前边也是他们的脸孔，他们看我的眼神，几乎叫我没处躲藏！”

她觉得自己太激动了，她猜想听了她这样的话萨姆，大概以为她是疯了。没想到萨姆只是开玩笑地说，“那你就干脆躲在我萨姆胳肢窝底下，老是好奇地伸长脖子盯着看你的人会被我唬的一声撵出去！咱们进去吧！别害怕，请看我的——娘儿们喜爱的塞缪尔也是新郎官最怕的塞缪尔！”

他把一只胳膊伸出来来搂着她，领她进去，向里面的人喊道：“太太们，爷儿们，新娘子来了！这会儿我不打算替我们一一介绍啦，反正你们的那些名姓都那么土里土气，她一下子也都记不住。嘿，应该解散你们这个雅雀无声的法庭啦！”

他们十分客气地笑着，但是他们照样纹丝不动地端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直瞅着新娘子。

为了参加今天晚上的盛会，卡萝尔废尽心思地把自己梳妆打扮一番。她梳着素雅的发型：卷发往两边分开，让短发低垂在前额，同时后面还盘着一条辫子。现在她差点儿后悔起来，觉得不该把头发堆叠得高高的。她身上穿着一套扮演天真姑娘时才穿的、由细麻纱织成的女式长衬衣，有背带，配着一条金色的宽腰带，透过开得很低的方形领口，几乎让人看到了脖子窝和线条优

美的双肩，当大家都直直地看她的时候，她心里就想，一定是对自己的装束打扮有看法了。这时，她真恨不得自己身上穿的是一件老处女的掐脖子高领口衣服。后来，她念头一变，要是干脆围上她在芝加哥买的那条染成紫红砖颜色的围巾，叫他们大吃一惊，岂不是更好！

在萨姆的带领下她在客人面前走了一圈。她用呆板的声调说话，措词格外稳妥：

“哦，我相信我一定会很喜欢这个地方，”或者说，“是呀，我们俩在科罗拉多山区过了一些美妙的日子，”或者说，“不错，我曾经就住在圣保罗。尤克里德·P·延克吗？不，我不记得见过他，不过我想我是听见过这个名字。”她被肯尼科特领到一旁，偷偷地跟她说，“现在我就把他们逐个介绍给你，认识一下，好吗？”

“你就先给我大致讲一讲他们每个人的情况。”

“好吧，那边的这对漂亮的夫妇，就是哈里·海多克和他的太太久恩尼塔。哈里的父亲尽管是时装公司的大股东，但实际上是哈里把这家公司经营得十分出色，他是一个做事巴结的人，在她旁边坐着的，是药房老板戴夫·戴尔——今天下午你已经跟他照过面了——他是个打鸭子好手，在他后边的那个高个子，就是杰克·埃尔德——也就是杰克逊·埃尔德——他拥有锯木厂和明尼玛喜大旅馆，他在国立农民银行里也有非常多股份。他和他的太太都对玩十分感兴趣——他和萨姆和我经常一块去打猎。那边的年老的头面人物是卢克·道森，是本镇的首富。在他旁边的，就是裁缝纳特·希克斯。”

“果真是个裁缝吗？”

“当然不假。说起来也许我们有些落后于时代，在这儿没有贵贱之分，十分讲究民主的，我跟纳特去打猎，就象我跟杰克·

埃尔德去打猎一个样。”

“我听了十分高兴。我的社交场合从未出现过一个裁缝。我想，跟一个裁缝见面时用不着想到你还欠他的帐，该是多么有意思。那末，想必跟你的剃头师傅一块儿去打猎你也十分乐意吧？”

“不，那也不见得，不过——我们也犯不着把民主这个东西理解成那个样子。再说，我跟纳特已有多年交往了，而且，他又是一个顶呱呱的好射手，一切仅仅如此，你明白么？在纳特旁边的就是切斯特·达沙韦。他这个人最爱嚼舌头。他一谈到宗教、政治、书本或者随便什么题目，话就说个没完没了，简直叫你听得烦死啦。”

卡萝尔看了达沙韦先生一眼，显得彬彬有礼而又极其感兴趣，他是个长着阔嘴巴、肤色黝黑的大汉。“哦，我认得！他是家具店老板！”她对自己感觉很好。

“可不错呀，他还开殡仪馆哩。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来呀，来跟他握握手。”

“不，不！他——他——难道他不是亲自动手，给尸体抹香油、涂药的吗？他天天跟死人混在一起，我可不能跟殡仪馆老板握手！”

“有什么不可以？一个鼎鼎大名的外科医生，刚刚给病人开完了肚子，你赶紧过去跟他握手，那不也是非常让人自豪的事吗？”

现在卡萝尔已表现出一个成熟的女性的样子，她象上了年纪的人那样，竭力恢复自己在今天下午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镇静的态度。她说，“是呀，你说得太对了。哎哟哟——我可要你知道，你所喜欢的那些人，我太喜欢了。看人嘛，我就要看他的本色。”

“哦，你可别忘了：看人，也得要有个分寸才行！他们都是很有本领的。你知道珀西·布雷斯纳汉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儿

可是他生他养他的地方！”

“布雷斯纳汉吗？”

“是的——你早已知道——你就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维尔维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那家汽车厂制造维尔维持十二型汽车，那是新英格兰最大的一家汽车制造厂。”

“我好象听说过他。”

“你肯定听说过，他是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啊！嗯，珀西并不多在每个夏天都回家来钓黑鲈鱼，他说只要业务上能脱身，宁愿在乡下居住，也不愿住在波士顿或纽约那样的大城市，他也十分喜欢殡仪馆老板切斯特。”

“请你住嘴！他们所有的人我都会喜欢！将来我会很乐意与大伙儿在一起！”

萨姆领她去见道森两夫妇。

卢克·道森专收抵押品，放印子钱，还拥有大片土地，他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穿了一身软绵绵、没有熨烫过的灰衣服，两只眼睛从他乳白色的脸上鼓了出来。他的太太是一个两腮苍白，声音萎靡，举止迟钝的妇人。她穿着一件昂贵的绿袍子，胸前用丝带穿上珠玑，垂下珠缨子，背后的钮口之间有格外大的空隙。仿佛是从估衣铺买来的，现在唯恐被原主看见一样。他们共同点是害羞。倒是督学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俨然有如皮肤晒得黝黑的中国满清官史，握住萝尔的手，热切地欢迎她。

道森夫妇和莫特先生说过他们的“非常高兴见到你”之后，似乎已经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但是双方谈话还得继续下去，象机器似地令人乏味。

“你喜欢戈镇吗？”道森太太问道，似乎在抽噎着似地。

“哦，我相信在这里我将会感到很快乐的。”

“这里的乡亲们都很好。”道森森太太到这里有些词穷了，就

向莫特先生使个眼色，求他在交际应酬方面对他给予些帮助。于是，莫特先生就象演说一般发表长篇大论了：

“这里都是些出色的戈镇人。我可不喜欢那几个到此地安度晚年的退休的农场主，尤其是那几个德国佬，他们拒不缴纳地方教育税，一句话，他们舍不得花掉一个子儿。但是除了他们，剩下的都是些好人。你可知道珀西·布雷斯纳汉就是这里的人吗？老大楼那里是他从前上过学的地方呀！”

“是呀，听说是这样的。”

“是呀，他是个实业大王。上次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去钓鱼。”

道森夫妇和莫特先生有些疲倦，身体不免摇摆起来，从朝着卡萝尔微笑的脸上看得出来这种倦意是多么明显。但她还是接下去说：

“莫特先生，请你告诉我：你曾经对现代幼稚园教育方法之类的任何新教育的制度，或是加里教育法——进行过试验吗？”

“哦，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改革家全都在自我标榜，十之八九都是沽名钓誉，想出风头的。我主张要进行手工训练。可是，归根到底，过得硬的美国学制的基础始终是拉丁文和数学这两门课是，不管那些标新立异的人发出什么样的倡议——天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我想不过就是要学生们上针织课和练习抖动两只耳朵罢了！”

道森夫妇怀着敬佩之情倾听这位博学之士的宏论，脸上露出笑容表示赞赏，卡萝尔在那里等着肯尼科特赶来把他救出去。剩下的那些人则只知道好奇地等着看热闹。

哈里·海多克和久恩尼塔·海多克，还有丽塔·西蒙斯和特里·古尔德大夫——他们就是戈镇的最时髦的少男少女。这会儿卡萝尔正被人领去跟他们见面。久恩尼塔·海多克扯开嗓子，用放鞭

炮似的声音，但是又十分亲切地冲着卡萝尔说：

“好，你到我们戈镇来，我们可高兴啦。将来我们就搞一些有趣舞会之类的活动。你得加入我们的《芳华俱乐部》。我们常常打桥牌，每月还有一次晚餐会。打桥牌，不用说你是会的？”

“不，不，我不会那个。”

“真的吗？在圣保罗大城市居然有人不会玩那个？”

“我一向就是一个书呆子。”

“那我们很乐意教你。打桥牌可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久恩尼塔居然显得盛气凌人，卡萝尔的金色腰带她刚才还在暗暗艳羡不已，现在却看也不看，好象有点儿瞧不起了。

哈里·海多克很客气地说，“你看将来我们这个古老的乡镇会博得你的喜欢吗？”

“我相信将来我一定会爱上它的。”

“天底下最最好的人就在戈镇。这儿的人，又都是了不起的实干家。当然罗，我从前确实有过很多可以到明尼阿波利斯去住的机会，但是我离不开这个地方。说实在的，本镇出过真正的伟大的人物。你知道嘛，珀西·布雷斯纳汉就出生在这个镇上？”

卡萝尔觉得刚才不经意间泄露了自己不会打桥牌，无异于大大削减了自己在这场生存竞争中的地位，这时她心情异常激动，想要恢复自己的实力地位。就掉过头来跟特里·古尔德大夫——这个青年人喜欢打弹子球，与她丈夫热均力敌——攀谈起来。她一面用两眼媚他，一面滔滔不绝地说：

“赶明儿我也要学学打桥牌。不过，打心底里说，我最喜爱的还是到户外去玩。要是能组织一次划船活动该有多好，去钓钓鱼，或者随便你怎么个玩法，末了，大伙儿聚在一起野餐一番，好吗？”

“那真是太好不过了！”古尔德大夫赞同地说。这时他两眼直

直地瞅着卡萝尔的酥白光滑的肩膀。“你喜欢钓鱼吗？我可就是个钓鱼迷。至于你要打桥牌嘛，我包教包会。”

“我从前打过一种别齐克纸牌，还打得挺好呢。”

她记得别齐克是一种纸牌游戏或者别的什么游戏。说不定还是轮盘赌吧。但是她好歹撒了一个十分圆满的谎。久恩尼塔那张泛着红晕的长长的漂亮的脸孔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哈里则捋捋自己和鼻子，十分谦虚地说，“别齐克嘛？好象是一种输赢很大的赌博，可不是？”

卡萝尔身边顿时涌了好几位当地的客人。她趁此机会大发议论。她放声大笑，说话态度轻佻，不过还是显得相当脆弱的样子。说实话。她不是非常懂他们的眼色。他们好象是剧场里面目不清的一群观众，这会儿她仿佛在他们面前演戏，是的，她自己也像是一出喜剧在上演，剧名叫做：——《肯尼科特大夫的巧媳妇》。

“我到这儿来，就是因为这里有许多非常出名的开阔的、可以活动的地方。赶明儿我看报一定只看体育运动专页。不久前我们在科罗拉多旅行时，威尔把我的观点改变了，深信体育运动极其重要。有许多胆小如鼠的游客，连游览车也都不敢离开一步。而我的志向是要做女神枪手安妮·奥克利一样的人物。所以我买了一条颜色鲜艳的短裙子，以便露出我的两条挺迷人的小腿；敢于在长老会约韦学校全体女教师的怒目相视之下，从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与一头小翔羊一样机敏，当然罗，你们可以想见她的肯尼科特大夫就是好猎手了！可是，你们听着，我还叫他把衣服脱去，只剩贴身内衣，到山里一条冰冷的小溪里去游泳。”

她知道细想这些会使他们感到大吃一惊，但是幸好至少还有久恩尼塔·海多克是称赞她的。于是，卡萝尔继续高谈阔论，说道：

“威尔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我想将来他会毁在我手里的——古尔德大夫，你说，他果真是一位好医生吗？”

这位肯尼科特的劲敌，一听到这种有损医德的语言，显得无比愤怒。过了一会儿，古尔德那种交际时游刃有余的态度总算恢复过来。他说，“肯尼科特太太，现在我就告诉你。”他朝着肯尼科特笑了一笑，似乎在告诉他：只管他为了逗人发笑，本来很可以开上几句玩笑的，但他决不会在医务界同人争夺生意方面，故意跟肯尼科特过不去的。“镇上有些人说，就诊断病情和开药方来说，肯尼科特大夫还是好的，人们都觉得他还不错，可是让我贴耳低声跟你说——不过，感谢上帝，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原来是我说的——要是想把左耳朵切掉，或者要使心电图仪器发生歪斜的现象，你尽管放心去找他；但是碰上比较严重的病，那他是帮不上你的。

除了肯尼科特以外，没有人懂得这句话的真正意思，但是他们照样朗声大笑。这时候，萨姆·克拉克的客厅里，色彩鲜艳的缎子镶板，五光十色的香槟酒，透明的薄纱窗帘，以及枝形水晶吊灯都在发出迷人的光彩，还有一些冒充的寻欢作乐的“公爵夫人”穿着华丽的服饰，交相辉映，整个屋子浸沉在有如柠檬色泽一般的、黄澄澄的光影之中。卡萝尔看见，只有乔治·埃德温·莫特和脸色苍白的道森夫妇还没有为她倾倒。看他们的神情，似乎还在犹豫不敢决定是否应该苟同，卡萝尔就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他们身上：

“但是在座的有一个人，我可不敢跟他一起去科罗拉多呀！那就是——道森先生！我深信最最善于琢磨别人的心理的人就是他！有人给我们介绍见面的时候，他把我的手捏得特别紧，多可怕呀！”

“哈！——哈！——哈！”大伙儿都哄堂大笑，鼓掌喝彩，直

乐得道森先生满心欢喜。一提到他，人们的议论多种多样。有人说他放高利贷，有人说他心胸狭窄，也有人说他是个大财迷，还有人说他是个吝啬鬼——可从来没有人说他善于向娘儿们献殷勤！

“他全是坏心眼，是不是，道森太太？你可千万不要把他锁在家里？”

“哦，他可不是那样的，不过，还是锁起来比较保险一些。”道森太太马上回了话，她那没有血色的脸上微微透出一丝儿红晕。

卡萝尔兴冲冲地说了约莫有十五分钟时间的话。她说她要组织演出一部音乐喜剧，她不爱吃牛排，喜欢吃咖啡冻糕，她希望肯尼科特大夫永远具有跟漂亮女人献殷勤的本领，末了还说她有一双金色长统丝袜。大家都张大嘴巴等着希望她继续说下去。可她什么也不想再说。她一转身，躲到萨·克拉克硕大无比的身躯后面的一张椅子里，坐了下来。这时严肃的表情布满所有参加欢迎会的人们，他们脸上的笑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还是站在那里，盼望着有人跟他们乐一乐，解解闷，不过看来已经毫无希望了。

卡萝尔坐在那里细心听着。她这才发现戈镇的人甚至缺少谈笑说话的本领。即使在这次欢迎会上，有最最时髦的少男少女，有喜欢打猎的乡绅们，也有令人敬重的知识分子，此外还有殷实的金融界的人士，可以说当地的名流都齐全了；但他们就是在开心之时还都得要正襟危坐，好象正守着一具死尸。

久恩尼塔·海多克不停地说着话，说的全是众乡亲的生活琐事：有人谣传雷米埃·伍瑟斯宠打算买一双灰面带扣子的生活琐事：有人谣传雷米埃·伍瑟斯宠打算买一双灰面带扣子的漆皮勤啦；钱普·佩里患有风湿病啦；还有盖伊·波洛克突然流行性感冒

所困啦；以及吉姆·豪兰就像疯了一样，竟然把他家门口的篱笆都给漆成鲑肉那样的橙红色啦。

萨姆·克拉克努力把汽车作为与卡萝尔交谈的话题，可他身为东道主，并没有忘了应尽的职责。在他发出瓮声瓮气，他的两道眉毛总是一忽儿向上扬起，一忽儿又倒垂下来。把自己的话打断，“大家需要鼓鼓气呢。”他似乎有点儿为难地问他的太太，“我最好还是给大家鼓鼓气你认为如何？”他挤到客厅的中央，大声嚷道：

“乡亲们，咱们场表演几个精采的节目，好吗？”

“那真是太好了。”久恩尼塔·海多克尖声叫了起来。

“喂，戴夫，给我们表演一个‘挪威人捉母鸡’，如何？”

“太好了，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节目呢，戴夫，快来一个呀。”切斯特·达沙韦也在敲边鼓。

戴夫·戴尔先生毫不推卸地照办了。

每个人都在微微翕动自己的嘴辰，担心自己随时被点名表演节目。

“埃拉，你来呀，给我们朗诵那首苏格兰诗人《我昔日的情人》，”萨姆就这样点名提出了要求。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是艾奥尼克银行总经理的女儿，还未出嫁呢。她把自己干瘪的手掌擦了擦，不好意思地说，“哦，那个老节目你们再也不要听呀。”

“完全不是那样！我们就是爱听呀！”萨姆还是坚持着说。

“今晚上我的嗓子可不好。”

“放开胆子！你快朗诵罢！”

萨姆扯着嗓子向卡萝尔作了解释，说，“埃拉是我们这里受过专业训练的朗诵专家，在密尔沃基待过整整一年，专门学习唱歌、演说和戏剧艺术，此外速记也是她的学习内容。”

斯托博迪小姐果不其然朗诵了《我昔日的情人》。随后，她又应大家的要求，朗诵了一首诗，这首诗非常乐观，内容是讲笑的价值。

另外还有了四个节目上演：一个是犹太人的故事，一个是爱尔兰人的故事，一个是青少年的故事，还对纳特·希克斯模仿安东尼在凯撒大帝葬礼上的演说胡诌了一通。

在这一年冬天，卡萝尔不得不重复看到这些节目，计有：戴夫·戴尔捉母鸡七次，《我昔日的情人》九次，犹太人的故事和葬礼演说各两次；然而她努力使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因为她很想做一个快乐的人乐呵呵而我心地单纯。这些节目一演完，她跟别人一样感到非常失望，大家又陷入不久前那种感觉迟钝的状态之中。

他们再也无法寻欢取乐了。他们只好聊天取乐，仿佛在自己的店里和家里一样自然。

那天晚上，他们照计划中的那样男女分开。男宾们把卡萝尔撇下了，走开了，她不得不跟一群娘儿们待在一起，而娘儿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的事情离不了子女、疾病和厨子——恐怕这就是她们自己治家的行话吧。这一切使得她十分生气。她记得从前曾经梦想过自己是一个漂亮的少妇人，坐在客厅里向聪明的男人们展开舌战。这时候，本来心灰意冷的她，一想到那些男人们躲在钢琴和留声机之间的角落里正讨论什么事儿，她就又高兴起来了。难道他们能够越出那些女管家的个人琐事的范围，有什么大道理和大事情讨论吗？

她向太太们行注目礼，好象雀儿啾啾唧唧地说“我的丈夫干吗就把我撇下呀！为了惩罚他，我要到那边去，揪他的耳朵。”她以少女的姿态向道森太太鞠了一躬，站起身来。她早已养成易动情感的脾性，所以她心里只有自己，而且一直表现出孤芳自赏

的样子来。她骄傲地走过去迈着轻盈的步子，坐在肯尼科特的椅子扶手上，没有一个人不是仍然很注意她，称赞她。

肯尼科特这时正在跟一些人聊天，像萨姆·克拉克、卢克·道森、锯木厂的杰克逊·埃尔德、切斯特·达沙韦、戴夫·戴尔、哈里·海多克，以及爱奥尼克银行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等好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是一八六五年来到戈镇的。当初他这副样子长得非常奇怪，跟一头凶鸟差不多——又尖又细的鹰钩鼻，海龟的嘴巴，两道浓密的眉毛，酒红色的两腮，发如银丝的白发，此外还有一对眼睛老是让人觉得瞧不起人。在这三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中并不让他感到十分得意。遥想三十年以前，韦斯特莱克医生、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律师、公理会牧师梅里曼·皮迪和他本人，他们都是当地的领袖人物。那当然是毋庸赘述的；那年月，医学、法律、宗教和金融这些学科，被认为是贵族化的职员；这四个北方佬似乎没有贵贱可分，很讲民主，常常跟那些敢于追随他们的俄亥俄人、伊利诺斯人、瑞典人和德国人闲聊，实际上则是统治他们。可是现在韦斯特莱克已到垂暮之年，差不多不再出席公共场合。弗利克鲍的生意，几乎都被一些更活跃的年轻律师抢去了。皮迪牧师——不是现在的皮迪牧师——则早已命归西天。这个汽车年代令他讨厌，埃兹拉虽然还是乘坐他的那套灰色马拉着的马车飞也似地奔驰，不过谁都不去理会他了。戈镇就象芝加哥同等什么人都有，良莠不齐。开商店的是挪威人和德国人。普普通通的商人，一跃成为社会领袖。卖钉子的和开银行的，都是一样崇高的职业。这些暴发户——克拉克夫妇，海多克夫妇——根本不懂得自爱。他们政见是稳健而又保守，但他们又什么都大谈特谈，例如汽车、猎枪和只有天晓得的一些怎样的最新的时髦玩意儿。斯托博迪先生觉得自己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可是他的那幢带有阁楼的砖头房子，至今没有谁的住邸比他的

大。他保持着他的乡绅地位，时不时出现在那些晚一辈的人们中间，冷眼看着他们，只想让他们知道，要是没有开银行的人，他们的那些俗不可耐的生意，是根本做不下去的。

卡萝尔打破规矩，走过来同男人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斯托博迪先生就大声地跟道森先生说，“喂，卢克，你说，比金斯最初迁到温尼巴戈镇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一八七九年？”

“不对！”道森先生似乎气愤了。“不，他是在一八六七年——不，我想是一八六八年——离开弗蒙特的。当时他还在离阿诺卡上游很远的鲁姆河边要求得到一块份地呢。”

“根本不是那样的！”斯托博迪先生大声吼道。“他最初住在蓝地县，与他的父亲住在一起！”

“他们在讨论什么呢？”卡萝尔低声贴耳问肯尼科特。

他回答说，“为了比金斯这个老家伙有一条英国塞特种长毛猎狗，还是有一条卢埃林种猎狗，他们会争论整个晚上！”

戴夫·戴尔忽然带着一个新消息插进来，“你们可知道克拉拉·比金斯两天前来过镇上吗？她买了一只热水袋——还是价钱很贵的热水袋——居然花了两块三毛钱！”

“是啊！是啊！”斯托博迪先生咆哮着说，“那还用说嘛。她简直跟她爷爷完全一致，从来不懂得节约。两块二——还是两块三？——两块三毛买一只热水袋！用法兰绒裙子包上一块热砖头，还不是依旧顶用吗！”

“埃拉的扁桃腺怎么样，斯托博迪先生？”切斯特·达沙韦带着困意。

正当斯托博迪先生针对埃拉的扁桃腺从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情况大发评论的时候，卡萝尔在独自思索：“难道说他们对埃拉的扁桃腺，甚至埃拉的食道也感兴趣吗？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叫他们去谈别的，换掉那些家庭琐事？让我冒着挨骂的风险，试试看

罢。”

“这里不会发生很多劳工纠纷吧？斯托博迪先生？”她很天真地问。

“是呀，没有，太太，谢谢上帝。要是除了各家雇用的女仆和农场短工，我们是没有劳工纠纷的，我们跟那些干农活的外国佬打交道，麻烦可多着呢；你必须多加注意，要不然那些瑞典人一下子就会变成社会党、平民党，或者鬼知道的什么狐群狗党，净是跟你捣蛋。当然罗，如果他们得到了你的贷款，也许还会像个讲点道理的人。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叫到银行里来，好说歹说对他们开导一番。我不在乎他们想变成民主党，可是我决不允许此地有社会党。谢谢上帝，我们这里总算没有呢。象大城市里的那种劳工纠纷。甚至在杰克·埃尔德的锯木厂里，也是什么事没有，是不是，杰克？”

“是的，的确如此。我的那个厂里用不着那么多的有技术的工人，首先闹事的都是那些脾气乖僻、净争工资、手艺不高象半瓶醋的工匠——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工会文件导致他们不安宁。”

“你赞成工会吗？”卡萝尔向埃尔德先生这样问道。

“我嘛？我说我可不同意。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我并不反对同工人们打交道的，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什么冤屈的话——尽管天晓得如今工人哪有什么冤屈——他们对自己有那么好的工作毫不知足，可是，他们要是诚心诚意地来找我，就象人与人之间都讲道理一样，那末，我是愿意同他们商量问题的。但是无论如何，我对外面来的那些人不感兴趣，那些四处奔走的代表呀，或者打着任何其它的好听旗号的人插进来——他们都是一些骗子、寄生虫，生活上完全依赖无知的工人！我决不容忍那样的人硬是把鼻子挤进来，还要对我的生意指手划脚！”

埃尔德先生越说越显得激昂慷慨，富于爱国情绪。“我一向赞成自由和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假如有人不喜欢我的工厂，不管他是谁，他都可以拔脚开路嘛。反过来说，我要是不喜欢他，同样也得请他走路。这就是雇主与工人的关系。说穿了，工人的问题原是极其简单的，可我就是完全弄不懂把问题都搞得那么错综复杂有什么好处，来那么一套阴谋诡计呀，政府报告呀，工资表呀，以及天知道他们把劳工地位搞得稀里糊涂的那些办法。其实，对于我所付的工资，他们如果满意就干，不满意干脆就走。这太简单了！”

“那末你对利润分成又持何种观点？”卡萝尔大胆地又往又下问道。

埃尔德先生几乎是吼叫地作了回答，这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正儿八经地、节奏一致地点头赞成，就像橱窗里面陈列着的活动玩具，尽是些逗人发笑的中国满清官吏、有法官、有鸭子、有小丑等等，门一开，一阵风使得这些玩具浑身上下就摇摇摆摆起来：

“嘿，所有这种利润分成、劳保福利，以及保险和养老金等等办法，废话一堆。到头来还是——把工人的独立性都削弱了——糟塌了许多正当得来的利润。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半吊子思想家、女权论者，以及天知道还有其他好管闲事的家伙都象是煞有介事似的，在厂商如何办企业的问题上。指手划脚；还有一些大学教授，同样也不是好东西！——他们这拨人都是搞邪门歪道的、伪装了的社会党！我，身为企业家，肩负着不容推诿的职责，那就是要打退他们的每一个攻击，这只是为了维护美国工业的整体利益。是的，——女士阁下。我将誓死不休！”

埃德尔先生用手绢去擦他额角上的汗珠。

戴夫·戴尔凑上去说，“说得对呀，的确都不错。嘿，应该把

那些煽动者都处于绞刑，一个也不剩，这样日子才会安宁。大夫，你说是不是？”

“是的！”肯尼科特表示同意。

尽管卡萝尔不时插进来这方面的内容，他们后来终于撇开这话题，又开始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他们争论的是：这次治安法官究竟给那个酗酒的流浪汉判了多长时间的拘役，是十天还是二十天。看来这个问题一时还解决不了呢。随后，戴夫·戴尔讲述他悠闲自在地开汽车到各地旅行的奇闻：

“是呀。我开着那辆便宜的小车子出去，感觉好极了。大约在一星期以前，我开车子到新沃坦堡去。从这儿到新沃坦堡，是四十三或许不对，让我算算看：到贝尔戴尔十七英里，从贝尔戴尔到托根奎斯特是六又四分之三英里，姑且算是七英里吧，从那里到新沃坦堡总共有十九英里——十七加七再加十九，一共是，哦，——让我算算看：十七加七是二十四，再加上十九，就算如二十罢，一共是四十四，总的来说从这儿到新沃坦堡，大约是四十三，或四十四英里。我们是在七点十五分左右出发，也许还是七点二十分，因为我还得停下来把水满水，我们就十分稳地向前开去。”

就像大家一致认可的一样，戴尔先生最后果然到达了新沃坦堡。

惟一有一次，他们承认已经意识到卡萝尔的与众不同。切斯特·达沙韦低着身子过来，喘着粗气说，“喂，你有没有读过《趣闻》杂志里面连载的《两人出游记》？简直太棒了！我的天哪！准是个精通棒球俚语的人写的！”

其他的人也都尽力装出熟谙文学的模样来。哈里·海多克开腔说，“久恩尼塔果然是内行，除了高级文学作品外不看其他，比如说，象这个萨拉·赫特威金·巴茨所写的《木兰花下》，以及

《鲁莽的牧场骑士》，哪一本不是好书呢？可是我呢，”他周围看了一看，露出一种神情，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好象示意说他深信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英雄曾经经历过象他此刻所陷入的这么尴尬的处境，“我就是太忙了，差不多没有闲功夫读书呀。”

“凡是写得太玄乎的书，我从来不读。”萨姆·克拉克说。

他们至此结了刚才扯到文学的话题，杰克逊·埃尔德花费了七分钟时间，将他的理由申诉清楚，说明他为什么觉得在明尼玛喜湖西岸钓到的梭鱼比在东岸的好——尽管纳特·希克斯在东岸也的确捉到过一条梭鱼。而且又非常肥大。

他们就这样继续谈下去，而且谈得的确很入港。他们的声音单调、混浊而又有劲儿。他们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子来，就象高级豪华卧车吸烟室里的阔佬一般。他们的样子并不使卡萝尔觉得腻味，只不过心里有点儿惊慌失措罢了。她喘着粗气暗自忖度道，“他们对我还算很客气，因为我的丈夫毕竟属于他们那拨人中的一员。一旦被当作外人看待，那我只好请上帝佑助我！”

她默不出声地坐在那里，就象一座象牙雕像。脸上露着始终不变的笑容。她也懒得再去想这想那了，只是一个劲儿望着客厅和过道，好象觉得什么都不是，庸俗的市侩气息简直太浓了。肯尼科特说，“室内装饰很有意思吧？我认为每个住家都应该这样陈设起来，这才算是摩登。”她的样子变得很客气，仔细观察涂上蜡的地板，硬木楼梯，从未使用过的壁炉，炉面的瓷砖象褐色油毡一样，精雕玻璃花瓶摆在小垫子上，以及好几个书柜，摆得非常满，上了锁的，看上去挺吓人的。里面有许多以描写江湖好汉为主的小说，和显然从未翻过的一些全集如狄更斯、吉卜林、欧·亨利和埃尔伯特·哈巴德等人的作品。

即便各谈各的琐事她发现，对于增加谈助来说也无能为力。满屋子都是迟疑不决的气氛，使人产生被笼罩在雾里的感觉。他

们一个劲儿在清嗓子，企图把呵欠压下去。男人们来回扯着自己的袖口，女人们则把梳子插到脑后头发里，插得比什么时候更牢了。

不一会儿一阵嘎嘎作响的声音传了过来，每个人眼里都闪现出一种大胆的希望的光芒。门开了，飘过来一阵浓咖啡的香味，戴夫·戴尔用猫一般的声音详详得意说，“吃的东西来了！”他们才又开始不住口地谈起话来，总算有点儿事做啦。他们终于摆脱了刚才那种百无聊赖的心情，大吃起来一点儿也不客气，——吃的是面包卷夹嫩子鸡肉、枫蜜馅儿饼，还有杂货食品店里买来的冰激凌。一顿饱餐使他们兴高采烈的。到了这个时刻，他们随时都可以起身走人，上床睡觉啦！

于是客人们纷纷把外套穿好，披薄纱围巾，彼此握手告别，作鸟兽散了。

卡萝尔和肯尼科特一起走路回家。

“你喜欢他们吗？”肯尼科特问她。

“他们都是很和气的人。”

“哦，卡丽——往后你应该多留些心眼，千万不要有伤大雅，对于什么金色长统丝袜呀，什么把小腿肚故意露出来给老师们看呀如此等等的话题尽量少谈！”随后他以极其温和的语气说道，“不用说，他们对你的一席话感到很开心。不过，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就得多提防一些。你得注意，久恩尼塔·海多克这个该死的女人心眼儿挺坏的。我可容忍不了她钻空子来编派我。”

“我原来只不过是想把大伙儿的精神提起来，想不到真是吃力不讨好！我是用尽办法想让他们乐一乐，难道说这也做错了吗？”

“没有错！没有错！我的心肝儿呀，你千万别误会——在这一拨人里，唯独你一个人是生气勃勃的。我只不过是说——往后

不必再谈什么大腿之类的话。这有伤风化。这拨人的思想，没有一个很开放的。”

这时她不再说话。她一想到那一伙人时刻盯住她，说不定还会品评她，讥笑她，心里就不是滋味。

“你别再为此难过了！”肯尼科特向她恳求说。

她还是默默无语。

“我的老天爷哪，我这是为什么了，我怎么会说起这些话来呢。我的原意只不过是说——可是，他们对你印象都很好，简直快要发疯啦。萨姆跟我说过，‘你的这位小娘子，是咱们镇上从没有见过的最标致的女人，’——当时他一点儿都不假。至于道森太太——我实在不太清楚她究竟喜欢不喜欢你，她是个嘴马非常严的老狐狸，然而她居然也说，‘你的新媳妇既聪明、又机灵，我说，听她说话，我的味口会变得更好。’”

卡萝尔本来乐意听到别的恭维，而且还喜欢孤芳自赏，可是现在她心里悔恨交加，难过到了极点，听了这番恭维话反而觉得不是滋味。

“你心里千万别再有什么不悦吧！得了吧，你还是开开心吧！”他喃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那焦急不安的肩膀和搂抱着她的胳臂，仿佛也在不停地安慰她，这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自己家黑洞洞的门廊里了。

“要是他们把我当作举止轻佻的人，那么，威尔，你会怎么想？”

“我嘛？那还用说吗？全世界都认为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我也不在乎。反正我需要你——哦，你是——我的灵魂！”

这时，肯尼科特给她一种非常庞大的感觉，巨岩一般坚实安稳。在黑暗中她摸到了他的袖子，紧紧地攥住它，大声嚷道“我很高兴！你需要我，那真是太好了！假如我的举止有什么不妥，

你一定要多包涵。我心中除了你之外什么都没有了。”

她被肯尼特举了起来，抱到了屋子里；她的两条胳臂搂住他的脖子，大街上的一切此刻都被忘掉了。

第五章

一

“让我们出去打一天的猎吧。我要带你到四处去走走欣赏乡下景色，”在吃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对她这样说。“我原本打算开汽车去的，只想让你看看，自从我给它装上一个新活塞以后，那辆车子跑起来像阵风一样快。但是这一回，我们可以试着坐马车，可以漫山遍野□□去。现在草原上或许已经没有什么沙鸡了。不过偶尔也许碰巧能遇上几只。”

他毫不犹豫地忙着拾掇狩猎用具，先把皮靴拿出来，抖露一番，再检查高腰靴统里有没有漏洞；随后就极有兴趣地清点猎枪子弹，又告诉她无烟火药的特性。接着，他把那支无扳机的新猎枪从深褐色厚皮套子里取出来，让她乜着眼看看双铳枪管里面有多么光亮耀眼，没有一丝生锈的痕迹。

卡萝尔对于打猎、露营衣装和钓鱼之类的活动，本来都不太熟悉，但是她在肯尼科特的兴趣之中却发现了一些富于独创性东西这让人感到愉快。她细细端详着那个一溜光滑的枪杆子，和它那雕花的硬橡皮枪托。对于那些子弹，还有它们的铜质雷管、光滑的绿色弹筒和填药塞上的模糊不清的字体，——在她手里掂摸起来很凉很重，感觉很好。

肯尼科特上身穿着一件贴身有好几个大口袋的褐色帆布猎装，下身是一条灯心绒条纹裤子，到了膝盖处就往外鼓了出来，脚上穿着皮鞋鞋面已被磨光，一顶稻草人毡帽戴在头上。他觉得这样的一身打扮，会使自己显得极富英气。他们橐橐橐地大步流星走到雇来的一辆轻便马车跟前，把猎具箱和午餐盒放在车背

后，就登上了马车，他们俩彼此扯着嗓子喊：“今天天气实在太好啦！”

肯尼科特向杰克逊·埃尔德借了一头英国塞特种长毛猎狗，那狗长着一身红白相见的长毛，自鸣得意地一个劲儿摇摆它的那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银白色的尾巴。马车的开动使得猎狗大声吠叫起来，冲着那几套马笼头活蹦乱跳，肯尼科特不得不也让它上了马车，它到了车上之后，先是用鼻子嗅了一遍卡萝尔的膝盖，接着把舌头伸出来，好象在嘲笑沿途农家的杂种狗。

那两套灰色马在硬梆梆的土道上奔跑，不断地发出一阵阵“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的动听的马蹄声。这时天色还早，清新的空气使人舒畅，耳畔隐约能听到轻微的风啸声，白花花的晨霜正在一簇簇秋麒麟草丛里闪闪发亮。当大地上的残茎枯株被朝霞覆盖上一块金黄色地毯的时候，他们已从大路上拐弯，通过一家农户的栅栏门，走到了田埂上，马车就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缓缓地颠簸行驶。到了连绵不断的草原的下坡处，乡间的羊肠小道也都消失不见了，这时天气非常暖和，四下里又十分寂静的。小虫儿正在干枯的麦梗丛里发出颤音，亮闪闪的小蝇子不时掠过马车上空，发出一阵阵似乎心满意足的嗡嗡声，也就随风飘去了。还有几只正在空中盘旋飞翔的乌鸦，不时发出哇、哇、哇叫声，似乎在相互酬答似的。

他们将狩猎狗放了出去。它兴奋得要命。在草原上一阵活蹦乱跳，便固定在一块地里来回奔跑，伸长鼻子贴着地面，东闻闻西嗅嗅，来回搜索着。

“这座农场属于彼得·拉斯塔德所有，他曾告诉我上星期他在他家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小群草原沙鸡。无论如何，或许我们总能逮到几只。”肯尼科特笑嘻嘻地说着，不禁咯咯大笑起来。

卡萝尔几乎不敢喘息，两眼盯着那头猎狗，每当它好象要站住的时候，她心里就禁不住通扑通乱跳。虽然她心里压根儿不愿杀害飞禽，可是她的确对肯尼科特的这个小天地十分感兴趣。

猎狗突然站住，还高高地举起了它的前爪。

“天哪！它嗅到了气味！咱们快过去！”肯尼科特尖声喊道。他一骨碌跳下车，缰绳被拴在马鞭插口上，蓦地把身体一转，把卡萝尔放到地上，随手抓走猎枪，嘎啦一声两发子弹上了膛，迈开大步走向那头纹丝不动地僵住的猎狗，卡萝尔紧跟在他后面。那只猎狗肚皮紧贴着地上的残茬，尾巴一个劲儿晃着，只顾往前头爬去。卡萝尔十分紧张。她以为成群成群的大鸟一下子就要飞起来了，所以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他们俩跟着猎狗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有时曲里拐弯，有时一溜小跑，翻过了两座小山岗后，又踏过一片野荆丛生的低洼地，末了再从一道带刺铁丝网栅栏爬了过去，路面凹凸不平，到处都是土坷垃，残茬枯茎上的不难扎着人，还有什么乱草、、刺蓟，以及苜蓿的残梗枯茎，也经常要绊脚的。平日里卡萝尔走惯了人行道，这会儿明显感到难以行走。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去。

她忽然听见肯尼科特放松下来，“看！”三只又滚圆而又胖乎乎的大灰鸟正从残枝上惊飞了起来，看上去非常象是硕大无比的野蜂。肯尼科特正乜着眼在瞄准，扳着枪机。她十分着急，他为何还不开枪啊？眼看着大灰鸟就要跑掉了！猛然间砰地一响，接着又是一响，两只大灰鸟在空中扑腾了几下，一下子掉在地上。

肯尼科特把那两只大灰鸟拿来给她看，她似乎并没有看到有流血的迹象。两堆羽毛摆在眼前，又柔又软，又没有任何伤痕，——死亡的影子无处可寻。她眼看着她的丈夫——那位征服者——把两只大灰鸟塞进贴身的大口袋里。随后，她举步维艰地

跟着他一起回到了马车上。

那天早晨，再也没有其他的草原沙鸡被他们发现。

正午时分，他们坐车到了一座农场，那是仅有一户人家的村子。卡萝尔破题儿头一遭访问。眼前是一座白色房子，前面没有门廊，但房子后面却有一道供人出入的矮门，显得相当肮脏，还有一座四周涂上白色的深红色谷仓，一座用上了釉的砖块砌丰的、贮藏青饲料的筒仓；一个旧时的马车棚，如今改作一辆“福特”车的停车房；一道牛棚；没有上过油漆，一排养鸡房；一个猪圈；一个玉米仓库；一个粮仓，此外还有一台大风车，顶上竖起一座镀锌铁塔。院子里到处都是黄土，连一草一木都没有，随地乱放着一些生了锈的犁头和一些早已弃置不用的播种机的轮子，猪圈里，满处是似乎熔岩一般的污泥，经过乱踩乱踏以后，已凝成硬块了。白色房子里，每扇门上都粘满污垢，风吹雨淋使得墙角和屋檐也都涂上了一层铁锈色。这时候，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孩子，正从厨房窗口往外打量着他们。但是在谷仓的那一边，可以望见一片鲜红的天竺葵；草原上轻轻吹着的微风，格外暖人心窝；风车架上，亮闪闪的金属叶片在旋转时发出一种快活的嗡嗡声；有一匹马在咴咴嘶鸣，一只雄鸡在引吭高歌，牛棚里飞进飞出几只小燕子。

这时候，有一个女人从屋子里急冲冲走了出来，她又瘦又小，长着满头淡黄色鬈发。她说话时鼻音非常重，并且说的是一种瑞典方言——不象英语那么单调，而象是在朗诵抒情诗，如怨如诉：

“彼得他告诉过我你马上就要笃〔到〕这儿来打猎了，医生。我的天哪，现在你真的来了，这就太好了。只〔这〕位就是新娘子吧？哦！——茶〔昨〕晚上沃〔我〕们还提起过她，沃〔我〕们希望什嘛〔么〕时候能与她见一面。啊，我的天哪！真是挪

〔那〕么漂亮的小姐呀！”拉斯塔德太太表示欢迎说，满脸都挂着笑容。“哦！哦！沃〔我〕希望你西〔喜〕欢这个地方！医生，你们就在我只〔这〕儿吃饭，怎么样？”

“哦，我们需要回家吃饭。不过，你要是能给我们喝一杯牛奶，就好了。”肯尼科特带着屈尊俯就的语调说。

“哦，当然啦！那还用苏〔说〕！你们在只〔这〕里灯〔等〕一会儿，沃〔我〕上纽〔牛〕奶房取去！”她急步赶到风车旁边一间红房子，那是一间非常小的房子，取回来一罐牛奶，卡萝尔就把牛奶倒进热水瓶里。

在坐车离开的路上，卡萝尔一直称赞地说，“她这个女主人，真是太和气了。而且看得出她十分喜欢你。你简直成了庄园主啦。”

“不敢，不敢！”肯尼科特说，“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常常找我商量事情。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庄稼人都是呱呱叫的人，他们过着蒸蒸日上的生活。赫尔加·拉斯塔德直至今日在美国也还住不惯，但是他那些住在这里的孩子，说不定将来会当上医生、律师、州长，做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

“我心里正在纳闷——”卡萝尔又不禁想到昨天晚上的那种厌世情绪，说，“我始终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些庄稼人说不定比我们更了不起？他们是那样单纯，那样刻苦耐劳。大城市就是靠着他们，要不然谁都活不下去。我们这些城里人都是寄生虫，可我们却自以为比他们优越。昨天晚上，我听见海多克先生在谈什么‘乡巴佬’。他根本不把庄稼人放在眼里，因为，论社会地位，他们还比不上卖针线钮扣的小商小贩。”

“寄生虫？我们？离开了大城市，那些庄稼人该怎么办呢？谁借给他们钱？谁——哦，当然罗，他们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提供的！”

“哦，你有没有发觉，有些庄稼人认为他们为大城市服务而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哦，当然罗，与其他阶级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庄稼人中间也有一些头脑发热的怪人。如假如依了这些乡巴佬的说法，你就会认为：去治理整个国家，和几乎所有一切的事情的应该是那些庄稼人。要是他们的主张得到了实现，恐怕皮靴上沾满了大粪的乡巴佬通通会被塞进美国国会里去了。再说，他们还会跑来通知我说，我已是领薪水的雇员，你没有权利擅自规定诊金！那样就叫你心满意足了，是不是？”

“不过，我认为那样做有什么不好，哦，那可怎么行呢？让那一拨人来指点我，哦，谢天谢地，我们不要再争辩下去了。所有这些问题如果在会上大家讨论，那其实也没什么，可是——这会儿我们正在打猎，别谈这些，好不好？”

“这些我可知道。但是，要想了解一切的愿望也许比周游世界的愿望更让人痛苦。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她深深地相信，自己已经想到了人世间可以想到的一切。而且在每次自我谴责之后，她总是又一次吞吞吐吐地说，“我只不过是想知道——”

他们在草原上一块沼泽地附近，吃着夹肉面包卷。探出水面的长长的草茎，长满了青苔的沼泽，红翅膀的乌鸦，以及看上去似乎是金黄色、绿色污斑的一层浮渣呈现在眼前。肯尼科特点燃了烟斗正在抽着，卡萝尔微微后倾着身子，靠着车座在歇息，默默地仰望蓝空。此刻她的心境早已变得淡泊宁静，好象随着悠悠浮云，魂飞九天。

然后驾马车，他们继续前进。响午时分，温煦的阳光，真是催人欲睡，但“得得得”的马蹄声不时地将他们惊醒。半路上，他们停了车，到小树林边沿四处寻觅鹧鸪的踪迹。那个树林子尽

管很小，却有一种非常明净、亮堂而又快活的气氛；那里有一个小湖，环湖四周都是白桦树和白杨树，树干一色碧绿，枝叶一闪一闪好象泛着银光。沙土铺满湖底，在这个浩瀚无边、燥热不堪的大草原上，唯独它令人有一种特别青翠欲滴，沁人心脾的感觉。

后来肯尼科特又打下一只肥胖的红色松鼠。薄暮时分，不知怎的他心情突然十分激动，开枪朝着一群野鸭子打去。那些野鸭子一惊之下，便从高空急速俯冲而下，掠过湖面，一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们在夕阳西下时才动身回家去。路上的麦秆堆得高高的，简直象小山头一般，一堆堆，望过去好象蜂窝似的小麦，忽闪忽闪地发出惊人的玫瑰色和金黄色的光芒。甚至连草皮带绿的残茬地里，也发出闪闪的光芒。当天边一大抹深红色的落日斜辉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收割过的田野里，呈现出一片绚烂多彩的秋日景色。抬头一望。马车前面黑魆魆的道路，已由淡紫色逐渐溶化成一片灰□□了。排成长列的牛群，正在进入农场的栅门。这时候草原上一片寂静，苍茫的暮霭已经笼罩着大地。

卡萝尔亲眼目睹了这气象万千的景色。在大街上她从未见过如此壮观。

二

在还没有雇用女仆以前肯尼科特夫妇，每天晚上六点钟都到格雷太太兼包伙食的公寓去吃午饭和晚饭。

伊莱莎·格雷太太，是贩卖粮草兼掌管教堂事务的格雷先生的遗孀，尖鼻子，喜欢傻笑，银灰色的头发紧巾在头皮上，似乎是一块脏透了的手绢包在她的脑袋上。可是人们从未料到她这个女人，一天到晚乐乐呵呵，她的那间餐室，以及铺在长长的松木

桌子上的那块薄台布，非常简陋，但不失素雅大方。

在座进餐的客人们，都是面无笑容的饕餮之徒，他们的那副吃相分外难看，简直就象在槽边吃草料的驴马一般狼吞虎咽。卡萝尔忽然注意到其中的一副有些面熟的尊容：雷蒙德·P·伍瑟斯庞先生戴着眼镜的苍白的长脸孔。他那从额前向后梳拢得又直又高的灰沙色头发，真是十分打眼儿。雷蒙德也叫“雷米埃”，是个单身汉，在担任时装商店皮鞋部经理的同时还兼管一部分推销工作。

“将来你迟早会很喜欢戈镇的，肯尼科特太太，”雷米埃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他的眼珠子正盯着主人，活脱脱就象数九腊月一只野狗的眼珠子，在等待主人准许入屋呢。他十分热情，把一盘甜杏子羹递给她。“此地有很多聪明而又有文化教养的人。威尔克斯太太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忠实读者，她非常，我本人尽管不是“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事实上我却参加了圣公会唱诗班。中学里的舍温小姐是一位非常惹人喜爱的、聪明伶俐的姑娘，昨天她还上我们店里来买东西，我拿出一双栗壳色高帮松紧鞋给她试穿呢，我说，这才真是让人快乐的事情。”

“把黄油递给我，卡丽，”肯尼科特插嘴道。她故意不理睬他，却始终激励雷米埃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业余戏剧之类演出活动？”

“哦，有的！本镇可有很多能干人呢。‘派西亚斯骑士团’去年曾经组织过黑人剧团的演出，那是一次十分精彩的演出。”

“你们有这么大的兴趣，真是太好啦。”

“哦，你真的对此感兴趣吗？许多人撺掇我想法再搞一些演出等等活动。我经常跟他们说，本镇有很多艺术天才。昨儿我还同哈里·海多克说：他最好不是念一些，象朗费罗诗歌作品之类的诗歌，或者索性参加管乐队——至于我自己嘛，那当然以吹短

号为最快乐的事。我们的那个管乐队队长德尔·斯纳弗林，是一位十分出色的音乐家，我常常说他不应该成天呆在理发店里，去做职业音乐家，我敢说，他可以到明尼阿波利斯、纽约，或者任何其他地方去吹单簧管，可是，我就是不能把哈里说服——我听说昨天你和丈夫一块儿打猎去了。嘿，这一带风景还不错，是不是？再说，你有没有拜访过什么客人呀？做买卖的生活，总不能象替人治病的医生那么痛快。做医生的，一看到病人那么信赖你，一定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哼！明明是我自个儿信赖他们呀。他们肯付诊金从不错了。”肯尼科特发牢骚说，然后又转过身来，对卡萝尔低声耳语，好象是在挖苦雷米埃：“瞧他那副婆婆妈妈的德行。”

可是雷米埃两眼死死地盯住她。她继续给他鼓气说，“那末，你很喜欢念诗？”

“是呀，非常喜欢，——不过说实话，我可没有读书的时间，店里的生意一天到晚都忙不过来，——但是即使是这样，去年冬天，在‘派西亚斯姐妹会’主办的一次联谊会上，就有一次精彩的诗歌作品朗诵。”

卡萝尔耳畔忽然听到餐桌另一头的那位旅行推销员咕哝着在发牢骚，肯尼科特突然用胳膊肘捅了她一下，似乎也表示了同样的情绪。但卡萝尔似乎什么也没听见地继续问道：

“你爱看戏吗，伍瑟斯宠先生？”

他对她粲然一笑象三月里蓝幽幽的月亮，接着叹息了一下说，“不常看，但是我对电影很感兴趣。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电影迷。谈到读书嘛，麻烦的地方是在这里，那些书不让人放心，不象电影那样有聪明的审查员把关，所以来得保险呢。你走进图书馆去借一本书的时候，你对那本书的内容一点儿也不知道，你简直完全在浪费时间。我所爱看的书，是那种有益健康的、催人

奋进的故事书，有时候——哦，有一次我开始读一部一个名叫巴尔扎克的家伙写的小说，至于这位作家，从前我也是听人说起过的。这部小说描写一个女人不跟她丈夫住在一起，依我看，这样的女人没有资格做他的妻子。可是这部小说却把所有细节讲得详尽极了，简直令人恶心！再说那个英译本，差劲的文字十分让人失望。经我向图书馆提出意见以后，他们就把那本书从架子上抽掉了。我这么做决不是表明我的心胸狭窄，但我首先必须声明；象这样长篇累牍、生拉硬扯地讲伤风败俗的事情，我认为那无任何意义！既然生活本身到处充满了诱惑，描写一些非常纯洁的、使人向上的东西，那才是文学作品的惟一任务。”

“那末巴尔扎克那部小说叫什么名？我上哪儿能找到呢？”那个旅行推销员笑着傻乎乎地问。

雷米埃没有理睬他。“但是电影就好多了，大部分镜头都十分干净，而且极富幽默，——哦，幽默感嘛，——那是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最最重要的气质？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说实话，我可没有那么多的幽默感。”卡萝尔说。

雷米埃就用手指点着她眉毛鼻子说，“得了，得了，你用不着太客气啦。我相信我们大家眼睛都不会看错，你身上从头到脚是幽默感。退一步说，肯尼科特大夫也绝对不会这么深爱一个毫无幽默感的女人。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他很喜欢幽默的！”

“是呀，一点儿不错。我最喜欢说笑话。得了，卡丽，我们走吧，”肯尼科特嘟哝着说。

雷米埃又带着恳求的口气问，“那你对哪一种艺术最有兴趣，肯尼科特太太？”

“哦——”刚才正好听到那位旅行推销员自言自语地说什么“牙科医术”，卡萝尔便脱口而出，“建筑艺术。”

“建筑的确是一种很伟大的艺术。我常常说——从前，海多克和西蒙斯在修建他们那个时装商店大楼新的门面的时候，哈里的父亲，‘D.H.’特地跑来征求我的意见，他原本不打算对门面进行装修，我告诉他说，‘安装现代化的照明设备和预先留出大型商品陈列展览部位，固然都很好，但是也不能不注意到建筑艺术，’他满脸笑容地说我的话也许很有道理，于是他就叫他们在他们的门脸加上一道飞檐。”

“那是马口铁的哟！”那位旅行推销员插进来说。

雷米埃马上活象一只好斗的老鼠似的把牙齿露出来。“嘿，是马口铁的又怎么样呢？那可怨不得我啦。我明明告诉哈里老先生要用磨光了的花岗石的。闭上你的臭嘴！”

“我们走吧，卡萝尔，我们快走吧！”肯尼科特催着她。

雷米埃在门厅里为他们守候，偷偷地告诉卡萝尔对那个旅行推销员的鲁莽无礼态度不要放在心上——他这个窝囊废，只会跑江湖。

肯尼科特咯咯地笑着说，得了，小娘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是喜欢象雷米埃那样懂得艺术的人，而不喜欢象萨姆·克拉克和我这些笨蛋，是这样的吗。?”

“我的老天哪！”快些让我们回到家，打打纸牌，笑笑闹闹，糊里糊涂，然后倒头就睡在床上，连梦也不做，一觉睡到大天亮。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的女公民，那样也很有意思呢！”

三

《戈镇无畏周报》刊出了下面的两则消息；

本镇各届名流于星期二晚，在萨姆·克拉克夫妇豪华气派的新居聚会，欢迎名医威尔·肯尼科特大夫的秀丽的新娘，这几乎

是本季度戈镇最佳新闻之一。这位新娘系圣保罗名媛出身，原名卡萝尔·米尔福特小姐，所有与会者均为她的魅力而倾倒。会上照例举行各种文娱表演，宾主之间开怀畅谈，气氛非常热闹。最后并有精美茶点招待，宾主们玩得很尽兴。另悉此次莅会者中，尚有肯尼科特夫人、埃尔德夫人等——

威尔·肯尼科特医生，向来是本镇最负盛名、医术精湛的主治内外科的医生的，本周偕其新婚夫人自科罗拉多州蜜月旅行归来，本镇各界人士均感惊奇与高兴。现在获悉新娘原名卡萝尔·米尔福特小姐，按米尔福特氏系圣保罗有名的姓氏，在明尼阿波利斯和曼卡托亦甚有威望。肯尼科特太太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不仅有惊人之美貌，而且曾就读于东部某校，成绩优异。卡萝尔小姐毕业后曾在圣保罗公共图书馆担任重要职务历时一年，肯尼科特医生即在该城和她相识，现在戈镇竭诚欢迎并预祝她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戈镇生活快乐幸福，拥有美好的前程。目前肯尼科特夫妇暂住波普拉大街旧居，这所房子曾经是大夫的母亲在管理，现在彼母已返回拉克一基一迈特老家，因此许多朋友为此感到惋惜，异常怀念，到盼彼母不久能回到这儿，再与大家聚首叙旧。

四

卡萝尔早就知道，要将她自己苦苦思索过的那些“改革”变为现实，少不了要有一个起点。婚后头三四个月里，她心里似乎有些乱糟糟的，无法平静下来，当然，这并不是说她不知道自己应该有一份事业，而是因为她完全为甜蜜的小家庭的生活所陶醉。

她破题儿头一遭当上了主妇，心里很是满意，家中样样东西，没有她不喜爱的，——从椅子背吱嘎作响的缎面安乐椅起，一直到热水锅炉的铜龙头，因为时常要擦得晶光瓦亮，久而久

之，卡萝尔竟也喜欢上它。

她找到一个女佣人，——那就是来自斯堪的亚·克罗辛的脸经常挂着笑容的胖姑娘比阿·索伦森。比阿既想当好佣人，又想跟主人交知心朋友，因此总是闹出一些笑话。她们主仆二人在一起哈哈大笑，有时因为炉子通风不灵，有时却是因为鱼儿一下子从手里滑到了平锅里，不过都是类似的事。

卡萝尔如今很象一个小女孩子，扮成一个身上穿着拖地长裙的老奶奶的样子，上街买东西时总是昂首阔步，一路上不断高声跟别的女人们打招呼。即使是不认得的人，她们每个人都向她点头哈腰，这么一来她自然觉得她们确实需要她。而她们对她也算是“不见外”了。在圣保罗各大商店里，她只不过是一名尽找店员麻烦的普通顾客，在戈镇就截然不同了——她是肯尼科特医生的太太。她的喜欢吃柚子，以至于她有着诱人的风度，不仅大家都知道，而且还常常挂在嘴边，时常当作谈助……虽然对这些事情，他们从来也不强迫自己。

逛商店买东西，耳畔听到人家很有兴致地在闲聊天，实在也很让人轻松。有两三次，就在欢迎她的社交场合上，她觉得那些商人说话时瓮声瓮气的样子简直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可这会儿，她却一反常态，只要真的有可以谈的话题——柠檬呀、透明薄纱呀，或者地板蜡之类——的时候，她视那些商人为推心置腹的挚友。不久前她跟那个喜欢插科打诨的杂货店老板戴夫·戴尔煞有介事地吵过一架，几乎弄得人们真假难分呢。她故意说他在卖杂志和糖果点心时诳了她，多赚了几文钱，戴夫·戴尔则死不承认，说她是圣保罗派来的密探。他一直躲在柜台后不露面，等到她气得直跺脚的时候，这才走出来，满面哭相地说，“说句老实话，今天我可没有做过什么缺德的事儿——天晓得，我从来都没坑过人呀。”

对大街的最初印象如今她早已忘却，而且对大街上不堪入目的种种丑态，她也不再失望。在她第二次上街买过东西以后，原先的一切仿佛都变了样。既然她从来没有跨过明尼玛喜旅馆大门，她也就装作从来没有见到过它。克拉克的五金商店，戴尔的杂货店，奥利·詹森和弗雷德里克·卢德尔梅耶，以及豪兰暨古尔德等人的食品杂货店，如此那些肉铺子，那家专售针线钮扣、缎带的小杂货铺等等，这些店铺在她的眼里似乎一下子都扩大了，居然使所有其他房子比起来显得矮小。她一走进卢德尔梅耶先生的店铺，那位掌柜就热情地说"早上好，肯尼科特太太。哦，今天是个很好的天气，"这时候，她并没有注意到售货架上粘满尘埃，对女店员如何笨拙也不放在心里；甚至连她头一次逛大街时碰上这位掌柜，两人无话可说的尴尬场面，她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卡萝尔要买的各种食品只买到不足一半。尽管这样，她对上街买东西反而更感兴趣了。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在达尔·奥利森肉铺买到牛犊腰子的时候，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她的高兴。她喜形于色，叽哩咕噜地讲了一大堆话，对那个身强力壮、精明透顶的肉铺子老板达尔先生用尽赞美之词。

如今她十分欣赏恬静闲适的乡镇生活。她喜欢那些老人、农夫和退伍军人们，他们有时就蹲在人行道边石上一起闲聊，象印第安人歇息时一样漫不经心地把唾沫星子吐到大街上去。

她还在儿童身上发现了美。

从前她总觉得做爸爸妈妈的说喜欢自己的儿女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她在图书馆工作时，却发现儿童也是有个性的国家的公民，是具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富有幽默感的。那时候，她在孩子们身上几乎不愿意花什么时间，可是现在人们惊奇地看到她一本正经地问贝西·克拉克她的那个洋娃娃关节炎如何了，并且跟奥

斯卡·马丁森一样认为诱捕麝香鼠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有时她心中偶尔闪一个念头："要是我自己也有个小孩该有多好。我确实很想有一个。啊，是个小不点儿的——不！不！现在还不行！许多事情还等着我去做。我活儿干得太累了，到现在还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会儿呢。"

这时她闲坐在家里，村子里的喧闹声不时传到她耳里——这种喧闹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不管是在丛林里还是在大草原上；那些声音虽然平淡无奇，然而却充满了魅力——农家看门狗汪汪的吠声；一群小鸡饱餐一顿后发出咯咯的叫声；孩子们的打闹声；一个男人在使劲地拍打地毯声；白杨树之间的瑟瑟风声；一只晚蝉吱吱吱的鸣声；人行道上匆匆行走的脚步声；厨房里比阿和食品店送货员之间的说话声；丁丁当当的铁砧声——此外还有隐约可闻的从远处传来的钢琴声。

每星期，她要跟肯尼科特一起坐车下乡去至少两次，有时在湖上打野鸭子，那时落日正照映在湖面上有时去探望病人，病人都尊重她，把她看成本地乡绅的夫人一般，并且还为她给他们送去了玩具和杂志深表感谢。晚上，她经常跟丈夫一起去看电影，总是热情地向其他的一对对夫妇握手寒暄；如果天气还可以，他们就闲坐在门廊时，同乘汽车路过门口的老乡们，或者正在收拾落叶的隔壁邻居高声说话。空中尘雾在夕阳西照之下变成一片金黄色；街上飘溢着正在燃烧中的树叶的清香味儿。

五

可是她好象有种感觉，她此时此刻急切需要一个知心朋友，以吐心中的情愫。

有一天下午，卡萝尔无所事事，正在很不耐烦地做针线活儿，盼望着有人打电话来。这时，女仆比阿进来通报说，维达·

舍温小姐来访。

维达·舍温小姐睁着两只忽闪忽闪的，很有精神的碧蓝眼睛，但经过仔细端详，你就会发觉她的脸上已有一些细的皱纹，不象当年那样光彩照人，可是，面色并不见得发黄。你会看到她的胸脯并不丰满，手指因为一年到头拿针，拿粉笔，拿钢笔，变粗了；她的宽大外套和素淡的裙子，用的是一点都不讲究的普通料子；帽子差不多戴到后脑勺，使她干巴巴的前额没有遮挡地露了出来。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定神仔细打量她一会儿。得了吧，你不用如此操心了！她那闪电一般的快动作，简直叫人看不清她的真面目。她好象一只金花鼠那样鲜蹦活跳的，仿佛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她的手指头有如来回拍动着的鸟儿翅膀；她向人们表示同情的话儿，象一股股涌出的泉水；她急于要挨近听她说话的人，就常常坐到椅子边沿上，真是恨不得把她的热情和乐观想法一古脑儿全倾倒给别人。

她一冲进屋里，就打开话匣子，“我们做老师的一直还没有来看望你，并不表示我们怠慢你。事实上，我们觉得在你还没有安顿下来以前，最好不要对你有所打扰。我就是维达·舍温，现在中学里教法文、英文和其他几门功课。”

“我一直渴望着能认识几位老师。你晓得，我过去管过图书馆——”

“哦，你就不必告诉我啦。关于你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了！这个村子里的人净是对扯闲谈感兴趣，什么东家长呀，西家短呀，我知道的事情可多着呢。我们这里简直太需要你啦。我们这里是一个可爱的忠于桑梓的市镇。忠于桑梓，难道不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东西吗？可惜，这块未经雕琢的钻石需要你来把它雕琢磨光，我们可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她说话非常快，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来，用微笑结束她的恭维话。

“要是我能够帮助你——要是我贴耳低声对你说，我认为戈镇稍微不是很好看，那我是不是就算犯了一种不可饶赦的罪过呢？”

“那还用说吗？它就是丑嘛。真是丑死了！不过你刚才这些话，在戈镇也许就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也许还可以跟盖伊·波洛克律师说吧，你见过他吗？哦，你一定要见见他！他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人，有知识，有修养，人又非常随和。可是，说到戈镇丑这一点，我倒是并不放在心上。我想，将来会改变的。正是戈镇居民的这种精神使我看到了希望。这种精神是健全的、有益的，可是又是胆怯的，需要象你这样生龙活虎的人物来大喊一声，那么它就能够苏醒过来了。今后我就会硬逼着你去干呀！”

“好极了。那末要我干什么？我本来心里总是疑惑不解，我们能不能请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到这里来做一次演讲。”

“是呀，不过我认为还是先不妨利用现有的机构，你看好不好？也许对于这样的做法你会觉得太缓慢，但我心里一直在琢磨——我们要是能请你到主日学校去教书，那就太好了。”

卡萝尔马上表现得非常为难，好象自己是在很亲热地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点头一样。“哦，是的，不过我恐怕不能胜任这种工作。我的宗教观念是很模糊的，”

“这我也知道。我的宗教观念与你也没有什么不同。我对说教那一套压根儿不感兴趣。不过，我坚信：上帝是天父，人们都是兄弟，而耶稣则是领袖。你也应该是这样认为的。”

卡萝尔这时脸上露出让人尊敬的神色，这才想到要用茶点来招待客人。

“在主日学校你只要教这些就够了。发挥个人的作用才是关键的。再说，我们这儿还有图书馆董事会。你在这一方面，真可以说是行家。当然，我们的妇女还有一个读书会——‘撒纳托普

西斯读书会’。”

“她们在那里有什么问题可研究呢？还是仅仅宣读从百科全书里胡乱拼凑起来的论文报告？”

舍温小姐耸了一下肩膀。“也许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她们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你在那里要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观点和看法，我想她们一定会很感兴趣。《妇女读书会》的确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比方说，那么多的树木都是她们督促戈镇居民栽上的，并且还开办了一个农妇休息室。此外，她们对于培养高雅风尚和文化教养也很有兴趣。所以可以说，象这样的团体确是没有第二家了。”

卡萝尔听了不免感到失望，——那是什么原因呢，显然她还是莫名其妙。她只好很客气地说，“我需要认真考虑考虑。我得先到各处看一看再说。”

舍温小姐迅速冲到她面前，抚摸她的头发，两眼凝睇着她。“哦，亲爱的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新婚燕尔的日子，当然是甜蜜蜜的——我也是把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孩子，需要在你的照料下才能过活，瞧他们小脸蛋上向你露出一丝丝多么可爱的笑容呀。此外，还有厨房里炉灶和——”这时舍温小姐侧转身去，背着卡萝尔，心情很明显十分激动，她用手直拍着她的椅子软垫，还是象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或许有一天你能帮助我们时，你可一定要帮助我们呀……我想你大概会认为我很守旧吧。是的，我很守旧！因为太多的东西离不开我们的保护，美国人的理想都是无价之宝。还有坚毅不屈的素质、民主制度和进取精神，都得要保住。在棕榈滩也许用不着如此。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戈镇是不讲社会阶级那一套的。我自个儿身上没有别的优点只是，对我们本国、本州和本镇美国人的才智、气魄始终具有坚定的信心。我

的这种信心是十分强烈的，有时还能够对那些傲慢的‘小康之家’稍微施加一些影响。我一个劲儿激励他们，要他们相信理想，——是呀，也要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可是我毕竟习惯了教书，难免墨守成规。象你这样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给我击一猛掌是很有必要的。告诉我，最近你读的书名叫什么？”

“我在重读《西伦·威尔受谴责》，你知道这本书吗？”

“哦，我知道。那是一本写得相当巧妙的，却十分难读的书。那个人只想破坏，不要建设。好一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哦，可能我有些感情冲动。可是，这些所谓高级艺术品并不能鼓励我们这些靠挣钱过活的人好好干活，我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哪里。”

随后她们对世界上永恒的论题，即“艺术是不是永远美的？”辩论了十五分钟。卡萝尔振振有词，强调观察事物要忠实。舍温小姐则将观点集中于艺术既要表现得十分生动，但在揭示事物的阴暗面时也应该很是留意。最后，卡萝尔大声嚷道：

“尽管我们意见很不一致，可我认为那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人撇开庄稼收成不谈，而是跟我谈谈别的事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让我们触动一下戈镇历来形成的生活习俗：赶明儿我们改吃午茶，不喝咖啡，如何？”

比阿高兴地帮着她的女主人把那张奶奶传下来的折叠式的缝纫用的作台搬出来，又黄又黑的台面上布满了裁缝师傅裁衣时描画式样所留下的虚线。她们先在上面铺一块刺绣台布，然后摆上了卡萝尔那套从圣保罗带来的淡紫色的日本细瓷茶具。舍温小姐把自己最近的计划告诉了她——组织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电影专场到乡下去放映，所需的电力由“福特”卡车引擎带动的一台轻便发电机供应。比阿叫来了两次，将热水瓶灌满了水，并去烘烤淡褐色土司面包。

五点钟肯尼科特回到了家里，他努力表现得十分有礼貌和修

养。好象只有这样，他才有资格做一位有喝午茶习惯的太太的丈夫。卡萝尔提议留舍温小姐吃晚饭，并且还要肯尼科特把盖伊·波洛克也请来他是一个颇有诗瘾的单身汉，也是个受人赞夸的律师。

果然，波洛克应招而至。不错，不久前他正患流行性感冒，因此没法赶去参加萨姆·克拉克家里的欢迎会。

卡萝尔为自己一时心血来潮感情冲动感到后悔。那里的人自以为是的政客，对新娘子开起玩笑来可不饶人呢。可是波洛克一进门，她就发现他这个人个性可以说与别人非常不一样。波洛克约莫三十八岁左右，身材颀长，喜静不爱动，而且还毕恭毕敬。他说起话来音量不高。“承蒙你们盛情邀请，鄙人表示非常感谢，”他说，他既没有开什么玩笑，也没有问她同意不同意“戈镇是本州最生气蓬勃的市镇。”

她心里在猜想，他那种始终如一的灰色里也许还包含着成千种淡紫的、蓝的和银白的深浅不同的色彩。

在吃晚饭时他暗示说他喜欢托马斯·布朗爵士、梭罗、艾格尼丝·雷普利尔、亚瑟·西蒙斯、克劳德·沃什伯恩和查理·弗兰德劳等人的作品。尽管他对自己并不是十分有把握，还是列出了他所崇拜的作者，不过看到读书迷卡萝尔听得非常有兴趣，舍温小姐又对他啧啧称赞，他说话的劲儿也就更足了。至于肯尼科特呢，对能够使他太太开心的人，一概都是迁就奉承的。

卡萝尔心里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真不知道为什么象盖伊·波洛克这样的人，一年到头老是办理那些日常的诉讼案件，却丝毫不感到厌烦，他长往戈镇的原因是什么。她在这儿没有熟人，也就没法详细打听。至于波洛克为什么继续留在戈镇，大概其中必有道理，只是肯尼科特和维达·舍温都不知道而已。她几乎被这种莫测深奥的神秘气氛所包围。她觉得很十分得意，自以为懂

得一点儿文学，现在已经到了以文会友的阶段。过不了多久，她就可以向戈镇提供各种扇形气窗和介绍有关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家高尔斯华绥的情况了。她哪能袖手旁观呢！她一面把刚做好的甜食——椰子和桔子片端上去，一面大声对波洛克说，“你是否认为我们应该搞一个戏剧社？”

第六章

一

十一月的头一场大雪好像漫不经心似地飘落在刚犁过的地里，光秃秃的大块泥土被蒙上了一层白色，戈镇家家户户取暖离不了火炉，因此每家每户都纷纷举火点起炉子来了。此时，卡萝尔开始把家里布置得很合自己的心意。她把客厅里的家具——那张装着黄铜球形捏手的金黄色橡木桌子，那些显得非常破烂的缎面椅子，还有“这位医生”的照片——全部撤掉了。她还特地去了一趟明尼阿波利斯，差不多跑遍了各大百货商店和第十条街上专售精美陶器的各个小铺子。她几乎不愿意所买到的那些心爱的东西用车子运回去，她恨不得自己用双手捧着拿回去。

她请来木匠拆掉前厅和后厅之间的隔墙于是大厅成了一个很长的房间，又用了大量黄的和深蓝的颜色装饰得得非常耀眼。一条日本女人和服上的宽腰带是用深蓝色薄绢做底，看上去十分挺括，还用金丝绣成许多精美图案被她用来当做镶板，悬挂在淡黄色墙壁上。一些镶着金色饰带的蓝丝绒枕头摆在一张长沙发上。至于那些椅子，在戈镇这个地方来说，好象显得太轻佻，不够庄重了。肯尼科特家里原有一架奉若神明的留声机，这次卡萝尔干脆把它藏到吃饭间去，一只小方柜被摆在原处，上面摆上一只蓝色广口瓶黄蜡烛被摆在瓶的两边。

肯尼科特认为用不着砌壁炉。“反正两三年内，我们就盖新房子啦。”

她只把房间装饰一新。从肯尼科特的话里听得出来，别的房间最好等他“赢个满贯”再说那时也不迟。

于是，这座四四方方的褐色屋子也就增添了许多新意。虽在隆冬时节，这里却是春意盎然！每当她从街上买东西回来，它好象是在迎接她似的；不久前那种刺鼻的霉味，现在早已烟消云散。

肯尼科特最终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老实说，我本来真担心新买的这些玩意儿不会怎么舒服的，可现在我实话实说，这个长沙发——我不知道该怎么叫它——实实在在的，比从前咱们家的那只凹凸不平的旧沙发要舒服得多了。总而言之，现在我举目所见的，——哦，依我看，钱总算用到了该用的地方！”

镇上的人都把兴趣放在他们重新布置后的房间上，那些木匠和油漆匠实际上并没有来帮过忙，现在穿过草坪时也要往窗户里张望一番，连声称赞道，“好啊！真是美极了！”药房里的戴夫·戴尔，时装商店的哈里·海多克和雷米埃·伍瑟斯庞差不多每天逢人就要打听一下，“喂，布置得如何？听说他们家里的摆设的确是呱呱叫，第一流的。”

甚至博加特太太也对肯尼科特的家里陈设关心起来。

博加特太太的家与卡萝尔家可以说是隔街相望。她是个寡妇，有名的浸礼会教友，最善于劝说他人乐善好施。她煞费苦心地好歹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并且把他们培养成为体面的基督徒。一个儿子在奥马哈酒吧间当侍者，另一个儿子当上希腊文教授，现年十四岁的小儿子叫赛勒斯·N·博加特，还在家里待着，是镇上一拨最最脸皮厚的恶少中的一个。

在乐善好施的人中间博加特太太，是个挺和气的人。她性格温柔，身躯肥胖，看上去一直愁容满面，常常唉声叹气，而且难以理喻，固执已见，不过她虽然多愁善感，至今胸中仍怀着无限希望。通常在每一个大型养鸡场，都可以看到一些样子就跟博加特太太一模一样的怒咻咻气虎虎的老母鸡。但到了星期日中午，

人们把那些老母鸡变成油炸肉丸子鸡丁并且摆上餐桌，显得那么肥嫩诱人，也还是十分像她这位胖太太。

博加特太太老是从屋子边上的那个小窗小里观察她家里的一举一动，这没有逃过卡萝尔的眼睛。肯尼科特夫妇和博加特太太并不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这就是说在戈镇他们隔着一道鸿沟深不可逾，正如在纽约第五条街和伦敦梅费尔的情形一样，大家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不知是什么驱使这位好寡妇首先登门拜访来了。

她喘着粗气，一走进来，就叹气一番，把一只胖乎乎的手伸给卡萝尔，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当卡萝尔跷起两腿坐着，让小腿肚露在外面的时候，她先是扫了一眼，表情十分严峻，又叹了一口气，仔细地观看那几把新的蓝包椅子，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又叹了一口气，终于露出了微笑，开口说道：

“本来我老早就有拜访你的想法，亲爱的，你也知道反正我们都是邻居嘛。但是我又觉得或许你安顿好后会过来看看我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说你买的那张大椅子，要花多少钱呢？”

“七十七块！”

“七——我的天哪！哦，依我看，谁愿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当然那也不错的，——可是，有时候我也想——当然罗，就象不久前我们的牧师在浸礼会礼拜堂所说的一样，——但是，在这儿提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到现在她，我还没有看见过你上那里去做礼拜，当然罗，你的丈夫从小就是浸礼会教友，我希望他会继续呆在这个教会。当然罗，每个人都明白，世界上任何东西——无论是智慧还是财富或者其他东西——都不能跟我们对上帝的那种谦逊态度和内心的虔诚相提并论。至于他们对长老会有什么意见，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当然罗，哪一个教会的基督精神都没有象浸礼会那样历史悠久，始终如一。我说——你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教会的教友，肯尼科特太太？”

“嗯，我小时候是在曼卡托公理会教堂里做礼拜的，可我上的是普救会的那所大学。”

“哦，——但是，当然罗，新媳妇应当随丈夫，我想大概是《圣经》里说的，至少我是在教堂里听到过，而且没有人否认，——那就是，她的丈夫信什么，同样她也应该信什么，所以说，我们都希望你能去浸礼会礼拜堂，而且，恰好我所说的，当然罗，这也是齐特雷尔牧师的意见，认为目前缺乏思想信仰是我国最大的不幸，几乎没有几个到教堂去做礼拜。一到礼拜天，大家都开汽车出去玩，或者天晓得去干什么事情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至今仍然认为，浪掷金钱是一大祸根。大家都觉得自个儿家里必备浴缸和电话，——哦，我听说你在廉价转让旧家具，是不是？”

“是的！”

“哦，——当然罗，你有你的想法，这很好，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点儿感觉，不久前这个家由威尔的老娘掌管的时候，——她动不动就跑来看我，真的，她常来看我！——我看，她并不觉得那些旧家具有什么不好呀。——得了，得了，这会儿我后悔有些话不该多说，但是只不过是想提醒你，赶明儿你也一定会发觉，很多象海多克夫妇、戴尔夫妇那样一味只知道追求快乐的年轻人通通是不可靠的，——唉，久恩尼塔·海多克一年内要花去多少钱，只有天才知道到了那时候，你才会知道看起来傻兮兮的博加特大婶所说的话原来是很对的，哦，真是天知道哪——”她自命不凡地又叹了一口气。“我希望你和你丈夫两口子能和睦相处，不生病，不吵嘴，不浪吃浪用，不犯其他毛病，有些毛病是眼前那么多小夫妻常犯的，够了，够了，现在我可得回家了，亲爱的。今天有机会跟你见见面，真太高兴了，——赶明儿你有时

间，不妨请过来坐坐。我说，威尔身体很好吗？依我看，近来不知为什么他不是非常精神。”

直到二十分钟以后，博加特太太方才慢吞吞地地从前门踱了出去。卡萝尔赶快奔回客厅，把所有的窗子都给打开。“瞧那个长舌妇都说了些什么。”她说。

二

卡萝尔虽然铺张浪费，可她至少从不企图为自己辩白，不会逢人就说，“我花钱的确大手大脚，可我自己好象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

要交给她月钱，这是肯尼科特想都没想过的事，——月钱嘛，从前连他母亲也还没有呢！卡萝尔在婚前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时候，曾经跟她在图书馆的同事们说过，将来她结婚之后，自己一定要有一笔月钱，钱财进出清清楚楚，一点儿不含糊，完全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但是，肯尼科特这个人尽管性格随和，脾气却很执拗，若要向他说明她不仅是他的一个会玩儿的良伴，也是管家的一把手，那实在要花费很大的工夫。她买了一本帐簿专记家用开支，把她的量入为出的预算扣得很精确，可以说，可能跟人们在无预算计划时常常做到量入为出那样没有任何差错。

蜜月里，她那好意思直接跟他说：“亲爱的，家里边已经没有钱了。”又怕丈夫回答说，“瞧你这个浪吃浪用的小兔子。”在蜜月里，这样的笑话她自然不肯闹。但是，她对眼前那本家用流水帐却看得很清楚，自己手头该有如何拮据。她到底是个有自尊心的人。有时她感到十分生气，她每次向他求情要钱，不都用来给他买吃的东西了吗？有一次，他开玩笑，说过他怎么也不会让她到贫民院去的，这是一句，曾一度被视为了不起的幽默的话，过后肯尼科特差不多天天都叨念他的这一句妙语。卡萝尔不批评

他也不行了。她要是在吃早餐时忘了跟他要钱，就得赶紧上街去追他，真是烦死人。

可是她又想，无论如何怎样都不能伤他的心。他很乐意当宽宏大量的一家之主呢。

她打算在各家商铺有个记帐的户头，把账单汇总送给他，免得她总是向他伸手要钱。她发现阿克塞尔·埃格的小铺子里，主食、面粉、糖类等等价钱十分公道的。有一次，她和颜悦色地跟阿克塞尔说：

“我想，我要是能在贵店开一个户头就好了，记记账呢。”

“我这里都是现钱交易，概不记账，”阿克塞尔瓮声瓮气地回答说。

她冒火了，“你知道我是谁吧”

“哦，当然知道。医生不会赊账不还。可是我有我的店规，我总不能破吧，何况我已把价码压低了，只做现钱交易。”

她瞪着两眼直瞅着他那张脸孔，那是一张像铁板一样胀得通红的脸，她真恨不得赏他一个巴掌，可是她的理智终于同意了他的意见。“你说得很对。你不应该为了我而破把你的店规破了。”

可她的怒气未消，这一切都由她丈夫引起。她急着要买十磅糖，但手头却是空空的。她登登登地上了楼，到肯尼科特诊所去找他。谁知门上挂着一块牌子，登着头痛药广告，还有留言：“医生出诊，一时回所”。时间自然没有填上，她气得直跺脚，转身冲下楼去，径奔戴夫的药房——那里可以说是医生的俱乐部。

她一踏进药房，就听见戴尔太太还在苦苦央求她的丈夫，“戴夫，你得给我一些钱嘛。”

卡萝尔在那里看见她的丈夫，还有两个男人，他们正在欣赏戴夫·戴尔两口子之间的对话。

戴夫·戴尔气势汹汹地说：“你要多少？一块钱够不够？”

“不够！娃娃们需要一些内衣啊。”

哎哟哟，我的老天啊，他们的内衣已经够多的了，把壁橱都给塞得满满的，弄得我上次找猎靴都找不到呀。”

“这个我可不管。娃娃们身上内衣没有一件好的。少说你得给我十块钱——”

卡萝尔发现戴尔太太当众出丑已是常事。她又发现那些爷儿们——尤其是戴夫——都把这当做最佳笑料来寻开心。她在外面等着——她已预料到了下一步——果然，戴夫大声吼道，“去年我给你的那十块钱哪儿去了？”随后他转过脸来看看其他的爷儿们反应如何。果然，他们咯咯大笑了。

卡萝尔走到肯尼科特面前非常冷静，好象下命令似地说：“你跟我一起上楼去。”

“哦，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是呀，出了事！”

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她后面上了楼，走进了他那个空荡荡的诊所。他还没开口，她已抢先说开了：

“昨天我在一家小酒店门口，听见一个德国农妇向她丈夫要两毛五分钱，只是为了给孩子买一件玩具，她男人就是不给。刚才我又听到戴尔太太同样的丑闻。而我呢，我的处境和她们几乎差不多！我每天都得要你给钱！刚才有人关照我，说买糖一律要付现钱，付不出，我就买不到呀！”

“这话是谁说的？嘿，我一定把他宰了——”

“得了吧。这不能怪她，本来是你的错，也是我的错。我现在求爷爷告奶奶从你这儿要的钱还不是拿去给你买吃的。今后你可要记住才行。下一回，我是不会求你的。我宁可饿着肚子。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可不能老是当奴隶——”

她的怒而反抗、她的戏剧化的哭啼。所达到的高潮，至此已

经低落下去。她在他胸前紧偎，抽抽噎噎地说着："你怎么可以叫我大出洋相呀？"而他也非常难过地回答她，"真该死，我本来是要给你一些钱的，可我就是给忘了。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请老天爷作证！"

他硬是塞给她收下五十块钱，从那以后从未忘记按时把钱交给她……

每天她都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得要记上一笔流水帐，——做到一清二楚。要有制度。我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可她每天偏偏都不照办。

三

博加特太太对新家具半痴半笑恶狠狠地一番品评，倒是真的促使卡萝尔在过日子上精打细算。她关照比阿说，以后剩饭剩菜都不能随意处理。她又把有关烹饪的书籍读了一遍，象小孩子读图画书一样，对一头菜牛的解剖图进行仔细研究，图上的那头牛还在神气活现在吃草，虽然它的整个身躯已被划成一块块了。

但是，她在准备婚后庆贺迁入新房的头一次请客时候，却是兴高采烈、故意要破费一些钱的。她把要采购的东西，写了一个清单，写满了桌子上所有的信封和洗衣单。她写信向明尼阿波利斯好几家"特级鲜果商店"预订好东西。她还自己动手画了图样，自己动手缝制各种衣物。有一次，肯尼科特开玩笑说，"这会儿家里真是弄得乱七八糟了，"这使得她很生气。她认为这次请客就是为了打击一下戈镇极端缺乏娱乐生活。"我至少也得也要让他们变得活泼起来，往后再也不要把访友拜客弄成一本正经像全体委员开会一样。"

通常肯尼科特一直以一家之主自居。他认为打猎是人生一大乐事，所以卡萝尔总是顺着她，陪着他一起到野外去打猎。按照

他的旨意，每天早饭她煮的就是麦片粥，它在他的心目中，就好比是德行的象征。但在举行迁居宴会那天下午他回家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是一个奴隶，一个不速之客，什么大错都由自己铸成。卡萝尔冲着他大声嚷道，“快去给炉子封火，这样晚饭之后就用不着了。看在老天爷面上，门廊里那块倒楣的破烂的擦鞋垫子快快拿走。把你的那件漂亮的衬衫穿好，也就是栗壳色带有白点儿的那一件。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你手脚快一点儿，好不好？眼看着快到晚饭的时候了，说不定那些男士们——不等到八点钟，——七点整就都到了。麻烦你，快一点儿！”

她象在业余演出晚会上首次登台的女主角一样，心情异常激动，什么话都不放在心上，因此肯尼科特也就只好委屈一些了。当她走过来吃晚饭，伫立在门口的时候，他简直快要被迷死了。看，她身上穿着一袭紧身长裙，发出的闪闪银光那么淡雅宜人，就偈一朵百合花；她那高高的发髻，看上去就象是熠熠发亮的墨晶一样，她与一只维也纳高级雕花水晶酒杯一样玲珑剔透，真是世间少有的珍品；两眼里充满了热情的光芒。他禁不住地从餐桌旁站了起来，给她挪近一些椅子。那天晚上，他一直吃不涂黄油的面包，因为他明白，他只要说一声“喂，把黄油递给我，”卡萝尔准会觉得他太没有礼貌了。

四

她竭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她不再考虑今晚是否能博得赴宴的客人们的欢心，也不再老是担心比阿侍候客人能否周到。肯尼科特站在客厅的凸窗前高声喊道，“客人已来啦！”话声刚落，卢克·道森夫妇就慢悠悠地走进来了，这时离八点只差十五分钟。随后，戈镇上流社会几乎全部出动都大驾光临了：他们都有专门职业，或者年收入在两千五百美元以上的，或者从古至今都是在美

国本土出生的世家望族。

甚至他们在前厅脱套鞋的时候，也探头探脑直往里瞧，直瞅着室内崭新的陈设。卡萝尔看到戴夫·戴尔偷偷地把那些金丝绣边的枕头一个个翻过来，想寻找到价码标签。她还听见专门替人打官司的律师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先生一看到挂在日本女人和服的宽腰带旁边的那块朱红色印花细布，出着大气地咕哝着说："噢哟哟，真美，看都看不过来了！"她听了以后心里美滋滋的。但是，当她看到穿着盛装的客人坐在客厅里，绕墙根围成一大圈，什么话都不说，显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她刚才那种高兴的劲儿一下子就消失得毫无踪影。她感觉到不久前在萨姆·克拉克家初次作客的情景，即将在今日出现。

"难道说我非得要把他们这些铁打的毛猪挨个儿叫起来吗？我拿不准能不能叫他们乐一乐，但是无论怎么说，我总有叫他们热闹一阵的办法。"

她象一道夺目的银色火焰，绕着那群严肃的人们来回转，用满脸的微笑去接近大家，又象唱歌似地拖长声调说，"我希望今儿晚上热热闹闹，每个人都能够轻松起来！今天这儿是庆祝我迁居的聚会，我要求给我帮个忙，就在这里玩个痛快，我说，闹得它底儿朝天才好呢，现在，我请各位一起来跳一支古老的方块舞，大家觉得如何？就由戴尔先生来指挥吧。"

一支乐曲从留声机播放出；戴夫·戴尔在客厅中央一下子就蹦蹦跳跳起来，虽然他的个儿又瘦又小，鼻子尖尖的，头发暗红，但是他四肢灵活，有着十分轻快的动作。他一面用手打的拍子，一面大声嚷道，"骑士们站右边，太太们站左边！"

连百万富翁道森夫妇、埃兹拉·斯托博迪和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也都跟着跳起来，只不过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儿傻里傻气罢了。卡萝尔奔来奔去，怪不好意思地对四十五岁以上所有

的客人，费了好大口气，把他们拉来跳了一支圆舞曲和一支弗吉尼亚舞。可是转眼间，她让他们悉听尊便的时候，哈里·海多克把放了一张狐步舞曲的唱片留声机上，年轻人都一对一对地婆娑起舞，年纪稍大一些的人则悄没声息地溜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满脸挂着僵硬的微笑，仿佛在说，“至于我自己嘛，才不去跳这种舞，不过，看小字辈跳还是挺有趣的。”

客人中间有一半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另一半则重新提起那天下午商店里没有谈完的事情。埃兹拉·斯托博迪搜遍枯肠，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所以只好强忍着不让自己打呵欠，这才转过身去，跟面粉厂老板莱曼·卡斯搭讪着说，“喂，你们那里对那种新式炉子感觉怎么样，莱曼？嗯？你说满意不满意？”

“哦，让他们请便罢，没有必要打扰他们。硬是缠住他们不放，他们是不可能快乐的。”——卡萝尔心里就这样在提醒自己。但是，当她以一只小鸟振翼疾飞般的姿态在他们面前闪过的时候，他们都显行那么殷殷期待。她只好多次说服自己，觉得他们早已放浪形骸之外了，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思考能力，个人娱乐能力，甚至那些正在跳舞的年轻人，也渐渐被五十个举止可谓极其纯正、思想可谓极其消极的人身上那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压倒了；他们成双成对地坐在墙根边。不到二十分钟，会上又变得鸦雀无声，如同礼拜堂里祈祷会一般。

“我们就得想一些办法，叫人们感到意兴盎然，”卡萝尔向她新结识的知心朋友维达·舍温大声嚷道。这时她才发觉客厅里已是鸦雀无声，不用说，每个人都听到了她的话。纳特·希克斯、埃拉·斯托博迪和戴夫·戴尔这时出神地在思考问题，手指和嘴唇在微微翕动着。她联想到戴夫是在默默彩排他的那个《挪威人捉母鸡》的绝招，埃拉是在背诵《我昔日的情人》开头诗句，纳特则在一心琢磨着他的演说词，那是仿照安东尼的颇受听众欢迎的

演说词。

“我可不愿意在我的家里使用‘绝招’这个词儿，”她低声贴耳对舍温小姐说。

“你说得十分正确。你听我说：干吗不请雷蒙·伍瑟斯庞唱一支歌？”

“雷米埃？那敢情好，亲爱的，他才是本镇最富有感情的歌唱家呀！”

“你听着，乖孩子！你很善于室内装饰，但是，你看人的本领就是太低！当然罗，雷米埃确实爱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但是，这个可怜虫心渴望要陶醉在他所说的‘自我表现’之中，他只精通于卖皮鞋，从来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是他有一副好嗓子。将来有朝一日他要是离开了哈里·海多克，不再寄人篱下，饱受嘲笑，我想他还是有表现机会的。”

对自己不屑一顾的态度卡萝尔连忙，表示感到歉意。她请雷米埃唱歌，警告那些即兴表演家们把那一套“绝招”给取消，说，“我们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歌，伍瑟斯庞先生。你是今儿晚上由我特请登场表演的仅有的名演员呢。”

雷米埃脸红了，只得坦白说，“哦，他们都不要听我唱，”说着，他清了清嗓子，从上衣的胸前口袋里往外抽出来一些他的那一方干净手绢，同时把手指插在马甲上的两个钮扣之间。

一是出于雷米埃的后台舍温小姐的大力举荐，一是她本人也渴望能发现艺术天才，卡萝尔当然是对此表演很感兴趣。

雷米埃唱了三支歌曲《象小鸟一样飞呀飞》、《你是我的小鸽子》和《乳燕离巢》，都是用礼拜堂里专门为捐款而献唱的那种男高音唱的，唱得一点儿也不好。

卡萝尔实在替他感到不好意思，不由得浑身发颤。她的这种感觉，叫人心里感到难受，好像敏感的人听到一位滔滔雄辩的

“演说家”说了两句俏皮话一样；或者就象看到一个发育过早的孩子没有好品行，干了一件孩子们根本不应该干的事一样，雷米埃半闭着眼睛时显得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简直叫她哑然失笑；他那可怜巴巴的虚荣心，象一轮笼罩着他那苍白的脸孔，下垂的耳朵，和乱蓬蓬的、黯淡无光的头发——他的那副尊容的光环，真是弄得她啼笑皆非。由于舍温小姐的缘故，她尽量装出啧啧称赞的样子来，因为，舍温小姐是全心全意崇拜真善美的，倒不在乎它是否真的如此。

第三支乳燕曲一唱完，舍温小姐仿佛从沉醉的梦幻之中甦醒过来，吐出一口气来，跟卡萝尔说，“我的天哪！唱得真棒！当然罗，雷蒙的那副嗓子并不是十分好，但他唱的时候却放进去那么多的感情，你说对吗？”

卡萝尔只好厚着脸皮撒了一个并不高明大谎，“哦，是的，我真的觉得他拥有丰富的感情！”

这时她已看到，听众们装出一副虚心的样子，洗耳恭听了这么久之后，每个人都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指望发生什么开心事了。卡萝尔大声喊道，“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滑稽可笑的游戏，那是我在芝加哥学来的。需要大家先把皮鞋脱掉。我说，脱掉以后，也许你们会摔一跤，把膝盖骨、肩胛骨都给压碎了。”

大家尽管很注意听着她说话，但都显得漫不经心。有几个人皱着眉头，似乎在说：肯尼科特大夫的新娘子，根本不懂礼俗，一天到晚只知道吵闹。

“我要挑出几个最顽皮的人——象久恩尼塔·海多克和我本人——来扮演牧羊人。剩下来的，就是你们，扮演狼的角色。你们脱下来的皮鞋，就算是羊群。狼先到外面的门廊等着。牧羊人把羊群三三两两散放在客厅里，得到处都是，然后就关掉所有的电灯。狼从门廊里爬进来，在黑暗中想方设法从牧羊人手里把羊群

抢走。除了不准用嘴咬人和用棍子打人以外牧羊人，允许做其它任何动作。最后，狼要把逮住的羊群通通赶到外面门廊去。这个游戏，需要每个人的参加！现在就开始！请把皮鞋脱掉！”

这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等着谁头一个脱鞋。

卡萝尔第一个脱掉她的银色便鞋，尽管大家睁大眼睛瞅着她的脚丫子，她却一点儿也不在意。维达·舍温虽然面有难色，但是很讲朋友情义，还是把她的高统黑皮鞋解开了扣子。埃兹拉·斯托博迪咯咯大笑着说，“见了你，老头儿会被吓着的！你几乎就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我一起骑马的那些野丫头呀！要我光着脚丫子去拜访朋友，实在不大习惯，不过，来都来了，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埃兹拉突然呐喊一声，摆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姿式，脱掉了他脚上的半统松紧鞋。

其他的那些客人为此都吃吃地笑着，各自脱下了鞋子。

羊群都被关进圈里去了，客厅里爬进来那些胆怯的狼，在黑暗中，时而发出尖叫声，时而伫立在原地打转，它们尽管不象平时那么冥顽不灵，但还是稀里糊涂地朝着一个伺机行动的敌人——一个活动范围和威胁性越来越大的神秘的敌人——前进。它们东张西望，为找到一些标界而努力；它们到处乱摸，忽然摸到了正在滑动的，但似乎又不跟某一身体连在一起的胳臂；它们不由得惊喜交集地瑟瑟发抖起来。一下了丢失了真正摸到的东西，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嚣——又是狼的嗥叫，又是人的呼喊。随后，久恩尼塔·海多克放声大笑起来，盖伊·波洛克也大吃一惊，“噢哟哟，快走开！你在剥我的头皮！”

卢克·道森太太虽然行动不是十分敏捷，还是飞快地匍匐爬行，来到了安全地带——灯光通明的门廊，呜咽着说，“我敢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如此狼狈！”她平日里那种端庄稳重的风度早已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她高兴得一个劲儿喊着“我一辈子都没有”。

这时候，她看到客厅的门已被看不见的手打开，一双双鞋子从门里扔了过来，又听到黑漆漆的门后面传来了呻吟声，碰撞声，有人还在打开了地说，“这里有的是鞋子。快过来，你们这些狼，哦！快过来啊！”

卡萝尔突然把严阵以待的客厅里的电灯打开了，发现有一半人正贴着墙沿坐着，双方正在激战，他们十分狡猾，始终作壁上观，而在客厅中央，肯尼科特正在跟哈里·海多克进行搏斗，——他们扯破了对方的上衣领子，蓬头散发几乎把眼睛也盖住了。在久恩尼塔·海多克的全力进攻下，貌似猫头鹰的失利叶斯·弗利克鲍先生正在往后退却，他平时几乎不苟言笑，这会儿就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放声大笑。盖伊·波洛克胸前的深褐色领带正搭在他后背上。年轻的姑娘丽塔·西蒙斯的布满网眼的上衣，已经掉了两个扣子，她丰满的肩膀往外坦露得太多，简直为戈镇的礼俗不能容忍。真不知道是由于震惊，厌恶呢，还是由于搏斗所带来的喜悦，或者是由于伸伸腰，踢踢腿，活动一番的缘故，所有到会的人终于脱离了多年来社会礼俗的羁绊。埃德温·莫特吃吃地笑着；卢克·道森在捻自己的胡子；克拉克太太激动地说，“萨姆，你知道，我也参加了，而且我抓住了一只鞋，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自己竟然还能打硬仗呢！”

卡萝尔自信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

她到底是个善良的人，早就准备好一些梳子、镜子、刷子和针线，让大家照照镜子，补补扣子，便于不失自己的尊容。

这时，比阿从楼上下来，咧着嘴笑个不停。她手里捧着一大包又软又厚的纸样，上面印着莲花、蛟龙和猢狲等形象，颜色蓝的、红的、灰的都有，还有一些图案上画着一群群绛紫色小鸟穿梭般飞翔于深山幽谷郁郁苍苍的树木之间。

“这些东西，”卡萝尔说，“都是正宗的中国人化装时所用的

物品。我是向明尼阿波利斯一家专售进口货的商店买来的。你们把它们披在衣服外面，可以先不认为自己是明尼苏达人，而变成中国满清官吏、苦力，还有——日本武士，以及你们心目中的任何其他人物形象。”

大家不好意思地把那些化装用的纸样悉索悉索打开来，这时候卡萝尔早已消失得毫无踪影。大约过了十分钟光景，她在楼梯上俯视着那些美国佬，东方人的马褂长袍挂在身上，只露出滑稽可笑的红脑袋，于是便冲着他们大声喊道，“闻吉璞公主谨向本朝全体大人问候！”

从大家抬起头来仰望她的眼神中，她发现他们身上流露出一种衷心的赞赏的神情。好象一位自天而降的仙女出现在他们眼前，身上穿着碧绿织锦缎镶金边的长袍，微微扬起的下巴，下巴底下是一道高高的绣金领口，乌黑的发髻插着亮闪闪的玉簪，手里轻轻地摇着一把孔雀扇，两眼在仰望着梦幻中的宝塔仙境。不一会儿，她立刻改变了刚才那种姿势，转过来向大家频频点头微笑，肯尼科特看到爱妻的得意杰作，不由得惊喜若狂，——脸色苍白的盖伊·波洛克，则满脸恳求，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在这一刹那间，除了上面那两个男人焦急等待的神态以外，她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大堆脸孔，粉红的、黝黑的，什么都有。

这时她也下楼来了。“现在我们要搞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音乐会。波洛克、肯尼科特，哦，还有斯托博迪等几位先生充当鼓手；就唱歌吹笛子的任务交给剩下的人。”

所谓笛子，就是用篦子和化装纸做成的鼓——就是绣花框和缝纫作台。由《戈镇无畏周刊》编辑洛伦·惠勒担任乐队指挥，他手里拿着一支米尺使劲地挥舞着，与节拍一点都不合，一点儿节奏感都没有，使人想起了在十字路口的圆形广场上算命先生的帐篷前，或者在明尼苏达全州博览会上所能听到的那种单调沉闷

的鼓声。大家很有介事地按着一种单调的节奏敲的敲，吹的吹，发出哼唱的声音，那种高兴劲儿，简直如痴似醉。

当大家还有一丝力气时候，卡萝尔领着他们，列队前进，又唱又跳，来到餐室里，去吃装在青边碗里的炒面，荔枝蜜馅儿饼和甜姜片酱菜。

除了游览过各大城市的很有见识的哈里·海多克以外，大家对中国菜一无所知，只晓得有一种叫“炒杂碎”的菜。他们半信半疑，非常小心地挑起笋丝浇头和炒得一色金黄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戴夫·戴尔还跟纳特·希克斯跳起中国舞蹈，内容并不怎么样，没能博得大家一笑，一阵吵闹之后，大家都感到心满意足。

卡萝尔到了这时终于放松下来，突然觉得自己浑身没有一点儿力气。虽然自己身体羸弱，精力几乎耗尽了，但还是挑起重担，邀集众乡亲欢聚一堂。此时此刻她确实无能为力了。她恨不得这会儿父亲能来帮助她，在晚会上制造狂热气氛，这方面她的父亲真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她很想抽一支卷烟，叫人们大吃一惊，但是又想到女人抽烟不免令人恶心，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奉劝大家换个话题，哪怕是谈上五分钟也好，——不要老是谈什么克努特·斯坦奎斯特的“福特”车上的冬季篷顶呀，还有艾尔·廷格利岳母长、岳母短的。她叹了一口气说，“哦，得了吧。他们已把我折腾得疲惫不堪了。”她坐了下来，跷起二朗脚，专心地品尝她的那小碟蜜汁姜片。她看到波洛克至今依然满面笑容，想到那是自己刚才施展的本领使这位脸色苍白的律师红光满面，不由得洋洋自得；然而，世界上除了她丈夫以外也还存在着其他男人的这种越轨思想，又使卡萝尔深感后悔。她蹦蹦跳跳地奔过去，找到了肯尼科特，贴着他的耳朵低声说，“满意了吗？我的郎君哪？……你尽管放心，今天晚上开销

并不大！”

“这个晚会是本镇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不过——你穿了那身衣裳就不要跷起两腿，膝盖露得太多了。”

她恼火了。她为他的不懂分寸的这些话而生气。她又回到盖伊·波洛克那里，跟他大谈特谈中国的宗教问题——这不是由于她对中国宗教有所研究，而是由于波洛克晚上百无聊赖地独自坐在事务所的时候，曾经读过一本与此有关的书。他喜欢博览群书，几乎已经读了每一本对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的论著，如今，这个骨瘦嶙峋、上了年纪的波洛克，在她的心目中变成了面色红润的年轻小伙子了。他们两人谈论得很投机，仿佛漫游于黄海一小岛上，不舍得离开似的。这时候，她听到咳嗽声从客人们中间发出，——那是一种无意识的语言，众所周知，这意味着：他们得马上回家睡觉去了。

客人们纷纷地说今天晚上的聚会是他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最有趣的一个晚会，——哦，我的天哪，简直是安排得别具匠心，别有风味”。她跟大家一一握手话别满脸堆着笑容。提到孩子们，她也说了许多关怀备至的话。她还关照大家要穿得暖些，以免受凉。至于雷米埃的唱歌儿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游戏时的绝招，她再次大大称赞。等到客人都走尽了以后，屋子里沉寂无声，果皮屑之类的东西弄得满地都是，还有中国服装纸样的一块块碎片，这时候，她抬起倦眼目不转睛地瞅着肯尼科特。

他咯咯地笑着跟她说，“卡丽，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老是想要把乡亲们带动起来，我想确是对头啦。今儿晚上你已经表演给他们看什么才是娱乐，往后他们看来也没必要再去搞从前什么《挪威人捉母鸡》那老一套的玩意儿啦。哦，得了吧，你已经够累了，屋子里就不用你管了。快上床睡去吧，我自会拾掇的。”

他用自己外科医生的巧手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肩膀。她一意识到他所具有的那种力量，刚才他的出言不逊所激起的恼意，也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五

援引《无畏周报》消息如下：

肯尼科特医生及其夫人为庆贺迁入新居而在周三举行的招待会，可谓最近数月以来本镇社交界一大盛大活动。座落在波普拉大街的肯尼科特寓所，向来以精美幽雅著称，现按现代化色调要求重新装饰之后，可谓时髦之极。镇上的人纷纷前往祝贺，肯尼科特医生和他的新婚夫人热情招待，并有若干别出心裁的娱乐节目助兴，其中包括系由本报编辑担任乐队指挥的，中国式音乐会专场演出，全体人员一律穿上地地道道的东方服装，让人大饱眼福。最后备有纯正东方风味的精美点心招待，宾主们都感到非常愉快。

六

切斯特·达沙韦一个星期以后，举行了一次家宴。整整一个晚上，宾主们团团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与赶来送殡没有两样。《挪威人捉母鸡》又一次成了戴夫·戴尔的拿手好戏。

第七章

一

在戈镇，人们都在为过冬作准备。从十一月底起，以至整个十二月里，没有一天不下雪；寒暑表已经降到了零度，或许紧接着是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在美国中西部北陲一带，冬天并不是单纯指一个季节那么简单，它意味着人们要去干很多活。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防风棚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在哪一个街区都可以看到，那些令人可敬的户主们——包括萨姆·克拉克和首富道森先生在内，都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摇摇欲坠地爬上了梯子，给二楼门窗侧壁四周钉上防风窗。只有闹气喘病的埃兹拉·斯托博迪爱摆阔气，雇了一个小伙子替他干活。肯尼科特当然也与大家一样自己动手。他在安装防风窗时，嘴里叼着一颗颗螺丝钉，活象是露在外面的一排古怪的假牙齿，卡萝尔在卧室里非常着急，一迭连声地关照他千万不要让螺丝钉吞到肚子里去。

镇上有一个名叫迈尔斯·伯恩斯塔姆的人，长年打短工，可以这么说，如果人人争着请他帮着干零活的时候也就是冬季到来的时候。迈尔斯·伯恩斯塔姆身材高大，膀圆腰粗，蓄着红胡子，还没结婚。他脾气固执，根本不把宗教放在眼里，不论走到哪儿，都喜欢跟人抬杠，同时，又是个善于搞笑的圣诞老人。孩子们都喜欢他。干活时，他会悄悄跑到一边去，给孩子们讲什么有关航海、贩马和大熊等等稀奇古怪的故事。孩子们的家长或者嘲笑他，或者憎恨他。他在镇上很主张民主。无论是面粉厂老板莱曼·卡斯也好，还是劳斯特湖边的移民、贫困的芬兰乡巴佬也好，他见到他们都无论贫贱，一概直呼其名。人们都管他叫“红胡子

瑞典佬”，并且还把他作为神经病看待。

伯恩斯塔姆的一双手，真可以说是无所不能，——锡焊平锅，熔接汽车弹簧，驯服受惊的小牝马，甚至还会精修各式钟表。他曾经用木头雕刻过一艘三桅帆船模型，中格洛斯特造的那种式样，居然还巧妙地把它装进一个瓶子里。在眼前这一星期里，他差不多成了戈镇引人注目的大人物。除了萨姆·克拉克店里的机修工，他是镇上惟一会修水管的人。他被请到每户人家里，给暖气锅炉和水管装置检查一遍。他忙得不可开交，从东家赶到西家，一直要忙活到就寝时刻——十点钟。水从破裂的管道漏出来，已在他褐色狗皮大衣的下摆上结成了冰凌；他的那顶进了屋也不摘掉的长毛绒便帽上，沾着一大堆冰块和煤屑显得粘糊糊的；他的两只红肿的手冻裂了；他的嘴里嚼着一支雪茄的烟屁股。

但是她对卡萝尔显得十分殷勤。他弯下身子，给她检查锅炉的通风烟道，然后，他又把身体支起来，目不转睛地瞪着她结结巴巴地说，“虽然别外我还有活儿，我可一定要先修好你的炉子。”

戈镇比较贫困人家的房子，如果要雇用迈尔斯·伯恩斯塔姆来干活，几乎就是一种奢望了。——连迈尔斯·伯恩斯塔姆自己的矮棚屋也不例外，他自己动手用泥巴和畜肥垒成一道墙，一直齐到窗台边沿。铁道两旁原有的防雪栅栏，入夏以来一直堆在木棚子里，那木棚子是在极富罗曼蒂克情调的男孩子们出没无常的地方，这会儿又都被安装在铁道两侧，以防积雪坍下来，掩没道轨。

庄稼人都坐在雪橇上，来到了镇上，那雪橇是他们自己制造的，还铺着棉被和干草。

一些冬令御寒用品，如皮褂子、皮帽子、皮手套、齐到膝盖

的高腰套鞋、长达十英的灰色毛线围巾、厚实的羊毛袜子、里面絮着鸭毛绒一般松软的黄羊毛的帆布外套、各式鹿皮鞋，还有专供腕部皮肤冻裂的男孩子使用的深红法兰绒腕套，都被翻箱倒柜。带着樟脑味儿，拿出来了。镇上到处都可以听见男小孩在大喊大叫：“哦，我戴上了手套啦！”或者是“看我的防水靴！”在这北部平原上，从酷暑到严冬，有着显著的季节变换，怪不得孩子们一得到这种北极探险家的装备时，都会惊奇得不得了，显得更加神气活现了。

这时候，扯家常不再是人们见面时的活题，冬令服装成了最好的话题。“您穿上了皮衣服吗？”——这就是见面时最客气的一句应酬话。人们在冬装方面有很大差别，就加在汽车方面一样境况差的多半穿黄的和黑的狗皮大褂，但是肯尼科特身上却穿着一件浣熊毛皮长大衣，一顶崭新的海豹皮帽子戴在头上，真可以说派头十足。赶上积雪太深，汽车开不出去，这时候，他要是下乡出诊，于是一辆漂亮的雪橇成了他的交通工具，全身被皮大衣裹得十分严密，只看见他的红鼻子和雪茄露在外面。

卡萝尔自己穿着一件海狸鼠毛皮大衣，走在大街上显得十分神气。她喜欢用手指尖摸着海狸鼠毛皮，那皮毛如软缎一样光滑，现在既然镇上汽车已陷于瘫痪状态。她感到最有劲的事，就是组织大家到户外去活动。

汽车和打桥牌，不仅使戈镇每个居民在社会上地位贵贱看得更加明显，而且也大大减少了他们原来爱好活动的兴趣。坐上汽车开出去兜兜风，那是一件十分阔气而且不用费劲的事。滑雪和溜冰——反而被看成是“愚蠢”和“老式”的活动。事实上，乡下人巴不得有城里人那样的消遣娱乐方式，附庸风雅一番，他们这种心理完全跟城里人渴望着到乡下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一样；戈镇这里的人以不愿意到山坡上去滑雪而引以自豪，就象在圣保罗

——或在纽约——人们以爬上山坡滑雪而感到得意扬扬一样。十一月中旬，卡萝尔果真搞了一次十分成功溜冰活动。那时候，燕子湖上，一望无边在闪闪发光的冰凌，灰蒙蒙，绿幽幽的。溜冰鞋滑过以后，冰凌上不断发出回响。湖岸上，芦苇的叶实挂着冰花，正在风中簌簌作响；在乳白色的天空下，橡树枝头上还挂着最后一批枯萎了的叶子，有些不乐意归土。哈里·海多克在冰上作 8 字形滑行。卡萝尔也玩得非常痛快。可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使得此次活动只得结束。随后，卡萝尔便四处游说搞一次在月光下滑雪的活动。那些太太女士们偏偏都不舍得离开自己的暖炉，放下她们仿效城里人整天握在手里的桥牌。经过卡萝尔苦口婆心地劝导、敦促以后，她们方才乘着两辆雪橇连在一起的长橇，滑下一长溜斜山坡，雪橇来了个人仰马翻，大家的脖子颈里灌满了雪，她们一个劲儿尖声叫喊，真想再来一次！——其实，她们已经没有勇气了。

这时候，她还费尽口舌地撺掇另一伙人去滑雪呢。她们兴高采烈，大喊大叫，互相投掷雪球，并且跟她说她们以为很有意思，还希望不久再搞一次上山滑雪活动。不过，当她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后，把自己心爱的桥牌手册放下是怎么也办不到的。

卡萝尔这会儿似乎有些失去了什么的感觉。肯尼科特邀她一块儿到树林子里打兔子，终于使她高兴起来。她费了好大的劲绕过野火烧剩下来的树桩和悬着冰挂的橡树，越过留下了兔、鼠和飞鸟的爪印的大雪堆，匍匐前进在人迹罕至的深林里。当肯尼科特用力一蹦，站到一小丛矮树上，对准一只从里面跑出来的兔子开了枪时，她禁不住高声尖叫。一件双排扣紧身水手外套穿在他的身上，还有毛线衣和高统皮靴，在这深林里显得更加威武。那天晚上，她有个好胃口，吃了不少牛排和烤土豆。她用手指尖擦了一下他的护耳罩，一星星火花突然闪起。她一倒头就睡了足足

十二小时，梦醒以后，还在念叨道：戈镇是多么富饶美丽的地方！

起床后，她看到照在雪地上的阳光十分刺眼。她穿着舒适暖和的皮大衣，朝镇上一溜小跑走去。蔚蓝色的天空上，铺满浓霜的木板屋顶上炊烟袅袅升起，雪橇上叮当作响的铃铛声偶尔可以听见，人们见面时相互寒暄的洪亮声音，在稀薄而又明朗的空气里时时回荡着，到处可以听到非常有节奏的锯木声。这一天恰好是星期六，邻居家的孩子们忙着准备过冬的劈柴。后院里，木柴堆积的如小山一样，他们的锯木架就搭在后面的凹地里，锯下来的淡黄色木屑遍地都是。那些锯木架的颜色是樱桃红的，锯条的刃口上闪着蓝钢的光芒，从刚刚锯下来的——白杨、枫木、硬木树、白桦木——圆木头上还清晰地露出一圈圈年轮来。那些男孩们脚上穿着防水靴，身穿镶有大颗珠母钮扣和蓝色法兰绒衬衫，深红的、淡黄的，或是浅灰的厚格子呢外套披在肩上。

卡萝尔冲着那些男孩大声喊道："今天天气太好了！"她满面红光地走进了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店，大衣领口上挂着一丝丝呵气后凝成的雪白的霜花；她买了一听西红柿罐头，在她眼里好象是稀奇罕见的东方果品一般，然后回到家里。她打算，晚餐时端上一盆西红柿炒蛋，叫肯尼科特目瞪口呆。

户外阳光照在雪地上，发出炫目的光彩。她走进屋子，看见门上的把手、桌子上的报纸以及只要表面是白色的每一件东西，都给蒙上了一层令人眼花缭乱的淡紫色光辉。这时象是焰火刚放完，突然暗了下来，她感到一阵头晕。片刻之后，她眼前不再冒金花了，顿觉心旷神怡，活力四射。她觉得这个世界是这么美丽，她伏在客厅里那张摇摇晃晃的小桌子上，以写诗来直抒胸意。她所写的也就以下几句：

“天空晴朗，
阳光暖和，
暴风雨再也不会来临。”

那天下午，大约三点钟的样子，肯尼科特下乡出诊去了。又赶上是比阿的休息日，她晚上要去路德会跳舞。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午夜，家里只有卡萝尔一个人。她胡乱翻了翻杂志上一些纯粹爱情的小说，不免感到困倦，就坐在暖炉旁边开始思考。

她无意中发现自己原来过着无聊的日子。

二

她心里在想，她游览市容，访友拜客早已不觉得新奇，溜冰、滑雪和打猎，也不能再吸引她。比阿这个人非常能干，不用她操劳家里的事儿，卡萝尔只是偶尔做些针线活儿在比阿拾掇房间的时候，卡萝尔常常一面闲聊，一面给她帮忙。卡萝尔的烹饪才能，同样也没有机会充分发挥。达尔·奥利森肉铺一概不预先接受订货的，——你只好满怀愁怅地去问掌柜的，今天除了牛排、猪肉和火腿以外，其它东西是什么。他们那里的牛肉根本不用刀切，而是一斧子砍下来的。羊排——简直就象鱼翅一样珍奇。最上等的肉被肉铺老板都运往大城市去卖好价钱。

在其他的商店，购物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走遍全镇她也没买到一颗玻璃帽头的图画钉。那种她心里想买的面纱，她根本不必四处寻找，——反正有啥买啥；只有在豪兰·古尔德食品店，才买得到奢侈品比如芦笋罐头。至于家务嘛，一年到头都是一个样，不用她多费心。只有当博加特寡妇闯进门来找麻烦时，才能填满卡萝尔独自寂寞的时间。

她不可以到外面去找事做，因为这对本镇的医生太太来说是最不应该的。

她是一个满脑子想着工作，但偏偏没有工作可做的女人。

她只能做三件事：第一生儿育女；第二开始她的改革生涯；第三让自己完全跟戈镇打成一片，在礼拜堂、读书会、桥牌会等处活动。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

至于孩子嘛，诚然，她倒希望有一个，可是——现在根本还没有思想准备。肯尼科特有着使她感到难堪的坦率态度，但她还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鉴于目前人类文明已陷入极其愚蠢的状态——这种文明在培育年轻公民方面的花费远多于造就其他罪恶方面，冒险更大——在还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之前就有孩子，确实不是明智之举。她为此感到伤心，——也许他只知道一味审慎，根本不懂得爱情的全部奥秘，可是——她也拿不定主意地认为“将来再说罢”，就不再继续想它去了。

她的“改革”计划，她要美化那丑恶难看的大街的心愿，虽然不是很明确，但是她一定要付诸实现。而且她的决心很大！她用她的那个柔软的拳头敲着暖炉，借以让自己的决心表达出来。尽管她赌咒发誓过了，但是到底何时开始她的这个革新运动，又从何处着手，她自己心里也没有主意。

她真的能跟戈镇打成一片吗？她仔细一想，似乎很难乐观。她想，她根本不了解人们对她的看法。不久前与镇上的妇女们一起吃过午茶后，她也去找各个店铺的商人聊过天，可惜只是她个人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插嘴，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男人们对她微笑着，——但她们果真喜欢她吗？她在妇女们中间十分活跃，——但她真的已经属于她们圈子里的一员吗？她曾跟她们头凑在一起，嘁嘁喳喳地背后议论别人——这在戈镇就是人们获悉秘闻的方式，——现在回想起来，也就那么几次。

她上床后心里始终不着疑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她上街买东西时，就对别人对她的态度进行冷静的

观察。戴夫·戴尔和萨姆·克拉克正如她可以预料一样，对她仍旧十分友好；可是切斯特·达沙韦在怪声怪气地说“你——好——”的时候，不就是很不尊重她吗？食品店老板豪兰，看起来似乎不爱答理人似的。难道说他一贯如此吗？

“留神注意别人的眼色，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事！我在圣保罗完全不管这一套。但是到了这里，别人几乎天天侦察我。他们时时刻刻盯住我不放。我决不会因此终日不得安了”她自言自语道——一想起自己无依无靠，又受了那么多的气，不免感到非常激动。她认为在采取守势的同时还准备对他们有所回应。

三

人行道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入夜，不时听到湖上坚冰坼裂时发出的挣挣声有如金石互相撞击发出的声音；到了早晨，天空清朗，到处都忙忙碌碌。卡萝尔头上戴着一顶圆形软帽，身上穿着一条苏格兰粗呢长裙，正去打曲棍球。象是大学里低班女学生，她真想提高嗓门喊几声，两条腿也跣上几圈活动活动筋骨。在买完东西回家路上，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她沿着一排房子往前奔去，把人行道的边石踩在脚下，跳过一大堆烂泥，还象小孩子一般大声呼喊着。

她发现在一个窗口上挤着三个老妇人，嘴巴张得大大的，正看着她。她们如炬的目光，使她惊呆了。对面街的另一个窗口里，有人正偷偷地掀开窗帘。她猛地站住，差点摔倒，随后她换上慢条斯理的步伐，往前继续走去。就在这一霎那，少女卡萝尔又变成了肯尼科特大夫太太。

她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么年轻，那么大胆，那么自由了，她再也不在大街上奔跑与喊叫了。下星期她要参加《芳华俱乐部》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桥牌会，卡萝尔就必须打扮得像一位雍容华贵

的年轻夫人。

四

会员人数在十四到二十六人之间的《芳华俱乐部》是戈镇这幢高楼大厦上的一道彩绘飞檐。它类似于友谊会，跟外交使团联谊会，《圣西西里亚会》，《里茨交谊会》《二十人俱乐部》一样。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的人，谁也就“跻身于”戈镇上流社会了。虽然有一部分会员同时也是《妇女读书会》的会员，但《芳华俱乐部》的会员却依然对《妇女读书会》加以挖苦嘲笑，认为它不仅非常市侩庸俗，甚至还要“自炫学问渊博”。

《芳华俱乐部》会员，以已婚的年轻妇女为主，她们的丈夫也就成为非正式会员了。她们每星期举行一次妇女桥牌午会；每月举行一次晚餐会和桥牌晚会，到时她们的丈夫也会参加，每年在共济会大厅举行两次轰动全镇的舞会。舞会上，女士们披着透明的纱巾，大跳特跳探戈舞，还各自卖弄风骚，暗中争风吃醋。恐怕只有《救火会》和《东方明星社》一年一度的舞会可以和它相媲美，可是上述两社团并不严格要求会员的身份——参加舞会的有铁路道班工人偕同出钱雇来的姑娘们。有一次，埃拉·斯托博迪坐着只有大出殡时才坐的马车去参加《芳华俱乐部》的舞会，。而哈里·海多克和特里·古尔德医生，总是穿着晚礼服莅会，而那晚礼服在本镇是寥寥无几的。

卡萝尔时正非常疑虑《芳华俱乐部》最近一次的桥牌午会，在久恩尼塔·海多克的新落成的住邸里举行，那是混泥土结构的独象住邸。那幢房子用橡木雕成大门，擦得油光闪亮，窗子上也都镶嵌着明晃晃的、镜子般的大块厚玻璃。前厅里刚抹上灰泥，还摆着好几坛蕨类植物。小客厅里摆放着一只莫里斯式乌黑橡木安乐椅，十六张彩色图片，还有一张上过漆的小方桌，桌上放着

用一块块小垫子，是用雪茄盒饰带偏成的上面摆着一本带插图的杂志作为赠品，还有一副套着深褐色皮壳子的纸牌。

卡萝尔走进屋，扑面吹来一阵阵象是来自烤炉的热风，给人又闷又干的感觉大家已在玩桥牌。但是对手学桥牌她已多次下过决心，可是她至今也还没有学会打桥牌。她满脸陪笑向久恩尼塔表示歉意，并且为自己往后还要向她道歉感到羞愧。

戴夫·戴尔太太面色蜡黄，一副生病的样子，但好歹还透着一点儿秀气。她这个女人一天到晚只知道搞什么宗教礼拜，或者哼哼唧唧，无病呻吟，或者胡诌八扯，搬弄是非。这会儿她用手指头直点着卡萝尔的鼻子，尖声说道，“你这个坏东西！我们都是一片好心，让你加入了《芳华俱乐部》，看来你好象一点儿也不把它放在眼里！

切斯特·达沙韦太太坐在第二桌，用胳膊肘示意她的邻座。但卡萝尔还是努力表现出新嫁娘那种楚楚动人的风度。她吃吃地笑着说，“你说得太对啦。我这个人特别懒。今儿晚上我就叫威尔教我玩桥牌。”她以既恳切又委婉的音调说话，那种声音悦耳动听象小鸟在窝里嘤鸣，象复活节礼拜堂里的钟声，象圣诞贺卡盖着一层雪白霜花。可她却在心里低吼：“刚才这些话还不够甜吗？!”她在一只最小的体现着温文尔雅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摇椅里坐了下来。但是她所看到的，或者她所想象到的，是那些女人现在对她点头时所表现出的漫不经心，而在她初到戈镇时这些人，曾经对她表示隆重欢迎，让她倍觉亲切。

纸牌刚打完一局，间歇时，她向杰克·埃尔德太太探探口气说，“我们再搞一次长撬滑雪活动，你认为如何？”

“要是掉在雪地里那滋味可不好受，”埃尔德太太冷冰冰地回答说。

“大块雪掉进脖子里，我可最讨厌呢！，”戴夫·戴尔太太也插

一嘴，瞅了卡萝尔一眼表现出不怀好意的样子，然后转过身去，对丽塔·西蒙斯说，“亲爱的，今儿晚上，你可不可以来我家来一趟？我有最好看的新颖时装式样，你也来看看。”

卡萝尔又悄悄地坐到自己的椅子里。人们就桥牌问题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得非常热闹，谁都不去理睬她。坐壁上观吗？她不大习惯。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敏感。既然她在这儿有受欢迎，就千万不要自讨没趣。但是，她的耐性到底非常有限，第二局打完时，埃拉·斯托博迪挖苦地问她：“听说你要向明尼阿波利斯定购新装，为下次晚会作准备，是吗？”卡萝尔也回敬了她一句，“我自己还不知道呢。”其实她没有必要大动肝火。

年轻的丽塔·西蒙斯小姐瞅着她脚上那双浅口软便鞋上的钢扣子，露出无比惊奇的神情，——对于这，卡萝尔心里倒觉得舒坦些。但叫她生气的，是豪兰太太不怀好意地问她，“你是不是觉得你新买的那张长沙发太宽了，不太实用吧？”她先是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她要表达的意思怎么样，就让豪兰太太自己爱怎么猜测就怎么猜测去吧。她立刻又想与她保持友好，亲热地跟豪兰太太说，“我觉得你先生店里卖的牛肉汤的味道非常不错。”说完，连她自己也笑得傻乎乎的。

“哦，当然罗，戈镇总不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太落后吧，”豪兰太太嘲笑着说。这时只听见有一位在吃吃地笑。

由于她们的挖苦话，她变得目空一切，而她们又被她的目空一切激怒了，使她们的挖苦话更为露骨，双方相持不下，早已做好准备，要舌战一番，这时，主人端来了点心，给她们解了围。

尽管对专供餐后洗手指的小盆、桌上的小垫子、浴室里的擦脚垫子等用品，久恩尼塔·海多克十分讲究，可是她的“点心”，却跟戈镇家家户户的午茶没有一点儿区别。久恩尼塔的知己朋友——戴尔太太和达沙韦太太分发给大家盛点心的大盘子，每一个

盘子里，放着一把匙，一把叉，一只不带小碟的咖啡杯。她们穿过拥挤的人丛，一面喊着劳驾、一面还对下午桥牌的输赢大加评论。随后，她们又给大家分发热烘烘的黄油面包、夹心齐墩果、土豆色拉和蛋糕，并给每个人斟满一杯搪瓷壶里的咖啡。对于点心，即便在戈镇最守旧的人们那里，也并非无选择的余地。齐墩果根本用不着夹心加馅。有些人认为油煎饼可以代替热烘烘的黄油面包。但是，除了卡萝尔以外，整个戈镇，还没有一个人敢违背风俗把蛋糕也给省掉。

大家都放开胃口大吃起来。卡萝尔猜想，有些精明的主妇说不定在午茶时饱吃一顿，就可以省去回家后的晚饭了。

用尽办法跟大家聊聊天。她从人们身边擦过去，挤到了麦加农太太跟前。麦加农太太是个矮胖的年轻女人，长得样子挺和气。有着挤牛奶女工的胸脯和胳臂，脸上满是严肃的神情，有时会不合时宜地哈哈大笑。她是韦斯特莱克医生的女儿，也就是韦斯特莱克的伙伴麦加农医生的太太。在肯尼科特眼里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这两家人没有一个不诡计多端，狡猾透顶，但卡萝尔却认为他们讨人喜爱。为了套交情，她大声问麦加农太太：“你的小孩的喉咙怎么样了？”麦加农太太坐在摇椅里边摇摆边织毛衣，漫不经心地叙述发病经过，卡萝尔聚精会神地听着。

维达·舍温和本镇图书馆里的埃塞尔·维利茨小姐在学校散了课才来。舍温小姐是个乐天派，她一到就壮了卡萝尔的胆。接着她就大放厥词起来。她对在座的各位说道：“前天我同威尔一起开车出门，马上就要到了瓦赫基恩扬。那个地方真是太可爱了！我对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乡巴佬十分佩服：你瞧，他们的红色大谷仓，饲料库还有什么挤奶机器等等，都是些了不起的东西！你们都知道小山岗上的那座孤零零的路德会教堂吗？教堂的光顶是包着一层马口铁的。是的，那座教堂，开始让人觉得很荒凉但又好

象颇有顶天立地的气势。我个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优秀民族——”

“哦，你真有此看法”杰克逊·埃尔德太太马上反驳说，“我的先生说，在锯木厂干活的瑞典佬，根本要不得，——他们很少说话，脾气很乘僻，又是那么自私自利，他们只知道要求涨工钱。如果满足他们的愿望，就要把锯木厂给毁了。”

“是呀，你们看，那些女佣人真不是好人！”戴夫·戴尔太太唉声叹气说。“我敢发誓，那些丫头雇来以后，为了要让他们高高兴兴，我自己也累得手脚不停弄得皮包骨头！什么事情我都替她们做了。什么时候都如此。她们就跟我们吃得完全一样，说实话，我从来都对她们忍让着。”

久恩尼塔·海多克滔滔不绝地说，“她们这号人，全部都是没有良心的。个个都是如此。我认为雇佣仆人这个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了。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乡巴佬，既愚昧无知又粗鲁无礼，带走你撙节下来的每一分钱才好呢。嘿，你们看，她们甚至还提出要求，要与我们共用浴缸之类的东西，——我真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该如何是好。——其实嘛，她们在自己家里，能弄到一个小木盆洗洗澡，也就不错了。”

她们越说越有理，越说越起劲呢。卡萝尔想到比阿，就半路杀了出来，说道：

“如果说女佣人不讲良心，难道说女主人就什么都对吗？我们祖祖辈辈都让她们吃我们吃剩的东西，尽管，他们把窑洞一般的小房间给她们住。我在这儿并不是夸耀自己，但我还得说明一下，我跟比阿两人之间倒是挺心平气和的。她待人十分和气。再说那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身体不错，而且又值得信赖——”

戴夫·戴尔太太立刻十分愤怒地插进来，反驳说，“诚实可靠嘛？她们只管从我们身上拚命榨钱，巴不得多拿一分工钱，你

说，这还算是值得信赖吗？我不敢说她们偷过我的东西，吃的东西很多，一大块牛排，吃不到三天就没了，和偷没什么两样，无论如何，我是用尽办法，叫她们休想在我身上多捞到丁点儿好处！我总是叫她们在楼下当着我的面，把她们的箱子打开来看看，那样才叫我放心，我也就知道她们不敢因为我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有机可乘！”

“你们那里给女佣人多少工钱？”卡萝尔放胆问道。

B.J. 高杰林太太——她的丈夫是银行家——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每星期三块半到五块半，给的不样多！我的确知道，克拉克太太曾经发誓过，她绝不会对她们的无理要求让步的，不料没几天，她却给她们一星期五块半的工钱，你说这有道理吗？一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一天才挣一块钱呗。而她们吃住全在我们这里，洗衣服的时候，还捎带着把自个儿的衣服也给洗了。——你的佣人有多少工资肯尼科特太太？”

“快说呀！你给多少？”这时有五六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哦，我嘛？我每星期给她六块钱，”她有气无力地全盘托出。

她们都非常惊讶。久恩尼塔抗议说。“你给这么多的工钱，难道你不明白，你这就是故意与我们不和吗？”为了声援久恩尼塔，大家一致把矛头对准卡萝尔。

卡萝尔发怒了“我不会管那么多的！女佣人干的是世界上最辛苦的活儿。她每天要工作十到十八个钟头。她要洗油腻腻的碟子和肮脏的衣服，孩子也需要她照顾。有时候，门铃一响，她还要马上跑过去，伸出她的两只湿漉漉的、粗糙破裂的手给客人开门，而且——”

还没有等她说完戴夫·戴尔太太，就愤怒地插嘴说，“你说的大概都对，可我还要告诉你，我没有雇女仆的时候，这些事情还

不是我独自承担的吗，——谁不肯让步，谁不肯出过高的工钱，花那么多的时间理所当然！”

卡萝尔反驳说，“可是，女佣人到底不是为自己干活呀，她得到的仅仅是工钱，——”

她们眼睛里都不怀好意。有四个人抢着发言。维达·舍温说话时带有强制性，调门非常高，把大家的声音压了下去，总算把这场争吵给解决了：

“住嘴！住嘴！嘿！发这么大的脾气干什么，——讨论这么个傻问题！你们大家用不着这么认真。不要再吵下去啦！卡萝尔·肯尼科特，你说的也许是很对的，但是，也太冒失了，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了。久恩尼塔，你也不必摆出那么一副好斗的架势来。今天我们妇女上这儿来，——到底是打桥牌呢？还是母鸡斗架？卡萝尔，你也不要太目空一切，居然以女佣人的‘圣女贞德’自居！你再不听话，你的屁股就要挨打了。你上这儿来，跟埃塞尔·维利茨谈谈图书馆吧。嗨！要是哪一只母鸡再这么恋战，我就只好亲自动手来管这窝子母鸡啦！”

她们都笑得十分不自然。卡萝尔很听话，果然谈起“图书馆”来了。

在一个小镇的一间平房里，一个乡镇医生的太太，一个乡镇小铺老板的太太和一个乡镇学校里的老师，无意中谈到每星期多付了女佣人一块工钱，就争得面红耳赤。这虽是区区小事，但从中却可听到在波斯、普鲁士、罗马和波士顿等地的密室计谋，内阁会议和劳工大会的回响，而那些演说家自命为国际领袖，最多只不过是十亿个久恩尼塔的高嗓门，在向一百万个卡萝尔大声叱责，同时还有十万个维达·舍温，用对待母鸡的方式，竭力平息一场风波。

卡萝尔不禁有一点儿埋怨自己。她只好对维利茨这位老小姐

全力恭维，——不料她又犯了不懂礼俗的过错。

“你还没有来过我们图书馆呢，”维利茨小姐有些责怪她说。

“我早就计划要去，不过，我家里的事还没有安排停当——赶明儿我一定会去的，三天两头去，到时候你会嫌我去的次数太多啦！我听说你们的图书馆特别好。”

“我们这个图书馆十分受欢迎。馆里的藏书，比瓦卡明图书馆还多两千册呢。”

“那敢情好呀。我相信这离不开你的努力。我在圣保罗多少也跟图书馆打过交道。”

“是呀，我也听说过。可是，我并不完全赞成那些大城市里的图书馆管理方式。他们的工作太马虎了，居然让流浪汉和所有邋里邋遢的人都睡在阅览室里。”

“是的，我知道，但是那些可怜巴巴的人，——哦，我相信，你对下面这个问题有与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说一个图书馆馆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希望看书的人越多越好。”

“这就是你的想法？至于我的想法，——肯尼科特太太，我只援引某个规模很大的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话：一个问心无愧的图书馆馆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图书馆里的书籍的整齐负责。”

“哦！”卡萝尔“哦”的一声刚脱口，就后悔了。维利茨小姐严峻地挺直腰板，一点儿也不客气地回击说道：

“是呀，我不太了解，可能大城市里的图书馆有的是没有限额的经费，开馆也就无制度可言，让淘气的孩子损坏图书，故意把书本撕毁，让不懂礼貌的年轻人把超过规定数字的书籍携出馆外；而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即使有些孩子污损书籍，又算得上什么呢？他们才开始学看书。书本的价值总比不上知识吧！”

“有些孩子到图书馆来只是为了找麻烦，完全是因为他们的

母亲不乐意把他们关在家里，这些孩子的知识还不是最便宜的吗，有些图书馆馆员对孩子只知道迁就，结果把图书馆变成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但是，只要我还在这里负责管图书馆，我一定要把戈镇图书馆弄得安安静静的，象个高雅的地方，我决不会让孩子们来搞破坏找麻烦的！”

卡萝尔看见别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此，等待着她作出引起大家反对的事情来。她可不敢再把这些人激怒。她赶紧陪出笑脸，表示赞成维利茨小姐的意见。她当着众人的面看看手表，用小鸟啼啭般的声音说：“天色不早啦，——我得赶快回家去，——丈夫也许在等着，——今天的会简直太好了，——关于女佣人的问题，你们的意见也许是对的，——因为我们家的比阿人太好了，我个人免不了有些偏见，——象这样的蛋糕真是别有风味，海多克太太可要把诀窍告诉我，——再见啦，今天的会真叫人痛快呀——”

她走回家去，心里在责备自己，“都怨我自己不好，为这些小事情发火，把她们顶撞得真够呛。只不过——我说怎么也不能那样的！嘿，要我痛骂那些在厨房里不嫌脏不叫苦干活的女佣人，还有那些衣衫破烂饿着肚子的孩子，我才不干呢，我宁可不理采那些太太小姐！看来那些婆婆妈妈们要制约我一辈子啦！”

比阿在厨房喊她，她没有反应。她急冲冲上了楼，走进了那个空荡荡的客房。她惊恐万状，哭得很伤心。在这个黑咕隆冬的房间里，关上百叶窗便不在透风。她跪在一张沉甸甸的乌黑胡桃木床边，一床红被子铺在松软的床垫上，她跪伏着的身姿，象是一道昏暗惨淡的弧光。

第八章

一

“我一直埋怨自己百无聊赖，对威尔是不是不够关怀体贴呢？我对他的工作是不是没有给予注意？赶明儿我应当注意。哦，那是不成问题！要是我和镇上的那些人相处不了，也许我就会被关在家门外了——”

肯尼科特一回到家里，她就匆匆问道，“亲爱的，你应当把你出诊的情况告诉我，不必嫌多。我非常想知道。”

“好极了。那没问题。”说完，他就下楼生火炉去了。

她吃晚饭时又问他，“比方说，你今天出诊的情况如何？”

“今天的情况？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说你出诊情况嘛。我非常想了解，——”

“是谈今天的？哦，今天没有碰到任何特例：有两个家伙肚子痛，有一个人把手腕扭伤了，还有一个女人有心里毛病，想自寻短见，原因是她失去了丈夫的爱，此外还有嘛——都是一些常见病罢了。”

“难道说那个不幸的女人，——闹的也是常见病吗？”

“那个女人？或许是神经病呗。两口子之间的事儿，谁都管不了的。”

“不过，亲爱的，请你告诉我下一次出诊时所碰到的有趣的事儿。”

“那还用说嘛。没有问题，一定可以。什么都讲给你听，——哦，今天鲑鱼味道很好，是有豪兰铺子里买的吗？”

二

卡萝尔在《芳华俱乐部》的会上惨遭失败以后，约莫过了四天光景，维达·舍温过来看望她，差不多把卡萝尔脆弱的心灵辗成齑粉了。

“我可以进来聊一会儿吗？”维达·舍温谈话毫不隐深，而又天真无邪，卡萝尔有些不安。维达跳了跳，她的皮大衣就脱下来了。接着象是在做体操一般坐下来。然后她象开机关枪似地说：

“我觉得这样的天气真的太好了！雷蒙·伍瑟斯庞说，他要是像我这样精力充沛，早就在大剧院当上了有名的歌手。我常常想，这里的有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候，我有世界上最可爱的朋友，我的工作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可能是我可是是在欺骗自己。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再也不能瞒着你：你是世界上最最大胆的小傻瓜！”

“所以今天你要剥我的皮。”卡萝尔笑嘻嘻地回答说。

“你说我嘛？也许是这样吧。我心里一直在纳闷，——我知道，两个人在吵嘴，第三个人轧进去，这是非常容易得罪人的事：他在甲乙两人之间来回奔走，他有机会搬来搬去，把对方所说的话分别告诉他们。但是，我要你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以便使戈镇人的的思想面貌为之一新——这是一天赐良机——我说话有些太傻了吧？”

“我明白。那一天。我在《芳华俱乐部》话说得太突然了。”

“其实也不完全这样。我很高兴你把女佣人问题的一些极为中肯的道理讲给她们听，虽然你话说得不够高明。这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不晓得你是否明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偏僻的社会里，大家对新来的人都有进行考验。虽然人们对她很客气，但是他们时时刻刻不在留心观察她。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教拉丁文的教

师，刚从韦斯理到这里时，她们都不喜欢她，说她说话口音带着土腔，一口咬定是她故意这样。当然，她们也议论过你——’

“她们常常议论我吗？”

“那有什么稀奇？”

“我总觉得自己象走在云雾里，我看得见别人，别人却看不见我。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一点也不起眼的平常人，没有什么东西好让她们背后议论的。我真闹不明白海多克夫妇干吗一定要说我的闲话。”说到这里，卡萝尔有些生气了。“我是不喜欢那样的。我一想到他们竟然胆敢妄加评论我的一言一行，就感到芒刺在背，她们简直是在往我的肉里抓！这怎么能叫我不冒火呢。我憎恨——”

“别着急，孩子！我说，你身上可能有些东西引起他们不满。现在我要你尽量冷静下来，不要个人意气用事。不论是谁，只要是新来的人，她们都是这样。我说，你在大学里对新来的同学不也如此吗？”

“是的。”

“那就好了！你其实不必意气用事？我现在是恭维你，我想你那样通情达理，也不会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我诚心希望你要胸襟开阔，宽宏大量，帮助我一块儿为使这个乡镇走向进步而努力。”

“我就不闹别扭，象刚煮热的土豆已经冷下来一样。不过我是无法帮助你‘使这个乡镇走向进步’。他们说我一些什么呢？说真的，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那些见识浅薄的人，当然不高兴你提到明尼阿波利斯以外的任何其他事情。他们怀疑这怀疑那——是的，疑神疑鬼呀。也有些人认为你穿得太好看。”

“哦，随他们去说吧！难道说我非要穿麻袋片，讨她们欢喜

不可？”

“得了吧，难道你的小孩子脾气又上来了吗？”

“那我就乖乖的，不耍脾气好了。”她不满意地说。

“那敢情好，否则我什么都不想告诉你。你要记住：我并不是劝你要改变你自己，我只不过是让你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罢了。如果说你想要对他们采取行动，那末，无论她们的偏见有多么荒谬可笑，到也要知道他们的想法。你是立志要来改造这个乡镇还是不？”

“我自己也没主意了！”

“得了——得了——你不用说啦，你自然有志于此！我呢，对你希望可不小呢。你天生就是一个改革家。”

“我可不是——现在更不敢想呀！”

“你当然是。”

“哦，假如我真的能干些有用的事，——那她们会说我是装出来的？”

“我的乖孩子，你真聪明！先不要说他们脸皮厚。说到底，用戈镇人的标准来看戈镇，没有一样不顺眼，正如芝加哥人看湖滨林荫大道一样。不过，象戈镇这样的地方，要比象芝加哥，或者伦敦那样的地方多得多。——我干脆全告诉你吧：你说‘亚美利加’这个词儿，只要不是按本地口音读成‘亚木立加’，她们就认为你太傲气了。她们就认为你太轻浮。她们眼里的人生是非常严肃的。她们只知道久恩尼塔那种哼声哼气的笑声，除此以外从来没有想象过世界上还有什么其他样式的笑了。埃塞尔·维利茨认定你就是对她屈尊俯就，当你——”

“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

“——你谈到要鼓励人们多读书；当你说埃尔德太太‘有那么一辆漂亮的小汽车’时，她就觉得你瞧不起她。她自以为她的

车还很大呀！有好几个商人说你在店里跟他们胡乱说话，太轻薄，此外还有——”

“真冤枉，其实我只是与他们搞好关系！”

“你那么亲近你的比阿，镇上每一个家庭主妇都觉得未必十分妥当。待人和气当然没错，可她们说你好象把她当成亲表妹一样。别忙！我要告诉你的话可多着呢。她们认为你把那个房间布置的太古怪了——她们觉得这只宽大的长沙发和那个日本的什么玩意儿是些非常很可笑的东西。你别着急！我知道她们是非常傻的。我想，我听到过十几个人批评你到礼拜堂去的次数不够多，还有，——”

“我可再也受不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我高高兴兴地访友拜客，努力与她们亲近的时候，他们却在背后这样议论我，我实在受不了！我十分怀疑你是否应该把这些话告诉我？这会使我觉得不好意思。”

“我也在这样想。现在我只好用‘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古老的谚语来回答你。将来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有了力量该是多么惬意，即使在我们这样小的地方不会有错；那就是说，把这个小镇控制起来——哦，我想有些脾气古怪。但是我乐意看到这里一切事情都有所进步。”

“可她们这样伤透了我的心。本来我诚恳地对待她们，非常自然，她们却反过来议论我，使我觉得她们是那么残酷，那么心怀奸诈。你不如把一切都兜底说说清楚吧。对于我那天搞的中国风味的招待会，他们又有什么评论？”

“哦！这个嘛，——”

“你放心，尽管讲吧。你如果不讲，我自己就会整天挂在心头上，也许想得比她们所说的更严重呢。”

“你那天请客，他们是很高兴的。不过，在我看来，她们有

些人觉得你是在摆场面，出风头——是装作你的丈夫是个大富翁，与他的实际财力不相称。”

“我可不能——她们的这种卑鄙心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难道说她们真的以为我——现在炸药这么便宜，你干吗还要去‘改造’象她们那样的人？谁居然这样说？富人？还是穷人？”

“哦，穷人富人都有。”

即使我在大家面前装得很斯文，但我至少总也不至于会做出那种庸俗的事情来——难道她们不会动脑子想吗？如果说她们真那么想知道，那就劳你大驾告诉她们，威尔一年大约赚四千块左右，而我的那次请客所花的钱，还不到她们所想象的数目的一半。中国货不像她们所想的那么贵，我的衣服就是自己动手做的——”

“你就不用再说了！反正不干我的事。何况我些情况我都知道。她们的意思是：她们觉得，象你这样大请客显得太阔气，本镇大多数人都是请不起的，她们怕的是你要跟大家比阔气，这该有多危险哪。在这个小镇上，四千块钱是十分了不起的收入了。”

“比阔气——我做梦也想不到。我尽我的力量请客，只是为了取悦于她们，纯粹是因为我喜爱她们，要跟她们交朋友，这你不会怀疑吧？总而言之，至于那次请客，我是非常傻的，也太幼稚了，搞得太热闹了。可是，我的出发点是为了大家高兴。”

“我当然知道啦。她们讥笑你请她们吃中国风味的炒面，她们还讥笑你的裤子太好看，——这些当然有失公正——”

卡萝尔急得跳起来，呜咽着说，“哦，她们怎么能这样啊！我是那么费尽心思地给她们准备精美的点心，她们不该讥笑呀！还有我的那一套自己高高兴兴缝制的中式长袍——那是我偷偷做的，只是为了让她们惊喜一下。她们却一直叽叽喳喳在笑话我呀！”

她一气之下倒在长沙发上，身子缩在一起。

维达抚摸着她的头发，低声说，“我真不该——”

卡萝尔被羞愧气昏了，根本不知道维达什么时候走的。直到五点半钟响，她才惊醒过来。“在威尔回家以前，我的心情肯定要平静下来。但愿他一辈子不知道他的太太是个大傻瓜……唉，那些女人有着多么冷酷的心肠，一味讥笑人的，多么可怕！”

她象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一步一步慢慢地上楼去。她扶着栏杆，迈不开脚步，好象有人在后面拖着她。她恨不得立即投向庇护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父亲，是她的时常含着微笑、富于同情心的父亲，可惜早在十二年以前她的父亲就去世了。

三

肯尼科特两腿僵硬地靠在暖炉和煤油炉之间的那张最大的椅子里，满脸倦意。

卡萝尔小心翼翼地说，“亲爱的威尔，不知道戈镇这里的人会对我有什么样的评价？我想这是避免不了的。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听到他们说我坏话，千万别生气。”

“说你坏话嘛？我的天哪，我想没有人会这样吧。他们常常对我说你是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最迷人的姑娘。”

“哦，可是我觉得好象——那些铺子里的掌柜可能认为我买东西要求太高了。恐怕达沙韦、豪兰和卢德尔梅耶那几位现在对我不满。”

“那我就不妨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原本我不想跟你说的，现在既然你说到这儿，索性都告诉你：切斯特·达沙韦大概因为你到各大城市去选购新家具，而不买当地的，所以冒火了。当时我也不愿意表示反对，可是我在这儿赚钱，他们自然希望我把钱

花在这里。”

“如果达沙韦先生能好心肠指点我一个有文化素养的人在布置房间时怎样对他那些称之为殡仪馆的东西加以利用，”她记起了达沙韦从前说过的话，就言归于好地说，“不过，我还是可以理解他的。”

“还有豪兰和卢德尔梅耶——哦，因为他们铺子里货色太蹩脚，你为此挖苦过他们，当时在你看来，只不过是开开玩笑。不过这样的事我们不用管他？戈镇是一个独立的市镇嘛，不象在美国东部那些穷乡僻壤的小地方，平日里你走一步路都得小心留神，时时想到社会上那些荒诞不经的习俗在制约着自己，还有那么一大簇嚼舌根的老太婆喋喋不休的评头品足。在我们这里，谁都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多松心哪。”他说得眉飞色舞，卡萝尔看得出来他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她气虎虎地透了一口气，不禁有些困倦。

“卡丽，我们既然已经谈到了这儿，不妨就在这里提一下：当然，我是愿意保持中立的态度，我也不赞成你上街买东西，总却不开情面，总去跟你一向来往的商铺，要不然你真心作成他，不过，依我看你最好多去詹森或卢德尔梅耶，少去豪兰·古尔德那里，由于豪兰·古尔德他们一闹病，总是找古尔德医生，他们那一拨人从来不会上我这儿。我当然不乐意把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他们赚走，从他们的手上再转到特里·古尔德的腰包里去！”

“我到豪兰·古尔德那儿去购物，是因为他们铺子货色相比之下会好些而且干净。

“这我也知道。我的意思也不是不让你去他们店里。当然罗，詹森他这个人也非常鬼，——卖给你的东西，常常是缺斤短两的，——而卢德尔梅耶这个荷兰佬呢，是个又懒又馋的猪猡胚！不过最终来说，我的意思是，如果有可能，我们尽量到自己人那

里去买东西，你明白吗？”

“我明白啦。”

“得了，现在该休息啦。”

他打了个呵欠，出去看看寒暑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抚摸了一下她的脑袋，把自己的马甲解开，又打了个呵欠，给座钟上了弦，下楼去看看火炉，又打了个呵欠，步履沉重地上楼睡觉去了。上楼时他还不时摸摸自己胸口那件厚毛线衣。

不一会儿，他扯着嗓子喊道，“你怎么还不打算上床呀？”——她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第九章

一

卡萝尔心里很想以轻快的步伐，跑到草坪上去教那些小羊羔跳一种舞蹈，那舞蹈非常富有教育意义，但她发现在那里的并不是小羊羔，而是一群狼。它们从四面八方逼近，叫她走投无路。她的四周都是凶狠的狼牙和不怀好意的眼睛。

她时常被人暗地里讥讽，——她忍无可忍了。她恨不得从这儿逃走，躲到大城市里各管各的状况中去。她不断对肯尼科特说，“不妨让我到圣保罗去住几天吧。”但是没有勇气说这句话，她怕好的丈夫问个究竟。

还想改造这个乡镇吗？——现在她只求人们的宽容！

她不敢直面人们。一个星期以前她觉得镇上居民的举止态度还挺有意思，但现在一见到他们，她就脸红地躲开了。从他们的“早上好”的语调里，她听到了声音里的残酷的窃笑。

有一天，她在奥利·詹森的食品杂货店跟久恩尼塔·海多克不期而遇。她用奉承的口吻说，“哦，你好！噢哟哟，这里芹菜太好啦！”

“是呀，看上去挺不错的。哈里要求礼拜天一定要吃芹菜，这个家伙真难对付！”

卡萝尔飞也似地从店里溜出来，心中十分欣喜，“她没有当面讥讽我！……是呀，没有……”

不到一个星期，她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了，她不再感到岌岌不安，羞愧难言，仿佛别人也不再背地里嘁嘁喳喳地讽刺她了。但是她见人就躲的习惯依旧没法改变。她在大街上走路的时候，

总是抬不起头。有一次，她发现麦加农太太正在前头走，她马上转过身，走到街对面，假装在全神贯注地看一块招牌。她就像在演戏似的，时时刻刻都要想到她已看到的每一个人，——还包括她看不到的暗中投来的轻蔑的眼光。

她这才相信维达·舍温所说话全都不假。不论她走进一家铺子也好，还是打扫屋背后的门廊也好，或者是伫立在小客厅的凸窗跟前也好，总有人在暗中观察着她。从前，她总是大摇大摆、得意扬扬地走在大街上，径直回家去的。如今她乜斜着眼睛走过沿街的每一幢房子，安全到家，觉得自己好象是从冷嘲热讽的敌人的营垒里突围出来似的。虽然她自己也知道象她这样神经过敏确实荒唐可笑，但她还是时时感到紧张不安。她看到，有人偷偷看她以后，又把窗帘轻轻地拉回原处。有些老娘们两脚已跨进自己家门，又溜出来，一个劲儿地直盯着她看——在寒冬腊月的寂寂无声的静谧中，她还可以听见她们把脚尖踮起悉索悉索在门廊里走路呢。有时候，她在寒冷的暮霭中匆匆走过大街，把人们那些探照灯般的目光暂时忘却，终于暂时放松下来，伫立在朦胧夜色的掩映下的淡黄色窗口的时候，猛然一簇白雪覆盖着的灌木丛里唰的一声探出一个脑袋，脖子上围着围巾，一个劲儿监视着她，她吓得惊恐万分。

她觉得自己有些太过认真，乡下人见到人，都要愣头愣脑瞧上一会儿。想到这一层，她终于平静下来，并且对自己推断问题的态度还感觉良好。可是转天早上，她走进卢德尔梅耶的铺子，又被打击了一次。卢德尔梅耶，店伙计，还有那位神经质的戴夫·戴尔太太正在闲扯谈，谈得很高兴，一看见她进来，立刻敛起笑容，显得十分尴尬，开始话语不连贯地谈小葱、鲜姜和大蒜。卡萝尔心想可能是自己的到来使他们如此狼狈不堪。那天晚上，肯尼科特带她去拜访古里古怪的莱曼·卡斯夫妇，主人一看见他

们突然到来就惊慌失措。肯尼科特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你们干什么这样鬼头鬼脑的，卡斯？”卡斯两口子只是鼠头鼠脑地傻笑着。

除了戴夫·戴尔、萨姆·克拉克和雷米埃·伍瑟斯庞以外，其他的商人对她看法如何，——卡萝尔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她知道自己老是怀疑人家的寒暄话里带着刺儿，但是她就是改不了这个毛病，无法从萎靡不振的心理状态中感奋起来。对于那些商人的优越感，她时而愤愤不平，时而不知所措。那些商人并不意识到他们对她的举止态度太粗鲁无礼了，他们的用意就是要告诉她自己尽管是开铺子的，但是生意亨通，什么“某某医生的太太，根本不放在他们眼里”。他们时常就说，“人都是圆颅方趾嘛，谁也不见得比别人差——说不定还比别人强一点儿。”可是，碰到那些贫穷的乡巴佬来赊东西的时候，他们把这话藏起来了。那些开铺子的掌柜——北方佬，他们的脾气都非常乖戾；奥利·詹森、卢德尔梅耶和格斯·达尔，分明是来自“欧洲”，都乐意被人看作北方佬。出生在新罕布什尔的詹姆斯·麦迪逊·豪兰，还有出生在瑞典的奥利·詹森，两人都常常翁声翁气地对顾客说，“我不敢肯定你问的东西还有没有呢，”或者说，“哦，请你别指望在中午以前收到这些东西，”借以证明：他们是自由的美国公民。

顾客们为了保全自己面子，总会有几句回敬的话。久恩尼塔·海多克就幽默地说，“你勿必在十二点以前送到，否则我就揪你那个新来的送货员的头发。”但是开这种毫不拘谨的玩笑，卡萝尔过去就从未尝试，现在她心里更明白，她一辈子也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了。这种胆怯的心理，时间久了，使她养成了到阿克塞尔·埃格的铺子买东西。

阿克塞尔在镇上没有人敬重也没有人指责。他至今还是一个外来人，而他也乐在其中。他这个人做事既不灵活，遇事也不好

奇。他的店堂比十字路口的任何一家商店都要一团糟。店里的商品，除了阿克塞尔本人以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找到。就拿童袜这一类货品来说罢，有一部分放在售货架上用一块单子盖着，一部分放在一个装松脆姜饼的洋铁筒里，剩下来的就通通堆在一只面粉桶上，与一窝黑头蛇差不多，而面粉桶的四周围，则摆着一些扫帚、挪威文版《圣经》、鲈鱼干、几箱杏子，还有一双半伐木工人穿的皮靴鞋底用橡胶做成。店堂里挤满了斯堪的纳维亚农妇，她们头上包着围巾，身上穿着老式淡黄而又略带褐色的羊腿肚短外套，站在那里发愣，正等着她们的丈夫回来。她们说的是挪威语或者是瑞典语，傻乎乎地直瞅着卡萝尔。卡萝尔看见她们，心里也舒坦一些，——至少她们并没有在低声贴耳说她是一个喜欢摆架子的娘儿们。

可是，她却认为阿克塞尔·埃格的铺子“很美，而且富于浪漫色彩”。

现在她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穿著。

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竟然放胆穿上了那套崭新的黄黑两色乡花领口的方格子花样的衣服，这一下子也就相当于邀请戈镇上男女老少一块儿来对她评头品足了。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只知道一味打听新衣服和新衣服的价钱。不错，她的这套衣服确实很漂亮，线条花纹很是美丽动人，戈镇人所穿的那种橙黄色的粉红色的长袍子简直相形见拙。博加特寡妇从她的门廊里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在说：“哦，那样漂亮的新奇的衣服我活了一辈子都没见过！”在专售纽扣针红的杂货铺里，麦加农太太突然拦住卡萝尔说，“我的天哪，你的衣服好漂亮，——价钱一定贵得吓人吧？”有一群男孩子正在药房门前转来转去，一看见她走过来，就说，“嘿，胖娘儿们，让俺们在你后背上下盘棋，好不好？”卡萝尔简直忍无可忍。就在顽童的窃笑声中，她拉起皮

大衣罩住新衣服，并且扣好大衣扣子。

二

现在最让她头痛的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那一伙瞪着大眼睛看她的花花公子，他们成天游手好闲。

一直以来她都觉得，乡下自然景色优美，空气新鲜，又有可供垂钓和游泳的湖泊，比人工修建的大城市对人体健康更有益。可是，那一群年纪在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的男孩子，闲荡在戴尔的药房门前的情景，使她感到恶心，那些男孩子抽着烟卷，展示着“花里胡哨”的时式皮鞋、紫色领带和镶着钻石般钮扣的短外套，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吹的是黑人黄色小调。碰到有少女路过那里，他们总是很不正经地说：“噢哟哟，你这个迷人的小姑娘！”

她看到他们在德尔·斯纳弗林理发馆后面的一个脏兮兮的房间里聚赌打弹子球，在“鱼肉熏制工场”里大声吆喝地掷骰子，要不就一起围在明尼玛喜旅馆酒吧间的侍者伯特·泰比身边，听他讲“有味儿”的故事。每当《玫瑰宫》电影院银幕上出现一个爱情镜头，她经常听到他们努力发出那些恶心的声音。在希腊糖果店的柜台跟前，他们一面吃烂香蕉、酸樱桃、掼奶油和果子冻冰激凌，一面互相大喊大叫，“嘿，不药〔要〕打搅我！”“支你妈的蛋，不要把我的杯子打翻。”“老子玩命去了。”“嘿，要是你那臭气冲天的烟卷再沾一下我的冰交〔激〕凌，我就扒〔剥〕你的皮！”“哦，巴蒂，昨儿晚上泥〔你〕和蒂丽·麦圭尔跳舞呢？紧紧地搂着她，伙计，是吗？”

卡萝尔对美国小说作了一番研究以后；才发觉这些——正是美国青少年惟一所能表现出来的有趣的显示他们气概的作风；远离贫民窟和矿工宿营区的青少年，都是娇生惯养，没有幸福的。

过去她不觉得这怎么奇怪。如今她怀着恻隐之心而又不夹杂个人感情仔细地观察了那些青少年。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竟然还会惹她生气呢。

现在她终于醒悟了，她的情况他们都已了如指掌；他们一直在等着看她出洋相，侍机嘲笑地。哪一个女学生在经过他们的那些观察所时，都不象肯尼科特医生太太那样满脸羞红。她在羞愧以后，深知他们在不停赞美地瞅着她那刚刚踩过雪地的套鞋时，必定是在仔细捉摸她的小腿的模样。他们的眼睛里毫无青春光彩，——整个戈镇也只有呆板气息，她想到这里几乎伤心死了。他们生来就老于世故，冷若冰霜，喜欢吹毛求疵，以揭别人的隐私为乐事。

有一天，她不经意间听到赛伊·博加特和厄尔·海多克的谈话，更加使她对这些青年人未老先衰、冷酷无情感到失望。

赛勒斯·N·博加特，是住在街对面那位笃信上帝的寡妇的儿子，今年十四五岁光景。赛伊·博加特的德行，卡萝尔早已领教过了。她刚到戈镇的第一天晚上，赛伊就带着一帮狐朋狗友，特意找上门来搞“恶作剧”。他砰砰乓乓地拚命敲着一块早已不用的汽车挡泥板，他的那一帮朋友，模仿小狐崽呜呜呜地嗥叫着。肯尼科特感到受到宠幸，急忙跑出去，赏给他们一块大洋。赛伊见钱眼开，越搞越起劲。过了一会儿，他换了全班人马，又来到了医生家门口。这一回他们轰轰烈烈地玩命敲着三块汽车挡泥板，敲的敲，喊的喊，闹得鸡犬不宁。肯尼科特正在刮胡子，只好先放下，走出来打发他们。赛伊用尖里尖气的调门说：“嘿，这一回你一定得给俺们两块钱哪。”——两块钱他又到手了。一星期后，赛伊竟然把打更用的梆子安装在卡萝尔家小客厅的窗子上，在黑漆漆的夜里发出一阵阵笃笃笃的声响来，吓得卡萝尔失魂落魄，尖声大叫。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她还亲眼看见赛伊一手

勒死过一只猫，偷摘人家的瓜果，向肯尼科特院子里扔烂西红柿，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搞破坏开了几股滑雪跑道，而且还听见他大肆宣讲生孩子的奥秘，真是令人惊骇。实际上，赛伊·博加特好比是博物馆里的一个标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小乡镇、一所校风严明的公立学校、一种富于真挚的幽默感的国民传统，还体现了一位乐善好施的母亲，怎么的将一块质地不错的好料子捏成这么一个无药可救的孩儿王。

卡萝尔心里非常怕他，有一回，赛伊唆使他的那头杂种狗去咬他家的小猫，她装作没有看见，更不用说加以阻挡了。

肯尼科特家里的汽车房，是一个小棚屋，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一些油漆罐、修理工具以及剪草机和几把老掉牙的用干草扎成的小扫帚。屋顶上有一个阁楼，已被赛伊·博加特和哈里的弟弟厄尔·海多克占用，成为他们进出的老窝。赶上家长要给他们吃鞭子，他们就逃到那里，聚在一块儿抽烟卷，并且计划搞些秘密活动。他们只要从街对面一登上梯子，进入阁楼简直不费力。

一月下旬某天早晨，就是在维达告诉卡萝尔真情以后约莫有两三个星期时间，卡萝尔上那个阁楼去找一把锤子。她踩着地上的雪，悄无声息。她听到阁楼上有人在说话：

“喂，俺们——俺们到湖边的捕捉机里偷几只麝香鼠，明白吗？”赛伊·博加特带着倦意说。

“好嘛？俺们的耳朵可是会被人揪掉的！”厄尔·海多克咕哝着说。

“她妈的，这些烟卷儿真带劲儿！俺们还拖着鼻涕的时候经常抽玉米须和干草籽，你还有印象吗？”

哼，想它干什么！”

有人在吐痰。然后是一阵沉默。

“你说说，厄尔，听俺娘说，抽烟要得肺病呢。”

“胡说八道！你娘是个老妖怪。”

“那可也是。”沉默了片刻。“可是她说她认识的一个抽烟的小伙子果真得了肺病。”

“胡扯谈，没有跟这位城里小组结婚之前肯尼科特大夫还不是一直在嚼烟叶吗？他也常常随地吐痰，——嘿！技术还不错呢！能从十英尺远的地方准准地，正好吐在树干上。”

对这位来自圣保罗的城里小姐来说，这可是刚听到的一条最新的新闻。

“你对她怎么评价？”厄尔继续问道。

“啊？说的是什么人呀？”

“你这个机灵鬼，装什么呀？”

接着是一阵拳打脚踢，木板被敲得咚咚作响，随后是一阵沉默，末了才传来赛伊的半死不活的说话声音：

“你说肯尼科特太太吗？哦，依俺看，她挺好。”伫立在阁楼下面的卡萝尔松了一口气。

“有一次，她给俺一大块蛋糕。可是妈偏要说她眼睛长到额角上去了。真是活见鬼！妈总是对她大加评论，一天到晚不离口。妈说肯尼科特太太要是能象关心她的男人关心自己穿著一样，那位医生的脸儿就会好多了。”

又有人在吐痰。又是一阵沉默。

“哼，久恩尼塔也老在议论她，”厄尔开了腔。“她说肯尼科特太太自以为天底下什么事都懂。久恩尼塔说她每次看到肯尼科特太太昂首阔步地走过大街，露出‘快看快看——我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女人！’的神气，她总要笑得都快把肚皮笑破了。不过，他妈的，俺可不听久恩尼塔的那一套，她这个人只知道挑剔，真是无耻卑鄙。”

“妈逢人就说，她听肯尼科特太太亲口说从前在圣保罗做事

时，每周赚四十块钱；可是妈说她知道她每周只不过赚十八块钱，——妈说等她习惯了这儿后，就不会那样东跑西走，到处转悠，洋相出尽，她是那样目空一切，总以为人家远远不如她，其实人家都比她见识广。人家暗地里都在笑话她。”

“喂，你们看见过肯尼科特太太在家里忙碌的样子吗？那天晚上，俺打她家门口走过，她忘了把窗帘放下来，俺就花了十分钟看她忙这忙那。嗨，会笑死人的。她独个儿在家，要把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摆得正正的，准有五分钟之久。她用十指尖尖的小手把镜框扶扶正，——她那样子，叫人见了酸溜溜的，——好象在说，瞧我这小指头多么纤巧，哎哟哟，我还不是很俏吗？他妈的，简直叫你笑掉了牙！”

“不过，俺还是要说，厄尔，即是这样，她人长得的确很漂亮。她的那些漂亮的衣着一定是结婚时买的。你们大概从来没见过她的那些衣服怎么低领口袒胸露脖子，还有她的贴身内衣吗？有一次，她的衣服就晾在绳子上，俺看了个一清二楚，嘿，她连脚踝也长得很不错哪。”

听到这里，卡萝尔再也忍不了了，扭头逃走了。

镇上无人不在议论她，甚至对她的穿衣打扮，她的模样儿都不肯放过，而她却一直什么都不知道。她好象觉得自己就象一丝不挂地被人拖着过大街一样。

天刚刚黑下来，她把窗帘拉好，和窗台接平，一条缝儿都不留，尽管这样，她仍然感觉到人们从窗帘外投来的讥讽嘲笑的目光。

三

她的丈夫按照世代相传的习俗曾经嚼过烟叶，这在她看来俗不可耐，并且一直放在心里，她越是想把它忘掉，越是忘不了。

虽然同样都是恶习陋俗，但她宁愿丈夫沉迷于赌博或犬马声色。因为这样，她的恢宏胸襟也许还会包涵他。她始终不曾想起：哪一部小说里，有嚼过烟叶的主人公令人倾倒的？她可以肯定说，他的这种表现说明他最多只不过是一个胆大包天、放浪形骸的西部人罢了。她尽力把他跟电影银幕上那些胸脯长毛的英雄好汉放在一起。在朦朦胧胧的暮色苍茫中，她躺在长沙发里，身子好象缩成一团的苍白柔软的东西；她的心中展开激烈的斗争，最后她完全屈居下风。她默默地思考：他吐痰的技术，也根本不能跟跟那些奔驰在丛山之间的森林骑手相提并论！只说明他毕竟跟戈镇人是同气同求，同声相应——他和裁缝师傅纳特·希克斯与酒吧间侍者伯特·泰比都是同一种人。

“但是，他为了我的缘故早已改掉了那种恶习，还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们大家都一样，从某些地方来说就是不洁之物嘛。我把自己想象有些过份崇高和伟大，可是我每天跟大家没有丝毫区别，也免不了吃、喝、拉、撒、睡。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冷静的、苗条的女神。世界上永远不会出现那样完美的女神！至于他的那个恶习，由于我的原因他早已改掉。现在他支持我，相信镇上每个人都喜欢我。他一直稳如磐石，毫不动摇，——在戈镇这场风暴确实是卑鄙透顶，我几乎快要被它逼疯了。”

她给肯尼科特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苏格兰民间歌谣。当她发现他正在嚼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雪茄烟的时候，她不由得想起了那天听来的秘密，于是慈母的微笑出现在她的脸上。

她默默地问自己，与她结婚对我来说是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她在这里援引的字句和在心中念念有词的词调，是跟别的女人——不管是挤牛奶的女工，还是恶作剧的皇后——以前所使用过的毫无区别，而且，今后亿万女人也仍然还要使用呢。对于心中的疑虑她无法给予解答，于是只好先搁在一边。

四

她在肯尼科特的带领下来到了拉克—基—迈特。这是一个位于林海之中的地方，在戈镇的北边。拉克—基—迈特是奇佩瓦族印第安人保留地的门户；它是一个沙窝小村子位于白雪皑皑的大湖畔、四周周围绕着挪威松树。假如结婚时匆匆见的一次面不算数的话，卡萝尔现在是头一次跟她的婆婆见面。肯尼科特老太太文静端庄，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她住的是一间地板擦得十分干净的小木板房子，可以见到一条条透白纹路，屋子里也只有几张摇椅，又破又硬靠垫显得极是笨拙。尽管这样，屋子的气氛还是如同主人的风度一样，叫人感到素雅大方。她问了卡萝尔许多关于书籍和城市的问题，在言谈中她还像一个孩子那样，对什么都怀有极强的好奇心。她喃喃自语地说：

“威尔从来不怕干又苦累的活儿，他是一个难见的好小伙子，但是他好象太严肃了，你可要好好开导他，使他变得活泼起来。昨天晚上我听见你们俩口子在笑那个挽着篮子沿村兜卖的印第安老头儿。当时我还在床躺着，当我听到你们哈哈大笑的声音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高兴。”

这个家庭的气氛是非常和睦友好，身置其中，卡萝尔把她不久前接二连三遇到的倒楣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她觉得，肯尼科特娘儿俩完全可以依赖；现在她可不是无依无靠了。看到肯尼科特老太太在厨房里忙活的情形，她对自己的丈夫也开始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他是个实事求是，做事十分让人放心，简直无可指责的人。他根本不会跟人开玩笑，不过他却高兴让卡萝尔一个劲儿逗着他玩儿。但是，他有许多多美好的品德，如对人很信任，看不起包打听的行为，心灵纯洁，为人正直不阿等，这些都是他从他的母亲那儿继承来的。

这一两天在他母亲家里住的日子使卡萝尔的信心又增强了许多。回到戈镇，她心情十分平静，但也还有余悸，正如一个重病人，刚服了一帖灵药，剧痛马上消失，正在欢天喜地地庆祝重获新生。

数九寒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呼呼的北风吹着大块的乌云和银白色的云疾驰过天空。在这稍纵即逝的明朗的时刻里，大地上万物仿佛都在惊慌失措地活动着。肯尼科特夫妇两人，一路上冒着砭人肌骨的寒风，踩着深雪一步一步挣扎着往前走去。肯尼科特心里还是十分高兴。他大声跟洛伦·惠勒打招呼说，“我不在家的这几天，你过得如何？”那位编辑也冲着肯尼科特大声嚷着，“哦，你一出门就这么久，现在你的病人个个都没事啦！”然后煞有介事地进行采访，打算把他们这次远行经过刊登在《无畏周报》上。杰克逊·埃尔德大喊道，“喂，伙计，你说说北边情况怎么样？”麦加农太太也走到自家的门廊里，当看到他们的时候，便不停地向他们招呼示意。

“这些人对我不错吗，见到我都这么高兴，看来她们挺看得起我的。这些人对生活都感到很满足。为什么我偏偏不能感到满足呢？但是，难道说我就一辈子饱食终日，无事可干，听别人说一声，‘喂，伙计，’就心满意足了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在大街上大喊大叫，然而我却只能坐在嵌着装饰板的房间里，听着小提琴的悠扬的曲调。这到底是为什么——？”

五

维达·舍温习惯于在放学后来到卡萝尔家里，她经常末了说至今有十几次了。她非常懂得分寸，但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儿，她走遍镇上各个角落，四处搜寻用以巴结卡萝尔的恭维话：象韦斯特莱克医生太太说卡萝尔是一个“很可爱，聪明伶

俐而又有文化修养的年轻女人”啦，克拉克五金店的焊白铁活儿的师傅布雷德·比来斯，坚定不移地把她看作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人，从不挑三捡四等等。

可是，对于她卡萝尔还是不能完全信任。她觉得难过的是，这个局外人对她受委曲的事儿了如指掌了。这会儿维达按捺不住，暗示说，“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乖乖。现在要振作起来。镇上的乡亲们几乎都不再议论你了。跟我一块儿去《妇女读书会》吧。你可以在那儿听到最好的报告，那儿还会举行十分有趣的时事讨论会。

卡萝尔不好直接拒绝维达的多次要求，但她还是对此兴趣不大，没有欣然应允。

如今，真正是她的知心朋友的只有比阿·索伦森。

即使在卡萝尔眼里自己对下层阶级的人已经非常仁慈了，她的出身教养却使她相信佣人总是下贱的，低人一等的，可是她发现比阿非常象她在大学里所喜爱的那些少女；作为一个女友来说，比阿比《芳华俱乐部》里那些少奶奶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久而久之，她们俩亲密得就象两个小娃娃在一起游戏——学做家活呢。在比阿眼里卡萝尔是戈镇最美丽、最文雅的一位女人；她常常高声喊叫，“我的天呀，你的帽子真漂亮！”要不然，就说，“沃〔我〕相〔想〕纳〔那〕些太太们一看见你的头发梳得这么好看，正〔准〕会眼红得要死！这些话里流露出的只是大学新生对高班同学的极度赞美，而完全没有仆人的卑下的心理和蒙奴的巴结奉承。

菜单是由她们俩人一起拟定的。开头两人都保持各自不同的身份，卡萝尔端坐在厨房里桌子的上座，比阿站在洗涤槽旁边，或者在揩擦炉灶。后来，两个人都一块儿坐到桌子跟前，比阿一面咯咯大笑，一面告诉女主人那个死皮厚脸的送冰家伙追求她的

故事，卡萝尔呢，也在暗自思忖，“谁都知道，论医术，我的肯尼科特先生可比麦加农大夫高明得多。”卡萝尔上街买东西回来，比阿三脚两步，连忙赶到门厅，帮她脱去外套，一个劲儿捋着她冰僵了手，并且还问她，“今天镇上逛商场的人杜〔多〕不杜〔多〕?”

卡萝尔每次外出回来，总能得到比阿的一番问候和关心。

六

她几个星期以来她就始终这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从表面上看，生活没有丝毫变化。除了维达以外，谁也不晓得她内心的苦闷，即使在最最痛苦失望的日子里，她还是照旧跟在大街上和店铺里碰见的女人闲聊天。假如没有肯尼科特伴随左右。她是怎么样都不会去《芳华俱乐部》的，只有在上街买东西，或者她不得不去参加午后的礼节性访问，才去抛头露面，让镇上的人品评一番。那时，莱曼·卡斯太太，或是乔治·埃德温·莫特太太，手上戴着干净的手套，拿着一块小手绢和海豹皮面的名片盒，脸上的笑容的人一种尽管满意，却又冷冰冰的感觉，坐在椅子边沿上，开口问她，“你觉得戈镇很有意思吗?”每次她和肯尼科特去海多克家或戴尔家里去的时候，总是像一个刚刚进门的新媳妇似的躲在丈夫身后不出来。

现在，她过的是无依无靠的生活。肯尼科特陪着一个病人到罗彻斯特动手术去了。恐怕要离家两三天，本来她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她想不妨松弛一下自己婚后紧张的心理，暂时变成一个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少女，可是，肯尼科特走了以后，家里变成了一个空虚得令人害怕的地方。今天下午，比阿也出去了，——可能是找她表姐蒂娜喝咖啡，谈“男朋友”去了。今天又是《芳华俱乐部》每月一次的聚餐和桥牌晚会的日子又已经来到，然而没有

丈夫的陪伴卡萝尔是怎么样也不敢去的。

她呆在家里形单影孤。

第十章

一

卡萝尔感觉到屋子里的鬼影儿在天还没黑时就出来了。黑影儿一个个地从墙上爬下来躲到每一把椅子背后去，无声无息。

门儿不是也在吱嘎作响？

卡萝尔是不管怎样也不能去参加《芳华俱乐部》的聚会的！她打不起精神，在她们面前蹦来蹦去，还要对出言不逊的久恩尼塔分外殷勤，陪笑脸。今天不管怎样都去不得。但是，她确实想去访友拜客啊。是呀！要是今天下午有什么客人来，——维达，萨姆·克拉克太太，老态龙钟的钱普·佩里太太，或者是和蔼可亲的韦斯特莱克太太，以至于盖伊·洛克本人，她真心希望这些与她谈得来的人们来拜访她！她真想打电话——

但她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否定了。他们应当登门拜访。

也许，他们会来的。

干吗不呢？

卡萝尔决定先准备好茶。或许他们真的会来。即使他们不来。那也是没关系的？她不会一味迁就镇上的人们，不顾自己的主张，她还是要保持喝午茶这种规矩，她历来认为喝午茶象征着一种优雅闲适生活。她独自一人喝午茶，，佯装是在招待谈笑风生的满堂宾客。或许在一般人们的眼里，这种行为显得多么孩子气，但此时对卡萝尔来说，同样也挺有趣的！真的太有意思啦！

一有了这个主意，卡萝尔决定马上付诸行动。她在厨房里来回穿梭，忙这忙那，先点燃炉灶里的火，一面烧开水，一面唱着一支舒曼的曲子，随后把葡萄干小甜饼铺在衬纸上，放到烘箱的

架子上去烤熟。她又步伐轻快地小跑到楼上，把一条薄如蝉翼的茶巾拿到楼下来，再把银茶盘里杯碟摆得整整齐齐，然后十分得意地把那个茶盘，放在客厅里一个樱木长桌子上，并随手把一些东西都挪到边上去，比如像一个刺绣绷子，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康拉德的小说，以及《星期六晚报》《文摘》还有丈夫正在读的《地理杂志》等东西。

银茶盘被她这儿搁一搁，那儿搁一搁，已经换了好多个位置。可她总是摇摇头。然后她忙着把那张专供缝纫用的工作台打开，放在凸窗跟前，茶巾被平整地铺在上面，再把茶盘挪动了一下。“明天先去买一只机花心木茶几回来，”她十分快活地说。

她把两套茶杯茶碟拿出来。一张直背长椅子，留给自己坐，另一张大型高背安乐椅，则留给客人坐，把这些事情都干完了，她早已累得气喘喘吁吁。

她已经准备好了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的事。然后她坐等客来。她屏息倾听门铃和电话的响声。这时她的热情劲儿消失了，她耷拉着双手，感到非常失望。

维达·舍温可能会听到她的召唤。

透过窗外，惟一能看到的便只有从豪兰家的屋背上筛落下来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是水龙带里喷溅出来的一股股白花花的泡沫。街道对面邻家的大院里，满天飞扬的雪花被狂风刮得急剧地来回旋转着，灰□□的一片。黑魆魆的树木在颤抖着一股股车轮留下的冰槽清楚地显示在路面上。

看着那一套给客人准备的杯碟，再看看那只大型高背安乐椅，她不禁感到屋子里更加空荡荡的心里更是空荡荡的。

她努力保持自己的耐性，把手指尖伸进冰冷的茶水里去试了试，是的，已经冰凉了。她可不用再等下去了。

那只冰凉而又洁净的杯子就摆在她的对面，闪闪发亮却又空

空如也。如果继续等下去，她也会觉得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她给自己的杯里斟了茶，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地看着那杯茶。现在她想要做些什么呢？是啊，真是一片痴心。于是就给自己杯子里加一块方糖。

这一杯气人的茶，她可不喜欢喝。

她跳起来，跌在长沙发里开始抽泣。

二

她又开始了比最近几个星期更加严肃认真的冥思苦索。

她曾立下的誓言又在头脑里闪现，那就是唤醒戈镇，激励并改造戈镇。假如说站在她眼前历历在目的情景使得她心中最惧怕的幽灵也悄然逃走。门儿也不再吱嘎作响了；窗帘上也不再有黑影儿在爬动了，取而代之的是暮色投下的一圈圈瞬息万变的阴影，煞是好看。当阿比回来的时候，卡萝尔正在自己好久没有用过的钢琴上弹琴唱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然后就到了两位姑娘高高兴兴地一起吃晚饭的时刻。卡萝尔穿着一件黑缎子镶金边的长袍子，在餐室里用膳，比阿身上穿着一件蓝色条纹布罩衫，把围裙系在腰间，在厨房里吃饭，厨房与餐室中间隔道一道打开的门，卡萝尔问，“你看见达尔的铺子橱窗里有鸭子没有？”比阿象哼着小调似地回答说，“没有呢，太太我们过了一个非常痛快的下午。蒂娜她预备了咖啡和甜饼干，她的砰〔朋〕友也在纳〔那〕里。沃〔我〕们说说笑笑，她的砰〔朋〕友说他私〔是〕个总统，而我将被封为芬兰的王后。沃〔我〕把一根雨〔羽〕毛插在沃〔我〕头发上，说沃〔我〕要去打长〔仗〕或许在你看来我们太傻了，可是我们笑得是多么痛快呀！”

当她再次坐到钢琴边的时候，那个深居简出的读书迷盖伊·波洛克代替了自己的丈夫出现在她的心里。她巴不得波洛克能来看看她。

“假如他得到了一个姑娘的吻，也许他就会从他的窝里爬出来，当然也就不会再那么不近人情啦。威尔要是能象盖伊那样爱好读书，或者说，盖伊要是能象威尔那样办事能干的话，“那么我认为戈镇的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的。”

“要把威尔精心照料好，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对待盖伊，说不定我还可以象慈母一般给予关注。真正我想照顾的，究竟是一个男人，一个小孩儿，还是一个市镇？我需要一个孩子。那是在将来。但是，我怎能忍受自己的孩子站在最富有接受能力的岁月，这个小镇上与世隔绝度过？

“那就上床睡去吧。”

“难道我平常跟比阿相处，在厨房里闲聊天，就是得其所在吗？”“哦，不知道威尔是否知道我正在惦念着她。可是，这会儿我在床上能随意翻身，再也不必为怕惊醒他而担心，那也是一件轻松的事儿。

“难道命注定我必须处处表现得象一个已婚女子吗？今儿晚上，我可觉得自己好象还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未婚少女。只要想一想，从前竟有一位肯尼科特太太，她仅仅为了一个名叫做戈镇的小镇而终日感到烦恼，可是她应该想到的，戈镇以外还有广阔的世界呢！”

“威尔肯定是会喜欢诗的。”

三

二月里，一个天色阴暗的日子。天空中布满大块大块的乌云，几乎低垂到了地面上，就像一段段刚破倒的圆木，大雪宛若

絮棉，三心二意地落在被人践踏过的旷野里，眼前虽是一片昏暗，但掩盖不了有棱有角的四周围景物。人们视线中的屋顶和人行道的线条仍旧毫不走样，可以看得十分清晰。

呆在家里她差点快要被闷死了，于是到了室外去虢跶。那天气温是零下三十度，实在太冷了，叫她感到十分不舒畅的。寒风从两幢房子之间的甬道里冲着她吹来，刺扎着她的肌肤，啮噬着她的鼻子、耳朵和脸颊；她不得不四处寻找藏身之处。在谷仓的遮挡下，喘口气，然后一块广告牌成了她躲避风雪的工具，感到十分高兴。那块广告牌上面，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各式招贴，厚厚地盖了一层又一层，浆糊留下的印迹乱糟糟简直让人看不下去。

看到街道尽头的橡树林，她不禁联想到印第安人，还有打猎和滑雪鞋之类的事情。她沿着土埂上的小房子，步履艰难地进入旷野，来到了一座农庄和一座复盖着冰雪的小山岗。她身上穿着一件海狸鼠皮大衣，一顶海豹皮帽戴在头上，她那少女一般娇嫩的两颊上，完全没有一点儿皱纹，这会使得满面皱纹的乡下人嫉妒她。她伫立在满目荒凉的山坡上，显得非常不协调，正象一只红羽翠瓴的北美红雀掉落在一块浮冰上面一样。她在高处站着，俯瞰着戈镇的景色。莽莽大草原上铺满了毫无阻挡的鹅毛大雪，看来整个戈镇，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可避风雪了。鳞次栉比的房屋，只不过是雪白的大地上的点点黑斑罢了。刺骨的寒风使她的身体发抖，而沉寂落寞之感则使得她的心在颤抖。

她急急忙忙地跑回乱嘈嘈的市街，直到此刻，她所心向神往的，正是大城市商店橱窗和餐厅里耀眼夺目的黄色灯光；是一片原始森林，狩猎人穿着带兜帽的皮茄克，手里拿着一支来福枪；是谷前一块送来阵阵暖流的空地，还不时听到老母鸡和牛羊的喧闹声；自然，决不是那些灰扑扑的房子，那些积满了冬天烤火后

扔掉的炉灰的院子，那些堆满了脏雪、污泥和冰块的道路。现在，你是不管怎样也不能寻找到冬天的魅力了。在最近的三个月里，天气还要继续冷下去，直到明年五月为止。满地的积雪将变得越来越肮脏，人们御寒的能力也将更加差了。她心里在纳闷，为什么那些可敬的公民们在严寒的天气以外，硬是还要加上冷冰冰的偏见，为什么她们不像德歌摩和莫斯科那些善于娓娓而谈的人们那样，用热情来温暖自己冰冷的心灵呢？

她来到戈镇四郊“瑞典洼地“的贫民居住区，只要有三户人家连在一起，其中至少有一户是属于贫民窟的。萨姆·克拉克曾经夸口说过，戈镇永远不会有贫困现象，而在大城市里这现象却随处可见。这儿有的是工作机会，——根本用不着救济，——谁要是日子过得不太好，那只能怪他自己不够勤劳，不为将来打算。”但是现在，夏日里草木葱绿的面具早已给揭掉了，困苦与绝望出现在卡萝尔眼里。在一间顶上铺着焦油纸，用薄木板搭成的小房子里，她看见洗衣婆斯坦霍夫太太正在灰濛濛的蒸汽里干活。她那个六岁的小儿子却也正在屋外劈木柴。那个孩子身上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外套，他的蓝色围脖就如脱脂乳一般难看。他手上戴着一副红手套，皲裂了的指骨节从手套的破洞里露了出来。寒冷和疲劳使他不时停下手中的活计，用热气暖暖手，然后哭了起来。

新搬来一个芬兰人的家是一间废置不用的马厩，一个年过八旬的老汉，这会儿正沿着铁路在捡煤碴。

她对此感到无能为力，不知如何是好。她觉得，她要是这时慷慨解囊的话，肯定会使得那些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独立不羁的公民们，大发脾气。

镇上的繁荣消除了卡萝尔心中的寂寞感觉：铁路调车场上，有一长列货车正在调头；谷仓；贮油罐；在雪地上屠宰场留下了

斑斑血迹；奶酪制造厂里，停放着庄稼汉的运货雪橇和一堆堆牛奶罐头；上面写着："注意危险——此处存放炸药"。在充满欢乐气氛的墓碑刻制工场里，有一位一味注重实利的雕刻匠嘘嘘嘘打着口哨地凿打一块亮晶晶的花岗石墓，一件红不棱登的小牛皮外套穿在他身上，杰克逊·埃尔德的小锯木厂，发散着松木刨花的清香味儿和圆锯锯木时吱嘎吱嘎的响声。由莱曼·卡斯担任总经理的戈镇面粉公司是这里首屈一指的企业。虽然这家公司大大小小的窗子上都覆盖着一层面粉，可是仍给人最热闹的感觉，工人们正在把一圆桶一圆桶面粉推到一辆货车车厢里去；有一个人坐在两辆雪橇连在一起的长橇上的一包包小麦上的庄稼人，跟一个买小麦的客户不停地争吵；轰隆隆的响声从面粉厂里发出，水流还没有结冰，正在推动水车，汩汩地流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卡萝尔一直呆在舒适幽静的家里，现在听到工厂里机器隆隆响，真是耳目为之一新。她真希望自己能在这个厂有一份工作，她是一刻也闲不住的人，自然不乐意当什么自由职业者的太太。

在她回家的路上有一个非常小的贫民窟。在一间铺着焦油纸的小房子，没有门扉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毛糙的褐色狗皮外套，头戴有护耳的黑绒帽的男人，两眼直直地望着她。那个男人的脸膛方方正正，看上去自信；他那狐狸般的褐斑胡子，使人想起了走南闯北的江湖好汉。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两手插在旁边的口袋里，嘴里衔着一只烟斗，不慌不忙地往外喷烟圈。他看上去年纪大约在四十五岁上下的样子。

"你好，肯尼科特太太，"他拉着长声说。

她终于想起这个人是谁了，他就是经常在镇上打短工的那个曾经给她修过火炉的人。

"哦，你好。"她回答时显得有些心神不宁。

“我的名字——叫伯恩斯塔姆。大家都管我叫‘红胡子瑞典佬’，不知你是否还记得我，今天能见到你十分高兴，我一直盼着这么一天呢。”

“是——是的，——我刚才到四郊去看了一下。”

别谈这个地方了，几乎乱得不成样子。没有下水道，也没有人打扫街道。而那些路德会的牧师和天主教的神父，可是，俺们瑞典佬地里的这些穷哥儿们，他妈的，日子过得并不见得比你们的弟兄们差劲。真是感谢上帝我们用不着像只围着久恩尼塔·海多克呜呜叫的小猫，因为我们压根儿就用不着到《芳华俱乐部》去。

卡萝尔对于自己在适应环境方面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听这个满身烟臭的短工称兄道弟地说了一通话，觉得特不自在。说不定她丈夫给他看过病。不过即使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自己的尊严还是很重要的。

“你说得的很对，其实《芳华俱乐部》毫无兴趣。今天天气又是很冷，可不是吗。哦，——”

伯恩斯塔姆说话时永远都不会讲究客气，永远都不会致告别词那样的语调他根本也不想把额上的头发往后捋一下。他那上下跳动的眉毛好象正在显示自己是多么富有生命力。他咧开嘴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或许对于海多克太太和她那个了不起的俱乐部，在谈论时我不应该用这么尖刻的话语。我说，我要是被请过去跟那一拨太太小姐坐在一块儿，我准定要笑死了。我打算在她们的眼里，我是一个贱民。肯尼科特太太，我在镇上被人看成是坏蛋：戈镇的无神论者，而我想我也一定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这样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想指的是任何一个不喜欢很行家和老牌共和党的人。

卡萝尔本想马上离开这里，但不知怎的反而留下来听听他的高见了。她不由自主把自己的皮手筒放下了，转身面对着他。她嘟哝着说：

“是的，依我看，你的想法不错。”她自己肚里的怨气也一下子涌上来了。我看你完全可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那个看似神圣不可侵犯的俱乐部，它并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

“哦，她们可不是………！金元的标记早已把十字架从人们面前赶跑了。但是这种情形下，我们劲全没了。我喜欢干啥就干啥，我想她们也应该这样。”

“那末你自称是贱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穷是穷，但我见了富人并不眼红。我是个老光棍。我挣到的钱已经够我吃的喝的，所以我就单独坐个来，自己握着自己的手，以抽烟和读书为乐。帮着埃尔德老兄和卡斯老爹发大财、那样的蠢事我可不干。”

“你——我想，你说不定读过很多书。”

也许是吧，不过我看书也没有什么用的，只是翻翻而已。我干脆告诉你吧：我像狼一样过着狐独的生活。我贩卖过马，给人家锯木头，还在林场里干过活，——排干沼泽地的水，我可算得上是第一流的行家。我一直希望自己能上大学。不过我对自己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我不是个学起东西来很快的人。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还会被赶出学校大门呢。”

“你可真是一个怪人，——先生。”

“伯恩斯塔姆是我的性至于我的合名吗，是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一半是美国血统，一半瑞典血统。通常人们管我叫‘爱说大话，爱发牢骚的倒楣鬼，对我们这里什么事一直不满’其实完全不是那样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我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奇怪！我只不过是个书呆子。也许书我读得太多，反而不能消化。可能是

懂一点皮毛，是半瓶醋罢。然而，紧重要的也就在于我只懂一点儿皮毛你知道，当一个穿斜纹布工装裤的激进派的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这样。

他们两人都放声大笑起来。她问道："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芳华俱乐部》里的人都是傻瓜呢？"

或许你应该知道我们对于你们那个有闲阶级的事情是很了解的，因为我们都是寻根究底的人肯尼科特太太，在我的眼里，在这个崇拜大男子主义的镇上，事实上真正有头脑的人，——我这里不是指会记帐的头脑，会打野鸭子的头脑，或者是喜欢打孩子屁股的头脑，而指的是一些与此截然不同的人，他们才是真正高存想象力的人，——那就只有你、我、盖伊·波洛克，还有面粉厂那个领班。只管他是个领班，但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这事绝对不能让莱曼·卡斯知道他会以此开除一个盗马贼更快的速度去开除一个社会主义者。

"尽管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

"这个领班跟我老是抬杠。他是个绝对正宗的老派党员，他对那一套教条的信任，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他希望只要说说'剩余价值'之类的词藻，一切事物都是可以改造的，比方说，从开伐森林一直到鼻子出血。他喜欢读祈祷书，但是话又说回来，若是跟埃兹拉·斯托博迪、莫特教授，或者是朱利叶斯·弗利克鲍相比，说他是可与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的人，那是一点儿也不过任何。

"听你这样谈论他，倒也是非常生动呢。"

此时他简直与一个把鞋夹一下子扎进雪堆里的小学生里的小男生没有两样："胡说八道。你以为我话说个没完，是不是。不错，我承认，碰到象你这样的人，我心里的确很想谈一个痛快。也许你正因为怕把鼻子冰坏而急着想想上路。"

“你真猜对了，我想是时候了，我应该回家去了。可是，请告诉我：在中学里教书的舍温小姐，你为什么没有把她列入本镇知识分子名单里呢？”

“我想她也许应该包括在名单里面。就我所了解的来看每一件与改革有关的事情，都有她的参与。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她让沃伦牧师太太担任《妇女读书会》会长。这位牧师以为是自己在管理读书会，其实舍温小姐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她唇焦舌燥地从中游说，总算促使镇上所有生活悠闲的太太们好歹做一点儿事情。在此还是顺便告诉你，对于有些改革我根本不上心，假如它显得不痛不痒的话，我说，戈镇好比是一艘船，船底上爬满了藤，壶，舍温小姐要修补船底那些漏洞，一直是在两手不停地忙着把船里的水舀出去，对于波洛克来说，目的也与此相同，但他却在声嘶力竭把诗念给水手们听！至于我呢，就是要把那艘船拉到岸上来，把那些蹩脚的修船工匠通通赶走。于是我的出发点是船的龙骨，我从这里开始往上修把船重新修造好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确实，或许你的做法更有效。可是，这会儿我得以上赶回家去。你看，我那倒楣的鼻子快要冰冻了。”

“你不妨到我的屋子里坐一坐，了解了解我的看法，看看老光棍的窝儿究竟怎么样。”

看着他，以及那间矮棚屋，还有那个院子，她显得有些迟疑不决。院子里乱糟糟的，堆着不少劈柴和薄木板，还有一只没有铁箍的洗衣盆。她的心里有些局促不安，而在伯恩斯坦姆看来，她是不需要时间来考虑的。他立刻伸出手来，做出一种欢迎她的姿态，仿佛在说，她完全不必疑豫不决她尽可以自解决定，这会儿她不再是一个“可敬的已婚女子”，而完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用颤抖着的声音说，“好吧，就待一会儿，让我的鼻子暖

一暖，在她一溜烟飞快地进入小屋之前她仍免不了要往街上看一眼，以也确定是否有人在暗中监视自己。

在那个小屋子里她呆上了一个钟头的样子。她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个“红胡子瑞典佬”更加殷勤待客的主人。

他的家总共由一个房间构成，光秃秃的松木地板上显然是铺不起任何象毛毡之类的东西的，工作台也十分小，贴着墙壁有一张被褥，惊人整洁的吊床，一只大肚子火炉，看上去好像一颗炮弹，火炉后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摆着一只煎锅和一只带有灰色斑点的咖啡；两张桌子看上去土里土气，半只圆桶构成与其中一张，而另一张的材料则是乱成八糟的木板，——此外还有一排五花八门的书籍，其中有拜伦、丁尼生和斯蒂文生的作品，一本内燃机手册，一部索尔斯坦·维布伦的著作，还有一本论文专著，名字叫位《家禽和牲畜的管理、饲养、疾病与良种繁殖》。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已经填满密密麻麻的笔记。

房间里惟一挂着的一张图画是以哈茨山上乡间尖屋顶茅屋景色为主题的杂志彩色插页，使人想到了德国民间传说中调皮的小精灵和金发女郎。

伯恩斯塔姆并没有特别巴结她。他只说，“你不妨敞开大衣，两脚搁在火炉前面的那只箱子上。”在坐到那张圆桶做成的椅子上之前，他把狗皮外套脱下，并且把它放在吊床上，瓮声瓮气地说：

“是呀，可能我长相很难看，可是，我替人打短工，不靠天，天靠地，恐怕即使一些上等人也不能象我这样完全自立，比如说那些银行职员。有时候我要是得罪了哪一个傻瓜蛋，也许部分是因为我想不出高招来。老实说，对于上等人的那套规矩，我还不算是完全外行，我晓得出门拜客穿礼服大衣时应该配上什么样的裤子，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自己的目的。《独立宣言》里有

那么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说每一个美国人都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时至今日，或许只看我还把这句话铭记手心，像我这样的人，或许整个约翰逊县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啦。

“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了埃兹拉·斯托博迪。他一个劲儿看着我，她的那个神气样好象是想让我牢牢记住一些事情，他是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大概价值二十万块钱吧。他说，‘嗯，伯恩奎斯特——’

“‘我的名字叫伯恩斯塔姆，埃兹拉，’我回答说。

“‘哦，不管你叫啥名字，’他接着说，‘我知道你有一把机器圆锯。有些事情你必须干，那就是上我家来锯四大堆枫木。

“‘那么由此看来，你是十分看得起我的，我必须承蒙你的关照啦！’我故意显得天真地说。

“那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在礼拜六之前你必须上我家来干活，他说这话，确实够精明的。一个普通工人，竟敢跟一位阔佬顶嘴，而这位老爷居然是一位穿着破旧皮大衣、到处乱跑的、腰缠二十万大洋的阔佬儿！”

“当然是很重要的，我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故意让他生气。‘你怎么知道我见了你就不腻味呢？’他听了好象也没有恼火！‘就是不行，’我说，‘我还得再考虑’，我根本不想给你贷款。到别的银行去申请吧，此处概不贷款。’说完之后，我把他独个儿扔在大街上，压根儿不再理他，扭头就走掉了。

或许你地觉得我是一个古怪而又傻乎乎的人，不过，我觉得镇上总得要有一个人，能够超然独立，敢于顶撞这位银行家！”

他暂时离开座位去给咖啡加热然后递了一杯给卡萝尔，他的话时而富于挑衅性，时而又深表歉意，他如饥似渴希望能获得友情，同时对于卡萝尔对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哲学所表示出来的惊讶

感到有趣。

她在门口告别时暗示说：

“伯恩斯塔姆先生，假如咱们俩换一个角色，假使你听到人家在背后指怪你太会装腔作势，你会在意吗？”

我可不管那么多呢。让他们去吧，比方说，我是一只浑身银白色的海鸥，有那么一小撮可怜巴巴的海豹对我嘎嘎嘎，我管它干什么？”

对于她来说，伯恩斯塔姆的嘻笑怒骂似乎是一股巨大的冲力。这股力量支撑着她飞快地穿越市镇。她劈面看了久恩尼塔·海多克一眼；莫德·戴尔无意中对她点点头，她却昂首阔步在他面前走过去了；回到家里的时候，站在比阿跟前的她表现得春风满面。她打电话给维达·舍温，要她“今晚上来一趟。”她兴致勃勃地弹奏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此时此刻，她仿佛听到了哲学家的回声，这回声来自铺着焦油纸的矮棚里那位有说有笑的红色哲学家之口。

她悄悄地向维达暗示说，“戈镇是不是有一个人叫伯恩斯塔姆，他是一个专与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作对的人？”这位从事改革的领袖回答说，“伯恩斯塔姆吗？哦，不错，是有这么一个修理工。这个人的缺乏礼貌和修养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四

在午夜时分肯尼科特终于回到了家里。转天吃早餐的时候，他说他这两天时时刻刻不在惦念她，这话他说了四遍。

在对市场的路上她遇到了萨姆·克拉克。这位邻居大声地与她打招呼，“早上好！上我们家来坐坐，跟塞缪尔聊聊天，好吗？今天天气比较暖一些，嗯？你的那位大夫的寒暑表上气候怎么样啊？我说，这几天晚上你们二位最好上我们那儿串串门。别急呆

在自己家里摆着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子来。”

钱普·佩里是谷仓的小麦收购员，本地老乡亲，他在邮局里拦住卡萝尔，他双手握住卡萝尔的手，与卡萝尔相比，他的手是那么粗糙苍老，他盯着卡萝尔的双眼完全有一点精神，咯咯大笑，说，“我的天哪，你是那么水灵灵的，赛过一朵鲜花呢！前天我的老伴还说见你一面胜过吃任何灵丹妙药呢。”

她在时装商店碰到盖伊·波洛克，他正在买一条素灰色围巾。“我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她说。“赶明儿你晚上就去我们家打打牌，好吗？”这使得波洛克半信半疑，提问她“你说的这话是当真的吗？

她正在买两码长花边，这时候，爱唱歌的雷米埃·伍瑟斯庞踮起脚尖走了过来，他那又长又黄的脸上下抖动着，一个劲儿说，“快跟我到我的柜台那边去。我特意为你留了一双漆皮凉鞋去看看吧。”

他恭敬地为她试穿那双鞋子，先为她脱下靴子，然后把她的裙子撩过脚脖子，小心翼翼为为她穿上那双鞋。于是，她就把那双凉鞋买了下来。

“你呀真会做买卖！”她说。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哪会做什么买卖啊！我只是最喜欢高雅的艺术品而已。这儿柜台上，简直谈不上什么美。”他无可奈何地挥挥手，一一指给卡萝尔看：堆满鞋盒的售货架，雕着镂空蔷薇花的薄板椅子，陈列着楦头和黑色鞋油的橱窗，还有一张石印广告画，上面画着一个樱桃红脸蛋儿的年轻女郎，正在皮笑肉不笑地哼上几句打油诗，好象大喊大叫拉生意，瞧我的这双豪华的克利奥利佩特拉女王式皮鞋。穿上它，我的脚显得多么小巧玲珑。

“不过，”雷米埃叹了一口气，说：“运气好的时候，所到的

货里也会有一两双漂亮鞋子，于是我就把它放在一边，等着识货的人前来购买。当我看见它时，立刻脱口说，‘要是肯尼科特太太合脚和话，该有多好啊，’我心里打算一有机会就通知你。那天在格雷太太公寓里的谈话让我愉快了好久，到现在还记着啦！”

当天晚上，盖伊·波洛克真的串门了，虽然他一下子就被肯尼科特抓去打纸牌了，不过这仍使卡萝尔感到很高兴。

五

虽然从前的兴致勃勃终于又回到了卡萝尔身上，但立志改造戈镇的愿望她即从未忘却，想不如先轻松愉快地做一点儿宣传工作。她从肯尼科特身上着手做起，打算在灯下教他怎么欣赏诗歌的美。然而这件事情已经拖延了很久了，现在还没实现。有两次他提出要去邻舍串门，一次是他下乡出诊去了。终于到了第四个晚上，肯尼特美满地打呵欠，伸懒腰，之后问她：“咱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条怎么样？或者干些别的事？”

“今晚的活动我已安排好了，你先别打断我，听我安排！过来，坐到桌子跟前。好，你坐得规矩一些，暂时放下医生架子，听我念。”

或许善于发号施令的维达给了她太深的影响；听她那种说话的口吻，好象是把文化当成商品，正在兜售似的。可是，等她坐到长沙发上，就判若二人了。她把诗集放在膝盖上，用双手托着下巴，然而声音婉转动听地念起叶芝的诗。

倾刻之间，她已进入角色，诗歌使她走出草原小镇上舒服的家被带入了一个充满孤独的世界——黄昏时红雀正在噗喇喇地拍翅膀；黑沉沉的海面上，浪花拍打着海岸，海鸥在不断哀鸣；安加斯岛和远古时代诸神，他们举世罕见的光荣业绩将与日月争辉；气宇轩昂的国王和围着金腰带的贵妇人；还有远处传来的绵

绵不绝的如怨如诉般的歌声——

肯尼科特突然发出一连贯的咳嗽声，这声音将她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来。她想起了他不久前还在嚼烟叶，气虎虎地瞪了他一眼，他羞愧 地说，“ 好诗！好诗！你还是在大学里学的吗？好诗嘛，我也喜欢——象瑞莉的作品，朗费罗的那部长诗《海华沙之哥》。我的天哪，我真巴不得能欣赏你刚才念的那种高水平的艺术作品。然而我早已过了学习新鲜玩意儿的年纪了，这些东西我是学不来了。”

他的狼狈样使她忍俊不禁。她安慰他说，“ 得了吧，我们来谈谈丁尼生的作品吧。他的诗你念过吗？”

“ 丁尼生？当然念过啦。我还是在中学里念的。不妨就念一首给你听：

如果我将要远航
千万不要流下别离的……
但是让……

我把下面的句子早就忘了。——哦！他还有一首诗，开头是：‘ 我遇见一个乡下男孩子—— ’ 我早已忘了接下来的诗句是什么了，我只记得最后一句那就是：‘ 我们一共七个人 ’。”

“ 可能是的，哦，——我们一块儿来念念《亚瑟王的田园诗》，这是一首色彩丰富艳丽的诗。”

“ 好，就念吧。” 他赶紧点燃一支雪茄烟，好让自己躲在一圈圈烟雾后面。

这一次她没有太投入并没有完全为诗情画意所沉醉。她一面念，一面乜着他，看到他那种难受的劲儿，就跑过去亲了一下他的前额，大声说道，啊，我现在才知道你竟然是个大萝卜头，我

还是让你做回你真实的自我吧。”

“听着，那可不是——”

“够了，看到你这么受罪，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这时候，卡萝尔正有兴致，一时也抑制不住自己，就特别有劲地念了一首吉卜林的诗：

这会儿有一支连队
正从大道上赶来。

他用脚打出拍子一伴随着她，从他们样子里，卡萝尔看到了它详而又坚定的肯尼科特。但是，当他恭维她说，“你念得真太好啦！我的天哪，简直一点儿都不比埃拉·斯托博迪差，”时，这时卡萝尔突然把书本合上了，建议他们应该去看那场九点钟的电影。

她真可以说是已经作出了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努力，如同梦想捕获四月里的风，感受天神的哀怨，或者到奥利·詹森食品店去，从食品罐头里买到阿瓦农的百合花和科开恩的夕照景色一样。

他们一齐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这时银幕上出现了一个镜头，一个演员竟把细条实心面塞进了一位贵妇人的晚礼服里，卡萝尔不禁和丈夫一起捧腹大笑了。片刻后，她又后悔自己确实不该笑；她想起了从前跟姑娘们在密西西比河畔小山岗城垛上散步的情景，又不禁黯然神伤。可是，一看到那个名噪一时的影坛小丑把几只癞蛤蟆一古脑儿扔进一盆汤里，她又忍俊不禁，吃吃地笑了起来。然而黑暗最终吞没了最后一抹夕阳余辉，姑娘们的芳影在她的记忆里也就随之逝去了。

六

现在卡萝尔成了《芳华俱乐部》里的常客，午后桥牌活动总少不了她的参与。她是从萨姆·克拉克家里学会打桥牌的，有一

点儿入了门。她打牌时很文静，不过好的技术依然不敢恭维。无论什么问题，甚至对毛线连裤衫那样的琐事，她都一概不发表意见，而豪兰太太却津津乐道，足足扯上了五分钟时间。卡萝尔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她就像一只活蹦乱跳的金丝雀一样，热情地向东道立戴夫·戴太太道谢。

只是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家里的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如坐针毡。

那些少奶奶在谈话中居然抖露出房帷琐事，而且表现得这么坦率而又巨细不捐，这一切不禁把卡萝尔吓了一跳。久恩尼塔·海多克描述哈里刮胡子时的一招一式，说他平日里对猎鹿十分感兴趣。高杰灵太太有些生气地告诉大家，她自己的先生对猪肝和咸肉不感兴趣。英德·戴尔说了一通戴夫肠胃不是特别好，总是消化不良；不久前，她还在床上跟他争论过有关“基督教科学派”、短袜子和在内衣上怎样钉扣子的事情，她絮絮叨叨说：自己最不能忍受丈夫见到任何一个年轻姑娘时总是表现极大兴趣，但他自己呢，只要看到别的男人和她跳舞，他又会大吃其醋了；最后，她竟然在每个人面前表演戴夫的各种不同的亲嘴方式，而且表演得惟妙惟肖。

刚开始的时候卡萝尔只是在认真在听她们的谈话，表现出很在意的样子慢慢地，心里却有点儿雀跃，恨不得自己也插进去谈谈。至于她们呢，似乎也含情脉脉地看着她，渴望听到她在欢度蜜月时的一些饶有兴趣的花絮的事儿。她听后并没有生气，只是感到自己确实说不出口。她故意假装没有听出她们的意思来，扯东拉西地谈到肯尼科特的那些套鞋和他个人行医的理想，简直叫她们烦腻死了。现在大伙儿的眼睛里，她只是一个很幼稚的人，对生活还没有足够经验，只是她对人很随和。

她们总是提出一些叫卡萝尔难以回答的问题，表现出一副十

分好奇的样子，简直没完没了。随后，她就向《芳华俱乐部》会长久恩尼塔表示，赶明儿她要请客招待他们。她说，“戴尔太太做的色拉很好吃，前不久在府上吃过的那种蛋糕也是这么精美可口，我亲爱的太太们，我怕就怕自己的做的点心与这些美食一比显得太寒伧。”

“那简直太好了那么你就作东主持三月十七日的那个桥牌会吧。你要是把它安排在圣帕特里克日，那就一定越发别开生面！我乐意尽我的一切力量帮你张罗。你能够把桥牌学会，我真是太高兴了。刚见到你时，我真是担心戈镇不讨你喜欢呢。现在你好歹在这里落了户，实在是可喜可贺啊！论文化修养，我们也许没有双城人那儿高，不过我们都过着非常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夏天去游泳，跳舞，——哦，好玩的事儿可多着呢。只要别人一了解到我们的实际情况，在我看来，我们这些人肯定会被认为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

“真是太对了，你出了个多好的主意啊，大家都会感谢你的，定在圣帕特里克日搞一次桥牌会。”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我总觉得《芳华俱乐部》里人人都会出主意，高招有的是啊。你要是到过别的市镇，比方说瓦卡明、乔雷来蒙等等，你就会深深觉得，戈镇是整个明尼苏达州最漂亮，最充满生命力的城镇呢。你知道，鼎鼎大名的汽车制造商珀西·布雷斯纳汉也是此地人吗？——是的，我想，圣帕特里克日的桥牌会，一定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肯定不会是异想天开，稀奇古怪的啦。”

第十一章

一

卡萝尔对于妇女读书会的每周例会并不感兴趣，尽管已被多次邀请可她总是拖着不去。维达·舍温给她担保说，“在《妇女读书会》这个团体里，个个都是亲如手足，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是目前普遍流行的，你尽可以了解到。”

三月初的一天，有一个人闯进了卡萝尔的客厅，就象一只可爱的小猫，那就是老医生来斯特莱克太太，她非常委婉地说，“我的亲爱的太太，今天下午你可一定要来读书会。这次是轮到道森太太主持开会，可怜的她呀早已被吓得要死，于是派我到府上来请你去，你可一定要去啊。她深信，由于你博览群书，学问高深，一定会使这个会生色不少。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关于英国诗歌问题。好了，就这样吧，在我们出发之前，快点把你的外套穿好！”

“哦，是英国诗歌啊，我对此很有兴趣，倒愿意去听一听。真想不到你们也在念诗呀。”

“哦，我们还算不上太落后吧！”

韦斯特莱克太太领着卡萝尔走进会场，这时卢克·道森太太可怜兮兮地望着她们，目光非常呆滞。这位太太的丈夫，道森先生是镇上的首富，她的那件昂贵的海狸呢缎子长袍，挂着各式各样黑色珠子镶成的饰物，那件袍子大到了容纳两个她也不嫌小的程度。她伫立在十九张折椅跟前，一直来回搓手；前厅里挂着一张明尼哈哈大瀑布的照片，是在一八九○年拍摄的，如今早已褪色了，一张道森先生的“彩色放大”的照片，在一个殡仪馆大理

石柱子上安装着一盏球形落地台灯，一幅泼墨山间放牧图印在灯罩上。

她大声嚷道，“噢哟哟，肯尼科特太太呀，这会儿我真傻眼了。现在我被指任来主持这个讨论会我急切地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我想你是乐意帮我的对吗？”

卡萝尔开口问道，“那么在今天，哪一位诗人将成为你们大家的讨论对象呢？”听她的口气，就象她在图书馆问读者“你们想借什么书呀？”

“当然罗，是英国诗人嘛。”

“英国的诗人从古至今太多了，你们不会每一个都讨论吧？”

“这也应该是可能的吧，今年我们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读所有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读书会订了一本非常好的杂志，叫做《文化须知》，我们也就模仿这本书了。去年，我们的题目是：《〈圣经〉里的男男女女》，明年我们也许会讨论有关《装潢和瓷器》问题。我的天哪，要讨论所有这些新文化的课题，真叫人忙碌不堪，不过受益匪浅。那么今天你是乐于助阵，帮我们大家的忙啦？”

大家的这次邀请使卡萝尔爸迟到，或许《妇女读书会》可以成为自己改造戈镇的工具，她不禁暗暗下定了决心。她心里马上充满了巨大的热忱，喃喃自语道，“这些家庭妇女确实了得，无论家里活儿累得要命，居然还对诗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太不简单啦。明天起我要和她们一起来学习和讨论，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乐意帮助她们！”

那一天到来了，然而卡萝尔的热情因为她所看到的景象而至以消失了一半，她看看这十三位女士一到。二话不说，先把套鞋脱下，个个都是膘肥腰粗，各自就座了。有人则嘴里在嚼着薄荷糖，有人在揩擦自己的手指头，有人抄手坐着，仿佛在收回自己

胡思乱想的思维彻底把心静下来，恭请这位肉眼看得到的诗神来作有助于她们文雅的演讲。她们和蔼可亲地频频向卡萝尔含笑点头。好象眼前的卡萝尔尽理表现出小辈的谦虚，但是她还是对此没有足够而信心。她的椅子是孤零零地搁在最前面，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张座椅是教堂祈祷室里的，硬石板的椅面十分滑溜，而且一直在吱吱嘎嘎发响，随时都会坍下来的。她差不多快要从椅子上掉下去了，幸亏她一面抄着手，一面很认真地听着，否则真坐不稳了。

这时她心里有一股冲动，她恨不得一脚，踢翻椅子，然而逃走。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肯定会举座哗然的。

她看见维达·舍温正目不转睛地瞅着她，便拧了一下她的手腕，在她眼里她像是一个顽童，进了教堂之后还在吵吵闹闹，看到她已经变得老实一些了，维达才把主人的话放在耳朵里。

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之后，道森太太终于正正经经地开始她的开幕词，“今天承蒙诸位光临，实在叫人高兴。我知道列位女士都已准备好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论文。我说，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关于诗人的题目，这的确确是满有味儿的题目。在家知道，诗人能够激发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其实嘛，本利克牧师不是也这样说过：——有些诗人能够给予人们许多灵感就像牧师们能够给予人们灵感的启发一样。现在，我们将会非常高兴地听到——”

说完这些后，道森太太已经吓得气喘吁吁，那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好笑，忙手忙脚地在那张橡木小桌子上找她的眼镜，然后继续说道，“那我们就先请詹森太太讲：《莎士比亚与密尔顿》。”

詹森太太开始了自己的论文：公元一五六四年莎士比亚出生，在公元一六一六年死去。他在英国伦敦，和艾泣河畔的斯特拉福镇都住过。那个叫斯特拉福的小镇非常可爱，那儿有很多值

得一看的古董宝贝和古色古香的房子，吸引了很多去观光旅游的美国客人。许多人都认为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最最伟大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人们并不是十分了解他的身世，但是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作品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在她立要开始对他的几部主要作品作一番评论了。

《威尼斯商人》或许称得上是莎士比亚所有剧本当中最最著名的一个。它写的是一个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对一个女人的聪明智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单是这一点，不管是一个妇女团体也好，还是那些对妇女参政运动不敢苟同的人也好，都应该予以十分重视才对。这话使得大家都兴奋了起来至于詹森太太本人呢，她当然也巴不得自己成为剧中女主角鲍西亚。这个剧本的剧情，主要写的是有一个犹太人叫夏洛克，还有一位绅士叫安东尼奥，夏洛克不乐意把女儿嫁给这位绅士的故事……

伦纳德·沃伦太太是一个身材矮小脸色苍白略带神经质的妇女，身为《妇女读书会》会长，同时也是基督教会理会牧师的夫人。她先是报了一遍拜伦、司各特、穆尔、彭斯诸诗人的生卒年月以后，接下去说：

少年的彭斯过着贫穷的生活，我们这种优裕的环境是当时的他从未享受过的。他只能跑到古老的苏格兰乡村教堂去听牧师胆气很大的讲道，现在在所谓先进的各大城市的庄严宏伟的红砖教堂里，也许再不会有这么动人的讲道了。彭斯也得不到象我们现在所受过的良好教育，得不到学习拉丁文以及接触其他的思想知识宝藏的机会，而现在对于每一个年轻的美国人，都享有如此多的好机会，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有，这与彭斯相比不知好过多少倍，可惜，我的老天哪，他们就是熟视无睹，根本不善于加以利用。那时彭斯虽然曾经被坏朋友蒙骗沾上了一些坏习惯，但他依旧刻苦地学习。从道德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彭斯是个好学生，肯

上进，自学成才，而拜伦所过的所谓贵族生活显得有些落拓不羁，正好与彭斯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拜伦的那些情况，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会儿就不多讲了。虽然当时的什么子爵、伯爵等等贵族都认为彭斯出身低贱，根本瞧不起他，但他的诗都在我们这儿受到广泛的好评，特别是他写到耗子和其他乡村题材的诗，我认为都具有一种朴实无华的美，——哦，十分抱歉，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不得不放弃对他的诗歌的一一介绍。”

乔治·莫特太太花了十分钟光景，介绍丁尼生和勃朗宁。纳特希克斯太太显得出奇地温柔，虽然她长着一张生硬的脸孔，对前几位精彩的读书报告简直诚惶诚恐，当时卡萝尔心里真想跟她亲吻一下。希克斯太太以《论其他英国诗人》为题胡诌了一通，终于算是把这一天的苦役给对付过去了。所谓其他值得一读的诗人，就是柯勒律治、华滋华斯、雪莱、葛雷、海曼斯夫人和吉卜林。

在大家一致邀请下埃拉斯托博迪小姐朗诵了退场时唱的《赞美诗》和《拉拉·鲁克》片断。在全场喝采叫好以后，她又给大家加唱了《我昔日的情人》。

戈镇讨论诗人问题已经告一段落。《英国小说和散文》将成为下个星期准备讨论的题目。

道森太太对大家说，现在对我们刚开宣读过的那些论文，请大家发表高论。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听到我们未来的新会员肯尼科特太太的高见，——肯尼科特太太对文学有很高的造诣，从她那里，我们一定能听到许多宝贵的意见

卡萝尔一直在心底对自己反复地嘱咐“要虚心莫傲气”。她一直坚信，这些太太们虽然家里活儿十分重，但仍然能抓紧时间来研究英诗，——她们这种精神，本该要使她感到得掉眼泪。但是她们而自以为是在帮助彭斯，因此表现得非常自满。她们并不

觉得现在来作‘研究为时已晚’了，她们认为文化对于自己来说，好象已经撒上了一把盐，腌过了，就象火腿一样可以挂起来啦。”道森太太的这一番敦促，终于使她从恍恍惚惚的疑窦中猛醒过来。这时她简直什么主意都没有了，为了不伤她们的面子，她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钱普·佩里太太俯过身子来，抚摸了一下她的手，低声贴耳说，“亲爱的，你如果不愿意是完全可以不讲的，看你那么累，我真感到心疼。”卡萝尔好象感觉到有股热乎乎的暖流流过自己的心窝。她站了起来，字斟句酌，彬彬有礼地说：

“在这儿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尽管我也知道你们大家对要做的事已经安排好了，不过我还是向大家进一言，我觉得今天讨论会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与其等到明年再去讨论别的题目，我看还不如回过头来，对上面我们提到的诗人作一番仔细的研究。尤其是要多多引证诗人们自己的诗句——尽管他们的身世生平，不用说，也是非常有趣的，正如沃伦太太所说，即使从道德方面来讨论，也是有很大教益。我觉得好象还应该提到好几位别的诗人，比方说，象济慈、马修·安诺德、罗塞蒂和史文明诗人，似乎都值得介绍一下。在史文明的作品里，我们会发现另一种生活，那是与我们在美丽的中西部所过的欢乐生活形成对照的生活——”

纳伦德·沃伦太太似乎对她的话并不表示赞同。为了要引起这位太太的注意，卡萝尔就故意假装不知道，继续说下去：

或许有一点被大伙儿忽略了史文明是一个坦率的毫不含蓄的人，所以不论是你，还是我们，都觉得不太喜欢了。你说是这样的吗，沃伦太太？”

这位牧师太太回答说，“确实如此，这也正是我心里所在想的当然罗，史文明作品，我从来没有读过，不过几年前，他正在

出风头的时候，我记得沃伦先生说起过那位史文明，说不定，他说的也许是奥斯卡·王尔德？我也记不清楚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内容。当时他说：尽管有许多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假装在史文明的作品里找到了美，但假如没有出自心灵深处的启示，那么这种作品里其实是没有美的。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觉得你的意见，极有见解，虽然我们来年讨论的题目可能早已定为《装潢和瓷器》，但我认为，制订研究规划委员会不妨另外安排一天时间，全部用来讨论英国诗！打心底里说，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个小小的变动尊敬的主席太太你是否可以接受。”道森太太准备的咖啡和蛋糕很不错她们吃得兴高采烈，再也不会想到莎士比亚的死觉得心里郁郁不乐了。她们对卡萝尔说，今天看到她亲自莅会，都感到非常高兴。在小客厅里，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了三分钟的讨论，最后确定吸收卡萝尔当正式会员。

于是，她再也不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了。

这一回她下定决心要和她们打成一片，真正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因为在她看来她们的心眼儿都是那么好。有了她们的帮助，她的宏愿也许可能实现。她要消除乡间懒怠习俗的运动，好歹真的开始了！那么她到底该选择哪一项改革来作为自己行动的第一步呢？会后闲谈时，乔治·埃特温·莫特太太说，目前戈镇已经十分的繁华了，而市政大厅大楼都非常破旧，这是极不相称的。纳特·希克斯太太则怯生生地说，希望能允许年轻的小伙子们去那里开舞会，因为目前各社团所组织的舞会都不对外开放，很不方便。重新建造市政大楼实在是个不错的主意。为此卡萝尔匆忙地回到家里。

在她们的思想里她好象从没有把戈镇当一个自治城市来看待。她从肯尼科特那里了解到它是由市长，市议会和警卫部门来管理的。那么这样说来，她也算是一个城里人了。为此她感到非

常满意。

整个晚上，她是一个无比自豪、热爱乡土的戈镇市民。

二

她决定在第二天上午对市政厅大楼进行一番实地考查。市政厅简直太寒伧，一点儿都不显眼。那是一座象猪肝一样的暗红色木头房子，与大街之间隔了半排房子，正面有一道用楔形鱼鳞板搭成的护墙，窗子一点儿也不干净。从那里，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一大片空地和毗邻的纲特·希克斯的成衣铺。隔壁有一个木匠铺，那房子建筑结构十分坚固美观，与它相比，市政厅大楼尽管大，都也不免显逊色，她直接进入了市政厅大楼，摆的长廊，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一边是法庭，看上去却得象一间乡村小学，另一边则是义务救火会的房间，那里成了停放“福特”牌救火车和游行检阅佩带的光闪闪地漂亮头盔的场所。长廊的尽头是一座邋里邋遢的监狱，总共只有两间牢间，尽管里面没有关任何一个人却照样散发出阿摩尼亚和宿浊陈腐的汗臭。整个二层楼都是一个没有任何装饰的大房间，乱七八糟堆放着许多折叠椅，粘满石灰的灰浆搅拌箱，还有庆祝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的彩车架子，上面搁着烂掉了的破纸板和褪了色的红白蓝三色旗；一个空荡荡的整脚的舞台就在尽头。这个房间确实相当宽敞，在这儿开纳特·希克斯太太所说的那种交际舞会，不消说是绰绰有余。不过在卡萝尔心里舞会算得了什么呢，还有许多比它重要行多的东西。

午后，她匆匆赶到会共图书馆去。

每周只有三个下午和四个晚上图书馆开馆。它设在一所旧房子里，地方还算够用，但是没有丝毫引起人注意的地方。在卡萝尔心目中，应该要有一个比现在更加舒适的阅览室，一些专供儿

童坐用的椅子，一整套馆藏的艺术复制品用来作为馆藏书藉，还有一位年轻而又勇于革新的图书馆馆员。这才是卡萝尔心目中理想的图书馆。

她斥责自己说，控制住自己那股改革的热劲儿吧，相比于别的地方来说，至少这儿图书馆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地方，完全可以从市政厅大楼入手做起。这个图书馆还不错，至少在我看来它还是过得去的。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难道我都能看出他们即刁猾又愚蠢吗？难道我净是给学校、事业和政府等等单位找毛病吗？难道我成天不能满足，不能安宁吗？”

在匆匆进入图书馆之前，她似乎要抖掉身上的水珠似的摇了摇头。这时候、她显得格外年轻、秀逸，而又和蔼可亲：她的皮大衣已敞开，身上穿着一套蓝衣服，一条透明纱巾围在她的脖子上，尽管色彩鲜艳，薄如蝉翼，但还是给人素净大方之感；脚上穿的是一双红皮靴，由于踩过雪地，皮面已有些毛糙了。维利茨小姐两眼直瞅着她，卡萝尔却笑盈盈地迎上前去说：“维达告诉我你是要去参加昨天的《读书会》的，可是我都没有看见你，简直太遗憾了。”

“哦，你也去《读书会》了。你觉得有劲儿吗？”

“当然啦，有几篇十分好的报告，谈论的是关于诗人的内容。”卡萝尔毫不迟疑地撒了一个大谎。“不过，我又觉得她们应该请你也提出一篇有关诗的报告来才好！”

“我当然不能跟她们那拨人相比，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什么《读书会》活动？她们既然愿意请一点儿文学修养都没有的太太们作文学报告，——那末，我干吗还要发什么牢骚呢？我充其量也不过就是镇上的一个小小公务员而已，!”“不，你说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是惟一的一个——一个——哦，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告诉我吧，到底是谁在控制着读书会呢。这时走来一个男孩

子，长着淡黄色的头发，要借一本《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林兰克》，维利茨小姐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的林兰克》那本书的封里使劲儿盖上一个日戳，不怀好意地瞪了他一眼，似乎也在他脑门上盖了一个警告的戳子似的，——然后叹了一口气，说：

“我是一个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人物，当然更不喜欢对人评头品足。维达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又是那么出色的一位教师。是个戈镇就数她最开明，最进步。可是我觉得，不拘是谁当会长或是当委员。维达·舍温少不了总要躲在幕后出点子。尽管对于我在图书馆方面的工作她老是吹捧，不过她们好象并不欢迎我去做读书报告，虽然有一次卡斯太太自告奋勇地告诉我，说她认为我所写的那篇论《英国各大教堂》的报告是所有报告中最有趣也最有价值的一篇。我们在那一年造了旅游英法两国及其建筑艺术作讨论题目。可是，莫特太太，和沃伦太太他们二位，自然是读书会里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督学的太太，一个是公理会牧师的太太，她们理应如此，实际上，她们俩也都有文化教养，不过——唉，你还是把我当作一个小人物吧，我也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不屑一顾的人物，自然我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力量的！”

“你又何必如此谦虚呢？我要让维达知道这件事。哦，我可不知道能下能再打扰你一下，指给我看杂志都陈列在哪儿？”

这回卡萝尔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心愿。她高兴地跟着来到了一个跟老奶奶的阁楼差不多的房间，她在那里找到了有关室内装饰的城市建设的各种期刊，此外还有六年内各期《地理杂志》。维利茨小姐请他单独浏览欣赏，然后就走开了。在地板上，在杂志堆里，卡萝尔盘腿而坐，她认真地翻阅那些书刊，她是如此高兴，以至于不时哼哼唱唱！

新英格兰各地街道的一些图片被她找到了：壮丽的法尔默思，迷人的康科德、斯托克布里奇、法明顿和希尔豪斯林荫大

道。长岛林岗郊外风光宜人，就象神话世界里的风光一样瑰丽。英国德文都郡风味的农舍，埃塞克斯式庄园，还有约克郡乡间山路和满地阳光的港口。在吉达的一个阿拉伯村庄——看上去，就象一个五光十色的珠宝盒。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市镇，在它的大街两侧拱廊环绕和园花庭树的林荫大道早已取代了昔日的一排排光秃秃的砖头房子和乱糟糟的小棚屋。

她在心中默默地对那种信念作一番考虑或许那并不是自己一时头脑发热：一个偏僻的美国小镇，不仅可以便于人们买小麦和卖犁头，同时也可以成为惹人喜爱的市镇。坐在那儿她不禁又陷于沉思默想之中，她的手指在轻轻地敲打自己的脸颊她眼前仿佛看到戈镇有一幢乔治风格的市政厅大会堂：红砖墙，白百叶窗，扇形气窗，宽敞的长廊和弯曲的楼梯。现在出现在她心目中的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大家庭，不仅是整个戈镇、而且是周围乡村人所眼红的。市政厅大会堂应该包括法庭，她还没有决定是不是把监狱也列入在内，收藏各种最优秀的版画的公共图书馆，专供农妇们使用的休息室和标准厨房，剧场，讲坛，免费入场的舞厅，农政科，以及健身房。好象是中世纪许多村庄簇拥在古堡四周她仿佛看到了，以市政厅大会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乔治风格的市镇，那儿有优美雅致的景色，可能比安纳波利斯，或看华盛顿骑马逛过的花木掩映的亚力山大更出色。

或许对于《妇女读书会》来说，要把这些理想变为现实并不存现大的困难，因为读书会里有好几位会员，她们的丈夫手里就是掌握着戈镇政治经济的命脉。她不禁为这个自以为切实可行的想法感到自鸣得意。

仅仅是半个钟头功夫，她就把一个围着铁丝网的种土豆的菜园子变成了一个筑有围墙的蔷薇园。她急急忙忙地去找《妇女读书会》会长沃伦太太，要把刚才发生的奇迹统统告诉她。

三

卡萝尔走出家门的时候是二点三刻，而在四点半的时候，她就为对一个乔治风格的市镇的憧憬所沉醉。四点四十五分，她已来到了一身清贫的公理会牧师住邸。热情可嘉的卡萝尔向伦纳德·沃伦太太说话时滔滔不绝，仿佛夏天的一场浇在年长月久的灰屋顶上的大雨一样实在让人招架不住；到了五点差两分的时候，一个新市镇，即要求家家户户都有小院子和屋顶窗的方案已经提出来了；然而五点刚过两分钟的时刻，她心中所没想的市镇已变成巴比伦一样的平地，她的梦想几乎破灭了。

一张威廉—玛丽式的安乐椅里，直挺挺地坐着沃伦太太椅子后面是一长排松木书架，上面摆着多卷本讲道集、《圣经》，诠释和巴勒斯坦地方志等，这些灰色封皮的书上布满了棕色斑点，她穿着一双十分干净的黑鞋子，搁在一块碎布条编成的小地毯上，她本人的神态如同她背后面的背景一样沉稳庄严，只是洗耳恭听，一概不加评论，当等到卡萝尔说完的时候，沃伦太太终于作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可能有一天真的能够变为现实。我说，毫无疑问，——象您所说的这样的林子，有朝一日总会在大草原上出现。不过，要是您允许我提一点儿小小的意见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的主意并不是考虑得非常周到，因为道理很简单，市政厅大会堂并不是一个适当的起点，《妇女读书会》也不是合适的工具。说到最后，其实社会真正的心脏还是教会，也只有教会。可能您也知道，我的丈夫是主张各派教会应该联合起来，他在明尼苏达州会理会范围内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人物。他希望看到福音派新教会和基督教科学派，并对各种提倡道德和禁酒的运动适当加以引导，到了那个时候，也许真正能够提供一

座用作各种社团活动的漂亮房子的也就只有教会，也许还可以拨出一幢灰泥和半砖木结构的房子，那里到处都是雕象和装饰品令人耳目一新，我觉得一般老百姓就是喜欢这样的房子，至于你刚才所说的那种殖民地时期的旧式普通建筑，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在我看来假如果真如此，那么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娱乐活动中心就将诞生，政治等也就再也抓不住普通的老百姓了。”“在我看来要让那些教会联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要花上三四十年的时间吧，”卡萝尔天真地说。

当然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只要你稍微留心一样，就会发现事态在飞快发展。所以说，另作打算，也许将是一大错误呢。”

过了两天以后，卡萝尔遇到了乔治·埃德温·莫特督学的太太，这时她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

莫特太太说，“我自己现在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一大堆家务等着我去做啦，——但是，假如《妇女读书会》的其他会员关心一下我提出的这个问题，那简直是太好了。其实，我要说的就只不过是这么一件事情：千重要，万重要，造一幢新校舍最重要。莫特先生认为目前的校舍很不够用，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太拥挤了。”

于是卡萝尔立刻来到旧校居查看一番。原来小学和中学已经合二而一，挤在一间潮湿的黄砖头房子里，窗子又窄又小，很象古时候监狱的气窗——这个校舍就是一条充满了憎恨和强迫训练的囚船。卡萝尔从心底里赞同莫特太太的这个要求，有两天时间把自己的工作都给让路了。后来她认为应该把兴建校舍和市政厅大楼的工作一起抓，让它们都成为戈镇的中心。去戴尔太太象里，她差不多是硬着头皮的。那是一座铅灰色房子，屋外爬满了藤萝，如今已入冬，叶子全掉完了，还有一道宽大的门廊，离地只有一英尺高，这房子没有丝毫熟悉的地方，对这个地方卡萝尔

几乎有些完全陌生，更不用说屋里的陈设了。只是戴尔太太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还是那个老样子。戴尔太太和卡萝尔、豪兰太太、麦加农太太、维达·舍温一样，在《芳华俱乐部》和那个严肃的读书会之间，是她们起着沟通桥梁的作用。她跟久恩尼塔·海多克没有任何共同处，久恩尼塔实在犯不着常常自称“胸无点墨”，并且扬言说“自己宁可坐牢房，死也不给读书会写什么馊报告。”戴尔太太身穿着一套日本女人的和衣出来接贝卡萝尔，这一身衣服使得她身上更多出了几分女性的美丽，她的肌肤白嫩细腻，难免叫人想入非非。她在喝下午茶时对卡萝尔表现得还十分是不礼貌而现在却开口闭口把卡萝尔叫做“亲爱的”，并且还死气白赖地要卡萝尔叫她的小名“莫德”。有些事情非常让卡萝尔迷糊。为什么她在这种充满了爽身粉的气氛下反而觉得很不舒服。不过聪明的卡萝尔急忙转换话题把主题放在自己的新计划上。

莫德·戴尔太太对此也有同感，她也认为市政厅的大楼不够漂亮，可是，正如她的先生戴夫所说，在州政府还没有拨出专款以前，你即使有什么好主意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他还说建造民防训练所与建造新的市政大厅应该同时进行。按照戴夫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整天价鬼混在弹子房的年轻小伙子，都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现在我们必须让他们接受全面的军事训练，让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这是当务之急。”

只是卡萝尔完全没有想到戴尔太太根本不赞成新校舍与市政大厅同时兴建；

“莫特太太早有一个建校的痴梦原来她想要你为此而四处奔波，为了这件小事，她老是在人们面前的笃笃敲木鱼，让大伙儿听得都烦死了。说到头来，她只有一个目的，事实上就是要有一大间办公室，好让她的那位心肝儿秃头宝贝乔治先生坐在里面，

摆臭架子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始终都非常喜欢和钦佩莫特太太的，她呀头脑十分灵，虽然她有时候总是爱管闲事，竭力想要左右《妇女读书会》，然而有些事情我希望你也明白，我们大家对她的没完没了的唠唠叨叨，简直是讨厌透了。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那栋老校舍有什么不好，而莫特太太此刻不是在以女政客的身份自居吗？这真让人讨厌；不是吗？”

四

春天的信息终于在三月里头一个星期露了出来，而此刻卡萝尔的心底也为此激动不已——她渴望着到湖畔、旷野和田间陌路上去徘徊徜徉。这时积雪都已融化了，只是在树根周围偶尔还剩下少许破絮般的残雪。在一天里时而寒气袭人，有时又温暖宜人，确实是变幻莫测，卡萝尔刚要相信，即使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北陲，照样会有温暖如春的天气，就是这时，纷纷扬扬的大雪又从天而降，比在舞台上用碎纸吹乱起的暴风雪来得还要突然。这一场风雪还算不上非常大，但强劲的西北风却把她的信念一古脑儿都刮走了。曾经她梦想着在一个美丽的城镇里，夏天一到，绿油油的草地便出现在家家户户的门口，而今，这个梦想早已消失得没有踪影。

可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虽然还有一堆堆未化完的残雪，春天的信息却已经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了。她依照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经验，从空气、天色和大地的极其细微的暗示中，意识到春天快要来到。天气不会象一个星期以前那样，突然热得让人受不了。尘土飞扬，而是使人觉得懒洋洋的，乳白色阳光也显得特别柔和。小河里的水从每一条深巷后街边沿，汩汩地流去，豪兰家院子里的酸苹果树上，象变魔术似的，出现了一只叫春的知更鸟。人们都满脸堆上笑容地说：“看样子冬天真的快要过去了。”“冰

化了，路面可要干了，——马上可以坐汽车兜风去了，——可能今年夏天会钓到许多鲈鱼吧，或许庄稼的收成会不错呢？”

每到晚上，肯尼科特总是翻来复去地说：“我们最好不要过早地把厚绒内衣脱掉，或者把防风窗板去掉得太早，也许天气还无法稳定下来，千万小心着凉，或许咱们的煤还够用吧？

卡萝尔渴望改革的意图终于被她身上所具有的那种旺盛生命力压住了，她急忙走去，跟比阿一起商量有关春季大扫除的事儿。她第二次参加《妇女读书会》时，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改造戈镇的事。她好象十分认真地听着有关狄更斯、萨克雷、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司各特、哈代、兰姆、德·昆西和汉弗莱华德夫人等人的统计数字，这些人似乎就是英国小说家与散文家的主体，这个阵容就由他们组成。平日里她也不时看见过这间由仓库改成的休息室，一些农妇们在这里休息，等着她们的在谈买卖的丈夫。她曾经听维达·舍温和沃伦太太自鸣得意地说，这间农妇休息室之所以能够得到市议会的经费而建立，全是《妇女读书会》的功德。可是她第一次走进这间农妇休息室却是在三月里的这一天。

那时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进去看一看。她先向那里的女管理员点点头。那个女人叫诺德尔奎斯特太太，长得胖乎乎，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寡妇。有两个农妇坐在摇椅里轻轻地晃动着，卡萝尔进去的时候也向她们点了点头。那间休息室象是一家旧货铺，专售破旧家具，里面摆的是摇摇欲坠的摇椅，还有一些由麦桔杆扎成的歪斜的椅子，一张桌面上抓痕累累的松木桌子；一块粘满砂砾的草垫子：一张钢板印刷画上隐约可见在柳荫下谈情说爱的姑娘们，这画早已显得陈旧不堪了，彩色石印画上，玫瑰和鱼儿本来的鲜艳颜色早已不再存在；此外还有一只专供农妇们热午饭用的煤油炉。在临街的那个窗子上挂着一张破烂

的窗帘，窗外有一丛丛天竺葵和橡皮树，因此光线几乎被挡住了，屋里显得十分暗。

她从诺德尔奎斯太太那里了解到每年使用这间农妇休息室的人达到了成千上万，她们“都是感激涕零，多谢镇上太太们心眼儿好，给她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好地方休息，而且所有的这一切又不用花钱”，她心里暗自捉摸说，“什么所谓的好心眼啊！那些太太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丈夫着想而已。要跟庄稼人多做生意呗。说到底，是便于做买卖，赚大钱罢了。这真是凌乱不堪！这个休息室本来是用来吸引和安慰那些成天忙着家务的农妇们的地方。不消说，这儿应该窗明几净，好让她们能够从整体上，看看城市里的繁忙景象。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建立一个比较象样的休息室——一个地地道道的俱乐部！不错，在我的计划里它是具有乔治风格的市政厅大楼的一部分，我不是早已对它有计划了吗？

因此，第三次《妇女读书会》上平静的气氛终于被卡萝尔打破了。那天主要讨论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波兰的文学，沃伦太太就俄国所谓教会崇拜偶象的这种邪说发了言。甚至咖啡和热面包卷还没有被端上来，卡萝尔就抓住钱普·佩里太太做文章了。佩里太太拓荒时代的那一辈人，心肠好，度量大，她给《妇女读书会》里的那些追起时髦的少奶奶们增添了一点儿古色古香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光彩。卡萝尔滔滔不绝地把她的计划一古脑儿都谈出来了。佩里太太握着卡萝尔的手对此表示赞同，但最终她还是叹息着说：

“我是很赞同你的计划的，亲爱的卡萝尔。我想，你一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吧——虽然你不常去参加浸礼会！可是，我觉得你的心儿太软啦。记得当初我和钱普初到戈镇时，那时我们是赶着牛车，跟着一长溜车队来到这里的，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呀，——拢共只有一道栅栏，一两个士兵，几间圆木小屋罢了。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一点儿咸肉和火药，也不得不派人到外面去准备。他回不回得来还是个问题呢，也许他在回家路上会被土著印第安人一枪打死。那时节，我们，这些娘儿们——当然罗，开始我们都是种庄稼的，对于什么农妇休息室之类的事，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的天哪，那时我们要是有一间象她们这样的休息室，几乎就是进天堂呢！你简直想不到我们的房子是什么破烂样，茅草作屋顶，下雨时什么地方都被漏湿，只有架子底下有块干的地方。

"经过漫长的时期，这个小镇终于发展成今天这样。那时新建的市政厅会堂，我们觉得也十分漂亮，够神气啦。至于兴建舞厅嘛，我认为根本毫无必要。现在大家跳的舞，哪能和过去我们跳的舞同日而语呢。从前，我们跳的舞都是雅雅的，照样也玩得很痛快，不象时下的年轻人，紧紧搂在一块儿，大跳'火鸡摇摆舞'，真是吓死人！但是，基督说过小姑娘应该具有端庄的形象，假如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些古训放在眼里，那末，他们还不如到'派西亚斯骑士团'和'共济会'那儿去，虽然在那儿参加舞会的也有不受欢迎的人和雇工，但还是勉强可以玩下去的。至于你刚才所说的什么农政科和家政示范活动，当然我更看不出有那个必要。在我做闺女的时候，凭力气流大汗学会种庄稼是男孩子的任务，而对于每一个小女孩来说，她的任务便是学会烧饭、炒菜，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再说，现在瓦卡明不是有一位县里的专员吗？他也许两个星期来这里一趟。我的老伴钱普告诉我说，在每个人看来，我们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传授科学的耕种方法了。

"谈到演讲厅，我想许多教堂都可以胜任这项活动的。听一次好的老式布道，远比听一大堆谁都不想知道的什么天文地理，还有什么书本上的大道理等等，要实惠得多，——《妇女读书会》成天只会讨论一些异端邪说，完全是些数典忘祖的东西。你

说要把整个市镇改成殖民地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啊，漂亮的东西我可也非常喜欢呢。时至今日，虽然我的老伴见到我在衬裙下摆镶上缎带还耻笑我，但我仍然坚持这样做。可我一直在心里嘀咕，我们这些老八板儿恐怕压根儿不愿意看到自己千辛万苦造起来的市镇通通被拆掉，再去造一个我们丝毫不喜欢的德国佬故事书里的那种玩意儿。难道你不觉得我们这个戈镇很美吗？有这么多的树木和草坪？这么多的舒舒服服的房子，暖炉，电灯，电话，还有混凝土人行道，其他一切的一切？即便那些来自双城的人，也认为我们的市镇很美丽呢？”

卡萝尔假腥腥地说，阿尔及尔的色彩及巴黎狂欢节最后一天的气氛的确可以在戈镇找到。

可是第二天下午，卡萝尔又跟面粉厂老板娘鹰钩鼻莱曼·卡斯太太干起来了。

把家具塞得满满的维多利亚派在卡斯太太家里得到了集中体现，而道森太太家的那个客厅却属于崇尚简朴的维多利亚派。卡斯家客厅的陈设布置，有两大原则：第一，每一件物品一定要有一件与之相似的实物，例如说一张摇椅，它的靠背就要向里拉，要有看上去和绒布差不多的仿皮面椅座，两个扶手上要雕刻着苏格兰长老会的狮徽，并且在摇椅的并不是很被留意的部位还要有球形的漩涡形，以及盾牌和长矛形状的各种装饰。第二，室内每一英寸都不能有空闲之处，必须用一些无用的东西来填充也行。

在卡斯家墙壁上的画是有些显得“不太高明”的，画的是白桦树、卖报的小孩、小狗仔，以及圣诞节前夕的礼拜堂尖塔；上面绘着明尼阿波利斯博览会全景的还有一只瓷碟子；有几个烧焦了的不知是哪一个部族的印第安酋长的木雕头像；一条以三色紧罗兰为衬饰的很有艺术情趣的格言，一个玫瑰庭园，还有两面校旗，那是代表卡斯家的两个儿子就读的奇科皮—福尔斯商学院，

和麦吉利卡迪大学。一张小方桌子，摆着一只镀着金边的彩绘细瓷小盒，专门存放名片；一本家用《圣经》；还有一部小说叫做《格兰回忆录》，是斯特拉顿·波特夫人近期完成的；一个雕成瑞士农舍形状的木头储钱盒；一个磨光了的石决明外壳，里面放着一枚黑色大头针、一个空线轴；一只镀上金色拖鞋，鞋尖上面盖着“纽约州特洛伊城纪念”字样，里面有一小块天鹅绒针插；另外还有一个表面上有许多凸出来的小疵点的红色玻璃缸，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一见到卡萝尔时，卡斯太太就说：“首先你必须看看这儿所有的名贵的艺术品。”

卡萝尔说明来意以后，她尖声尖气地说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认为我们这里中西部的建筑不及新英格兰乡镇和殖民时期风格的房子漂亮。你有这种看法，我很高兴。你一定想知道，我就是在弗蒙特州出生呢。”

“可能你也认为戈镇应该被改造成——”

“哦，那简直就是没有必要的，那需要花一大笔钱，这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税捐已经够高了。我们应该尽量撙节开支，别让市议会多花一分钱。哦，——你不觉得韦斯特莱克太太宣读她写的托尔斯泰的论文十分出色吗？我为此而特别高兴，因为她在论文里指出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垮台了，你知道那种思想是相当荒诞的。”

卡斯太太所说的话，跟肯尼科特当天晚上所说的完全如出一辙。在今后二十年内拨款修建新的市政厅大会堂是不可能的，不论是市议会，还是戈镇都不会同意。

五

本来卡萝尔是不想让维达·舍温知道自己的计划的。她的那

种老大姐的说话口吻，使卡萝尔感到有点儿害怕；一方面她怕被维达耻笑，另一方面又怕她盗用自己的想法。但是卡萝尔偏偏又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于是卡萝尔只好在维达来喝茶时向她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维达非常会安慰人，但当机立断地说道：

“哦，亲爱的，你的想法太不合实际啦。我真巴不得看到你的计划如期实现：一个地地道道的花园市镇，再也不怕强劲的北风袭击，怕只怕是行不通吧。你就不要指望《读书会》里的那些少奶奶了，她们帮不上什么忙。”

“可是她们的丈夫——都是镇上最最有势力的人物。戈镇的命运——都是操在他们手里呀。”

“然而，《读书会》的姑爷们也并不完全能够操纵整个戈镇。你可知道，当初我们请求市议会拨款在抽水站四周围种上藤蔓篱栅，曾经遇到过多少麻烦！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眼尖来看待戈镇的妇女，但是相当那些男人的思想，她们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了，或许能高出一倍呢。”

“难道说，镇上那么丑陋的面貌，那些男人们就视而不见吗？”

“可是在他们眼里戈镇是非常漂亮的，而且你也无法向他们证明戈镇的丑陋。各有所爱嘛。一个波士顿的建筑师所喜欢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也要表示喜欢呢？”

“他们就是喜欢做梅子干的买卖！”

“哦，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必须知道首先应该做什么，那就是以我们现有的情况为基础，不是从外部引入人家的思想，而是一切从内部抓起。一定不要硬给内心套上一层外壳。那是万万行不通的！美丽的外壳必须从内心深处慢慢生长出来，只有如此，后者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那就是说——需要等待。如果我

们再花十年时间缠住市议会不放，那么拨款修建新校舍或许会成为可能。”

“镇上的大人物们是如此吝啬，竟然不肯拿出几块钱来造房子，对此我始终不敢相信，——想一想！——无论跳舞、演讲、演戏，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集体化的形式下顺利进展！”

“你要是敢在本镇商人面前提一提‘集体化’这个名词，他们准会动私刑，宰了你！你要知道，邮购商店，还有庄稼人集体化运动是他们最怕的事。”

“他们的钱包居然因此而瑟瑟发抖！天底下什么地方都一样呀！我可不象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有巨大的本领，会搞什么侦听录音器，或者擎着火炬游行演讲。我这里纯粹是庸人挡道。哦，我知道我真是太傻了。我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想念威尼斯，对北冰洋上海水的色彩不纯加以指责。可是虽然这样，谁都无法叫我心里不向往威尼斯，有朝一日我总会从这儿逃走的，够了，说得再多也没有用，我还是先住口吧。”

她摆了摆伸开的双手，一套极无赖的样子，好象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了。

六

初夏的五月，四处充满一片生机，小麦长出了新苗，像绿草一样可爱，地里还种下了玉米和大豆，嗡嗡的响声从原野里发出来，似乎低声哼着的农忙小调。一连下了两天雨，镇上大街小巷，差不多遍地泥泞，——难看倒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走路不方便。大街上到处都是一片连一片的黑黝黝的水洼，家家户户门前人行道旁，停车坪上，也都渗出黑糊糊的臭水来。天气闷热得叫人受不了，但在阴惨惨的天色衬托下，整个戈镇显得光秃秃的。既没有白雪覆盖，也没有摇曳的枝柯掩映，地上愁眉苦脸地

匍匐着大大小小的房子，在天空下毫不遮掩地展现出无比丑陋的真实面目。

卡萝尔一路拖着脚向家走，雨鞋上布满了污泥，裙摆上满是脏点，她为此感到非常恶心。她跑过莱曼·卡斯家门口，那座尖顶的深红色大房子显得特别难看。她铗过一个坑坑洼洼的黄水塘！她怎么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家居然成了一片烂泥地。她的家，和她的美丽的市镇，已在她心里产生，可谓大功告成。只要找一个人来跟她共享其成就行了。可是找维达是不可能的了，至于肯尼科特，就更不用说了。

她心目中的这一世外桃源，怎么也得有人来跟她分享一下才好！

她猛地想起了盖伊·波洛克。

然而一个念头打消了她的这种想法，他是个太过于小心谨慎的人物。眼前她需要的，是一个象她一样年轻而又冒冒失失的精灵，可惜她永远都找不到。她只好认输了，因为毕竟自己再找也无法找回欢乐的青春年华。

那天晚上，一个好主意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可能这就是解决重建戈镇问题的惟一办法。

在十分钟内她已到了道森家门口，她拉动了那个老式门铃。道森太太把门儿打开一条缝儿，探出脑袋往外张望着。卡萝尔在她的脸腮上亲了一下，走进了客厅，在那个阴森森的客厅里卡萝尔差不多是活蹦乱跳。

“噢哟哟，见到你，我这个老花眼都变得高兴起来了！”道森先生笑嘻嘻地说，把手里的报纸放下，又把他的眼镜架子往额角上一推。

“你看来很激动呢，”道森太太不禁发出感叹。

“是呀，我确实很激动！道森先生，你不是个百万富翁吗？”

道森先生昂起头，显得像个骄傲的大公鸡，嘴里喃喃地说，“是啊，我想，我要是好好利用一下我所有的证券，抵押进来的农庄，以及我在梅萨贝的铁矿、北部木材和林地开垦方面的投资，拢共加在一起，几乎接近二百万呢。我从不乱花一分钱，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的辛苦钱——”

“可我想把你的产业拿走大半！”

道森夫妇也许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笑，于是两夫妇交换了个眼色。接着，道森先生就象鸟儿似的喊喊喳喳地说，“你可要比本利克牧师还差劲！每次遇到他敲竹杠，也不过在十块钱以内！”

“我这是认真的，一点都不开玩笑！你的子女都在双城，早已长大成人，过着非常富裕的日子。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死后想一想呢？你们完全可以为死后留个好名声，不必默默无闻吗？你们干吗不独出心裁做一点儿有意义的事呢？为何不想把整个戈镇重新建造呢？找一个有名的建筑师来设计一个适合大草原的理想市镇。也许他还会搞出来一种崭新的建筑形式。到那个时候，这些东摇西晃的房子将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丽的城镇——”

道森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她是认真的，于是就哭丧着脸说，“哎呀呀，乖乖，那少说也得要花上个三四百万块！”

“然而单凭你的力量，不就可以解决一半的资金问题吗？”

“我的钱可是我千辛万苦挣来的，那些穷光蛋懒惰透顶，不知节约，难道还要我替他们造房子不成？这并不是说我这个人太小器。只要找得到女佣人，我的老伴总是雇上一个来帮忙干活儿的。可是，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自己动手，你也看见了，我们也已经心力衰竭，我们怎么可以把钱统统用在那些懒汉流氓身上——？”

“哦，你先消消气，我并不全是这个意思，当然罗，不会要你把钱全部拿出来，不过，我想，只要你领头签个名，别人自然都会跟上来了。如果他们能够从你嘴里听到一个关于建造美丽城镇的构想——”

“哦，你真是个主意不少的孩子，但实际上，戈镇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吗？我觉得它很不错嘛。我常常听到那些走南闯北的人说，在美国中西部就属戈镇最美丽。那么好的市镇，迎合任何人的口味，当然罗，也能迎合我们老俩口。而且我们老俩口儿而计划搬到帕萨迪纳去住，在那里建造一幢平房呢。”

七

卡萝尔走在大街上没想到居然遇见了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再次相遇，两人都很高兴。伯恩斯塔姆嘴上留着一撮强盗胡子，工装裤上下全是污泥，在卡萝尔眼里，他是一个可靠的人，胜过任何年轻小伙子，也是她所物色的人中真正可与并肩作战的伙伴。卡萝尔便把刚才自己在道森家的事情经过给他说了一些，好象当做趣闻来谈的。

伯恩斯塔姆却大发牢骚说，“依我看来，我与道森那个老家伙是绝对不会有共同话题的。他呀，这个嗜财如命的吸血鬼，什么侵吞地皮，什么行贿收买，样样都在行。可是，你的想法还是不成熟的，由于你毕竟不属于他们那个群体。你一心要为戈镇做一点儿事，可俺——并不是那么想的！俺心里想的，就是要戈镇为自己做一点儿事。对道森的钱，我们并不希罕，要他拿出钱来，即使是捐赠，也少不了有条件。俺们要从他那里把钱夺回来，因为他的那些钱——都是属于俺们的。你可得要更坚定更顽强才行。我们这些无业游民都是非常乐观的，其实你完全可以到我们的立场上来。有朝一日——俺们总会自己教育自己，不再做

游民，——有朝一日，到时候我们的手中掌握了一切，自然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好起来。”

刚才她还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战友，而此刻他不过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工人。她压根儿不喜欢“乐乐呵呵的游民”的独裁统治。

她走到市郊时，把伯恩斯塔姆忘得干干净净了。

她把市政厅大会堂的问题暂时抛在脑后。忽然一个新问题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觉得自己应该多做一做这些傻乎乎的穷人的工作。一想到这她就非常激动。

八

大草原上的春天是很短暂的，它并不像一个处女那样娴静文雅，而是毫不害臊一晃而过。几天以前，路上还是泥泞一片，这会儿却是尘土飞扬，简直叫人迷眼，路旁的水坑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闪闪发光的乌油油的黑土，就像是一块块龟裂了的漆皮。

卡萝尔急急忙忙地赶到《妇女读书会》，因为那里的研究计划委员会决定开一个关于确定秋冬两季的讨论题目的会议。

主持会议的那位太太，开口问在座各位有没有新问题要提出来讨论。

这时卡萝尔站起来提出一个建议，认为《妇女读书会》应该把镇上的穷人作为帮助对象。她是那么正确的，总是会提出时髦的主张。她说，单纯地对穷人进行周济是毫无用处的，他们需要自助，而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机会，成立一个就业辅导处，指导妇女怎样替婴儿洗澡，怎样烹调可口的菜肴，可能的话，再设法用公款兴建一个收容所。“沃伦太太，对于我的提议你有什么看法？”卡萝尔最后这样说。

身为牧师的妻子，沃伦太太是一个说话公道明确的人。这

时，她开口回答说：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会从心底里赞同肯尼科特太太的一番感想。大家都知道，救贫扶困，不但是一种高尚的义务，而且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不过，我还得加以说明一下，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它作为一种布施，一种周济，要不然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乐善好施——本来也是真正的基督徒和教会的最主要的点缀品！还写进了《圣经》里去，作为我们处世为人的指南。《圣经》上就是这样说，‘信心、希望、布施。’又说，‘你们要永远帮助穷人。’圣经上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不管是因为什么科学计划，我们都不能废掉“布施”这个名词，绝不可能！难道说这样不是更好吗？我真不敢想象，要是我们连助人为乐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那末，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什么意思？我们要让这些懒鬼们知道自己正在接受别人的施舍，这些东西本来他们无权得到，他们应该为此感激不已。”

“这些先不去谈它啦，”埃拉·斯托博迪小姐用好象是从鼻孔里发出来的声音，哼哧哼哧地说道，“肯尼科特太太，你被骗了，我们戈镇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就拿你刚才提到的斯坦霍夫太太来说，凡是我们家女佣人洗不了的衣服，我全都送给她洗，只是去年一年，她至少从我手里赚走了十块钱。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爸爸绝对不会同意拨款修建收容所的。爸爸说这些人都是骗子手。还有那是佃农，他们假装出一副非常穷的样子，其实只是不想买种子和机器。爸爸说，他们明明借了人家的钱，就是赖着，不想还债罢了。他说，他确实于心不忍，虽然使他们遵守法律的惟一办法是取消抵押人的赎回权，但他还是没有这样做。”

“有一点也是应该看到的，那些穷人从我们手里得到了许多衣服！”杰克逊·埃尔德太太也说话了。

卡萝尔连忙插嘴说。“唉啊，太对了，送衣服的问题咱们也有必要谈一谈呢。要是发给贫民的是旧衣服，我们应该不应该先把那些旧衣服补好，尽可能弄象样一点，拿得出手？不知在座各位意见如何？我建议我们先把衣服及帽子修补好，然后才在圣诞节捐出去——”

“在我看来，她们比咱们更有时间呢。他们只要东西能到手，无论是好是坏，就应该心满意足，朝天叩头了。我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我才没时间坐下来补衣服，特别是为那个懒惰婆娘沃普尼太太缝补！”埃拉·斯托博迪小姐怒气冲冲地说。

大家都盯着眼对卡萝尔怒目以视。可卡萝尔心里想的是，沃普尼太太的丈夫不久前被火车轧死了，还撇下了十个孩子呢。

也许这会儿还有心思微笑的便只有玛丽·埃伦·威尔克斯太太了。威尔克斯太太是一家古玩铺的老板，还有一家兼售杂志的书店，而且又担任了“基督教科学派”那个小小教会里的读经师。她的话儿讲得最明白：

“这拨人根本就还没有领悟“基督教科学派”的宗旨，她们不懂得大家都是上帝的子女，我们不会为任何事情所伤害。要不然，他们就不会误入歧途，更不会穷困潦倒了。”

杰克逊·埃尔德太太也来帮腔说，“我也认为《读书会》已经为大家做了太多的事情啦，例如，植树呀，灭蝇呀，还有创办什么农妇休息室，等等——我们还谈到要铁路局在车站附近修建一个停车场，当然这也应该包括在内！”

“是呀，我也有同感！”那位主持会议的太太说。她忐忑不安地看了舍温小姐一眼。“维达，你有什么意见？”

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前，维达先向每个会员点头致意，说，“哦，我觉得当前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搞什么新的东西。不过，今天能听到卡萝尔的宝贵意见，我们都感到十分荣幸——哦！不

过我们还是先对另一件事情作出定论吧。我认为，明尼阿波利斯各俱乐部想从双城再选出一位州联合会会长，这件事我们就要联合起来表示反对。她们提名的是那位埃德加·波特伯里太太，——据我所知，她虽是个演说家聪明而又有趣，却十分肤浅，只会空谈。我想写信给《莱克·奥吉巴瓦沙俱乐部》，表示她们那里要是支持沃伦太太做第二副会长，我们就支持她们的哈格尔顿太太做会长，哈格尔太太是一位可爱又有教养的女人，不知道大家对我这种做法有什么意见？”

“说得太对了，明尼阿波利斯那一帮人也该受到些教训了！”埃拉·斯托博迪小姐狠狠地说。“哦，再说，我们还得要反对由波特伯里太太出面呼吁的全州妇女都要明确支持妇女参政的这个运动。本来妇女在政治上就是没有地位的。在政界有那么多的骇人听闻的阴谋以及相互之间的吹捧，各种骇人的丑闻，还有什么人身攻击，流言蜚语等等，妇女们假如卷入这些活动，定会丧失她们与生俱来的优雅与可爱。”

在座除了一个人外，都点头表示同意。她们撇开规定的议程，议论纷纷地谈埃德加·波特伯里太太的丈夫，谈波特伯里太太的收入及小轿车当然也不例外，谈波特伯里太太的公馆住邸，谈波特伯里太太的演讲派头，谈波特伯里太太的晚礼服——中国旗袍，连波特伯里太太的各式发型也没放过，她们也谈到她在州妇女俱乐部联合会的所作所为。

《读书会》散会前的三十分钟时间被花在另一个讨论上，那就是从《文化须知》杂志上所推荐的两个题目，即《装潢和瓷器》和《〈圣经〉的文学性》中选择其一，作为明年讨论的题目。这时由于肯尼特太太的打岔，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她说，“我们在礼拜堂和主日学校老是念《圣经》，难道这还不够多吗？”

伦纳德·沃伦太太对卡萝尔的话非常不满，禁不住气呼呼地

说，“哎哟哟！我为什么都没想到，有人觉得我们对《圣经》念得够多呢！在我看来，两千多年来这部古书一直经受住了异教徒的袭击，那么它一定是非常有意义与作用的，现在我们来个“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也不行吗？”

“哦，我的意思并非如此——”，卡萝尔再也得罪不起这些人。正由于她确有这个意思，就极难把话说得太露骨。“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走出仅仅讨论《圣经》或是亚当兄弟风格轶事的局限，去干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文化须知》似乎还把它看成家具陈设中的重要特征，还不如研究一些极富有生命力的，真正激动人心的思想概念，讨论这些问题将使我们受益非浅，比如说化学，人类学，或者是劳工问题等。”

所有在座的人都在彬彬有礼地清自己的嗓子。

那位主持开会的太太问道，“诸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的？维达·舍温建议下次讨论题目为《装潢和瓷器》，可有人赞同？”

这个提议终于得到全面通过。

“输掉，已是定局了！”卡萝尔在举手表决时自言自语道。

要在这堵空墙上播下自由主义的种子，而这墙又是如此平庸无能、空空如也，她真的那么有信心吗？她为什么会头脑发胀到这个程度，居然异想天开，要在一道如此平滑、光亮的墙上播种什么东西呢？何况在这墙里还有人在美滋滋地睡着大觉。

第十二章

一

五月初春时节的一个星期温煦宜人，简直就是一个叫人在寒风凛冽的隆冬和炎热难熬的酷暑之间暂时喘息一下的星期。卡萝尔每天从镇上走向繁花似锦的大自然，在野外到处都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大自然好象也在这生命力中陶醉了。

那个时刻这般让人心荡神怡，她似乎又找到了自己的童真年代，相信世界上确实存在——美。

有一天，她来到遥远地燕子湖畔。她常常喜欢沿着铁路道轨走，这是因为那里路线笔直，路面也十分干燥，已成为大草原上行人的一条康庄大道。她迈着大步向前走去，脚下是一根根枕木。每个十字路口都设有尖木桩来阻止牲口通过，她只得爬过去。她踩在铁轨上走，伸开左右两臂，以便保持平衡，并且小心翼翼地让脚跟站稳。当她两臂在空中拼命乱舞的时候，她一定是失去了平衡，身子正在往前倾，而当她大笑的时候，她一定是摔倒了。

在铁路两旁遍地杂草丛生，还有烧荒后留下的会扎人的残茎枯茬。草丛里露出黄灿灿的金凤花，还有紫红的花瓣、毛茸茸的灰绿叶子的铁线海棠。有一丛枝柯闪闪发光的熊果树，远远望去，就像日本酒杯上涂的釉彩。

在碎石堤上她一面奔跑，一面向提着小篮子的采花孩子微笑，还不忘记在自己洁白地罩衫胸前口袋里别上一束鲜艳的海棠花。绿油油的麦田，诱使她离开笔直的铁路线，爬过了锈斑累累的铁丝网。她走在小麦低畦和裸麦田之间的小沟里，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大片正被微风吹拂，闪现点点碎银般光影的裸麦。她在

燕子湖畔发现一块草地，五颜六色的野花布满大地，而印第安人种的烟草上，则开着洁白如雪的绒花，极目远望，就象是一块举世罕见的古代波斯地毯，奶油色、玫瑰色、淡绿色相映成趣，极是好看。她双脚踩在野棘上，只听见发出一阵阵像在喧闹的声音。洒满阳光的燕子湖上，和风轻拂；绿草如茵的湖边，溅起朵朵浪花。她纵身一跃，跳过了一道落满了柳絮的小溪，来到了一个长满白桦树，白杨树和野李子树的嬉闹的小树林。

白杨树上的叶子，有着科鲁特画中的灰色绒毛，碧绿银白的树干，看上去十分象白桦树，同时出象舞台上小丑的胳膊腿，细长而富有光泽。似乎像小树林布满春天朦胧轻雾的白花绽开在野李子树上，绵延不断地伸向远方。

她飞快地穿过小树林，隆冬蛰居后的自由使她兴奋不已。野樱树上开满了小花朵，使她不禁从暖洋洋的林间空地，信步走进了绿荫如盖、寂静无声的树林深处，在那里阳光穿过嫩叶的间隙，投下了闪烁不定的光点，她好象置身于碧绿大海的海底之中。她沿着人迹罕至的小路沉思默想地往前走去。在长满地衣的圆木旁边发现了一朵杓兰花。在小路的尽头，一望无际的草原在她眼前展开，那是一片碧绿的麦田，泛起阵阵起伏的麦涛。

“我相信！森林之神至今依然存在！那边的大地该有多美！它和巍峨的群山一样壮丽！与此相比，《妇女读书会》或许什么都不是。”

她走出树林中，来到大草原，在诡谲奇突的云层密布的苍穹下，大草原显得特别广袤无垠。一个个小池溏，都在闪闪发光。在一片沼泽地上空，有一群红翅膀鸫鸟正在追逐一只乌鸦，好象在空中演出了一出瞬息即逝的闹剧。模模糊糊可见到，小山岗上，有一个男人扶着犁耙正在耕地。他的那头马正在使劲地工作，脖子弯得非常厉害。

沿着小径，她来到了大路上，那是通往戈镇的大路。路旁野草丛生，一簇簇蒲公英分外鲜艳夺目。有一道小涧水正在大路底下混凝土筑成的涵洞里汩汩地流动着。虽然她的步伐沉重疲乏，但她的心里却是充满愉快。

有一辆“福特”车好象在活蹦乱跳，一个男人坐在上面，呜呜呜地开到她身边，招呼她说，“肯尼科特太太，你要搭车吗？”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领了，现在我只想慢慢地散散步。”

“今天天气真好。我看到有些地里的小麦长势好，少说也有五英尺高。哦，再见再见。”

她想不起那个人究竟是谁，然而她却因为这一声招呼而倍感温暖。这个乡巴佬对她说的几句充满友情的话，在戈镇的太太小姐和大老板那里，她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错还是他们的错。

在离戈镇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夹在榛子林和小溪之间的洼地，在那儿她发现一个吉卜赛人露宿的营地：一辆带篷的马车，一顶帐篷，以及栓在帐篷外面木桩上的几匹马。有一个宽肩膀的男人蹲在篝火前，手里拿着煎锅正在炸着什么。他看见了她，那个男人竟然是迈尔斯·伯恩斯塔姆。

“哪，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他大声嚷道，“快来这儿，吃块咸肉吧。彼得！嘿，彼得！”

带篷马车里走出一个蓬头乱发的人。

“彼得，过来见见这位太太，她可是这个缺德镇上独一无二的好人。快爬上来，坐坐几分钟，肯尼科特太太。整整一个夏天我要出远门去。”

红胡子瑞典佬站了起来，身体还在摇摆，并且偶尔地来回捋着痉挛了的膝盖，蹒跚着走到铁丝网栅栏跟前，打开了一个让她通过的口子。她在穿过铁丝网的时候，无意识地冲他笑了一笑。

他小心谨慎为她解开挂在铁丝网上的裙子。

眼前这个大汉，身上穿着法兰绒蓝衬衣，肥大的卡其裤，裤子上两条背带，一边高一边低，头上戴着一顶非常破旧的毡帽，卡萝尔站在她身旁，更显得娇小可爱。

彼得满面愁容，为她搬来一个可以坐在上面的圆木桶。她坐在上面，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你打算去什么地方？”她开口问道。

“我只去一个夏天，贩马呗。”伯恩斯塔姆吃吃地笑着说。他的红胡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俺们是不折不扣地无业游民，平时靠救济过日子。说句心里话，我们可是难得出一次门，我们都很在行贩马这生意呢。从庄稼人那里收进来，再把马贩卖给别人。俺们从不欺骗人——一向如此。说起来，也真好玩的。沿着路旁搭帐篷露宿。本来我想在出发前找个机会告诉你一声，没想到今天竟然碰到了你，要不你就跟我们同行得了。”

“我真也想去呢。”

“或许某个时候你正来和莱曼·卡斯太太为一件事而争吵，而我们呢，彼得跟俺恐怕已在横越达科他，穿过无数荒原，进入了深山野岭。秋天很快地来到了，俺们大概正在越过比格·霍恩山口，也许赶上大风雪，还会在比湖面高出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扎营。到了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在温暖的毯子里刚刚醒过来，却透过树林看见了老鹰在空中盘旋。象这样的风光，你觉得怎么样？嘿，老鹰成天飞翔在一望无际的辽阔天空中——”

“别再说啦，我都快要动心了。我怕只怕有人说闲话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出远门的。再见吧。”

她把手从她那双黑得出奇的、仿佛带着黑色皮手套的大手里抽出，然后离开了这儿。她在拐弯的路口向他挥手。她一个劲儿往前走去，这时头脑越来越清醒了，孤单也在她的心里加剧。

夕阳下的小麦和青草格外柔软光滑，看上去像天鹅绒一样可爱。这时云端里迸射出金黄色光芒，笼罩着大草原。她走到了大街上，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二

六月初，她经常陪着丈夫一起去出诊。她觉得他象美国中西部的大地一样，充满了活力；他说话的时候那些庄稼人都在恭恭敬敬地听着，这不禁增加了她对他的敬佩。她急匆匆喝了一杯咖啡，冒着清晨的寒气出发，她来到了广袤无垠的旷野里，这时候朝霞已从这个无比纯洁的世界上升起来了。百灵鸟从草原上飞过来，停在稍微裂开的栅篱木桩上唱歌，一阵阵清香从盛开的野玫瑰处飘过来。

他们在傍晚回来，那时落日放出的光束庄严肃穆，象是天神用金箔制成的一把团扇；四周围庄稼地，有如一片浩淼无边的、雾气缭绕的绿色海洋，从远处看过去，防风柳树就像是长着茂盛棕榈岛屿。

大草原上的气温在不到七月的时候，已经变得非常闷热。在烈日曝晒下，地面都龟裂了；庄稼人下地干活，跟在播种机和浑身流汗的马匹后面，显得筋疲力竭。她坐在汽车里等肯尼科特，汽车正好停在一户农家门前，车里皮垫座热得够呛，她的手指都快被烫伤了，炽热地阳光射在挡泥板和引擎盖上，几乎使她头昏目眩。

天上突然下起一阵黑沉沉的大雷雨，然后又刮起大风，尘土飞扬，倾刻之间已天昏地暗，龙卷风马上就要光临大草原了。窗子尽管都被严严实实地关着，但里面窗槛上照样落满了一层不可触摸、从遥远的达科他刮来的黑色尘埃。

一到七月，闷热的天气简直让人窒息。他们白日里上大街，

就象匍匐着行走一般；到了夜晚，又热得睡不着觉。他们索性把床垫搬到楼下客厅窗子跟前，并且打开所有的窗子，即便这样，他们在上面翻来复去，还是睡不着。整整一个晚上，他们说了十遍要到户外去用橡皮水管给自己冲冲凉，或到露水里去虢弯儿，但是他们是那么困倦，根本不想动弹呢。假如碰巧有一个夜晚比较凉爽，那么他们也去散步，然而却飞来了成群的蚊子，就像胡椒粉撒在脸上一样难受，而且蚊子还试图钻进他们的喉咙。

她满脑子里装的是北陲松林，还有东部海滨，可是肯尼科特说，“现在这个时候，确实脱身不开。”《妇女读书会》保健促进委员会要求她参加灭蝇运动，她就整日价在镇上东奔西走，劝说镇上居民使用《读书会》所提供的灭蝇器，或者是发钱给积极灭蝇的孩子，以示奖励。她对灭蝇这件事非常尽职，但并不感到兴趣，后来她终于把这份工作松下来了，那时她早已被炎炎夏日搞得疲惫不堪。

肯尼科特和她一起驾车到北部去，在他的母亲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因为肯尼科特每天都以钓鲈鱼自乐，所以事实上是卡萝尔与婆婆在一起呆了一周。

他们在明尼玛喜湖畔买下了一幢避暑别墅，——这是一件伟大的大事。

也许只有消夏避暑才是戈镇生活里最快乐的事。其实，它们仅仅都是两开间的小房子，一些破破烂烂的椅子摆在房间里，还有一些桌子，胶合板都已剥落了；四周围木头板壁上，糊着一些石印彩色图片，还有一只蹩脚的煤油炉子。这些紧挨在一起的小房子之间只有很薄的木头隔板，连相隔五间的房子里打小孩屁股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不过，那些小房子都座落在悬崖上苍郁的榆树和菩提树丛中，在那里可以看见优美的风景，明尼玛喜湖那边是黄熟了的麦田，它依傍着山坡，直到绿林边缘。

住在这里的戈镇太太们忘掉了社会应酬，忘掉了不愉快的嫉妒，身上只是穿着方格花布的普通衣服，坐在一起悠闲地聊天，或者穿上旧游泳衣，在哭哭闹闹的孩子们的簇拥下，到湖边互相泼水，玩上好几个小时。卡萝尔当然也会参与其中；有时她把尖声叫嚷着的男孩子按到水里去，有时她帮着小孩们给那些可怜的小鱼构筑沙盆。当每天晚上有人开着汽车从镇上来到这儿，她就帮助久恩尼塔·海多克和莫德·德尔替来客准备晚餐，在这个时候她只觉得自己喜欢她们。跟她们在一起，她觉得比较自在，也比较自然。即使谈到油炸小牛的肉丸子，或者是肉丝炒蛋时，她也不再表现得神经过敏，尽发表些奇怪的理论了。

她们的娱乐节目也特别多的，或者跳舞，或者举办黑人音乐会，由肯尼科特担任领唱兼报幕，演得真是太棒了。他们常常被孩子们团团包围起来，这些孩子精通于山鼠、地鼠、木筏和柳木哨子。

在这种标准的原始人生活里，卡萝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满足。她心情愉快地相信她根本不用再发表那种书呆子的毫无用处的言论，她也不必再指望戈镇变成象酷爱自由的艺术家那样放荡不羁。对现在的一切，卡萝尔感到满足，她的评头论足是怎么也不会在这儿发表的。

九月的大自然是如此美丽多彩多姿，可是按照本地习俗，他们不得不都回到戈镇去，不让孩子们浪掷韶光，去学习什么跟大地有关的东西，他们被关在教室里学习算术，比如说威廉卖给约翰多少斤土豆，当然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不用担心代销佣金或在运货车上短斤缺两等事儿。夏天里那些太太对户外活动非常感兴趣，游泳成了她们的喜好，可如今一听到卡萝尔说“今年冬天让我们到户外活动活动，透口气，滑滑雪，溜溜冰”，却露出怀疑的眼色。她们的心会关闭起来直到明年的秋天，有一种生

活又要开始，那就是长达九个月的闹小圈子，围着取暖电炉吃精美点心。

三

现在卡萝尔已开办了一个沙龙。

既然她最喜欢肯尼科特，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既然肯尼科特只喜欢萨姆·克拉克，而根本不欣赏世界上任何一个诗人或者激进分子，那末在庆祝她结婚一周年的晚宴上，就她这个可以进行自卫的个人小圈子来说，只剩下维达和盖伊两人了。席间能够各人发表自己看法的问题，也就只能是关于雷米埃·伍瑟斯庞的雄心壮志。

她发现了盖伊·波洛克身上的一个闪光点，那就是他的谈吐十分文雅。他在谈论她新买的亮闪闪的镶嵌宝石的奶油色上衣时，显得特别自然，毫无戏谑之意；入席时他给她搬过来椅子，他表现得是那么殷勤。盖伊·波洛克可不象肯尼科特那样老是大声嚷嚷，用“噢哟哟，你说那件事嘛，今天我已听了好多遍了，”来把她的话打断。可是，盖伊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独来独往的隐士式人物。他谈话很锋利，坐到很晚才离开，然后也再没来过。

后来，她在邮局里遇到钱普·佩里，——她才认识到从拓荒者的历史里就可以找到拯救戈镇，甚至拯救整个美国的灵丹妙药。她自言自语地说，可能现在在我们的身上，再也找不到过去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精神了。我们必须给这些至今还健在的前辈委以重任，我们要跟在他们后面走，林肯大公无私的人格和移民们在锯木厂里唱歌跳舞的乐观精神可能正是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

从《明尼苏达拓荒者》这本书中她了解到了六十年前戈镇的情形，就在她父亲刚出世的时候，戈镇总共只有四间小木头房子。钱普·佩里太太当年赶着牛车迁来此地时发现士兵们为防御

印第安人所构筑的一道木栅栏。一些从缅因州来的北方佬就坐在那四间小木头房子里，他们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先到圣保罗然后再往北，越过原始大草原，向未开发过的大森林进军。他们自己磨谷子；男人出外打野鸭、鸽子和松鸡。在那新开垦的土地里长出的芜菁甘蓝就像萝卜一样，他们把它拿来生吃，煮着吃，烤着吃，最后又生吃。他们用来招待客人的果品，也不过是些野李子、酸苹果或者细小的野草莓。

天空飞来黑压压的蝗虫，把农妇的菜园子都吃光了，还有农夫的外套，这一切仅需一个小时。好不容易从伊利诺斯州带来的珍贵马匹，不是在沼泽地里淹死，就是害怕暴风雪而往四处惊逃。大雪透过新盖小房子的缝隙进入屋里，在美国东部出生的孩子，身上只穿着印花平纹细布单薄衣服，冬天冻得浑身瑟瑟发抖，而在夏天他们却又遭到蚊虫的攻击，惨不忍睹。这里到处都可以见到印第安人；他们露宿在人家院子里，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要油炸圈饼，有时他们把来福枪斜背在身上，闯进了学校教室，要求给他们看看地理书里的插图。在成群结队的大灰狼紧追下，孩子们急忙爬到树顶上去。许多响尾蛇的窝被移民们发现，平均每天就会有五十到一百条的蛇被吞掉。

即便如此，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非常快乐。卡萝尔在题名为《昔日边陲轶闻》的著名明尼苏达州编年史里，羡慕地读到了一八四八年迁往斯蒂尔沃特的马伦·布莱克太太的一段回忆录：

“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们没有可以值得夸耀的任何东西。我们到哪儿都是随遇而安，日子过得倒也非常愉快……，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痛快地玩着，即使在两分钟内也这样，——玩纸牌或者是跳舞……平时我们喜欢跳华尔兹和乡间舞。象目前那些新型快步舞，当时还没有呢，当然就更没有漂亮的衣服了，那时节，我们把整个身子都给罩起来，根本没有象现在那样的紧贴

在身上的裙子。我们可以不踩着裙子边地在裙子里跳舞。一个年轻小伙子拉了一会儿小提琴，就由另一个小伙子接替他，好让他去跳舞。有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还拉着小提琴呢。”

她在心里默默想着，即使自己不能去浅灰色、玫瑰色和水晶玻璃的大舞厅里跳舞，她就盼望着和一位又跳舞又拉琴的小伙子在用圆木桶板铺砌的地板上轻歌曼舞。这个自鸣得意的市镇，已把古色古香的歌曲换成了播放拉格泰姆音乐的唱片——它既不属于一个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旧时代，也不属于高度先进发达的新世纪。可能她是不是应该想一些办法来把从前朴实无结的风格恢复一下呢？

佩里夫妇是她认识的两位拓荒者。钱普·佩里是谷仓里专门收购谷类的商人。入秋以后，钱普就在又粗又大的台秤上给一车一车的小麦过秤，有一些小麦掉在了台秤缝隙里，到了来年春天，这些小麦还会发芽呢。他闲着无所事事，便在那间粘满尘土，但十分安静的公事房里打盹儿。

她登门拜访了佩里夫妇，豪兰·古尔德杂货店楼上成了他们暂时的家。

在他们上了年纪之后，他们做生意一直亏本。他们只好把自己那幢心爱的黄砖房放弃了，搬到杂货店楼上来住，这一层楼面是戈镇的公寓房子。有一道从大街一直到楼上走廊的宽阔的楼梯。沿着走廊是一排房间，依次是一位律师的事务所，一位牙医师的诊疗所，一位摄影师的“摄影室”，斯巴达协会分会会所，佩里夫妇的寓所是最后的一间。

对于卡萝尔的访问，老俩口感到特别高兴，对她殷切招待，因为她是这个月里的第一位访客。佩里太太悄悄地咬耳朵对她说，“我的天那，我们在这么一个旯旯旮旮里招待你，确实太寒伧啦。只有在走廊里的那个破铁皮洗涤槽里你才可以找到那么一

滴水。可是，正如我对钱普所说的，要饭的叫化子怎么可以挑剔呢？从前自己那幢砖房子也实在太大了，叫我一个人打扫起来真够费劲的，地段又很偏僻，如今住在这儿可以见到许多人。倒也十分热闹嘛。确实，我们还是挺乐意做在这儿的。但是，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还会有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正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在攒钱——哦，我的老天哪，要是自个儿有房子该有多好！然而，我们现在的几间房子还过得去，你看呢？”

他们很恋旧，尽可能地把自己熟悉的家具都搬到了这个十分拥挤的地方来。不久前卡萝尔曾经对莱曼·卡斯太太住邸那个豪华的大客厅产生一种优越感，但到了这里却无影无踪了。这个地方给她一种舒适自在的感觉。她充满感情地看着所有的临时凑合的代用品：精心修补过的椅子扶手，铺着薄薄的印花布的摇椅，还有印着“爸爸”“妈妈”字样的纸糊的桦树皮的束餐巾的圆环。

她告诉了老人家自己心里的一些新的想法，她曾为此而深受鼓舞。佩里老俩口发觉这位“年轻人”对他们这么看重，心窝里热乎乎的；在他们的谈话里，她很容易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可能通过这些方法戈镇可以兴旺起来，变得更适合居住。

尽管这已经是一个产生飞机和工团主义的时代，但是对于佩里夫妇来说，依然持有的一整套哲学……

首先是浸礼会，其次才是美以美会、公理会和长老会，不管在音乐、讲演艺术、慈善事业和伦理方面，都给我们指出了极其完美的、反映上帝意志的标准。“眼下有些新东西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也不需要那一套吓人的竟敢批评《圣经》地东西，由于它正在败坏我们上大学的莘莘学子。现在我们必须听从上帝的至理名言，相信地狱的存在，像相信从前牧师的讲道一样。”

共和党，是个伟大的老党，布莱恩和麦金莱都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使者，是受命来处理人间世务的人。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通通绞死。

哈罗德·贝尔·赖特——是个呱呱叫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宣扬了那么高尚的道德观念。据说光是他所给的小说就给他带来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收入。

年收入超过一万的，或低于八百元的人，都算不上好人。

欧洲人不用说更是坏透啦。

在大热天喝啤酒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对那是酗酒的人只能死后下地狱。

现在再也找不到从前那么贞洁的女孩子啦。

看上一眼馅儿饼就觉得味道很好，其实去食品店买冰激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庄稼人那里的小麦要价简直太高了。

那些经营谷仓公司的老板其实用不着对雇员提出那么多的要求。

如果人人都象我老伴钱普大爷当年开垦头一个农庄那样拼命干活，那时各种痛苦和烦恼都会从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四

一席话使卡萝尔的崇拜英雄主义的热忱烟消云散。她彬彬有礼地点着头，恨不得马上拔脚就逃。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头已经痛得不行了。

转天，她在街上看到了迈尔斯·伯恩斯塔姆。

“我在蒙大拿过了一个很好的夏天。俺五脏六腑里装满了落矶山的空气。现在可又得要顶撞戈镇的那些大老板啦。”她用微笑与他打招呼，在她的脑海里有些事物正在消失，那就是佩里夫妇和拓荒者的形象，这一切好象都最终成为藏在黑胡桃木五斗柜里的古老银版照片。

第十三章

一

十一月间的一个晚上，肯尼科特不在家，卡萝尔实在出于礼节，拜访了佩里夫妇，他们俩这时都有事外出了。

她在黑漆漆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就像一个正在找玩伴的孩子。她忽然看见一间公事房门底下透出一线灯光来，就走过去敲门。她对那个开门的人低声说道，“你可知道佩里夫妇上哪儿去了？”她抬起头来时，却发现是盖伊·波洛克在开门。

“哦，我非常报歉，肯尼科特太太，因为我也不知道。请进屋等他们，好吗？”

“哦——哦——”她一面说，一面心里想到，在戈镇这个地方，一个女人单独拜访一个男人是有违世俗风气的，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是进去了，尽管已决定不去。

“真没想到你的公事房也在这楼上呢。”

“是的，我的公事房、公馆，我座落在皮卡迪的别墅，就是这儿，跟萨瑟兰公爵城堡不算太远，可您就是看不到我的公馆和别墅，因为它们还在那道门后面，总共只有一张小床，一只洗脸盆，我出门穿的一套衣服和一条蓝绉纱领带，你曾说过你非常喜欢他。”

“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那样的话？”

“你的话我怎么可能忘记？请，请在这张椅子上坐吧。”

她把这间灰沉沉的办公场所打量了一番——一只瘦长的火炉，好几排书架上摆着栗壳色皮面法律书籍，高背椅子上堆满了报纸，由于好久以来一直使用，报纸上面布满了洞，而且早已变

成了灰色。只有两种东西最能代表盖伊·波洛克的癖好。一是在铺着绿绒毯的办公桌上，有一只景泰蓝的细瓷花瓶摆在一堆表格和有许多小疙瘩的墨水池之间。二是在一只来回旋转的书架上，有一排戈镇难得一见的书：一套莫希尔版的各家诗歌集，黑色和红色封皮的德国小说，还有一本查理·兰姆选集，是用摩洛哥山羊皮装帧的，但书页早已被揉得皱皱巴巴的。

盖伊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在房里来回走动，活像一头猎犬在东嗅嗅西闻闻：活像的一头猎犬，又细又长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嘴边留着一小撮亮晃晃、软绵绵的棕色胡子。他身上穿着一件高尔夫球衫，胳膊肘的地方早已磨破了。她注意到他与肯尼科特有一点不同，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打扮而感到报歉，肯尼科特则会这样的。

他开腔道，“我从来没有想到您竟然是佩里夫妇的知己。钱普可以说是我们的社会中坚，但是，我怎么也极难想象，他这个老头儿会跟您如此情投意合，以什么象征派芭蕾舞或者搞什么柴油机引擎的革新玩意儿作为谈论话题。”

“他永远也不会干那种事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愿上帝保佑他，可他终究是属于国家博物馆的，恐怕要跟格兰将军的那把指挥刀陈列在一起，而我自己好像是在寻找一种福音以便向戈镇传道。”

“是真的吗？打算传的什么道呢？”

“内容怎样并不重要，关健在于要有明确的目的。正经八百的也好，轻松一点儿的也好，或是两者兼有也好。管它是实验室还是狂欢节，反正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稳妥，波洛克先生，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认为戈镇有什么不足或毛病？”

“哦，戈镇出了毛病了吗？可能，您我是不是也都出了毛病了？如果我也得了象你那样的贵恙，那么是不是我应该感到很荣

幸？”

“是的，不必客气啦。不过，我想还是戈镇出了毛病呢。”

“是因为他们宁愿溜冰，而不愿去钻研生物学吗？”

“得了吧，我不但比《芳华俱乐部》里的人更喜欢生物学，而且同样也非常喜欢溜冰！我对什么事情都是那么感兴趣，无论是跟她们一起溜冰、滑雪，扔雪球，还是与你在这儿闲谈。”

“哦，那可不见得！”

“是啊！我可不是开玩笑呢！不过她们还是喜欢待在家里绣花。”

“也许并不差多少，我并不是为这些人说话。只不过是——我这个人没有主心骨，历来疑神疑鬼。我也许就是因为不认为自视过高，结果，反而是自命不凡！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戈镇也并非一无是处。象它那样的小乡镇，哪一个国家都有嘛。在许多地方你再也找不着泥土的清香味，但还没有来得及散发出广藿香的味儿——或是工厂里烟的味儿——这些地方同样都是令人可疑，而又难以容忍。有些事情我永远也想不明白，除了有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这个小镇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挑毛病？有朝一日，这些沉闷无味的小集镇很可能就会象修道院一样颓废。我可以想象得到，庄稼人和本镇商号经理在傍晚时分一块儿坐单轨火车进城去的情景——可能那是一个迷人的城市，比威廉·莫里斯笔下的乌托邦更有魅力——那里有音乐，有大学，还有象我这样浪荡子弟也可以参加的俱乐部。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象样儿的俱乐部让我来加入啊！”

她突然脱口而出，问他，“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地方？”

“我可得了‘乡村病毒’。”

“那可是太危险啦。”

“是的，它太危险了，或许我不戒烟五十岁时所得的癌症也

没如此严重。这种‘乡村病毒’几乎就跟钩虫一模一样，凡是有抱负的人，只要在乡下住的日子长了，无人能够逃得掉。您会发现这种病毒正在律师、医生、牧师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中间扩散。——他们都是些见过世面的，心里亮堂堂的人物，可是到头来还得回到了自己的水洼地。我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但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不愿意你因为我的伤心事儿而生气。”

“你不会惹我生气的。这会儿还是请你坐下来，让我好好看看你。”

他在嘎吱嘎吱发响的椅子上坐下，双眼始终不曾离开她。她仔细端详着他的眼珠；从他的眼神里他终于明白了，他是一个男人，而且过着孤单的生活。他们俩在相视之下都觉得不好意思，就让自己的目光移到别处去。直到他继续他的话时，他们两人才终于放松下来。

“我的乡村病毒是非常容易诊断的。我出生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跟戈镇差不多大小，但人们之间都有特别深的隔阂。那个镇上由于世代相传，就形成了一个大人物的寡头统治集团。戈镇是个很好的地方，一个异乡人只要循规蹈矩，喜欢打猎，开汽车，拥护上帝和参议员，就会受到大家欢迎。然而在我的家乡，他们都是那么挑剔，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瞧不起。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红砖房的俄亥俄小镇，由于树木多，所以地气很潮湿，到处散发着烂苹果的气味。戈镇四周有湖泊和草原，而家乡的小镇上几乎什么都没有。那里只有挤在一起的小块玉米地，以及肮脏的油井和砖窑。

“后来我进了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我得知，因为口授《圣经》和有一大批心灵纯洁的雇佣教师讲解《圣经》；上帝不用多操心，只要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看谁不听话，把他抓住就完事了。后来我离开教会学校到了纽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

在那里足足住了四个年头。请相信我所说的绝无半点虚言。那个地方呀，又脏又闹，挤得你透不过气来，而且样样东西都特别贵。但想到在教会学校里令人窒息的生活，那儿简直就是天堂！我每星期要去听两次交响乐演奏会。我从戏院顶屋楼厢后座看过欧文、戴蕾、杜茜和伯恩哈特的演出。我在格拉默西公园里散步，看我所喜欢看的任何书籍。

“我的一位表兄弟告诉我，生病的朱利叶斯·弗利克鲍需要一个同伴。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后来朱利叶斯病好了。他看不惯我的作风。因为在平时，我总是很闲，过了五个小时才工作一个小时，虽然工作我做得并不算太坏。我们还是分开各干各的了。

“到了这个地方后，我决定不让自己兴趣低落，那简直是一个崇高的做法！我读过勃朗宁的诗，到明尼阿波利斯去看过戏，我一心以为自己‘兴趣不会低落下去’的。可是我还是怀疑自己已经被传染上了乡村病毒，无药可医了。我每看四本廉价小说杂志才去念一首诗。我再也不想去明尼阿波利斯，除非有一大堆法律业务逼得我去。

“一两年前我曾与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律师有过一次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我才明白自己总觉得比朱利叶斯·弗利克鲍这类人高出一等，其实嘛，我跟朱利叶斯一样土里土气，一样落在时代后面。甚至比他更差劲！因为朱利叶斯的参考资料来自《文摘》和《展望》，而我的资料却是在那本我倒背如流的查理·弗兰德劳的书里找来的。

那时我坚决表示要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想的是要紧紧跟上时代。可是我发觉自个儿传染上了乡村病毒。我害怕见到新街道和年轻人，——我害怕激烈的竞争。对于我来说，最容易的事情莫过于开具转让证书，处理筑沟的讼争而已。因此——一个行尸走肉的自传，几乎无任何内容可言，只有最后一章，还算比较有

趣，这一章胡说我是‘法律界的柱石和先知’，可能当我死去的那一天，面对我这具干枯的尸体，一位牧师会把我赞扬得无比崇高伟大，而这也不过是一个弥天大谎。”

她两眼望着他的办公桌，用手指头摸了一下那个闪闪发亮的景泰蓝细瓷花瓶。

这个时候她感到不知所措。这时在她心里好象已经跑过去，轻轻地在抚摩他的头发一样。她看见他双唇紧闭，唇上长着又淡又软的胡子。她默默地坐在那里，咕哝着说，“我知道。乡村病毒——说不定我也会传染上的。我也不在乎它了，反正逃也逃不掉。至少，我已经使你说出了这么一些话！平日里，你是我忠实的听众，而今天，我却坐在这儿跟你胡说八道。”

“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事情变得更美，那就是你坐在我的脚跟前，靠近火炉！”

“那你愿意给我生炉火吗？”

“当然乐意！请先别打击我，先让我胡言乱语够了。您有多大了，卡萝尔？”

“二十六，盖伊。”

“二十六！二十六岁的时候我才离开纽约，那年我还听过帕蒂的独唱音乐会。现在我已经四十有七了。我自个儿觉得好象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不瞒您说，准可以做您父亲啦。所以出自作父亲的愿望，我希望你偎依在我的脚跟前。当然罗，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要是我们把它真的声张出去，那就有违戈镇的道德标准！……而这些标准，不管是您，还是我，人人都得遵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对于戈镇的统治阶级来说是出了些毛病。此地的确有这么一个统治阶级，虽然我们号称民主政治。我们这些部落统治者所付出的罚金——那就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无时不刻不被监视，连随便喝一点儿酒，或者是稍微轻松一下都不行。

我们必须遵守两性道德，穿著朴素，不能引起别人的注目，甚至做生意，也得按老一套来坑蒙拐骗，可是每个人都不把这些放在心里，因此大家都变得更加虚伪狡猾。这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小说里，教堂执事要骗取寡妇的钱财，就不得不摆出一副伪君子的面目来。寡妇们自己好象也愿意嘛！他的甜言蜜语的假殷勤使她们着迷。再来看看我吧，假定说我真放胆去——跟一位举止风雅的太太谈情说爱，我承认这样的事儿，我自己根本不会去染指。从前当我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我看过一本名叫《巴黎生活》的杂志，看到里面那种令人作呕的黄色东西不由得吃吃大笑起来，但此刻我甚至连您的手也不敢去抓呢。我也不再有这个心思了。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方式，它使人一辈子都给毁了……哦，上帝啊！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别人的事作为谈论的话题。”

“盖伊！难道说我们真的不能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小镇吗？

“那不是我们所能够办到的事情！”对她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很象法官驳回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反对意见一样，然后重新回到一些比较不太叫人感到紧张的问题上，说道：“有些事情就是让人捉摸不透，大自然已经被人类征服。我们可以让她长出小麦来。即便她刮起了大风雪，我们在家里还是可以做到温暖如春。中是战争、政治、种族仇恨、劳资纠纷这些恶魔是我们一手造成的，现在它们却来反对人们娱乐。在戈镇，原本我们早已经把荒地开垦出来，变成了一片沃土，可是我们偏偏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和努力，把自己弄得极不愉快：圣公会教友和美以美会教友之间互相憎恨，开老式“福特”牌小汽车的人被拥有“赫德森”牌汽车的人嘲笑。最糟糕的还是商人之间的那种同业相恨的情绪，——杂货铺老板觉得，谁不去照顾他的买

卖，就是抢了他的钱。非常使我痛心的是，律师和医生连同他们的太太的见识，竟然也会跟杂货铺老板一模一样。医生之间的情况你应该比较了解，同行互相嫉妒，即使是您的丈夫、韦斯特莱克和古尔德之间也不例外。”

“不！我可不承认呀！”

他咧着嘴笑了起来。

“也许有那么一两次威尔得知某医生出诊去干没有必要的事，他就禁不住哈哈大笑，可是——”

这时他仍然咧着嘴在吃吃地笑。

“不，他肯定不会是那个样子的人！你还说医生的太太们，也跟着他们相互嫉妒——麦加农太太和我之间本来就不是非常有交情的；她这个人城府太深了，但是和斯特太太作为她的母亲，却是个天底下少见的厚道女人。”

“是的，她这个人脾气确实很好，可是，亲爱的，我要是做您的话，就决不会把自个儿心里的秘密都说给她听的。我一定认为，只有你这位令人愉快而又忠实可靠的外来人，作为小镇上自由职业者的太太，是不会耍任何阴谋花招的！”

“用不着再恭维我啦！我一直认为医疗工作是神圣的，替人去病除痛的工作，而绝不是你所说的捞钱的行业。”

“您想一想看：肯尼科特平时有没有向您暗示过，您最好对老太太特别客气一点儿，或许她们的朋友熟人会在她的介绍下去你丈夫的诊所看病呢？哦，我真后悔不该——”

她忽然想起了肯尼科特不久前提到过博加特寡妇的话儿来。此刻她一语不发，两眼充满殷切地盯着盖伊。

他突然离开座位大步走向她，他拉着她的一只小手轻轻抚摩，显得非常激动。她心里暗自捉摸，大概应该对他的抚摩表示生气吧。可是她又想，也许他是喜欢她头上的那顶崭新的玫瑰红

银丝缎子的东方小圆帽吧。

然后他放下她的手，从她的身旁走过，胳膊肘擦过她的肩膀。他急冲冲跑到办公桌的那只座椅去，他那瘦削的后背微微地弯着。他拿起了那只景泰蓝细瓷花瓶，他看她的眼神使她十分惊慌，因为那眼神是如此寂寞。可是他谈到戈镇人嫉妒成性的时候，他的眼神却变得黯淡无光，不知所措。这时他突然冲口而出说，"我的天啊，卡萝尔，你完全可以驳回我刚才概括的一席话，因为你并不是法庭上的陪审员。唉，我真是个老糊涂，叫人讨厌呢。我净是爱分析一些有目共睹的事，而您这个人又是富于反叛精神。好了，告诉我你的想法吧，你对戈镇到底有什么不满？"

"真是叫人讨厌透顶！"

"我能帮得上忙吗？"

"怎么个帮法呢？"

"我还不知道啊！先告诉我你的想法吧。今儿晚上还没有听到您的高见呢。不过，通常——要是你能把我当作法国剧本里手拿一面镜子的知心丫环那样，对我倾吐衷曲就好了。"

"唉，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啊？这里的人都是极其乏味，可他们反而以此自鸣得意。即使我跟你非常合得来，我也不能老是来找你聊天呀，我担心会说不准会有十二个老巫婆在偷听我们说话，并且四处谣传我们的坏话呢。"

"那么你可以间或来我这儿一次，与我聊天解闷呀？"

"不敢确定是否来。我正在拼命克制自己，虽然能忍受沉闷气氛，使自己心满意足。我不久前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哪怕出发点很好，现在都已失败了。我现在正努力使自己安于现状，过心满意足的日子，除此以外，我不再敢奢求什么？"

"别再自我嘲弄了。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儿，真叫我痛心呀。似乎是有一只蜂鸟的翅膀在流血，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才不愿当一只蜂鸟呢。我是——一头鹰，一头用皮条拴起来的小鹰，被这些胖乎乎、懒洋洋的白色大母鸡啄得几乎快要死了。现在我非常感激你，因为你帮我找到了信心，但我回家的时间到了。”

“请您再坐一会儿，跟我一起喝喝咖啡吧。”

“我是不介意多呆一会儿的，可是人言可畏啊！”我只怕别人背地里说闲话。”

“这个我不在乎，我只在意你会说出什么话！”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她身旁，抓住她的那只反应迟钝的手。“卡萝尔！你今晚在这里觉得愉快吗？是的，现在我确实在向你恳求呢！”

她心中充满恐惧，只是紧握了一下他的手便松开了。她对于这种调情并不觉得好奇，同时一点儿都不感到有什么淫妇偷汉子的那种乐趣。也许此刻她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而波洛克是个傻乎乎的小伙子。他攥紧拳头塞在口袋里，一个劲儿在那间公事房里来回跑动。后来他说，“我——我——我——哦，真该死！我居然会那么冲动，那么不清醒啊？这会儿我要——我要跑到走廊那头去，去请狄龙夫妇一起过来喝咖啡。”

“狄龙夫妇？”

“是的。哈维·狄龙和他的太太都是非常正派的年轻夫妇。他是一个牙科医生，刚来镇上不久。他们就住在诊所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在这个镇上熟人不多——”

“我可听说过他们，但是还没有想去拜访他们，确实很惭愧。快去请他们过来吧——”

她没有再说任何话，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但是，从他的表情和她的迟疑不决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希望刚才根本没有提到过狄龙夫妇。他假装非常热心地说，“太好了！这会儿我就去。”他在房门口乜了她一眼，见她正蜷缩在那张破皮椅子里。

他刚出门不久，狄龙夫妇就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这儿。

他们喝着波洛克在煤油炉上烧的毫不可口的咖啡。他们哈哈大笑，谈论明尼阿波利斯，个个谈得都很得体。而后，卡萝尔顶着十一月的寒风向家走去。

第十四章

一

她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会爱上他吗？那是肯定不可能的。虽然我很喜欢他，但他这个人太象一个闭门不出的隐士。我会不会吻他呢？哦，不！那肯定不行！如果说盖伊·波洛克只有二十六岁，——恐怕我很可能会吻他的，虽然我已是别人的太太，但我依旧会对自己说：“这样做其实也无大碍，终究大家都很年轻。”

“对于我自己的想法，我居然并不感到奇怪，我简直太惊讶了。我，这个贞洁的年轻太太，假如真的面对一位风流王子，我对自己还那么有信心吗？

“我是戈镇上刚结婚一年的少妇啊，怎么却对“风流王子”之类的事朝思暮想像个小姑娘一样！人们都说：闺女出了嫁，立即变了样，可我到底什么地方变样了呢？不过——

“我应该肯定地告诉我们，即使真的遇到一位“风流王子”我也不能对威尔不忠。我不愿意叫威尔伤心。我喜欢威尔。我真的打心窝儿里喜欢他！尽管我再不会为了他而激动，但我要依靠的人却是他，他是我的生活，我的家，还有我的孩子。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家才会有孩子？现在我很想要孩子。

“明天早上应该吃玉米粥，而不是麦片粥，我已经告诉比阿了吗？现在她可能早已睡了。也许我还得早一点起来呢——

“我是爱我的威尔的，我宁愿忍痛拒绝那种疯狂的爱情，也不能让它伤到威尔的心。要是眼前真的出现那位‘风流王子’，

我至多也只不过看他一眼就跑开了。一溜烟跑开了！其实现实中的卡萝尔只是一个世俗的年轻女人，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崇高的风雅。

“可是我倒不愿意私底下非常有兴趣地告诉别人自己被“误会”了，毕竟我是一个忠贞妻子。哦，我不是，我可不是那样的女人！

“难道非说我是那样的女人不可吗？

“在面对波洛克的时候，我并没有悄悄向他诉说威尔的不好，并没有说威尔忽视我的盛情和心灵。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事实上，威尔可能对我是完全了解的！假如在我立志要去唤醒全镇的人的时候，他站在我这边。

“或许真的有许多年轻的太太们为波洛克的笑颜神魂颠倒。她们是一群渴求脉脉温情的小羊羔！那些娇羞、贞洁的新娘子。不！我可不愿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除非那是一位既年轻英俊，而敢于面对现实的“风流王子”……

“我可以说真是远比不上狄龙太太乖觉聪明。她就是崇拜她的那位牙科医生大夫，丝毫都不含糊！在她的眼里，波洛克不过就是一个让人摸不透的老顽固而已。

“狄龙太太脚上穿的长统袜，还不是丝的，而是用莱尔线织成的。她的两条腿是长长的，非常好看，可是还没有我的腿漂亮。我最讨厌的是丝袜上的棉线袜后跟口……我是不是有一双越来越大的脚踝？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我喜欢威尔盛过一切，还有他的工作。他救活了一个患有白喉的庄稼人，就远远胜过我大叫大嚷要求建立的一座西班牙城堡。一座有浴室的城堡。

“这顶帽子稍微有些小，或许应该把它放大。波洛克还喜欢它呢。

"这么快就到家了，现在天气竟然这么冷，或许我该穿上自己的皮大衣啦。我不是有过一件河狸皮大衣？海狸鼠毛皮跟它可不是一样的东西！河狸皮——光滑发亮，摸上去手感柔软。好像河狸皮毛与波洛克的胡子有些相似，真是太无聊了。

"说真的，我可喜欢威尔，——难道说除了'喜欢'一词以外，我就找不到别的字眼儿吗？

"这个时候他一定在家里等我呢，他该说我回家太晚了。

"他为什么老是忘了把百叶窗放下来？赛伊·博加特那一拨野孩子喜欢扒窗台往里偷看呢。可是，这件事小得根本不值得提。可怜的威尔，始终是不放在心上的。他的工作已经够他忙的了，而我却成天无所事事，只知道与比阿闲聊。

"得了，我绝不能把玉米粥都给忘了——"

她象一缕轻烟飞进前厅。肯尼科特放下《美国医学会杂志》，把头抬了起来。

"哈罗！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大声嚷道。

"大约九点钟左右。你上哪儿逛荡去了。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他和气的口吻里带有几丝不满。

"难道说什么地方怠慢了吗？"

"你总是忘记关掉炉子底下的通风管道。"

"哦，很抱歉。可是，象这样的事儿我并不是常常忘记的，你说对不对？"

他没料到她竟然坐到自己的膝盖上了。他深怕碰着眼镜，猛地把头往后一仰，然后摘去眼镜，为了让她坐得舒服一些，他让她动了动。于是随便清了一下喉咙。他非常亲热地吻吻她，说：

"哪里的话，这些事情你都做得非常好。我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怕是暖气往外跑了。只要那个通风管道一敞开，炉火就越烧越旺，暖气都浪费掉啦。可是到了夜晚，就又开始冷起来了。在

开车回来的路上，我被冻得够呛。我把旁边的车窗帘子拉下来，今天天气实在太冷呗。幸好家里有个挺管用的暖气炉子。”

“是啊，确实很冷。可是我出去散过步以后倒觉得十分舒服。”

“你出去散步过了？”

“我刚才到佩里家串门去了。”接下去又该怎么说呢——她毅然决然说实话了：“我没有找到他们，却碰到了盖伊·波洛克，于是在他公事房里跟他聊了一会儿。”

“只是与他聊天，你就拖到现在才回家？”

“当然不只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对了，——威尔！你觉得韦斯特莱克大夫怎么样？”

“韦斯特莱克？你干吗要问呀？”

“今天我在街上看到了他。”

“他走路是不是一瘸一瘸的？我敢打赌，如果用 X 光来照一照这个家伙的牙齿，一定会发现他的牙齿脓肿了。韦斯特莱克管它叫‘风湿’，什么风湿，去他妈的！他那算是什么臭医术，他真应该给自己放放血。哦——哦——哦——”他意味深长地打了一个呵欠。“我没有要破坏同行声誉的意思，况且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即使是深夜，万一有病人找上门来，那么医生也应该马上爬出被窝，毫不拖延。”她记得，在这一年里，象上面这样的话，他已经说过不下三十次啦。“我说我们俩最好还是上床去吧。闹钟的弦我已经上好了，也已经检查过暖气炉子了，不知你进门时可否锁好大门？”

他们把灯关上了，在上楼之前还两次检查大门是不是已锁好。他们一面说话，一面准备宽衣解带。卡萝尔一直以来总躲在壁橱的门后换衣服，因为她终于觉得害羞。可肯尼科特却一点儿也不在意了。如同往常一样，今天晚上她还必须很生气地把那张

旧丝绒椅挪开，才能打开壁橱门。每次开壁橱门，她都要把椅子挪到边上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不下十次。但是，肯尼科特习惯于房间里有那张椅子，因此它只能被放在壁橱前惟一空着的地方。

推开椅子时，她竭力压住自己心中的怒火。肯尼科特接二连三打呵欠，似乎疲惫不堪。房间里的空气让人闷得发慌。她耸了一下肩，开始唠叨起来：

“你不久前提到过韦斯特莱克大夫，但从来没有给他下过评语，在你看来，他的医术究竟怎么样？”

“哦，是的。他是个老滑头。”

“噢！你看，在医务界竞争差不多不存在。至少我们家里就没有！”她刚才就这样得意扬扬地对盖伊·波洛克说的。

把绸衬裙挂在壁橱勾子上后，她继续自己的话，“韦斯特莱克大夫是那么彬彬有礼，而又博学多才——”

“嘿，至于他是不是知识广博，我不清楚。我一直怀疑他，善于自吹自擂，吓唬人呢。她总喜欢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的法文、希腊文，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他的小客厅里，经常摆着一本老掉牙的意大利文的书，但我总觉得，他也跟我们大家一样，都是在看侦探小说。其实恐怕对于那些外国语言他一窍不通，还不知道是从哪儿学来的呢。他好像要每个人都认为他从前进过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牛津大学，或者是别的什么大学；其实一八六一年他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毫无名气的大学，这是我从医师人名录上查到的。”

“但是，依我看，最要紧的是：他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医生？”

“我想知道你口中的“诚实”是指哪方面的？”

“比方说，你得了病，愿意找他来看病吗？你会同意让我去请他来这儿一趟吗？”

“绝对不同意，我即使是死也不求他！对不起！先生！我说

什么也不让那个老骗子踩一下我们家的门槛。他只会说些拍马屁的奉承话，那些尽是些让人讨厌的东西。他只会治治普通的肚子痛，或是抓住一个傻大娘的手，号号脉，但是重病我绝对不会找他看的！那绝对不可能！先生！尽管我不是个对人评头论足的人，但有些事你必须知道，卡丽：我一直不能原谅韦斯特莱克替琼奎德斯特太太看病的那种德行。那位太太并没有什么大病，她需要的只是休息，可是韦斯特莱克却一直上门去看她，一连去了好几个星期，当然罗，也给她送去了厚厚一大叠记帐单！这种事情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他！即便是老实又刻苦耐劳的人他也不会放过，就像琼德奎斯家里。”

她站在五斗柜前，身上穿着那件细的透明睡衣，一个想法照例在她的心头存在：她巴不得能有一只名副其实的镶着三面镜子的梳妆台，这样从那面靠边的镜子里，她只要转过头，一抬起下巴颏儿，就可以看一下脖子底下那颗小黑痣。终于她开始梳理自己的头发。这时她仿佛按着梳子的节奏，继续说道：

“可是，威尔，同行公司的竞争是不是存在于你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等人之间？”

肯尼科特使出一个倒翻的筋斗跳进床里，动作简体干净利索，接着他又让脚后跟滑稽地蹴了一下，两腿唰地伸进了被窝。他哼着鼻子说，“上帝保佑，这可万万使不得！我是从来不在意人家用见得人的手段夺走我的生意的。”

“那么你是否认为韦斯特莱克这人不够光明，十分狡猾？”

“狡猾——这算你是说到点子上了。那家伙简直就是——老狐狸！”

这时她想起了盖伊·波洛克的话，好像他正在镜子里咧着嘴笑。她顿时脸红了。

肯尼科特两手托着脑袋，一个劲儿打呵欠说：

“难道不是人，这个人狡猾得像一条泥鳅。可是，我敢打赌，我现在赚的钱，差不多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两人加起来一们多，尽管我的收入都来自合法的诊金，其中没有一分昧良心的钱。至于病家想到他们那里去，而不上我这儿来，更是完全听便罗。可是，他们的一些行为还是很让我生气。韦斯特莱克一个劲儿拉拢道森那一家人，从前，卢克·道森不论碰到什么脚趾痛，什么头痛脑热等等小毛病，总是上我这儿来的，确实叫我耗费了不少时间；去年夏天，他的一个小孩子来到镇上，或许是犯了什么腹泻或夏季肠胃病，——你知道，那时候你和我正好开着车子到拉克一基一迈特去了。于是，韦斯特莱克抓住了这个机会，吓道森太太说是什么阑尾炎，几乎把人家吓个半死。我的天哪，他和麦加农竟然真的给孩子开起刀来，吵吵闹闹，嘿，他们发现了可怕的粘连，——他们表现出那臭架子，好像是世界上最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他们事后还放出风声说，幸亏手术动得及时，早了两个小时，要不然那个小孩八成儿要转化成为腹膜炎或者天知道什么病的；随后，他们大捞油水，几乎毫不费劲地收进了一百五十块钱诊金。要不是我在这个镇上，他们定会狠搞人家一笔，或许是三百块！我这个人并不贪心，不过，我给老卢克看病，应收十元的诊金，就收十元钱，我当然也不愿只收他一块半的，眼看着那一百五十块钱进了别人的腰包。我拿我的姓氏作担保，在做阑尾切除手术上，我的医术可比韦斯特莱克或麦加农高出多少倍。”

她爬上床的时候，满脑子里还是波洛克的龇牙咧嘴的嘻笑，她为此感到困窘。但她还是继续在探他的口气，说：

“可是，你不觉得韦斯特莱克比他的女仆聪明吧？”

“是啊，在我看来韦斯特莱克的医术虽然已过时了，但终究还是有一定直觉的，而麦加农呢，各方面都非常固执，象一个该

死的笨蛋，完全是胡来，拚命想办法让病家相信他看病时所作出的诊断毫无差错！你知道麦加农最棒的一手绝招，就是接生，至于内科简直一窍不通。他那两下子可能只比正骨科女医生马蒂·古奇太太高一点！”

“韦斯特莱克太太和麦加农太太——她们俩好象倒还不错。看见我时她们表现得非常热情。”

“她们对你热情竟全是应该的？哦，她们确实也满不错的，不过，你可以押下最后一块钱打赌，她们俩一天到晚东奔西走，一个劲儿在替自己的丈夫拉生意。我心里纳闷，麦加农太太的热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在街上冲着她大声打招呼的时候，瞧她向我点头的那个样子，活象是她的脖子肿了，不得动弹一样。其实，她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最糟糕的是，韦斯特莱克大娘成天价跑来跑去，老是跟人捣蛋！我不想再说什么废话，反正他们那一家子也没有一个好人。你绝对不要认为麦加农太太很善良，他确实看似老实巴交，她终究是韦斯特莱克家的闺女呀。这一点准是不会有错的！”

“那么你对古尔德大夫有什么样的看法？与韦斯特莱克或麦加农相比，他不会更坏吧？看来他非常俗气，——喝酒，打弹子球，抽起雪茄来净摆什么臭架子——”

“咱们先不提他那些低俗的事，他这人最善于吹牛，不过他还是精通医学的，这一点——一定别忘了！”

肯尼科特的大笑又让卡萝尔想起盖伊；卡萝尔瞪着两眼直瞅他，叫他不好意思再对视下去了。卡萝尔语气越来越平缓地问道，“他这个人也算是老实吗？”

“哦，哦，哦，……真他妈的困死了！”刚刚说完他就钻进了被窝，还伸了伸身子，显得非常舒服。不一会儿，他象一名潜水员似的又钻了出来，摇摇头，大发牢骚说，“你是在说古尔德十

分老实吗？哦，别再开玩笑啦，我舒服得快要睡觉了！我并没有说过他老实呀。我只不过是说他有一点儿小聪明，会查看《格雷氏解剖学》这本书后面的索引，如果换上麦加农，连查索引都还不会呢！我从不认为他老实，说他老实没人相信。一句话，此人非常不老实，歪主意可多啦。他常常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他居然告诉离戈镇有十七英里远的格洛巴赫太太，说我的助产技术早已过时了。然而他并没有从中捞到任何好处！格洛巴赫太太马上赶来，一一汇报给我听！况且特里还是个大懒鬼。在一旦得了肺炎的人胸口闷得快要窒息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放下自己手里的扑克牌。”

“哦，真要不得。我简直不能相信——”

“好，现在既然你已听到了那，就得相信了吧？”

“他真的常常打扑克牌吗？狄龙大夫跟我说过，古尔德大夫要他去打纸牌——”

“狄龙刚来戈镇，你怎么就会碰到他呢？他都跟你说了些什么事？”

“今晚上他和太太也都在波洛克先生那里。”

“既然如此，你认为他们人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狄龙好象有点儿学识浅薄？”

“哪儿的话！我看他好象是非常有学识的。在我看来，他的头脑可清楚啦，比我们的那位牙医生好许多。”

“但你要知道，给我们治牙那个医生是个很不错的人。他倒是精通业务的。至于狄龙呢，我要是你的话，就决不会死乞白赖跟狄龙一家子联络感情。波洛克跟他们往来热络，与我们就毫无干系，对于狄龙夫妇，我们与他们拉拉手就够了，用不着深交。”

“那为什么呢？他又不是你的冤家对头！”

“嘿，那还用说吗？”这时的肯尼科特好像清醒了许多，突然

之间变得毫不相让。“他——要不了多久，就会跟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串通一气。实际上，狄龙为什么偏偏来到这儿行医。我怀疑多半是他们两个人鼓捣出来的。往后他们俩就给狄龙介绍病人，而狄龙呢，回过头来也会把听他话的病人通通都介绍给他们。所以，我从来有会相信那些与韦斯特莱克串通一气的人。不妨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不久前有个人在这儿买了一个农场，到戈镇来看牙齿，要是你让狄龙钻了空子，等狄龙给他看过牙齿之后，你非常容易看到那个病人便会从狄龙那里走到韦斯特莱克和麦加龙那里，从来不会例外！”

卡萝尔两手托着下巴，坐在床上仔细瞧着肯尼科特，挂在床边椅子上的短衫披在她的肩头上。在过道里的那盏小电灯射进来的灰□□的光影里，卡萝尔看见了他这会儿正皱着眉头哩。

威尔，有一句话我想了好长时间，还是决定告诉你。前天，有人对我说，就是因为金钱，在这么一个小镇上，医生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比大城市里还厉害。”

“这是谁说的？”

“你问这个干什么呢。”

“这敢保证，一定是那个维达·舍温告诉你的。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娘儿们，不过，她要是把自己的嘴巴闭起来，少说东道西，那么她才够明智。”

“威尔！你说出这样的话简直太出我的意料了！先不谈这话说得太俗气，至少你也得看在我面上，维达终究是我最好的朋友。退一步说，即使就是她说的，那又如何呢？然后问题在于她根本没有对我说过这些话。”

他耸起来的两个肩膀在众人发笑的红里带绿的薄法兰绒睡衣里显得更加厚实。他腰背笔直坐在床上，气得直弹自己的手指头，咆哮着说：

“够了，见她的鬼去吧，管她说没有说。反正无论是谁说的，都没有关系。问题是你竟然会信以为真。我的天哪！你说这样的话太伤我的心了，我还以为你了解我呢？”

“我们俩结婚后从没有吵过嘴，这还真的是头一次呢。”她心里觉得非常痛苦。

一件皱皮疙瘩的背心搭在椅子上，他伸手一把把它抓过来。他抽出了一支雪茄烟和一根火柴棍儿，又把背心给扔在地板上了。他点着了雪茄烟，抽得十分猛。然后他掐断火柴棍，放床前踏脚板上一扔。

她忽然看见：床前的那块踏脚板似乎就是埋葬爱情的墓石。

他们的那间卧室，颜色昏沉沉的空气也不好，——肯尼科特就是“坚持要关着窗，以关住屋的热气”，宿浊难闻的空气，似乎从来都没有换过一样。过道里射进来半明半暗的灯光，在温暖的被窝里，他们舒展着身体，共枕而卧。

她哀求着说，“宝贝，我可不是故意把你叫醒呀。我求求你不要再抽烟了。你抽了那么多的烟，还是好好睡觉吧，请原谅我！”

“既然你已为此道歉，那我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只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些话。刚才你告诉我有人胡说镇上的医生同行之间勾心斗角，相互竞争，你就信以为真，这只不过是说明你主观片面罢了。平常你总是看不起我们戈镇的居民。象你这样的女人身上都有个毛病，总是喜欢跟别人抬扛。你看问题往往不很现实，所以非常容易与人争吵。关于这个问题，这会儿我有打算再和你争辩下去。你最大的毛病是，你根本不想好好了解我们。你呀老是趾高气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你总觉得这是什么都不如大城市好，你努力左右大旁的意志——”

“你说错了，你没有看见我的努力。可他们——包括你在内

——却站在后面一个劲儿地大肆评论人。看来我不得不让步，迁就镇上乡亲们的意见；我应当为他们的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然而他们根本不在乎更不愿意实行我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一看到他们那个古老的明尼玛喜湖和那些乡间别墅，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是，我一说起还想去看看塔欧米那，他们就会捧腹大笑起来——或许你大肆宣扬的感人肺腑的友谊就是这样。”

“不论塔欧米那是个什么是个什么好玩的地方，恐怕要花很多的钱，只有百万富翁才住得起的豪华别墅住宅区。是呀，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只有够喝啤酒的进项，却要尝尝香槟酒的味道。你必须明白我们现在的收入根本不够这样的挥霍！”

“那么在你看来，我平时是太浪费了？”

“哦，这个我本来不打算说，既然现在你自己提起来，我不妨就在这儿谈谈，日用杂货的帐单上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我们买了很多不该买的东西。”

“是的，大概是超支了。我真是罪过罪过，要我学会精打细算，我估计是永远不可能的！”

“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真是罪过罪过’这句话？”

“你以后最好别说这样的大白话——要是说得不好听，我就管它叫‘粗话’。”

“既然我已经习惯了说大白话，那么我也不在乎那么多了。我说，你又是从哪儿学来‘真是罪过罪过’这句话？大约在一年以前，你找喳儿，说我忘了给你钱。幸好我从来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我并没有责怪你，我甚至还说过是我的不对。从那以来，我一直都记着按时给你钱——？”

“是的，打那以后，你一直做得不错——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呀。我应该有一笔月钱。你必须每个月给我一笔钱，而且必须有规定好的数目。”

“好主意！当然罗，做医生的每月是有一定的进项！哪还错得了吗！只是你有没有想过，我每月进的钱是不固定的，或许这月一千块，下月一百块呢。”

“既然这样，那么你可以按百分比拿钱给我，或者用别的办法也成。无论你赚多少，你不妨就给定出一个大概的平均数——”

“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你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吗？难道你认为我不讲道理吗？难道你觉得我是非常不可靠的，又是吝啬得要命，你必须制定一个规矩来制约我吗？我的天哪，我的心都快碎了！我以为我一向都是十分大方的，也非常体面的；我常常感到特别高兴，——我一直总认为，当我交给你不管多少钱的时候，二十块或者五十块，你都会感到很开心的。而现在，在你看来它像是一笔离婚后的瞻养费。唉，我这个可怜的傻瓜蛋，我真是太傻了，我竟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大方的——”

你用不着这样摆出一副可怜样！你这会儿竟然很生气，但好象还挺得意似的。你刚才所说的话，我都同意。你从来不吝啬，给我钱的时候还亲热得我像是你的情妇！”

“卡丽！”

“我这样说难道有什么错吗？就你来说，那是一种慷慨大方的壮举，对我来说，却是一种奇耻大辱。你给我钱——目的是为了让我对你言听计从，这不是把我当情妇吗？到了那时候，你就——”

“卡丽！?

“你不要打岔！那时候你会认为什么都不欠我的。好吧，从今以后，我拒不接受你的赏钱。我们可以合伙做买卖，我参与你的股份，也是你的同事，分工负责管理家务这个部门，但是我必须有一笔固定的开支，要不然，我算是什么呢？不过要是我只是

处于一个情妇的地位，我可要好好给自己选择一下情人哩。哦，我恨——我恨——这些卖笑得来的钱——我甚至连一个情妇的权利都没有。我拿到的钱是用来为你买各种生活用品的，而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什么珠宝首饰！是的，实际上就是如此！看起来你是毫不吝啬的！你给了我一块钱，怪痛快的，快，拿去！必须给你买一条领带才行！以后，我还得等你多咱高兴多咱才肯给我钱。既然如此，请问你叫我怎么个张罗法，这才算是不浪费、不浪用呢？”

“当然罗，你要是那么个看法——”

“我购买数量受到限制，甚至连购买的商店也不能自由选择，一定要到肯赊帐的店铺去买，我的许多时间也因此而被浪费掉，而且我在事前又不能好好合计合计，确实因为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是可以属于我支配的。你刚才满怀感情地诉说自己的大方。而我呢，却因为你的大方而付出以上的代价。你使我——”

“不要再说了，你简直越说越挨不着边了。你是刚才这一分钟里才想起什么情妇的名堂来！事实上，天晓得，你是不可能干“卖笑乞讨”的事的。可是无论怎么说，你刚才说的也许是对的。是的，你应该把管家务当成是在做生意。明天我就拟出一个详尽的计划来，以后你可以到银行开个户头，而我则每月给你固定的数目，按百分提成也行。”

“哦，你心眼儿真是太好！”她想转脸与他亲热。可是，他划了一根火柴，把他的那支刚熄灭的、带有臭味的雪茄点着了，他的脸被火柴发出的光照亮了，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熬红了，显得非常难看。他的脑袋低垂着，下巴上鼓出的一堆肉上长着几根灰色的胡子。

好久一段时间她都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他终于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这并不意味着我非常好，只是说我还特别讲公道。老天爷知道，我是主张讲公道。然而我希望别人也对我应该如此。可是你对人家太傲气，自以为了不起。就拿萨姆·克拉克来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对朋友忠实，心眼也很好。——”

“是呀，别忘了他还是个打野鸭子的好手！”

“那又怎么样，他打猎时百发百中！萨姆常常在傍晚的时候上我们家串门，呆在我们家里闲聊一阵子，我的天哪，就是因为他抽烟习惯非常特别，他喜欢把烟嚼来品尝，或者偶尔随地吐痰，你瞪着两眼直瞅他，把他当作大笨猪。哦，你自然没有意识到我已把你的心思看透了，但愿萨姆还没有注意到你的神色；可是，我对你的任何行为可都看得十分清楚。”

“不错，我对此是不喜欢，甚至讨厌。吐痰——啊！可是我心里很难受，让你看出了我的嫌恶神情。我对他尽量客气，万万不可让他发觉我心里在想什么。”

“也许我观察到的多过你所想象到的。”

“是的，也许真是这样。”

“你知道萨姆到我们这儿不点雪茄烟是因为什么吗？”

“那是为什么？”

“他最担心你为此而生气。你简直把他吓破了胆。只要他一谈到天气，你总是与他过不去，因为你大谈特谈什么诗呀，什么格德——歌德？——还有别的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的大学问，——这些玩意儿萨姆当然都扯不上来。这样子以后，他也就再不敢登门造仿了。”

“哦，我真后悔啦。不过，你说得也未免太夸张了。”

“让我看，我可没有说过头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那么我将会失去所有的朋友。”

“要是真的这样，那就是我的不对了。你知道我可并不是故

意的——威尔。你说是我吓跑了萨姆，难道我真有那么厉害吗？”

“确实是你把他吓坏了，这一点绝对丝毫不夸张，平日里他最喜欢把他的两条腿高高搁在另一张椅子上，解开坎肩的扣子，敞着胸脯，告诉我一段搞笑的轶闻，或者与我开玩笑；——可现在呢，在你面前，他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了，他只是坐在椅子的边儿上，别的事儿都不敢提了，就拚命谈政治长、政治短，更不敢咒骂几句啦。你知道，咒骂是萨姆平日里解闷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换句话说，他要是不能象泥棚子里的乡巴佬一样乱说乱动，他几乎就活不下去啦！”

“够了，够了，别再扯这些啦！让我告诉你，你是怎么把他吓坏的。一开头，你明知道他是一问三不知的，却偏偏还要问他一些问题——傻子也不会不知道，你这是存心在试试他——接下去，你就把情妇啊之类的问题大大谈论一番，这样他差点就被吓坏了——”

“当然罗，心地纯洁的萨姆在私底下从来不谈这种误入歧途的女人的！”

“总而言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不会在太太小姐面前谈这种话题！我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来打赌！”

“这么说，装腔作势也是一种道德啰——”

“够了，先不要谈这些该死的新玩意儿了，无论你叫他优生学还是别的什么。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一开头是你把他吓坏了，接着又有一连串的叫大家赤着脚也追不上的鬼花招。你一会儿心血来潮就跳起舞了，一会儿又砰砰砰地弹起钢琴来了，隔了一会儿你就满脸愁容，像撞了鬼似的人，整天价日硬是一语不发。既然你非要发脾气不可，那么你也用不着当着大家的面啊！”

“你以为我不想关起门来好好静一静吗？有一个属于我自己

的房间！你以为我高兴坐在这儿想些什么乱糟糟的东西，任自已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你却突然从浴室闯了进来，满脸儿肥皂泡沫，大声嚷嚷说，‘你看到我的褐色短裤衩吗？’”

“哼！”他什么话也不回答，只是不在乎似的哼了一声。随后，他从床上爬下来，两脚砰的一声踩在地板上，大踏步走出了卧室，身上穿着鼓鼓囊囊的混纺睡衣，他的背影显得更加令人可笑。她听见了他在浴室水龙头上喝水的声音。卡萝尔看着他那么大大咧咧地从房里走出去，不由得十分生气。她舒展了一下身子，仰卧在床上。等他回房的时候，她故意扭头不看他。他只顾上床，一个劲儿地打呵欠，也不理她，嘴里模糊不清地说：“得了吧，赶明儿我们盖了新房子，就够你清静啦。”

“什么时候盖好呀！”

“哦，我早说要盖的，你别着急！难道要我借人家的钱来盖新房子吗？”

这一回是她‘哼！’了一声，没有答理他。她在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这儿就是自己的家。就径自下了床，身子背着他，从五斗柜右上角的抽屉放手套的盒子里取出惟一的一块硬梆梆的巧克力糖，狠狠地咬了一口，发现里面是椰子馅儿，随口说了一声“该死！”话刚脱口，她就后悔了，因为这样，即使她丈夫满嘴粗话，她也显不出自己的优越感了。她使劲把巧克力糖扔到废纸篓里，它好像在一堆破衣领和牙膏盒等废物之间正在不怀好意地嘻笑。随后，她又回到了床上，像是一场悲剧已结束一般。

卡萝尔不在床上的时候，他还在自言自语，说他主意早已打定，‘不想借人家的钱来盖房子’的。她心里却在一直在琢磨：她的丈夫真是一个土佬儿，她憎恨他，想当初她必定是疯了才肯嫁给他，要不是因为已经厌倦了自己的工作，她才不会嫁给他

啦，现在她应当把自己的长手套洗洗干净，赶明儿再也不给他做什么事儿，可她又一直记得他在早餐时要喝玉米粥。这时候，她耳畔忽然听到他气呼呼地说：“我是一个只知道盖房子的傻子。等我把房子盖好的时候，也许你大功告成，我不再有一个绊脚石。”

她气愤得差点跳了起来，但还是坐下来了，冷冷地说道，“这会儿你坦白地说出了我在你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我很感谢你。假如说你真的有那种感觉，假如说我的确是你的绊脚石，那末，我就离开这座房子，再也不回来啦。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我立刻就走，只要你愿意，不妨就离婚吧！现在你需要的，是一个就象母牛那样驯顺听话的女人，她会喜欢你的贵友来串门谈天气，还随地吐痰，她也毫无怨言。

“快住嘴！别傻了！”

“我有没有犯傻，你不久会发现的！我说话是算数的！难道在我明白你一直在吃我的苦头后，我还会在这里多呆上哪怕是一分钟？至少我还有一点儿正义感——”

“请你不要扯得太远了，卡丽。这——”

“扯得太远吗？扯得太远！让我告诉你——”

“——我们都静下心来，先从长远角度：来考虑考虑吧。刚才我们俩都是因为脾气太急躁，才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气话。当然罗，我也希望我俩都热爱诗歌，像一对地道的诗人一样，开口闭口都离不开月亮和玫瑰花——可是，说到底，我们终究还都是一些凡夫俗子呀。得了，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之间的斗嘴只会使得两败俱伤了。让我们俩都承认自己是在做蠢事。不妨想一想：你非常明白，与别人相比，你总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事实上，我认为你不见得就象我所说的那么坏，自然也不见得象你自己所说的那么好，——嘿，还差得远呢！有些时候我想不明白，你那

些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你从来就不知道对人稍作迁就？”

她还来不及从这个玩偶之家出走，遥远的过去就浮现在他的眼前：

“或许从童年时代开始，我就养成了这个习性。”她说到这里顿住了。再往下说的时候，她的声音显得很不自然，话儿里带着小说书里常有的充满幻想色彩的语调。“我父亲是世界上最温和善良的人，但在一般人面前，他总感到自己有优越感。实际上，他确实可以有优越感的！再说明尼苏达河谷——我是常去的，坐在悬崖上，居高临下，俯瞰曼卡托全景，每次都是长达几个小时之久。那个时候，河谷四周的景色一览无余，我双手托着下巴，幻想自己是个伟大的诗人。山底下是一片片闪闪发亮的陡斜屋顶，还有一条大河，大河那边是平展展的田野，远望去似乎在云雾之中，崖壁绵亘不断——使我浸沉于遐思之中。那时我似乎不是在崖上，而是在河谷里，那里风景如画！可是现在，我已来到了大草原上——它任我胸中起伏不平的思绪海阔天空地飞翔遨游。你看这是不是优越感由此而来的？”

“嗯，也许差不离呢，不过，——卡丽，你不是三天两头唠叨说，你活着可要好好享受一番，绝不能虚度哪怕是一刻光阴；而你自个儿却拚命往外跑，失去了那么多妙不可言的家庭乐趣，这儿的人们没有穿大礼服的习惯，就因为这个，你就不愿意——”

“还有晨礼服吧。哦，对不起，恕我插嘴了。”

“——去赶一连串的茶会。在你眼里，杰克·埃尔德除了采伐木头和市场行情外，好像就什么都不懂。可是你知不知道杰克还是个音乐迷？他把一张歌剧唱片放在唱机上，坐下来后就听过不完，——此外还有莱曼·卡斯，你有没有觉察到他这个人见闻非常广吗？”

“你说的真是这样吗？我知道，凡是去本州议会大厦听过格莱斯顿演说的人，在戈镇都被认为是见广识多的人。”

“好了，你不如就让我更详细地听你说吧！莱曼读过不少历史书，——书的内容知道得特别多呢。还有那个汽车行里的马特·马奥尼。他的公事房里挂着许许多多名画的复制品。在一年前去世的宾厄姆·普莱费尔老大爷曾经住在离镇七英里的乡下。据说他参加过南北战争当过大尉，认识谢尔曼将军。有的人还说他跟马克·吐温一块儿在内华达州开过矿。只要你肯下功夫深挖细找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小镇上存在很多不同人物的典型。从每一个人物那里都可以了解到许多精彩的故事。”

“我知道。我也非常喜欢他们。尤其是象钱普·佩里那样的人。我绝对不会喜欢像杰克·埃尔德那样沾沾自喜的小市民。”

“要是这么说，你说的那类小市民里应该还包括我吧，虽然我自个儿还闹不明白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你终究是搞科学的人物，不是那种小市民。哦，赶明儿我就是要试试看，叫埃尔德先生谈谈音乐。他为什么那么害臊，老是躲躲闪闪，不肯谈音乐，谈来谈去就离不开猎狗呢？假如我去试一试他的底细，你总不至于不满意吧？”

“当然满意啦。不过，还有一点儿小事。可你好歹也应该多关心关心我呀！”

“这句话有失公正哦，你拥有我的一切！”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你以为你自己非常尊敬我，——你到哪儿都夸我‘精明能干’但你是否想过我也有自己的抱负呢？而且我认为并不比你的小！”

“也许你的抱负没有我的大吧。在我看来你对现实是非常满足的。”

“呸，谁说我对此满意了！我可不愿象韦斯特莱克那样，一

辈子当个蹩脚的开业医生，一辈子都只知道忙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一直到闭上眼完事。我根本不愿别人在我死后说，‘他这个人好是很好，就是没有任何积蓄。’当然罗，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说，反正我已经在天堂里了，我也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可是我想多积存一点儿钱，有朝一日你和我就可以完全不求人了，假如工作不顺心就不干。我想自己总要有一幢房子——我的天哪，全镇首屈一指的好房子！——要是我们想出门旅行去，到你的那个塔欧米那或是别的什么好地方去玩个痛快，还不是照样可以去，但是惟一的条件是我们必须有钱。有了钱，既不要向人家伸手乞讨，更不必替自己年老后无依无靠发愁了。从今以后，你也不必担心平日里没有把钱存起来，一旦我们都得了什么病，还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吗？”

“我想大概不至于会这样吧。”

“好吧，那么以后你的事就让我为你打算吧。你要是真的以为我愿意一辈子在这个乡村小镇守着，不想出门去看看天下的名山大川，那你就是不了解我啦。我又何尝不想到各处去看看呢？其实跟你的想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我看待这个问题，比较讲究实际。首先我得拚命积攒下钱来，——赶明儿用来购置土质良好、准有收益的地皮。现在对我所做的一切你理解了吗？”

“明白了。”

“那末你是不是还会把我看成是只知道拼命挣钱的斗筲小人呢？”

“哦，我的天哪，我总是这么倔强，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上狄龙家串门去！假如狄龙卖力地把顾客介绍到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那儿去，我就决不原谅他？”

第十五章

一

那一年十二月里，卡萝尔对他的丈夫又充满了无限爱意。

她已经一改往日的浪漫情调，让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把自己设想成一个伟大的改革家，而是恰恰相反，她要真心实意地做一位乡村医生的妻子了。她为自己是一位乡村医生的妻子而高兴，她给家里注入了浓厚的欢乐的气氛。

在一个深夜，卡萝尔几乎已经要睡觉了，突然她听到前廊木头地板上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有人已把防风门打开，正往门里儿东找西寻什么东西，然后电铃的声音响了起来。肯尼科特一面埋怨着说“该死”，一面还是耐心地从床上爬下来，随手给她盖好被子，免得妻子着凉。随后，把拖鞋和睡衣穿上后，他拖着疲惫的步伐，来到楼下。

在她还不清醒的时候，一些夹杂德语的大白话进入她的耳朵，那是楼下有人正在用庄稼人的语言交谈。那些庄稼人很明显把本国话早给忘光了，但又没有学会当地的语言：

“哈罗，巴尼，你有什么事吗？”

“医生，你好。我的老婆病得十分厉害，整整一个晚上肚子疼得够呛。”

“她疼多久了？嗯？”

“我也捞〔闹〕不清楚，或许该有两天了吧？”

“为什么你昨天不来找我，现在我睡得正香，你偏偏要把我吵醒？已经两点钟了！干吗这么晚才来呢，嗯？”

“唔，我明白，但她从昨晚起痛得更早高〔糟糕〕了，我压

根儿没想到她的疼痛会加剧的，我本以为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有没有发烧？”

“她好象曾经是发过烧。”

“是在哪一边痛呀？”

“什么？”

“究竟是哪儿痛？——是在哪儿痛呀？是不是在这里？”

“对。就是在这儿。”

“有没有硬块呀？”

“什么？”

“我是说——是不是特别硬，就是说，是不是有个用手摸起来非常硬的块呀？”

“我也捞〔闹〕不清楚。她什么也没告诉我呢。

“她吃过些什么东西？”

“嗯，哦，我们通常都吃下面这些东西，咸牛肉、卷心菜、香肠，等等。大夫，她一直在大哭大叫，简直象魔鬼一样号叫。大夫，老〔劳〕驾走一趟吧。”

“我去准备一下，立刻就去，下次可不能这么晚才来呀。喂，巴尼，你最好还是给自己安装个电话——分期付款的电话。要不然，我真提担心医生还没有请来，你们这些德国佬啊，就已经死了。”

只听到关门的声音。巴尼的带篷大车开走了，听不到轮子在雪地上滚动的声响，只是偶尔能听见车身的咯吱响声。肯尼科特开始拨电话，叫醒了夜班接线员，说出了对方号码，开始等着电话，接着轻声骂了自己一回，又继续等待，到最后才大声吼道，“哈罗，格斯，我是医生呀。大雪里头汽车派不上用场，给我派一辆马车来吧。我现在出诊去，往上要走八英里路，好，没有困难吧？他妈的半夜两点多我还得出诊呀。留神点，你可别打瞌睡

啊！快点把马车派来吧，越快越好，别让我久等！”

他来到楼上那个冰冷的房间里把衣服穿好，还伴着茫然若失的咳声。她佯装睡着了；其实她只是觉得太困，不想说话罢了。他在五斗柜上的一张纸条上，留下了出诊的地点。钢笔在大理石桌面上摩擦，发出清晰的声音。他又冷又饿，可任劳任怨地出诊去了。而她呢，睡眼惺松，看到他那股硬汉子劲儿，更是对他喜欢得不得了。自然，她可以想象到，她的丈夫深更半夜赶着马车直奔那个路途遥远的农场，朝那个惊恐万状的病人家走去的情景，那些孩子们正站在窗口，望眼欲穿地等着他的到来。在她的心目中，肯尼科特突然变得十分英勇，特别象一艘触礁了的大船上抱着无线电继续发报的报务员；更像一名已被抬担架的人抛弃的生病的探险家，但依旧独个儿继续在茫茫无边的丛林中——往前行进。

不知不觉已到了清晨六点。灰色的椅子轮廓在暗浓的晨光里已经隐约可见。这时候，她听到他走在前廊上发出的声音，来到了取暖火炉跟前，卡嗒卡嗒地在掰弄炉篦，费劲地清除灰碴，又一铲一铲往炉膛里添煤，炉膛里煤块正在迅速燃烧，发出咝咝的叫声，还有呜呜的响声从通风管道里发出，——这些都是戈镇上千家万户日常生活里非常普通的声音，而现在她就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在意；她甚至觉得它们就是勇敢、坚韧、瑰丽和自由的象征。炉膛里的情景在她心中出现，她不禁非常感动：撒上煤末时，火焰变成了一片柠檬黄和金灿灿的颜色，一些星星点点的紫色火苗儿，象鬼火似的一闪一闪的，在乌黑的煤堆之间，这些火苗儿欢快地上窜下跳。

躺在被窝里可真幸福，她心里在想象着，自己一起床，屋子里便如春天般温暖啦。唉，好一个没用的女人呀！假如说跟他的聪明能干相比，那自己的远大抱负其实并不远大了？

他上床的时候，她又醒了。

“好象你是在几分钟前刚出门一样！”

“四个钟头以前我就已经出去啦。在一个德国佬的灶披间里给一个女人开阑尾炎。她差点死了，但我忙了一阵，好歹又把她拉了回来，哈，哈，真是好险啊。哦，从巴尼那里我知道，他在上星期去打猎居然收获了十只野兔。”

他躺在床上便睡着了，他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的时间，准备给那些来得非常早的庄稼人看病。她吃惊地想到，刚才她只不过是有些知觉地睡了一会儿，而在这段时间，他居然在很远的地方去了，还挽救了一个女人的生命。

那么这样看来，韦斯特莱克和麦加农那么懒惰，怪不得他会憎恨他们了！象他这样精湛的医术和刻苦耐劳的品质，那个整日无所事事的盖伊·波洛克，又怎会了解呢？

这时，肯尼科特突然发牢骚说，“都七点过一刻钟了，你应该起床吃饭了吧？”就在这一霎那间，他从一个可尊敬的英雄人物、献身科学的专家，变成了一个脾气十分急躁的普通男子汉，他的脸上胡子拉碴的，需要好好刮一刮呢。他们俩在一起喝咖啡，吃烙饼和香肠，谈着麦加农太太的那条吓人的鳄鱼皮腰带。到了白天，她忙着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夜的幻觉和早上的醒悟要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二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有人从乡下来，把一个受伤严重的男人送到医生家里，这个病人卡萝尔似乎见过。这个病人坐在运木材的马车后部的一张摇椅里，一路上车子摇摇晃晃，使他叫苦不迭，苍白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那一条腿，直挺挺地搁在一只盛淀粉的木箱上，腿上盖着一条皮马披。他的那位相貌难看，但十

分有魄力的妻子赶着马车。在肯尼科特的协助下她把自己的丈夫扶起屋里。

“这个人用斧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腿给弄伤了，比较严重——他的名字叫霍尔沃·纳尔逊，住在离镇九英里远的地方。”肯尼科特说。

按照丈夫的吩咐卡萝来到房间的另一头，取来几条毛巾和一盆水，她脸上的神情兴奋得象小孩儿一样。肯尼科特让那个庄稼人坐到一张椅子上，笑着说，“好了，霍尔沃！不出一个月，你又好出去修篱笆，喝烈酒啦。”那个农妇坐在长沙发上，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她身穿一件男式狗皮外套，里面还露出尺寸太大的短袄，显得极其臃肿。她的那块花花绿绿的包头丝巾，围在她那皱纹密布的脖子上。她的膝上放着一副白色的羊皮手套。

肯尼科特为他脱下那只又红又厚的“德国短袜”，还有用来裹伤口的几层白的羊毛绒，接着再把绷带解开。那条腿简直没有一点儿血色，有着死人一般煞白的颜色，腿上浓黑的汗毛又软又细，已被压平，还留下一道深红色伤痕。自然卡萝尔吓得全身发抖，在歌颂爱情的诗人笔下，有着晶莹可爱的白里透红的肌肤，一比较，才知道这里的受伤的肌肤是多么恐怖。

肯尼科特检查了一下伤疤，笑着对霍尔沃和他的妻子说，“谢天谢地，伤得不是特别严重！”

纳尔逊夫妇脸上露出一脸祈求的样子。那个庄稼人朝他的妻子眨眨眼，于是她哭丧着脸说，“大夫，我们想知道该付你多少诊金啊？”

“哦，我想是——让我算算看：一次是出诊，两次是门诊，总共加起来，大概是十一块钱，莉娜。”

“我们可不能保证能在四天以内付给你，大夫。”

肯尼科特走向她，安慰地拍她的肩膀，大声说，“哦，你只

管放心好了，大嫂子，不要紧，我也不会亲自到你家里去收帐呀！秋后收了庄稼以后，还给我也不迟……卡丽！麻烦你，还是劳驾比阿给纳尔逊夫妇俩倒杯咖啡，拿一些冻羊羹出来给他们吃，好吗？这么冷的天，他们一会还得走那么远的路呢。”

三

一大清早肯尼科特就已经不在家里了。卡萝尔一直在看书，眼睛觉得非常累；维达·舍温没有来喝茶。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她徘徊着，屋子里空荡荡的，眼窗外的那条光秃秃的小街没有什么差别。“等威尔赶回来吃晚饭呢，还是不等他先吃？”这是个在家庭生活是被极为看重的问题。平日里他们一向在六点钟准时吃晚饭，可是今天过了六点半，他还没有回来。“是不是这次接产的时间超过他的预料，或者有些不顺利？两个女人在一起这样瞎想。他会不会又上别处出诊去呢？是不是乡下正赶上下大雪，他开不了汽车，改乘轻便马车，或者只好坐单马雪橇？街上的许多积雪都已经融化了，可还是——

猛地一阵汽车的喇叭声，一阵叫喊声传进屋子里，这声音还在耳边嗡嗡响着，汽车早已在家门口停下了。

她急忙从窗口望去，历险归来的汽车好像非常累，活像一头疲倦的大怪物。前灯把路面上的冰凌照得雪亮，甚至连小得可怜的冰凌子背后也都拖着一道道巨大的阴影；车压的雪地上发出一大圈红宝石般的光彩，那是汽车尾灯留下的。肯尼科特打开车门，大声嚷道，“哦，总算到家啦，我的宝贝！车子两次陷在雪堆里，谢天谢地，我们好歹平安到家啦！我太饿了，快端饭菜来吧。”

她急忙过去为他清除皮外套上的点点雪花，皮面上长毛头很柔滑，但冰得她的手指头都麻木了。她喜出望外地跟比阿说，

“好极了！他回来了！咱们吃饭吧！”

四

肯尼科特丈夫自从行医以来，的确做出过很大的成就，然而他的妻子既没有看到众人为他欢呼鼓舞，也没有在书报上看到热情的评论文章，更没有看到任何荣誉学位降落在他头上，所以她自然知道得不太多。但是这儿的一封德国庄稼人的来信中，卡萝尔可以得知丈夫是个称得上伟大的人；那个德国佬不久前已从明尼苏达州迁往萨斯卡切旺。他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亲爱的先生：

今年夏天的几个星期以来，您一直忙着为我治病，而且还诊断出我得的是什么病，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感谢您了。尽管这儿的医生针对我的病给我开了一些药，可是还不如您开的药有用。现在他说我根本用不着吃什么药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已经停药二个半月了，不过我的病却没有丝毫好转，所以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病状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每次吃过东西以后胃里就很难受，心口痛，胳膊臂也痛。吃了东西过了大约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时间，我就觉得全身没有力气，头昏目眩。我盼望着你的回信，请你指点指点我，告诉我该怎办。

五

在药房里，卡萝尔与盖伊·波洛克不期而遇。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似乎理所当然似的。他细声细气地说，“这些天来你都上哪儿去啦？”

“我也没有看见你呀，我这段时间总跟威尔去乡下出诊，十分忙呢。他是非常——象他那样的人，要知道，你和我根本无法了解他的。我们都是闲人，成天只知道吃饭，什么事也不干，一个劲儿吹毛求疵，挑剔别人，而我的威尔却在忙个不停，吭也不吭一声。”

她点点头，笑了一笑，就急急忙忙买硼酸去了。他看了一眼她的背影就悄悄地消失得不见踪影了。

等她发现他不告而别时，她却开始觉得有点儿不自在了。

六

对肯尼科特的一些看法，她有时还是同意的：夫妇俩结了婚以后，要是丈夫当着妻子的面刮胡子，或是妻子穿着紧身胸衣在丈夫跟前走来走去，不但不是有伤大雅的事，而且还是真情的流露，是股非常健康的毫不矫揉造作的真情；假如说一味故作羞涩之态，恐怕反而令人作呕。如今他穿着普通短袜子在小客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卡萝尔也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她可不乐意再听他的那套大道理：“所有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玩意儿，全是胡扯淡，——你向女人献殷勤或求爱时，当然力求温文尔雅，然而一辈子都那样的，确实是没有那个必要的。”

为了丰富一下生活色彩，她努力搞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游戏一类的方法。她织了一条叫人大吃一惊的紫围巾，偷偷地藏在他晚餐时用的盘子底下。当他看见围巾时，感到有点儿窘，简直急得透不过气，说，“难道说今天就是咱们俩结婚周年，老天！我是不是忙得忘记啦？

有一次，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她带着满满一暖壶热咖啡，还有一盒子比阿刚烤好的甜点心，匆忙地跑到她丈夫的诊所去。在她弄明白房间里的情况之前，她先把东西都放在过道里。

那个诊所是肯尼科特从一个老医生那里接手过来的，确实是十分简陋，稍加改装，只增加了一只白色搪瓷手术台，一台消毒器，一套 X 光透视器械，一只很小的手提打字机。那是一套两个房的套间：一些简陋的家具摆在候诊室里，里面摆着好几张直背椅子，一张东摇西晃的松木桌子，还有一些丢了封面的杂志，不知刊名，而且只有在诊所里才能找到。肯尼科特的办公室兼诊疗室和手术室，就是候诊室对过临着大街的那个房间，并且，那个所谓的检查细菌的化验室是一个凹进去的斗室。并且，两个房间里木头里板都是光秃秃的；许多设备都显得有些寒伧，表面发黑，有些地方还像鱼鳞一般地脱落了。

这时有两个默无声息，四肢像是瘫痪了一样的妇女坐在候诊室里；另外还有一个穿着铁路司闸员制服的男人，用晒得漆黑的左手托住他的那只缠上绷带的右手。他们直盯着卡萝尔看。她羞怯怯地坐在一张硬梆梆的椅子上，他觉得也许不该来到这里，这样太随便了。

里边的那道门里出现了肯尼科特的身影，他正送一个面无血色、嘴边长着少数几根胡子的男人走出来，还在安慰着他说，“哦，没事儿，老大爷。要小心，尽量少吃糖，我开你的规定饮食，你一定要做到。你凭药方把药配好，下个星期再来复诊。唉，今后对于啤酒你不能多喝。得了，再见吧，老大爷。”

他那热情的声音是故意装出来的。他茫然若失地看着卡萝尔。他在这儿是医生，不是她的丈夫。“有什么事，卡丽，?”他瓮声瓮气地说。

“就是想来看看你而已，没有别的事情。”

“嗯——”

她开始可怜自己了，因为他不知道她安排这次晤面，是为了给他惊喜。她感到伤心，又觉得非常有趣的，她就象殉道者一样

感到心满意足，放胆地跟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你忙你的吧，我现在就回家里去。”

在等肯尼科特的时候，她对自己的怜悯已变为嘲笑。她还是头一遭亲眼目睹着这候诊室的情景。是的，医生家有日本和服宽绸腰带形状的镶板、宽大的长沙发，以及电气通风器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是那么病魔缠身而又筋疲力尽，哪怕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小房间，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老百姓却是医生赖以活命的惟一来源和惟一台柱！不，她可不能责怪肯尼科特。他还一直在用这些破椅子，就像不嫌弃那些病人一样不嫌弃他们。这个地方分明是她自己视而不见——亏她直到如今还一直在努力说服大家改造戈镇！

等到所有的病人都走了以后，她才把那些东西拿进来。

“那是东西都是什么啊？”肯尼科特问。

“快把脸转过去！往窗外看！”

他按照他所说的办了，并不为此而生气。当她大声嚷道，“好了，转过身来吧！”的时候，里间房子里那张台面可以折叠起来的写字台上，点心、硬糖和热咖啡摆了一桌，就等着他享用呢。

他微笑了。“真没想到你又跟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我一辈子都没有这样惊喜过！说老实话，我想肚子是非常饿了。哦，你真好，来得太是时候啦。”

当她不再象刚才那样惊喜交集的时候，她又提出了要求，“威尔！我想是不是不必要重新装修一下你的候诊室？

“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我看，现在这个样子不也挺好吗？”

“唉呀，一点儿都不好，会叫人恶心的。我们要让你的病人一进候诊室就感到舒服。那样对你的生意也就会更好呢。”在她

看来自己的主意是非常有见解的。

“别胡说八道！我才不愁自己的生意呢。你看，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我只不过是想积赞几块钱罢了，假如在你眼里，我是个满身铜臭的让人瞧不起的家伙，那我就该——”

“够了，够了，快住嘴！我可没有要让你伤心的意思！我在这儿当然也不是吹毛求疵吧！要我如你深宫后院里的女奴对你千依百顺，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

两天以后，她把候诊室装饰得焕然一新，她在候诊室里挂上好几幅画，摆上好几张藤椅，还铺上一块地毯。连肯尼科特也只得承认，“确实好看得多了。看来有人督促的确是很有用的，以前我可是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这样呢。”

她深信自己确实做到了一个医生的好妻子，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七

卡萝尔努力抛弃叛逆时期的那些偏颇的看法，解除胡思乱想对自己的折磨。不管对那个牛犊脸上长着硬毛胡子的莱曼·卡斯也好，还是对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和盖伊·波洛克也好，卡萝尔都要做到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她不久前给“妇女读书会”全体会友招待过一顿可口的饭。但是，在这儿值得记上一笔的，还是她登门拜访博加特太太这件事，因为在有一次闲谈中谈到开业医生时，博加特太太发表了一些十分宝贵的意见。

尽管博加特太太的家离卡蔓尔的家特别近，她还是难得去上一两次。现在她头上戴着顶崭新的鼹鼠毛皮帽子，脸蛋儿显得非常小，而且还透着几分稚气。她把留在嘴边的口红印迹抹掉，为了不让好主意消失，她飞快地穿过小巷子。

房子的年龄和它的实际年龄有时并不是那么一致的，就跟人

的年龄一个样。博加特寡妇那幢灰暗的绿房子才造了二十年，看上去却古老得像埃及金字塔，而且似乎还散发出木乃伊的气味呢。不过能使街上别的房子感到不好意思的是，它格外的整洁干净，甬道两旁的两块大石头漆着黄色，搭在正房旁边的那个披屋的四周围，一些枝叶并不茂盛的藤萝掩在上面；屋前草坪上，矗立在白海螺贝壳石膏底座上的，是一座铁狗雕像，它是惟一保存下来的弋镇的硕果过道里打扫得惊人的干净；厨房里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两把椅子之间的距离显然经过仔细安排就像几何直线一样完全直等。

有一间专门用来招待宾客的客厅。卡萝尔先说话了，“我们上厨房去坐好了。请您不用的客厅里生火炉啦，挺费事！”

“没关系。你可真是稀客啊，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我想要让它整齐干净，可是赛伊一进来，就踩得满地都是泥巴，我已经说过他几百次，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不，不碍事的，亲爱的太太，请到这边来坐，我马上就生火，一点儿都不费事，事实上，那是不大不碍事的。”

埔加特太太生火时的动作很丰富，一会儿哼着，一会儿又挨摸关节或都搓搓手，卡萝尔好几次要帮忙，她老人家却不停地叹气地说，“哦，多谢您的好意啦。我想，反正别的事我都不中用了，只好一天到晚乱忙活儿。我想或许许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呢。”

一张非常惹人注目的碎布拼成的地毯铺在客厅里。她们刚进去，博加特太太动作非常迅速，就从地毯上拾起了一头干瘪了的死苍蝇。那块地毯正中有一小方线毯，上面画着一头火红色纽芬兰猎狗，在黄铁相间开满雏菊的田野里躺着，上面标题是：《我们的朋友》。一面不圆也不方，又有些象菱形的镜子镶嵌在细长的簧风琴上，座架上还放着一盆天竺葵，一只口琴和一本《古代圣歌集》有张桌子摆在客厅中央，摆着一本西尔斯——罗巴克百

货公司邮购商品目录，一只银边镜框，里面夹着许多浸礼会礼拜堂的照片和一位年老的牧师的像片，一种玩具，能够放出响尾蛇的声音，还有一些眼镜的碎片，都放要铝制托盘里。

博加特太太天南海北地扯了好多话题，什么齐特雷尔牧师的流利口才，入冬以来的寒汛，白杨木的价钱，戴夫·戴尔的新颖发型以及自己的儿子赛伊·博加特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好孩子。“我常常告诉他的主日学校的老师，赛伊也许有点儿喜欢撒野，但正是这一点说明他要比所有的其他男孩子聪明得多呢。以前有一个乡下佬诬陷赛伊偷他的瓜，当场被他扭住了，我说，他完全是胡说八道，撒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跟他上法庭打官司的。”

博加特太太又津津有味地谈到有关比利午餐馆那个女招待的流言，她的话尽是在胡扯，一会儿说人家不可能干那样的事，一会儿又几乎肯定是那样的。

其实这在戈镇也算不上是什么特别的新闻。反正戈镇这儿人人都知道她的老娘是个啥货色。那些旅行推销员要是不去缠住她，她好好的，多咱会出问题呢。当然，对她的花言巧语，我从来是充耳不闻，不管怎么样，最好赶快把她送到索克镇的感化院去，越快越好，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吗？——亲爱的卡萝尔呀，请您喝一杯咖啡，好吗？我认为，你一定会非常高兴我叫你的名字卡萝尔的。你只要想一想，我认识威尔已经很久很久了，他的那位可爱的老太太住在此地的时候，我跟她很要好，我们什么话都淡呢，哦——你的那顶毛皮帽子，想来一定非常贵吧？然后，咱们镇上有些人总是乱说一气，你不觉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吗？

为了与卡萝尔更接近，博加特太太故意把她的椅子挨得更近。她的那张大脸盘上，长着好几颗黑痣和稀稀拉拉的黑汗毛，叫人见了非常难受，尤其是她一皱起眉头来，就会不自觉地露出一副奸诈的样子。赶上她不以为然，噗哧一笑的时候，露出了满

口蛀牙。她说话的神情让人想到像是一个削尖的脑袋打听别人私事的人似的，她跟卡萝尔咬着耳朵说：

“我真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说话做事都是这样没个规矩呢？他们在背地里干的一些事情，你可能就不知道啦，这个镇就是这个样子，——亏得我让赛伊受到宗教熏陶，这样他的心灵才不至于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所沾污。就在头两天，——说到处面的流言蜚语，我倒是从来不在意的，可是，我听得一清二楚，说哈里·海多克跟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商号里的女店员勾勾搭搭的，可怜的久恩尼塔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说起来，可能是上帝给她的惩罚吧，因为早在她嫁给哈里之前，她就跟不只一个男人有过什么名堂了，——嗯，这样的事儿我委实不乐意再提了，可能正如赛伊所说的，我这个老婆子已经跟不上时代啦。不过，无论如何，反正我总觉得，既然一个女人出身名门，就不该知道那些骇人的下流勾当。但我还是知道，久恩尼塔至少有一次跟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唉，他们都在干一些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事啊。此外还有——还有——那个杂货铺老板奥利·詹森自以为他很聪明，干的事儿绝不会被人家发现，可我照样还是知道他也跟一个庄稼汉的老婆眉来眼去的——当然，那个老不正经的打短工的伯恩斯塔姆和纳特·希克斯也相差无几，——”

看来除了博加特太太本人以外，偌大的镇上就没有一个人不是过着可耻的生活，怪不得她那么感到不平衡呢。

她所听说这些事就像是她亲自看到的一样。她低声贴耳说，有一次她路过一个地方，看见有一扇百叶窗拉上去了，离窗台约莫有两三英寸光景。再有一次，她居然看见在美以美会主办的联欢会上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竟然手拉在一起。

“还有一件事——我本来是不想告诉你的，可我实在是忍不住要流出来，要把在我屋后台阶上的所见所闻说出来，我看到你

家比阿常常跟杂货铺里的那些年轻小伙子拉扯在一起——”

“博加特太太！我对比阿是非常信任的，就象我信得过自己一样！”

“哦，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相信比阿是个好姑娘。刚才我的意思是说她还是个毛头姑娘，到底没有经验，但愿镇上那些可恶的浮浪子弟万万不要去打她的坏主意！这可都是做父母的过错，让孩子们变得这么不正经，这么放荡，净是爱听那些龌龊的事儿。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一个男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那么多不该知道的事，特别是在结婚前。有些人说话就是太放肆，一点儿都不忌讳的，简直让人可怕。这正好说明他们头脑里的思想该有多么肮脏，简直无药可救了，赶明儿只好走到上帝面前，就象我每星期三在晚祷会上那样，跪了下来，说，'上帝啊，我是多么感谢你的仁慈，要不然我将是多么可怜！'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孩子都送到主日学校去，好好管教起来，叫他们改邪归正，从善如流，不是老是想着抽烟，还有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尤其是他们聚在一起好像只知道开什么舞会，对本镇来说简直就是弄得乌烟瘴气呀，你看，许多年轻小伙子紧紧搂住女孩子，恨不得——哦，这真太可怕啦，我告诉过镇长，要他出面严加阻止——我不是一个善于怀疑的人，更不想造谣中伤，但镇上真的有一个男孩子——”

半个钟头已过去了，卡萝尔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便逃了出来。

她伫立在自己家门口的走廊里，越想越气忿：

“如果说博加特太太是在天使那一边，那么我只好与魔鬼为伍啦。可是——她还不是跟我完全一模一样吗？她也是在想'改造这个市镇'呀！她也是要对镇上每一个人议论来议论去的！她

也是一样认为男人都是俗不可耐，鼠目寸光！我该不是一个类似她那样的女人吧！这简直太可怕了。”

那天晚上，她不但乐意跟肯尼科特一块儿打纸牌，而且还撺掇他玩个痛快呢；对于地产生意和萨姆·克拉克她也不再讨厌了。

八

肯尼科特曾在结婚前把一张照片给卡萝尔看过，上面是纳尔斯·厄尔兹特鲁姆的一个小孩和一间圆木小屋，可她从来没有见过厄尔兹特鲁姆一家人，他们只是肯尼科特许多病家之一”。十二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肯尼科特打电话通知她，“愿不愿意把外套穿上，跟我一块儿坐车去厄尔兹特鲁姆家？外面天气非常好，他们家里的纳尔斯患上黄疸病。”

“哦，我太高兴了，求之不得呢。”她赶紧穿上长毛线袜、长靴、毛衣，系上围巾，戴好帽子和手套。

汽车没法开在积雪又深，冰凌子又硬又滑的路面上。他们俩只好坐怪难看的高大的马车去。他们身上盖着一条蓝毛毯，毯子表面非常粗糙，把她的手腕都扎痛了，毛毯外面还罩着一块脱了毛又被虫蛀过的野牛皮车毯，自从成群的北美骏犎在几英里以西的大草原上生殖繁衍的时候起，大家都一直在不停地使用这块破车毯。

他们穿过市区的时候，两旁横七竖八的房子一览无余，跟白雪皑皑的巨大庭院和宽阔街道相比，显得格外矮小，满目荒凉。他们穿过铁道岔口，片刻就进入乡间。两匹有花斑的高头大马，拉着马车飞快地跑了起来，一团团下雾似的水蒸汽，从鼻孔里喷出。马车很有节奏地吱嘎吱嘎作响。肯尼科特一面赶着车，一面吆喝着，“喂，马儿呀马儿，你别忙！”他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没有与卡蔓尔说一句话。但后来他还是开了言，说，“你看，那

边多好啊！”这时候，他们快要到达一座像树林，冬日里的阳光闪烁不定，在两个雪堆之间的洼地里瑟瑟发抖。

穿过莽莽大草原，他们来到了一个新开垦的地方，远在二十年以前，那儿还是茂密的森林，时至今日，单调的景色没有一点儿变化，一直伸展到北陲：那边有一座小山岗，斜坡上遍地都是灌木丛，小溪两旁长满了苇草，到外有麝香鼠构筑的土堆，褐色的土块都被冻成了冰，从雪地里冒了出来。

她的耳朵和鼻子简直冷得要收缩起来，她从嘴里吐出来的热气，在领口的地方结成了冰花，手指头也冻僵了。

“天更冷了，”她说。

“是呀。”

这是他们赶了三英里路以来第一次说话，可她还是很快活。

在四点钟时，他们终于到达了纳尔斯·厄尔兹特鲁姆家里。她心中无比激动，一眼认出了当初诱使她到戈镇安家的那种前辈辛勤创业的遗迹：那些由森林改造而成的耕地，树墩子之间一道道深沟，一间间缝里抹上泥巴、顶上铺着干草的圆木小屋。可是现在纳尔斯的日子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的圆木小屋已被一幢新房子所代替。那是一幢自命不凡，形状奇特，纯纯粹粹的戈镇派头的房子，房墙周围油上白漆，还加上许多粉红色花边装饰一番，反而显得太俗气，而且分外难看。周围所有树木全被砍掉了。那幢房子孤零零地座落在刚开垦的耕地里，一无遮挡，卡萝尔看到这朔风吹刮下的寒气袭人的房子，忍不住打了个冷颤。可是肯尼科特夫妇俩却在厨房里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那间厨房不久前粉饰一新，显得非常清爽，黑色炉灶两边都有镀镍的把手，另外，还有一只奶油分离器搁在墙角边上。

卡萝尔被兹特鲁姆太太请到了客厅里，那儿有一架留声机，还有一套坐卧两用的皮面橡木长沙发，从这两件东西足可以看

出，大草原上庄稼人的生活已经有很大改善。不过卡萝尔已经在厨房里炉灶跟前坐了下来，一迭连声说，“谢谢您，不必客气啦。”厄尔兹特鲁姆太太跟着医生走出去了以后，卡萝尔环视了一番厨房里那个油漆过的松木碗橱，嵌在镜框里路德会所颁发的坚信礼证书，一些没有吃完的煎蛋和香肠放在靠墙角的餐桌上，月份牌上面，不仅有一张樱桃小口的妙龄女郎的石印画，以及阿克塞尔·埃格杂货铺所做的瑞典文广告，更有意思的是一支寒暑表和一只放火柴的托座，也在那上面放着。

过着那边有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卡萝尔看见他一直盯着自己，他身上穿着方格平布衬衣，褪了色的灯芯绒裤子，一双大眼睛在宽宽的额角下边长着，嘴巴紧紧地合拢着，一转眼就看不到他了。不一会儿，孩子他又在里面偷偷往外张望，咬着手指头，侧转着身子看着卡萝尔显得有些害羞。

好像她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遥想当年漫游斯内林堡时，肯尼科特偎坐在她身旁，曾经循循善诱地说，“瞧那个孩子长成了那么个怪样子。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能给予他关心和照料。”

她如坐针毡，她感受到了一股不可思议的魔力，可能是残阳如血的余辉，沁人心脾的凉气，情动于衷的好奇心，使她为之心醉。这段神圣的往事使得她把手伸向那孩子，想和他亲近一些。

那个孩子犹豫不定地吮着大拇指，贴着墙根走进屋里来。

“喂，”卡萝尔说，“你叫什么名字，嗯？”

“嘘！嘘！嘘！”

“你完全是对的，我同意。我就只知道问小孩儿的名字，真是傻乎乎的。”

“嘘！嘘！嘘！”

“想听一个故事吗？那么就过来吧，——哦，我真不知道该

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可那是一个关于从前一个身材苗条的女英雄和一个风流王子的故事。”

那个孩子纹丝不动地站在那儿听她胡诌自己的故事，再也不嘘嘘嘘地傻笑了。卡萝尔终于把他争取过来了。就在此时，电话响了——两声长，一声短。

厄尔兹特鲁姆太太奔了进来，冲着话筒尖声嚷道，“维（喂），找谁呀？是的，是的，折（这）就是厄尔兹特鲁姆家！是要找肯尼科特大夫呀。”

肯尼科特走了出来，对着话筒大声吼道：

“喂，是戴夫吗？究竟有什么事要说？是哪一个摩根罗思？还是阿道夫吗？好吧，是不是要截肢吗？哦，我知道了。喂，戴夫，通知格斯赶快备好马车，把我的外科器械都给捎去，要他带足够的氯仿去。我就打这儿直接去了，今儿晚上可能就不回家了，在阿道夫家里咱们可以见到面。啊，不必了，我想卡丽她会上麻醉药的，再见吧。嗯，还有什么啦？不；说不准现在这条线上还有人在偷听，你明天告诉我吧。”

他把身子转过来将情况对卡萝尔作了简要的说明。“你知道，有一个名叫阿道夫·摩根罗思的庄稼汉，住在戈镇西南约莫十英里的地方，他在修理牛棚的时候，一根柱子把他的胳膊压坏了，伤势很严重——戴夫·戴尔说，看样子得把他的那只胳臂给截去。恐怕我们俩就得从这儿直接去，真是对不起，现在你不得不再跟我跑那么远的路——”

“那算不了什么。不用替我担心呢。”

我想可能你可以替我上麻药的，通常就是由我的汽车司机代劳了。”

“如果你指点我，那么应该没有问题。”

那简直太好了，也许你刚才听到我骂人了吧？总有些人在偷

听我的电话。我巴不得让他们都听见，这才好呢！哦，……得了，贝西，你用不着替纳尔斯发愁了。他会没事的。明天你自个儿托一位邻居也行——开车到镇上去，拿着这张药方到戴尔药房里去配药水。每隔四小时给他喝一匙。再见吧。喂——瞧这个小家伙！我的天哪，贝西，哪能猜得到，他就是从前三天两头头痛脑热的那个病娃娃呢，哎哟哟，瞧现在长得多强壮啊！以后也许会比他爸爸还高大呢！”

肯尼科特就这么几句夸讲的话，叫那个孩子高兴得有点儿坐立不安，肯尼科特这一点本领，是卡萝尔望尘莫及的。现在作为一个妻子，她只好低声下气，乖乖地跟在那位忙得不可开交的医生后面，走向马车。此时此刻她心中暗自寻思的，不再是怎么把拉赫曼尼诺夫的曲子弹得更好，当然更不会是兴建市政厅大楼，他只希望在小孩面前咯咯大笑，落旱留下最后一抹玫色的余辉在蓝色的天穹上，掩映着橡树枝柯和瘦削的白杨树的枝条。远处地平线上的一座谷仓，由红色逐渐地变成了紫色，最后被灰□□的暮霭所笼罩。紫色的路面倏然消失了，黑灯瞎火，他们的马车好像在一片浑沌的昏暗世界中，坐在摇晃不定的马车上，他们好像进入了虚幻飘缈的幻境。

正是天寒地冻，去摩根罗思的农场的道路崎岖不平，车子颠簸得很，当赶到目的地时，卡萝尔已经困得不行了。

这里可不是一所光艳夺目、拥有足以自我炫耀的留声机的新房子，这只不过是一个灶披间，刚刚粉刷过显得又低又小，到处散发出奶油和卷心菜的味儿。阿道夫·摩根罗思正躺在平时难得一用的那个餐室里的长沙发上。他那个块头非常大的妻子显然已经被累得疲惫不堪，双手在焦急地摆弄着。

卡萝尔认为也许一番惊人的精彩表演将由肯尼科特上演，哪知道他却故意漫不经心地跟那个病人搭讪说，“喂，阿道夫这会

儿怎么啦，是不是也得把你修理一下，嗯？”他又悄悄地对阿道夫的妻子说，“药房把我的那只黑手提包送来了吗？得了，太好了。现在是几点钟啦？七点钟吗？先给我们吃一点儿晚饭吧。再说，还有什么好的啤酒没有？——还有啤酒吗？”

肯尼科特只花了四分钟就吃完了，外套一脱，捋起袖子，拿着一块厨房里用的肥皂，把手在洗涤槽里马口铁盆中洗干净。

在灶披间的小桌上，卡萝尔勉强喝了几口啤酒，吃了一些黑面包，咸牛肉和卷心菜；她几乎根本不敢往房间里看。那个病人正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她只是看了一眼，只见他敞着蓝法兰绒衬衣，他的烟色脖子露出来。脖子窝里长着黑里透灰的细汗毛。他身上盖着一条被单，就象是一具尸体似的。血迹斑斑的毛巾把他露在被单外的右胳膊裹住了。

可是，然而肯尼科特在进入那个房间时却在高兴地迈着大步，她跟了进去。他的手指粗大，却灵巧异常，干净利索地把毛巾解开，让那只胳臂全部露出来，可以看到自胳膊肘以下，模糊的血肉已经很难辨别了。病人这会儿痛得拼命直叫喊。卡萝尔觉得房间里空气非常闷，好像倾刻之间天地都旋转了起来。她赶紧跑到灶披间里去，倒在一张椅子里。她感到心里非常恶心，她听到肯尼科特在嘟囔着说，“现在惟一的办法是截掉它。阿道夫，你究竟怎么搞的？是不是你摔倒在收割机的刀口上？现在到了做好准备工作的时候了。卡丽！卡萝尔！”

她几乎站不起来了。过了半晌，她勉强立起，两腿发软，肚子里一个劲儿直翻腾，眼前一片昏黑。耳朵里听到一阵嗡嗡发响的声音。恐怕她怎么也走不到餐室，眼看着就要昏倒过去。隔了一会儿，她总算走进了餐室，她显然地感到胸部和两腰之间时而冷时而热，便只好依在墙上脸部努力挤出笑容。这时候，肯尼科特咕哝着说，“喂，快来帮帮忙，让摩根罗思太太和我一块儿把

他抬到灶披间的桌子上去。哦，不，你还是先把那两张桌子并靠在一起，再把一条毯子和一条干净被单铺在上面。”

卡萝尔好象得救了似的，就去把那两张沉甸甸的桌子搬到一起，先把桌子擦干净再整整齐齐地把被单和毯子铺好。这时她的头脑已经清醒得多了，竟然可以放心大胆看着她丈夫和那个农妇给那个剧痛得不断呻吟着的男人脱去衣服，找出干净睡衣让他穿上，接着就去洗他的胳膊臂了。肯尼科特开始把有关手术器械一件件地都摆好，她心里忽地想到，这儿当然不会有医院里的全套设备，然而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她丈夫——是呀，她的那位了不起的丈夫——马上就要做一个外科手术，——也许如此惊人的艺高胆大的精神只有在小说里描写那些著名的外科医生时，才能看到。

在她的帮助下，阿道夫被他们抬到灶披间。那个可怜虫害怕得要命，始终不肯挪动自己的两条腿。他身子十分沉重，满身散发出汗臭，还带着马厩的味儿。然而她好像仍不愿从他腰上移开，她那光洁漂亮的脑袋贴住他胸口，使劲儿拽着他。她还仿效肯尼科特乐呵呵的嚷叫声，试着让啧啧的响声从自己舌头间发出来。

大家终于把阿道夫抬到桌子上，肯尼科特给他脸部罩上一个由钢丝圈、棉衬里做成的半球形面具，又转过身来对卡萝尔说，“现在你就坐在他的头跟前，让乙醚这样一直滴，明白吗？我会随时注意他的呼吸情况。喂，你瞧，是谁在这儿呀！——一个真正称得上麻醉师的人。那么棒的麻醉师，连奥克斯纳医生那里也没有！实在高级，嗯？……得了，阿道夫，尽管放心，你安心睡吧，不会痛的。乖孩子，快快睡吧，就这么着，你的病不久就好了。

卡萝尔小心翼翼的盯着乙醚，尽量按照肯尼科特所说的速

度，让它一滴又一滴地往下滴，但还是不禁有点儿紧张。她同时还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丈夫在精心操作，把他当英雄人物崇拜。

喂，他说。“光线太差——光线确实太差。喂，摩根罗思太太，你就站在这儿拿着这盏灯，上这儿来，拿着这盏灯，就像这样拿着。

在摇曳不定的昏暗的灯光下，肯尼科特眼明手疾而又从容不迫地进行截肢手术。小屋里寂静无比。卡萝尔一个劲儿看着他，这样就尽量不去看突突地冒出来的殷红的鲜血，深红色的伤口，还有那把可怕的解剖刀。乙醚放出阵阵香气，叫人憋得难受。时间一长，她觉得自己好象魂不附体，手臂软弱无力，甚至有些头晕目眩。

她终于还是晕倒了，不是病人伤口里冒出来的血，而是外科大夫的锯子在活人骨头上发出来的一阵阵吱嘎吱嘎的声音，令她再也承受不了。她刚才感到过一阵恶心，好歹给她熬过来了，可是这会儿她又感到头昏目眩了。恍惚中她听到肯尼科特的声音：

“是不是心里难受？到户外去走几分钟吧。这会儿阿道夫已经睡过去了。”

她拖着软弱的身子，恍恍惚惚中摸着了门上的把手，——那个门把手一刻不停地转动着，似乎是在故意捉弄她似的。她走到了门廊里，透了一口气，用力让清凉的空气吸进胸脯里去，慢慢地，她开始清醒。她回屋时亲眼目睹着整个动人的情景：那个灶披间非常狭小，就象一眼窑洞，有两只盛牛奶的铁桶，墙角落里有一堆铅灰色污渍，几块火腿在横梁上挂着，灶门里闪现着一道道火光——灶披间正中央，有一个吓得脸没了血色的胖墩墩的女人，手里拿着一盏小巧的玻璃灯，在这微弱的灯光下肯尼科特大夫弯着腰背，正在给罩着一张被单的病人做手术，——这位外科大夫的胳膊臂上粘满了污血，手上带着淡黄色橡皮手套，正在解

开止血带。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见他抬起头来，冲着那个紧张的农妇咕噜头说，把灯拿好，再坚持一会儿就行了。”

他只能用一口粗浅通俗，半通不通的德语来交谈有关生、死、接生和土地等等问题。从前我也念过法语和德语，——只不过那是情人们说的，全是圣诞诗文集里那种文诌诌的语言，还自以为唯有我才有文化修养呢！”卡萝尔此刻对他更尊敬了。

不一会儿，他突然叫到，“够了。不要再滴乙醚了。”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结扎一根动脉血管。他的暴躁脾气，她觉得，也是孔武有力。

当肯尼科特把手术做完后，她喃喃低语道，“哦，你真是了不起！”

他听了却感到特别惊讶。“哼，这可算不了什么！要是象上星期那样，——喂，再给我一点儿水吧，我说上个星期，我碰到一个病人，原以为是腹膜腔里出水，我的上帝呀，一部腹，没想到居然是胃溃疡，——哦，我确实太困了，让我们就在这儿过一夜吧。现在开车回家太晚了。而且我知道一会儿又要有大风雪的袭击了。”

九

他们俩躺在铺着鸭绒垫子的床上，身上盖着皮大衣，过了夜。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得把水罐里面冰层砸碎，——那是一个镀有金边且饰有美丽彩釉花纹的大水罐。

大风雪一直没有袭来。他们动身时，只见四下里薄雾弥漫，气温也开始暖和起来。走了约莫一英里路以后，卡萝尔看到肯尼科特正在出神望着天边的一块乌云。他一个劲儿赶着马儿，让它们飞也似地奔跑起来。可是四周围这种阴沉沉的景色，却使她不由得深感惊异，以至于连她丈夫那种少见的行色匆匆的神情他都

没放在心上。灰不留秋的积雪，去年庄稼割后留下来的残梗枯茬，还有一簇簇乱蓬蓬的灌木丛，已渐渐隐没在一片朦胧之中。一些小山岗在它们的山脚下投下了寒气逼人的阴影，这时风更大了，有一户农家房子周围的柳树都被刮得东倒西歪，树皮已经肃落殆尽，露出一块块如同麻风病人肌肤一般的秃斑。一些沼泽地里积了雪，显得特别凄凉。整个大地呈露出一片肃杀之气，北边的那块乌云周围，仿佛镶着一道蓝灰色边饰，慢慢的遮蔽了天空。

“看来我们要遇上大风雪了，”肯尼科特心中暗自忖度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总可以赶到本·麦戈内盖尔那里吧。”

大风雪？真的会有大风雪吗？啊，——我们在小时候常常觉得大风雪是很好玩的。我爸爸用不着去法院上班，待在家里，我们就站在窗口欣赏美妙的雪景呢。”

大草原上的下雪天，可没那么美妙。人们在那里往往会迷路，冻得半死不活的，依我看，还是不要冒险。”他冲着马儿吆喝了一阵。那两套马儿在荒凉中开始往前飞奔而去，车身就在坚硬的车辙里左右摇摆起来。

大雪纷飞，蓦然间马儿背脊上和野牛皮车披上，都落满了絮棉似的湿粘粘的雪花。她脸上也变得湿漉漉的，马鞭子的细长把手，也积了一条白茫茫的雪脊。周围的空气更冷了。大片雪花越变越硬，朝她劈头盖脸地扑过来。

前方灰□□的一片，她几乎看不见一百英尺以外的东西。

肯尼科特的表情变得严峻。他身子微微前倾，两手戴着浣熊皮长手套，紧紧抓住缰绳。她深信他临危不乱，一定会度过难关。每次他都能战胜困难。

在卡萝尔的脑海里除了肯尼科特，整个世界和人们的正常生活，都已倏然不见了。它们早已在狂飞乱舞的大雪旋涡之中消失

了。肯尼科特转过身来对她大声嚷道，“缰绳已经被我松开了。那两套马儿自己会把我们拉回家去的。”

马车突然骇人地从大路上窜了出去，有两个轮子陷进了深沟，多亏那两套马猛地一蹿，马车又重新拉回到大路上来了，卡萝尔吓得几乎不敢呼吸。她尽管竭力想要把自己的恐惧掩饰不住，可是做不到，不得不用披肩赶紧遮住自己的下巴。

他们的马车从右边好象有一道黑墙的地方经过。“我知道那是个谷仓！”他大声叫了起来。他紧紧地拉了一下缰绳。卡萝尔从披肩底下窥见他使劲咬住下唇，眉头皱紧，手脚飞快地来回控制着飞也似的马儿。

马儿终于停了下来。

“农场就在前面。快快把披肩围上，跟我一块儿走。”他大声嚷道。

从马车上下来，就象扎进了冰水里一样她刚到了地面上，就冲着他笑笑。她的脸蛋儿从披在她肩上那件水牛皮套上面露了出来，晕得格外红润，小巧玲珑，而且还略带着几分稚气。一阵旋转着的雪花，冲着他们的眼睛猛扑过来，眼前马上一片昏暗。他从车辕上把马儿卸下来。他转过身来走回去，一个浑身上下都是毛皮的巨大身影，一只手里牵着套马的缰绳，另一只手则拉着卡萝尔往前走去。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大风雪中，他们来到了一个好象被云雾遮住的大谷仓跟前，它的外墙正好紧靠着马路，肯尼科特沿着墙根一路摸过去，终于发现了一个入口，他们俩就从这里走进了院子，然后再进入谷仓。谷仓里暖和而寂静，此时对他们而言几乎是天堂。

肯尼科特谨慎而小心地把马儿赶到马厩里去。

卡萝尔的脚趾头这时已冻得发痛。“我们快进屋里去吧。”她

痛苦的说。

“不，现在还不行。可能还找不到呢，也许是在离它只有十英尺的地方迷路了呢。就在马厩里坐着，紧挨着那两匹马吧。等大风雪停止了，再去找房子。”

“不！我已经冻僵了。”

他温柔地将她抱到马厩里，又帮她把套鞋和长统靴脱掉，一面乱解她的鞋带，一面不断呵出热气来以使她冻紫的手指头感到温暖一些。同时他还不停地给她两只脚丫子来回搓擦，把那条水牛皮披肩和搁在饲料箱上的马被都盖在她身上，她早被大风雪折磨得筋疲力尽了，几乎昏昏欲睡。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真是又精明又勇敢，不管见到了血也好，还是碰到了大风雪，你毫不惧怕——”

“家常便饭啦。昨儿晚上，我还真害怕乙醚会爆炸，假如真那样，我就不知道如何是好啦。”

“我可不懂你的意思。”

“全因为戴夫那个窝囊废，没照我跟你说的要把氯仿送来，而是给我送来了乙醚。你知道，乙醚很容易着火，特别是昨儿晚上那盏灯正好就在桌子跟前。是很危险的，可我还是得照样做手术，谷仓里的许多脏东西传进入了病人的伤口。”

“那时候你始终都知道——你和我俩说不定就被炸死了吗？”

“是的。难道说你自己不知道吗？难道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吗？”

第十六章

一

见到妻子送的圣诞节礼物肯尼科特觉得十分高兴，于是，他也回赠了她一枚别致的钻石胸针。但是，肯尼科特对于那天早上的节日仪式是不感兴趣的。由她一手装饰好的圣诞树和挂起来的三只长统袜子，以及什么彩带、镀金小图章和藏在礼物里的祝愿信等等，当时他只是说了这么两句话：

“你张罗得非常好。今天下午我们上杰克·埃尔德家打五百分牌戏，好吗？”

她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过圣诞节时专心设计出来的杰作：圣诞树顶上那个神圣的老式布娃娃，一大堆廉价的礼物；喝的是潘趣酒，唱的是圣诞颂歌，大家还都在火炉边围着烤栗子吃。她至今依旧清楚记得，“法官”得意地揭开孩子们乱写在小纸条上的秘密，当场宣布谁可以去乘雪撬，谁可以就有没有圣诞老人发表“高见”。她还记得父亲宣读过一篇冗长的起诉书，对个人的感情用事进行控告，因而有不利于明尼苏达州的尊严和安宁，如此等等。自然，她也还记得父亲他在雪撬前面一闪一闪的那两条细腿。

想到这，她声音颤抖着说，“穿拖鞋太冷，我得上楼换鞋去。”她单独反锁在那个没有丝毫罗曼蒂克情调的浴室里，坐在光溜溜的浴缸边沿上禁不住痛哭起来。

二

肯尼科特这一辈子就有五大癖好：行医、置地产、爱卡萝

尔、开汽车和去野外打猎。而这些癖好的轻重之分对他而言好像没有规定。论医学，尽管他一向孜孜以求，热心钻研，——他敬佩圣保罗城里某位外科医生，也指责过那里另一位外科医生，由于他总是出坏主意，撺掇乡下开业医生把需要做手术的病人通通推给他。他对诊金均分的办法深感不满，他为新型 X 光透视医疗器械觉得骄傲，——可是他认为上面这些事情中没有一件事情能比开汽车更叫人快乐。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肯尼科特依然要把“别克”车保养得好好的，虽然它已被买了两年了。平时那辆车就在屋背后的马厩里停放着——也算是他的汽车房吧。他把注油器灌满油，又在挡泥板上涂一遍漆，最后把汽车后座底下的一大堆废物清除，——什么破手套呀，铜垫圈呀，皱起一团的地图呀，还有一层层厚厚的尘土，以及粘满油污的烂纱头破布条。在冬天的晌午时候，他高高兴兴的从屋里走出去，一本正经地把那辆车子来回打量了半天。想到“明年夏天我们可能会作一次美妙无比的旅行”，就眉飞色舞起来。他急不可待的奔到火车站，要了一些铁路行车地图，回到家里就将图上可以通行汽车的路线的各站站名标出来，从戈镇到温尼佩格，或是得梅因，或是格兰德·马雷，一面自个儿在嘀咕着什么，一面又渴望从妻子那里听到对类似“我们要是从拉·克罗斯出发去芝加哥，或许可以在巴拉布停一下。”这样极其迂腐的问题发表什么高见。

对他来说开汽车就是一种丝毫不用怀疑的信仰，也是被他看成是一种神圣的祭礼。昔日摇曳的烛光已被通电后迸射出来的火花替代，活塞环就象祭坛酒器一样圣洁了。他的礼拜仪式只不过是拖长调子，好象带着节拍的这么一句话：“据说，都庐斯离国际瀑布很远，你就只好安步当车了。”

打猎也是使他醉心的活动，满脑子都是卡萝尔很难理解的抽

象概念。他埋头攻读狩猎必览这一类书整整一个冬天。回忆起过去一年里惊人的狩猎记录："记得那一天太阳偏西时，我站得远远的，一枪就打中了两只野鸭子吗？"他的那管心爱的转轮鸟枪，被他爱称为"汽泵枪"，一个月里至少要从粘满油渍的厚绒枪套里拿出来检查一次，给板机上上油，还要悄悄地举起枪来瞄准天花板，比试一番过过瘾呢。每到星期天早上，卡萝尔总会听到他在阁楼上沉重的走动的脚步声。过了个把钟头以后，她发现他在那里翻箱倒柜找什么长统靴，鸭囮子，午餐盒，要不就心有所想地盯着一些旧子弹，时而用袖子把它们的黄铜雷管擦擦亮，偶尔又摇摇头，似乎在叹惜子弹失效了。

至今他还一直珍藏着小时候装填弹药的一些工具，一个子弹压盖器，一个制造铅弹头的模子。有一次，卡萝尔忙着清理家中杂物时，生气地问，"为什么你还舍不得把这些破玩意儿扔掉？"他居然理直气壮地说，"得了吧，你要知道，也许有一天还用得着呢。"

卡萝尔气得脸都红了。她心里不明白，莫不是他盼望有一个孩子呢。记得他说过，孩子嘛，到了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自然就会有。

想到这里，她伤心地悄悄离开。可她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地认为，她的这种把慈母深情放在次要地位，这种为了她自己的固执己见以及他的兢兢业业发家致富的愿望而作出的牺牲，确实是到了令人害怕的地步。

"他要是象萨姆·克拉克那样喜欢孩子，而且要多多益善，那就更糟了，"她在心里暗自思忖，可是，接着她又喃喃自语道，"假如说威尔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那个'风流王子'，我当然要问他要不要孩子。"

肯尼科特从事地产生意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利于他的生财

之道，二是他个人喜爱的一种消遣。他开车到乡下去，总会留意到哪些个农场收成比较好；有时他也会听到消息，说某个闲不住的庄稼人想搬迁到艾伯塔，正要把土地卖掉。有时他向某位兽医请教有关各种大小牲畜之间的优缺点；他还向莱曼·卡斯打听过艾纳·吉塞尔德逊的地里每英亩的小麦产量有四十蒲式耳，是不是真的。他经常和那位不务正业，热衷于地产生意的律师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在一起讨论事情。肯尼科特仔细研究区乡地域示意图，并认真阅读拍卖产业的告示。

他就这样买进一块地产，总面积约有一百六十英亩，价格是每英亩一百五十元。他先在谷仓里铺砌混凝土地坪，又在屋子里安装好自来水，过了一年半载以后，这块地产就能增值脱手，价格在每英亩一百八十元左右，甚至可达到二百元。

他时常唠叨这些事情，甚至连细微末节的地方讲给萨姆·克拉克听……在卡萝尔看来，讲的次数未免太多了。

开始，他以为卡萝尔也会对他所喜爱的汽车，猎枪和地产有浓厚的兴趣。可是他从来没有给她好好举出一些实例来，这些实例可能会唤起她的兴趣。他所谈到的，不外乎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枯燥无味的东西；而他却从不谈及他在理财方面的宏图大略。

卡萝尔跟丈夫在这个月里一直情意绵绵，急切地想了解已成为他的癖好的种种业余消遣活动。她站在汽车房里冻得浑身颤抖，半个多小时以来总是看着他，掂来播去一直决定不了，到底是给汽车水箱加酒精呢，还是加不易凝冻剂，或者索性把水箱里面的水全抽干。

“哦，不行，万一天气突然暖了怎么吧？不能把水全抽干——当然罗，我还得把水箱再灌满——依我看，时间要不了太久啦——稍微加几桶水就得了——不过，要是天气忽然又变冷了，

水还没有抽空，怎么办呢？——当然罗，有人会把煤油灌灌进去的，不过也有人说，煤油会使软管烂掉，还有——我的扳钳搁在什么地方呀？”

一直到此刻，她彻底不再想开汽车了，独自回屋去了。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相亲相爱，他常常喜欢跟她闲谈，常讲他行医的事。不久前他告诉她，并且一再关照她一定不要告诉别人，说森德奎斯太太又要生孩子了，又说“豪兰家的那个女佣人还没结婚就有孕了。”但她一问到一些专用名词时，他却答不上来。她问，“你说说扁桃腺到底用什么方法摘去的？”肯尼科特听了以后就打了个呵欠，懒懒的回答说，“扁桃腺切除术是最简单的啦，只要看到有脓，你用手术刀切掉它，就得了。——哦，你知道比阿把报纸放哪儿了吗？”

她不想再追问了。

三

他们俩在一天晚上来到电影院。对肯尼科特和戈镇其他的殷实富户来说，电影就跟地产生意、猎枪和汽车一样缺少不了。

第一个故事片是描写一个勇敢年轻的美国佬征服南美洲某一个共和国的事迹。那个美国佬早已使当地土著改掉了他们平时又唱又跳又笑又闹的疯狂习惯，叫他们认真学习北边的强大健全的美国文明。他教他们进工厂做工，逢人就大声嚷嚷，“喂，你这个小鬼呀，瞧我可就要赚钱啦。”那个年轻的美国佬，甚至把大自然的面貌改变了。从前有一座大山，山顶上只有野百合、雪松和缭绕不去的浮云，后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出现了一排排长长的木头房子，一堆堆铁矿石变成大轮船，这些大轮船运走了铁矿石，被运走的铁矿石又变成运铁矿石的大轮船……

人们看了这部影片后，都进入紧张状态，人们看了这部影片

所引发的紧张状态被一部更加生动，更加富于抒情而较小哲理性的影片所冲淡了。这部影片名叫《椰子树下》，是一出由麦克·施纳肯主演的喜剧，还有很多身上只穿游泳衣的美人儿协助演出。施纳肯先生先后以厨师、保镖、滑稽演员和雕塑家等角色，总在最扣人心弦的时刻出现，有一个镜头是好几个警察刚冲上一家旅馆的过道时，没想到竟被许许多多的从房门里扔出来的半身石膏胸像砸昏在地上。尽管有些地方剧情发展交待得不够清楚，但是在突出女人大腿和奶油蛋糕这一双重主题思想上，却一点儿也不含糊。无可非议，在海滨浴场游泳，和在画室中充当模特儿的镜头，同样都是展露女人大腿的好机会。喜剧达到最后高潮的前奏是婚礼那一场景，正在掌声雷鸣的时刻，施纳肯先生却偷偷地在放了一块奶油蛋糕在那个牧师口袋里。

“玫瑰宫影院”里爆发出一片尖叫声，接下来就各自揩干脸上的笑泪。散场前，他们都着急地钻到座椅底下去乱找一通套鞋、大手套和围巾。这时，银幕上预告说，下星期施纳肯先生可能在一部由《克林喜剧公司》摄制的新颖欢闹以及别开生面的超级喜剧片《在莫莉的床底下》中和广大观众见面。

猛烈的西北风中，他俩耷拉着脑袋在光秃秃的街道上走过，卡萝尔对肯尼科特说，“我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底很讲究道德。我们认为就是要不得免费邮寄的小说。”

“那当然！这些东西在反恶习协会和邮政局那里也通不过呀。美国人不喜欢猥亵的东西。”

“是啊，太棒了。看了象《椰子树下》这样精采的艳情片，真让人开心。”

“你说这话算是什么意思呀？存心取笑我吗？”

接着他默不作声了。此刻她正在等他发脾气呢。她想到他嘴里常讲的那种肮脏的土话，那是戈镇所特有的愚蠢透顶的方言。

出乎意料的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笑了一笑。等他们一走进灯火通明的屋子里，他又大笑了起来，居然说：

“说实话，直到今天，你还是始终如一，没有变卦。以前我以为你了解到这么多规规矩矩的庄稼人之后，会把那些高不可攀的艺术的玩意儿都给忘记了，时至今日你还恋恋不忘。”

“哦，原来这样，——”她自言自语道：“我一心想做个好人，却被他钻了空子。”

“卡萝尔，我想说的是：今天世界上，就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脑子里没有思想的人，第二种是不管见到什么事儿都要挑剔一番的怪人，最后一种人，是真正了不起的人，他们都是一些说话从来不夸口，不吹牛坚毅不拔的人，全心全意给大家做好事情。”

“那我大概就是第二种人吧。”她不禁说。

“不，我不这么认为。虽然你平时非常喜欢找人聊聊天，但到关键时刻，你宁可找萨姆·克拉克去，而不找那些该死的长头发艺术家。”

“哦——嗯——”

“哦，嗯！”他嘲笑着说。“我的上帝，可不是吗！现在我们计划把一切东西都翻个底儿朝天。想去指点那些拍了十多年电影的导演怎么怎么拍片子；想去指手划脚教导建筑师们怎么怎么建设市镇；此外还要告诫那些杂志编辑部别的文章一律不发，只准大量刊登精心编造的有关老小姐和那些连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什么的少奶奶的琐事。哦，我们这样做该有多可怕！……真是要不得，卡丽，不要有丝毫犹豫了，快点觉醒过来吧！你是个聪明人，即便是那部电影里露了一两回女人天腿，依我看，你也犯不着就跳起来挑剔呢！平时你好像也非常欣赏那些希腊舞星——我也不知道这个该叫什么玩意儿——实在太美吗，可她们几乎是全裸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亲爱的，那部电影最大的毛病，——并不是在于它拍下了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是它羞答答地傻笑着说，准保有更多的女人大腿的镜头，虽然它保证得非常好，但最后还是没有兑现。完全是利用有人想入非非，急于偷看一下的这种心理罢了。”

“我可不明白你的意思。喂，这会儿——”

这一夜卡萝尔失眠了，他却睡得很香，而且嘴里还在叽哩咕噜说着梦话呢。

“我决不会让步。我‘脑子里的想法多古怪’，就让他这么说去吧。因为我崇拜他，我也看过他替病人开了刀，也就够了。然而好像这还差得远呢，因为是头一次看到，心里觉得特别激动，以后就不见得这样了。

“我不会伤他的心，也不会退让于他。”

“我肯定不愿意只站在一旁呆一会儿，看他给汽车水箱加水，听他讲一点儿小知识。”

最能使我满足的事，就是让我久久地站在一旁，非常佩服地看着他。这么一来，我也就成了一个‘迷人的小媳妇’啦。乡村病毒！我是没看一看书了。有一个星期没有摸过钢琴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只不过在赞扬他‘又是一笔好买卖，每英亩地净赚了十块钱’可是这个现状我如何能满足呢？我是决不会向现实屈服的。

“现在我输成这个样子，我该采取什么措施？参加《妇女读书会》，主办晚会，访问当年开边拓荒的老人，筹建市政厅大会堂，以及搞好与盖伊和维达的关系等等。不过——没有关系！现在我压根儿不想‘改造戈镇’了。我也不想组织什么勃朗宁诗歌俱乐部，幻想自己戴着洁白的羚羊羔皮手套，坐下来眼睁睁望着那些饰着丝带的夹鼻眼镜的人演讲。现在想办法救助我自己的灵

魂，才是最主要的事。

肯尼科特已对一点深信不疑，那就是他拥有我的一切，现在他正在安睡。可我现在要离开他了。在他耻笑我的时候，我的灵魂好像完全离他而去了。我对他的崇拜远不能拯救我自己；——我应当彻底改造自己，以使我与他成为一个世界的人。很明显，他已经沾了光。够了，够了。就算完蛋了。可我是决对不会屈服的。”

四

卡萝尔随手拿起摆在钢琴上的小提琴。自从上次她拉过以后，琴弦已经断裂了，琴板上还放着一条雪茄烟的深红色烫金饰带。

五

为了使自己的信心不再被动摇，卡萝尔现在渴望见到盖伊·波洛克。可是肯尼科特对她控制得非常紧。她之所以不敢去，是由于她自己心中恐惧呢，还是由于对自己的丈夫有所恐惧，或是因为克服不了自己的惰性，——也许是由于不喜欢夫妻之间来个“大吵一场”，最后闹得夫妻分居，以离家出走为结局。——连她自己都说不上来。她非常象是年过半百的革命家，早已不顾生死了，却被炸糊了的牛排的难闻气味弄得不舒服，或者不愿彻底守着街垒路障。

她突然在看过电影之后有一个奇妙的主意，在第二天晚上，把维达·舍温和盖伊·波洛克都请来家里，一块儿吃爆玉米花，喝苹果酒。在小客厅里维达跟肯尼科特一起讨论“在八年级以下的学生中间进行手工劳动教育的好处”，卡萝尔却和盖伊围坐在餐桌前，正在给爆玉米花涂上黄油。这时，盖伊两眼直瞅着她，卡

萝尔看出了她的心思。所以她就低声耳语说：

“盖伊，你愿意帮助帮助我吗？”

“亲爱的！我能够帮你什么忙？”

“连我自己也都不知道！”

他在等待着。

“我总认为现在的妇女们处在黑暗之中，可能你可以帮我想想这是为什么。黑咕隆咚的，就象到了浓荫蔽日的大森林一样。我们任何一个妇女都见不到光明，的确，有千千万万的妇女，无论是当了鸿运亨通的丈夫的少妇，还是白领的女职员，或者是到外面喝茶为乐的老妇，还是欠发工资的矿工的妻子，还是一辈子只是炼制黄油和上教堂做做礼拜的农妇，全都在内。请问什么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的和希望得到的？那边的威尔·肯尼科特恐怕就会说，我们需要一大堆孩子，我们需要任劳任怨地工作。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某一个女人，早已生过八个孩子，眼看着立刻又要生一个孩子——你说，她也会对一些事情不满，比如说，何时才会没有孩子！你在速记员和女清洁工中间也会发现这种不满的现象，就是在大学刚毕业的少女中间，你同样会发现，她们真不知道如何才能从她们慈祥的父母监督之下挣脱出来。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作为妇女所需要的？”

“卡萝尔，老实说，你和我想的是完全一个样。你希望能回到一个淡泊宁静而又讲究礼仪的时代。可能在你的心中，为了风雅大方，你可以放弃一切。”

“仅仅是风雅大方？净爱挑剔、吹毛求疵的人？哦，——不！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同一样东西，——无一人例外，不管是工人、妇女、农民、黑人，还有亚洲的各殖民地的人，甚至有数几个上流社会知名人士、各阶层的人都需要起来反抗，很长时间以前，他们就听过这样的劝告，而且也盼望着这样做了。我觉

得，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理智的生活。我们对单调乏味的工作、睡觉和死亡再也不能忍受，我们也讨厌经常目睹仅仅有少数人才能成为个性鲜明的人。我们最受有了的是，把我们的希望往后推迟，直到下一代人身上。我们还听腻了政客、牧师和谨小慎微的改革家，以及自己的丈夫，努力使我们信服，‘静一静！要忍耐！等等看！现在我们拟好了一个乌托邦计划；再给我们一点儿时间，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请相信我们丰富的经验，我们更理智。’——这一套话，或许一万年以来一直在说着。现在我们要的，就是我们的乌托邦——我们就是要让它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变成现实。其实，我们妇女也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需要得到的一切也就是大家所希望的。对每一个家庭主妇、每一个码头搬运工人，甚至参与印度民族起义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师来说，无一例外。我们永远不能满足，是因为我们永远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一切。”

见他眉头皱紧，她心里纳闷。不一会儿，他开腔了：

“亲爱的，你听着，在我的希望里，你最好不要提到那些制造麻烦的劳工，甚至把自己与他们相提并论。从理论上来说，民主这个东西的确非常好，而且我承认，在这个世界上处处存在不公平的事情，但我宁可让它继续存在，也不愿眼看着这个世界一天天走向衰败，变得那么死气沉沉，平庸鄙俗。我肯定不相信你跟那些劳工会有任何共同处，他们吵着闹着要增加工资，惟一目的只是为了买得起便宜的旧汽车和可怕的自动钢琴——”

此时，布宜诺斯艾利斯某报编辑放下日常乱糟糟的工作，大声嚷道，“宁愿容忍不公道的事情，也比眼看着这个世界被科学组织得日益沉闷要好得多。”就在此时，纽约某家酒吧间有一个职员，虽然平日里总被经理欺负，却不顾心中恐惧，站在柜台旁边，向一个汽车司机大声吼道，“噢哟哟，你们真是些让人恶心

的社会主义者！我是个人主义者。我既不乐意让哪个政府机构不断来找我的岔子，也不乐意服从劳工领袖的命令。难道在你的眼里我们还没有哪些乡下佬好吗？”

这时卡萝尔终于明白过来，虽然盖伊这个老古董至今依然附庸风雅，他那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萨姆·克拉克的大而无当的作风同样让她看不到希望。她又了解到，在他身上并没有象她过去想象的那种神秘的东西，他也不是来自巨大的外部世界的、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使者，可以作为她逃避现实的救星。他是百分之百地属于戈镇的。她从遥远的国家的幻想之中，又不得不回到了现实生活里。她这时才猛然发现，原来自己仍旧在戈镇的大街上生活。

他干脆驳斥说：“所有这些不满都是你自己的胡思乱想，你可不会跟着一块儿掺和进去吧？”

她安慰他说：“不，我不会掺和进去的。我可不会逞英雄。我已被世界上的明争暗斗吓坏了。我尽管心里非常希望人人心灵纯洁，活得更有意义些，可是，或许我更愿意与爱人坐在炉边呢。”

“那恐怕你要——”

他停下来，随手抓了一把爆玉米花，一面让它们从手指缝里漏掉，一面忧伤地望着她。

卡萝尔如同拒绝了爱情的人一样，无限惆怅地认为自己跟他好像很陌生。她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框架，卡萝尔给它挂上一些漂亮衣服罢了。假如说她有时容许他怯生生地向她献殷勤，那并不是由于她对他非常有情意，而是恰好因为她对他根本没有情意。他的殷勤在她面前一文不值。

就象一个拒绝了男人调情的少妇一样，卡萝尔尽管无可奈何，但还是得有分寸地对他笑了一笑，她的笑就象是在他胳臂上

轻轻地拍了一下。她叹了一口气说，“你真是那么可爱，那就让我们一同分担我的苦恼吧。”随后，她突然跳了起来，尖声嚷道，“我们把爆玉米花给他们客厅里送去，好不好？”

盖伊望着她的背影茫然若失。

整个晚上，她在揶揄维达和肯尼科特的时候，心里不断暗暗嘀咕，“我决不会往后退让一步的。”

六

根据肯尼科特的要求，“红胡子瑞典佬”、贱民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带着自己的圆锯和手提汽油发动机到他家里来给厨房锯白杨木。卡萝尔事前毫不知情，等她听到锯子吱嘎嘎声，往外张望时，才看到伯恩斯塔姆身上穿着黑色皮夹克，手上戴着又破又大的紫手套，他紧紧按住一块板材，用力推向一闪一闪旋转着的圆盘形刀口，随手又把锯好了的劈柴扔在一边。那台令人憎恨的红色马达，一直不停地发出令人讨厌的“的普——的普——的普——的普——”的声音。锯子的呜咽声越来越高，听起来象是深更半夜火警鸣笛的尖叫声，但总以一阵清脆的铿锵声结束。周围一片寂静时，她听得见锯好了的木柴砰的一声扔在一大堆木头上。

卡萝尔从屋里跑了出去，身上披了一条汽车上用的毛毯。伯恩斯塔姆欢迎她说，“哎哟哟，太奇怪了！老迈尔斯又来了，还是象从前那样大胆放肆。得了，得了，我不发牢骚了；不管对哪一位，我也都不会熟不拘礼了。到了明年夏天去贩马的时候，我就把你一块儿捎到爱达荷去。”

“真棒，也许我真会去的！”

“近来你怎么样？”还那么热心于镇上的事吗？”

“还说不上呢，然而，也许有一天我想会很热心起来的。”

“别害怕。你要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

他一面干活，一面扯着大嗓门冲她说话。锯好了的劈柴，越堆越高了。灰不溜秋的白杨树皮上，长满了灰绿色、土灰色的苔藓；刚锯断的末梢色彩十分鲜艳，表面上毛毛茸茸的，看起来就象羊毛围巾一样叫人感到舒服。白杨木在数九寒天的空气里发出阵阵阳春三月树木抽芽的清香。

肯尼科特打来了电话，说是要到乡下去出诊。伯恩斯塔姆到晌午活儿还没有干完，卡萝尔就请他到厨房去跟比阿一起吃饭。她珍视同他们的友谊，对“社会上阶级壁垒分明”不屑一顾，所以她希望自己也能自由自在的陪同她的两位客人进餐，她对自己所忌讳的戒律感到气愤，——在她的眼里，他们依旧是仆人，而自己依旧是高贵的夫人。她独个儿坐在餐厅里，听得到对门那里伯恩斯塔姆声若宏钟似地在说话，还有比阿欢快地傻笑。她觉得自己非常荒唐可笑，因为要是她想与他们一起聊天，那么她必须按照规矩单独进餐，然后才能去厨房。

他们俩竟然那么谈得来，就象是原籍瑞典的奥塞罗和苔丝德梦娜，而且比莎翁剧本里的那两个主人公还要亲切动人。伯恩斯塔姆详详细细地告诉比阿的种种遭遇：有一次，他在蒙大拿州某矿区贩卖马匹，马挤坍了一道木栅栏，即便这样，他对那个“膀圆腰粗”的百万富翁、木业巨商照样还是毫不客气的。比阿听后咯咯咯地笑着说，“我的老天哪！”但就是不停地给他杯里斟咖啡。

他一边锯柴一面进厨房取暖。为此他花了好长时间才干完活儿。卡萝尔听到他对比阿说了这样的私房话，“你真是一个惹人喜爱的瑞典姑娘。要是你这样的人成了我的妻子，那么我的脾气会好很多很多的。我的天哪，你把厨房拾掇得好干净呀，一对比，真叫我这个老光棍儿显得更不爱收拾啦。唉，瞧你的头发，

多么漂亮啊！哼？你千万别把我当作一个冒失鬼，一个放肆的人。哦，姑娘，假如说我从前大胆放肆——自然你一定会知道的。怎么啦，只需要一个手指头的力气，你就会被我高高举起，让你从头到尾读完罗伯特·J·英格索尔的书。你知道英格索尔吗？哦，他是个笃信宗教的作家。你肯定会喜欢上他的。

他赶车离开时，对比阿非常舍不得，频频挥手告别。卡萝尔孤零零地伫立在楼上窗跟前，深深地羡慕他们俩这种牧歌般的罗曼蒂克情调。

“可是我——反正我今后还是寸步不让呀。”

第十七章

一

在一月里的一个月色非常美的晚上，他们二十人一起坐着雪橇，从湖面上滑过，一直向别墅开去。一路上，他们唱着《小人国》和《送乃丽回家》的歌儿。有时候他们干脆不在雪橇上坐着，而到冰面车辙上去奔跑，跑得累了，再爬到雪橇上去休息。马儿尥蹶子抛起来的一朵朵美丽的冰花，在月光下闪着光，偶尔掉在这些寻欢作乐的人们身上，落到他们的脖子窝里去。可是他们仍然大笑大叫，戴着皮手套的双手偶尔在自己的胸脯上拍打。马具嗒啦嗒啦作响，雪橇上的小铃铛发出的声音更是清脆嘹亮，杰克·埃尔德的那头塞特种猎狗一刻不停地蹦跳吠叫。

有一段时间，卡萝尔也在他们后面跟着奔跑。寒气凛冽，反而给她增添了无限的力量。她觉得自己可以整夜不停地奔跑，猛地一个箭步，一定能跨过二十英尺远。也许是用力过度，她觉得有些累了，就兴冲冲地爬上雪橇，钻进盖着干草的羊毛毯去了。

她在人多嘴杂的一片喧闹之中，领略到了静谧的情趣。雪地上映出大路两旁橡树枝的影子，让人想到乐谱上的稀疏的小节线。不一会儿，雪橇已经驶到明尼玛喜湖面上。庄稼人喜欢抄近路，所以就选择结冰很厚的冰层作为道路。这时，高山瀑布一般的月光，倾泻在这一望无际的令人耀眼的湖面上，——倾泻在一堆堆坚硬的冰层上，倾泻在一条条泛着绿光的冰丘上，还有那如海滩上波涛汹涌的雪堆上。月光如炬，映照着大地上皑皑的白雪，甚至湖畔的树木看起来像是火红色的水晶。这个夜晚简直是富于热带情调、令人心旷神怡。在那个令人沉醉的奇境里，人们

是感觉不出严寒和酷暑有什么不同的。

卡萝尔像是进入了幻境中，四周的喧闹声也不能打扰到他，甚至连坐在她身旁的那个语言含蓄的盖伊·波洛克说话的声音，她都充耳不闻了。下面两句诗在她嘴里念个不停：

修道院屋顶上白雪皑皑
月光的照耀使它闪闪发亮。

她为这优美的诗句和当空浩月所吸引，她只感到心中溢满无限欢欣的幸福。她相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眼看着就要来到。对四周的喧闹声她简直听不见。她心里只是在膜拜人们很难理解的神灵。透过大地上茫茫黑夜，似乎宇宙万物和亘古以来的一切奥妙尽展现在她面前。

那辆长长的雪橇，东摇西晃着爬上了陡坡，来到了一块小屋林立的高地，卡萝尔终于从幻想中惊醒，回到了现实中来。

他们都在杰克·埃尔德的木头房子前面下了雪橇。

那座房子有着光秃秃的木头板壁，因为没有上过油漆，八月里看起来还算不错，在腊月寒冬，难免有些寒气逼人。他们身上穿着皮外套，帽子上还缠着长围巾，在黑夜里像是一群巨大的怪物——会说话的狗熊和海象。杰克·埃尔德把预先放在炉子里的刨花点起火来，那个炉子的炉膛很大，与煮黄豆的大铁锅没有两样。他们把外套围巾等等全部堆在一张摇椅上，因为这些东西堆得太高，以至于那张摇椅倒在了地上，活像摔了一个跟头，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起来。

在一个乌黑的大洋铁罐里，埃尔德太太和萨姆·克拉克太太煮起了咖啡，维达·舍温和麦加农太太取出手提包里的油炸饼和姜饼。戴夫·戴尔太太正在热“热狗”——牛肉香肠面包卷。特

里·古尔德大声喝道，女士们，先生们，注意啦，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哪一个要喝酒的，快点站到我右边来，”话音刚落，一瓶烈性威士忌酒已经出现在他手中。

静不下来的人早已开始跳舞，踏在松木地板上，冰僵的双脚，都不满地发出一声声“哎哟哟！”卡萝尔大梦初醒。哈里·海多克把她拦腰抱了起来，连着转了好几圈，她太高兴了，于是放声大笑。有些人站在一旁聊天，他们脸上一副认真的样子使卡萝尔按捺不住，认为有必要狂欢一番。

肯尼科特、萨姆·克拉克、杰克·埃尔德、年轻的麦加农医生，以及詹姆斯·麦迪逊·豪兰，都在炉边围着一边跺脚一边谈话，摆出一副四平八稳的商人模样。从他们的外貌来看，这些个男人都是各有不同，但他们议论题目也没有两样，甚至他们说话时的声调也都是同样极其单调。要知道是谁在发言，你必需仔细端详。

“哦，一路上玩得真痛快呀，”他们中间有人这么说。

“是呀，不错，湖面上的路走起来还不错。”

“开汽车惯了，坐雪橇就显得太慢了。”

“当然啦，这哪能和汽车比？喂，你的‘斯芬克斯’牌轮胎好不好？”

“好象还可以。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罗迪特’牌轮胎。”

“对啦，哪一个牌子都比不上‘罗迪特’，特别它的凸纹做得非常平滑，让人十分满意。”

“是的，你说得十分对——‘罗迪特’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好轮胎。”

“喂，你说说彼得·加希姆借的钱，付得怎么样啦？”

“他从不拖款，他的眼光不错，那块地买得非常值。”

“是呀，那是一个呱呱叫的农场。”

“的确，那块地十分让彼得满意。”

只要多品味一番，这些看似正而八经的话题，就会发现尽是在插科打诨或故意挖苦人，住在大街的人的确就有这么一点儿小聪明。萨姆·克拉克特别会来这一手。“你要尽力销掉那些避暑的帽子，是不是疯了？”他冲着哈里·海多克大声嚷道。“难道你是偷来的，还是象往常一样向我们要价太高吗？……我有没有告诉大家一件关于帽子的事呀？我曾经为威尔买了一顶非常好的帽子，肯尼科特大夫自以为开车技术很好，事实上，他还认为自己很聪明，至少并不比别人差——可是有一次，他开车出去，就碰上了大雨，他又没有给轮胎绑上铁链，简直是个倒霉鬼。他想——”

卡萝尔听这段故事听得耳朵都长茧了，她就飞也似地又跑去找舞伴了。她看到戴夫·戴尔偷偷地把一根冰箸儿沿着麦加农太太的脖子根溜了下去，就疯狂地大叫起来，还不停地鼓掌。

他们席地而坐，大口大口地吃东西。男人们正在互相传着那瓶烈性威士忌酒，一边喝一边不停地笑。他们看到久恩尼塔·海多克也呷了一口威士忌酒，放声大笑说，“好样的！好样的！”卡萝尔也想试一下，在她看来最多不过酒醉后胡闹一通得了，哪知道她一下子就被烈性威士忌酒呛住了。她看见肯尼科特正对着她皱眉头，急忙把酒瓶继续往下传，摆出非常后悔的样子。不一会儿，她又想：在家里时自己对威尔言听计从，现在根本不必如此，但后悔也晚了。

“我们来玩字谜游戏，好吗！”雷米埃·伍瑟斯庞说。

“是个好主意，”埃拉·斯托博迪说。

“好，就乐一乐吧，”哈里·海多克也点头同意了。

他们开始了一个有趣的字谜游戏，把“Making”这个字解释为“May”和“King”好运降落在萨姆·克拉克头上，他成了“国

王”。一条大红法兰绒长围巾就当做王冠，七扭八歪地缠在萨姆·克拉克那个透着粉红色泽、光秃秃的大脑门上。此时他们根本不记得身份地位了。也许他们是假装的，这也难说了。卡萝尔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不禁大声嚷道：

“我们可以组建一个戏剧社来演戏！大家说好吗？今晚玩得真够痛快呀！”

看来大家对她的建议都表示赞同。

“当然可以，”萨姆·克拉克首先表示支持她。

“好啊，让我们试试看！演一出《罗米欧与朱丽叶》，我想一定非常好玩！”埃拉·斯托博迪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说。

“那可是一定很带劲啦，”特里·古尔德大夫也附和着说。

“不过，要是真的办起来，”卡萝尔提醒大家说，“我们可就得搞得象模象样，决不能像业余演出那样傻。我们应当自己来画布景和搞其他的舞台设计等等，真的要有一点儿艺术美。我想肯定会碰到许许多多困难的。在我们排戏的时候，大家可要早些到场哟！”

“当然！”“一定做到。”“太好了！”“排戏就应该守时嘛。”——大家无一人反对。

“那好，下个星期我们就开会，成立戈镇戏剧社！”卡萝尔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

卡萝尔在回家的路上不禁又一次喜欢上了这些朋友，他们在月光底下的雪地上健步如飞地奔跑着，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无拘无束，大家都在高兴地鯱踧，不久以后还要登上剧场舞台，去创造美的艺术形象。好像不会再存在丝毫难题了。如今，卡萝尔——她当然要成为戈镇名副其实的一员了——也就不会再得什么“乡村病毒”所引起的昏迷症！在不知不觉，肯尼科特又约来不了她啦，这样也不错，至于不会伤害他的感情。

她流露出得意扬扬的神情来。

月亮已经变得很小，升得很高，月光冷冰冰地撒在大地上。

二

尽管每个人都盼望着能够有幸莅临会议，并且也渴望排戏。但是，这个戏剧社只包括肯尼科特、卡萝尔、盖伊·波洛克、维达·舍温、埃拉·斯托博迪、哈里·海多克夫妇、戴夫·戴尔夫妇、雷米埃·伍瑟斯庞、特里·古尔德大夫，此外还有四位新社员：丽塔·西蒙斯，一直喜欢在别人面前卖弄风情；哈维·狄龙医生夫妇；默特尔·卡斯，一个长得并不漂亮的姑娘，但为人很热情、年仅十九岁。在这十五名社员当中，参加第一次会议的只有七人。那些缺席的公员都通过电话表达自己的歉意，有的说因有其他约会，也有的说身体不太舒服，他们都郑重声明：从今以后，他们会参加任何一次会议、决不缺席。

卡萝尔在会上当选为社长兼导演。

她还邀请了犹龙夫妇进入了戏剧社。虽然肯尼科特曾经有过许多揣测，狄龙这位牙医生和他太太至今没有与韦斯特莱克一伙人串通一气，他们跟斯托博迪银行里的那位出纳员、簿记员兼管理员威利斯·伍德福特一样，当地的上流社会还没有接纳他们。记得有一次，卡萝尔亲眼看见狄龙夫人不紧不慢地从《芳华俱乐部》会员正在打牌的那幢房子前面走过，还可怜巴巴地抿着嘴往里瞅了一眼，脸上竟露出羡慕不已的神情，好象觉得入了会很光彩似的。卡萝尔一时感情冲动，就邀请狄龙夫妇参加戏剧社的会议。肯尼科特对待他们十分不客气，而卡萝尔觉得自己很能秉公办事，对他们也特别热情。

她创办了这个戏剧社，她自然觉得十分满意，所以，虽然第一次开会，莅会人数不太踊跃，也并没有使她大失所望。即使是

雷米埃·伍瑟斯庞一而再地说明“戏剧应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以及“我认为某些剧本要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的时候，卡萝尔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埃拉·斯托博迪一直自以为专家，她曾经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学过演说艺术。卡萝尔热衷于现代剧，斯托博迪小姐不敢苟同。斯托博迪小姐阐明了美国戏剧应采取的基本原则：上演莎士比亚剧本是表现高尚艺术的惟一途径。因为她说的话压根儿没有人在听，她就坐在一个角落里，一副麦克白夫人的模样。

三

美国的“小剧场”运动在当时还处于酝酿阶段，要过了三、四年以后才给美国剧坛带来了全新的局面。可是对于这一场即将来临的重大改革，卡萝尔早已预感到了。她从一些旧杂志的文章里了解到，都柏林有一些被称为《爱尔兰剧艺社》的戏剧改革家。她还模糊的晓得，有一位名叫戈登·克雷格的人画过舞台布景，——也许还写过剧本呢。她觉得，她在汹涌澎湃的戏剧创作里发现的这个史实，比那些迂腐透顶的新闻记事要重要很多倍，因为那些新闻记事无非是报道各位参议员以及他们那些词藻华丽、但内容非常幼稚的谈话。她对那个史实倍感亲切。她恍惚之间觉得好象自己坐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咖啡馆里，然后就向一个气氛轻松的剧场走去，尽管那只是大教堂墙根下一个小小的场地。

突然她看见明尼阿波利斯报上的一则广告：

宇宙音乐、演讲、戏剧艺术学校将演出施尼茨勒、叶芝、萧伯纳和邓赛尼爵士的四个独幕剧

她一定要去看看！她要求肯尼科特陪着她“去一趟双城”。

我也不知道呢，说实话。看戏嘛——当然非常好玩，可是你干吗急急乎乎要去看业余演出的那些该死的外国戏呢？为什么你

不肯等着看以后十分严肃的本国戏呢？听说有一些戏就要上演了非常精彩，比方说《双枪牧场上的洛蒂》和《警察与盗贼》——真是实实在在的百老汇风格，演员阵容强大，全是纽约的头一流名角。现在你要去看的是什么破烂货呀？哼，可能就是《他怎样向她的丈夫说谎》之类的蹩脚戏罢。那个剧名听起来生动泼辣似乎满不错嘛。唉，我说，我还不如干脆去看汽车展览会。瞧瞧那些崭新型号的敞篷汽车，那才带劲呢。”

她尽管不明白：她是哪一种吸引力让他作出这样的决定。足足过了四天时间，她尽管忙着给自己缝缝补补，可心里却是愉快的：——她的那件栗壳色天鹅绒绣花外套上掉了一串珠子，她的一条漂亮衬裙上有一个破洞，她的一件最鲜艳乔其纱绉绸短衫上又染上了西红柿酱渍。她唉声叹气地说，“我简直连一件象样儿的作客穿的衣服也都没有呢。”然而她心里还是非常开心的。

不论肯尼科特走到哪儿，见了熟人就放出风声说他“不久就要到双城看戏去了”。

列车在灰□□的大草原上沉重缓慢的行进着。那一天正好没有刮风，火车头里冒出来的一股股黑色烟柱，笼罩着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田，就像一道缓缓蠕动着的矮墙，把仍有积雪的田野突然隔开了。这时她只是闭上眼睛，并情不自禁地哼起歌儿来了。

她觉得自己如同一位年轻的诗人，对沽名钓誉和巴黎的生活早已深恶痛绝。

在明尼阿波利斯火车站，一群群庄稼人，伐木工人和那些带着家人与大小纸包的瑞典人在一块挤着，你推我搡，大喊大叫，使她晕头转向了。在戈镇待了一年零六个月之后，又来到了这个曾经非常熟悉的城市里，她觉得自己确实变成一个乡巴佬了。她深信不疑肯尼科特搭错了电车。夜幕逐渐降临，沿着下亨尼平大道两旁那些存放酒类的仓库，犹太人开设的成衣铺，和许多公寓

大楼，都变得阴森可怕烟雾沉沉。正是下班高峰时期，行人车辆穿梭不绝，甚嚣尘上，差点使她震耳欲聋。有个人两眼死盯着她看，那是一个穿着窄腰大衣的职员，她拚命攀住肯尼科特胳臂，紧紧地偎在一起。那个职员举止轻浮，又非常市侩。他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这种乱糟糟的市面早已习惯。难道说现在他是在耻笑她吗？

戈镇——安稳而静谧的小镇，刹那间在她心里变得弥足珍贵。

在旅馆的前厅，她觉得很不自在；她不习惯旅馆里的一切。她一想起久恩尼塔·海多克嘴里老是谈到芝加哥各大著名旅馆，心里觉得酸溜溜的。现在那些旅行推销员大模大样坐在大型皮面安乐椅里，看上去俨然男爵一般，卡萝尔却压根儿不去瞧他们。她心里恨不得让大家都知道，她丈夫和她对这种豪华和令人不快的风雅生活早就习惯了。当她丈夫在旅客登记簿上填写"威尔·P·肯尼科特医生及太太"之后，冲着那位职员大声喝道，"伙计，给俺们俩找一个漂亮房间要有浴室，好吗？"她就非常生气他的粗俗。她用傲慢的目光环视四周，发现幸好并没有被旁人听到，这才觉得自己刚才根本不必呕气。

她说，"这个前厅实在是太花里胡哨了，"同时她又承认自己对它也很欣赏：柱顶鎏金的缟玛瑙圆柱，餐厅门口挂着绣有王冠的丝绒门帘，几个漂亮女郎正在绢丝屏风隔开的雅座里等待神秘的男人，书报摊上摆满了两磅装的各式糖果盒和各种期刊杂志。在美妙的弦乐声中。她看见有一个男人，非常象是来自欧洲的一名外交官，头上戴着一顶汉堡呢礼帽，穿着一件肥大的轻便大衣。一个身穿时髦的羔皮长大衣，戴着花边大面纱、珍珠耳环和黑色小圆帽的女人走进了餐厅。"天哪！这一年多来，我还没有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卡萝尔喜不自胜地说。这时，她才感到

自己的确是身处于豪华大都市中。

可是，她在电梯口却看见衣帽间里有个狂妄自大的年轻女人，两腮帮上涂了厚厚的白粉，好象抹上一层石灰，身上穿着一件深红色透明低胸薄短衫，用傲慢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卡萝尔，使她又一次感到十分不舒服。她下意识地站在电梯口，等着侍者先进去，当侍者哼的一声说“进来吧！”的时候，——她感到莫大的耻辱。哦，可能是把她当成一个乡下娘儿们——想到这里，她心里就又急又气。

她走进他们的房间，卡萝尔把肯尼科特仔细端详一番。好几个月以来，她还是头一次把他看个够。

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好像太笨重、太土气。那还是戈镇的纳特·希克斯给他特制的，看起来非常象是黑铁皮敲打出来的，根本谈不到有什么腰身线条，当然还不如外交官身上的那件柏帛里风雨衣来得飘逸雅致了。肯尼科特脚上的那双不够亮的黑皮鞋，也是呆头呆脑的，他满脸胡子拉碴，脖子上戴着与灰色大礼服极不相配的深褐色围巾。

但当她看到房里那种种精美的摆设，就把心中疑虑全给忘得踪影皆无了。卡萝尔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把浴缸上的水龙头拧开，水龙头哗啦啦马上喷出水来，不象自己家里的那个水龙头总是慢悠悠往下滴；一会儿使劲从油纸封套里拉出新浴巾来看看；一会儿揿了一下两张单人床中间那盏玫瑰红灯罩的台灯，看它亮不亮；一会儿对紫红色丝绒安乐椅和蓝色小地毯啧啧称赞；一会儿打开腰子形的胡桃木写字台的抽屉，看看旅馆的特制信纸，打算给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写信；一会儿又把冰水开关打开，一见到冰水真的流了出来，她就高兴得尖声叫了起来。她兴奋的搂住肯尼科特，一个劲儿吻他。

“喜欢这个吗，亲爱的？”

“真美呀。我觉得太幸福了。我可真要谢谢你陪着我出来见见世面。你真是一个世界上的好、好、好丈夫！”

他听了以后十分得意。过了半晌，他打了个呵欠，温柔地说，

“那个装在暖气设备上的小玩意真灵巧！你要什么样的温度，旋一下就得了。否则，这么大的房间，烤火炉子该有多大呢！哦，谢天谢地，今儿晚上比阿千万别忘了把炉门关上！”

一份定菜单压在梳妆台的玻璃板下，上面开列了许多十分诱人的名菜，其中有：嫩鸡脯，蛋白酥皮卷，俄式炸土豆，布鲁塞尔小蛋糕。

“哦，”她兴高采烈地说“我们该——我要先洗个热水澡，戴上那顶饰有花朵的新帽子，然后一块儿下楼去吃饭，——花上它几个小时，喝鸡尾酒！”

肯尼科特点菜时挑来选去，煞费苦心；看到他居然在侍者面前低三下四，叫卡萝尔着实感到恼火。不过，她喝了鸡尾酒觉得有些飘飘欲仙，仿佛给她铺设了一架天桥，把她一直送往群星灿烂的九霄云外似的。随后送上来一盆牡蛎——不是戈镇人常吃的那种罐头牡蛎，而是贝壳掰开一半的新鲜牡蛎——她在心里大声嚷道，“通常准备一顿饭菜，事前就忙得够呛，要先跑肉铺子去买肉，拿回家里又要愁该如何弄，直到把菜谱想好以后，还要看着比阿掌灶烹调，——不需做这些恼人的事有多舒心啊，今儿个我才觉得一身轻松，可以吃新奇的珍馐美味，用跟家里一点也不同的盘子和餐巾，而且我也用不着总是担心布丁会不会做坏了！啊，这是多么惬意呀！”

四

他们现在的活动就和所有进城的乡下人的活动一样，卡萝尔

吃过早餐以后，高高兴兴跑去女子理发馆，又买了一副手套和一件短外套，然后煞有介事地和肯尼科特在一家眼镜店前碰头。所有这一切活动，都是根据他们事先拟好，后经补充修订过的日程进行的。他们俩人尽情欣赏商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光彩夺目的钻石、寒光闪烁的银质器皿、桃花心木安乐椅和精美的摩洛哥山羊皮针线小盒。置身于各大百货店摩肩接踵的嘈杂的人群中，他们不知所措。在一个店员的欺凌哄骗下，卡萝尔给肯尼科特买了太多的男式衬衫。而当他们一看到“刚从纽约运到的最新出品的香水”，就被吓得发傻了。卡萝尔买了三本有关戏剧的书，然后又足足花了一个小时，在一件价钱昂贵的印度绸短衫面前犹豫不决，摸了又摸，爱不释手，尽管价钱贵得自己几乎承受不了，但最终为了可以在恩尼塔面前炫耀一番而掏了腰包。肯尼科特从这一家店跑到那一家店乱转悠，简直急得要命，就是想尽办法为自己汽车上的挡风玻璃配置一把雨刷。

傍晚，他们在旅馆里大肆挥霍，美美地享受一顿，第二天早上就溜到拐角上一家便宜小吃店去进餐，省些钱。到了下午三点钟，他们着实累极了，就在电影院里打瞌睡。当天晚上十一点钟，他们俩又是精神焕发，来到了一家中国餐馆——那儿是职员们在领工资的那一天，带着他们的情人光临的地方。他们夫妇俩坐在一张柚木大理石圆桌子上，一面吃芙蓉蛋，一面听着自动钢琴正在弹奏的乐曲，好像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都市人。

在街上，他们碰见了麦加农夫妇——又一对来自戈镇的夫妻。他们聚在一起开怀大笑，相互之间简直握不完的手，而且大声嚷道，“嗨，咱们真是太巧了！”他们问麦加农夫妇多久来城里的，他们走的这几天，镇上又有什么好消息。尽管麦加农夫妇在戈镇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可他们在这些千人一面、行色匆匆的陌路人中间显得鹤立鸡群，甚至连肯尼科特夫妇也都离不开他们

了。麦加农夫妇跟他们告别时的样子，似乎不是去搭乘第七次北上列车，而是即将动身去那神秘的西藏。

他们仍神采飞扬的在明尼阿波利斯各处游览观光。在参观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巨大的灰色石头建筑和新型混凝土谷物仓库的时候，肯尼科特对麸质、选粮机，一号磨粉机等具体技术细节都非常有兴趣。他们居高临下，越过眼底洛林公园和帕拉德广场，遥望圣·马克大教堂，以及傍着肯伍德山坡蜿蜒而上的一幢幢楼房的红色屋顶。他们驱车饱览花园环绕的湖滨美景，尽情欣赏木材业巨商面粉厂老板和房地产大王的富丽堂皇的住邸，——就是他们这些人主宰着这个迅速发展的城市。肯尼科特夫妇又细心观看：蔓藤花棚下通幽曲径的古里古怪的小平房，筑有美丽的玻璃屋顶、可供日光浴的游廊、用饰有卵石花纹和色彩夺目的方砖砌成的楼房，还有一座特别巨大的花园别墅，跟湖上幽静的小岛遥遥相望。他们俩踱过一大片崭新的公寓房子，它们并不是东部各城市那些阴沉沉颤巍巍的公寓大楼，而是一些令人心旷神怡的黄砖低层楼房，每户人家都有一道装着玻璃窗的走廊，款式时髦的长沙发椅，红靠垫和俄国黄铜碗摆放在走廊里。有一大块荒地，夹在蜿蜒伸至远方的火车轨道和经过开垦的小山岗之间，还有一些东倒西斜的小窝棚，——这时，肯尼科特夫妇看到了贫困。

在方圆好几英里的明尼阿波利斯城内城外他们到处䝞跶；过去在大学时代，他们只知道认真读书，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此时，他们觉得自己像是探险家。他们都非常有感触地说，“我敢肯定，哈里·海多克绝对没有象咱们如此逛过这个城市！嘿，他的那个脑瓜儿才闹不清面粉厂里那些机器呢。更不会想到城外四郊去逛逛。我看戈镇没有谁会象咱们如此会享受！”

他们俩跟卡萝尔的姐姐在一起吃过两顿饭，但并不开心，因此他们俩变得越来越亲热，——人们在结婚以后，只要突然发觉

两人都不喜欢各自的某一个亲戚时，彼此间通常会变得越来越亲密。

卡萝尔晚上还要去戏剧学校看戏；然而由于实在是疲惫不堪了，肯尼科特建议不要去。“走了如此多路，真是累得要死，咱们干吗还不趁早上床休息呢。”卡萝尔只是出于自己的责任感，硬是拉上他一块儿步出舒适的旅馆，登上一辆挺腻味的电车，赶往戏剧学校。

五

他们进入了一个大厅，大厅的四壁刚刚刷过白粉，台前挂着一道非常不象样的幕布。椅上坐满了观众，他们身上穿着干净而笔挺的衣服，这些观众包括学生家长、女学生，以及一些热心负责的教师。

“我看，一定好不了。要是头一出戏不好看，我们就溜号，”肯尼科特不太高兴地说。

“行，”她打着呵欠说，睡眼朦胧地使劲查看穿插在专售钢琴、乐器商行，餐厅酒楼和糖果铺的死气沉沉的广告中间的演员名单。

她认为这个剧本没有什么意思。演员的动作和对白，生硬而没有生气剧中人的挖苦活刚刺痛卡萝尔身上那种乡下人的愚顽轻薄的作风时，幕就落了。

“那个戏着实没劲。咱们走吧？”肯尼科特商量地说。

“哦，不妨再看几眼下出戏如何：萧伯纳的《他怎样在她的丈夫面前撒谎》。”

这个剧本是萧伯纳精心虚构出来的，卡萝尔觉得非常有味儿，可肯尼科特却感到困惑不解：

“这个也太新奇了！我早就料到这不过是个叫人捧腹大笑的

喜剧罢了。这个戏里说，那个做丈夫的竟然巴不得有别个的男人去跟自己的老婆调情，谁能相信啊！天下哪有这种窝囊的丈夫！太无聊了，咱们走吧！”

“我想看看叶芝的《我的理想地方》。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剧本。”现在她的倦意好象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说话自信而又执着。“我知道，我即使大声给你念叶芝的作品，你也不会十分感到兴趣，但你现在就不能陪我看看吗？”

绝大多数演员的演技都不灵巧，动作很难看，简直就象高背橡木椅子在来回移动，台上布景只不过是几块狭长的爪哇蜡防印花台布和几张大桌子胡乱拼凑在一起；但是，扮演梅蕾·布鲁因的那个女孩子给卡萝尔留下深刻印象，她跟卡萝尔一样有苗条的身材，大眼睛，声音赛过清脆嘹亮的晨钟。随着她那悠扬悦耳的声音，卡萝尔仿佛从这个昏昏欲睡的来自小镇的丈夫和那些彬彬有礼的学生家长身边，来到了遥远遥远的地方，在半明半暗的绿荫里，在一座乡间茅屋的寂静无声的阁楼上，在菩提树影婆娑起舞的窗子跟前，正低头品玩一本叙述洪荒时代的女人与古代诸天神的书。

“哦，——我的上帝，扮演女孩子的那个小姑娘非常不错——长得很好看，”肯尼科特说。“还想看最后的那个戏吗？”

卡萝尔没有理会他。

幕又拉开了。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长长的绿色窗帘和一张皮椅子。有两个身着褐色长袍的年轻小伙子，正在莫名其妙地打手势，嘴里油腔滑调地说着一些稀里糊涂，而又不断重复的句子。

卡萝尔头一次看邓赛尼的戏。这时，她见到肯尼科特如坐针毡，刚从口袋里摸出来一支雪茄烟，但又非常无奈地把它放回去了，她心里不由的可怜他。

舞台上那些演员都像木偶，台词念得呆板乏味，一上就是一

个声调，剧情发展的时间和地点交待得不清楚，卡萝尔居然一时看不明白，想了许久，才弄明白那是另一个时刻和另一个地点。

有一位身穿长袍，雍容华贵的女王，在一群虚荣心很重的宫女的前呼后拥之下，高傲自负地款步走过一座因年代久远而衰颓的宫殿的回廊。大象在庭院里大声吼叫，好像在吹着号子。染着红胡子肤色黝黑的战士，血迹斑斑的两手握住利剑的柄，守护着来自艾尔·沙尔纳克的驮着泰尔出产的黄玉石和朱砂的骆驼商队。一大片丛林在宫墙的塔楼那边，那里树影摇曳不定，禽鸟啁啾哀鸣。当空烈目炙烤着湿漉漉的兰花。有一个年青人，昂首阔步穿过一重重比彪形大汉高出十倍的铁门，这个年轻人身上披着一套锁子甲，头上戴着亮闪闪的高顶盔帽，潇洒的鬈发从帽沿底下旁逸出来。此时，卡尼科特的手正向她伸了过来；尽管没碰到他的手，但她已感到他的温暖——

“上帝呀！真是胡说八道！卡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但她不是叙利亚女王。她只不过是肯尼科特大夫的妻子罢了。她心里猛地一惊，好像又重新坐在那个四壁刚刷过白粉的大厅里，台上是那两个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女孩子和一个穿着皱皮疙瘩的紧身衣裤的年轻小伙子。

他们离开戏剧学校时，肯尼科特怪天真地胡诌一通：

“那最后一段台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呀？真让人弄不明白。假如说那就是给高雅人士欣赏的戏剧艺术，那干脆让我去看一场西部牛仔电影就得了。我的上帝，咱们总算可以回去了。哦，我可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赶到尼科莱特去搭电车？不过那鬼地方还够暖和的。我说，必须要有个很大的烧暖气的锅炉才行。这一个冬天肯定能烧掉一大堆煤吧！”

在电车上，他非常亲腻地捋着她的膝盖，霎那间好象变成了

刚才舞台上那个昂首阔步、身穿盔袍的年轻小伙子；转眼间，他又变成了戈镇的肯尼科特大夫，卡萝尔好象又重新被大街所俘获。从此以后，她一辈子再也看不到丛林和国王的陵墓了。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千奇百怪的事情，可是她却永远也看不见了。

以后她要让它们再现于戏剧舞台上。

她要让戏剧社同人了解到她的这种苦衷。可能他们会了解的，他们当然一定会——

她怀疑的瞅着面前难以理解的现实：打着呵欠的电车售票员，昏昏欲睡的乘客，以及挂在车厢里关天肥皂和内衣的杂乱广告牌。

第十八章

一

卡萝尔急急忙忙赶去参加会议了，那是剧目审查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她对叙利亚女王在丛林相会这样题材的罗曼蒂克想法，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她心里还怀着一种皈依宗教般的热情，全心全意想要创造出美的境界来。

对戈镇这样的戏剧迷来说要排演邓赛尼的剧本，的确很难胜任。她心里想不如来个折衷办法，让他们试演一下萧伯纳不久前刚出版的剧本：《安德罗克里斯与狮子》。

卡萝尔、维达·舍温、盖伊·波洛克、雷米埃·伍瑟斯庞和久恩尼塔·海多克组成剧目审查委员会。他们想到自己竟然一身两役，既能处理实务，又精通艺术，真是太高兴了。这一回轮到维达主持会议，她暂借伊莱莎·格雷太太兼供膳食的公寓里那个客厅作为开会场所。客厅里挂着一帧格兰特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斯战场的钢版雕刻画，还有一只能窥见立体图像的百宝箱。地毯沾满了污渍且像砂子那么粗糙。

博采众长，讲究实效是维达的主张。她暗示，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议事日程”和“宣读议案”项目，但因无议案可读，也无人知道讨论文学问题的议事日程到底是个啥样子，所以他们只好对维达提出讲究实效的建议忍痛割爱了。

“我说，我们头一次应该演什么戏，不知诸位有什么高见？”卡萝尔以社长身份彬彬有礼地说，她要等大家冷场以后，再趁机提议演《安德罗克里斯》这个戏。

盖伊·波洛克迫不急待地说：“我要说，既然我们要演真正的

纯艺术的作品，而不是蹦蹦跳跳，闹着玩儿，那末，我认为，我们就应该演第一流的作品。比方说，演《造谣学校》，不知在座诸位尊意如何？”

“哦，——你不觉得那个剧本在舞台上已经演得够多了吗？”

“是的，的确已经演得太多了。”

卡萝尔正想建议演萧伯纳的剧本，盖伊又很急切地说下去，“那就干脆演一出古希腊悲剧，——比方说，《暴君俄狄浦斯》？”

“哦，我不认为——”

维达·舍温插话到，“我想，演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肯定太难啦，我手头带来一个本子，我说倒是十分好玩的。”

她顺手把它传了过去。卡萝尔迟疑不决地接住，那是一个薄薄的灰色封面小册子，书名叫《麦金纳蒂的岳母》，是个闹剧，于是有下面这样一则广告登在学校简讯的娱乐栏里：

最佳闹剧

诸君看后保证笑破肚皮　五名男演员与三名女演名　同台演出时间共两小时　室内布景　教会各俱乐部或各校高班学生演出特别适宜

卡萝尔看了那个小本子一眼，回头又看看维达，觉得她并不是存心在开她的玩笑。

“可是，这个——哦——这个，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哦，维达，本来我还以为你非常会欣赏——哦——欣赏艺术的。”

“哼！”维达不屑地说“你说欣赏艺术啊！哦，是的，我确实喜欢艺术。艺术这个东西，简直是太好了。可是，我们这个剧社一开头演什么戏我个人以为无所谓。我认为最最要紧的事，就是你们诸位发言时都没有谈到的：如果我们的演出赚了钱，应该怎样处理呢？依我看，我们可以给本镇中学赠送一套斯托达德的

《旅行演说全集》!”

卡萝尔哭笑不得地说:“亲爱的维达啊，还是不要演这种闹剧吧。——我说，我们就演一些名剧吧，比方说，萧伯纳的《安德罗克里斯》。在座诸位有谁读过那个剧本吗?”

“我读过。嗯，是个好剧本。”盖伊·波洛克说。

接着，雷米埃·伍瑟斯庞讲了一通，简直语惊四座:

我也读过了那个剧本。为了准备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到公共图书馆里把所有的剧本全部都看过了。再说——不过，肯尼科特太太，我觉得你没有看到《安德罗克里斯》里的主题思想。我想，到底是女人们的头脑太天真了，因此对这些伤风败俗的作者一点儿都不了解。当然，现在我不想批评萧伯纳;据我了解，他的作品在明尼阿波斯的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声誉;可是无论怎么说——说就按我个人的观点来判断，他的作品简直是不堪入目!亏他说得出这些话来——唉，如果这个剧本被我们这些年轻人看到，真是不堪设想，后患无穷。我觉得，一个剧本要是经不起人们的细细琢磨，也不能给人以警世箴言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剧本而它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哦，无论它以怎么样的面目出现，反正它决不是——艺术。——可是我碰巧发现有一个剧本，写得十分干净，里面有好几幕也叫人感到非常滑稽，一看到那些东西，我就特别想哭。这个剧本叫做《他母亲的心》，写一个青年大学生不求上进，甘心跟一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以及酒鬼、赌徒这类的人厮混在一起，但后来终于受到他母亲的感化——”

久恩尼塔·海多克嘲弄地把他的话打断，“呸，你乱说一气，雷米埃!谁会相信是他母亲的感化!我说呀，让我们演第一流的剧本吧!我敢打赌，我们不难取得《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上演权，那才是一出名不虚传的好戏。它曾十一个月在纽约连续上演!”

“如果花钱不太多的话，那倒值得。”——维达也这样在忖度着。

最后表决的时候，大家都同意演《来自坎卡基的姑娘》，只有卡萝尔除外。

二

卡萝尔读了《来自坎卡基的姑娘》后，发现十分腻味。那个剧本写的是一个俊俏的乡下姑娘，她哥哥被指控伪造文件，为了替他洗刷罪名，她就跑到纽约去，充当一位百万富翁的秘书，同时也成为他太太的亲信心腹。她曾经振振有词地就有钱人发表过一番演说。可是不久，她自己却成了那位百万富翁的儿媳。

卡萝尔十分清楚，久恩尼塔·海多克和埃拉·斯托博迪心里都想当女主角，她指定让久恩尼塔来担任。久恩尼塔真是感激涕零地吻了她一下，并以剧坛新星自居，还太自负地向常务委员发表了她的一大套理论，“我们要求戏演得幽默，泼辣，有劲儿。美国剧作家这一特色，已使所有欧洲老顽固望尘莫及。”

经决定由卡萝尔挑选，并经委员会认可的演员阵容如下：——

约翰·格里姆，百万富翁 …………………………… 盖伊·波洛克
约翰·格里姆的妻子 ……………………………… 维达·舍温小姐
约翰·格里姆的儿子 ……………………………… 哈维·狄龙医生
约翰·格里姆的同业劲敌 ………………………… 雷蒙·T·伍瑟斯庞
格里姆太太的朋友………………………………… 埃拉·斯托博迪小姐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 ……………………… 哈罗德·C·海多克太太
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哥哥………………………… 特里·古尔德医生
米自坎卡基的姑娘的母亲………………………… 戴夫·戴尔太太

速记员……………………………………………… 丽塔·西蒙斯小姐
茶房………………………………………………… 默特尔·卡斯小姐
格里姆府上的女佣人 ……………………………… 肯尼科特太太

导演：肯尼科特太太

莫德·戴尔太太颇为不满地说，“真怪，我看起来大概非常老相，竟可以做久恩尼塔的娘，实际上久恩尼塔还比我大八个月呢，所以我在这儿特别要提醒诸位，希望各位考虑这一点”

卡萝尔竭力劝慰她说，“哦，亲爱的！事实上，你们两个人看起来年纪相当。我之所以挑选你，是由于考虑到你的容貌与众不同，十分惹人喜爱。你知道，无论是谁，只要给脸上一抹粉，戴上白头发套子，叫人一看，都要比她的实际年龄大一倍。总之，我要求戏里母亲这个角色一定要甜得迷人。”

以专业演员自居的埃拉·斯托博迪小姐，认为之所以会给自己安排这么一个小角色，完全是由于对方嫉妒的缘故，她一直摇摆不定，一会儿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一会儿保持基督徒的宽容忍让。

尽管卡萝尔一个劲儿暗示说，这个戏经过删节以后会更加精采，可是，除了维达、盖伊和她本人以外，所有其他的演员一见到删掉一行台词，就马上大发牢骚。卡萝尔只好认输了。她聊以自慰说，无论如何，许多地方还得靠布景和导演。

萨姆·克拉克在给他小学同学：波士顿萨尔维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珀西·布雷斯纳汉的信中，对戏剧社大肆吹捧一番。布雷斯纳汉寄来一张款额一百元的支票；萨姆再添上自己的二十五元，把这一笔基金送给卡萝尔。他高高兴兴地冲着她大声嚷道，“拿去，有了钱，你就可以像模像样的来一台开锣戏了！”

卡萝尔租用了两个月的租房，地点是市政厅大会堂的二楼。

整整一个春天，戏剧社的社员们经常聚在那个阴森森的房间里，他们为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而感到十分兴奋。他们搬走了房间里乱七八糟的旗杆旗布，选举票箱、传单和没有腿的椅子，然后开始搭戏台。那个戏台的搭法非常简单，就是从地板上垫高起来的，挂上一道上下可以活动的幕布，幕布上还印着已去世十多年的某某药商的广告——反正没有这些玩意儿，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戏台了。戏台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化妆室，分别供男、女演员使用。这两个化妆室的门，同时作为戏台的入口，径直向观众敞开，对许许多多戈镇公民来说，的确可以饱餐秀色一番了，由于他们可以瞧见一晃而过的完全袒露着的女主角的两个肩膀。

台上的布景分为三种：一套是在树林子里，一套是穷人家的一间小屋里，一套则是豪门巨富住邸的室内陈设；最后这一套布景，也可以作为火车站、公事房和来自芝加哥的瑞典四重奏小乐队演出时的背景。舞台灯光有强光、半光、全暗三种等级变化。

这个乡亲们管它叫做“歌剧院的院子是戈镇唯一的一家戏园子了。一些巡回剧团曾经一度在这里演出过《两个孤儿》,《美丽的模特儿奈莉》和《奥赛罗》，可是，五光十色的电影早已代替了这些走闯江湖的剧团。

卡萝尔总是力图在公事房，格里姆的客厅和坎卡基附近寒伧的小棚屋中体现出摩登时代的特征。过去舞台两侧都有好几道边幕，演员可以随便出入，现在她就大胆革新，索性把它们连接起来，围成三大块布景，——这对戈镇来说还是开天辟地。后台也利用布景两侧翼作为边墙，给导演省去了不少麻烦，散场时，演员们不会碰上流氓阿飞了，由于他们只能沿着墙根走。

按剧作家意图那间寒伧的小棚屋里的居民，一定得是善良聪明的。卡萝尔使用暖色，给他们设计了一道简单朴素的布景。这个戏一开始，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舞台上是一片黑暗，只

有两只高背椅子和摆在椅子中间那张结实的桌子，被来自舞台以外的一道灯光所照亮。而在这个光圈里，最最显眼的却是那个晶光锃亮、插着樱草花的铜花瓶。至于格里姆的客厅，在卡萝尔脑海里，只是一排排巍颤颤的、冷冰冰的高大白色圆拱而已。

怎样才能使这些布景设计产生出实际效果，她心里还一点儿都没有谱呢。

她发觉，虽然有很多博学多才的剧作家，戏剧这门艺术仍然远远不如汽车和电话那样使美国人感到自然亲切。她发觉，即使是十分简单的艺术，人们也得要经过高深精良的培养训练才可以欣赏它。她发觉，一道十全十美的布景的制作，就象一座具有乔治风格的大花园的建造一样难。

她找了所有的有关演戏的书刊来读。她买了很多油漆和胶合板。她硬是厚着脸皮去向人家借家具和帘子。她还要肯尼科特临时兼做些木工活儿。可还是碰到了舞台灯光这个棘手问题。被逼无奈，她不顾肯尼科特和维达的反对，索性以戏剧社为抵押，向明尼阿波利斯订购了一套舞台灯光设备，其中包括一台小型聚光灯、一排长条状灯、一台减光器，还有一些供舞台照明用的灯泡，分蓝色和琥珀色两种。每天晚上，她都全神贯注地在灯光下画布景，调试舞台灯光效果，就象一个天生的画家头一次纵情于丹青妙笔之间，高兴不已。

肯帮她忙的只有肯尼科特、盖伊和维达。他们一直在尝试如何才能把那些平面布景片加固起来，连成一道板墙；他们使用桔黄色窗帘。他们还把铁皮炉灶涂成黑色。他们还束上围裙去打扫舞台。至于戏剧社里的其他一些社员，尽管每天晚上也到那个剧场去，但他们好象个个都是纯文学艺术家，似乎高人一等。他们甚至还拿走卡萝尔的导演笔记本，而且还装腔作势，以示自己还懂演剧专用名词。

久恩尼塔·海多克、丽塔·西蒙斯和雷米埃·伍瑟斯庞挤坐在锯木架上，漠然地看着卡萝尔想方设法把第一场布景的画片钉在墙上。

“我敢说，我在第一幕里准保会博得全场热烈的喝彩，这可不是自吹自擂。”久恩尼塔悄悄地说，“我希望卡萝尔不要总是这样发号施令。她根本不懂穿着打扮方面。我心里非常想穿一件非常帅的衣服——全是红的——我对她说，‘我出场的时候，要是一身红艳艳在门口一站，会不会把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呢？’但她不让。”

年轻的姑娘丽塔·西蒙斯也附和着说，“她只是死劲儿抓那些细微末节，象木工等等琐屑事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出戏的整个格局，她就看不清楚了。我说，我们戏里的公事房布景——要是能象我在都庐斯市亲自看过的《小东西，——哦，老天啊》里面的那个布景，该有多美呀！但她却根本就听不进去。”

久恩尼塔叹了一口气说，“我真想象埃塞尔·巴里莫尔那样在舞台上作一次独白，演得活灵活现，就象她真的也在这儿参加演出一样。（有一回，哈里和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看过她的精采表演，——我们就坐在正厅的前排，——我相信我模仿她一定象极了。）可是我的建议卡萝尔连睬都不睬。说实话，我倒不是想批评卡萝尔，不过，我想埃塞尔可要比她懂得演戏！”

“喂，依你们看，第二幕壁炉后面的那道长条状灯光，合适吗？我得告诉卡萝尔这时最好还是集中打上一束光就得了。”雷米埃接过话来，说道，“我还向她建议说，假如第一幕里我们从窗外使用一下半圆形透视背景，一定是非常美的，你们猜，她说什么来着？‘是呀，要是主角让艾利阿诺拉·杜茜来演才好呢，’她回答说，‘要知道第一幕的情节是发生在夜晚，撇开这一点不谈，这儿该让你这个伟大的舞台技术专家来布置呀’——我觉得

她明明是在挖苦人呀。这会儿我正在读有关的参考书籍，只要她不包办一切的话，我想做一块半圆形透视背景还是可能的。”

“是啊，还有一件事，我认为，第一幕演员不应该从第三个门里出来，而应该从左面第一个门出来，”久恩尼塔也插话说道。

“舞台两翼她为什么只用普通的白色固定幕布呢？”

“什么叫做固定幕布呀？”丽塔·西蒙斯问到。

他们这些“行家”立刻死劲儿盯着她，觉得她未免太幼稚无知了。

三

卡萝尔对他们提出的批评并没感到生气，就是对他们当场匆匆讲到的演剧知识也没有产生反感，他们能让她专心地搞她的场面设计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到了排戏的时候，他们真的开始争吵起来。谁都知道排戏就象打桥牌或圣公会主办的联欢晚会一样，绝对丝毫不能含糊。可是他们这些演员，即使迟到半个钟头，还是嘻皮笑脸的，进入不了状态否则就早到十分钟，吵闹起哄。卡萝尔一提出抗议，他们就嚷嚷受不了，喊喊喳喳咬耳朵说是自己要退出，不想继续排下去了。他们纷纷打来类似电话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出门，恐怕天气潮湿又会引起我的牙痛，”或是“我担心今儿晚上大概去不了，由于我要陪戴夫去打扑克牌。”

好不容易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十之八九的演员还能坚持经常来参加排戏。绝大多数演员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好歹能胜任，念的台词也都能符合人物的性格。这时，卡萝尔惊奇地发现原来盖伊·波洛克和她自己才是最蹩脚的演员，而雷米埃·伍瑟斯庞却是一个具有惊人的表演才华的演员。她不管怎样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她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女佣人的那几行台词，她已经背

过五十遍了，简直烦腻死了。盖伊看上去很不自在，一个劲儿揪自己软绵绵的胡子，结果把格里姆先生扮成一个死样活气的木头人。但是再看一下雷米埃吧，他把那个坏家伙演得无比的洒脱，一点儿都没有拘束，瞧他抬头时的那副神气，真是个性十足，一听他说话的那种慢吞吞的腔调，不用问就知道是个泼皮无赖了。

直到有一天晚上，卡萝尔才觉得这次排演有获得成功的希望，因为这天晚上排练时盖伊好歹不再害羞了。

可就是从那天晚上起，实际上，这个戏是每况愈下了。

大家开始对排戏产生厌倦了。他们发牢骚说，“既然我们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都了如指掌了，为什么非要拍到我们厌倦不可呢？”他们开始胡闹起来，对那些珍贵的舞台灯光装置，也随随便便乱开乱关起来。当卡萝尔开导多愁善感的默特尔·卡斯要他所演的茶房要富有幽默味时，他们都咯咯大笑。现在他们别的什么戏都肯演，就是不乐意演《来自坎卡基的姑娘》了。特里·古尔德大夫勉强敷衍应付一下了他那个角色之后，居然插科打诨，表演《哈姆雷特》里的那一段独白，赢得全场一阵喝彩。甚至连雷米埃，也都动摇起来，心里非常想迈开两只脚丫子，踢踢沓沓地来一段曳步舞。

卡萝尔终于无法忍受了，冲着全体演员说，“喂，请各位不要再胡闹下去了。我说，我们应当回到正题了。”

久恩尼塔带头起哄说，“喂，卡萝尔，你不要老这样瞎指挥人，好吗！老实说，我们就是冲着好玩才来排这个戏的。那末，我们让大家乐一乐，又有什么——”

“对——对——”好几个声音有气无力地附合着。

“你也曾经说过，我们生活在戈镇没有丝毫乐趣。可我们这会儿好容易有了点乐趣，你却出来反对我们！”

卡萝尔不紧不慢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嘛，我可不知道能不

能给你们说清楚。我们看连环图画和看莫奈的画，的确大不相同。当然，我也想从这里面得到一些乐趣。只不过是——我认为，我们尽可能要演一出好戏，才会有更多地乐趣。”说到这里，她兴奋起来了，连音调都变了。她两眼并没有去看自己面前的人群，却是凝视着不知哪一位在侧面布景板后面乱画的一些荒诞不经的图像，接着说“我可不知道，各位在创造一件最美好的作品时，会不会感到无比骄傲满意，并示之为一种神圣的事业，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乐趣”。

人们全都面面相觑露出怀疑的神色。在戈镇，只有星期日上半天十点半到十二点钟在教堂里做礼拜时才允许提到“神圣”这类词儿，在别的场合是有失体统的。

“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如果想把戏演好，那就得好好工作。我们还必须自动遵守纪律才行，只有如此才能苦尽甘来。”

听她如此一说，他们哭笑不得，他们也懒得与这个疯女人争辩，于是继续参加排戏。这时，坐在前面的久恩尼塔气忿忿地对莫德·戴尔说，“瞧她排的倒楣戏，够她捏一把汗的，还叫它什么有趣、神圣的事业，——呸，我才不以为呢！”——多亏没让卡萝尔听到。

四

那年春天，卡萝尔看了一场一个职业剧团在戈镇的演出。这个剧团在“帆布帐篷里演出一些生动活泼的新剧目”。那些演员工作非常辛苦，往往都是身兼多职，例如说吹铜号的还要管收门票；每演完一个节目，就唱《六月里来月儿明》的歌曲，并且开始推销温特格林医生专治心脏病、肺病、肾病和肠胃病的特效药。那天他们演出了《戴着阔边太阳帽的内尔，奥扎克斯山区一喜剧》。剧中人 J·威瑟比·布思贝，用他的宏亮的声音说道，“城

里来的先生，你对不起俺家的小姑娘，俺们这儿山背后的神枪手不饶你！”真是扣人心弦。

坐在衲满补丁的帐篷底下长木板上的观众们，对布思贝先生的络腮胡子和长枪啧啧称赞，被他的那种英雄气概所感动，不禁都在地板上跺起脚来了。有一个小丑把圈儿饼插在叉子上，模仿城里的太太们用长柄眼镜式望远镜观看歌剧的样子，把他们乐得大叫不已。不过，他们同时也为了布思贝的小女儿内尔的命运洒下了同情的眼泪！幕落之后，他们又安安静静地听着布思贝先生讲解温特格林医生的特效药还可以治绦虫，为了证实他的说法，还拿出一只只药水瓶，人们看到一圈圈白色绦虫浮在发黄了的酒精，十分吓人。

卡萝尔摇摇头，“久恩尼塔说得对。我真笨，说什么戏剧是神圣的事业！还有什么萧伯纳不萧伯纳的！《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出戏，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戈镇的人来说，内容太深邃，太奥妙了！”

她从书中找一些陈词滥调来自我安慰，什么“普通人的崇高天性”，“只要给予机会，他们依旧会欣赏高尚的艺术”，以及“民主政治的有力后盾”等等。但是，这些充满乐观主义的字句，一下就被滑稽演员这么一句的台词“不错，就拿我来说，才不过是个小不点儿呗！”时所引起的哄堂大笑所压倒。她想干脆撒手不管这个戏，这个戏剧社，这个市镇。她出了帐篷，叫上肯尼科特陪她一起沿着那条入春以来一直尘土飞扬的街道走去。她凝视着这个横七竖八都是木头房子的小乡镇，心想她再也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待上哪怕一天了。

可是《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的座票全部售完这一铁的事实却给了她新的力量。

伯恩斯塔姆经常来“陪伴”比阿。每晚，他都久久地坐在后

面走廊的台阶上。有一次，他看到了卡萝尔，就咕哝着说："希望你给俺们镇上演一出好戏。你不搞的话，俺敢说就一辈子没有人去搞啦。"这又给卡萝尔增添了信心。

五

戏正式演出的夜晚——一个富有重大意义的夜晚——终于来到了。演员们在两间化妆室里吓得诚惶诚恐，上气不接下气，甚至有的面无血色，不断抽搐肌肉。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与埃拉，好歹都上过舞台，有一点儿演出经验，那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小剧团，他在演出的群众场面里跑龙套，现在由他负责给演员们化妆。他根本不把这些业余演员放在眼里，"老实点，站好！我的老天哪！你要是一直扭来扭去，叫我怎么给你涂黑眼睑呢？"有的演员恳求着说，"喂，德尔，快给我鼻孔里擦一点儿胭脂吧，——你就是不断地给丽塔小姐擦——可我脸上简直什么都没有涂抹呢。"

他们看来倒是演戏很有派头。他们查看了一下德尔的化妆箱，闻闻化妆油的味道，差不多每隔一分钟就从幕布隙缝里往外张望一眼，然后又跑回来检查他们自己的假发和戏装。两间化妆室刚刷过白粉的墙壁上，都有"弗洛拉·弗兰德斯喜剧团"和"这儿是叫化子卖唱的场子"的铅笔字迹，他们一面嘴里念着，一面心里想着那些早已散了伙的演员们原来跟他们是患难之交。

一身女佣人打扮的卡萝尔。她好说歹说才算疏通临时客串的舞台杂工，把第一幕的布景摆好，又对肯尼科特这位临时电工尖声喝道，"上帝保佑，别忘了在第二幕的尾白时把灯光变成琥珀色，"接着，又溜出去问检票员能否多弄一些椅子来，最后还提醒那个早已吓得面无血色的默特尔·卡斯说："上了台以后，一听到约翰·格里姆说'雷迪，快上这儿来，'你就一定要把字纸篓打

翻在地。”

那个由钢琴小提琴和短号组成的德尔·斯纳弗林的小乐队一开始调音，在幕布后面准备出场的每一个人，都吓瘫了卡萝尔颤抖着走到幕布跟前，从一个隙缝里望出去，——台下如此多眼睛同时盯着。

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坐在第二排，只有他一个人，比阿并没有来。她心里想，他的确应该来看这个戏！这是一个吉兆呀！有谁敢预言呢？也许今天晚上的演出能让戈镇人大开眼界，领略一下艺术之美呢。

她匆忙赶到女化妆室，把吓晕了的莫德·戴尔弄醒过来，又推又搡把她赶到舞台旁边，下令拉起幕布。

幕布有些迟迟疑疑地拉上去，尽管还是摇摇晃晃、抖抖索索，但确实真的给拉了上去，总算没有被卡住。可是她发现肯尼科特忘了把场内的灯光关掉。有位前排观众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

她快步跑到舞台左侧，拉下了开关，气乎乎地瞪了肯尼科特一眼，吓得他浑身瑟瑟发抖，索性一扭头溜了。

戴尔太太像爬虫似地蠕到了半明半暗的舞台上，——这台戏总算开场了。

一瞬间，卡萝尔突然发觉，这个戏本身就十分差劲，可能根本就不适合上演。

她只好强作微笑，竭力给演员们鼓气；眼看着自己的一腔心血都要付诸东流了。她觉得布景好像有些俗气，舞台灯光也不怎么亮。她看到：盖伊·波洛克说话吞吞吐吐，而且老是揪自己的胡子，事实上在这个场景里，他应该显出颐指气使的金融巨头的气派来才行。由维达·舍温扮演的胆小如鼠的格里姆太太却冲着观众说个不停，好象他们就是她中学里英文班上的学生。饰演女

主角的久恩尼塔，一副对格里姆先生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话时赛过在念一长溜今儿早上她要付清杂货铺的帐单。埃拉·斯托博迪说“我想要喝一杯茶”的腔调，就象是在朗诵《今夜不会有晚祷钟声》这首诗一样，古尔德大夫在跟丽塔·西蒙斯调情的时候，变成尖声喊叫，“我的——天哪，——你——这个——小丫——头——可真——可——爱呀。”

默特尔·卡斯饰演的是茶房，一看到亲友们给她鼓掌叫好，简直欣喜若狂，后来又听到坐在后排的赛伊·博加特议论她身上穿的长裤子，更是无比激动，差点儿下不了舞台。唯独雷米埃并没被那个场面弄得难堪，这会儿正在聚精会神地演戏。

卡萝尔注意到：第一幕完了以后，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当即离座，一去不复返了。她才明白，她一开始时对这个戏的看法可一点儿都没有错。

六

演出进行到第二幕与第三幕之间的时候，卡萝尔把全体演员召集在一起，诚恳地向大家说，“在我们散伙以前，我有一件事儿非常想问问大家。无论今天晚上我们演得好与不好，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但是，我要反问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开端吗？我想知道你们当中有哪几位赶明儿还自觉自愿跟我在一起干下去，打算到九月间再演出另外一个戏？”

他们都惊愕地看着她。后来他们又点头赞同久恩尼塔所提出的不同看法：“依我看，演了这么一个戏，就现状看非常不错了。今儿晚上的戏，演得十分漂亮。不过，谈到再演另外一个戏，——我建议到了秋天再说吧，反正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呢。卡萝尔！我希望你刚才所说的话，可不是在暗示我们今儿晚上演得不好了。依我看，从连连叫好的喝采来看，观众们还是蛮

满意的！”

卡萝尔这才知道全盘皆输的只有她自己一个人了。

观众纷纷离场时，她听到银行家B·J·高杰林对杂货铺老板豪兰这样说，“哦，我说他们演得十分出色，可以与职业演员不相上下了。不过，我可不大喜欢，象这样的戏。我最爱看的是电影，里面最好有车祸，有拦路抢劫，总之要有一点儿刺激，不象刚才这个戏那样老是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没了。”

卡萝尔感到了另一种挫败。

她已筋疲力尽，懒得去责怪演员或者是观众。她只是责怪自己太天真，妄想雕刻粗糙的松木板。

“垮得真惨。我让整个大街打垮了。‘我决不能后退一步。’可现在我又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戈镇《无畏周报》上的评述，很明显不是鼓励她的：

……由于在这个有名的纽约舞台剧里所有的演员都演得相当出色，的确很难判断是谁演得最出色。盖伊·波洛克将一个老态龙钟、脾性乖戾的百万富翁演得入木三分。哈里·海多克太太饰演来自美国西部的姑娘，巧妙地把纽约那些吹牛大王教训了一顿，她的扮相漂亮，台风儿也帅。格里姆太太对我们人人爱戴的中学教师维达·舍温小姐来说，可谓量身定作的。古尔德大夫扮演一位年轻的情郎，是再合适不过了，——少女们一定要小心，这位大夫还是个单身汉。又据本镇上流社会报道，他还是个交际舞大师。至于饰演速记员的丽塔·西蒙斯，形象优雅，几乎可以入画。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在美国东部名校求学时曾经长期深刻研究戏剧等综合性艺术，这次登台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埃拉小姐技艺之精湛的确名不虚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应当获得最大赞誉的，不是别人，而是呕心沥血导演该剧的威尔·肯尼科特太太。

“讨好得棒极了”卡萝尔暗自思忖道，“非常善意，还有那么点亲昵，——但是很不真实！到底是谁失败了，我还是他们？”

她尽量让自己合情合理地想。她煞费苦心地给自己解释说，绝不能因为戈镇人没有疯狂地喜欢这个戏，于是就横加指摘。戈镇的存在，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能为庄稼人提供服务的市集。它勇敢而又慷慨地尽到了自己的职责，把粮食运到世界各地去，让庄稼人吃得饱饱的，并给他们诊治疾病。

之后的一天，她在她丈夫诊所楼下的一个拐角那里，听到一个庄稼人在大加谈论：

“真见鬼！我要被他们弄得无路可走。这里运输商人和食品商人，收购我们的土豆不肯出公平合理的价钱，而既然城市里哪一个人都死劲儿抢着要。因此我们说，好吧，我们雇上一辆卡车，拉上一卡车土豆把它们直接运到明尼阿波利斯去就得了。谁知道那里的经销商人和戈镇这儿的运输商人，都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多付一分钱。后来我们又打听到芝加哥的价钱比较高，但是铁路上就是不肯给我们调拨一个货车皮，虽然有好些空车皮停放在车场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场销路非常好，可是这些小市镇却偏偏不让我们去。唉，说到底，这些小市镇就是想搜刮我们一辈子。他们要我们按照他们定的价钱，卖掉我们的小麦，回过头来又要我们按照他们定的价钱，去购买他们店铺里的衣服。斯托博迪和道森想尽办法取消所有抵押进来的农场的赎回权，立刻又转租给别的庄稼人。《无畏周报》上说什么《全国不参战者联盟》的报道都是骗人的东西。那些律师只会骗我们，敲我们的竹杠。甚至赶上歉收的年份，那些机器经销商也不愿意宽放我们几天呢。你看，他们的女儿身上都穿得花里胡哨的，却当我们是一批无业游民。他妈的，老子真气不过，不如放上一把火把整个戈镇烧掉算了！”

肯尼科特说，“韦斯·布兰尼根那个老妖怪，又在怨天怨地了。我的天哪，偏偏他就是爱嚼舌根！他妈的，那个家伙，早该驱逐出境了！”

七

戈镇的青年节通常定在中学举行毕业典礼的那个星期。在这个时候，卡萝尔禁不住感到自己青春好孤立无助了。毕业典礼的活动项目很多，其中有：在毕业典礼上对毕业生所作的布道，高年级学生的游行检阅，低年级学生的联欢晚会，一位来自爱阿华州的牧师在毕业典礼上致词，说他深信德行的价值高于一切等等；此外还有纪念先烈的游行活动好几位南北战争时期的退伍军人跟在头上戴着褪了色的军便帽的钱普·佩里后面，沿着那条入春以来尘土飞扬的道路前往烈士墓园。她尽管遇见了盖伊，但却觉得与他没有什么话话了。她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难受。肯尼科特兴高采烈地说，“今年夏天，我们要提早到湖边别墅去，穿上旧衣服，自由自在地玩个痛快，”她脸上尽管笑了一笑，可是笑得很勉强。

这是一个天气炎热的时节，她步履艰难地行走在毫无变化的路上，感到与那些无动于衷的行人无话可谈，可是她暗自寻思：可能她永远不可能躲开他们了。

她发现自己使用了“躲开”这个字眼，禁不住感到大吃一惊。接下来的三年——就象生命中短短的一个篇章，一晃眼就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伯恩斯塔姆夫妇和她自己的孩子以外，她没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

第十九章

一

卡萝尔移居到戈镇的三年里，她的举手投足都被《无畏周报》详细报道，有时还成为《芳华俱乐部》的关注对象。但其中有一件人们一直没有知晓的事情：卡萝尔真切地渴望着出现一个知己。

二

《来自坎卡基的姑娘》演出以后一个月光景比阿和迈尔斯·伯恩斯塔姆结婚了。迈尔斯变得老成持重了。他不再总是一副愤世疾俗的样子。他不再四处流浪贩马，或者身裹红方格毯子进森林伐木。如今，他已在杰克·埃尔德锯木厂里当上了机匠。多年来他对别人总是要挖苦嘲弄一番，可是如今呢，他在街上走过时，人们时常看见他尽量跟别人套近乎。

他们俩的婚礼，得到了卡萝尔的鼎力相助。卡萝尔为此受到了久恩尼塔·海多克的讥笑，“你真傻，能让比阿这样得心应手的女佣人走掉。还有你怎么又把她嫁给可怕的‘红胡子瑞典佬’那种流浪汉，说成是天缔良缘呢？哼，放聪明一点儿，趁早撵走他，留住你的那个瑞典女佣，否则终有一天你会后悔莫及。嘿，怎么？要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吗？呸，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久恩尼塔的看法得到了其他在座的太太们的附和。卡萝尔为她们的恶毒的语言感到震惊，但她仍坚持自己的做法。迈尔斯忽然兴奋地进来对她大声嚷道，“杰克·埃尔德说可能他会来参加婚礼！嘿，大老板也来向俺新娘子——比阿太太恭贺新禧，真是难

以想象。我说，如果有朝一日我发了大财，比阿不是可以跟埃尔德太太——还有您——一样尊贵呢？”

到了举行婚礼那天，在那个极其破烂的路德教会礼拜堂里到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来宾：卡萝尔、肯尼科特、盖伊·波洛克、钱普·佩里夫妇，全是卡萝尔请来的；比阿娘家方面，来了她诚惶诚恐、土里土气的亲生父母、表姐蒂娜和彼得；迈尔斯方面，则有一个脾气暴躁、满身长毛的贩马伙友，穿着特地买的一套黑礼服，专程从一千二百英里以外的斯波凯恩赶来贺喜。

迈尔斯翘首以待杰克·埃尔德会忽然出现在礼拜堂大门口，可是他却不见人影。头一批来宾犹豫地进入礼拜堂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客人来到。

在卡萝尔的帮助下，迈尔斯已把他的矮棚屋改建成一间有白色窗帘，一只金丝雀和一张罩着闪光印花布椅套的圈手椅的漂亮小屋了。

卡萝尔好说歹说劝那些有钱有势的太太奶奶们去捧捧场。她们在一阵推脱之后，不情愿地答应下来了。

接替比阿的，是个奥斯卡里娜，上了年纪，长得胖胖的，少言寡语的，开头一个月里，奥斯卡里娜对她的这位活泼的女主人免不了怀有疑虑，所以又给久恩尼塔·海多克钻了空子，他幸灾乐祸地说，“哎哟哟，卡萝尔，我早就跟你说过，你们家里的女佣从来不会没有麻烦的！”可是不久，奥斯卡里娜就把卡萝尔视同女儿，如同往日比阿那样忠心耿耿地任劳任怨。卡萝尔的生活仍然同往常一样。

三

卡萝尔没有料到不久就得到新镇长奥利·詹森公共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的任命。其他的委员还有韦斯特莱克大夫、莱曼·

卡斯、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律师、盖伊·波洛克，以及从前的马车行老板、如今的汽车行主人马丁·马奥尼。这件事令她高兴不已。她头一次去参加会议时还觉得有点屈尊俯就的感觉，因为在她看来，除了盖伊以外，只有她一个人知书识礼，或是懂得怎样管理图书。她打算对图书馆整个体系作一番改革。

图书馆是由一所普通楼房改建而成。在二楼的一间陋室里卡萝尔，看见委员们并没有在谈论天气或是在下棋消遣，而是一本正经地在讨论图书问题。这时候，她的屈尊感一扫而光，反而变得谦虚谨慎起来。她发现委员们都有着非常渊博的学识：平易近人的韦斯特莱克老医生酷爱诗歌作品和“轻松小说”；那个长脸、胡子拉碴的面粉厂老板莱曼·卡斯，精心研读过吉朋、休谟、格鲁特、普雷斯科特，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浩翰典籍，据说他还会整页整页地摘录，——而且实际上他真的摘录过。当韦斯特莱克大夫低声告诉她“莱曼这个人学问非常渊博，而且又虚怀若谷”的时候，她才觉察到自己未免太过于浅陋和妄自尊大了，责怪自己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戈镇也是人才荟萃之地。当韦斯特莱克大夫从《天国》、《堂·吉诃德》、《维廉·麦斯特》和《古兰经》中引经据典的时候，她心里暗自琢磨：在她自己认识的亲友中间，即使是她父亲恐怕也不见得都读过这四部书吧。

她第二次去参加会议的时候，不免有些自惭形秽了。她不打算再进行什么改革，只是一心希望这些学识渊博的长辈们能耐心听取她的建议，改变一下陈列在书架上的少年读物方式。

但是，在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开过四次会议以后，她又再次恢复了她自己早先对他们的看法。她发觉，尽管韦斯特莱克、卡斯，甚至盖伊都以身为读书人自豪，但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要让这个图书馆变成戈镇的真正财富。他们只不过以它为中心通过了一些决议，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执行这些决议。大量出借的，只有

亨特的儿童历史故事，玛莎·芬莉的艾尔西丛书，以及由忙于劝道的女小说家和精力充沛的传教士所写的最新出版的乐天知命的作品。馆务委员会同仁，只不过对那些矫揉造作的旧书感兴趣借以沽名钓誉罢了。他们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向青年们介绍伟大的文学作品。

假如说卡萝尔的妄自尊大是因为一鳞半爪的学识，那么馆务委员会的其它人至少是自视过高。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到为了图书馆的扩建还得增收附加税，但是他们谁都不愿意冒着惹起公众不满的风险去积极争取，即使现在图书馆里的经费少得那么可怜，除去房租、劈柴、电灯等费用和维利茨小姐的薪水以后，每年只剩下一百块钱用来买书。后来又发生了短缺一角七分钱的事，使卡萝尔越来越心灰意冷了。

有一次，她在馆务委员会上非常高兴地提出了一个捐款购书的计划。她开出了一张包括最近十年内欧洲出版的三十部小说，另外还有二十本有关心理学、教育学和经济学的重要书籍的书单子，——这些书在图书馆里都是缺少不了的。肯尼科特已经答应捐出十五块钱。如果每一位馆务委员都同样肯出钱，买这些书将是非常容易的事了。

莱曼·卡斯听了大吃一惊，在死劲儿搔自己的后脑勺后，讪讪地说，“我觉得，要馆务委员们捐钱，开了这个例子很不好，——不过——我倒并不是在乎这么一点儿钱，不过，这样做法不太公平，——我们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我们是替大伙儿尽义务，一个子儿都没要，总不能指望我们再自个儿掏腰包吧！”

大部分委员不置一词。只有盖伊脸上还露出赞同的神情。

一阵沉默后，不知为什么问题忽然变成公款怎么会短了一角七分钱的事，而且，马上维利茨小姐就被叫来了。她花了半个来小时，气咻咻地给自己辩白。那个一角七分钱，被一遍又一遍一

分钱一分钱地加以复查核对，来回穷折腾。卡萝尔看着那张就在一个小时前还使她感到高兴的字迹清秀的书单子，什么也不说了。她为维利茨小姐感到难过，——可是更多的是为她自己难过为她的同仁们感到难过。

在两年的任职期间，卡萝尔总是定期参加会议，直到后来维达·舍温被任命为馆务委员，把她的职位接替了。此后她就再也不去想它有关图书馆的改革工作了。她的照旧的生活单调乏味，一如既往。

四

肯尼科特做地产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可是怎么赚到的她却一无所知，而她也根本不关心。同时却有一件事使她激动不安，那次他既象低声耳语，又象脱口而出，带着丈夫的体贴和医生般的冷静，突然对她宣布说，他们现在“也养得起了，应该有个小孩了。”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同意“暂时不要小孩，看来也无妨”，所以在他们看来没有小孩就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她害怕生小孩，可心里又想得发慌；她犹豫地点头同意了，可是心里又有点儿小小的疙瘩。

他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不久这件事儿也给忘得干干净净。她的生活仍然如同从前一样茫无头绪。

五

每天下午只要肯尼科特到镇上去，卡萝尔就独自一人在湖畔消暑别墅走廊里闲坐。湖面上波光粼粼，四周围空气懒洋洋的。她眼前禁不住浮现出风雪弥漫中的第五大街上穿梭不绝的小轿车，各种颜色的商铺橱窗和一座巍颤颤的大教堂的尖塔；在贫民窟附近河边淤泥地上搭建着一间茅屋，一些奇形怪状的木椿支撑

着它；巴黎的宽敞高雅的豪华房间，门窗上挂着都有垂饰，还有一座阳台；令人心醉的山岭子；在马里兰州，一座古色古香的石头磨坊，建在山间溪水和悬崖绝壁之间，峰转路回的地方，光秃秃的高地上，群群的羊悠闲地啃着草皮，偶尔也有阳光的阴影一掠而过；一座码头上，起重机轰隆轰隆地正在给来自布宜诺斯艾里斯和青岛的大轮船卸货；慕尼黑的一家音乐厅里，一位著名的大提琴家正在演奏——他正在为她演奏呢。

她还突然想象到更加令人迷醉不已的一幕情景：

她在平台上伫立着，望着下边海滨一条林荫大道。她敢肯定地说，那就是芒图内。伴着有节奏的哒啦啦、哒啦啦的声音，一列列四轮大马车从她眼底下匆匆驰过。还有一些顶盖乌亮的大轿车，引擎发出的呜呜声，低沉得象是老头儿在叹息。车子里，身段纤细的仕女们个个都正襟危坐，尽管经过浓妆艳抹，可是绷紧了脸毫无表情。她们把小手按在小阳伞上，好象在凝眸远望，仿佛根本不认识旁座的那些身躯高大、头发灰白、仪容非凡的绅士们。林荫大道那一边，是风景如画的大海和沙滩，搭着许许多多蓝的和黄的尖顶帐篷。一切景物仿佛都凝滞不动，只有车辆在来回移动，远远望去，行人显得渺小而又呆板，这整个儿有如一幅金碧辉煌的油画。耳畔几乎听不见海涛的声音；更听不见喃喃低语和花瓣落地的声音，只有一片黄澄澄、蓝幽幽、令人眩目的亮光，伴着老是不变调的哒啦啦——哒啦啦……

她突然一怔，禁不住难过起来：原来她早已随着时钟的滴答声进入了梦乡，而自己还以为听到的是马蹄声呢。眼前根本没有什么风光旖旎的海滨景色和目空一切的矜持的人们，只有一只圆肚形镀镍闹钟摆在架子上，背靠着毛茸茸的、凹凸不平的松木板壁，闹钟的上方，一条硬梆梆的灰色浴巾挂在钉子上。下面还放着一只煤油炉。

各种各样的梦幻般的情景，都是她从前阅读过的小说里和观赏过的油画中的景物，它们陪伴着她打发过去了夏日晌午后催人欲睡的时刻。可是当她还沉醉在梦幻之中的时候，肯尼科特刚好从镇上回来，卡其裤腿上还粘着发干了的鱼鳞皮。他随便地问了一句，“过得非常痛快吧？”就进屋去了——他并没有准备去听她的回答。

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看来也不会再有变化了。

六

丘克——阿——丘克、丘克——阿——丘克……

她在湖滨别墅时，常常地幻想着疾驰中的一列列火车。她觉得，那南来北往的火车总是一直提醒着她：还存在另一个世界。

在戈镇人眼中，铁路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是一个新神，一个以钢铁为四肢，橡木为肋骨，砾石为躯体的怪物，贪婪地吞吐着数量惊人的货物。它是这里人们为了个人财富而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就像出于同样原因人们在别的地方，把矿山、纱厂、汽车厂、大学和军队也都尊奉为神一样。

在美国东部，人们很久都没有见过铁路，对它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敬畏之情。但是在这里，仿佛在遥远的年代，就有了铁路。在荒无人烟的大草原上，常常有一些市镇在立椿标界以后才建立起来，作为未来的火车站的地点。远在一八六0年至一八七0年之间，只要事先了解到哪个地方就要开辟为市镇和火车站的人，都已经发家致富，成为贵族了。

那时候，铁路局只要对某个市镇不太满意，只需置之不理，把它的商业命脉切断就可以了。在戈镇，铁路就是永恒的真理，铁路局董事会简直可以说是万能的上帝。铁路上的新闻妇孺皆知。不管年纪最小的小男孩，还是平日里足不出户的老奶奶，都

能告诉你：上星期二的第三十二次列车轴箱有没有热得起了火，第七次列车是不是还要多挂一节普通客座车厢。至于铁路局董事长的名字，在戈镇早已是家喻户晓。

今天即使到了汽车时代，戈镇居民们有时也会跑到车站去看火车。铁路就是他们的未来和幸福。在他们的心目中，除了天主教堂里的弥撒以外，铁路就是可以主宰他们的惟一的神秘力量。火车带来了来自遥远的世界的阔佬儿，还有穿着滚边紧身马甲的旅行推销员，以及从密尔沃基来作客的远房亲戚。

戈镇原先是个“枢纽站”有着圆形的机车库和机车修理厂。现在圆形机车库和机车修理厂都已迁走了，但是还有两个列车长住在镇上。他们都是镇上的知名人士，经常去外地旅行，跟外地人也常接触的。他们身上穿着有铜扣子的铁路制服，乘务员所玩弄的一切鬼把戏会被他们一眼看穿。他们已自成一个特殊阶级，并不比海多克家的地位低，可不同的是，——他们还是艺术家兼冒险家。

火车站上有一位夜班报务员，是镇上最富于传奇性的人物：每天凌晨三点钟，他独自一人精神抖擞在机房里待着，滴答滴答地按着发报机上的键盘通宵达旦一直忙碌着，一直在跟远在二十英里，五十英里，甚至一百英里以外的话务员“通话”。他随时有可能被不法之徒劫持，可事实上，他从来都没有被劫持过。也许随时会有几只戴着面罩的脸孔闪过窗口，拿着左轮手枪，用绳索把他捆绑在椅子上，而他则在昏倒之前爬向发报机键钮作殊死挣扎。

赶上大风雪的日子，火车站周围，也就很不一样了。戈镇一连好几天跟外界完全隔绝，没有信件，没有快递，没有鲜肉，没有报纸。最后终于来了一辆铲雪车把一堆堆积雪铲到道轨两旁，于是通往外界的道路又重新畅行无阻了。戴着大围巾和皮帽子的

火车司闸员，在结满冰凌子的货车车厢顶上来回去跑；火车司机擦掉司机室窗上厚厚的冰花往外张望着。他们沉默寡言，神情凝重，他们好像是茫茫大草原这个海洋上给人们领航的舵手——在卡萝尔眼里，他们身上表现出了探索者的勇敢气概，他们刚从遥远的、处处都是食品商店和牧师讲道的世界赶来，不知道又要奔向另外的哪一个世界去。

在那些小男孩看来，火车站就是他们最好的游戏场所。他们有时爬上有顶货车两侧的铁梯子，在一堆堆破烂枕木后面生起了篝火，见了他们最喜爱的司闸员还会不停地挥手致意。在卡萝尔眼里这些奇妙得不可思议。

经常地，她和肯尼科特一起坐着汽车，在黑暗中颠簸行进。车灯照亮了路旁的泥水坑和杂草。突然间火车来了！只听见一阵“丘克——阿——丘克、丘克——阿——丘克”的声音，火车飞也似的疾驰而去，——恐怕是那列如金光闪闪的飞箭般的“太平洋号”特别快车机车锅炉炉膛里的火光往四处迸射吧，照亮了拖在它后面的象一条长尾巴似的黑烟。瞬间这一幻景就不见了，卡萝尔又什么也看不见了。对于刚才逝去的那种火光闪闪的奇景，肯尼科特却斩钉截铁地说：“开过去的是十九次列车。大概晚点十分钟左右。”

她在镇上的时候，经常在床上躺着就听到北郊一英里以外特别快车通过隧道时发出的鸣笛声。呜呜呜！——声音是那么特别，那么令人心烦意乱，就象一个落拓不羁的骑士在深夜里吹响了号角，正在奔向充满欢笑、旗帜和钟声的大城市——呜呜呜！呜呜呜！——正在向那个世界奔去，——呜呜呜！——汽笛声愈加微弱，好像呜呜咽咽起来，最后终于完全听不见了。

湖畔别野这里没有火车经过，十分安静。大草原上是多么粗犷啊，灰暗，阴沉，把湖都整个包围起来，只有火车才能横越而

过。总有一天我又会坐上火车的，——那将是一件特别值得高兴的事，她想。

七

正如不久前她对戏剧社和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发生兴趣一样。现在卡萝尔又开始对《文化讲习团》发生了兴趣。

《文化讲习团》除了总部常驻纽约以外，在全国各州都没有营利性的分部。一个个既有讲演又有说唱的小分队，从这些分部派出到每一个小镇上去，在帆布帐篷下进行文化周活动。但卡萝尔在明尼阿波利斯住时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流动性的《文化讲习团》。《文化讲习团》要到戈镇来带给她希望，也许她的早年的梦想正被别人变成现实呢。在她看来，也许《文化讲习团》会教给人们简单化了的大学课程。那天上午，她跟肯尼科特从湖上回来，看见每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都贴出海报，大街上也横空悬挂着一长串的细长三角锦旗，上面写着："热烈欢迎博兰文化讲习团来我镇演出！"和"寓教于乐的一周！"可是节目单却使她大失所望。看来它不象一整套小而精的大学课程，丝毫没有大学的味道，只不过是由歌舞杂耍表演，基督教青年会讲座，和朗诵班的结业典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罢了。

她对肯尼科特谈了自己心中的疑虑。他却不以为然。"哦，可能这次讲习团来的人并不象你我所希望那样有了不起的渊博学识，可总是比没有要好一点吧。"维达·舍温也接上去说，"他们有一些顶棒的演说家。即便从他们那里学不到多少真正的知识，但得到许多新思想，也挺合算呀。"

文化讲习团在戈镇活动期间，卡萝尔参加了六次讲习。那些观众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穿着裙子和罩衫的面色苍白的妇女忙于低头沉思；穿着背心和衬衣的男人经常捧腹大笑；坐不住

的小孩子，却总寻机溜出去。她喜欢那些简易的长凳，挂着红色帷幕的舞台，以及罩住整个会场的大帐篷，——晚上，一串串白炽灯照得它扑朔迷离，白天，它却在专注的观众身上，投下了有如琥珀一般的光辉。看着被践踏过的尘土飞扬的草地，以及在烈日间着受烈日炙烤的树木的气味，她不禁想起了叙利亚的骆驼商队。帐篷外面的喧闹声常常使她忘了台上的演讲人：帐篷外面有两个庄稼人正在用喑哑的声音攀谈，一辆大车吱嘎吱嘎地从大街上开过去，一头公鸡正在打鸣儿。这声音使她十分快意，虽然谈不上使她多么快乐。因为她从这个文化讲习团那里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除了那些不名一文的废话和粗野的笑声，——那是乡巴佬听到老掉了牙的笑话时所发出的既沉闷又原始的笑声，听上去就象是牛叫。

可是这几天里也确实有几位先生讲到过精简的大学课程，其中有四位当过牧师，一位当过国会议员，他们都发表了“启迪心灵的演讲”。卡萝尔从他们这些演讲中不过听到了几句什么用也没有的废话：林肯是个大名鼎鼎的美国总统，但他却有十分苦难的童年；詹姆斯·J·希尔是美国西部铁路界的知名人物，小时候也很穷；诚实有礼貌，总要比欺骗粗鲁好得多，但又不能一言以敝之；戈镇的人就是以诚实有礼貌著称；伦敦是一个大城市；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一度还教过主日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几位说唱艺人讲了几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老掉牙的故事，这些故事十之八九卡萝尔从前都听过。

有一位朗诵小姐朗诵了吉卜林的作品，而且竟然还装模作样地装出童声来。

还放映了介绍安第斯山脉的探险活动的影片，画面非常漂亮，可惜介绍却并无可观。

还有各种音乐演出：一支三人铜管乐队，一个六人歌剧队，

一个夏威夷六重奏演出小组，还有四个年轻小伙子吹奏萨克斯管和弹弄像洗衣板一样的吉他。所有演出的节目中，最受欢迎的只有象《露西亚》那样脍炙人口的歌曲。

整整一个星期，博兰地区讲习团的主任都留驻在戈镇，而其他演讲人都到别地去讲演。那位书呆子主任看来似乎有点营养不良。他使尽浑身解数要让听众们造出热烈的气氛来。为了让他们喝采叫好，他就把观众分成几个小组，来一番比赛，而且满口溢美之词，因此场内喧声震天。他本人所作的演讲，大部分都在上午。他就诗歌、圣地作了无味的演讲，还说分红办法对雇主是十分不公平的。

最后出场的是一个男人，更是毫无趣味。他身材矮小，长像平常，两只手总是插在口袋里。所有其他的演讲人都千篇一律地重复说过，“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们所有的演出中，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象戈镇这样迷人的地方，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象诸位这样热心而又好客的人。”可是那位矮个儿在话里却暗示说，戈镇的房屋建筑简直是杂乱无章，风景如画的湖滨竟被堆满煤渣的铁路护堤所独占，实在是愚不可及。事后，观众们大发牢骚说，“那个家伙说的可能有道理，可为什么老是揭短呢？老谈论别人的毛病不见得自己好到哪儿去。真是自找麻烦！”

这就是卡萝尔看到的文化讲习团以后的所有印象。可笑的是经过这次讲习活动，镇上的人都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好象受过了高等教育一样。

八

两星期以后，在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

头一个月，戈镇的人尽管吓得不知所措，但过了一段惶恐的日子后，人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样子。

卡萝尔一谈到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情况和德国有可能爆发革命的时候，肯尼科特打着呵欠说，“哦，各人自扫门前雪，外国佬的事儿跟咱们有何相干。”

只有迈尔斯·伯恩斯塔姆这样说，“我可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战争。尽管我反对战争，可是，我觉得应该狠狠地教训一个德国佬，由于那些德国贵族老爷们就是横插一脚。”

这年初秋，她去拜访迈尔斯和比阿。他们见了她惊喜地叫了一声，连忙给她掸去椅子上的灰尘，并开始煮咖啡。迈尔斯笑容满面站立在她跟前。原本他常常不把戈镇的大人物放在眼里，但现在他却恭恭敬敬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大概大多数人都来看过你们，是不是？”卡萝尔琢磨了一下说。

“哦，比阿的表姐蒂娜经常来的，还有锯木厂的领班，还有——哦，我们日子过得挺好的。你瞧一下那边的比阿吧！从前听她说话的声音，看她的那一头淡黄色头发，多象一只金丝雀！可你知道，现在她是个什么样儿？哼，她变成了一只老母鸡！她老是那样婆婆妈妈关心我，竟然要我打领带！我可不想给她听到，叫她不开心，不过，她确实是个很好的——很好的——就算是那些卑鄙的势利鬼不上我们家串门，他妈的！我们也不在乎！只要我们俩都在一起，夫复何求！”

卡萝尔很为他们的生活担忧，但后来自己身体不适，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那年秋天，她知道自己有了身孕。她生活中这个了不起的变化，终于使她的生活有了一丝亮色。

第二十章

一

产期近了。每天早上，卡萝尔都觉得恶心，浑身发冷，四肢无力，恹恹地想着自己不再象从前那么妩媚动人了。一到黄昏时分，她心里总觉有一点害怕。有了孩子并没有使她有丝毫的高兴，她蓬头散发、衣冠不整，连性情都变得暴躁起来。等到这阵子胎气过去了以后，长时间的昏昏沉沉使她感到烦躁不安。她开始觉得行动困难了。原本她身材苗条，步态轻盈，如今不得不拄上拐棍走路，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一想到这里，她心里就恼火。现在她为周围近乎谄媚的目光围绕着。每一位太太都喋喋不休，:“卡萝尔呀，你快做孩子的妈妈了，好好安下心来养着吧。”她觉得自己不由自主地已开始被卷入家庭主妇这个圈子里去；孩子像是人质，使她永远也不能从这个圈子里逃脱；不久她就要操持家务，照顾婴儿，尿布之类的东西会填满她的生活了。

“我可以跟她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这玩意儿我太在行了。但落到了如此的地步，还认为是理所当然，我可实在受不了——可是，我还不得不暂且忍受。”

她一会儿恨自己领会不了那些太太的善良的心意，一会儿又恨她们装模作样给了她那么多的劝告：她们故意装出悲天悯人的样子来，告诉她说她分娩时将会受到多大的痛苦；她们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不厌其烦地向她背诵婴儿卫生须知；甚至迷信！她们劝告她为了拯救即将新生的胎儿的灵魂，她就一定得要吃什么，念什么，看什么，并且还要经常令人讨厌地傻笑着，咿咿呀呀说儿语。钱普·佩里太太过于热情地过早地特地赶来借

给她一本《本·赫尔》，说是预防未来的婴儿道德败坏！博加特寡妇也不请自来，嗓门拉得长长的，大声嚷道，“我们可爱的——未来的——小妈妈——今儿个——好吗？常言道，闺女一有喜，越长越俊俏，简直是天仙下凡了！告诉我——”从她的低声耳语里带着几分诲淫的味道，——“你有没有——感到——胎动，你觉不觉得——那个可爱的小东西——爱的结晶——在蠕动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怀赛伊的时候，他在我肚子里蠕动的感觉，当然罗，现在他已长得很大——”

“博加特太太，现在我这个样子太难看了。我觉得面容憔悴，并且头发开始脱落，恐怕比口袋好不到哪儿去。而且我觉得两条腿酸软。我说未来的婴儿恐怕也不会多好，恐怕会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我并不相信什么母爱不母爱，反正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该死的叫人腻味透顶的生理过程罢了。”卡萝尔回答说。

后来婴儿终于出生了，而且非常容易就生出来了：是个小男孩，后背挺得笔直，两只小腿儿也十分壮实。头一天，她特别讨厌，那个小东西，因为她难以忘怀临盆时的阵痛和绝望的恐惧；而他的那种难看的样子却使她更加恼火。但是后来她却本能地疼爱着他，——可从前她还曾经嘲笑过这种母亲的这种本能呢。他的那双纤巧、精美无比的小手，得到了肯尼科特和她自己的喜欢。婴儿紧偎着她，几乎使她茫然不知所措。现在她尽管不得不要照顾婴儿给他去做那些令人不快而又毫无诗意的琐事，但是开始越来越喜欢他了。

这个婴儿随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取名为休。

休渐渐长成一个瘦长而又健康的孩子，大脑袋，还长着一头浅褐色柔细鬈发。他非常有心眼儿，但又不拘小节——活象肯尼科特。

两年里，她一心一意帮夫教子。可她并没有象那些喜欢闲言

碎语的太太所预言过的那样，“等她自己一有了孩子，外面别人的孩子她就不会瞎操心了。”她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而放下别人的孩子不管，这种事情她做不出来，但她宁愿牺牲自己。她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献身精神——当休到了受洗的时候，卡萝尔回答说，“我肯定不会让我的孩子和我自己受别人的折腾，要一个毫不相干的修士给他祝福，然后归我领养！我决不会让我的孩子去接受什么该死的受洗仪式！假如说我在生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时候痛了九个钟头之久，还不能替他洗涤罪恶的话，那末，他就是受洗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哦，浸礼会不会给小孩子施洗礼，我想还是找沃伦牧师去吧，”肯尼科特说。

休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切，未来的希望，母爱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给她消愁解闷的玩具。“我以为自己刚做孩子的妈妈，什么都不知道，哪知道带领孩子我不比博加特太太差到哪儿去”——她自己夸口说。

在这两年里，镇上的人已经接受了卡萝尔。他们把她看作一个如同麦加农太太一样的年轻的孩子妈妈。而她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执拗，那么喜欢胡思乱想，她只是安静地守着休长大。她一看到他那漂亮的耳垂，就禁不住要说，“跟他一比，我简直象个老太婆，他长得真是尽善尽美呀。将来什么东西我都不会让他愁的。我想，他不应该一辈子待在戈镇这个地方的……，我应该让他上个最好的大学——哈佛、耶鲁，还是牛津？”

二

在卡萝尔的这个小天地里，由于肯尼科特的舅舅惠蒂尔和舅母贝西太太的光临而愈加惹人注目。

人们往往把亲戚看成这样一种人，即使他没有请你去，但你

依旧可以到他家去，乐意住多久就住多久。莱曼·卡斯去美国东部旅行期间一直住在奥伊斯特镇，那并不是由于他不喜欢新英格兰的其他城镇非常喜欢奥伊斯特这个小镇，而就是因为他在那个小镇上有亲戚。尽管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同他们互通音讯，他们也没有说过要请他去；但是，“一个人的远房亲戚明明就住在同一个州而他花很多钱去住一家旅馆，那不是太不合算吗？”

斯梅尔夫妇把他们在北达科他州的乳酪厂卖掉以后，就到拉克一基一迈特去探望妹妹，也就是肯尼科特的母亲，随后动身来戈镇，到他们的外甥家里作客，当时卡萝尔还没有生孩子。他们认为当然一定会受到热情款待，可是不久，他们就为他们住的那个房间的窗子是朝北的开始发牢骚。

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认为，既然是亲戚，他们就有权利嘲笑卡萝尔，同时他们身为基督徒，也就有责任要让她把“荒唐”的想法改掉。他们对什么都不满意，一日三餐、奥斯卡里娜不友好的脸色，刮风、下雨，甚至卡萝尔不合身的孕妇服都成为他们不满的原因。他们好象永远不知疲累似的一迭连声，长达一个小时之久地提问题，问的不外乎是她父亲的收入、她的宗教信仰，以及她上街为什么不肯穿胶鞋之类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的大惊小怪瞎扯淡，甚至让肯尼科特也变得婆婆妈妈地乱挑剔一通。

卡萝尔要是不小心，低声哼了一声有点儿头痛，斯梅尔老俩口和肯尼科特立刻就过来问长问短。每隔五分钟，不管她在干什么：坐下来也好、站起来也好，还是和女拥人奥斯卡里娜说话也好，他们都会用瓮声瓮气的鼻音说，“头痛好一点儿吗？是在哪儿痛呀？家里有没有预备一点儿氨水呀？今儿个是不是走得太远呀？有没有闻过氨水呀？家里为什么不准备一点儿，随时可以派用场呢？这会儿你觉得好一点儿吗？你的眼睛也痛吗？通常都是几点钟上床呀？是不是就象这样晚吗？哦！现在你觉得如何？”

惠蒂尔舅舅当着她的面，哼着鼻音对肯尼科特说，“卡萝尔常常头痛吗？哼！她如果稍微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不出去赶桥牌会，恐怕就不会头痛了！”

他们的翻来复去不断的聒噪喋喋不休的指责，使卡萝尔，着实按捺不住，只好轻声颤抖着说，“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不要再议论了！现在我已经不头痛啦！”

她听到斯梅尔夫妇和肯尼科特一直不停地争论，原来是贝西舅妈要寄那份《无畏周报》给她远在艾伯塔的妹妹，可是都不知道应该贴两分邮票还是四分邮票。原本卡萝尔倒是十分愿意把那份报纸拿到药房去秤一秤，不过，转念一想，而他们就是常常以讲究实效自居，自己在他们眼中又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自己又何必搅进去呢？，结果，他们就大致估计了一下究竟应该贴多少邮票——他们就是凭这种内在知觉判断，然后来几句十分坦率的自言自语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

斯梅尔夫妇认为，人们根本不应该保守个人秘密和缄默。有一次，卡萝尔把她姐姐的来信放在桌子上，后来却吃惊地听到惠蒂尔舅舅在谈信里的内容。他说，“我看到你姐姐在信里说，你的姐夫日子过得非常好。你应该常常去看看她。我问过威尔，他说你很少去看她。哎哟哟！你应该经常去看看她才对！”

很多时候卡萝尔在给同学写信，或是计划一个星期的菜谱，贝西舅妈准会闯进来，嗤嗤地笑着说，“这会儿我不想打扰你，只不过是想看一看你在哪儿罢了。你不用把手里的活放下，我只不过待上一会儿就走。我想，也许你以为我今儿个中午没有吃洋葱头，是因为洋葱头烧得不好吃，其实原因根本不在这里，我并不觉得因为它烧得不好吃。老实说，你家里样样东西都很好，而且很讲究，虽然我总觉得奥斯卡里娜有时候大大咧咧，满不在乎，你给了她那么多的工钱，她压根儿还瞧不起呢。她脾气又是

那么坏，哪一个瑞典佬脾气都是坏透了。我真的闹不明白你干吗要雇用这么一个瑞典佬，不过——不过原因并不在这里，我之所以不吃洋葱头，并不是我觉得因为它烧得不好吃，而是因为洋葱头不合我的胃口呀。说来也真怪，自从上次得了胆病以后，不管是炒洋葱头也好，还是生拌洋葱头也好，我都受不了，哪知道惠蒂尔偏偏爱吃糖醋生拌洋葱头——”

啰啰嗦嗦，没完没了。

卡萝尔发觉，唯有一件东西可能比你意识到的憎恨更要难过，——那就是强求得到别人的喜爱。

为了能改善同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的关系，她暗自琢磨在斯梅尔夫妇面前要努力克制自己，举止言谈也尽量跟镇上的人一样单调乏味，但他们却已模糊地感觉到在她的内心的奇怪想法。他们索性坐了下来，怀着嘲笑的不屑绞尽脑汁，要把她的那些令人可笑的思想都套出来。他们活象星期天下午在动物园观赏猢狲，指手划脚，挤眉弄眼扮鬼脸，吃吃地傻笑不止，无视高贵的兽类的瞋目而视。

惠蒂尔舅舅脸上带着乡巴佬常有的那种自命不凡的微笑，“卡丽，听说你认为戈镇应该统统拆掉，重新再建设起来，有这回事吗？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最近，达科他州有很多庄稼人也在耍新玩意儿。自以为他们比商人更会做买卖要办合作社！哼！”

“只要惠蒂尔和我还能下地种庄稼，我们说什么都不要合作社！”贝西舅妈妈得意扬扬地说。“卡萝尔呀，快告诉老舅妈：你星期天有没有去教堂做礼拜？有时候，你可能也去过吧？不过，你应该每个礼拜天都去！赶明儿你到了我这么大的年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不管人们自以为他们有多么聪明，反正上帝总比他们知道得要多得多，那时候你就会相信，去听牧师讲道，该是人生一大乐事了！”

他们俩大惊小怪嚷着“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有趣的玩意儿，就象是刚看到一条长着两个头的小牛犊！”他们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就是眼前的活生生的原先住在明尼苏达州，后来嫁给了他们自己的亲外甥的女人，竟然相信：离婚决不能一概都说成是不道德；私生子不应该特别受到人们诅咒；除了希伯来《圣经》以外，还有别的道德权威；酗酒的人却没有死在贫民窟；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和浸礼会的婚礼仪式，在伊甸园里都是没有的；蘑菇如同咸牛肉杂拌一样，也是可以吃的；“花花公子”这个名词，现在已经不常用了；有一些牧师已接受了进化论观点；有些人确实是聪明而又能干，却偏偏不肯投共和党一票；冬天穿贴身法兰绒衣服的这种习惯，在各地还不太普遍；从本质上来说，小提琴并不见得伤风败欲俗，所以就比礼拜堂的大风琴差劲；凡是诗人并不是个个都蓄长头发；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当小商贩或则旧货商。

“她从哪儿来如此多奇怪想法的呢？”惠蒂尔·斯梅尔舅舅百思不得其解；而贝西舅妈却插进来问，“难道说别人的想法也会象她那样吗？我的天哪！要是真的这样的话，”她说话的语气带着十足的惊讶，“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个样子！”

卡萝尔好歹耐心地等待着有一天他们离开这里。可是三个星期以后，有一天惠蒂尔舅舅说，“我们很喜欢戈镇，恐怕要待在这里不走了。奶酪厂和农场卖掉以后，始终拿不住主意究竟应该干些什么工作。前不久我找奥利·詹森谈过，我想把他的铺子盘下来，暂时先做做生意再说。”

果不其然这件事成了事实。

卡萝尔知道后非常不舒服。肯尼科特劝她说，“哦！他们会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不会常常和他们见面的。”

她决定用冷淡让他们知趣地离开她的生活。装出傲慢的姿态

却不是她的特长。他们有了一幢房子，可是卡萝尔仍然没法摆脱他们，因为他们常常不请自来，嘴边还挂着亲切的微笑说，“今儿个晚上，我们专程来看看你，免得你独个儿感到冷清。哎哟哟，你的这些窗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洗过呢？”每当她想到实际上是他们俩自个儿感到冷清的时候，总是有那么一丝同情，可是他们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批评和劝告却一下子就冲淡了她这种怜悯之情。

没有多久，他们就跟自己臭味相投的卢克·道森夫妇，皮尔逊牧师夫妇和博加特太太搞得十分热火，更糟的是：到了晚上居然还领着他们一块儿来串门。贝西舅妈让那些老奶奶有理由经常带着所谓的忠告和愚昧的经验，一窝蜂都涌到卡萝尔这里来。贝西舅妈还对善良的博加特寡妇说，“你可要常来看看我的外甥媳妇——卡丽，顺便教教她做家务现在那些年轻的少奶奶可都不知道这些事呀！”

博加特太太被她的热情搞得晕头转向，心里想，要是真的能跟他们沾上一点儿亲戚关系，那可是求之不得了。

卡萝尔正在琢磨一些不让自己受气的办法，偏偏这时候肯科特的母亲突然来到，要在哥哥惠蒂尔那里待上两个月。卡萝尔十分喜欢这位婆婆，因此自己原先的那些打算也就成为泡影了。

她觉得自己似乎已经陷于囹圄，她早已成为戈镇的俘虏。她是贝西舅妈的外甥媳妇，而且应该很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孩子妈妈。人们都指望她能坐下来扯家常，抛掉以前的奇谈怪论总是扯不完的孩子、烹饪、刺绣、土豆的价钱，以及谁家的男人爱吃菠菜，谁家的男人不爱吃菠菜，——令她悲哀的是，甚至现在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避难她往往躲到《芳华俱乐部》那里去。她突然想到，她们准定跟她一起来取笑博加特太太的。现在她才知道，久恩尼

塔，海多克的风言风语里并不庸俗，而是幽默中透着睿智。

他开始觉得她的生活——甚至远在休出生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她眼睁睁期待着《芳华俱乐部》的下一次纸牌会，因为到了那时候，她就可以和她的好友莫德·戴尔、久恩尼塔以及麦加农太太悄悄说上几句贴心话了。

她早已被溶进戈镇的生活中去了。戈镇的哲学和它的恩怨观念——已经把她主宰了。

三

现在无论那些庸俗无聊的奶奶太太们怎样嘀嘀咕咕地说肉麻话，还是什么“小孩子的饮食倒是并不要紧，你只要给他穿上花边的衣服，死劲儿吻吻他就得了”之类的胡言乱语，——卡萝尔听后也不再生气了。可她却在心里认定，照料孩子如同搞政治一样，聪明才智要比摘引脂粉气十足的语录重要得多。她跟肯尼科特、舍温和伯恩斯塔姆谈到她的休，她就马上喜形于色。有一次，看着肯尼科特坐在她身旁地板上直瞅着孩子做鬼脸，天伦之乐使她不禁沉醉了。迈尔斯冲着休说话，好象休已经是通明事理的成年人“我要是你的话，说什么都不会穿娘儿们裙子。快来参加工会，一块儿罢工，就是要他们给你裤子穿呀。”——即使这样受到善意的戏谑，卡萝尔心里也乐滋滋的。

初为人父的亲情使肯尼科特在戈镇首次举办了儿童福利周。给婴儿测量体重，检查他们的喉咙，还给那些来自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不会说英语的孩子妈妈们开婴儿食谱，卡萝尔也忙得不亦乐乎。

戈镇的上流社会，哪怕是同行嫉妒的医生的太太们，也都一起参加了。一连几天，镇上为和睦团结的气氛和人心亢奋的景象充满。但是，当最佳婴儿奖不是授予那些温文尔雅的家长而是授

予比阿和伯恩斯塔姆夫妇时，这种和睦团结友爱气氛也就马上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讽刺和闲言碎语。那些善良的太太们，先是瞪着两眼看奥拉夫·伯恩斯塔姆的蓝眼睛、黄头发和挺得笔直的后背，接着就开了腔说，“是呀，肯尼科特太太，尽管这个瑞典小东西也许确实有你丈夫所说的那么健壮，不过，现在让我老实告诉你，我简直不敢去想象这个孩子将来会干什么，要知道他娘给人家当过女仆，他的老爹是个可怕的、不信神的社会主义者！”

这些闲话让卡萝尔十分恼火，但她们说话时是那么咄咄逼人，再加上贝西舅妈又是不断跑过来嚼舌根，说有人在说她的闲话，因此她带着休出去和奥拉夫一起玩的时候，就不免觉得有些难堪了。她一面憎恨自己竟然会产生上面这种情绪，一面又希望但愿没有人看见她走进伯恩斯塔姆的小屋子。她一看到比阿和伯恩斯塔姆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就不由得越发憎恨自己和戈镇人的冷酷无情。

伯恩斯塔姆积攒了一点儿钱，已经离开了埃尔德锯木厂，在自己小屋附近的空地上开设了一个奶酪场。现在他对自己的三头母牛和六十只小鸡关怀备至，甚至深更半夜还爬起来给我它们喂食。

“我早说过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实告诉你，赶明儿奥拉夫这个小伙子，还要和海多克家的孩子们一块儿去东部上大学。嘿！——现在有好多人都来找比阿和我闲聊天。我的天哪！有一天，博加特老大娘也都来了！她呀——那个老太太待人接物可好着呢，我倒是非常喜欢。还有锯木厂的领班，他也常常来这儿。哦，俺们的朋友真多得很。不用说你也都明白！”

四

在卡萝尔的心目中，戈镇压根儿没有什么变化，就象它四周围的田地一样，除了有时候人员的变换。可能是因为喜好移居，——也可能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身上缺少冒险精神，这个草原小镇上的居民，经常向西陲迁徙。换换环境，去寻求新的出路。戈镇市容虽然和从前一个样，居民的面孔却常有变换，象大学里听课的学生。戈镇的珠宝商会无缘无故地把铺子卖掉，搬到艾伯塔或是华盛顿州一个和从前完全一模一样的小镇去，又在那里重新开业了，除了有专门职业和殷实富户以外，其他一般居民的寓所和职业都很固定。一个人今天是庄稼人，可明天可能会变成杂货商、市镇警察、汽车行修理工、餐馆老板、邮政局长、保险公司代理人，可能后天又会去当庄稼人。但他每一次改行，由于缺少经验，肯定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

杂货商奥利·詹森和肉铺子老板达尔，都搬到南达科他和爱达荷去了。卢克·道森夫妇带着一本小小的支票簿——那曾是一万英亩的草原地产——到帕萨迪纳去，购买了一幢富有东方风味的平房，沐浴和煦的阳光，吃饭则依靠自助餐厅。切特·达沙韦把自己的家具和殡葬业务出让以后，也迁到洛杉矶去了，《无畏周报》曾对他加以报道，“我们的好朋友切斯特现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担任要职，他的夫人在洛杉矶社交界享有盛名。”

丽塔·西蒙斯已经同特里·古尔德结婚，在年轻的少奶奶中间，就数她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最爱饶舌了，可是，丽塔在财产上可就比不上久恩尼塔了。哈里的父亲——也就是久恩尼塔的公公——去世后，哈里就成为时装公司的大股东，久恩尼塔也就比从前越发刻薄精明和饶舌了。她买了一套锁骨都给袒露在外面的晚礼服，故意到《芳华俱乐部》来出风头，并且她还一个劲儿说

要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去。

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地位，跟新婚不久的特里·古尔德太太一较高低，她想尽办法笼络卡萝尔，打算把她拉到自己这边来，所以就咯咯大笑着对卡萝尔说，“有一些人也许会说丽塔十分天真，但我知道她并不幼稚，不过嘛，论医术，特里跟你丈夫就是要差十万八千里呢。”

说心里话，卡萝尔真恨不得也跟着奥利·詹森一块儿搬到南达科，他哪怕是搬到另一条大街上去住也行；从一个熟悉的沉闷的环境逃到另外一个沉闷但是生疏的环境，短时间内肯定会引起一些新的变化，也许还会得到更好的前景呢。她有时会对肯尼科特说起，假如他到蒙大拿和俄勒冈去行医，也许有非常多好处。她明明知道他对戈镇很满意，根本走不了，但是，当想走的念头占据她脑海的时候，她就到火车站去要一些折迭式的铁路行车示意图，用手指头不停地在上面划来划去，仿佛这样做会使她的希望有可能实现。

然而，假如不留意的话决不会发现她心里会有这种不满情绪，也揣度不出她会有离开戈镇的想法。

循规蹈矩的居民认为，凡是有叛逆倾向的人肯定经常大发牢骚。他一听说卡萝尔·肯尼科特的名字，几乎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个人真可怕呀！跟她住在一块儿，准定活受罪！谢天谢地，我家里的人都能安于现状！”事实上，卡萝尔每天独自苦思冥想的时间还不到五分钟呢。但也许就在卡萝尔周围就有把叛逆心理深藏不露的人。

自从添了孩子以后，她已经把戈镇和那幢褐色房子真的当做永久的居所。肯尼科特高兴地看到：她跟自满而又倚老卖老的克拉克太太和埃尔德太太已能和睦共处。当人们在议论埃尔德家那辆崭新的“卡迪拉克”牌小轿车或是克拉克家的大儿子已到面粉

厂公事房工作的时候，她也经常插进来议论一番。这些话题已经逐渐成为她每天必不可少的谈笑资料了。

在最近这一、两年里，她对休倾注了一切的爱，她无暇再去批评那些商铺、街道、熟人……她匆忙跑到惠蒂尔舅舅店里去买了一包玉米片，心不在焉地听惠蒂尔舅舅责怪马丁·马奥尼硬是说上星期二的风是南风，而是不是西南风。她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并不留意身边的人和事。一路上，她只顾想着休正在长乳牙的事，压根儿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一家小铺子，这些一排排灰不溜秋的房子，却永远地将她限制在这里了。她已经完成了例行的照顾休的工作。在打五百分纸牌时，卡萝尔还为赢了克拉克夫妇而得意扬扬呢。

五

维达·舍温辞去中学教员的职务出嫁可能是休出生以后的这两年里最大的一件事了。卡萝尔是伴娘，婚礼仪式是在圣公会教堂举行的，女宾全部都穿着耀眼的新皮鞋，戴着雪白小羚羊皮制成的看上去非常精美雅致，柔软光滑的长手套。

虽然多年来维达对卡萝尔一直视同姐妹，可她们两人的关系却有点不那么容易说明白：维达对卡萝尔到底是爱还是恨，谁也说不清。

第二十一章

一

生活的车轮转得飞快，让维达简直无暇顾及自己灰色的外表；榆树成荫的大道上的积雪也仿佛是灰色的；她的生活永远是灰色的，太阳好像永远地躲开这片灰色的区域。——这种灰色的情调，恰巧是维达·舍温在三十九岁的生活的写照。

她个头不高，透出一点机灵活泼；她的肌肤略呈淡黄色，黄头发已开始泛白，而且显得有点儿干巴巴；她身上穿着蓝绸衫，镶着素淡的花边领饰，脚上是一双黑色高统皮靴，头上戴着水手帽——她的穿着，单调划一和教室里的课桌一样，一点也不显眼，幸运的是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这使她的外貌显得神采飞扬，透出她的坚韧不拔的个性，世界上每一件东西在她看来都是有意义的，她的那双碧蓝眼睛一直在滴溜溜转动，射出欢乐、怜悯和热情的光芒。但是当她安睡了，眼角边的皱纹舒展开来，垂下的眼睑就会被遮住了她神采飞扬的眼睛的时候。她的那种神采奕奕的仪态也随之无影无踪了。

她的老家是威斯康星州一个山峦起伏的小村子，父亲是个贫苦的牧师；她在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里半工半读，毕业后在满目荒凉，处处都是蓬头垢面的鞑靼人和门的内格罗人的铁矿区小镇那一带教过两年书，就来到了戈镇；一看到葱郁的树林子和大草原上一望无边的闪闪发光的麦田，她仿佛真的置身于天国乐园了。

她有时跟共事的老师们说，校舍不太干燥，不过教室倒挺好——“楼梯口的那座麦金莱总统的半身雕塑像，是一件非常好看

的艺术品，人们一想到这位勇敢、诚实、以身殉职的总统，思想上不是都会有所触动吗！”她在学校教的是法文、英文、历史和二年级拉丁文——其实，她只不过故弄玄虚地用拉丁语法中的间接引语和绝对夺格糊弄下学生罢了。她觉得学生们学习进度好象一年比一年快。她花了四个全天的时间组织了一个辩论会，在某一个星期五下午进行了一场激烈辩论。叫她感到高兴的是，辩手们唇枪舌箭，高低难辨。

她平时忙忙碌碌地过着，别人眼中的她冷静，又单纯，但谁也不了解她心灵深处充满的恐惧、渴望和内疚。她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自己就是不敢说出来。她甚至还讨厌听到“性”这个字眼。她梦里看见自己变成了一个承欢持家的妻妾，于是在惊恐中醒来，自己幽暗的房间里似乎危险又恐怖。所以，她连忙向耶稣祷告——她总是向上帝的儿子祷告的——给他献上无限敬慕之情，称他为永远令人敬爱的主。炽烈的热情和兴奋使她总算把自己的恐惧克制住了。

白天她虽然忙于参加各种活动，但入夜以后自己胸中难以排遣的那些炽烈的热情却又让她很难平静。她假装出乐乐呵呵的样子来，到哪儿都是这么说，“我想我天生就是个老处女，”“谁都不会娶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教员呀，”“你们这些吵吵闹闹、令人讨厌，而且又是惹不起的男人，我们女人真不乐意让你们到这里来乱转悠，把那些干干净净的漂亮房间弄得邋里邋遢的。要不是你们需要安慰和开导，我们早就该把你们通通轰出去了！”

可是，有一次在舞会上不知被哪一位男伴紧紧搂住她的时候，甚至当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一面跟她谈到赛伊·博加特有多么顽皮，一面慈父般地抚摩着她的纤手时，她也都会禁不住颤抖起来。有时她会觉得至今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童贞并以此而自豪。

一九一一年秋天，威尔·肯尼科特结婚的前一年，有一次打桥牌五百分，维达·舍温跟他搭挡。那时候她三十四岁，肯尼科特好像是三十六岁。她眼中的肯尼科特十分了不起，有些稚气，喜欢玩乐，而且身材长得魁伟，简直是个绝对的英雄。他们两人帮着女主人端生拦凉菜、咖啡和姜饼，他们在厨房里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而其他的人都在对面的房间里闷头吃晚饭。

肯尼科特到底是个男子汉，对如何同女性接近很有一套办法的，他抚摩维达的手，装作漫不经心地用胳膊臂搂着她的肩膀。

“快撒手！”她厉声说道。

“你真可爱呀，”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肩背，用试探的口吻说道。

她尽管在拚命躲开，心里却非常想跟他靠得更近些。他俯下身子来，两眼故意直瞅着她。她低眉直瞅着他放在她膝盖上的左手。她突然蹦了起来，开始乒乒乓乓地洗起盘子、碟子来了。肯尼科特也帮着她一起洗。那时，他感到有些懒怠，所以并没有继续进行试探——反正由于职业关系，女人对他已经没有秘密可言。她心里十分感激他，因为他再谈论的话题都是别的东西，她并算控制住了自己的悸动和蠢蠢欲动的渴求。

一个月以后，有一次乘雪橇外出活动的时候，他们两人正好坐在一块儿，他低声耳语对她说，“你尽管自以为是一个成年的教师，事实上还不过是个小娃娃呢。”他把胳膊臂伸了过去，想搂抱她，可她却偏偏不答应。

“难道说你不喜欢这个可怜的、孤独的单身汉吗？”他傻里傻气地嘀咕着说。

“不，我不喜欢你！你一点儿都不喜欢我。你不过是骗骗我罢了。”

“你真不觉得害臊吗！说实话，我可十分喜欢你。”

“可我不喜欢你呀。我压根儿也不会让自己喜欢你。”

他一个劲儿想让她靠近自己身旁。她却一直保持着两个人的距离。随后她掀开车毯，从雪橇上跳了下来，和哈里·海多克一起跟在雪橇后面奔跑。下了雪橇以后，大家就都跳起舞来，这时候，肯尼科特一心一意跟那个模样儿长得水灵灵的莫德·戴尔在一起，维达却大声叫嚷着要跳弗吉尼亚舞。虽然她好象并没有去仔细观察肯尼科特，但她也知道他连一眼都没有看过她。

维达·舍温的初恋——也就到此结束了。

他再也没有向维达表示过他是“非常喜欢”她的。她还是一往情深地期待着他。她常常沉醉于这种毫无意义的期待，但又常感到心里的小小的芥蒂。她对自己说，因为他只表示了一部分感情，她压根儿不要；要是他不能全心全意地爱她，那末，她决不肯让他轻轻地碰她一下的。她一发现她的这些想法也许是在自欺欺人的时候，不由得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气馁。她要用祷告来战胜自己这种窘困心情。披着粉红色法兰绒睡衣在地上跪着，稀疏的头发披在后背上，她的前额带着令人不寒而慄的丧尸一般死寂的神色，她发现她同时爱着上帝的儿子耶和华和一个凡夫俗子，并且暗自纳闷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其它的象她那样亵渎神明的女人。她甚至还想当修女去，永远虔信敬慕上帝。她还买了一串念珠，但她毕竟没有那个勇气。

无论是她学校里的同事，或是在同宿舍的好友，谁都不知道她心里有过这么一段“曾经心动”的爱恋。他们还说她“非常乐观”呢。

维达的期待不久就变成了绝望，因为肯尼科特快要跟一位年轻漂亮的来自圣保罗的城市姑娘结婚。她向肯尼科特表示祝贺，并且还装作漫不经心地向他打听结婚的时间。到了那个时刻，维达便坐在自己房间里，默默地在想象着他们在圣保罗举行婚礼的

情景。令她吃惊的是她充满着一种狂喜心情，好象她的灵魂跟着肯尼科特和那个窃据她的位置的姑娘，跟着他们一起上火车，度过了洞房花烛的美好夜晚。

她心里又非常坦然地想到，因为她自己和卡萝尔之间原本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自己这样做也并不可耻，她通过卡萝尔依旧可以和肯尼科特在一起，并且她还有权这样做。

卡萝尔在刚到戈镇不到五分钟，就给维达看见了。维达目不转睛地盯住从她跟前开过的那辆小汽车。盯住肯尼科特和他身旁的那个姑娘。维达尽管有种朦朦胧胧的十分奇怪的感觉，但并没有产生人们常有的那种嫉妒心理。在她看来，既然她通过卡萝尔接受了肯尼科特的爱，那末，卡萝尔就好比是她的魂魄成为她的一部分，一个比自己更为高大，更加可爱的形象。卡萝尔迷人的魅力，乌光闪亮的鬈发，俊俏的脸孔和粉嫩的肩膀使她打心眼里感到喜欢。但她忽然发现卡萝尔两眼总共只乜了她四分之一秒钟，但对路旁一座老式谷仓却看了很久；这让她勃然大怒。本来维达觉得自己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至少也应该得到一点感激和重视。这种想法使她几乎义愤填膺了；但是，她意识到自己身为教师，就想方设法深深地藏起这一片痴情。”

她不久就去拜访了卡萝尔，表面上是欢迎一位喜欢读书的朋友，而在心底里却隐藏着另一个难言的想法，她想看看卡萝尔知不知道肯尼科特从前曾经对她发生过兴趣。随即她发现卡萝尔并不知道肯尼科特曾经摸过别个女人的手。卡萝尔是一个有趣、天真，而且怪有学问的女孩子。维达一面绘声绘色地历数《妇女读书会》的光荣事迹，对这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馆馆员大加恭维，一面却在幻想着这位年轻姑娘仿佛就是她和肯尼科特的结晶；这种想法给了她好几个月的安慰。

她和肯尼科特夫妇以及盖伊·波洛克共进晚餐以后，一回到

家里，期待和爱恋忽然又把她主宰了。她急冲冲奔进自己的房间，把她的帽子扔在床上，就嘟嘟哝哝地说道，“我可不在乎！我并不比她差呀，——只不过比她大几岁罢了。我的身子长得也十分轻巧，我跟她一样能说会道，我相信——男人都是傻瓜蛋嘛。我要是谈情说爱起来，准定比那个喜欢梦想的孩子高明十倍。何况我长得也很好看呢！”

可是悲哀很快又取代了嫉妒。她一坐在床上，看到自己骨瘦嶙峋的大腿时，她不禁悲从中来。

“不，我哪儿都比不上她。我本来自以为我非常有‘灵性’，两条腿长得也很美原来不过一直在自欺欺人。我的两条腿简直太瘦了，只有老处女才会有呀。哼！那个卡萝尔！一个自私自利的女人！心黑手辣霸占了他的爱……不过，她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过依我看，她不应该跟盖伊·波洛克搞得那么热乎。”

有一年之久，维达十分喜欢卡萝尔。她心里尽管很想去打听卡萝尔和肯尼科特之间相处的详细情形，可就是不敢，卡萝尔很喜欢玩这一点令她很高兴，可是一看到卡萝尔频频作些这样那样的“改革”，她就忘记了她们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神秘关系大为恼火了。过了一年以后，她的这种无名的恼火就经常要暴露出来。她几乎恼羞成怒地想道，“这些人什么事儿都不干，忽然想要把所有一切东西都来一番改革——象这样的人我极其讨厌！我来这儿工作已经有四个年头了，才不过搞了一、两次精彩的辩论会！而现在她突然闯了进来，指望要大家把手头其他的事情全撂下，只去种郁金香，喝喝茶在一年以内把整个市镇变成一个甜蜜蜜的天堂，痴心妄想！说到底，这儿终究也是个可爱的、舒适的古老市镇呢！”

卡萝尔每搞一次运动——比方说，为了改进《妇女读书会》的研究计划，演出萧伯纳的几个剧本或是呼吁兴建新校舍——维

达马上就会感到愤愤不平，可是懊恼不已的是她从来没有公开暴露出来。

维达一直是一个改革家，一个自由主义者。她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一般说来都是合理的，良好的，根本不用改变，细节方面不妨可以更改。卡萝尔则是个革命家，一个激进分子——事实上，革命连她自己还都不理解呢——具有只有破坏者才有的“建设性的思想”，因为改革者认为所有必要的建设工作早已完成了。多年来的亲密交往中，就是这种藏在深处的源于性格差异的反对态度——而不是她失去了自己想象中对肯尼科特的爱情——使维达常常感到十分气愤。

可是休的出生，又使维达的心情混乱起来。她一看到卡萝尔给肯尼科特生了孩子以后好象还时时地仍有那些奇怪的想法，就非常不高兴。她承认：卡萝尔十分喜爱孩子，而且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她总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卡萝尔还有别的心思，她就替肯尼科特受不了。

她回想到其他一些从外地来到了戈镇的女人。记得某教区牧师的太太，对待来客态度十分冷淡，于是镇上谣言四起，说她曾经说过，“这儿乡巴佬在应答祈祷文时是那么热诚，我可真的受不了。”人们还有根有据地说那位太太的紧身围腰里衬着许许多多手绢呢！——结果镇上的人们看到她就大加嘲讽。牧师和太太在戈镇住了不到一、两个月，就再住不下去迁居他处了。

随后又来了一个神秘的染发描眉的女人，她穿着英国式紧身短上衣，身上散发出难闻的麝香味道。她一直跟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打官司，却弄得男人们心甘情愿替她掏腰包。维达在学校联欢晚会上朗诵的节目受到她的嘲笑。临走时，她连住旅馆的钱都付不起，还向人家借了三百块钱。

维达自己坚信，她是非常喜欢卡萝尔的，但一种奇怪的心态

却使她老喜欢把她和镇上那些喜欢诽谤的人做比较。

二

很早以前维达就十分欣赏雷米埃·伍瑟斯庞在圣公会唱诗班的歌唱；她在美以美会联欢会上和时装店里，还跟他聊过几句。但是真正了解他，是在她搬到格雷太太的兼供膳食的公寓大楼以后。这是在她向肯尼科特求爱失败以后的第五个年头。她已经三十九岁了，雷米埃说不定还比她小一岁。

她由衷地向他说，"哎唷！你那么聪明机智，那么圆熟老练，此外还有天性的那么一副好嗓子，真是前程无量！你在《来自坎卡基的姑娘》这出戏里演得真出色，我都快象个傻瓜一样了。你要是真的去演戏，我敢说，你也许会跟明尼阿波利斯那些名角一样叫座呢。可是，我说现在你做生意可也不赖。这也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事业。"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雷米埃手里拿着苹果酱的碟子，叹了一口气说。

他们两人谁都觉得自己生平头一遭找到了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瞧不起银行职员威利斯·伍德福德和他的那位一天到晚只会收拾孩子的太太；他们也瞧不起沉默寡言的莱曼·卡斯夫妇，满嘴都是俚语的旅行推销员，以及格雷太太那里其他胸无点墨的房客。他们两人就这样侃侃而谈。他们看到两个人是如此的意趣相投，真可以说是喜出望外了：

"象萨姆·克拉克和哈里·海多克这号人，对于音乐、图画，还有教堂里娓娓动听的讲道和艺术性的确很高的电影也太不热心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象卡萝尔·肯尼科特这种人，对所有这些艺术玩意儿又强调得太过分了。人们欣赏美的东西固然应该，可是，也不能太不实际嘛——他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来看待

事物才好。”

维达和雷米埃笑容满面，把盛着泡菜的印花玻璃碟子转来转去。两人兴致越来越高，禁不住谈到卡萝尔的玫瑰红小圆帽，卡萝尔有多么惹人喜爱，卡萝尔新买的浅口皮鞋，卡萝尔认为学校纪律不宜太严真是太傻了，卡萝尔在时装店里又是多么雍容大方，末了还有卡萝尔的那些令人难以捉摸的，老实说似乎有些神经质的奇怪思想。

他们两人又谈到：雷米埃在时装店橱窗里把各式各样男衬衫陈列得很好看，雷米埃上星期天在礼拜堂里为奉献仪式的伴唱，太精彩了，没有一首新的独唱曲能比得上《金色的耶路撒冷》那么悦耳动听了；雷米埃又是怎样去摆脱久恩尼塔·海多克的纠缠和指责，只要她一跑到店里来指手划脚时，他就干脆对她说，口是心非地试图显出自己的精明毫无用处；反正这个时装店现在是归雷米埃经管的，如果久恩尼塔或是哈里觉得不满意，尽可以另请高明嘛。

他们两人又谈到：维达只要一穿上镶着皱褶花边的新上衣，看起来就年轻漂亮，据维达自己的估计，只有三十二岁，而据雷蒙的估计则是二十二岁。维达打算要在辩论会演出一个小戏；在运动场上由于有那个傻大个儿赛伊·博加特在捣乱，所以要其他的小男孩乖乖地听使唤，也就非常困难了。

他们两人又谈到：道森太太从帕萨迪纳寄给卡斯太太的那张风景明信片，上面印着二月里在户外盛开的玫瑰花；又谈到：第四次列车现在改点了；古尔德大夫开汽车七扭八拐，开汽车的人似乎都不要命了；有人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者万一有机会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就能长期执政，可实际即使有机会也不会超过半年；而且卡萝尔好象是个疯子，常常前言不搭后语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扯一通。

过去维达总是认为，雷米埃身材瘦削，神情沮丧，此外还有一头褪了色的硬头发。现在她才发觉，他的下巴颏儿是正方的；他的一双手又白又长，而且动作灵活，姿势优美；他的一双信任他人的眼睛，说明他特别纯真。维达开始管他叫“雷”，每当久恩尼塔·海多克或是丽塔·古尔德在《芳华俱乐部》窃笑他的时候，她就马上会挺身而出为他申辩，说他这个人不但不自私，而且还能体贴人。

暮秋时节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两人一起款步来到了明尼玛喜湖边。雷说他心里非常想去看一下壮丽的海洋，那一定不是湖所能相比的。这时，维达装作平静地说，从前她已经看见过了，是在一个夏天，游览科德角时见过的。

“你果真到过科德角吗？到过马萨诸塞州吗？我知道你出门旅行过，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你会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雷米埃的兴趣勃发让她觉得自己更年轻、更挺秀。维达来了兴致滔滔不绝地说，“哦，是的，我是出过远门的。那次旅行真是好玩。马萨诸塞州有那么多的名胜古迹。莱克辛顿的古战场，朗费罗故居，还有科德角——那里什么东西都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有渔夫、捕鲸船和沙丘等等。”

忽然她希望手里能拄上一根小小的拐棍。雷米埃就马上给她从柳树上攀折了一根枝条。

“我的天哪，你力气可真大！”——她说。

“不，算不上十分大。要是这里有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我就可以常常去锻炼身体。我总觉得假如有机会的话，我准可以当一个十分不赖的杂技演员。”

“这一点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尽管你个儿这么大，动作却灵活得出奇呀。”

“哦，那还差得远呢。但我真的巴不得我们能有一个青年会，

常常到那里去听听演讲等等，一定是很有意思。我要去上上课，培养自己的记忆力——我觉得，无论什么人，即使商人，也应当热心好学，你说对不对，维达？——我称呼你‘维达’，你不介意吧？”

“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可是一直管你叫‘雷’呀？”

不知为什么，她的语气里有一点儿生气似的。他暗自纳闷。

他搀着她从堤岸上走到湖沿，又放开了她的手。他们一起坐在一段砍倒了的柳木上，他突然无意中碰了她一下，他轻轻地往旁边挪动了一下身体，低声耳语说，“哦，对不起，——我可不是故意的。”

她凝眸望着混浊不堪的冰冷的湖水，上面漂浮着的灰暗的苇草。

你看上去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他说。

她两手一甩。“是啊，我是有心事！请你告诉我，这个——我觉得没用的！哦，还是别管我吧。我经常是这样的。给我讲讲你在时装店入股的计划。我认为你的主意很好：哈里·海多克和那个老吝啬鬼西蒙斯，本就不该独吞。”

雷米埃就开始谈到自己在店里几次失败的交易，那时他尽管据理力争，出谋画策，可该死的老板却不肯听从……“要知道我一再跟他们提起，顺便弄一些男人夏天穿的短裤衩到柜台上来卖，当然，后来他们果真去了，不料却上了里弗金这个骗子的当，这个买卖一下子给抢走了；后来哈里就说——哈里其人你是知道的，可能他并不是故意要发脾气，但是话又说回来，他这个人脾气的确是很坏的——”

雷米埃伸过手去想把她搀扶起来。“你别见怪，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是陪着一位小姐出去散步，得不到她的信任，却一个劲儿想跟她调情，——那就糟糕透顶了。”

“我相信你这个人是很靠得住的！”大声叫道，不用他搀扶，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随后粲然一笑，说：“哦——你觉得卡萝尔——你不知道威尔大夫会如何做吗？”

三

雷常常会问维达对他的柜窗装饰，新鞋陈列，在《东方明星社》演出的最佳音乐，以及他自己的衣着打扮有什么高见，虽然他本人是镇上公认的男装权威。她觉得他的小蝴蝶领结使他看起来就象教主日学的老师一样要他再不要打。

有一次，她冲着他大声嚷道：

“雷，我有时候真想好好揍你一顿！你知道你这个人太没用了，为什么老赔礼道歉，把别人抬捧得那么高呢？那次，卡萝尔·肯尼科特胡说我们都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否则我们就干脆吃无花果和硬壳果过日子等等废话的时候，你还是对她溜须拍马。偶尔，哈里·海多克拼命摆出架子来，夸夸其谈地说到什么营业额、贷款以及你不知道比他要在行多少倍的事情，你也沉默地，乖乖地听着他瞎叨咕。你应该理直气壮地正视别人！要瞪着两眼看他们！用低沉的声音说话！你可要明白，镇上就数你是绝顶聪明的人了。你确实是不比他们差！”

后来他对别人确实瞪着两眼，并用低沉的声音说话，可是有一次他拐弯抹角地告诉维达，他有一次真的向哈里·海多克怒目相视的时候，哈里却一个劲儿问他。“你这是怎么回事呀，雷来埃？你觉得哪儿在痛呀？”可是隔了半晌，哈里就问起“坎特比顿牌”短袜来了，这时，雷觉得老板的态度真的有点不一样，这让他觉得无法想象。不过他再也不象刚才那样总是唯唯喏喏的了。

他们两人正坐在兼供膳食的公寓小客厅里的黄缎面落地长靠

椅上。雷不停地说着，要是哈里真的不让他入股，他几乎就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他说到这里，打了个手势，没想到却碰着了维达的肩膀。

“哦，对不起！”他连忙道歉说。

“没什么。啊，我觉得应该回去了。有点儿头痛，”她忽然冒出这样几句话。

四

三月里的一个晚上，雷和她一起看完电影回来，顺路来到戴尔的铺子里去喝杯热巧克力。维达说，明年也许我就不在这里啦？”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在一张圆桌子前坐下来，她用细长的手指头划着玻璃桌面。透过玻璃桌面可以看见桌子兜里摆着黑色、金色和桔黄色的香水盒，售货架上还放着一些大红热水袋、淡黄色海绵、蓝边大浴巾和樱桃红刷背的发刷。她摇摇头，神情凄然一脸苦相，愁眉不展地直瞅着他说：

“我为什么老是要待在这里呢？现在我必须做决定了。转眼间，就要重订明年聘约了。我想赶明儿到别的镇上去教书。这里没人喜欢我。我最好还是早点儿走吧。趁人家还没有公开说讨厌我，我自个儿先走为好。今儿个晚上就得做出决定来。可是我也极可能——哦，还是不说了。我们赶快走吧。时间已经不早了。”

她突然站了起来，迈开大步，走了出去。根本不理睬他的哀叫：“维达！等一下！你别走！我的天哪！你真把我吓坏啦！唉！维达！”他付完账，她早已走得非常远了。他在她后面拼命追赶，不停叫着，“维达！等一等！”到了高杰林家门口的紫丁香棚架下，雷米埃追上了她，拉着她的胳膊，不让她再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柔细的眼睑里噙满了泪水。“有谁明白我的心？我最好还是到处流浪去，让人们忘了我吧。哦，雷，别拉我，放开我。我已经决定不再续约了——我要离开这里——到天涯海角去——”

他的手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她低下了头，用他的手背在脸上蹭着。

六月间他们终于成婚了。

五

他们租下了奥利·詹森先前住的那幢房子。“房子虽然很小，”维达说，“但有一个非常好的菜园子，我们可以更接近大自然，真是好极了。”

尽管按说她应该叫维达·伍瑟斯庞，虽然她也无意继续保留自己的本姓，但人们还是照旧管她叫维达·舍温。

她已经辞去了中学教员的差事，但仍然兼任一班英文课，《妇女读书会》每次开会，她都是忙得不亦乐乎。她经常闯进休息室，要诺德尔奎斯特太太扫地板。她接替卡萝尔，担任了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她在圣公会主日学给女子高级班教课，并设法恢复女子团契活动。自信和幸福使原先已是万念俱灰的她的精力充沛，忙忙碌碌。她身子变得一天比一天丰满，尽管依旧喜欢饶舌，但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别人幸福的家庭显出羡慕之情，甚至对小孩子宠爱有加。但是，她却力争使整个戈镇都赞成她的改革方案——那就是购置土地兴建公园，并强制规定家家户户的后院里都要打扫得十分干净。

她一到了时装店，就缠住办公桌跟前的哈里·海多克，甚至打断了他的笑话。她老实不客气对他说，皮鞋部和男子服装部都

是雷蒙一手办起来的，所以雷蒙也应该是一个股东，不等哈里回话，她就要挟说，如果不成的话雷蒙和她也许就会另开一个铺子了。“我自个儿就站柜台，而且有人还愿意资助我们。”

其实天知道哪会有什么资助呢。

后来，雷蒙真的当上了股东，占有全店股金的六分之一。

如今雷蒙今非昔比神气活现。他对男顾客往往摆出一副新的架子来，见了漂亮的女顾客，也不再羞怯怯地拍马奉承了。除了殷切地力劝顾客去买他们根本不太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心不在焉地伫立在店堂后面。可是，只要一想到维达那种急风暴雨式的追逐，他就会得意洋洋的觉得自己真不愧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维达只要一看见肯尼科特跟雷在一起，以往的事情就涌上心，一种难言的嫉妒就蔓延开来。维达暗自思忖：有人可能会认为肯尼科特就是雷的顶头上司。她好像看到卡萝尔带着一丝满足的笑说：“瞧，肯尼科特多么像是服装店的老板啊。”禁不住恨恨地说“你可不要太幸灾乐祸！你的那位死样活气的老男人，我才不希罕！嘿，肯尼科特比我的雷可差得远了！

第二十二章

一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对两性或赞扬会作出怎样反应，可决计想不到他如何打发了刚刚过去的二十四个小时。正是这个原因，码头工人不了解店员，伦敦人不了解布什曼。也正是这个原因，卡萝尔也不了解婚后的维达，至于卡萝尔自己，她已经有了孩子和一幢大房子要照料。肯尼科特在外出诊的时候，只要来了电话，她还要给他代接一下。另外，卡萝尔见了什么书都要拿来读读，而维达只要看看报纸的大标题就得了。

但是脱离了多年来沉闷的寄宿生活的维达，十分喜欢操持家务，哪怕是令人腻味的琐事。她没有雇用也不想雇用佣人。她做饭炒菜，烤点心，打扫房间，洗涮晚餐桌布，带着化学家在新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高兴。炉灶在她眼里就象是一座神圣的祭坛似的。她一上街买东西，往往胸口抱着一大堆肉汁罐头，还会买一把洗碗刷或是一大块熏肉，看样子就象要准备大宴宾客似的。她两膝跪在一颗自己泡制出来的豆苗旁边，喃喃自语道，“这是我亲手培植出来的——我给大自然创造了一个新生命。”

“我非常高兴，看到她是那么幸福。”卡萝尔暗自寻思道。我应该象她一样。我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家务方面可就不行了。然而话又说回来，我想我还算是走运；跟新开垦的林地上那些农妇或是贫民窟里的人相比，真不知道要好多少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凡是自以为生活比别人优裕的人，也不见得就会感到十分满足，或者永远满足。

卡萝尔几乎难以想象自己是怎样打发完一天的二十四个小时

的。起床，给孩子穿衣服，吃早餐，吩咐奥斯卡里娜当天要买的东西，领着孩子上门廊那儿去玩，到肉铺子去买牛排和猪排，给孩子洗澡，用钉子把架子钉钉牢；吃过了午饭，安排孩子午睡，给了送冰块的工友小费后，看一个钟头书，带着孩子出去散步，顺便去拜访一下维达；吃过晚饭，让孩子上了床，马上补袜子，还要听着肯尼科特一面在打呵欠，一面指摘麦加农大夫不该用他那套蹩脚的 X 光仪器来治疗上皮癌；把长袍补好以后，早已昏昏欲睡，还硬着头皮看了一页索尔斯坦·维布伦的书，只听到肯尼科特在给炉子添煤——整整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只有在休特别淘气，或叫或笑，或者用令人吃惊的成年人的口吻说：“我爱我的小椅子”的时候，卡萝尔心里才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在别的时候，孤独冷清的感觉就取而代之。一想到这里，她的幸运感就消散殆尽了。她真恨不得能象维达那样安于戈镇现状，高高兴兴地拖地板——那才好呢。

二

卡萝尔博览群书数量惊人，这些书不是从公共图书馆借来的，就是从圣保罗各书店买来的。开始，肯尼科特对她买书的癖好也十分不理解。书——终归是书嘛，这儿图书馆里有的是好几千册书，可以免费借阅，那你又何必一定要自己掏钱去买呢？后来他得出结论，卡萝尔买书的癖好来自她图书馆员的经历，可能一生也就是这样了。

她所读过的书的作者，十之八九令维达·舍温深恶痛绝。他们中间，有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年轻的英国现实主义作者，俄国的恐怖分子；安纳托尔·法朗士，罗曼——罗兰，尼克索，威尔斯，萧伯纳，凯伊，埃德加·李·马斯特尔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亨利·门肯，以及所有其他具有反叛性的哲学家

和艺术家，——不管是在纽约挂着蜡防印花布帷幔的画室里，在堪萨斯的农场里，在旧金山的客厅里，还是在阿拉巴马的黑人学校里，——许多妇女正在孜孜以求地向他们请教。卡萝尔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种不十分明晰的、如同千千万万的妇女都感觉到的愿望，同时，她已有了一条定论：阶级一定存在；但自由属于哪个阶级她却说不清楚。

她的阅读经历，对她观察大街，戈镇，以及跟肯尼科特待在车上时所看到的附近几个乡镇很有帮助。在她飘忽不定的思想里，逐渐形成了某些信念，并且会零零散散地浮现出来，在她上床睡觉前，或是在修剪指甲，或是在等待肯尼科特回家的时候。

后来，她就把她的这些信念告诉维达·舍温——维达·伍瑟斯庞——她们两人正在热水汀旁坐着，挑选着刚从惠蒂尔舅舅杂货食品店买来的一大碗质量不太好的胡桃和美洲山核桃，那天晚上，肯尼科特和雷米埃跟斯巴达协会的其他几位干事一起到瓦卡明去主持该地分会的成立典礼仪式。因此，维达就跑到卡萝尔家里来过夜了。安顿休去睡觉，满嘴唾沫星子乱溅地称赞了一通孩子的皮肤后，她们两人就开始闲聊天，一直聊到深更半夜。

那天晚上，卡萝尔她们聊的正是她积久的零零散散的阶级意识，也是千千万万个草原乡镇上广大妇女的心声，她提出了一些与实际问题并无帮助的闪烁其词的特别难付诸实践的方案。她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简明扼要地用言语表达出来，仅仅略微提到了这么几句，说，“哦，你知道，”“你要是领会我的意思的话，”以及“我可不知道这会儿我自己是不是讲清楚了。”其实嘛，她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够明确，足以使维达有那么一点气愤了。

三

卡萝尔说，她在读通俗小说和看戏的时候，发现美国的小市

镇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往往可以从每月出版的几十种杂志里看到，这种小镇，至今依旧保持着古老的淳朴和睦的风气，在那里可以娶到心地纯洁的、可爱的姑娘。所以，凡是对那些漂亮的城市女人感到厌倦在巴黎一举成名的画家，或是在纽约发家致富的金融家，都会说大城市邪恶透顶。于是，他们就衣锦荣归，娶上他们孩童时代青梅竹马的情侣，欢欢喜喜地定居在这些小镇上，安度晚年。

另一种美国小镇都无一例外的是同一个样子。：都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有铁狗雕像的草坪有金碧辉煌的砖饰的门，以及西洋跳棋，和涂上金色香蒲花纹的水壶，另外还有一些精明而又滑稽的老头儿——他们往往被人叫做“土佬儿”——有时突然会大喊一声，“哼，老子对天发誓……。”这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传统小镇，至今依旧是杂耍歌舞剧团、滑稽插图的画家，以及报上幽默小品的描绘对象，但在现实的生活里，这种旧有的传统远在四十年以前早已消失殆尽。就以卡萝尔所在的那个小镇为例，那里的人们早已不是象过去心里想的是贩卖骡马的这种生意经，而是什么便宜的汽车、电话、成衣、谷仓、紫苜蓿、柯达照相机、留声机，莫里斯式皮圈椅、桥牌奖、石油股票、电影、地产、从来没有读过的马克·吐温全集以及文字写得十分简洁的政治书籍。

对于这样的小镇生活令有些人象肯尼科特或是钱普·佩里觉得很满意，但也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女人和年轻小伙子——并不喜欢。脑子灵活一点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寡妇——卡萝尔称她们是“走运”，都象一下子涌到大城市去了。他们不管小说里所写的那种传统，决心在那里住下来，哪怕是在假日也极少回到老家来。在这些旧有传统已经消失，处在躁动中的小镇上，就是安守本份的人，到了晚年，只要有路子，他们也会离开那里，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或者各大城市去。

卡萝尔历来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小镇生活无聊空虚，而不是由于乡巴佬的愚昧无知。

小镇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呆板划一；人们举止言谈陈腐无味；而且，为了得到别人尊敬，精神上自我压抑。这是一种自我满足……好像一个垂危之际的死者一个自强不息的生者却带着畸形病态的满足的情绪。可这种畸形的病态的消极态度却被看作惟一美德。这里不让人们享乐，要人们心甘情愿受奴役，就象笃信上帝一般安于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些呆板乏味的人们，吃着索然无味的东西，饭后就坐在扎屁股的摇椅里，身上连外套都没有穿，脑子里则是什么都没有，耳朵里听着机械刻板的音乐，嘴巴里赞美“福特”牌汽车机械性能好，竟然还自以为是世界上最最伟大的民族呢。

四

卡萝尔对这种普遍沉闷的生活对来自外国的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略知一二。她记得，在头一代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些异国情调。有一次，比阿领她去逛过在路德教会礼拜堂前设摊叫卖的挪威人市集，她就在一个纯正的挪威乡村小饭馆里看到，有一些肤色苍白的女人，穿着镶嵌金色丝绸、彩色珠子滚边的大红坎肩，蓝边的黑裙子上束着绿条子围裙，高高耸起的小圆帽衬出她们的脸蛋的俊秀——她们正在给顾客们端上“romme-grodoglefse”——甜饼和肉桂酸牛奶布丁。这种新奇的异域风情让卡萝尔赞不绝口。

可是她也看到：这种新奇的异域风情正逐渐被消磨殆尽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女人，开始把她们带有肉桂风味的布丁和大红坎肩，各自换成炸猪排之类的英国菜和浆得绷硬的白褂子，挪威峡湾古色古香的圣诞赞歌也被换成了《她是我的爵士乐美人儿》，

逐渐地跟美国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原本她们那些轻松活泼、新颖别致的曾给小镇生活增添异彩的生活习惯，在极短时间里但如今早已蒙上了灰暗的色调。这个变化过程，是在她们的子女身上彻底显现出来的。她们穿的是成衣，说的是中学里流行的俚语，竭力遵守当地礼俗，如此一来，他们初入境的外国风俗习惯完全被健全的美国生活习俗同化了。

她觉得自己跟这些外国移民一样，也在戈镇的潜移默化下，变成徒有其表庸庸碌碌的人，这种想法使她十分害怕，非常想起来反抗。

卡萝尔说，在很多小乡镇上，人们不能有渊博的学识才能保持体面，每一个小乡镇上，除了少数几个知书明理的人，其他的市民都是以愚昧无知引以为荣。而那少数几个人则被认为是自炫博学自命不凡的、道德有问题。

尚在实验阶段中的施政纲领和合作社销售以及需要知识、勇气和想象力的冒险事业，的确已在美国西部和中西部着手进行中，不过，搞这些实验活动是在农村，而并不是在城市。在城市里，这些所谓的“异端邪说”只不过得到少数教师、医生、律师、工会和象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样的工人支持，并且这些支持者也因此遭到指责，被人讥笑为“狂热病”和“半瓶醋的空谈社会主义者。”来自各报社编辑和教会牧师的劝诫都会喋喋不休地把他们包围。那种积久的顽固的愚昧无知，就象乌云似的在他们头上笼罩着，使他们感到阻力重重，压力巨大。

五

维达说：“是的——哦——你知道，我总觉得雷本来可以做一个顶好的牧师，因为他有一个虔诚的灵魂。要是他讲道，一定会十分精彩。不过，现在他要做牧师，恐怕已经来不及了，不

过，卖鞋子照样是于人为善嘛——我这几天一直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组织家庭祷告会？”

六

卡萝尔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小镇，毫无疑问，都有这样一种倾向：小镇上不但死气沉沉；无知愚昧充斥其中，但幸运的是，年轻的好奇给它带来了一线生机。在法国或西藏，正如在怀俄明州或印第安纳州一样，以上这些特性都是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可是，当一个国家费尽心机，力求清一色标准化，渴望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后成为世界上头号市侩的时候，它的小镇的乡土气息已无法继续保持，镇上的人们再也不会过已往的平静如水的田园生活了。这个小镇——就有这样一股力量，它正在想尽办法去征服大地，要将日月换新天，要为戈镇赢来诗人但丁的赞夸，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白痴大人物披上大学生制服。这一股十分之自信的力量，咄咄逼人地威胁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这个头戴褐色圆顶礼帽的旅行推销员竟想把中国哲人贤士推倒一边，把香烟广告贴在千百年来一直篆刻着孔夫子格言的古老拱门之上。

象这样的一个社会，原本可以大量制造廉价汽车、便宜手表和安全刮脸刀片。可它并不以此而满足直到它的廉价汽车，便宜手表和安全刮脸刀片成为人们生活的一切。

可正是成千上万的小镇组成了这样的社会和国家。它的总统不过是一个大的汽车制造商，而那些身体圆胖的参议员和总统，也不过是一步登天的乡下律师和银行家。

象这样自以为是把自己跟罗马和维也纳混为一谈的小镇，决不会得到可能足以使它变得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国际主义思想。它

关心的是发财致富的机会和出名的可能。它的社会思想，缺乏伟大的气派、崇高的志向、高傲的姿态，而只是关心工钱便宜的厨子和暴涨不已的地产价格。它只会在纸牌里消磨时间，而不知道预言家们已经走上门廊，正在议论一些足以撼动它的重大问题呢。

要是小镇上人人都象钱普·佩里和萨姆·克拉克那样心地厚道，那就大可不必同那腐朽的传统纠缠不清了。可是哈里·海多克、戴夫·戴尔、杰克逊·埃尔德这号人——就是这些十分忙碌的小商人，出于他们追逐金钱的这一共同目标，因而势力庞大，他们尽管自以为有远大的抱负，但是他们却整天价离不开收银机和喜剧电影——小镇就是被他们变成了枯燥无味的行将就木的老迈不堪的垂死的病人。

七

卡萝尔竭力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让戈镇这样丑陋不堪。也许，原因在于这个小镇本身。处处看起来都是几乎相同，建筑马马虎虎，极不坚固，仿佛在仓促中建起；不会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环境，以致漫山坡上矮树丛生，湖滨胜地已被铁路截断，小溪两旁垃圾堆积成山；色彩过于单调沉闷；市房建筑千篇一律，那些坑坑洼洼的街道，直板单调，而不是迂回曲折，引人入胜。这样宽敞的街道，要是两旁宫殿式建筑耸然林立，一定会气势宏伟，但相反地，大街两旁店铺又矮小、又破烂，越发显得寒伧不堪。

美国的小镇十分之九都很相象，游客无不感到十分腻味，看起来都是大同小异沉闷哲学一般死板。在匹兹堡以西，到处都是——而在匹兹堡以东，有时偶尔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锯木厂，同样的火车站，同样的“福特”汽车行，同样的奶酪厂，同样的盒式住宅和两层楼店铺。其中偶尔有一幢比较新颖的、别出心裁

的住宅建筑，可看上去还是大同小异：它们同样都是小平房，同样都是用灰浆和彩色瓷砖砌起来的四四方方的房子。各个店铺里陈列着同样的统一规格、广告遍布全国的商品；方圆三千英里以内的各地报纸，都刊登着同样的“通过报业辛迪加发出的特写报道”；简直都可以在德拉瓦州一个小伙子身上发现，阿肯色州一个小伙子身上所穿的那种色彩鲜艳的现成衣服。而且两人嘴里都会说内容相同的体育版上同样的俚语，假如事先告诉你他们中间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则是理发师，你也猜不出他们到底谁是大学生，谁是理发师。

我们来设想一下这种情形，假如说肯尼科特突然被人带到离戈镇有几十英里远的另一个小镇去，甚至连他自己也不会发觉。很明显，他走过的是同样的大街甚至可能有同样的名字，他在同样的杂货铺里，会看到同样的年轻小伙子正在端着同样的冰琪凌苏打，送给一个同样的年轻女人，而在她的胳臂底下也掖着同样的杂志和唱片。只有等到他一上楼，走进自己的诊所，发觉门上挂着另外一个牌子，诊所里面又是另外一个肯尼科特医生——此时，他也许才会发觉他已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了。

最后，卡萝尔把她自己的种种不满归结起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大草原上的这些小镇，尽管是依靠庄稼人才得以存在，可是庄稼人却过得并不如意；镇上的市民靠从庄稼人身上搜刮得到汽车和社会地位，而同时又不愿为小镇的发展建设尽点力气。这是一种“寄生的希腊文化”——甚至还要删去“文化”这两个字才合适。

“我们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卡萝尔说。“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呢？大概可以从批评着手。哦，假如让那些平庸无能的大人物感到他们正在遭受到抨击，也许多少总会有一点儿效果……但也许也可能连一点儿效果都没有。可能有一天那些庄稼人

会建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市镇，可能他们可能还会有自己的俱乐部呢！然而，我自己恐怕再也不会提出什么‘改革方案’了。唉，问题在于根本没有一个组织愿意关心这种与己无利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想法，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你是希望所有一切都要尽善尽美，是吗？”维达回答说。

“是呀！那又是什么不好呢？”

“你好象特别讨厌这个地方！你要是指望在这里有所作为必须得对它有感情才行。”

“嘿，怎么能说我对戈镇没有感情呢！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它的呢。要不然，我才不会管它有多脏多乱呢。现在我才了解到：戈镇事实上，就跟纽约一样大，并不象我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小如芥子。我在纽约认识的人没有超过四五十个，但在这里，我也认识了那么多的人。你还有别的意见吗？”

“哦，亲爱的卡萝尔，你的看法真让我伤心。不妨想一想，人家辛苦了这么多年，才建起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市镇，而你忽然不屑地来个一笔勾倒人家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难道这样说就公平吗？”

“怎么就不公平啦？如果让戈镇人去看一看威尼斯，作个比较，准定也要同样感到伤心呢。”

“决不会的！我说，乘坐威尼斯的那种狭长的平底船固然十分惬意，但我们这里的浴室可要比那里漂亮！实际上镇上有不少人都考虑到了，可是在你眼里好像只有你考虑到了一样。当然罗，我也得承认，我们这里有某些东西还不够水平。例如说，我们上演的戏剧，也许就没有巴黎精采。是的，的确如此！可我也不愿看到忽然间我们的生活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不管它是街道设计、请客仪式，还是疯狂的共产思想。”

维达简单扼要地谈到了她认为是“将会使戈镇变得更好、更美的一些行之有效事实上已在实现之中的办法。”她谈到了《妇女读书会》，休息室，灭蚊运动，以及有关园林绿化和疏浚下水道的运动——所有这些事情，都近在眼前，切实可行。

而卡萝尔的回答是够异想天开，虚无缥缈了。

“是的，……是的，……我知道。以上这些事情都非常好。不过，要想真正地完全实现这些设想，恐怕得有一次彻头彻尾的冲击。这里的生活已经够舒服太安稳了。它需要一点新鲜的空气。我希望《妇女读书会》能促使市政建设得到改善，办法就是：提倡斯特林堡的戏剧，以及古典舞蹈家——在朦胧的薄纱下面，可以看到一双娇美的腿——还有，有一些身材粗壮、蓄黑胡子、玩世不恭的法国人，坐了下来，喝酒，唱歌剧里的咏叹调，讲一些开放的故事，嘲笑我们的繁文缛节，并摘引了拉伯雷作品里的一些片断，而且还丝毫都不感到害臊，竟然吻我的手！”

“哈！——哈！——哈！别的事情我可不太清楚，不过，让一个陌生人吻你的手！我想，那可能是你和所有其他不安份的年轻女人真的求之不得的”卡萝尔听了气愤得发抖起来，那个老松鼠一般的维达，马上分辩，“哦，亲爱的卡萝尔，千万不要把我的话当真。刚才我说的意思，只不过是——”

“我知道，你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快往下说呀。让我也受受教导。说来也怪可笑的：我一个劲儿想把戈镇改变了，而戈镇却也试图让我习惯戈镇的生活。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哦，还多得是呢。也许有一天我们在这里会看到象你刚才所说的那种脑满肠肥而又愤世嫉俗的法国人，冷嘲热讽，满身散发出烟草味，拚命喝烈洒，把脑子和消化器官都给弄坏了！真不可想象！不过，我们也没闲着，我们暂时还得忙着修草坪和铺路面！这是迟早的事儿《妇女读书会》多少已是初见成效。而你呢

——”她用特别强调的语气继续说道——“你总是说的太多，你做的事太少了，说老实话，并不比被你嘲笑的人做得多！校董会的萨姆·克拉克，目前为了改善学校的通风设备，他正在作出努力。因口才总被你嘲笑的埃拉·斯托博迪已经说服铁路局捐钱，在火车站前面那块空地上开辟一个小花园。

“你呀动不动就挖苦人。可是十分抱歉，我发现你太狂妄了。尤其是你对待宗教的态度。

“你应该知道，你根本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家。你这个人好高骛远，常常半途而废。新的市政厅大会堂、灭蝇运动、读书会的报告、图书馆馆务委员会、戏剧社——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能达到上演易卜生剧本的水平罢了你就撒手不干了。什么事情你都要求一下子做得尽善尽美。你可想过，你做过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好事吗？恐怕只是在儿童福利周，你曾经给肯尼科特大夫帮过忙。你自己并没有做多少，可你平日里对我们大家却提出了那么苛刻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我说了，可能会叫你伤心。我们不是准备在这一、两年内，修建一幢新的校舍吗？可始终你都不曾有过关注！

“莫特教授和我，还有别人，多年来一直为这件事磨破嘴皮。我们没有来找你帮忙，因为我们觉得没用。但是到头来我们真的成功了！那些有关人士已经答应我说，只要战时情况许可的话，他们就为兴建校舍发行公债。那时候，我们就会有钱用特别好看的褐色砖头盖成一幢呱呱叫的大楼，有许许多多大窗子，学校里还要设置农科和工艺科。我说，等到我们的新校舍一落成，你就知道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很高兴地得知这一消息。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能够亲自参加这一工作。不过——假如我提出下面这么一个问题，请你万万不要以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在那幢合乎卫生的新校舍里，教

师们是不是还会胡乱讲解，误人子弟地指着地图上的一个黄点儿说这是波斯，‘凯撒’是一本文法难题集解的书名呢？”

八

卡萝尔的话让维达大为光火。卡萝尔见状连忙赔礼道歉；她们两人又继续谈了一个钟头，继续她们的争论。结果还是维达占了上风。

因为自己没有被请去筹划兴建新校舍的事，卡萝尔心里觉得茫然若失。她的美好想象就被暂时搁在一边了。因此，维达要求她带领一小组营火会少女，她就一口答应了，而且对她们所演出的印第安人的舞蹈，宗教仪式以及服装打扮，也都表示特别满意。她参加《妇女读书会》的次数渐渐多起来了。她以维达的名义四出奔走，到处募款，以便雇用一位年轻、健壮、和蔼而又聪明的乡村护士，向贫困的病家提供医疗照顾。

可是卡萝尔一直没有丢下她美好的梦想，常常地她似乎看到了那个身材粗壮、玩世不恭的法国人，以及那些穿着透明衣衫的舞蹈家；卡萝尔之所以会喜欢营火会少女不是象维达那样认为“通过这种童子军训练，可以使她们将来成为贤妻良母”，而是希望那些印第安人的舞蹈，可以给他们黯淡无光的生活增添一些反叛的色彩。

有的时候她帮助埃拉·斯托博迪在火车站附近的小三角公园里栽种花草；她蹲伏在地上，拿着一把铲土的小弯刀，手上戴着种花时专用的长手套；她和埃拉一起谈到：倒挂金钟属植物和美人蕉属植物，都是深受大众喜爱的花草时不由地想到自己好象是在一座被人遗忘的残破的空落落的庙里干活儿一样；更让她悲哀的是她竟然被火车上的旅客们当做一个姿色日衰，但举止端庄的乡村妇女；行李搬运佚说，“哦，是的，我认为这给孩子们作出

了极好的榜样的时候。”她好像看到自己头上戴着花冠，正东奔西跑在巴比伦的大街上。

这次栽花种草活动使她对植物产生了兴趣。过去她认得的花花草草，只不过是卷丹和野玫瑰罢了，但她和休有了新的认识。“妈妈，金凤花在说什么话呀？”他大声喊道，手里抓了一大把乱草，脸上沾满了金灿灿的花粉。她跪了下来抱住他。她承认是他使自己的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了。长久以前她心中洋溢着母亲的喜悦。

可是一到深夜，死亡的恐惧常常把她惊醒。于是，她就从肯尼科特躺着的被窝旁边爬出来，蹑手蹑脚地向浴室走去，对着药品柜门上的镜子，仔细端详着自己那张苍白的脸孔。

当维达变得越发丰满、越发年轻的时候，她自己的模样儿是不是显得越发苍老呢？她的鼻子是不是比从前更尖削呢？她的脖子上是不是开始有了皱褶呢？她凝眸审视着自己，似乎不认识自己。现在她才不过三十岁，可她结婚已有五年了——她好象是上了麻醉药似的，迷迷糊糊地一下子，五年的时间过去了。真是岁月不待人啊！难抑的悲哀和愤怒使她用拳头使劲儿敲搪瓷浴缸的边沿大发脾气：

“气死我了！我几乎无法忍受了！他们都是在撒谎——维达、威尔、贝西舅妈——他们都说我如今有了休，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有了帮助别人的善行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我——终归是我！等到我死的时候，我眼前这个世界——好象也就毁了。我——终归是我！我不乐意把大海和象牙塔都留给别人——我自己就需要它们呀！该死的维达！他们全部都是该死的家伙！难道他们指鹿为马我也要相信吗？

第二十三章

一

美国卷入了这场世界大战。雷米埃就被维达送到军官训练营去了——那时他们结婚的时间还不到一年。雷米埃到了那里，学习勤奋，刻苦耐劳，结业后被授予步兵中尉，最早一批派往海外。

此刻，卡萝尔简直十分害怕维达，因为现在维达对战争如此狂热而且又变得脾气暴躁。雷米埃的勇赴前线的英雄气概深深打动了卡萝尔，她在言谈中情不自禁地就表现出来。可是维达却是如此无礼地对待她！

莱曼·卡斯、纳特·希克斯和萨姆·克拉克的儿子，也都被征召入伍。但入伍的士兵大多都是卡萝尔不认识的德国和瑞典庄稼人的儿子。特里·古尔德大夫和麦加农大夫，都当上了随军医疗队的上尉军医，在衣阿华和佐治亚的营房里驻扎。撇开雷米埃不算，来自戈镇那个地区的入伍人员中间，只有他们两人是军官。本来肯尼科特也很想跟他们一起入伍，可是镇上那几位医生再也不管平时的激烈的行业竞争，决定让他留下来，在他还没有奉召入伍以前，暂且给镇上的人看病。那时节，肯尼科特才四十二岁，在那个方圆十八英里以内他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医生。韦斯特莱克老医生向来不能受苦，一到夜间就不乐意到乡下去出诊的，这时却翻出从前的勋章襟绶，为出征做好了准备。

可是肯尼科特也想入伍！卡萝尔左右为难，她没有斯巴达妇女的那种尚武精神。但她知道他心里很想去；她也知道他心里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愿望，从他老是步履艰难地走路的姿式和有时谈

到天气是阴是晴的神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她被深深的打动了，可是仅仅是感动，她不想让他去入伍。

赛伊·博加特本来就是戈镇的小痞子。现在，他再也不是从前躲在阁楼里瞎捉摸卡萝尔的自命非凡、以及刺探女人生孩子的秘密的一个骨瘦嶙峋的小孩子了。他已经十九岁了，长得身躯高大，膀大腰圆，整天价都在忙忙碌碌，是“镇上有名的浮浪子弟”，喝啤酒，掷骰子。言词淫秽样样是他的拿手本领。他专门站在戴尔的药房门前，拿过路的女孩子寻乐子，弄得她们当场发窘。他脸色通红。同时还长着许许多多粉刺。

赛伊到处宣布，要是他老娘博加特寡妇不准他入伍，他反正就不告而别，自个儿报名参军去。他大喊大叫，说他“憎恨每一个卑鄙下流的德国兵；他要是能一刺刀捅进一个大块头德国佬，要他们看看我们美国人的威风，虽死无憾。”当时，赛伊还十足出过一阵风头，那是因为他用鞭子狠揍过一个名叫阿道夫·波希鲍埃尔的乡下孩子，说后者是个“该死的德国杂种”……不过，后来正是这个年轻的波希鲍埃尔，为了背回自己上尉的尸体而在阿尔贡尼不幸捐躯的时候，赛伊·博加特仍然还在戈镇继续他的入伍宣传。

二

人们七嘴八舌，这场战争将在人们心理上引起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所有一切事物，从婚姻关系一直到国家政体，都会在道德上得到净化和提高——尽管对这种变化她毫无察觉，但她显然已经受了这种说法的影响，她觉得非常高兴，她看到：镇上妇女们已经把桥牌扔掉，正在给红十字会做纱布绷带，同时还拿没有白糖的日子开玩笑。不过，她们在做这些外科包扎用的敷料的时候，并没有谈到什么上帝和人的灵魂，她们只不过唠唠叨叨地谈

到迈尔斯·伯恩斯塔姆的粗鲁无礼，特里·古尔德四年以前跟一个庄稼人的女儿之间有过私情，以及怎么烧卷心菜，怎样修改短褂子等等。他们嘴里的战争总是如你如何地残暴恐怖。卡萝尔去做纱布绷带，不仅遵守时间，而且效率还很高，但她怎么也没法象莱曼·卡斯太太和博加特太太那样，感到自己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她对维达愤愤不平地说，"年轻的少奶奶她们都在努力工作，而这些老奶奶却坐在一边，全是瞎扯，一开口话里就充满了憎恨，真是吃饱了撑着，什么事儿不干，在那里高谈阔论。

但维达马上转过身来对她说："你即使不觉得这些老太太多么可敬，至少也不应该如此冒失无礼，一味固执己见；要知道现在这个时刻，许多人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我们做出了这么大牺牲，而且是自愿的。我们希望——你们这些光说不做贪生怕死之徒可不要自作聪明，净是损人呀。"

卡萝尔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卡萝尔从心里确实希望看到普鲁士独裁政府被推翻，她深信不疑，普鲁士是世界上仅剩的独裁政府了；她从电影上一看到部队从纽约出发的情景，心情就感到十分激动；可是她在街上遇着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听到他说了一番话，他的话让她深有触动。

你如今好吗？可我呢，混得还不错，新近又买了两头大母牛。怎么啦，这会儿你怎么忽然这么爱国？我知道了，你也被那死亡的民主欺骗了。是的，打从伊甸园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一打仗，工人们总是根据大老板说给他们听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奔赴战场，互相残杀。可现在我比从前聪明了。我已变乖巧了，什么战争不战争，让他们打去吧。"

迈尔斯这些话儿使她心里考虑的已不再是这场战争的问题，她而是立刻敏锐的觉察到：她自己、维达以及所有一心要为"普

通人民服务”的人，实在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如果那些庄稼人明白了造成当前状况的原因后，是会起来反抗的。她暗自思忖，象迈尔斯那样的数百万的工人早晚要统治一切的；这个想法使她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到了那个时候，恐怕连她一向善待的伯恩斯塔姆、比阿和奥斯卡里娜，也都不会再觉得她是“宽宏大量的好太太”了——想到这里，她就马上打住，再也不敢想下去了。

三

美国卷入欧洲大战以后两个月的六月间，戈镇出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声名显赫的百万富翁、波士顿维尔维特汽车公司总经理珀西·布雷斯纳汉衣锦还乡访亲拜友。这件事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整整两个星期，人们七言八语，闹得沸沸扬扬。萨姆·克拉克大声对肯尼科特嚷道，“喂，听说珀西·布雷斯纳汉快要回来啦！上帝哪，见到这个老家伙可真开心，嗯？”最后，《无畏周报》就在头版用头条大号标题，刊登了布雷斯纳汉给杰克逊·埃尔德所写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杰克：

你好，杰克，我想回去的日子已不会太远了。我马上就要到华盛顿去，在航空动力工业部门担任年薪仅一元的政府顾问。我会就汽化器问题提出建议的。可是就在我眼看着就大显身手之前，我要回来钓几条大黑鲈鱼，跟你和萨姆·克拉克、哈里·海多克、威尔·肯尼科特等老友畅叙一番。我将在六月七日从明尼阿波利斯搭乘第七次列车抵达戈镇。一切面谈，替我向伯特·泰比问个好。

你的挚友　珀西

布雷斯纳汉抵达戈镇那一天，戈镇人所有人都惊动了，社会、金融、科学、文学和体育界全体人士，全都前去迎接。莱曼·卡斯太太站在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旁边，久恩尼塔·海多克对图书馆维利茨小姐也几乎显得特别客气。眉开眼笑身材魁梧服饰整洁下巴凸出目光如炬的布雷斯纳汉亲热地大声喊道，“各位父老乡亲，我珀西又回来了！”当卡萝尔被介绍给他——而不是他被介绍给她——的时候，布雷斯纳汉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热烈而又镇静自若地握着她的手。

许多人请他上汽车，他全部谢绝。他宁愿迈开两腿，安步当车。他把自己的手臂搭在喜好运动的裁缝纳特·希克斯的肩膀上。衣冠楚楚的哈里·海多克和德尔·斯纳弗林两人，替他拎着两只灰色大皮包。杰克·埃尔德替他拿着大衣，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则替他拿钓竿、鱼网。卡萝尔注意到，布雷斯纳汉脚上穿着护腿套，手里拄着拐棍，但是这庄重的时候没有一个小孩子胆敢嘲笑他。她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威尔也有一件有高边领子和蝴蝶结领结的双排钮扣的蓝外套跟布雷斯纳汉完全一样的服饰”

在那日黄昏时刻，肯尼科特正在花园甬道两旁剪草，布雷斯纳汉独个儿坐车来了。他穿着灯芯绒裤子，卡其布衬衫，领口敞开着，头上戴着一顶白色划船小帽，脚上是一双帆布皮鞋，看起来十分帅气。“老威尔，你这会儿还在忙活！回来真叫舒服。尽管人们都说大城市里怎么怎么惬意，不过在我看来，赶回来看看老朋友，钓几条大鲈鱼——这才是人生一大快事呀！”

他健步如飞地沿着甬道向卡萝尔跑去，大声说，“小家伙上哪儿去了？听说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快抱出来，让我瞧一瞧！”

“他早已入睡了，”她简单地回答说。

“我知道。现在嘛，可能他会大声哭叫就象车间里震天响的

马达一样。不过，大姐，这些都不用管。快去抱出来，让珀西大叔看看他。劳驾，劳驾，大姐。”

他把胳臂伸出来，一把揽住她的细腰——那是一条粗大、强壮、老于世故，但又令人感到舒适的胳臂。他咧嘴狞笑，透出十二分的狡黠，简直叫她无法忍受，这时，肯尼科特脸上却也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卡萝尔不由得脸红了；这么一位她处处设防的个人生活圈子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闯进了——这不免叫她惊慌失措了。后来她总算挣脱了他的搂抱，带领这两位男人上了楼，来到了休睡觉的那个卧室。肯尼科特嘴里一直不停地念叨着，“好极了，好极了，嘿，老家伙，看到你回来，当然罗，可叫人高兴！”

休这会儿正趴在床上睡得正熟。可能是为了躲避电灯光，他把两眼埋在蓝色小枕头里。他被脚步声惊醒了，于是他突然坐了起来。他身上穿着毛线睡裤，看来小而孱弱，一头褐色鬈发也显得蓬乱不堪。他把枕头紧紧地抱在自己胸口，一下子就号啕大哭起来了。他一个劲儿瞪着两眼，直瞅着这位陌生人，分明是要他立刻走开。随后，他才对卡萝尔说“天还黑黑的，爸爸从不让我起这么早，我还想睡。”

布雷斯纳汉亲昵地搂住卡萝尔的肩膀说，“我的上帝呀，你真有福气，生了那么一个小宝贝。我说，威尔真有能耐，说得你服服贴贴——嫁给象他这么一个老光棍！听说你是从圣保罗来的。赶明儿我们要拉着你上波士顿去玩玩。”说完这话，他就俯下身子对着床上的休说，“小家伙，你是我回来后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孩子。我就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好吗？”

他掏出来一个红橡皮做的滑稽戏里的小丑。休说，“给我呀，”可拿到小丑后，它马上被藏在被子底下，他两眼又是一个劲儿盯住布雷斯纳汉，好象一个陌生的人想要抢走他的小丑。

卡萝尔这次觉得有必要提醒休，“休，小乖乖，要是有人给

你东西的时候，你应该说些什么？”很明显这位大人物是在等着向他道谢呢。可是他们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最后还是布雷斯纳汉带领他们一起从房里走了出来，而且声调低沉显然略有不快地说，“威尔，你看我们哪天去钓鱼吧？”

他在威尔家里逗留了半个小时，嘴里老是对卡萝尔大加奉承，两眼色迷迷地盯着她不放。

“是的。他会很容易地得到一个女人的爱，不过时间很短暂，时间长不了，至多只有个把星期罢了。他的高声大气和虚情假意我一看见就讨厌。他是个恃强凌弱的老手。我出于自卫起见，只好对他不讲客气了。哦，是的，他高兴到我们家做客。他也很喜欢我们。他是个十分出色的演员，深信自己能……要是他在波士顿，我会憎恨他。他要什么有什么，漂亮的小轿车，精心裁制的晚礼服。他会在豪华的餐厅里预订精美酒席。他府上的客厅，是用名牌的精美家具布置的——不过里面挂的画，却不合事宜。可我宁愿在盖伊·波洛克那个积满尘埃的公事房里跟他闲聊天……但是，怎么回事呢！他的胳臂抚摩着我的肩膀，他的眼睛让人如此着迷。我害怕他。我憎恨他！……啊，女人家的想入非非而又自命不凡的心理，真不可思议啊！他因为我是威尔的妻子，才对我有好感，而我又哪能随便贬低这么一个和蔼可亲而又精明能干的堂堂正正的好人呢！”

四

肯尼科特夫妇，埃尔德夫妇，克拉克夫妇，和布雷斯纳汉一起动身，到四十英里外的雷德·斯克沃湖边钓鱼去了。他们乘坐的是埃尔德新买的“卡迪拉克”轿车。开车前，他们高谈阔论，忙手忙脚搬着午餐篮子和钓竿。布雷斯纳汉一再问卡萝尔座位的脚下的一大堆围巾，是不是真的碍事。他们正要出发的时候，克

拉克太太忽然想起了什么，“哎哟哟，萨姆，我可忘了把那本杂志带来。”布雷斯纳汉跟她开玩笑，“快走吧，你们这些喜欢文学的太太们干脆别跟我们这些大老粗一块儿走！”他的这些话，逗得车上的人哄堂大笑起来。一路上，太太们都在睡午觉，只有克拉克太太在自言自语说，她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完，要是不坐车出门，恐怕她已看完很久了。她看的是一部长篇连载的小说，正好看到了一半——那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故事——好象写的是一个少女的经历，那个少女是一个土耳其舞女，而实际上她是一个美国女人与俄国亲王的私生女儿，尽管有许多男人死乞白赖地缠着她，但她仍能保持贞操，其中还有一个场面——克拉克太太的自言自语没有到头，目的地就到了。

到了湖边，男人们全部上船，投铒钓黑鲈鱼去了。女人们则连连打着呵欠，准备午餐。卡萝尔因为男人们事先没有征求她们的意见问她们是否爱钓鱼的，因而感到很生气。“尽管我并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去，但他们也得问我一声才对。”

他们的这顿午餐吃了很长时间，气氛愉快。其间他们大谈特这位衣锦还乡的大人物、有关大城市的见闻、国内外重大事件以及许许多多的著名的人物。他们逸兴飞扬狂称他们的朋友珀西一生中的成就，并不比许多波士顿的富商巨贾，这些人只不过出身富家，又读过几天书而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卡萝尔恍然大悟，人们总是说，从戈镇出去的子弟，在美国东部各地都“发迹了”是指尚不致混不上饭吃。显然布雷斯纳汉并不包括在这群“发迹”的人中。她还发现。虽然他们阿谀奉承、不无夸张，但布雷斯纳汉对他的那些老朋友确实满怀着真挚动人的深情。他就这次大战所发表的宏论，已引起了他们特别的关注和兴奋。他们都俯下身子凑到他跟前来——其实周围两英里以内，没有任何人在身旁——他就把说话的声调尽量放低，向他

们透露说，他在波士顿和华盛顿两地，搞到了不少有关这次大战的内幕消息——都是直接来自美国参战大本营——他跟大本营里某些人士经常都保持接触的——可惜他不便泄露他们的正姓大名，因为他们在国防部和国务院都是位居要职——他特别关照大家——谢天谢地，不能对别人泄露半个字；这是仅限于大本营内部掌握的重大机密，所以在华盛顿以外的人根本都不会知道的——只有你、我之间才无所不谈的——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西班牙到头来还是决定加入协约国，正式出场干仗了。就在一个月以内，西班牙将要派出二百万装备齐全的大军，在法国境内跟我们肩并肩作战。德国佬这下完了！

“那末，德国国内革命发展的前景又如何呢？”肯尼科特毕恭毕敬地问。

这位权威人士低声咕哝着说，“说不好。关于这方面，惟一靠得住的消息是，不管德国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德国绝对的还是德皇统治。这是在华盛顿内部的一位极为可靠人士亲口告诉我的。不，伙计，对于国际事务方面，我尽管不敢说知道得很多，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说：德国在今后的四十年以内，仍然还是一个帝国。我认为这个可不是什么坏事。德国皇帝和贵族绝对不会撒手不管那些红色恐怖分子的，要知道他们一旦得逞了，会比德皇统治还要糟糕。”

“对于推翻俄国沙皇的这次起义，我倒是十分感兴趣的。”卡萝尔提到了俄国的苏维埃专政。她想听听这位大人物的观点。

肯尼科特连忙替她找台阶下，说，“卡丽对于俄国这次革命很感兴趣。珀西，你可有这方面的消息吗！”

“没有呢！”布雷斯纳汉坦率地说。可以肯定地说，亲爱的卡萝尔呀，你刚才说话的那副派头，很象纽约的那些俄国犹太人，或是那些留长头发的赤化分子，着实叫我吃惊不小！我可以告诉

你，只不过你可不能往外声张出去，要知道，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机密，我是从一位高层人士那儿了解到的——我实话跟你讲，年底以前沙皇将会重新掌握政权。当然，你一定在报上看到了许许多多有关沙皇退位和被杀的消息，但就我所知，沙皇仍然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那些该死的鼓动家和好吃懒做的叫化子有苦头吃的！他们这些家伙自己安安稳稳躲在后头不露面，却把那些替他们送死的可怜虫当炮灰。可是俄国沙皇他还是会压倒他们的！”

卡萝尔一听说沙皇要卷土重来，心里觉得有点不舒服，可她还是一言不语。说起象俄国这么遥远的一个国家，其他在场的人看来听都没听说过，她所以也就没有开口。后来，他们就争先恐后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布雷斯纳汉纷纷打听：他对“帕卡德”牌小汽车、得克萨斯州油井的投资、明尼苏达和马萨诸塞两州所生的青年人的优劣比较有何看法？还有，对于禁酒和汽车轮胎的今后价格问题，他是否有意见？末了，还问他美国飞行员的技术是不是真的比法国飞行员更出色？

在所有的问题上，布雷纳汉的看法跟他们完全达成一致，他们听了之后十分兴奋。

卡萝尔听到布雷斯纳汉扬言说，“我们将非常乐意跟经过选举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商谈，但有那些外面来对工厂管理指手划脚的煽动者我们可不客气！”卡萝尔记得：从前杰克逊·埃尔德就是这样一个“煽动者”可这会儿他却在乖乖地接受“新思想”了。

这时，萨姆·克拉克冥思苦想，搜索枯肠，才找出来一个又冗长、又噜苏、使人厌恶的故事；听到这里，布雷斯纳汉两手抱住膝盖，身子前后摇动起来，眼睛却盯着卡萝尔。她心里正在纳闷，他是不是在意到她的强颜欢笑了？由于刚才肯尼科特正在当众笑话她，说她“整日价玩命似的砰砰砰敲打大箱子”——就是

说她“自己一心只顾弹钢琴”，却忘了去照顾休——象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家庭琐事，要是别的男人准不会拿出来谈论，可他却絮絮叨叨地已说上了十多遍。肯尼科特邀她去打扑克牌，她假装什么也没听到，她想，布雷斯纳汉一定看在眼里了。她深怕说不定他会说出一些让她丢脸的话儿来，可是又转念一想，谁怕谁不成？因而反倒有些不悦。

后来，她再一次觉得恼火。回来的时候，他们的车子一开到戈镇大街上，人们都向布雷斯纳汉频频挥手示意，连久恩尼塔·海多克也把身子探到车窗外去张望——这是人们给予布雷斯纳汉的无上荣誉，但她居然也因分享到了一点而感到非常自豪！她自言自语说，“好象我真的巴不得让人们看见我跟这个说话象唱机一样的大亨阔佬在一起！”同时又暗自思忖，“威尔和我常常陪同布雷斯纳汉先生出去玩儿，想必也人人尽知了。”

全镇的人都在议论布雷斯纳汉，说他态度和蔼和亲，说他博闻强记，不会忘掉人家的名字，以至于他的穿着，捕鲑鱼的诱饵都成为街谈巷议的内容，又说他如何如何乐善好施。这次他慷慨解囊，送给了克卢博克神父一百块钱，并且又把一百块钱送给牧师齐特雷尔先生，对齐特雷尔牧师推行的美国化工作表示赞助。

卡萝尔在时装店里听到裁缝纳特·希克斯兴高采烈地说：“这次珀西老兄可把那个老是高谈阔论的伯恩斯塔姆一个教训。本来都以为，他在结婚以后就会安分守己，不再招惹是非了，他居然还那么自以为是，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嘿，这个‘红胡子瑞典佬’简直自讨没趣，真是活该！他居然斗胆，跑到戴夫·戴尔店里对珀西说，‘啊，原来是这么一个家伙，搜刮民脂民膏，吃喝玩乐，原来是你！’珀西瞥了他一眼，马上回敬了一句，‘哼，怎么啦？’接下去他就说，‘我一直在四处找人，只要会扫扫地就行，一天我赏他四块钱。老兄，这个肥缺你乐意干吗？’哈，哈，

哈！大家都清楚，伯恩斯塔姆平日里油腔滑调，这一回却哑口无言了。他为了想把面子扳回来，就骂这个小镇该有如何如何缺德透顶，珀西马上予以反驳说，‘你要是不喜欢我们这个国家，就趁早滚回德国去，那才是你们这种人该呆的地方！’你们试着考虑考虑，伯恩斯塔姆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奚落！嘿，我说珀西老兄真是个好样的，了不起！”

五

一天，卡萝尔正在门廊里，来回摆动着休息的摇篮。这时，布雷斯纳汉借了杰克逊·埃尔德的汽车，把车开到了肯尼科特家大门口，冲着卡萝尔高叫着，“快出来兜兜风吧。”

她冷漠的拒绝了他。“真是太感谢你了，可我还得看管孩子呢。”

“把他一块儿捎去，就得了！把他一块儿捎去，就得了！”布雷斯纳汉已经跳下车来，大步流星从甬道上走过来。如此一来，她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他了。

不过，她并没有把休一起捎走。

汽车开了一英里，布雷斯纳汉默默无语，但两眼直瞅着她，仿佛是告诉她他对一切了如指掌。

她发觉，他的胸脯长得很宽厚。

“这儿土地真美呀。”他说。

“你真的喜欢这些土地吗？可它们就是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利润呢。”

他哈哈大笑。“大姐，你先别跟我打岔，好吗。我对你可以说了解得非常透彻。你认为我净是吓唬人装腔作势吗。不过，也许我就是这样的。不过，亲爱的大姐，你何尝也不是如此呢？——何况你人长得很标致，如果不是怕被你打，我心里可真

恨不得跟你亲热一番呢。”

“布雷斯纳汉先生，难道你对你太太的朋友说话，就都是这么个样子吗？你也都管她们叫‘大姐’吗？”

“老实说，就是这样嘛！我有办法，讨得她们的欢心。结果总是我赢！”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是声音却没有刚才那么洪亮了。他装作十分经心在意地望着车上的电流计。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试探：“威尔·肯尼科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好医生。我们这些乡下医生，一直在作出了不起的事情。有一天，我在华盛顿跟一位著名医学界权威，也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授交谈过，那时他说，人们一直忽略了那些开业医生在乡下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给予居民的同情和帮助，我们的那些第一流的医学专家，还有年轻的科学家，他们全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整天价关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可病人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一无所知。除了极少数罕见的病例以外，真正保障人民大众的身心健康的，还是多亏这些开业的乡下医生。老实说，在我亲眼见到过的最稳健、头脑最清楚的乡下医生里面，威尔就是一个。嗯？”

“我相信是如此。他一直为病人操劳奔波”

“你再说一遍，好吗？哼，是呀。不管怎么说，你这话还是说对啦……不过，你说，孩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好象并不怎么喜欢戈镇吧。”

“丝毫也不喜欢。”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那些大城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请相信我的话，我可知道得最清楚不过了！总的说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市镇。你能到这里来，真是你的幸运。我自己真巴不得能在这里长住下去！”

“那敢情好呀，你干吗又不长住下去呢？”

“嘿！我的天哪——难道说我能把事业给扔掉不管——”

“你——坐在这里毫无必要。而我呢，非住下来不可！所以我就想要为它做点什么。你可知道，象你这样杰出的人物啧啧称赞产生了多大的恶果吗？我说，正是你在鼓励当地居民不要进行什么改革。他们还援引你的话来作证，一直相信自己是住在天堂里，而且——”她不禁握起了拳头。“这个鬼地方，几乎把人闷死！”

“得了，就算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致于这么大发雷霆呀！”

“我给你说过它很沉闷。几乎把人闷死了！”

“可是别人怎么不觉得它沉闷呢？象海多克两口子，日子过得该有多舒畅，什么跳舞呀，还有什么打纸牌呀——”

“不，他们也觉得怪烦腻透顶的。简直镇上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内心空虚，作风恶劣，到处搬嘴弄舌——就是这些玩意儿让我恨之切骨。

“这些玩意儿——在这里，当然罗，不可避免。就是在波士顿，也是一个样！不论到哪个地方，也都是一个样！唉，你刚才说的那些到处都一样的！没有哪个地方不是。”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可是在波士顿那样的地方，肯定有好多象我卡萝尔这样正直的年轻女人——顺便说一说，我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相互之间都可以谈谈心，乐一乐。如今，我在这里——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一个知已——只有你这位了不起的布雷斯纳汉先生来了，才引得我说了这么多！”

“我的天哪，听你这么一说，好象这儿的“当地土著”——你姑且不客气地这么称呼他们——一定是非常悲观绝望啦。可是，说来也真怪，他们并没有都去自寻短见呀。看起来他们还十分乐观努力奋斗呢！”

“那不过是由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东西呗。归根到底，人——还有那么一点执迷不悟吧。你不防瞧瞧那些矿工和囚犯，就得了。”

布雷斯纳汉把车开到明尼玛喜湖南岸，芦苇倒映在湖中的，风吹过湖面产生了宛如压皱了锡箔一般、正在湖面上闪闪颤动的涟漪，远处岸边郁郁苍苍的树林子，还有银白色的燕麦和深黄色的小麦。他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说，“卡萝尔——大——姐呀，你真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但你这个人可也挺奇怪的。我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

“我明白。”

“嘿，大概你明白，不过——不客气地说——可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呀——你喜欢标新立异，自以为与众不同。嗯，你肯定希望有成千上万的妇女，特别是在纽约，她们同你一样喜欢奇谈怪论，这么一来，你就不会再自视清高。你就会，摇旗呐喊，高呼戈镇万岁万万岁，安安稳稳地去过你的既体面而又舒适的家庭生活了。不可思议！嘴上毛还没长出来，就想指毛划脚，倒过来教训她们老奶奶”

“你的那个土里土气、庸俗无比的比喻，用得可真漂亮呀！我想，你大概是在‘宴会’上和‘董事’会上常常要用的，给你自己卑微的出身镀层金吧。”

“哼！也许你这话说得有些道理，总之我不再和你对着干了。不过，你也得想一想：假如成见太深，肯定就不免言过其实了；可能你有的看法是对的，可是你的言过其实让人根本没法子表示同意。整个戈镇决不可能从头到脚全都错了！”

“不，当然还不至于全都错了，但错总免不了吧。现在让我讲一段小故事给你听听。远在人类还处于原始穴居时代，有一个女人向她的配偶诉苦说，她几乎觉得样样事情都不满意；她特别

讨厌现在的生活——住潮湿的洞穴，耗子到猖獗，穿硬梆梆的兽皮，吃着半生不熟的禽肉，此外还有她丈夫胡子拉碴的脸孔，战争连年不断，以及对神祗的顶礼膜拜，要是她不把自己最好的兽爪项链送给祭司，那末，神祗就会把厄运降临到她头上来。可她的男人却毫不在意地说，‘你说的这些，不见得有什么坏处吧！’他心里想这么一说，她就可以安于现状了。现在，你也一定自以为：既然维尔维特汽车公司的大老板珀西·布雷斯纳汉的出生地就是这里，这里一定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样吗？我们还不是至今依旧停留在由野蛮——过渡到——文明的这个阶段吗？我建议不妨以博加特太太为例加以说明，就得了。我说，只要象你这样聪明的人继续为维持现状而进行辩护，那末，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脱离上面这种野蛮的状态了。”

“好姑娘你真会耍贫嘴呀。不过，我的天哪，我倒很想看看你怎么设计一种新的玩意儿，或是干脆开一家工厂，雇上一大拨来自捷克一斯洛伐克一匈牙利，还有天晓得打哪儿来的赤色分子替你干活去吧！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把自己的那一大套奇怪想法——扔得一干二净！当然，我可并不是一个劲儿要为现状辩护。毋庸讳言，现状确实是糟得很！只不过就我这个人来说，是乐观向上的。”

接着，他就开始传播他自己的那一套据称能使人快乐的本份的福音学说：喜爱户外活动，做事光明正大，对朋友永远忠诚。这时，卡萝尔就象一个新受圣职的教士一样突然发现：那些比较“高级”的超过一般传教士的保守分子在遭到一个反对崇拜者的攻击时既不会浑身发抖，但不会一句话不说，而是马上会神气活现地利用一些含糊不清的统计数字来进行反驳了。

布雷斯纳汉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实干家和好朋友，卡萝尔虽然不停地拚命跟他拌嘴，却满心欢喜。她压根儿不乐意让

他瞧不起她自己。在他说到所谓的“空谈的社会主义者”——虽然这个名词并不是什么崭新的玩意儿——时所露出的那种挖苦讥嘲的神态后面，好象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她简直要愿意和他那一帮子大腹便便飞黄腾达的经理先生握手言和。布雷斯纳汉问，“你真的愿意跟那些长着火鸡脖子，戴着牛角边框的眼镜，得了腺肥肿，蓬头散发的傻瓜蛋打交道吗？要知道他们从来不肯做丝毫事情，这些家伙不过整日价唠叨什么‘条件不条件’。”卡萝尔回答说，“当然不愿意罗，但现在也不比那样好到哪儿去，——”布雷斯纳汉又说，“就算你说的那个穴居的女人幸运地走对了路，我敢说，准定会碰上一个棒小伙子，一个真正的须眉汉子，一个又舒适、又干燥的洞穴，而不是一个什么满腹牢骚，吹毛求疵的激进分子。”——卡萝尔摇了摇头，静默无语。

他的那双巨大的手，充满性感的嘴唇，以及自由自在的说话声音，说明了他越来越有信心取得辩论的胜利。如今，他——正如肯尼科特从前一样，使她感到自己既年轻而又温顺。这时，只见他耷拉着脑袋说，“亲爱的卡萝尔，可惜我马上就要离开戈镇了。和你一块，可真是再好都没有啦。是的，你长得的确很标致！赶明儿你上波士顿的时候，我可一定要请你吃午饭。哎哟哟，真见鬼，这会儿我们该往回走了。”——不过，卡萝尔还是一声不吭。

卡萝尔到家后对他传播的那一大套煎牛排式的福音所作出的惟一答复，就是伤心地说：“反正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

在他动身去华盛顿以前，卡萝尔就没再见过他。

他人走了，但他那种目光如炬的神情还历历在目。他两眼端详着她的嘴唇、头发和肩膀时的神态，她明显感到：她自己不仅是贤妻良母，而且还是年轻的女人呢，也界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男人，跟上大学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那种赞美之情，促使她要好好地去观察肯尼科特，她要揭去亲密的外衣，透过最熟悉的现象去发现肯尼科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第二十四章

一

整整一个夏季，卡萝尔好像变了一个人，对肯尼科特总带着审视的目光。她想起了他的无数的怪事情：她一听到他嚼过烟叶，简直是又气恼、又好笑；那天晚上他一个劲儿念诗给她听；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看来早已遗忘了。只剩下一点点模糊的影子。也许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他一再重复说他虽有入伍参军的宏愿，但现在还得要耐心等待下去。连许多琐碎的小事，他也都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她很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爱做家务，特别善于小修小补；百叶窗的铰链坏了，他毫不费劲儿就把它修好；他一发现鸟枪的枪管里生了锈，心里感到挺难过的，就会象孩子似的跑去找她寻求安慰。总之，她觉得他这个孩子爸爸简直就跟休一模一样，尽管休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准也说不准，但肯定要比他老子还要好吧。

那是在六月底，一个暑气逼人的天气，天边还不时出现热闪。

镇上其他的医生都应召入伍去了，肯尼科特一力独担全镇的医护工作。所以他们夫妇俩并没有到湖畔别墅去消夏，仍旧留在镇上，不免感到无聊而又恼火。那天下午，卡萝尔到奥利森·麦圭尔——从前叫做达尔·奥利森——杂货铺去买东西，碰到那个刚从乡下来的年轻小伙计，竟也敢如此大胆放肆，她不由得大发雷霆。其实，那个小伙计举止言谈，也并不比镇上别家铺子里的掌柜们来得更加唐突随便，但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她的火也大起来了。

她说要买鳕鱼准备做晚饭去，那个年轻的小伙计禁不住有点吃惊，“你干吗要买那种糟糕透顶的东西呀？”

“我喜欢它呗！”

“开玩笑吧？我说，大夫先生想来不会穷到这地步吧。来一点儿本店刚上柜的特制的牛肉熏香肠。如何？棒极了。海多克家也经常来买呢。”

卡萝尔怒火中烧，“哎哟哟，小伙子呀，我家里的事儿用不着你来瞎指点；至于海多克家爱买什么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个年轻的小伙计简直碰了一鼻子灰，赶紧把劣质的鳕鱼片包扎好，呆若木鸡地望着她慢腾腾地走出去。她仿佛心里很懊悔地说，“刚才我实在不应该那么粗鲁。实际上，他心里可并没有什么恶意。他人还年轻，还不懂得礼貌呢。”

她又走到惠蒂尔舅舅的杂货铺去买细盐和一包安全火柴，这时候她的那种后悔心情一干二净，莫名的恼火重又占据她的内心。惠蒂尔舅舅简直热得汗流浃背，身上穿的一件无领衬衫全湿透了，正冲着店里一个伙计大声吆喝道，“来呀，你赶快要把这一磅小甜饼送到卡斯太太家去！镇上许多人觉得，真没办法，难道开铺子的掌柜就得整日价接电话，送货上门吗？…哈罗，卡丽。你穿的这件褂子，领口似乎开得太低了一点儿。你也许觉得非常朴素大方——不过，我说我也许还是不开窍吧——我总觉得女人家不该坦胸露臂的给全镇人看吗？哈，哈，哈！……希克斯太太，你好！你要买——鼠尾草吗？对不起，刚卖完了。来点别的香料也一样，好不好？”惠蒂尔舅舅好象挺不高兴似的，哼着鼻子说，“好说，好说！我们这儿还有货样齐全的香料，质地不比鼠尾草差！我说，来一点儿甜胡椒，怎么样？”可希克斯太太走出店堂，惠蒂尔舅舅却气呼呼地说，“有些人连要买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简直是拿我开涮嘛！”

“我丈夫的舅舅——可真是个唯利是图，欺软怕硬的伪君子！”——卡萝尔暗自寻思道。

她悄没声息地走进了戴夫·戴尔的店铺。戴夫举起两只手说，“不要开枪！我投降，我投降！”——她一脸笑容，但她情不自禁地想到，将近五年以来戴夫一直开着这同一个玩笑，仿佛她是在威胁着他的生命似的。

她懒洋洋地在炎热的街上边走边想，戈镇居民除了戴夫一个人，谁都不会开玩笑的。在最近的五年里，每逢严冬，大清早莱曼·卡斯所说的，始终这么一句话，“多亏天气还不算太冷——天气在好转以前还得要冷呀。”而埃兹拉·斯托博迪则一直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有一次，卡萝尔问她，“我要在这张支票背后签名吗？”萨姆·克拉克也这样大声地问过她五十次，“你的那顶帽子打哪儿偷来的？”镇上有一个运货马车夫，名叫巴尼·卡胡恩的，本来他就象草原上一棵毫不起眼的草，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竟然有一天指着牧师鼻尖说，“快上库房去，把你的那箱子宗教破烂搬出来——它们热得在出汗呢！”——这个故事来自肯尼科特的无休止的念叨。

每次她都是一成不变地沿着老路走回家去的。每一幢房子门脸，每一个十字路口，每一块广告牌，以至于每一棵树，每一头狗，全都一无改变，她以至于熟悉，路边排水沟里的每一块变黑了的香蕉皮和每一只空香烟盒子。甚至连每个人见面寒暄时的方式，她也都了如指掌。当吉姆·豪兰突然站住，一脸吃惊地直瞅着她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跟她聊天，而只是为了重复他始终如一的问候：“哦，今儿个你慌里慌张的，上哪儿呀！”

难道她就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一辈子吗？——面包房橱窗里照样摆着盛面包的红色篮子，离斯托博迪家大门口那根拴马的

花岗石柱不远有一排房子，那里人行道上照样有着顶针形状的裂缝——

她默默无语地把买回来的东西交给了一声不吭的奥斯卡里娜，然后坐在前廊的摇椅里，开始不停地打扇子。可是休在她身边哭哭闹闹的，哭声又令她怒火冲天。

肯尼科特一回到家里，就埋怨说，“该死的，这个孩子在干嗥什么？”

“他闹腾了一整天我都受得了，你不过听了十分钟就受不了吗？”

吃晚饭的时候，肯尼科特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背心一半敞开着，早已褪了色的吊裤带都露了出来。

“你干吗不把那件不成样子的背心脱掉，换上你的那套漂亮的夏装呢？”——她忍不住抱怨起来。

“真麻烦。天太热，懒得上楼了。”

她回过头来想了想，一年来，她可没有细心地观察过她的丈夫了。她先注意了一下他的吃相。他不停地在盘子里翻拣，狼吞虎咽净挑鱼片吃，末了还会咂嘴舔舌去吮刀子上的残汁剩屑。她看了真觉得有点儿恶心。这时，她转念一想，“实在好笑！吃相不雅又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这么傻呢！”但她心里明白，他这么吃饭令她非常不高兴。

她发觉，他们俩之间竟然无话可说；这会儿他们俩就象从前卡萝尔可怜过的那些坐在餐馆里默默无语的一对对伴侣，真难以置信。

要是布雷斯纳汉在这里的话——他一定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似地说个没完没了……

接着她又发现，肯尼科特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起皱了，一站起来，裤子膝盖处也就往外鼓了出来，好久以来没有熨烫过了。

他的那双变了样的破皮鞋，很久没有上过油。他硬是不肯戴柔软的礼帽，老是戴着一顶硬梆梆的自以为威风凛凛的圆顶礼帽，有时候，到了家里还舍不得把帽子摘下来。他的袖口，原来跟浆过的衬衫一样，可是现在早已磨破了。她就把衬衫袖口翻了个身，重新做过，而且她每星期都要拿去洗的。可是，在上星期日早上洗澡的时候，她要把那件衬衣扔掉，他却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哦，我看还可以将就穿它半年呢。”

他一星期只刮三次脸——有时候自己刮，有时候找德尔·斯纳弗林帮忙。可是卡萝尔仔细观察的这天早上，他正好没有刮脸。

但是尽管这样，他见了人却丝毫不觉得难为情，还是常常夸耀他新颖的大翻领和那时髦的领带，甚至不时要议论麦加农大夫如何如何“衣冠不整”，甚至嘲笑那些老头儿喜欢戴套袖，或者是早已不时兴的“格莱斯顿式”衣领。

那天晚上，卡萝尔对奶油鳕鱼那道菜不太喜欢。

她注意到，他的指甲长短不齐，那是因为他历来瞧不起城里太太小姐们所使用的指甲钳，爱用小刀子修剪指甲。身为外科医生，他的十个手指头特别干净，可反而，跟他原来不修边幅的仪表，显得更加不协调了。尽管他聪明而又善良，但偏偏就是不会谈情说爱。

她忽然想起了当年他向她求爱时的情景。那时，他千方百计想要博得她的欢心，羞羞答答地给自己草帽上扎上一条彩带，就这样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难道说他们那些甜甜如蜜的日子再不会回来了吗？他曾经那么温柔地念给她许许多多的情诗，并且傻乎乎地要求她指出他的每一个错误，真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们俩坐在斯内林堡墙根下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他还是这样坚持说——

她努力使自己不再沉溺于对以往的回忆。那是属于神圣的事情。可是，多么难为情的，却是——

她好象神经质似地把她面前的蛋糕和甜杏仁羹推在一边。

因为前廊蚊子太多，晚饭以后，他们只好进屋去了。肯尼科特又唠叨着说，“前廊的纱窗，也应该换新的啦——所有虫子都从那破纱窗钻进来了。”——象这么一句话，五年以来，他已经絮絮叨叨地说过两百次了。这会儿他们正坐在那里看书，忽然她又发现了他又犯了那个简直有伤大雅的老毛病——这时只见他弯弯扭扭地倒在一张椅子里，两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正在用小指头掏他的左耳朵——她还可以听到轻微的咂嘴声——瞧他正死劲儿往耳洞里面掏呀掏——她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突然脱口说道，“哦，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今儿个晚上，有几个家伙要来这儿打纸牌。我说，给我们准备一点儿饼干、奶酪和啤酒，好吗？”

她点点头，心想：

“本来他早些时候就可以告诉我呀。哦，没办法，总之这儿就是他的家嘛。”

他的那些牌友果然陆续驾到：萨姆·克拉克、杰克、埃尔德、戴夫·戴尔、吉姆·豪兰。他们见了卡萝尔，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声“晚上好”，而一见到肯尼科特，他的那一拨伙友就一幅废话少说的样子开腔说，“怎么样，如今就开始打牌吧？我有预感，今儿个晚上可要叫他输个精光。”他们谁都没有说要请她——卡萝尔——一块儿打牌。她心里想可能是自己平时热情不够，可是转念一想，反正他们也从来没有找过萨姆·克拉克太太打牌呀。

要是布雷斯纳汉在场的话，说不定他就会邀她一块儿来打牌了。

她坐在客厅里，隔着过道，远远地望着他们聚精会神地俯伏

在餐桌上打扑克牌。

他们身上只穿着单衬衫，嘴里有的抽卷烟，有的嚼烟叶，有的还随地吐痰。他们时而压低声音，嘀嘀咕咕，时而他们又声音嘶哑地傻笑起来。他们吆喝着，打着纸牌，抽着烟。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雪茄烟味。他们嘴里紧紧地衔着雪茄烟，面孔阴沉而又死板，简直毫无表情。他们就象恬不知耻地在摊分肥缺的一群政客。

他们怎么能理解她心目中的那个世界呢？

可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世界真的存在吗？她有些太天真了吧？现在，她怀疑她心目中的那个世界，她甚至还怀疑她自己。充满烟味的令人刺鼻的空气，几乎使她呕吐。

她又开始默默地回想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情景。

日常生活中的肯尼科特就象一个孤独的老鳏夫。最初，好像温情脉脉地故意表示自己对她亲手做的饭菜——这是她的想象力能得到自由驰骋的惟一领域——都很喜欢，不过如今他觉得需要的，只有他平常最爱吃的那几道菜：牛排、烤牛肉、炖猪脚爪、燕麦粥、烤苹果。有的时候难得灵活变通一些，他把吃柑桔改为吃葡萄柚，于是就以一个生活优逸的阔佬自居了。

结婚以后的第一个秋天，卡萝尔看到他把自己那套猎装当成宝贝似的仔细保养，不由得感到高兴，不过如今，猎装的皮面子上，线缝已经裂开，露出了浅黄色线头来，扯破了的衣摆底下露出破烂不堪的粗布衬里，粘满了野地里的污泥和擦枪时的油渍——她一看到就暗暗叹气。

她自己不就象上面那套皮面猎装吗？

她又想起婆婆在一八九五年所买的那一套细瓷餐具，记得如此清楚以致连它上面的每一个豁口和褐色斑点，她都清清楚楚——那是一套细瓷餐具，上面的“勿忘草”图案早已褪色，金边

也变得模糊不清了。整套餐具包括一个盛卤汁的碟子，一些色彩庄严、印着福音书上简言、带盖子的菜盆，以及两个大盘子，可这套餐具却放在一个很不相称的托盘里。

另外还有一个中号盘子，被比阿打碎了，卡萝尔听到肯尼科特为了这件事曾经多次反复长叹短吁。

还有那个厨房间呢——黑铁洗涤槽里终年潮湿；滴水板也是湿漉漉，早已白里发黄，它的木质由于潮湿和长斯揩擦已经发软了；那只小圆桌，桌面已经发翘了；此外还有一只小闹钟。灶台——好象已被奥斯卡里娜大胆地涂上了一层黑糊糊的生漆似的，可是虽然如此，它叫人仍是不敢恭维——因为几扇炉门已经松了，通风管道也坏了，烘箱里热度从来就没有稳定过。

卡萝尔为这个厨房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先是给它四壁粉刷得雪白，又给窗子挂上帘子，最后还把那个挂了六年之久的月份牌拿走，另换上了一幅彩色图片。她巴望能给厨房间砌上瓷砖，添置一个夏天烧饭用的煤油炉，可是肯尼科特老是舍不得花这笔钱。

实际上，她对维达·舍温或是盖伊·波洛克的了解，远不如她对厨房间里的炊事用具了解得那么透彻。比方说，那个开罐头的用灰色软金属做的起子，虽然前不久有人用它去撬过窗子给弄弯了，但卡萝尔觉得它可要比欧洲所有的各大教堂用处更大。还有，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要把冷冻童子鸡切开来，是用装上鹿角柄的专门切肉的餐刀来得好，还是用厨房里那把柄上没有涂过漆的尖头小菜刀好——这是虽然每个星期都要碰到，但至今仍未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看来，远非亚洲的前途问题所能相比。

二

那些爷儿们只顾自己打牌玩乐，根本不理睬卡萝尔。直到深更半夜，肯尼科特才大声招呼她说，“卡丽，我说，给咱们送一点儿吃的，好吗？”当她走过餐厅的时候，男人们对她满脸微笑，可是等她把饼干、奶酪、沙丁鱼和啤酒一一端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转而对着这些东西笑了。那时，他们正在兴致勃勃议论戴夫·戴尔在两个钟头前突然不再补新牌，他心里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他们走了以后，卡萝尔才对肯尼科特说，“你的那些好朋友，几乎把这儿当酒吧了，我呢，就是个女招待。不过，在他们看来，恐怕我连个女招待都还不如呢，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给我小费。真讨厌！得了，睡吧！”

她以前很少这样骂骂咧咧找岔子的，因此肯尼科特并没有生气，只是感到有点儿惊讶罢了。“喂！等一下！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呀？我说，我实在闹不懂你的意思。什么酒吧间不酒吧间的，——难道说我的那些好朋友都是酒鬼吗？你可要知道，今个儿晚上来我们家的这拨人，可都是珀西夸过的天底下心眼儿最好的老实人！”

他们夫妇两人就这样在前厅里对峙着。肯尼科特非常气愤连关大门，给座钟上弦都忘了。

“布雷斯纳汉——他算老几！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一气之下不分轻重。

“你怎么啦，卡丽，他是——我们国内了不起的一个伟人！整个波士顿的人都靠他吃饭呢！”

“没人敢说他事实上有多大本事，说不定他在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中间，被人看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老粗呢？你听，他一见

到女人，就叫什么大姐长、什么大姐短的，让人听起来真老土——”

“得了！别说了！当然罗，我知道你哪来的火——你只不过是因为天气太热，又觉得很累，拿我当出气筒罢了。可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不许你对我珀西老兄妄加批评。你——就象你对这次大战的态度一样——唯恐天下不乱！

“那末说，你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爱国志士吧！”

“当然，我本来就是嘛！”

“是呀，今儿个晚上，我就是听到两个爱国者在一起嘀嘀咕咕什么……逃避所得税呢！”

这时，肯尼科特大吃一惊，连忙赶去给大门上了锁，步履沉重地上楼去，一边对跟在后边的卡萝尔怒气冲天。“你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我一向是诚心诚意把我的税款都缴足了的——事实上，我也很赞成缴纳所得税的——不过我觉得那不太公平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还是照缴不误。只是没有多交过罢了，我才不当这样的傻瓜蛋呢。刚才我跟萨姆·克拉克在一起议论的，就是：汽车费是不是应该从总额中扣掉。随你说我什么，我都不会生气，卡丽，但你说我不爱国，我可一秒钟都受不了。你明明知道我曾经想尽种种办法，想要随军行医的。你也知道，这场战争一开始，我就说过——我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说的——只要德国一入侵比利时，我们就应该马上投笔从戎。你几乎一点儿都不了解我。你简直不了解一个男人的工作。你简直有点儿不太正常呢。我想恐怕你是从这些骗人的小说和别的什么书，还有什么自以为了不起的高深学问里招来的麻烦吧——不知怎的你老是爱跟人家抬杠！”

十五分钟后，他称她是“神经病”，侧转身子假装睡觉去了——他们这场夫妇争吵，到此才算结束了。

这是他们俩头一次吵架。

“世界上是有两种人——确实是只有这两种人，他管我这种人叫‘神经病’，我就管他这种人叫‘大笨蛋’——我们却偏偏生活在一起。我们之间永远不会互相谅解的，永远不会。要知道，我们要是这样一辈子过下去真是不可思议，两个冤家对头居然在这鬼地方同床而眠。

三

卡萝尔心里真希望能有一个别人都进不来的自己的小天地，这才好呢。

“天气这么热，我想我还是到那个空的客房去睡吧。”第二天，她就对肯尼科特这样说。

“这个主意，倒也不错。”他冷淡地说。

那个客房间，已经摆了一张样子笨重的双人床和一个质地低劣的松木五斗。她先把双人床藏到阁楼上去，换上了一张帆布床，又给它罩上一块粗斜纹布床单，白天时就用做长沙发。接着，她又搬进来一只梳妆台和一张套着提花布椅子套的摇椅。而且，她还叫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做了一些书架。

肯尼科特恍然大悟，她的另居一室是为了有意要回避他，他不停地问，“整个房间要重新布置一下吗？”“把你的书都搬进去吗？”她知道他十分沮丧。但只要她关上房门，也就根本见不到他的满脸愁容了。一想到她这么容易就可以把他忘掉了，她心里不免感到很难过。

贝西·斯梅尔舅妈凭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最后发现了上面这样她看来不成体统的事情。她大发牢骚说，“卡丽呀，难道说你就打算单独一个人上床睡觉吗？你如何会有这种想法呢。夫妻嘛，本该要同房的，那还用说吗？你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傻念头。

这算什么名堂！你不妨想一想，我要是突然向你惠蒂尔老舅提出要求，说我需要一个自己的房间，那还象话吗？!”

卡萝尔在回答的时候，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扯到玉米布丁的做法上去了。

但是韦斯特莱克大夫太太，给了她许多勇气。有一天下午，卡萝尔去拜访韦斯特莱克太太，破题儿头一遭被请上楼去。这位和蔼可亲的太太正在一个四壁粉白的房间里缝衣服，房间里陈设着一套桃花心木家具，此外还有一张小眠床。

“哦，原来你跟韦斯特莱克医生早已分床了吗？”卡萝尔吓了一跳说。

“是呀，一点儿都不错！韦斯特莱克大夫说我吃饭时动不动发脾气，他受不了。可你呢——？”韦斯特莱克太太目不转睛地直啾着她。“嗯，你们——是不是也——？”

“这个——我心里正在琢磨着呢。”卡萝尔有点儿发窘，禁不住笑了起来。“我如果要偶然想自己住，我想，你总不至于会认为我是不正常吧？”

“哪儿的话，孩子，每一个女人家——都应该有她自己的小天地，这样就可以反复思考各种问题。比方说，想想孩子，想想上帝，想想自己面色不太好看了，想想男人们对她确实不太谅解，想想家里的活儿该有多忙，而且要承受一个男人的爱，有时就得需要拿出多大的耐心来啊！”

“我说的可对啦！”卡萝尔不禁不安起来，来回不停地搓手。这时候，她很想坦白地说，她不但痛恨贝西舅妈，而且对她最喜爱的那些人也心怀不满：她跟肯尼科特日益疏远，她对盖伊·波洛克大失所望，她一见到维达时心里就忐忑不安。不过她仍然抑制住了，只是说了两句话，“是呀，那些男人，他们会有那样的行为该有多么可怜！我们就是应该躲开他们，好好笑话笑话他

们！“

“当然罗，只好如此。肯尼科特大夫还好；不过，我的天哪，我的那一位，可真是个举世罕见的老怪物！他应该去办正经事儿的时候，却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小说！‘马克斯·韦斯特莱克’，我就是这样对他说，‘你真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老糊涂呀。’你猜，他听了有没有生气？唉，他一点儿都没有！他竟哈哈笑了起来说，“是呀，老婆子，你跟我也差不多！对这个老头儿，你拿他什么办法呢！”说完，韦斯特莱克太太禁不住笑了起来。

听了韦斯特莱克太太的话，卡萝尔应酬着说，无论如何，反正肯尼科特还够不上非常罗曼蒂克吧。走的时候，她还对韦斯特莱克太太瞎扯了一阵，说是她很讨厌贝西舅妈，现在肯尼科特一年可以赚五千多块钱，以及她对维达嫁给雷蒙的看法：她言不由衷地称赞雷蒙，说他“心地好”；此外还有她对图书馆馆务委员会的意见，肯尼科特提到过卡撒尔太太得了糖尿病，以及肯尼科特对圣保罗城里某些外科医生的看法。

她在回家路上，心里略舒畅些，同时也为自己结交了一位新朋友而感到心情亢奋。

四

这是一出有关“治理家务”的闹剧。

那时奥斯卡里娜已回老家帮忙种地去了。卡萝尔一连雇用了好几个佣人，自然有时也会中断。这期间戈镇正面临着佣人难雇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乡下女孩子都甩手不干了，原因是：她们觉得这种小镇上空气太沉闷，同时她们始终被看不起。她们都纷纷跑到大城市去，有的给人家烧饭，有的去商店站柜台，也有的索性进工厂做工，这样，她们才自由自在，彻底了解人有什么价值。

《芳华俱乐部》里的人，一听到奥斯卡里娜最后还是离开了卡萝尔，简直个个幸灾乐祸。几天以前卡萝尔说过这样的话，“我家里决不会发生佣人问题的；你看，奥斯卡里娜现在不是还在我家里忙活嘛。”现在这话被她们故意重提出来，教训了卡萝尔一番。

卡萝尔请的佣人，十有八九是北方树林子里的花兰小丫头，来自大草原的德国人，偶尔也有瑞典人、挪威人和冰岛人，每当新旧佣人还来不及交接的时候，她不得不自己动手做家务——而且还得要随时接待讨厌的贝西舅妈。要知道，贝西舅妈常常象水鸭子掠过水面似的噗噗噗跑进来，这呀那呀地教导她一顿。卡萝尔心灵手巧，常常赢得肯尼科特很有分寸的赞赏。不过，不久她就发觉自己肩胛骨开始象针扎似地疼痛，她心里正纳闷，真不知道天底下有多少个象她那样的女人——啊，何止千千万万呢——欺骗自己说，她们一辈子——直到临死以前——似乎都是傻乎乎的做这种没完没了的家务事呢。

现在，她开始鄙夷这种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方式，继而对它的神圣性开始产生怀疑，而从前她却把它看做是人们美满生活的基础。

她又转念一想，真不该总是不相信一切。她尽量不去回想：《芳华俱乐部》里有多少太太奶奶们，尽管常常骂她们的丈夫，可是回过头来，她们自己也得常常挨他们丈夫的骂。

她总是尽量不向肯尼科特发牢骚的。可是现在她常常觉得眼睛发疼；沉重的家务使她不再是五年以前在科罗拉多群山之中，身上穿着马裤和法兰绒衬衫，傍着一堆篝火野餐的少女了。她的夙愿变成了能在九点钟上床睡觉；她最讨厌清早六点半就得起来照料休。在爬起来的时候，脖子根还在痛呢。她嘲笑过这种平庸忙碌的生活的“乐趣”。如今她恍然大悟：为什么对他们那些好

心的雇主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不太感激。

大约上午十点，她的脖子和肩背好象疼痛消失了。她真的又觉得工作有那么一点乐趣了。这时，她就十分卖力的干活了。但她却没有心思再去阅读报上讴歌劳工如何伟大的短评，要知道那些每天都要见诸报端，由新闻记者中间一些眉毛发白、能言善辩的老手撰稿的短评，往往写得面面俱到，证据确凿。不过，她觉得自己的看法是独立不羁的，而且带着一点儿阴暗色彩，尽管她尽量不让它显露出来。

她在大扫除的时候，才想到了佣人住的那个小房间。那里屋顶板倾斜，窗口狭小，就象一个牢房一样；下面就是厨房间，夏天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冬天却冷得手脚都要冻僵。这时，她才明白，尽管她一向以心肠好自居，事实上，她居然让她的好友比阿和奥斯卡里娜长年累月住在这么一个猪圈里！她禁不住替比阿和奥斯卡里娜伤心起来，肯尼科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卡萝尔就一一指给他看：倾斜得很陡的，从来没有抹过灰浆的屋顶板上，因为漏雨而渗出一圈圈褐色污斑；屋里的地板也是凹凸不平；那张帆布床和乱扔在床上的被子扯得稀烂，还有摇椅破烂不堪，镜子也凸凹不平。

“当然罗，这儿可不是雷迪森大旅馆的客厅，但是对那些女佣人来说，至少比她们自己家里要舒服，所以说她们应该完全心满意足啦。反正我们就是乱花钱，她们不会领你的情，真是太傻了。”

可是肯尼科特还是想要出其不意让她开开心，就慢吞吞地胡诌说：“卡丽，你知不知道，没准这会儿我们就可以考虑盖一幢新房子啦。你觉得怎么样呀？”

“怎么啦——”

“我说现在条件已经具备——我们的钱已够多了——一幢叫

人们大吃一惊的房子！我们盖的那种房子，就是要让镇上的人连做梦也都想不到！一定要叫萨姆和哈里望尘莫及！让人们大饱眼福！”

“好呀，”她回答说。

可他并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从这以后，每天他都要提到盖新房子的事，但是，他从来没想过新房子到底什么时候盖以及盖的又是什么样式的，起初，她居然信以为真，滔滔不绝地表达了她想象中的新居一幢石头砌的矮平房，有许多格子窗和种郁金香的花坛；或者盖一幢具有殖民时期风格的用砖头砌的红房子；要不然干脆盖一幢白色木头房子，装上许多绿色百叶窗和屋顶窗。他一看到她当了真，就赶忙打断她说，“是的，说得不错呀，值得考虑考虑。可你知不知道——我的烟斗搁在哪儿呀？”卡萝尔追问不休，肯尼科特只好烦躁不安地说，“就是我自己也不晓得；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些房子，我觉得好象太老式，不中用啦。”

原来是他心里想盖的房子，跟萨姆·克拉克的完全一个样，也就是那种现在美国各个小镇上，每三户人家就有的那种四方四方的、呆头呆脑的黄房子，四周围都是鱼鳞状护墙板，看起来很干净，屋前有一道宽敞的门廊，还有相当多的草坪和混凝土甬道。这种房子单调得象现在那种头脑只有钱的商人，有如这些千人一面的商人，只会投某一个政党全部候选人的票，每个月去教堂做一次礼拜，并且还拥有一辆漂亮的小汽车。

肯尼科特连自己也不能否认，“嗯，是的，我想盖的房子，也许不够那么富有艺术美，不过——说实话，也不会跟萨姆的一模一样。他屋顶上的那个塔楼真傻里傻气的，那黄色几乎俗气透顶！我也许会把那塔楼搞掉，给房子刷上一种柔和的奶油色，或许看起来会更悦目一些呢。此外，还有一种样式的房子也很不

错，显得非常结实，屋顶上铺的是漂亮的褐色木板，而且都不用鱼鳞状护墙板——象这样的房子在明尼阿波利斯就不少。所以说，我可不是只喜欢萨姆家的那种！”

有一天晚上，卡萝尔尽管快要睡着了，但还是在坚持说，新房子里就得要有一个玫瑰园——就在这时候，惠蒂尔舅舅和贝西舅妈突然闯了进来。

“舅妈，来给我们参谋参谋，”肯尼科特好象见到了救兵，“你是不是觉得房子最好还是盖一幢地地道道的四四方方的那种，装上一座呱呱叫的大火炉就得了。至于要采用什么样的建筑风格，安装上什么花里胡哨的雕饰等等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吗？”

贝西舅妈张开橡皮圈一样的嘴唇。“当然，他没说错！卡丽，象你这样的年轻人心里又有怎么样的想法，我可都知道——你就是喜欢什么塔楼呀，什么凸窗呀，什么钢琴呀，以及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劳什子，其实嘛，最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几个壁橱，要有一个好的火炉，而且晾衣服的地方还要方便，至于其他方面，我觉得这没什么。”

这时，惠蒂尔舅舅来了精神，把脸儿凑到卡萝尔眼前，唾沫星子乱飞地说，“当然罗，其他就都无所谓了！至于别人对你的房子的外表有什么看法——你用不着理会！要知道你是住在房子里头嘛，外面怎样有什么关系？本来这事我管不着，可是，我还得要说一说：眼下你们这些年轻人，只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太糟糕了！”

她气愤不已，就赶紧跑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但她仍然听得见他们老两口近在楼底下说话的声音：贝西舅妈嘀嘀咕咕地声音，有如一把窸窸窣窣在扫地的扫帚，惠蒂尔舅舅嘟嘟囔囔的声音，却象一块咯噔咯噔地在拖地的拖把。她既怕他们会跑到楼上，突然闯进来；可她又唯恐自己会向戈镇的礼俗标准屈服，乖乖地下

楼去向贝西舅妈“请安”。

她仿佛觉得戈镇全体居民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好象用一种令人可敬、具有权威毫不妥协的眼光正在瞅着她，都要求她言行务必合乎他们的标准，几乎就象一个个浪头似的纷至沓来。她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吼一声说，“得了吧，我就下楼去好了！”她给鼻子上搽了一点儿粉，又整了一下衣领，就漠然的走下楼去。不料那三位年纪都比她大的老长辈都扯着轻松愉快的废话。谁也没有理睬她。这时贝西舅妈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就象是在哼哧哼哧地啃烤面包似的：

“我觉得，斯托博迪先生早该把我们店里的水落管修好了。我是在星期二上午十点钟以前去找他的——不，不对，应该说是十点过两分钟——不管怎么说，反正那时候还相当早呢，因为我刚从银行里出来，说直接上小菜场买牛排去了——哎哟哟，我的上帝呀！奥利森铺子里的肉，价钱真是贵得吓人呢，其实质量并不见得很好，就是最好的也不见得放了多少天了！可是，到头来我还得把肉买下来。末了，我还顺便拐个弯，去看一下博加特太太，问问她的风湿病见不见好——”

惠蒂尔舅舅的神情引起了卡萝尔的注意。他脸的紧张并没有在听贝西舅妈的唠唠叨叨，好象他自己在想什么心事，果然，他突然会把舅妈的话儿打断了。

“威尔，你说，我到什么地方去——才能给这套上装和背心另外再配一条裤子呀？不过，可不要太贵。”

“哦，那末去纳特·希克斯店里就行了嘛，不过，依我看，你最好还是到艾克·里弗金的铺子去——他的定价，可要比时装店里便宜得多。”

“哼！那末，你诊所里新式火炉安装了没有？”

“还没有呢。我已经上萨姆·克拉克的店里看过一个，可是

——”

“嗯，你还是赶快就装吧。夏天就快结束了，干吗一定要拖到秋凉以后呢。”

卡萝尔无心再听他们无味的闲话，陪着笑脸说，“请大家不要见怪，我想早点儿歇息去了。因为今天打扫楼上，我感到有些累。”

说罢，她就上楼去了。她可以料到，他们表面上虽假惺惺地原谅了她，背地里准定在议论，她不知怎的一直睡不着，后来听到远处床铺吱嘎作响，知道肯尼科特已经上床，才进入梦乡。

次日吃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忽然冒出了一句，“惠蒂尔舅舅看起来好象很笨，实际上，他这个老头儿才精明呢。不用说，他的那个铺子经营得蛮不错呀。”

卡萝尔沮丧地说道，“惠蒂尔舅舅说得对，盖房子，最要紧的，还是对内部要讲究，至于房子的外表，那大可不管的。”肯尼科特一听到她想通了，禁不住眉开眼笑。

看来他们家的新房子，决定要照萨姆·克拉克家的那种样板动工建造了。

计划之时，肯尼科特一个劲儿说，盖新房子完全是为了她们娘儿俩的缘故。他说要给她做几个存放衣服的壁橱和一间“很舒适的缝纫室”。可是，当他不在乎以前的节省从旧记帐簿上撕下一片纸来拟定修建汽车房的计划时，他研究来研究去的只是一块混凝土地坪，一只工作凳，和一条汽油槽上，而不是未来的新房子里的缝纫室上。

这时，她挪了一下身体，非常失望。

眼前这座破房子里，有许多毛病——吃饭间居然要比前厅高出一个台阶；一小丛紫丁香，枝叶上粘满烂泥。可是，在未来的新房子里，一切的一切都将是光洁平整，古板之极，而且又是固

定不变的。如今，肯尼科特已是年过四十，可谓功成名就，人们自然可以想见，这座房子里倾注了他的一切，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大房子里，她随时都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一次改变。

可是，万一搬到这里以后，她就得在那里待上一辈子——而且再也不能象现在这么自由了。因此，她就恨不得让盖房子的事往后拖下去，盼望房子不会建起来。当肯尼科特喋喋不休地说要给汽车房安装一种能自动启闭的专利门时，她似乎已看到洞开的监狱门。

从此以后，卡萝尔再不谈论房子的事情了。肯尼科特心里觉得很难过，再也不拟定什么计划方案了，所以说，拖了很长时间，盖房子的事就无果而终了。

五

卡萝尔婚后，常常表示希望能去美国东部旅游观光。肯尼科特每年总说他要去参加全美医学会大会，“会后就去东部各地玩个痛快。纽约这个城市因为我在那里待过将近一个星期，所以我很熟悉——而且很想去看看新英格兰，大玩一场，吃几天。”他从二月间一直说到五月间，可是到了五月，他总是那几个老掉牙的理由：眼看着某几个孕妇产期已近了，或者是有好几笔地产生意要成交，看来“今年又没时间出远门了——不过，既然出远门，就应该找个充足的时间象象样样地出远门，要不然就失去乐趣了。”

卡萝尔腻味了洗不完的碗碟，所以越来越想离开戈镇，出门旅行去。她常常想象自己仿佛到了东部，时而正在瞻仰爱默生故居，时而又在洗海水浴，浪花拍岸好象牙雕一般，一会儿她却穿着珍贵的衣服，正在跟一个具有贵族风度的外国人侃侃而谈。还是在春天的时候，肯尼科特就抱怨起来说，“我想，今年夏天你

大概想做一次长途旅行，可是，古尔德和麦加农一走，那么多的病人要我一个人来对付，现在看来我又脱不开身了。我的天哪，如果你这次再不去，我觉得自己好像因为吝惜那点钱才不去旅行一样。”卡萝尔自从听过布雷斯纳汉讲到处旅游、其乐无穷的那种令人心头缭乱的情趣以后，整整一个七月里都烦躁不安。她心里尽管很想出门旅行去，不过嘴里并没有说出来罢了。他们曾谈到过要去明尼阿波利斯玩玩，但后来还是没有去成。有一次，她竟然开天大的玩笑似地提议说，“我想，如果我现在离而去，带着休自己去科德角，你看——怎么样？”她的丈夫无言以为，说道：“我的天哪，要是明年我们还走不了的话，恐怕你也许就得单独出门了。”

到了七月底，肯尼科特得到了一点消息提议说，“听说那些‘比弗斯’正在乔雷莱蒙开大会，还在街头举办集市，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赶明儿我们就上那儿看看。顺便我还有事儿要想找卡利布里大夫谈谈。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天。我们没时间作长途旅行，这一趟也许将就弥补一下吧。我说，卡利布里大夫这个人，可真了不起！

其实，乔雷莱蒙是大草原上的一个小镇也比戈镇大不了多少。他们的汽车不幸出了点问题，大清早又没有旅客列车，所以只好搭乘货车去。事前他们几乎磨破了嘴皮子，贝西舅妈才愿意看护休一天。卡萝尔一听到这次极不寻常的短途旅行，简直可以说是大喜过望了。自从休断奶以后，她除了瞥见过布雷斯纳汉以外，也就没再碰到什么新鲜事了。他们登上了守车——那就是挂在列车最后面的那一个颠来簸去的红色圆顶小车厢。它——好比是一间震动的矮棚屋，或者是四轮大马车上带篷顶的一个客厢，靠边的地方有一些黑漆布座位，还有一块钉在铰链上的松木板，能够放在这儿当桌子使。肯尼科特正在跟车上那个乘务员和两个

司闸员一起打纸牌。司闸员脖子上围的那种天蓝色绸巾让卡萝尔大感兴趣，他们的热情好客和不拘小节也让她很兴奋。既然这里不会有满头大汗的旅客朝她身旁挤过来，她就可以尽情享受坐慢车的乐趣了。外面水波动荡、麦浪滔滔仿佛一幅漂亮的风景画。她很喜欢闻闻车上涂的润滑油和泥土晒热后散发出来的芳香；她觉得，火车轮子不紧不慢地发出来的嘎哒——嘎哒声，就象在尽情纵歌似的。

她心里觉得自己好象正在前往落矶山的旅途中。他们快要到达乔雷莱蒙的时候，卡萝尔脸上一片喜气，就象是在欢度节日一般。

可是，她一看到乔雷莱蒙火车站的那座跟他们刚离开的戈镇火车站完全一模一样的红色木头房子，顿时心中一凉。肯尼科特打着呵欠说，“火车准点到达。上卡利布里家吃午饭，还来得及呢。我在戈镇事先给他打过电话，告知他我们要上这儿来。我对他说，‘我们坐的是货车，十二点以前到。’他说要来接站接我们去他家里吃饭。卡利布里人品很好，你还会发现，他的那位太太也很有心计，真可以说是个贤内助呢。哎哟哟，你看，他都来了。”

卡利布里大夫大约有四十来岁，脸上的胡子刮得精光，个儿长得矮墩墩，看上去非常象他的那辆栗壳色小汽车多了一副防风眼镜。肯尼科特说，“喂，卡利布里大夫，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拙荆卡丽，快过来跟卡利布里大夫见见面。”卡利布里微微一鞠，伸手相握。可他还没有把她的手放下来，就马上全神贯注地对肯尼科特说，“肯尼科特大夫，很高兴见到你。对啦，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那就是说，你对瓦赫基恩扬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得的突眼性甲状腺肿，究竟如何治疗？”

这两位男大夫肩并肩坐在车子的前座，大谈特谈甲状腺肿几

乎把她忘在一旁了。可她自己却没意识到。她正凝眸远望着那些陌生的房子……单调乏味的小棚屋，人造石砌的矮平房，笨头笨脑的四四方方的房子，被油漆涂得乱七八糟，但鱼鳞状护墙板看上去却是齐齐整整，而且都有宽敞的门廊，此外还有不少一干二净的草坪——她想这次出门真不易，可尽量要将沿途景色看个够。

卡利布里回到家里，就把卡萝尔介绍给他的妻子。卡利布里太太体形臃肿，一开口就叫卡萝尔“亲爱的”，接着就显然是在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觉得热，到头来总算想到一句，“哦，让我想想看，你和肯尼科特大夫好象是有个小宝贝，是不是？”接着，卡利布里太太端上一盆卷心菜炖咸牛肉，这时候，她汗流满面，简直就象那些热气腾腾的卷心菜叶子一样在直冒热气。这两个男人把两们太太抛在一边，稍客气了一下，就谈起天气，庄稼汽车之类的东西随即又扯到他们的工作上去了。肯尼科特捋着下巴额儿，摆出一副学问渊博的面孔，慢条斯理地问，“你说，卡利布里大夫，你利用甲状腺素来治疗产妇临盆前两腿疼痛，效果究竟如何？”

他们象别人一样把她看成什么也不懂的女人——对于他们这种见识，卡萝尔并不觉得气恼，反正习已为常了。可是眼前直冒热气的卷心菜，还有卡利布里太太老是絮絮叨叨的闲扯，却说得她两眼昏黑，几乎要打瞌睡了。但她为了驱走睡魔，强打精神，就向卡利布里求教，“卡利布里大夫，明尼苏达州医学界有人为了制定要帮助妈妈的这种法令而出过力吗？”

卡利布里慢慢地转过身来对她说，“哦——我从没——哦——从来还没有调查研究过这个问题。这可是政治问题呢。”说完，他马上一扭头，背着卡萝尔，对肯尼科特丢个眼神，把刚才打断了的话儿又接上了，“肯尼科特大夫，你总碰到过单侧肾盂

肾炎的病例吧？巴的摩尔的巴克伯恩医生主张采用剥脱肾脂和肾切除的方法，可是我觉得——”

午后两点，他们才吃完，站起身来。卡萝尔被他们三人的前呼后拥下，信步来到了给“比弗斯兄弟会”年会增添了世俗的欢乐气氛的市集上，“比弗斯兄弟会”会众到处都可见到：兄弟会的领导人物们，身上穿着灰不溜湫的便服，头上戴着圆顶礼帽；爱赶时髦的会员，则穿着夏天流行的毛巾布短上衣，头上戴着草帽；还有一些土里土气的会员，身上只穿一件单衬衫，吊裤带也都磨坏了；但是，不管他属于哪一类，每一个比弗斯会员胸前都佩戴一大条象炒虾仁似的透红彩带，上面印着“比弗斯兄弟会会员”这样几个银色的字。每一位会员的太太，也都佩戴一个“比弗斯会员夫人”的徽章，都庐斯市代表团，还带来了那个著名的“比弗斯业余管乐队”，全体队员一律是义勇兵式华服穿戴打扮：绿丝绒茄克衫，天蓝色裤子，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说来也真怪，那些自鸣得意的义勇兵；依然是一个个美国商人的典型脸孔；满面红光、油腔滑调，而且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他们在大街和第二条街的拐角上，站成一个圈，演奏开始了。他们卖力地演奏，夸张地瞪起两只眼睛，显得很严肃，似乎是正襟危坐在挂着“工作勿扰”的牌子的写字桌后面办公一样。

本来卡萝尔以为那些比弗斯就是一些劝人参加便宜的人寿保险，每月第二个星期三到会所去打一次扑克牌普通市民，可是她却看到这样一幅大字招贴：

比弗斯兄弟会
一马当先，
群英荟萃，
谦恭明谨，

欢迎加入。

肯尼科特看完了大字招贴后忍不住赞叹“比弗斯，好一个强大的社团！我没有加入说不准以后我会成为其中一员。”

卡利布里却暗自思忖，“他们这个社团是不错，而且势力也不小。你看，那边打小鼓的那个家伙吗？听说他在都庐斯以精明泼辣著称。依我看，还行。喂，请问你常常要给人寿保险检查体格吗？”

他们径直向前走，看看设在街道两旁的集市。

大街四处都可见到许许多多“诱人的玩意儿”——有两个小摊在叫卖热狗，一个小摊卖柠檬汁和爆玉米花，一台震耳欲聋的旋转木马，还有好几外游乐场地，有人要是高兴的话，都可以用小球去投掷布娃娃。那些高贵的代表们觉得有失自己身份，当然不屑一顾；但是那些乡下小伙子则顾不了那么多，他们红褐色的脖子上系着浅蓝色领带，脚上穿着黄得发亮的皮鞋，搭上脏兮兮的动荡巅簸的“福特”汽车，带着自己的情人一起到镇上来，他们正在狼吞虎咽地吃三明治，仰着脖子整瓶整瓶地大喝草莓汁汽水，而且还跨上深红色和金色旋转木马把它当真马骑呢。他们高兴得又喊又叫，时而又开怀大笑；从烤花生的摊头上，不断地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那台旋转木马也在隆隆地发出单调乏味的噪音，还有一些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嚷叫着，拚命抬徕顾客：“好机会——好机会——喂，小伙子，快来——快来——让那位姑娘痛痛快快地玩一玩——让她开开心，乐一乐——花上五分钱——换句话说，半角钱、一块钱的二十分之一——说不定你就可以赚到一块真正足赤的金表！——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大草原上的骄阳，正在毫不留情地向街道上倾射，晒在人身上像一支支有毒的箭矢，商铺砖房上，白铁皮檐口正晒得闪闪发光；连风都热

得要命，扬起的尘头全落在那些东奔西跑瞎忙乎的比弗斯弟兄们身上。

卡利布里夫妇绷着脸，卡萝尔在后面紧紧跟着，沿着一长溜货摊走去，觉得有点儿厌烦，就低声对肯尼科特说，“咱们去玩一会儿吧！玩一会儿旋转木马，抓一个金戒指回来！”

肯尼科特犹豫了一下，咕哝着对卡利布里说，“旋转木马——你们二位乐不乐意也去玩一会儿？”

卡利布里想了一下，转头去问妻子，“你——愿意去玩一会儿旋转木马吗？”

卡利布里太太轻轻笑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哦，不必了，对这玩意儿我可不大感兴趣，你们二位自己去玩吧。”

卡利布里也索性对肯尼科特明说了，“不，我们对这个玩意儿实在也没有多大兴趣，你们二位不妨去玩玩就得了。”

肯尼科特想了想也站在反对立场上了，他说，“卡丽，依我看，还是以后再玩吧。”

她只好不再想这件事了。她开始仔细观察眼前这个小镇。她发现乔雷莱蒙的大街，跟戈镇简直是分毫不差，这里杂货铺也是开设在上下两层的砖房里，帆布篷上面也挂着各种社团的牌子：女帽店也都是木板平房；汽车行也都是红砖房；街尾，也照例跟草原连成一片；这里的人们，也常常倍感无聊，不知会不会一样的在大街上吃热狗三明治。

晚上九点钟，他们终于回到了戈镇。

“你似乎不太高兴。”肯尼科特说。

“是的。”

“乔雷莱蒙是一个挺热闹的市镇，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她恼火了。“不！我觉得那是一个垃圾堆。

“卡丽，你——怎么啦！”

差不多过了一个星期，他还仍为这件事暗暗叹气，每次吃饭他挑肥减瘦的时候都会偷偷地瞅上她一眼。

第二十五章

一

“卡丽人很乖，就是有些娇生惯养，一点委屈都不能受，不过迟早会改过来的。但是我真恨不得她快点儿改过来才好！她怎么也不懂，在这么一个小镇上开业的医生，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什么艺术之类浪漫的东西，也不能老是把他的时间都花在音乐会上，或是把自己的皮鞋擦得乌光油亮。其实，一旦有空，他要是搞什么学问研究和艺术欣赏等等玩意儿，也不会比别人差！”——有一个夏天的傍晚，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在诊所里闲着无事，禁不住思索起来。他耷拉着脑袋，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张高背椅子里，解开了衬衫上的一个扣子，瞥了一眼《全美医学会杂志》封底的大事记，就把它放下了，仰靠在椅子背上。他用右手的大姆指插在背心腋下开口处，同时用他左手的大拇指去搔自己的后脑勺。

“天哪，她实在是太骄傲了。但愿她慢慢会明白过来：我可不是一个在社交圈子胡混的浪荡子。她常常说是我们想要‘把她改变过来’，不，实际上是她想要把我改变过去，就是说，让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生，变成一个只会发牢骚的赤色分子，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诗人！要是她知道，只要我愿意，成堆的女人等着我挑——那她恐怕就得气昏过去呀！再说，至今还有不少女人认为：这个老家伙风流不减当年呢！当然罗，好就好在我结婚以后再也不去拈花惹草了。不过这话也很难说——万一碰巧有一个开放而热情的年轻姑娘，或是一个虽然不会一天到晚把诗人朗费罗挂在嘴里，可就是会拉住我的手说‘我的心肝儿，你好象累极

了。歇一会儿，先别说话，’的少奶奶，谁敢保证我会不心动，坐怀不乱呢？

“卡丽以为她自己很了不起，能猜透别人的心思。其实，她来这个小镇才几天，居然就教训起我们来了。唉，她要是发现——原来镇上男盗女猖，一片肮脏——恐怕一下子就会气疯呢。但是，我还不是那种人。实际上，不管卡萝尔身上有多少缺点，她的漂亮正直和聪明在戈镇，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也好，看看哪个女人能这样呢。她要是不结婚，本来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或是女作家、女演员这一类的人物。但是，现在她既然已经成家，就该专心帮夫助子，不该胡思乱想了。论漂亮——我的天哪，她确实是漂亮，不过她过于冷淡了些。她压根儿不懂得夫妻之间的感情是怎么回事。她压根儿不理解，要一个担负着整个家庭的男人老是心满意足，怎么可能呢，我竭尽全力令她开心，可我自己却痛苦不堪。可现在她简直越来越淡薄，甚至于我亲她的嘴，她也好象是完全无动于衷一样。嗯——哪又有什么办法？

“我大概还能忍受这个，从前我靠自己挣来的钱念完医科大学，到后来开业行医，多么艰难的情况，还不就是那样熬过来的吗？但是，话又说回来，难道说我能在我自己的家里老是当一个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吗？”

肯尼科特一看到戴夫·戴尔太太走进来，立刻坐直了身子。她颓然倒在沙发椅里，热得直喘粗气。他笑嘻嘻地说，“啊，啊，莫德，你好，你好。你的捐款簿在哪儿呀？贵客登门，是不是又要在我身上敲竹杠？”

“威尔，别闹了。我是专程来看病的。”

“怎么啦？你不是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吗？难道说你已经不再信，又改信什么新的玩意儿，是‘新思想派’，还是‘唯灵论’派？”

“不，怎么会呢！”

“我说，你来找我看病——这对你的那些小姐妹不是一个大的打击吗！”

“不，这怎么可能呢。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信念不够坚强罢了，谁不知道威尔善于安慰人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个男人嘛。健壮又和气。”

他坐在办公桌的后边，身上没有穿外套，敞着背心，露出一串金灿灿的滚粗的金表的表链。他的两条结实的胳臂微微弯着，的两手则插在裤袋里，眯缝着两眼听她喁喁细语，感到充满诗意。要知道莫德·戴尔这位太太有点儿神经质，笃信宗教，面容却显得十分憔悴。她多愁善感，经常抹眼泪。她虽然身段长得并不匀称——但是大腿却很漂亮。两条胳臂也挺好看，可惜她的脚踝大了一点儿，还有她的身体，就在不该凸出来的部们偏偏凸了出来。不过，她的肌肤丰润，两只眼睛水灵灵的，还有那闪闪发光的栗壳色鬈发，从耳朵到脖子根的线条，简直是柔美极了。

过了很久，他才例行公事地问，“哦，莫德，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呀？”不过，他在这句话里却情意绵绵大胜往日。

“我觉得肩背剧痛。上次你已给我治好了，可我提心恐怕又旧病复发。”

“症状如何，明显吗？”

“没有明显症状，不过，我想，你最好替我检查一下。”

“不，不必检查了。莫德，我说用不着了。咱们都老熟人了，我不妨直言相告，你的病八成儿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所以，老实说，我就劝你别再查了。”

她突然涨红了脸，把头转向窗外。他也觉得自己说话的声音好象有点儿控制不住了。

她很快就转过身来。“威尔，你总是说我的病是胡思乱想出

来的。那你干吗不想法给我治一治呢？刚才我正读到一篇介绍专门研究新型精神病的专家的文章，在他们看来，认为许许多多‘胡思乱想出来的’病——哦，还有许许多多真正的病痛——全都是属于他们所说的精神病。所以，在他们看业，对付这种病只有让病人换换环境让病人心情舒畅——”

“别说了，别说了！那心理学是两回事，不是你的基督教教义！它们完全不同！说不定你还会把社会主义也给生拉硬扯在一起呢！真糟糕，你怎么会跟卡萝尔一样，都有点儿‘精神病’。我的天哪，莫德，要是来这儿看病的人都是阔佬要是我在大城市悬壶也象那些“专家”之流一样敛财无厌，我敢打赌，我照样也可以象那些骗人的专家一样，大放厥词，谈论什么神经病，精神病，抑制物，还有什么什么压抑疗法和变态心理，如此等等，胡说八道一气。要是有一位精神病专家天花乱坠胡吹乱说一通，收你一百元诊金，接着给你治病，要你动身去纽约，躲躲清静，我说，你二话没说，也一定照办不误——可你的那一百块大洋不是白白地扔了吗？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我这个医生你最明白了——咱们也老街坊了——你一抬眼，就看到我在修剪草坪——在你眼里，我至多只不过是一个还不致草菅人命的普通开业医生。要是我说，‘快动身去纽约吧，’戴夫和你二位一定会笑得死去活来，说，‘你瞧，威尔在发神经呢！架子倒不小！’

“事实上，你刚刚说的没错。你得的这个病，充分说明性的本能受到了压抑，结果就影响到你的身体，现在你需要暂时离开戴夫，出门旅行去，散散心，跟别人多说说，我知道，你要是这样做，包管做得很出色。但是，我可不能给你出这个点子。要不然戴夫准定杀了我。你要我干什么都行，给你出这个蹀子那可不行！天实在太热了，门诊这个工作实在累死人！喂，莫德，你明白吗？天气再这样热下去，恐怕就要下雨了——”

“可是，你知道，威尔，哪怕我说破嘴皮，戴夫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给我钱的。他说什么也不会让我一个人出门去的。戴夫这个人的脾性你是了解的：人前他一掷千金十分大方，但背后他却一毛不拔，十足一个铁公鸡。每次我虽然只跟他要一块钱，但也得唠唠叨叨说上老半天。”

“亲爱的太太，这个我当然一清二楚。不过你应该坚持不懈地说服他。始终纠缠着他。他肯定要恨我多管闲事呢。”

肯尼科特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纱窗上粘满了尘埃和从三角叶树上飞落下来的绒毛，遮住了大部分光线；大街上阒寂无声，只有一辆停在那里的汽车，马达在突突地震响着。她抓住了他那结实的手，把那手指关节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威尔啊，戴夫怎么会这样不明事理，这样小气，啰啰嗦嗦简直没一点能耐！哪象你这样通情达理。他在人前简直是个跳梁小丑，跟你一比他算什么呀！”

他可没法跟着骂戴夫，只好说，“戴夫人还是很好的。”

她依依不舍地把他的手放下。“威尔，你今儿晚上到我家来串门，陪我聊聊天。让我出去散散心。要知道我实在太冷清呀。”

“我要是今儿晚上去，戴夫也在家的话，那我们两个肯定又得打纸牌了。今晚料他休息，不去店里吧。”

“不，店里那个小伙计刚才回科林斯去了——因为他的老娘病倒了。戴夫要在店里待到半夜才回来。哦，你可准定要来呀。我已经买了一些冰镇鲜啤酒，我们俩就坐下来谈谈心，凉爽一下。这不是挺好吗？你说是吗？”

“是，是，那当然不会有什么不合适。可是说到底，还是不太方便——”这会儿他仿佛看到卡萝尔宛如牙雕一般的纤细苗条的黑幢幢的身影，正冷眼看他们鬼混。

“是呀，那可不行，可我孤零零一个人实在太冷清呢。”

他身上穿着一件肥大的机绣花边细布褂子，脖子周围肌肤显得格外娇嫩。

“实话说，莫德，我就是装作碰巧路过你那里，呆一会儿就走。”

“那到时候再说吧，”她一脸正经说道。“威尔，我不过想找个人谈谈心罢了。你怎么就成家了，都有孩子了！我真恨不得能在天黑以后偎坐在你身旁，默默无语，把戴夫忘得干干净净！到时候你会来吗？”

“好，我就准定来！”

“那我就等你啦。到时候你不来，我可要冷清死了！回头见。”

他心里十分后悔暗自咒骂道：“见鬼，我太傻了，干吗要一口答应去呢？可我说了话还得算话，否则她就要生气的。她善良、文雅而又多情，而戴夫却是个吝啬鬼，一定错不了。她魅力四射不比卡萝尔差。反正说来说去，都是我的不是。我干吗不能象卡利布里、麦加农和其他的医生那样对病家常有戒备之心呢？哦，我平时够谨小慎微了，可是莫德就死活缠住我，故意哄骗我在今儿晚上到她那里去。按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早该制止她的胡说八道的。我不能去。我不妨打个电话，通知她我去不了。卡丽是天底下最最可爱的女人，我怎能把她扔在家里，去跟莫德·戴尔那个不正常的女人厮混在一起呢——不，别白日做梦！但是我说也犯不着叫她伤心。我不妨顺便去一下，待上一秒钟，告诉她我在她那里不能逗留太久。无论如何，都得怪我自己不好。想当年我自己实在不应该采取主动去一味追求她。这事怪我的话，那我就不能去怪莫德了。我还是不妨去一下，推托说要下乡出诊去，说完扭头就走。真讨厌，我还得胡编一套假话！我的上帝呀，为什么那些女人这么难缠？难道说，就仅仅因为你上辈子做

过一、两次糊涂事儿，你就要一辈子被缠住不放吗？这是莫德自己的过错呀。我不能再让她接近我。我干脆就带着卡丽一块儿去看电影，好把莫德忘掉……可是今儿个晚上电影院里恐怕热得够呛。”

他考虑再三。他猛地戴上帽子，把外套挽在手臂上，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又上了锁，然后拖着沉重的脚步下楼了。“我不去了！”他下定了决心。可是，别看他嘴里是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左右为难，真不知道该不该去呢。

他一出门，见到那些熟悉的窗子和面孔，暂且压下心中的烦恼，喜自心来。萨姆·克拉克亲热地冲他大声喊道，“大夫，你今儿晚上到湖边游泳去，好吗？难道说今年夏天你们湖畔别墅就铁将军把门吗？我的天哪，大家都担心你呢。”一下子他又高兴起来。眼看着汽车行新造的房子进度很快，他心里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从这里亲眼看到戈镇正在日益繁荣。奥利·森德奎斯特恭恭敬敬感激不已地对他说，“晚上好，大夫！我妻子的病已好多了。你给她开的药真是灵丹妙药。”这又使他觉得沾沾自喜起来。回家以后，忙完了下面那些例行的家务，他才感到心平气和了：他先把野樱桃树上的灰色虫网烧掉，接着用胶水把汽车右面前轮开裂的内胎补好，末了还给大门前路面上洒了水。他觉得洒水也变成了一件舒适的工作，喷出来的水几乎象一支支闪光发亮的箭矢，轻轻地落到地上，灰濛濛的尘土马上形成一滩黑糊糊的水渍。

戴夫·戴尔正从街上走过来。

“戴夫，你上哪儿去呀？”

“上店里去。我已吃过了。”

“可是你不是照例每逢星期四晚上，歇班吗？”

“是的，以前是这样，可是彼得回家去了。据说他的老娘得

了病。不知道店里这些伙计是怎么了——尽管你给了他们很多的工钱，可他们依旧不肯！”

“乖乖，戴夫，那就是说你总是自个没日没夜地忙吧。”

“是呀。你要是去闹市区，不妨就来店里抽支雪茄。”

“哦，没准我也许会去的。恐怕我要去看看钱普·佩里太太。她病了。戴夫，回头见。”

肯尼科特直到这时候，还在屋外徘徊。他知道卡萝尔就在离自己很远的地方，应当考虑到她的意见，怕只怕万一她不高兴，那就自讨没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还是宁愿独自一个人在外面多待一会儿。直到洒完了水之后，他才进屋，朝着婴儿室走去，大声对休说，爸爸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卡萝尔背着窗坐在一只矮凳上，夕阳透过那个窗框给她的身影抹上一层淡金。孩子正坐在她膝上，头枕在她的胳臂上，专注地听她在哼唱着吉恩·菲尔德的儿歌：

早上唱的是小宝宝——
勒迪达德，
晚上唱的也是小宝宝——
勒迪达德；
整日唱的是
这支可爱动听的歌儿
唱得那个小淘气笑呵呵，
长大了就懂事了。

肯尼科特入迷地听着。

“莫德·戴尔嘛？怎么比得上卡萝尔呢！”

那时，女佣人上楼来大声说，“开饭了！”肯尼科特这会儿正

仰卧在地上，两手象海豹一样前后摆动着，而休则拚命用力踢他，没想到这个孩子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劲儿，不禁令他吃了一惊。他搂着卡萝尔的肩膀，一起下楼吃晚饭去。他已经不再为那个念头犹豫不决了，所以感到格外高兴。卡萝尔去安排孩子上床睡觉。他就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歇息。那个浪荡子裁缝纳特·希克斯却悄悄的溜过来。他一面挥手赶蚊子，一面低声说，“喂，大夫，今儿个晚上你想不想再象以前是光棍那时，跟我们一块儿出去乐一乐；”

“你在说什么呀？”

“你没听说镇上新来了一个女裁缝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吗？——就是那个非常时髦的金头发女人？哦，跟她一块儿玩玩，真有趣呀。今儿个晚上，我和哈里·海多克就要带着她，顺便还捎上在时装店干活的那个胖乎乎的小娘儿们一块儿兜风去。说不定我们还会到哈里新买的那个农场去。车里要带上一些啤酒，还有你从来没有尝过的、香味醇正的黑麦威士忌。我敢打赌说——如果没猜错的话，到时候我们准定来它一次野餐呢。”

“去你的，纳特，我才不上你当。你不要认为我乐意在一边闲看！”

“不，我告诉你：斯威夫特韦特太太那里有一位从威诺纳来的女友，人长得也不错，也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了，所以嘛，哈里和我心里想也许你乐意溜出去乐一个晚上。”

“不行——不行——”

“大夫，别假正经了老是惦着你的身价呀、面子呀。想当初你打光棍的时候，自己还不是没命玩吗？”

大概是因为肯尼科特听别人说过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那位女友孟浪轻浮，也许是因为薄暮时分卡萝尔给休唱儿歌时的声音使他久久难以忘怀，也许还是仅仅因为他值得称道的淳厚还没有完

全消失——但是不管怎样，他拒绝了：

“胡扯淡！我已经是有了家室的人。可我并不想要假装圣人。我也喜欢出去瞎胡闹，喝几杯。不过，每一个人身上都承担一种义务——老实说，你鬼混一夜之后，再回到你太太身边，难道不会感到做贼心虚吗？”

“我嘛？照我的经验，‘丑事不露，丈夫不愁。’常言道，对付娘儿们的好办法，不外乎是：下手快，管得紧，嘴巴严，少开言！”

“哦，我说，你说你的办法不错，可我呢，就做不到了。何况——我总觉得，跟别的女人私通好比是下赌，输得精光的必定是你自己。你要是真的输了嘛，就只好自认晦气；如果你赢了，可你只要一想到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心机——那时你就会觉得简直比输了还难受呢。尽管说干这种事是人的天性，但是，如果说我们镇上的太太们都发现自己的太夫背着她们所干的一切勾当，我想，她们肯定要吓一跳，纳特老弟，你说是不是，嗯？”

“那还用说嘛！唉，我说，老兄呀！要是那些好心肠的太太一知道她们的丈夫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所作所为，我说，她们不昏倒才怪呢！这么说来，大夫，你就真的不去吗？舒服的兜风远行，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纤纤素手、清凉威士忌，你真不要吗？”

“不行，不行。实在对不起，我不想去，”肯尼科特喃喃自语道。

他看得出纳特马上就要走了，心里自然很高兴。但他却又觉得有点儿失望。他耳畔经来卡萝尔下楼的脚步声，他高兴地大叫，“快来坐一会儿——那该多美呀！”

尽管他兴冲冲招呼她，可她并没有答理他，迳自坐在门廊里，默默地来回晃动着摇椅。过了半晌，她叹了一口气说，“这儿怎么这么多蚊子，你又忘了装纱窗吗？”

他仿佛是在试探她似地低声地对她说，“你又头痛了吗？”

“哦，还好，不过——这个女佣人真是笨透了，样样都要我自己动手。所有银器差不多都要我自己动手洗呢。休闹一个下午不得安宁。可怜的孩子，天热极了，叫他受不了，可把我累坏了。”

“嗯——你不是常常喜欢出去走走吗。让那女佣看家咱们去湖边散步或者去看电影？走吧，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电影！否则就坐车，上萨姆家去游泳，好吗？”

“亲爱的，请你不要见怪，我累得精疲力尽，快走不动了。”

“今天晚上，你干吗还睡在那张长沙发上不下楼来呢？楼下凉快得多。这会儿我就上楼，把我的凉席搬下来。快来呀，跟我做伴吧要是我被小偷吓坏的！你忍心让我独自呆在楼下！”

“谢谢你啦。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自己的那个小房间。亲爱的，你尽管下楼去睡好了。不好睡在长沙发上，你干吗非得铺凉席，睡地板。哦——我想进屋去，看一会儿最新那一期时装杂志——随后也许回来跟你说一声晚安。亲爱的，你大概不用我呆在这儿吧？当然罗，你要是真的有什么事需要我——”

“没有，没有……几乎忘了，我真应该赶快去看看钱普·佩里太太呢。她得了病。你快去歇着吧——也许我会顺路到药房去一趟。要是你困了我还没回来你就先睡吧。别等我。”

他吻了一下她，就慢腾腾地走出了家门。他在路上遇到了吉姆·豪兰又照例和特里·古尔德太太寒喧了几句。但他觉得心中发慌肚子紧缩。他脚步慢了下来，终于看到戴夫·戴尔家的院子门口了。他往院子里张望了一下，看到门廊里攀满了野葡萄藤蔓，有一个身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那里。忽然他呼到吱嘎发响的声音，原来她突然坐了起来，探出头去看了一眼，随后后背又靠着摇椅，装作没看见。

“进去喝杯冰镇啤酒真不赖，可是只能待上一小会儿，”他一边把戴尔家的大门推开，一边暗自思忖。

二

博加特太太同贝西·斯梅尔舅妈一起过来看望卡萝尔了。

“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可怕的女人，那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裁缝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博加特太太简直边叹气边唠唠叨叨地说。“听说她家里一下子闹腾得天翻地覆。原来是有一拨年轻的小伙子，也还有头发都白了的老混蛋，只要天一黑，就都偷偷摸摸地溜到她家去喝威士忌酒，在那儿寻欢作乐。真不可思议，男人整天想的什么东西！老实告诉你，尽管威尔·肯尼科特是我亲眼看他长大成人的，他是不是干净也很难说！谁知道那些骚货会不会去勾引他呢！特别是他们做医生的，不时有女人跑到他诊所去看他，跟他纠缠不休！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搬嘴弄舌的，不过，你觉不觉得——”

卡萝尔勃然大怒说，“我并不想袒护威尔，说他十全十美，一点儿差错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还不是如你所说的那种一味‘寻欢作乐’的人。如果说他是个两个眼睛老是盯着女人的大色狼的话，那末，我倒是希望他干脆主动去勾引女人，而不是象你刚才说的那么招人可怜地等着女人来勾引他！”

“卡萝尔，你怎么能这么对长辈说话！”贝西舅妈说。

“不，没错！哦，我可不是骂博加特太太！不过——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念头，就数我知道得最清楚，哪怕是他心里在想还没做的事，也都瞒不了我。今天早上——哦，昨天夜里他很晚才出门，说是佩里太太病了，一定要看她去，随后又给哪一个男人脱了骱的手臂接好。到了今天早上，他在吃早饭的时候，一语不

发，好象心事重重似的——”她故意让身子凑过去，装出神秘的样子咬着耳根说：

“你们猜着，他心里在琢磨什么呀？”

“什么事？”博加特太太忐忑不安地问。

“也许他心里是在琢磨要修剪一下草坪！这会儿你们该闹明白啦！我刚才是闹着玩儿说的，请你们多多包涵。现在说请你们尝尝我刚做好的葡萄干小甜饼。”

第二十六章

一

卡萝尔最喜欢带着休一块儿出去散步。休看见什么问什么，总想知道黄杨树在说什么，福特汽车行在说什么，那儿一大片的云彩在说什么，——她耐心地一一解答，而且尽量做到鞭擗入里，而不是胡乱搪塞。他们特别喜欢面粉厂前面的拴马桩——那是一根滚粗的木桩，虽然早已变成褐色，不过看起来还不错；它的下半截特别光滑，在阳光底下熠熠发光，但是它的上半截被马缰绳勒出来一道道凹纹，用手指头摸起来就会痒痒。从前卡萝尔从来没有去注意过大自然，只看见它的色彩和形体在不断变换罢了。她关心的是人和理想。休的问题无形中使她开始观察：麻雀、知更鸟、蓝色樫鸟和金翼啄木鸟中间好象发生了一幕幕闹剧。她虽然看到雏燕试飞的情景心里非常畅快，可是又不免要替它们的泥巢和巢中无聊争吵而烦恼。

这时，她早已忘掉了心中的烦恼。她对休说，“我们好象是两个落魄失意的吟游诗人，四处漂泊。”这时，休也会跟着她说，“到处流浪——到处流浪。”

可是他们最喜欢的危险活动，他们俩最喜欢去一个秘密地方——就是迈尔斯、比阿和奥拉夫·伯恩斯塔姆的家。

肯尼科特很不愿意卡萝尔和休到伯恩斯塔姆家去。他说，”你干吗要去那种鬼地方呢？”看来，他是说一个从前是“瑞典女佣人”的儿子，根本没有资格跟威尔·肯尼科特医生的公子交朋友。当时卡萝尔并没有同他争辩。由于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不是真的不能和伯恩斯塔姆一家来往，她甚至想不出为什么她就和伯恩

斯塔姆家成了朋友，而她却受到了俱乐部人们的冷嘲热讽。卡萝尔为了躲开贝西舅妈的絮聒不休，一度曾经找过久恩尼塔·海多克和《芳华俱乐部》里的人去闲聊天、扯家常，可是这个办法没多久也行不通了。见了那些年轻的少奶奶，她反而有点不安。她们说话时高声大气，以及高声大笑，几乎要把屋子都给震坍下来。她们说的笑话也好，往往翻来覆去，毫无意义。她不知不觉地就甩掉《芳华俱乐部》、盖伊·波洛克、维达等人，只跟韦斯特莱克医生太太，以及她那时还摸不清算不算是朋友的伯恩斯塔姆一家人有来往。

在休看来，那个“红胡了瑞典佬”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最神通广大的国王。每当迈尔斯在喂牛，赶他的惟一的那头猪——一种懒怠成性、到处乱窜的动物——或是在杀鸡的时候，休总是怀着无限钦佩心情亦步亦趋紧跟在他后面。在休看来，奥拉夫似乎是王子一样，虽然他还没有父王迈尔斯那么高大健壮，但对耍棍弄棒、玩扑克牌和滚破铁环这一类的事情却样样精通，十分在行。

卡萝尔下意识的承认——奥拉夫不但外貌长得比她自己肤色黝黑的孩子漂亮，而且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奥拉夫就象是古代北欧某部族中的酋长：身材魁梧、满头金发、四肢壮实，宽宏待人。而休呢，却是平庸无为，几乎就象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商人。休跳跳蹦蹦地说，“带我一块儿玩，好吗？”——奥拉夫就会睁大亮闪闪的蓝眼睛，和善地表示同意说“好吧。”要是休动手打了他一下——休确实打过他——奥拉夫毫不计较，仅有一丝惊奇而已。于是，他就独自昂首阔步，朝屋里走去。而休却因为自己不能瑞与奥拉夫一块儿玩而放声大哭了。

这两个小朋友正在一起玩一辆豪华的四轮马车，那是迈尔斯利用一只盛淀粉的盒子，再加上四根红色线轴搭起来的：他们又

把树桠枝一古脑儿往耗子洞里捅，尽管他们一无所获，但他们却玩得痛快极了。

比阿脸庞丰满，哼着小调，她公平地把小甜饼分给两个孩子吃，有时即便责骂他们，她也从来都不偏心的。要是卡萝尔连一杯咖啡和几块瑞典奶油饼干都推推让让地客气，她感到十分扫兴。

迈尔斯的制酪场发展迅速。现有六头母牛，二百只鸡，一台脱脂器，和一辆“福特”牌运货车。春天里，他在自己的小棚屋旁边又搭建了两间房子。盖房的时候，休简直觉得就象过狂欢节一样高兴。你看，迈尔斯大叔的举止多么潇洒自如，爬上梯子，就站在房梁上，手里挥着榔头，嘴里唱着什么《公民们，快拿起武器来》这一类的歌儿；他钉起屋顶板来，简直要比贝西舅妈熨手绢还来得快。末了，他还让休和奥拉夫分别坐在一块厚实的木板两端，接着高高举起他们。迈尔斯大叔最惊人的癖好，就是他用特别粗软的碳笔在松木板上画人物画，太漂亮了！

迈尔斯大叔那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哩！休知道在爸爸的诊所里，也有无数晶光瓦亮、奇形怪状的工具，虽然挺好玩的，可是都很税利，据说还经过消毒，孩子们千万不准用手乱摸的。休在爸爸诊所里，一看到玻璃柜里陈列的那些工具，就反复嘱咐自己千万不要用手去乱动乱摸。可是迈尔斯大叔的工具就不一样了，他的所有的工具除了锯子，都随你摸，他有一把头上镶银的榔头；一个大“L”形的直角尺；一个具有魔力水平仪，非常珍贵，是用名贵的红木和金子做成的，里面有一根细管子，细管子里有一小滴儿——不是一滴儿水，好象什么东西都说不上来——反正不管你有多小心，只要把那个小玩意儿往上稍微翘一下，那一小滴儿就会惊恐万状在细管子里上下乱跑。此外，他那里还有许许多多钉子，尽管都不一样，但是非常齐全——其中有大号尖

铁看上去威风凛凛，也有并不令人喜欢的中号钉子，而那些钉屋顶板的钉子，却形形色色，比图画书里的仙女还好玩呢。

二

迈尔斯一面搭建棚屋一面跟卡萝尔坦率地交谈过。他说在戈镇他大概永远被视为浪荡子。比阿的路德会教友因为他不信神，嘲笑过上帝，因此一看到他就生气；而那些商人也认为他太偏激，见了他同样感到很恼火。“我又不能老是闭着嘴巴不说话。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只咩咩叫的小绵羊，胆小得很，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可他们仍是不放过我。哦，是的，虽然面粉厂的那个领班，还有那个丹麦鞋匠，埃尔德工厂里那个工人师傅，还有一、两个瑞典佬，他们还是照常上我们家来串串门的，不过，你是知道的，那里因为比阿心眼儿好，待人和气，喜欢家里常常有人来——喜欢忙这忙那，给客人煮咖啡，忙极了——好象不知疲倦。

“有一次，她硬是拽着我到美以美会教堂去做礼拜。好吧，我就一样虔诚地走进了教堂，安静地坐了下来，听牧师讲道。那天牧师，给我们大讲特讲进化论，可是尽管他讲得牛头不对马嘴，我也忍着没有笑出来，做完了礼拜，那些老教友都聚在教堂门口，‘兄弟’长、‘姐妹’短地跟每一个会众握手道别，可我走出来他们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他们分明是看不起我说不准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想，到了奥拉夫那个时候，可不准那样啦。有些时候，他妈的，我真想弃家而走，仍回那些小锯木厂去过活。可是比阿身上好象有魔力似的，我始终离不开她。老天哪，肯尼科特太太，你知道她可是一个多么快乐、正直、忠实的女人！还有奥拉夫我也很疼他呢——哦，得了吧，到此为止，我不想在你面前自夸自己的家人。

“当然罗，我也曾想过，想干脆收摊子，搬到西部去。那儿

人们要是事先不了解真情，大概不会拒绝我。不过——哦，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搞了这么一个制酪场，实在舍不得把它扔掉，另起炉灶。拖着比阿和小孩子搬到别处的一个小棚屋去。哦，他们就以此为由劝我们别走！他们还劝说我们要省吃俭用，攒下了钱买房子，我的上帝呀，他们就把我们劝服了。他们知道我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什么赤化之类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暗中嘀咕着，宣传一些反动言论。哎哟哟，——只要我能坐下来跟比阿一块儿打打纸牌，给奥拉夫乱吹一通我在森林里的历险经历，以及怎样去诱捕一头又大又白的猫头鹰，再给他讲讲保罗·班扬的故事，即使他们把我看做无业游民，我也不在乎！实话说，我想来想去，想的都是她们娘儿俩。我告诉你一件事，可你一个字都不要跟比阿说呀：等那两间棚屋一搭好，我还要给她买一架留声机呢！”

后来，他果然给比阿买了一架留声机。

比阿一面忙着干家活——洗衣服、烫衣服、补衣服、烤面包、扫地、做果酱、拔鸡毛、油漆水槽等等，干这些活儿尽管累得她筋骨酸疼，恩爱夫妻苦也甜，所以还是感到特别有劲，同时颇富创造意识，——一面听着留声机上播放的歌曲，瞧她那种欣喜若狂的劲儿，简直像只慈祥的老母牛。新盖成的棚屋，楼下是厨房。楼上是卧室。那个原来是单间的小棚屋，现在改成小客厅，里面摆着一架留声机，一张真正皮座面金黄色橡木摇椅，此外还有一帧约翰·约翰逊州长的照片。

七月底，卡萝尔又上伯恩斯斯塔姆家去，希望闲聊聊戈镇的人和事。她看见奥拉夫正躺在床上发烧，脸色难看，比阿脸上红通通的，仿佛也有点儿头痛脑胀，不过她仍在忙活。卡萝尔就把迈尔斯叫到一边，急得要命地问他：

“看来她娘儿俩好象都不大舒服，到底怎么了？”

“他们在闹肚子。我本来想请肯尼科特医生来看一看，可是比阿心里觉得医生不喜欢我们——她认为肯尼科特不高兴的就是因为你常常上我们这里来串门呗。快把我急死了。”

“那我马上回去叫肯尼科特医生来。”

她一脸忧郁地俯身去看奥拉夫。他的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好象早已没有了光泽和活力。他一面在呻吟，一面用手在擦额角。

“他们恐怕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她问迈尔斯。

“可能是水不干净。我跟你说吧，我们平时总是过街到奥斯卡·埃克龙家的那口水井去打水。但是奥斯卡见了我就要唠唠叨叨，说什么我，不肯花钱给自己挖一口井。有一次，他就对我说，‘喂，你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真了不起，只会掏别人家的钱包——别人家的水！’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回敬一句的话，准定会吵起来，而一吵起来，很可能闹出乱子来，那时恐怕我按捺不住，准会给他脸上一拳头。尽管我乐意付钱给他，可他说什么也不收——他宁愿因为这个来嘲弄我。于是，我就上洼地那边费杰罗斯太太家的那口水井去取水，也许那里的水并不怎么干净。本来我正打算今年秋天给自己挖一口水井呢。”

卡萝尔听他说话的同时，忽然想到了可怕的腥红热这么一个字眼。她赶紧一溜小跑，奔到了肯尼科特的诊所。他神情严肃地听她一讲完，就点点头说，“我马上就去。”

给比阿和奥拉夫仔细检查一遍后他摇摇头说，“是的，好象是伤寒。”

“我的老天哪，我在锯木厂看见别人得过伤寒，”迈尔斯顿时陷入了绝望。“那末，他们病得很重吗？”

“哦，我会尽力的，”肯尼科特回答说。自从他们相识以来，他头一次冲着迈尔斯微笑，拍拍他的肩。

“应该找个护士来料理一下吧？”卡萝尔问。

“哦——”

肯尼科特把身子转过来，对迈尔斯说“你能找得到比阿的表姐蒂娜吗？”

“她已经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那就让我来照顾他们好了！”卡萝尔坚持着说。“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做饭；再说，他们得了伤寒，看来还要有人给他们用海绵擦擦澡，我来照顾不是很好吗？”

“是的，你说的不错。”肯尼科特禁不住说，他毕竟是个医生，救死扶伤为自己的天职。“我说，目前镇上护士好象很难请得到。斯蒂维尔太太这会儿正忙着接生，而你的那位护士又渡假去了。好吧，那末白天辛苦你一下，夜里由伯恩斯塔姆来照顾。”

整整一个星期，每天从早晨八点开始一直到半夜，卡萝尔一刻儿都不离，忙着给他们喂饭，洗澡，烫床单，量体温。迈尔斯硬是不让她上灶台烧饭。再劝她歇歇，迈尔斯恐惧极了。他一脸苍白，脚上只穿着长袜子，悄无声息，忙着烧饭和打扫屋子；他的粗大的手灵巧地收拾着一切。肯尼科特每日三次来看病人，态度始终和蔼可亲，叫人又有了一丝希望，就是对待伯恩斯塔姆也很客气。

卡萝尔心里明白，他实在太爱比阿了。这种热爱又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所以给他们擦澡的时候，她的胳臂仿佛很有劲，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可是比阿和奥拉夫的病情，却使她感到完全绝望了，因为他们太虚弱了，每次进食以后，脸上发红非常难受。他们只好指望晚上能好好静养一下。

一进入第二周以后，奥拉夫那双健壮有力的腿，早已软弱无力了。在他的胸前和后背，开始出现了可怕的点点红斑，两腮帮子也深凹下去了。他对死亡十分恐惧。他的舌头已经变成褐色，

而且时时恶心。他那充满自信的说话声音，现在已逐渐低沉，变成一种断断续续的含糊不清的低语声，好象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似的。

比阿刚得病时自己还是捱着，但是拖得实在太久了，所以等到肯尼科特关照她要卧床休息的时候，她早已病入膏肓了。有一天，正是黄昏时分，她突然肚子剧痛大声尖叫起来，把大家吓了一跳，不到半个小时，她就开始胡言乱语。卡萝尔就守在她身旁，直到天亮。尽管那天夜里，比阿始终处于半谵妄状态，可是迈尔斯从狭窄的楼梯口不时探头向房里张望的那种默默无言的痛苦的情状，不由得使卡萝尔越发感到心酸了。第二天卡萝尔没来得及合一下眼又跑去探视。比阿嘴里仍旧在说呓语，但她说来说去，始终这么说："奥拉夫——沃〔我〕们玩得真欢——"

十点种的时候，卡萝尔正在厨房间准备冰袋，突然听到有人敲门，迈尔斯连忙去开门，看见大门口站着维达·舍温，莫德·戴尔和齐特雷尔太太——浸礼会里的那位牧师的妻子。她们手里拿着一些葡萄和花花绿绿的小说和妇女杂志。

"我们刚听说你太太病了，所以专程前来看望，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事儿要我们帮帮忙的。"维达开始叽叽喳喳地说话了。

迈尔斯漠然的看着她们。"可惜你们来得太迟了。现在已经不用你们帮忙了。比阿平常老是延颈愈望，盼着你们各位来看看她。她实心实意要跟你们交朋友。她常常坐在这儿等着你们的来访。可是现在——哼，你们他妈的都给我——滚蛋。"他狠狠地撞上了大门。

一整天，卡萝尔眼看着奥拉夫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事实上，他早已虚弱透顶。胸前肋骨清晰可见，皮肤冰凉而又湿滑，脉搏细弱，可是跳得惊人地快，而且越跳越快——越跳越快——似乎是死神的脚步声。到了傍晚时分，他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

了人世。

这时，比阿仍然昏迷不醒，还不知道她的儿子已经先走了。次日早上，她也一命呜呼了。当然，她也不会知道，奥拉夫再也不会在门前阶沿上挥舞木头剑了，永远不会再去了，迈尔斯的儿子永远不会到东部去上大学了。

迈尔斯、卡萝尔、肯尼科特默默无言。他们眼里噙满了泪水，穿衣停床。

“赶快回家睡觉去吧。你实在太累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报答不了了。”迈尔斯低声对卡萝尔说。

“我这就走，可是明天我会再来的。跟你一起去送葬。”她好不容易制住心中的悲痛回答说。

出殡的那天卡萝尔却病倒了，几乎不能动。她猜想也许四邻街坊会去的。当时她并不知道：迈尔斯那天叫维达等人吃了闭门羹的事，已经传遍整个戈镇，迈尔斯已经引起了全镇人的反感。

只是完全碰巧，她用胳膊肘支在床上的时候，从窗子里看到了比阿和奥拉夫出殡的情景：没有哀乐，也没有车队，只有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孤零零一个人，身上穿着他结婚时的那套黑色大礼服，俯着头跟着装着他妻儿遗体的那辆破烂不堪的柩车。

一个小时之后，休走进了妈妈的房间哭泣不止。她强颜欢笑着问，“小宝贝，你怎么啦，他哭着说，“妈妈，我要去找奥拉夫玩。”

那天下午，久恩尼塔·海多克来串门，同卡萝尔闲聊，她说，“你从前的那位女佣人比阿实在是太不幸了。可是我对她的丈夫却一点儿都不同情。大家都说他罪有应得，对待家里人太刻薄，所以上天报应让他们家破与人亡。”

第二十七章

一

雷蒙·伍瑟斯庞从法国来信，说他不久前被派往前线，受了些轻伤，现在已提升为上尉。维达的那种自豪心情使卡萝尔多少受了点感染，不再心灰意懒了。

这时，迈尔斯已卖掉他的制酪场，卖了好几千块钱。他跟卡萝尔紧紧地握手告别，俯声说，“我要到北艾伯塔去买一个农场——尽可能跟这儿的人离得远远的。”他转身而去。但他的步态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稳健，肩膀似乎也给人一种衰老之感。

据说他临走以前曾经把戈镇一顿好骂。有人还说要把他抓回来粘上羽毛，游街示众，接着被驱出境外。也有谣传说老钱普·佩里在火车站把迈尔斯臭骂一通，“你以后永远别再回戈镇来。我们对你已故的妻儿是尊敬的，但是，我们对你这种亵渎上帝的人，一个无功于国有愧于民的卖国贼，那是根本无人尊敬的。”

当时在火车站亲眼目击的一些人说，迈尔斯当场予以反驳，其内容极端反动，说什么他喜欢德国的工人，胜过美国的银行家；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当时迈尔斯被佩里这个老家伙骂得一声不吭，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想必他心里一定会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当列车离开戈镇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在车厢出口看着渐远的戈镇。

他所搭乘的那列火车，这会儿正从道轨上驶过，擦过他的那座房子——连同他在四个月前搭建的棚屋。

卡萝尔最后一次来到迈尔斯的那座小棚屋，忽然奥拉夫那辆用红色线轴做成的四轮马车映入眼帘，它还停放在马厩附近的一

个向阳的角落里。她果真不晓得一个眼光锐利的人从列车上能不能也看得见呢。

就在随后的那一个星期里，卡萝尔虽然身在红十字会里工作，可是始终提不起精神来。她无语地缝补和捆扎衣服，维达却在念战况公报。后来，肯尼科特居然也加进来大肆辱骂伯恩斯塔姆："要真象佩里说的那样，伯恩斯塔姆果真不是好人。撇开比阿不谈，我真不知道市民委员会应该怎样迫使他把爱国心表现出来呢——要是他不肯自动买战时公债，加入基督教青年会，我想他们会把他送进监狱去。对付那些自私的德国佬，他们还是有一套的。"

二

韦斯特莱克太太并没有给卡萝尔什么令人鼓舞的东西，只不过觉得她这个人还是和蔼可亲，值得信任；特别是这位老太太对她的想法是如此的宽容，令她大为感动。于是，她就抽抽噎噎地给韦斯特莱克太太讲了比阿的不幸遭遇，一直到她心中的积郁倾吐完了，方才感觉到有点放松。

她虽然经常在街上碰到——盖伊·波洛克，但他什么用处也没有，只会乏味地，大谈特谈查尔斯·兰姆和傍晚落日。

卡萝尔在跟弗利克鲍太太交往中彼此已经熟悉了不少，真可以说是最大的收获了。弗利克鲍太太瘦高瘦高的，并且非常爱激动。卡萝尔正好在药房前面碰上了她。

"你是出来兟跶吧？"弗利克鲍太太突然脱口问道。

"是呀，我出来走走。"

"哼。我想，恐怕你还是个值得一谈的女人了。上我家去，喝一杯茶吧。"

眼前卡萝尔正好闲着无事，就没拒绝。可是弗利克鲍太太身

上的奇异装来，却招来了行人的好奇眼光，卡萝尔不由得感到浑身不自在，这时虽然已是八月初了，可天气仍然很热，弗利克鲍太太头上却戴着一顶男式小帽，身上披着一件狸猫皮袄，看上去很象一只濒死的猫。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仿真珍珠项链，穿着一件满是皱皮疙瘩的缎面短褂子，腰里还围着一条前摆前高翘起的厚粗呢裙子。

“请进。把小孩儿放在那张摇椅上吧。屋子里乱七八糟的，简直没有站的地方，请别见怪。这个市镇嘛——你讨厌，我也是不喜欢呀。”弗利克鲍太太说。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

“你一定不会喜欢的！”

“哦，我可确实不喜欢呀！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喜欢的。也许我好比是一颗六角形的钉子，解决的办法就是让戈镇变成一个六角形的洞眼。”卡萝尔兴致来了。

“那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实现呢？”

“我们不妨就以韦斯特莱克太太为例来说吧。她天生就是一个尊贵的女人——她应该在费拉德尔菲亚或波士顿有一幢古朴的房子——但她却把自己埋在书堆中借以逃避自己面对的处境。”

“除了读书，而不干任何事——难道说你就能不再为现实发愁了吗？”

“肯定不会的，可是——老天爷哪，一个人总不能老是憎恨自己居住的那个市镇呀！”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能！我憎恨戈镇已有三十二个年头啦。这里将是我的丧葬之地——所以我说憎恨它，一直到我咽了气为止。我早就应该去经商做买卖。要知道我对什么计算呀、数字呀很有天分呢。可现在一切都没用了。很多人以为我不正常。是的，说不定我确实是疯了。因为我老是坐在那儿发牢骚。不过，

我去教堂做礼拜、唱赞美诗时，别人还以为我很虔信上帝，真是笑话！其实，我不过是想解闷而已，忘掉洗衣服、烫床单、补袜子之类可恶的东西罢了。我多么想开个铺子做生意，可朱利叶斯硬是不肯听我的话呀。而现在就算答应也已经迟了。”

卡萝尔坐在硬梆梆的长沙发上，不由得心中一寒。难道说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就会永无止境地过下去吗？有朝一日她会不会也象韦斯特莱克太太那样自高自大，而自己也变成一个瘦骨嶙峋的、举止古怪的老妪，身上穿着一件光秃秃的猫皮短袄，趔趔趄趄行走在大街上呢？她轻手轻脚地往家里走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好象落到那个桎梏中去了。当她怀里抱着昏昏欲睡的孩子，步履蹒跚地一回到家里，她简直变成了一个弱不禁风、微不足道的少妇，虽然如今她仍有余韵，可是眼眸之间早已没有了希望的光彩。

那天傍晚，她独自在门廊里闲坐。肯尼科特看来还得要出诊去给戴夫·戴尔太太看病。

暮霭渐浓，枝影俱寂，街上静悄悄的。只是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沙沙声，豪兰家门廊里那只摇椅在吱嘎吱嘎发响，有人用手掌拍打蚊子的响声，人们热得话也懒得说了，时断时续的谈话声，此外还有蟋蟀的寂寂声，飞蛾碰撞在纱窗上的叭哒声——这一切声音，使这黑沉沉的夜越发的静寂了。这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上的一条街，一条不可救药的街。在这里即使耗尽一生的时间也不会有令人兴奋的新事物出现。这里——确实沉闷乏味，一条没精打彩而又不值一提的街！

这时，默特尔·卡斯和赛伊·博加特一路欢笑走过来。赛伊按照当地向姑娘献殷勤的乡俗，呵得默特尔耳朵痒痒的，默特尔禁不住吃吃傻笑两脚乱跳。他们走路时踢里趿拉，尤如跳舞的情侣，一会儿脚丫子往两边踢，一会儿又拖着脚跟跳曳步舞，发出

了断断续续的四二节拍的回响。他们的说话声，引得薄暮里一阵悸动。蓦然间，坐在医生家门廊上的摇椅里的那个女人，仿佛觉得夜充满了活力，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四处都是热望——那正是她所缺少和殷殷期待的——在喘息的声音。明天该会是新的一天吧。

第二十八章

一

八月，卡萝尔在，《芳华俱乐部》的一次晚餐会上，从戴夫·戴尔太太那儿听到戈镇搬来了一位“伊丽莎白”

卡萝尔很喜欢莫德·戴尔，一是因为最近以来她对卡萝尔显得异乎寻常亲热，二是她已不再象从前那样神经过敏讨人嫌了。她们俩只要一见面，莫德就会握着她的手口若悬河地说起休来了。

肯尼科特说，他觉得“莫德怪可怜的；她几乎是太过忧郁了，而且戴夫也不是个能怜香惜玉的人。”他们一块儿到湖滨别墅去游泳的时候，肯尼科特对可怜的莫德始终以礼相待。卡萝尔对他的那种同情心觉得自豪，所以现在她尽量跟他们的这位新朋友套近乎了。

戴尔太太开始了她的广播，然后滔滔不绝地说，“哦，你们各位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刚来镇上不久的‘伊丽莎白’的？这个人就在纳特·希克斯的裁缝铺里干活。我敢打赌，他一个星期赚不到十八块钱，可是，我的天哪，乍一看，他简直就是个女人！他讲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臭架子不小——身上穿着束腰带的茄克衫，凸纹布衣领上别着一枚金别针，甚至脚上短袜子跟领带也都是同色，实话说——也许你们不相信，可我是有人说过——说这个家伙就住在格雷太太那幢破破烂烂的兼供膳食的公寓大楼里。据说他还问过格雷太太，说吃晚饭的时候他该不该穿上晚礼服呢！竟有这种事！其实，说穿了，他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逢，他的名字叫做埃里克·瓦尔博格。但因为他是明尼阿波利斯一家裁

逢店的老手，所以大家都夸他两句说他手里针线活儿可不赖，而他自己也就拚命装做是个尊贵的人了。据说他还想要让别人相信他是个诗人呢——他带着书本到处跑，而且还装腔做势，好象是在看的样子。据默特尔·卡斯说，她在一次舞会中见他正在那里茫然若失地乱转悠，开口就是什么落花诗文、音乐、之类的。瞧他的样子仿佛是康德。要知道，默特尔那个女丫头本来就是个机灵鬼，哈哈！哈哈！她故意挑逗他，没话找话，套他的话。嘿，你们猜，他讲了一些什么来着？他说，他在这个镇上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谈谈的朋友呢。有可能吗？真太可笑了！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逢罢了！我的老天哪！大家仍说他象极了女人——看起来简直就象个小姑娘。那些小男孩都管他叫‘伊丽莎白’，他们在街上拦住他，装模作样问他看的是什么书。于是，他就都跟他们说了。他们装出信以为真似的，又拚命把他挖苦了一番，但他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故意出他的丑。哈！哈！我说这真是太好笑了！”

然后都哈哈大笑起来，卡萝尔也跟着她们一起笑了。杰克·埃尔德太太又接上去说，就是这个埃里克·瓦尔博格私下里还告诉格雷太太，说他“真巴不得能为太太小姐们效劳。”真荒唐！哈维·狄龙太太也看见过他一眼，认为他人长得挺漂亮的。不过，她的这一看法，马上遭到了B·J·高杰林太太，——她丈夫是银行家高杰林——的反驳。据高杰林太太说，她曾经仔仔细细地打量过瓦尔博格这个家伙。她和高杰林先生开着车子经过麦格鲁德大桥的时候，刚好碰到“伊丽莎白”。他身上穿的衣服难看死了，腰身又细又窄，跟女人没什么两样。那时他正闲坐在桥边一块大石头上，但是，一听到高杰林的汽车的喇叭声，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当汽车开过的时候，他就装腔作势在埋头读书，这不是做样子摆给人家看的吗？实际上，他的长相也并不怎么好

看一点儿男人味道都没有！

那些男士们一听，也都跟他们的太太一起来揭瓦尔博格的短。“我的名字，就叫‘伊丽莎白’。我是个呱呱叫的裁缝师傅，诗人、音乐家和文学家。成千个的女人都拜倒在我脚下。劳驾给我一点儿面包夹牛肉，好吗？”戴夫·戴尔猛臭了瓦尔博格一顿。接着，他还讲了一些镇上的那些毛头小伙子怎样拿瓦尔博格寻开心。他们把一条烂鲈鱼偷偷地塞进他的口袋里，给他后背上粉上一条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个大傻瓜，请踢我几脚吧。”

卡萝尔觉得能有机会笑一笑，自然也很高兴，所以就跟着大家胡闹了一阵。突然她语出惊人，大声嚷了起来说，“喂，戴夫，你一理过发，简直就是魅力四射大帅哥，真酷！”听了卡萝尔脱口而出的这句俏皮话，人们都感到有趣，一个劲儿拍手鼓掌。肯尼科特也“妻贤夫荣”不消说也很得意洋洋。

她暗自思忖，哪一天路过希克斯的裁缝铺，不妨去看看这个怪家伙。

二

星期天上午卡萝尔跟她的丈夫、休、惠蒂尔舅舅、贝西舅妈一块去教堂作礼拜。

虽然贝西舅妈老是唠唠叨叨规劝他们去做礼拜，事实上肯尼科特夫妇仍然没怎么去过。肯尼科特大夫曾经说过，“毫无疑问，宗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魔力——假如要想把下层阶级社会笼络住，那就万万少不了它——事实上，也是唯有宗教这个东西，才能蒙蔽住那些家伙，使他们相信私有。我说这套神学玩意儿，的确一般，全是一些聪明的老古董琢磨出来的，他们知道得可要比我们多得多呢。”他虽然信仰基督教，但他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它；他尽管不怀疑教会，但他平时却很少去做礼拜；他对卡萝尔

不信神虽然觉得很吃惊，但他从来没有探究过其中原因。

卡萝尔自己不明白，但她有时也很不自在，因而总是尽量回避这些问题。

卡萝尔竟然冒冒失失地去学主日学。她听到那些老师上课时瓮声瓮气地给孩子们说，象沙姆谢赖那样的宗谱，就是伦理学上一个非常可贵的问题，颇值得他们思虑一番。她在星期三晚祷会上，亲耳听到那些开铺子的年老的掌柜每星期照例都要一成不变地祈祷一番，他们所引用的总是一些原始的性爱象征，以及迦勒底人用过的类似“用羔羊的血洗涤自己罪孽”和“复仇之神”等等血腥味很重的话语；博加特太太居然也夸口说，赛伊很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她都要他根据《圣经》上十诫忏悔一番。那时，卡萝尔吃惊地发现，二十世纪的美国基督教竟然就象拜火教那样荒唐透顶——但是它并没有象昔日拜火教那样大放异彩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她有时去教堂参加晚餐，教堂里的确洋溢着友爱气氛，姐妹们欢欢喜喜地把冷火腿和烤土豆端上来；当钱普·佩里太太在一天下午从电话筒里对她大声说，“亲爱的卡萝尔呀，蒙受上帝永恒的恩典多么幸福呀！”——卡萝尔这才发觉，就在充满血腥味，她丝毫不感兴趣的神学原来也还有人情味呢。她一直觉得，各教派——美以美会，浸礼会，公理会，以及天主教等——看来对她童年时代那个法官家庭来说几乎是没有用处的，后来到了圣保罗，又为日常生活而繁忙奔波，使她跟教会更加疏远了。可是，到了戈镇以后，她总觉得各教派直至今日仍然是教会人们礼让忍耐的最最强大的力量。

八月间，一个周末，卡萝尔听到埃德蒙·齐特雷尔牧师将要宣讲《美国，要正视自己的问题！》心里非常高兴。那时候每个国家的工人都想要控制工业、控制政权，俄国的革命左派正准备推翻克伦斯基，妇女参政成为大势所趋——这么多问题，好像都

值得牧师齐特雷尔先生宣讲一番。于是，卡萝尔就倾家出动，跟在惠蒂尔舅舅后面向礼拜堂奔去。

由于天气酷热难当，会众也就不拘礼仪，随便了些。男人们的头发都梳得油光锃亮；他们死劲儿刮胡子，脸皮都刮成铁青色；他们一脱下外套，又把他们漂亮的笔挺的马甲解开了两个扣子。那些胸脯丰满，穿着白罩衫，老太太，脖子间直冒热汗，鼻梁上还架着眼镜，这会儿正不停地摇着棕榈叶扇子——她们这些“古代以色列的老妈妈”，都是老教友了，跟钱普·佩里太太一样老资格。年轻小伙子似乎害羞似的，在后排相互开玩笑而小姑娘们，却跟她们的母亲一起坐在前排，由于有点害臊尽量不四处乱看。

这座礼拜堂一半象谷仓，一半象戈镇人家里的客厅。墙上糊着褐色条纹纸，上面挂着“跟我来吧”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条幅，另外还有一份赞美诗目录和一张浅灰底色的红红绿绿的画，画的是一个年轻人完全会一夜之间，从“欢乐之宫”和“荣耀之家”一下子坠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是，那些被油漆漆得亮晃晃的橡木座椅，大红的新地毯，以及讲台后面的三只大安乐椅，但令人感到很舒服。

人们高兴地发现今天卡萝尔格外和蔼可亲。她简直笑逐颜开，见了熟人就微鞠一躬。她还跟着大家在一起唱赞美诗：

日曜之辰何光明！
会众齐集共欢欣，
屏绝人欲诸思想，
不使罪愆污我身。

上过浆的裙子和梆梆硬的衬衣前胸发出了一阵沙沙声，会众

都已落座，齐特雷尔牧师开始讲道了。这位牧师是个身材瘦削、肤色黝黑的热情的年轻人，说话声音很大，他身上穿着一套黑色便服，系着一条淡紫色领带。他使劲儿敲着讲台上那本大部头《圣经》，大声说，“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声音吧，”

然后，他就向至高无上的上帝祷告，报告过一周内的新闻消息，然后言归正传，开始布道。

这时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不过是摩门教和禁洒令罢了。

“有一些自高自大的家伙，四处扰乱，你们可不要上他们的当，去信那些胡言谵语：所有那些自作聪明的运动很有意义，那些工会和农会自行决定工资和物价的办法，会扼杀我们所有的进取精神和事业心。所有会缺少精神基础的运动，那只不过昙花一现。让我在这儿向你们提醒一下：当人们因为一谈到他们所谓的‘经济学’，‘社会主义’，‘科学’，以及许多涉及到伪装的无神论等问题纠缠不清的时候，撒旦就把自已乔装打扮，化身为约瑟夫·史密斯、布里格姆·扬，或是今日那些赤化分子，这会儿正忙不迭在犹太州散布奇谈怪论。现在他们还一个劲儿在嘲笑古老的《圣经》。要知道，就是这部《圣经》，引导我们美国人白手起家历尽艰辛，到了今天这种程度，于是预言都实现了，美国人也就被公认为世界各国的领袖了。上帝在《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四节里讲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脚凳，’——如今我就告诉你们，早晨你们应当尽量早起，甚至比你们出门去钓鱼的时候还要早得多，如果说你们都想要聪明能干的话，那末，只要照着上帝的圣训会做，谁偏离了它，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中去——现在，我回过头来，再谈谈摩门教这个严重而又可怕的问题。正如我上面所说，令人害怕的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摩门教的邪恶还没有发现摩门教这种邪恶性东

西，早已渗透到我们这个圈子里，而且，事实上，正在走进我们中——但是，我认为，更可耻的和令人失望的是，美国国会竟然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财政金融问题上面。按我个人想法，这些问题应当留给财政部去处量。但美国国会偏偏不肯利用自已的权力，通过一项法令给那些邪恶性的摩门教徒一个教训，把那些自命为摩门教自尊的人流放出去，或者干脆把他们驱逐出境。在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里，决不能让一夫多妻制和专横跋扈的撒旦之流有立脚的地方！

“美国国会这个问题嘛，我们今天先不做讨论。我尤其要说一说的是，我们眼前这一代年轻女孩子，已经抛弃了我们的优良传统一味追求虚荣，真不知道如果任其自然又会怎么着呢。这些女孩子想的是穿长统丝袜子，几乎不听母亲的话，当然也很少会想到学学烤面包的手艺儿，甚至有许多年轻女孩子还喜欢去听那些神出鬼没的摩门教教士传教中呢——你们可要知道，象这样子女孩子，在我们这个州里已经到处都有了。几年前，我就亲耳听到一个摩门教教士在都庐斯市一条大街拐角那里传道，而那些执法的警官先生却置若罔闻，从不加以干预。不过，我打算专门谈下那个愈演愈烈的安息日运动。我可并不是说他们这些人不道德，不过我一直认为，既然耶稣督本人已明白不识误地宣示了周七是安息日，而现在却有一个团体仍然硬要把星期六定为安息日，我说，立法机机构似应出来干预一下才对——”

听到这儿，卡萝尔才明白了什么是所谓的要紧问题。

在随后的几分钟里，卡萝尔不再听讲，转而仔细端详着对面那排座椅上的一个小姑娘的脸孔：那是一张多愁善感而又郁郁不乐的脸，流露着崇拜和惊恐又渴慕的神情来。卡萝尔可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是哪一家的，但在教堂共进晚餐时总看得见她。卡萝尔自己想道：在全镇三千人中，自已认识几个；有多少人已把《妇

女读书会》和《芳华俱乐部》看成是冷若冰霜的、高不可攀的社交团体；会不会有别人比她更加心灰意懒，或是勇气倍增地正在挣扎之中。

她玩弄了一会儿手指甲，念了两首赞美诗，捏了捏发痒的指节，仿佛觉得适意些。她让孩子的头靠在她肩膀上，休也磨蹭了一段时间以后，就进放了甜美的梦乡。她翻看了赞美诗集的序言，书名页和版权页。她非常想弄个究竟，肯尼科特为什么从来都不把围巾戴上，以便遮住他敞开的领口。

她坐在那排座椅上，几乎无聊透顶，就回过头来看别人在干什么，她转念一想，她应该怪亲热地向钱普·佩太太问个好她的头慢慢地转过去，却象触电似的突然停住了。

一个陌生的年轻小伙子坐在中间过道那边的两排座椅后面，他在那些嚼烟叶的市民中间，简直容光焕发，卓尔不群，就象是上天派来的客人一样——他长一头琥珀色鬈发，低额角，细鼻子，下巴颏儿很光洁，看得出来经常刮脸，特别是他的嘴唇，不由得叫卡萝尔叹为观止。通常戈镇的男人的嘴唇，都是扁平的，呆板的，而且是不怀好意的。而这个陌生人的嘴唇，却是曲的，上唇稍微短些。他身上套着一件褐色细线衫，里面是白绸衬衫，下身穿白色法兰绒，脖子间系上一个天蓝色蝴蝶领结。他的明快的装束使人们禁不住联想到海滩，网球场以及除了被骄阳晒得起了浮泡的大街以外的所有使人向往的地方。

他是从明尼阿波利斯来接洽业务的客商吗？不，他根本不象是商人。他还是一位诗人。他的脸上仿佛闪烁着济慈、雪莱和阿瑟·顾普森的神采。她的直觉告诉她：他实在太感情充沛了，而又温文尔雅，绝不是做买卖的人。

他露出很有分寸的嘲笑神情，仔细地打量着这会儿正在的齐特雷尔牧师。让这个来自太空的神秘人物听一听这个牧师瞎唠叨

吧。卡萝尔不觉感到很难为情。她觉得自已好像应该站在戈镇一边对这位神秘人物的嘲笑做次反击。这个陌生人呆若木鸡地观察他们的礼拜含仪式的神情，也叫她感到很生气。她不禁脸色通红，连忙把头扭过去。但是她心里仍然觉得他仿佛就站在她后边。

她怎样才能跟他见见面？她真想见他一面，两人聊上一个钟头！她如饥似渴地憧憬着的——就是他。她决不能让他这么就走了——她一定要跟他聊一聊。她心里甚至很想索性走过去跟他搭讪，“我已经无可救药你能给我讲讲外边的世界吧？她真不敢想象要是她跟他说了这样的话，肯尼科特会是什么样“我的心肝儿，你为什么不邀请那位身穿褐色的细线衫的陌生人，叫他在今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吃晚饭呢？”

她已不再往后面张望了，一个人沉默。她告诫自己：也许她是过于夸张了，试问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上怎么可能会集中这么多高贵的品质呢？莫非是他长得太漂亮，又西装革履，所以看起来引人注目？——很象一个电影演员。说不定他是一个会唱男高声，身穿仿纽波特衫，自以为很时髦，嘴里乱吹一通什么“惊人的赚大钱的生意经的。旅行推销员，她慌慌张又扭头瞥了一眼。不！这个年轻小伙子长着古希腊雕像那样富于曲线美的嘴唇和庄重的眼睛，不象是一个走南闯北的推销员。

礼拜仪式结束，她站了起来，小心谨慎地挽着肯尼科特的胳膊，脸上对他露出微笑，信佛默默地在表示自己的心迹：冬雷震震夏雨雪，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崩乃感与君绝！他跟在那个身穿褐色细线衫的“神秘客人”的后面，走出了教堂。

纳特的儿子——小胖子希克斯说起话来犹如猪吼叫一般。他用手拍拍这位漂亮的陌生客人的肩膀，讥笑着说，“嘿，小妞儿，今儿个你打扮的漂亮极了，做新娘子，是不是？”卡萝尔听了感

到一阵反胃。原来她的这位来自外地的贵宾，就是埃里克·瓦尔博格，就是那个“伊丽落白”！一个裁缝铺里的学徒工！手里提着热熨斗，还有汽油瓶！给人缝缝补补脏茄克衫！点头哈腰地拉着软尺，给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量体裁衣！

但她暗自思忖，这个小伙子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人呢。

三

星期天的晚饭他们在斯梅尔舅舅家里吃。餐室里摆着水果和鲜花，此外还有一帧放大了的惠蒂尔舅舅的铅笔画肖像。贝西舅妈东拉西扯一会儿在嘀嘀咕咕说罗伯特·B·施明克太太那串珠子项链不怎么样，一会儿却又埋怨惠蒂尔今天请客不该穿上那条肥大的带条子的裤子，但卡萝尔好象完全不放在心上。甚至连烤猪肉片是什么味道都没尝，就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

“喂，威尔，今天上午，我在教堂里看到有个身穿白色法兰绒裤的年轻小伙子，是不是就是大家常常谈到的那位瓦尔博格呀？”

“是啊，就是他呗。他穿那套衣服挺帅的！”肯尼科特一面说，一面在自己硬梆梆的灰色袖口上刮去那个白色污斑。

他确实衣着讲究的。我真不知道他是哪儿人？好象在大城市里住过很长时间。他是不是从东部来的呢？”

“什么东部？你说他呀？哈，哈，他就是本地老乡，家就在镇北一个靠近杰弗逊的农场，他父亲——阿道夫·瓦尔博格——我还认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瑞典佬，种了一辈子庄稼活，脾气可古怪呢。”

“哦，是真的吗？”她平静的问。

“是呀，我想，他大概在明尼阿波利斯待过一段时间，是在那儿学的裁缝手艺。实话说，他这个家伙相当聪明，真有两下

子。而且还博览群书。据波洛克说，他常常向图书馆借书看，镇上的人就数他书借得多。哈，哈，在这方面，你们很相象！”

这个妙不可言的玩笑，几乎叫斯梅尔夫妇和肯尼科特都前仰后合地大笑不止。惠蒂尔舅舅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是在希克斯铺子里干活的那个小伙计吗？哎哟哟，他是个小娘们，哪儿象个须眉汉子！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去当兵打仗，或者是干脆下地种庄稼，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就象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可是他呢，明明是个男子汉，偏偏做的是什么针指女红，不男不女的衣服穿在身上，并且还要上街乱转悠，叫人见了真恶心！唉，想当年我在他这么大的年纪——”

卡萝尔心里真恨不得把桌上那把切肉刀霎那间变成一把锋利的匕首，送惠蒂尔舅舅到另一个世界去。不消说，这实在令人们吃惊！

这时，肯尼科特却替瓦尔博格说了几句公道话，“哦，我倒是要出来给他说句公道话。我记得他确实参加过入役前体格检查。查出了静脉曲张——尽管并不非常严重，但当兵是不行的。尽管这么说，我总是觉得，象他这么一个人，即使上战场，料他也不敢同德国佬对阵！”

“威尔呀，你说话留情点儿，好吗？”

“嘿，料他就没有那个胆量。我看他就是那么摇摇摆摆，简直不象个男人！据说他星期六去理发的时候，还对德尔·斯纳弗林说过，他想去学钢琴呢。”

“真有趣，我们这个小镇上，人们怎么净喜欢乱传别人的私话。卡萝尔天真地说。

肯尼科特一听这话，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可是被贝西舅妈打断了，贝西舅妈一面端上奶油布丁蛋糕，一面附和卡萝尔的看法说，“是啊，真有意思哟。大城市——难以想象。人们在那里干

尽坏事也不会有人知晓，但在咱们这个小地方，就不行了。今儿个上午，我在教堂里，就留神注意那个成衣铺里的小裁缝，那时候，里格斯太太乐意跟他一块儿合看她的那本赞美诗集，谁知道他却不肯接受。那时候，我们大伙儿都在唱赞美诗，他简直就象个木头人，紧闭着嘴巴，从来没有张口，人们都说他自以为知书识礼，比我们大家斯文，可我倒想知道他所说的斯文识礼在什么地方？”

卡萝尔又在想桌上那把切肉刀了。鲜血洒在洁白的桌布上——该有多美啊！

她一下子又想道：

“傻瓜！神经病！别干这种傻事！自己三十岁了，还天真得象个小孩。……我的上帝，难道说我真的已有三十岁吗？那个小伙子恐怕连二十五岁还不到呢。”

四

卡萝尔此刻正去串门儿。

就在博加特寡妇兼供膳食的公寓房子那里，来了一位名叫弗恩·马林斯的姑娘，现年二十二岁，从下学期起将在中学任教，担任英文、法文、体育等科目的教师。弗恩·马林斯提前来到戈镇，参加为期六周的乡村教师讲习班。卡萝尔曾经在街上看见过她，并且听到人们对她议论纷纷，几乎不比人们议论埃里克·瓦尔博格少。弗恩·马林斯是个细高个儿，眉清目秀，但在举止方面却相当轻浮，不管她身上穿的是低胸水手式宽大外套，不很干净的、上学校时穿的黑色高领罩袍，她都显得特别轻佻刺眼。“她看起来真象个窑姐儿。”凡是萨姆·克拉克太太那样的人，都这样说，而且还摇摇头表示不可思议，而象久恩尼塔·海多克太太那样的人，却不由得又暗自羡慕不已。

在周日的黄昏，肯尼科特夫妇正在屋子旁边草坪上的帆布折叠椅里闲坐，忽然听见弗恩和赛伊·博加特放声大笑。赛伊虽说还是个初中学生。但发育很快，是个大块头，其实只不过比弗恩小两、三岁罢了。这时，赛伊因有要事——大概有关弹子房的问题——匆匆离去。撇下弗恩一个人——她只好两手托住下巴颏儿，百无聊赖地坐在博加特家的门廊里。

“看起来她好象很寂寞、挺孤独的。”肯尼科特说。

“她的确孤单得很，怪可怜的。我真想走过去和她闲聊聊呢。我们尽管曾在戴夫店里有过一次见面，可是后来我一直还没有去登门拜访呢。”卡萝尔就悄悄地走过草坪。在半明半暗的薄暮里，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白色背影从沾满露水的草地里掠过去了。这时，她不知怎的想起了埃里克，也想起了自己还站在露珠儿里。她跟弗恩打个招呼：“晚上好！你自己该不会很寂莫吧。”

弗恩有些气恼地说，“可不是呀！”

卡萝尔全神贯注地盯着弗恩。“亲爱的马林斯小姐，看上去你很无聊！这个你可瞒不了我。从前我在图书馆里当过馆员时也时常会感到很无聊。你是哪个大学的？我是布洛杰特学院毕业的。”

弗恩听了兴致大增，就回答说，“我是明大的。”明大指的是明尼苏达大学。

“那你在明大一定很痛快吧。我们布洛杰特学院有些闷。”

“你是在哪儿的图书馆工作的？”这时弗恩反而问起卡萝尔来了。

“圣保罗的那个大图书馆。”

“果真吗？哦，我要是能再回到明尼阿波利斯去，该有多好！我来这儿还没有开始教书，就感到不太好了！我现在想起来。在大学里的日子该有多么有趣：我爱演戏，喜欢打篮球，整日价吵

吵闹闹，疯来疯去，我简直还是个跳舞迷！可是，一到这个地方就不行了：除了上体育课外出参加篮球比赛，我连一步都不能走一声也不敢吭，我觉得，他们对你教得怎么样，倒无所谓的；他们只要求你循规蹈矩就得了——那就是说，你在下课以后自己心里想的那些出格的事儿，就万万做不得。这儿的教师进修讲习班办得糟透了，学校正式开课以后，我看一定比现在还要糟糕呢！要是这会儿还来得及另寻饭碗，我敢发誓说我准把这里的工作辞退了。要知道今年一个冬天，我连一次舞都没敢去跳呀。我要是稍微发泄一下去跳跳舞，——那末，他们认为我就是一个‘母夜叉’了——你看我冤枉不冤枉！哦，我说得太多了，我一说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

“亲爱的弗恩，你不要怕！我这么说，听起来可能有点卖弄老资格！老实说，我现在跟你说话的口吻——也就是当年韦斯特莱克太太对我说话的口吻！我想，那也许是我已经在这儿熬了这么长时间的缘故吧。可是，我至令仍然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也还想——象一个‘母夜叉’那样——痛痛快快地跳跳舞呢。因此，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弗恩点点头表示很感激。卡萝尔接下去又问，“你在大学里演过哪些戏呀？我曾经推广过一种类似‘小剧场’的剧目，结果竹篮打水。赶明儿我一定会讲给你听的——”

两个小时之后，肯尼科特也走过来跟弗恩打招呼，而且还打着呵欠说，“喂，卡丽，我说你最好还是回去睡吧，明天还要工作呢，真是又多又累呢。”——这时她们俩谈得正入港，大声地争论。

卡萝尔落落大方地提起裙子，回家去了。高兴极了，“现在所有的都变化！我又有了两个朋友：弗恩和——可是另外的那一个又是谁呢？不可思议我怎么能想那就是——哦，真是太荒唐

呀！”

五

卡萝尔时常在街上碰到埃里克·瓦尔博格；见惯了他穿着那件褐色细绒衫，它已不招人注目了，傍晚，她和肯尼科特一起坐车外出，见到他在湖边看一本薄薄的小书—说不定是一本诗集呢。卡萝尔也注意到，市镇上几乎人人以车代步唯有他安步当车。

她暗想，她，身为法官的女儿，医生的太太，小裁缝怎么配得上。她暗自思忖，她对一味献殷勤的男人的反应，历来是淡淡的……甚至对珀西·布雷斯纳汉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暗自思忖，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看上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岂不叫人笑话。但在星期五那天，她不知怎的却又按捺不住，觉得必须到纳特·希克斯铺子里去一趟。于是，她就拎着那个毫无罗曼蒂克情调的包袱，里面放着她丈夫的一条裤子，直奔裁缝铺去了。这时，希克斯正在后面一个房间里。她劈面撞见了那位“古希腊之神”，不过后者一点儿都没有神的味道，正低头在一台老逢纫机上做活，四周围灰泥墙上，到外都是烟炱污斑。

她看见他的那双手因为常常要跟针线、热熨斗和犁耙柄打交道，已粗粗厚厚的了。跟他的那张富于古希腊雕像美的脸很不调和。哪怕是在铺子里干活，他也照样还是衣冠整齐：绸衬衫，玉色透明围巾，质地轻柔的黄皮鞋。

她打量了一番问了一句，“劳驾给这条裤子熨一熨，好吗？”

他并没有站起身来，只是伸出一只手来，低声问“那你什么时候要？”

“哦，星期一。”

她的“历险经过”就到此结束，然后就走了出去。

“请问您贵姓？”他冲着她背影大声叫道。

他一下子跳了起来，动作轻盈自如，可手上却拿着威尔·肯尼科特大夫那条皱巴巴的裤子，不管何人，见了都要觉得滑稽可笑。

“肯尼科特。”

“肯尼科特。哦！那末说，您就是——肯尼科特大夫太太了，是吗？”

“是呀。在门口她站住了。本来她只是一时冲动，十分冒昧前来察看一番，现在既然已经达到了初衷，因此她就不觉得紧张了，她会尽量做到普通交涉，决不让对方觉察到她最初的奇怪想法。

久仰大名。默特尔·卡斯说您组织过一个戏剧社，上演过一出精彩的戏。我真巴不得能有机会参加一个什么小剧场的组织，上演一些欧洲剧本，或是巴利的情节离奇的剧本，或是干脆上演露天古装历史剧。”

瓦尔博格把露天古装历史剧的英文名词“pageant”错念为“pagent”，还把“pag”念成了“rag”。

卡萝尔现在是太太的角色不住地点头表示对瓦尔博格手艺的赞许，可她心里却暗自讥笑着说，“可怜的埃里克，真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约翰·济慈呀。”

他以急切的口吻问道，“照您看，今年秋天能不能再组织一个新的戏剧社？”

“哦，演场出色的戏，”她不再有那些荒唐的想法就诚肯地谈了起来“我们这儿新来了一位老师，名叫马林斯小姐，很有一点儿天才。要是以我们三个人为核心，另外再物色五、六个人，也许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演员班子，上演一出好戏。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演过戏？”

“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工作的时候，曾经跟几个朋友在一起搞过一个剧社，当然很不怎么样，不过，剧社里有一位真正懂艺术的，他是个室内装潢设计师——虽然他这个人身上没有男子汉的气魄味，但他确实是个艺术家。那时我们还上演过一出呱呱叫的戏，尽管我感情上也许有一点儿脆弱，可是我想，我一向工作努力，不断自学，只要好好地投入排练中去，我一定会把戏演好的。而且，我总觉得，要是导演越严格越好。你们要是认为我当不了演员，我照样乐意替你们负责设计演员服装。反正我喜爱各式各样的纺织物——从它的质地、色彩到花纹图案——简直是神魂颠倒。”

她心里清楚，他是在死乞白赖要把她留住不走，一心表白自已并不仅仅是一个专门侍候人，熨熨裤子的小裁缝。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我真巴不得有朝一日手里攒下一点儿钱，趁早离开这个缝缝补补的破摊子。我想到东部去，在一些有名的时装公司那里工作，当一个高级时装设计师。专门研究绘图艺术，也许，你觉得我有点好高骛远吧？我原是个庄稼人，后来不知怎的就跟面料服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可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好……我非常想听您的意见。据默特尔·卡斯说您念过的书可多啦。”

“是的，我的确念过很多书。你不妨告诉我；你的那些伙伴们对你的那种雄心壮志，有没有开过玩笑？”

她觉得自己好象是个衰老，刻板古腐似乎比维达·舍温还会教训人的长者了。

“哦，他们当然开过我的玩笑，无论是在这里也好，还是在明尼阿波利斯也好，他们常常开我的玩笑说：裁缝裁缝，自古以来是娘儿们的活儿。要知道我本想报名去入伍，我确实也去过征兵站，偏偏体检不合格他们不要我。可我真的还是争着要去呢！

后来，我就在一家男子服装公司那里工作，还给一家服装商店充当过旅行推销员，可是不知怎的我不喜欢裁缝这个行当，而且，好象连推销员的这个差使，我也没兴趣。我整天在想象自己有一大间四壁糊着灰黄色墙纸的画室里，墙上挂着许许多多窄边镶金画框——也许还嵌上许许多多亮晃晃的白色镶板，那当然更好了，——而且窗外就是第五大街，我就在这个房间里设计一套华丽的——”这有何不可呢，他把“华丽”说成了“华力”，绿得象菩提树的透明薄纱绣金长袍！您知不知道椴树花，该有多雅致啊。……你觉得可能吗??”

“这又有什么不行呢？至于城里那些流氓阿飞也好，还是乡下的那些粗俗村夫也好，他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怎么说好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可是说话，你不能依靠别人的话来做决定。”

“哦——不过，我觉得您说不上是一个陌路人！要知道默特尔·卡斯，不，应当说是卡斯小姐，她常向我提起您来我早有结识之心，可我就是没有那种胆量。有一天，正是傍晚时候，我路过您家大门口。您和您丈夫正在门廊上闲聊天，你们看起来亲密极了，那么快活，我实在不敢来打扰你们呢。”

卡萝尔就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说道，“我认为你最好再学学发音，这是你需要的，没准我还可以帮你的忙呢。我天生是个头脑非常清醒，但又十分平凡的女教师。不过，我这个人也可以说是老于世故。”

“哦，您怎么啦，您说得真好！”

这时，卡萝尔虽然令人可笑地自命为老于世故的女人，但对他的这一片热情恭维，还是难以安心接受。不过，隔了半晌，她还是理智地说，“谢谢你。让我们试试看，真的能不能成立一个戏剧社。今天晚上八点钟，你上我家里来。我还要把马林斯小姐

请过来，聊聊这件事。”

六

“他这个人几乎丝毫没有幽默感，比威尔差得远了。可是，他不是也有什么独特呢——但是，我说所谓‘幽默感’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那些粗俗的低级趣味的玩笑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怜的小羊羔，一个劲儿缠磨我，还要我陪着他聊天解闷呢！啊，可怜而又孤独的小羊羔！他要是有发展的机会，并且并没有人笑话他。他会不会还有发展的前途呢？

“我心里奇怪，真不知道惠特曼小时候有没有象凡夫俗子一样开粗俗的玩笑呢？

“不，他不是惠特曼。他是济慈——尤其喜爱优雅的东西。‘无数瑰丽斑烂的纹溜，宛如灯蛾的彩色翅膀。’——这不就是济慈的诗句吗！他突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免有点儿茫然失措。大街却冲着他哈哈大笑，笑到他自己对自己都感到怀疑，笑到他只好放弃上台演戏，而到一家‘男子服装商店’里去干活。戈镇的那条著名的长达十一英里的混凝土人行道真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个约翰·济慈呢。”

七

肯尼科特对弗恩·马林斯小姐大献殷勤，常常开几句玩笑，说他还“乐意跟漂亮的女教师一块儿偷偷逃到天涯海角去”，并且向她担保说，要是她跳舞遭到校董会的反对，他就要“敲敲他们的脑瓜儿，老实不客气地跟他们说，目前他们能有这么一位精力充沛的教师，那是他们的运气。”

但是对埃里克·瓦尔博格，他就不冷不热地跟他拉拉手，说了一声；“你好。”

纳特·希克斯在社交场合还能应付一二，毕竟他定居在戈镇已有多年，而且还开设了一个铺子，但瓦尔博格这个家伙只不过是纳特手下的一个小伙计，尽管戈镇历来以民主平等自诩，可是民主平等这个原则，总应该有一个适合的范围。

眼前这个筹备戏剧社的碰头会，按理说肯尼科特也应该算一份，但他却远远地坐在一旁，用手掩住面孔在打呵欠，有时偷瞅一眼弗恩，有时却慈祥地微笑着，似乎在观看孩子们做游戏。

弗恩一直不停地大发牢骚。卡萝尔则一味地为《来自坎卡基的姑娘》生气。最后还是埃里克提出了不少建议。尽管他看过的书是那么惊人的广博。但他却没有审美的眼光。他虽然不大会说比较专业的字眼，但他常常喜欢滥用“glorious”这个词儿。所以说，凡是转引书上的词儿，有十分之一他都读错了——这一点，当然他自己心里也有数。所以尽管他引经据典，但也难免有些过意不去。

当瓦尔博格主张上演由库克和格拉斯佩尔小姐合编的《隐藏在心里的欲望》的时候，卡萝尔马上刮目相看。他并不是一味空谈一味搬弄书本大掉书袋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他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我要是给这个戏设计布景，那就非常简单。后面只要开一扇大窗子，旁边加上一道亮闪闪的蓝色弧形背景画幕，窗口探出一条树丫枝，表示下面是一个花园。吃早餐的桌子，要摆得高。色彩一定要风雅别致。充满茶室的气氛——桔红色椅子，桔红色中带一点儿蓝色的桌子，，天蓝色的日本早餐餐具，除此之外，我就大笔一挥，随便哪儿抹上一大块黑斑——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哦，我真巴不得我们还能上演坦尼森·杰西的《黑面具》。虽然这个戏中间过程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结局精彩极了，那个女人一看见她的男人整个面孔都被炸烂了，就发出一声骇人的惨叫声。”

“我的天哪，那就是你所认为的精彩结局吗？”肯尼科特大吃一惊叫道。

“那就太残酷了！我虽然非常喜欢艺术，但是那些恐怖的玩艺儿我可不喜欢”弗恩·马林斯摇摇头说。

埃里克听了很失望地直瞅着卡萝尔。但她却向他点点头，以示完全赞同。

他们的碰头会结束了！没有一点结果。

第二十九章

一

星期一下午，卡萝尔同休一起在铁路道轨旁散步。

她突然看到埃里克·瓦尔博格向这边走过来。他身上穿着一套短小的老式便服，脸色阴沉，趔趔趄趄，一边用拐棍敲打着道轨。霎那间她不假思索地就想回避他，但她不知为什么的还是照样往前走去。她泰然自若地正和休谈论上帝的事情，谈论横空而过的嗡嗡发响的电线——上帝说话的声。埃里克看到了他们，马上挺直了身子打招呼。

“休，快说一声‘瓦尔博格先生，你好。’”

“哦，你的小宝贝呀，他的褂子上有一个扣子松开了，”埃里克一说完，就马上蹲下去给休扣好。卡萝尔把眉头皱了皱，看着他一手把休在空中高高举起，知道他力气可真不小。

我们一块儿散步好吗？”

“我这会儿有点累了。让我们到那边枕木上歇一会儿。我就得往回走啦。”

他们坐在一堆废弃不用的枕木上。那些橡树枕木上面，有无数密密麻麻的肉桂色腐烂斑点，而且在道床上，还可以看到一条条褐色铁锈痕迹。休知道那堆枕木后边很可能有印第安人聚居，所以他就找他们去了。于是，剩下卡萝尔和瓦尔博格就坐在那儿谈一些几乎无聊透顶的事情。

电线在他们头上不停呜呜地响着；闪闪发亮的铁轨，笔直地伸向远方；秋麒麟草好象散发出一阵阵淡淡的青草的清新气味。铁路那边是一大片草场，那里苜蓿刚发芽，中间有被母牛踩出的

一条条歪歪扭扭的小道；草地那边是一望无际的麦茬地残留着一些残茬枯秸，而星罗棋布的麦堆，远远望去却很象一只只巨大无比的菠萝。

埃里克谈的都是关于书的问题，热情得就象一个刚入教的信徒。他历数许许多多书名和作者偶尔也停下来问卡萝尔，“您看过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吗？您认为他是不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

她听得发晕。但他还老是问，“既然您做过图书馆馆员——您说，我是不是小说书看得太多了？”于是，她就自恃甚高地——也可以说是杂乱无章地——给他出了许多主意，特别指出：读书不能走马观花，一目十行。尤其是——她迟疑了好久，才一针见血地说——凡是他念不出来的字，可不能乱猜一气，要多查查字典，千万不能偷懒。

“瞧我一说起话来，真象一个古板迂腐的女教师。”她叹了一口气说。

“不！您根本不象！我肯定不能再浅尝辄止！把那部头痛的字典从头到尾看一遍。”他两腿交叉摸着自己的脚踝。“您的意思我也明白。我很象破题儿头一遭闯进画廊的小娃娃，看什么都漂亮左手拿一个右手又拿起另一个。您知道，我直到前不久才知道了这么一个世界——在那里，就有许多算得上是美好的东西。我在十九岁那年才离开农场。我爸爸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您知不知道他当初干吗要送我去学裁缝？本来我是打算学绘画的，我的一个表叔，在达科他州做裁缝，赚了大钱，我爸爸就说：裁缝这个玩意儿挺赚钱的，所以就把我送到一个名叫柯卢的小地方，在一家裁缝铺里干活儿。在那以前，我每年只能上三个月的学——从家里到学校要走两英里路，大雪飞舞——除了学校里读的课本以外，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一本别的什么书

的。

“后来，我从柯卢图书馆里借到了一本《哈登府邸的多萝西·弗农》这是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我觉得那部书写得真是了不起！接着，我又看过了《围栅已被烧毁》和蒲伯所翻译的荷马作品。您看，这些作品都还不错吧！两年后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自以为柯卢图书馆里的书我已经都看过了，已经知道很多，谁知道我还没有听说过罗塞蒂、约翰·萨金特、巴尔扎克，或是布拉姆斯。不过——以后我一定还要好好研究研究。您看我是不是一辈子都要同刀剪打交道呢。”

“我倒觉得你用不着花那么大工夫看书呢。”

“可是，万一我发现自己真的既不会画画，又不会设计图样，又该怎么办呢？在纽约或是芝加哥瞎忙活了一阵子，到头来还是回到一家男人服装商店去干活，那真是丢死人了！”

“请你改一改，管它叫‘男子服饰用品商店’。”

“男子服饰用品商店吗？得了，我记住啦。”他耸耸肩，搓了搓手。

卡萝尔见他那么谦虚，不由得也心软了。至于她自己是不是太倚老卖老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暂时可以不去想它，以后有空再好好琢磨吧。所以，她就规劝他说，“万一你还得回老地方，那又怎么样？——这种事儿谁能说自己碰不上！我们总不能人人都当艺术家——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们都得自己动手补袜子，总也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老是艺术呀什么的。我要是你的话，就要竭力去争取我能得到的一切东西不管是设计长袍呢，还是修建宙宇，还是烫烫裤子。你要是真的成不了艺术家，那又如何？——我说，至少你也见过大世面啦。面对生活，不能太胆怯！要住前闯！你年纪还轻，又没有结婚。你要敢作敢为嘛！千万别听纳特·希克斯和萨姆·克拉克的那一套话，做一个‘靠得住

的年轻人’——就是帮着他们赚大钱。你毕竟还是一个纯洁的天真无邪的青年。趁那些‘好心肠的人’还没有束缚你的时候，快去自由地做你愿做的事情！”

“可是我根本不想去玩。我想要创造出一些美的东西来。我的天哪！偏偏我又缺乏知识。你懂我指的是什么吗？你能了解我吗？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那末你能了解我吗？”

“是的，我了解你。”

“因此嘛——不过，我常常感到困惑的是：我喜欢纺织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精致的东西，还有小巧玲珑的图画和优美高雅的词藻。可是这田野也是多么令人向往呀，离开这里，到东部和欧洲去，做别人早就开始在做的工作——我总觉得是很没有创新的。这里出产的小麦有好几百万蒲式耳之多，可我却在一心研究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本来我就得帮着爹爹去开垦荒地，可我却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开垦荒地固然不错，但并不适合你。正如一句美国谚语所说：广阔的平原使人胸襟恢宏，巍峨的高山使人怀有崇高的理想。我最初来到这个大草原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辽阔广大，清新可爱。’哦，我并不想否定这个大草原，说它没有前途。不，它的前途一定是光辉灿烂的。但是，我同样也不愿因为它将来会漂亮而为了大街的缘故去跟人吵架，硬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漂亮绝仑了，我们大家都得五体投地来膜拜一堆堆麦垛，而且斩钉截铁地说：这里就是‘上天的乐园’——这么一来，当然罗，也许可以说促使未来早日来到了，但美好的新颖的东西却永远不会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在这里反正你没有立锥之地。只有萨姆·克拉克和纳特·希克斯这一号人，才是这里需要的人。快走吧！要不然，总有一天就要跟我们当中某些人一样——觉得为时太晚了。年轻人，快到东部去，跟革命一起成长吧！总有一天可能等你回

来的时候——只要我们还乐意听你的话——而不是先给你打击讽刺嘲笑压制——就请你指点我们该怎么做！”

他满怀敬意地望着她。她好像听到他在说，“我一直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女人相伴一生。”

实际上是她的耳朵听错了。埃里克并没有说这样的话，他问：

“你觉得跟您丈夫在一起快活吗？”

“我——你——”

“这么说——他不太喜欢您的那种‘该死的天真的想法’，是不是？”

“埃里克，你可千万不能——？

“您先是劝我离开这个地方，说外面有多么无拘无束呀，而现在却又说我‘可千万不能’！”

“我明白你要说什么。但那不可能——你就不能太幻想，尽量不要把我也拉扯进去！”

他象一只小猫头鹰那样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仿佛模模糊糊地听到他在咕哝着说，“我要是有那样念头，一定会得到报应的。”他一想到劝他可能造成的那个结果，不由吃了一惊，她小心地说：“现在我们就回去，好吗？”

他在沉思默想着，“论年纪，您比我还年轻。您生来就是给晨雾中的江河和暮霭里的湖泊放声歌唱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肯……是的，我们该回去了。”

他跟她并排走着，两眼盯着她。休迟疑不决地拉住他的大拇指。他神情严肃地瞅了孩子一眼，突然大声说道，“好吧，只好这样。我在这儿待上一年，不再胡乱花钱置衣服了，攒下一点儿钱。往后去东部，上艺术学校。那时我再到裁缝铺或女子时装公司去干活，赚一点儿补贴。依您看，我到底干哪一行最合适：是

服装设计，还是画舞台布景，画书籍插图，还是把兜卖衣领。得了，就这样决定啦。”他严肃地看着她。

“可是你在戈镇这里能待上一年吗？”

“只要能常常见到您，两年都无所谓！”

“别说这样的话！我要说的是：一年下来全镇的人都会说你是个怪物呢？实话说，他们认为我也是个怪物呢！”“这我不管。管他们怎么说呢。哦，他们确实常常要嘲笑我，说我逃避兵役——特别是那些老退伍军人，还有那些自个儿不用去打仗的老头儿。此外，还有博加特和希克斯先生的缺德儿子——真可恨。不过，他也许自以为是小老板，对他老子手下的伙计也就信口开河乱放臭屁！”

“他简直太可恶啦！”

他们回到了镇上。路过贝西舅妈家大门口时，贝西舅妈和博加特太太伫立在窗口吃惊地瞅着他们，卡萝尔向她们挥手致意的时候，他们的回礼象机器人一样僵硬。走过下一排房子的时候，韦斯特莱克大夫的太太又在门廊上盯着他们。卡萝尔不觉感到有些窘了，就用有一点发抖的声音说道：

“我想顺路去，看看韦斯特莱克太太，再见了。”

她说话时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韦斯特莱克太太尽管殷勤款待她，但卡萝尔还是感觉到，这位老太太正在等待着她自己谈谈刚才的事，她暗自寻思，哪怕是要她的命，她也不愿给自己进行任何辩解，不过最好她还是要解释几句：

“刚才我们在铁路道轨附近散步，休缠住那个瓦尔博格不放，他们两个交上了好朋友啦。跟他聊了会儿天。别人都说他脾气很古怪，我却发觉他反应挺快的呢。他虽然有点儿粗鲁，但他喜欢看书——就象韦斯特莱克大夫那样入迷。”

“喜欢看书是好事呀。不过，他干吗还要老是待在戈镇这儿呢？我听说好象他跟默特尔·卡斯有一腿，是不是？”

“这我可不知道。难道说他敢这样吗？不，我料他不敢！他还说过自己很孤独呢！再说，默特尔·卡斯才几岁呢！”

“不管怎么说，她已经二十一岁啦！”

“是吗？——韦斯特莱克大夫今年秋天还打算去打猎吗？”

二

一想起埃里克，她情不自禁又陷入了沉思。虽然他知书不倦，为人热情，但他至多只不过是小镇上的一个小裁缝，出身在愚昧落后的农村，他的两只手，简直太粗了。要知道，只有象她父亲那么纤细文雅的手，才称得上高雅。她父亲虽然两手纤细，但意志却非常坚定。可是埃里克这个小伙子则不然——他的两手尽管粗壮有力，却没有一点自信意志脆弱得很。

“要使戈镇焕然一新天翻地覆，只有依靠健全的力量才行，而象他那样柔和而又软弱的性格，没有丝毫作用。但是，我为何也这样说呢？怎么跟维达一个声音一样，眼前这个世界，始终让那些声音宏亮充满自信的‘坚强有力的’政治家和军人来控制的，可是那些徒有其表的傻瓜蛋又干了些什么呢？什么才叫做是‘力量’呢？

“还有这种人以群分的看法，又是怎么回事？我想，裁缝师傅跟小偷或国王总是大不一样的。

“埃里克突然把话儿转到我身上，真叫我吓了一跳。当然罗，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我千万不能让他得个空子胡乱讲话。

“唐突了，冒失鬼一个！

“可他是无意的。

“他的手很结实。说不准能成为雕塑家呢？

“当然罗，要是我真的能给这个小伙子助以一臂之力——

“那些八哥嘴烦死人了。我想他一定有很强的自尊心。”

三

一星期以后，埃里克自作主张决定筹办网球比赛，使她觉得特别气恼。原来埃里克在明尼阿波利斯就学会了打网球，而且他的发球技术也非同一般，全镇仅有久恩尼塔·海多克比他强。戈镇人虽然喜欢大谈特谈网球，但简直很少有人真正打过网球。整个戈镇只有三个网球场：一个属于哈里·海多克私人所有，另一个是在湖滨别墅，还有一个在市郊，原属于那个业已解散了的网球协会早已被废弃了。

埃里克身穿法兰绒裤，头戴仿制巴拿马草帽，正在那个早已弃置不用的网球场上跟斯托博迪银行里的职员威利斯·伍德福德打球。后来，他又发起另一项活动，要求重新恢复网球协会，特地从戴尔店里买了一本一角五分钱的拍纸簿，请愿意入会者签名。埃里克以发起人的身份去看卡萝尔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高兴，因此谈的基本都是网球的事谈自己只是提了一下。他恳求说，“您来介绍几位熟人入会，好吗？”于是，卡萝尔就点点头，表示欣然同意。

他提议可以先来一次非正式的表演赛，为网球协会造造声势；他又建议举行男女混合双打，由卡萝尔和他为一组，另外由海多克夫妇、伍德福德夫妇和狄龙夫妇分别组成三组；而且凡是热心网球活动的人都可以入会。他邀请哈里·海多克担任临时会长。哈里一口答应，说“好吧。就这么决定了。但是，方向问题我表个态，细节你来处理。”埃里克计划星期六下午在市郊那个旧的公立网球场举行表演赛。他头一次负责这样大的计划，心里

十分高兴。

就在那个星期里，镇上许多社会名流都表态将前去捧场。

肯尼科特却大声咆哮着说，他根本不想看。

难道说他是不愿意卡萝尔跟埃里克在一起打球吗？

不，当然不会的！她很需要打打球，活动活动。

球赛那天卡萝尔很早就到了。网球场位于新安东尼亚路旁的一块草地上。只有埃里克独自在那里。他手里拿着耙子，跑来跑去正在平整场地，拼命想把它弄得平整一点，因为那场地太不象样了。他说，一想到观众马上一窝蜂拥到，就心急火燎。一转眼，威利斯·伍德福德和他的太太也到了，威利斯穿着自己裁制的灯笼短裤，脚上是一双钻出脚趾头来的黑色胶底运动鞋；随后哈维·狄龙大夫和他的太太也都来到了，他们跟伍德福德夫妇一样，态度都很随和，从来不损人的。

卡萝尔不知怎的反而有一点儿窘，言谈之间就显出客气来，就象一位主教夫人在浸礼会为慈善事业而举办的义卖会上一样，尽量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在举止言谈方面出岔子。

他们都翘首以待。

比赛原定在三点钟开始。到了三点钟专程赶来看球的观众，只有一个杂货铺里的年轻的小伙计，他开着自己那辆送货的“福特”就坐在车里凭窗眺望；此外还有一个面容严肃的小男孩，和他的挂着一串鼻涕的小妹妹也给拉来了。

“海多克两口子上哪儿去了？他们应该到了。”埃里克说。

卡萝尔对他苦笑了一下，偷偷地看了一眼通往市区的那条路，空荡荡的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天气酷热难当路上尘土飞扬满是杂草。

到了三点半钟，还是没有人来。那个杂货铺的小伙计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从车上跳下来。用曲柄发动了他的那辆“福特”他

无可奈何地瞪了他们一眼，开车走了。那个小男孩和他的小妹妹，嘴里正嚼着嫩草叶，失望极了。

网球选手们强装笑颜，每过一辆汽车他们都盼望会走来几个观众，但是都是扬长而去——直到四点差一刻，肯尼科特才驾着车子开进来了。

卡萝尔心里感到无比骄傲。“瞧他多好！多给人面子善解人意！即使别人都不到，他是风雨无阻的。虽然他并不喜欢打网球。真不愧为我的好丈夫！”

肯尼科特并没有下车，只是大声嚷道，“卡丽！哈里·海多克刚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决定把这一场所谓的邀请赛移到湖滨别墅举行了。他们那一拨人，都去了那边；海多克夫妇、戴尔夫妇、克拉克夫妇，还有别的一些人。哈里要我接你过去我现在把你送去，晚饭时就回去。”

卡萝尔还没听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埃里克却说话了，“真怪，海多克可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要改场地！当然罗，他是网球协会的会长，有这个权利可是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呀！

肯尼科特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就气呼呼地说道，“这事我可一点儿都不了解……卡丽，上车吧！”

“不，我不走！球赛既然定在这里举行，那就应该在这里举行嘛！劳驾转告哈里·海多克，说他太蛮不讲理了！”要知道他们几个不仅都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平时也不入哈里眼的。卡萝尔就把他们五个人集拢在一起，说，“来吧！让我们来抽签，看哪四个人好去参加第一届福雷斯特·希尔斯、德尔·蒙特和戈镇的网球联赛！”

好吧。随你的便，”肯尼科特说。晚上回去吃饭吧？”说完，他开车走了。

她见了他的那副冷冰冰样子非常气愤。她的争胜心一下子没

了。她一转过身去，看到她可怜的伙伴时，就觉得自己比苏珊·B·安东尼还差得远呢。

狄龙太太和威利斯·伍德福德没有抽到签。其余的人，毫无兴致地打起网球来了；他们不是摔倒在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场地上，就是连最容易接住的球也都接不住，幸好在场的观众只有那个小男孩，还有他的那个拖着鼻涕在假哭的小妹妹。网球场的另一边，是一望无边的麦茬地。这四个可怜的选手在球场上笨手笨脚地来回奔跑着。他们在炎热笼罩下的茫茫大地上简直越发显得渺小和寒伧了。他们即使得了分，也懒得叫一声好，相反好象是有点歉意一样。比赛结束时，他们抬眼环视了一周，就象在等着别人的嘘声。

他们在步行回家的路上，卡萝尔挽着埃里克的胳膊臂，透过自己薄薄的衣袖，感觉得到他的那件褐色细线茄克衫的温暖。她发觉那是用紫色、金色和褐色细线编织在一起的。她似乎又看到了讲道那天的情景。

他们一路上把海多克一顿臭骂。狄龙夫妇和伍德福德夫妇走在他们前面，聊着是天气和 B·J·高杰林那幢新盖的平房。却只字不提今天的球赛。卡萝尔在自己家门口跟埃里克紧紧地握别，并且还朝他笑了一笑。

次日，正是星期日早上，卡萝尔刚好在门廊那里，海多克夫妇坐着车子来了。

“亲爱的卡萝尔，我们并不是故意丢你的脸！”久恩尼塔恳求着说，希望你不要见怪我们干脆请威尔和你一起到我们别墅去吃晚饭算作补偿吧。”

“不，我知道你们不是有意的。”卡萝尔显得格外亲切似的。“但我觉得你们应该向可怜的埃里克·瓦尔博格道歉。这太伤害他的自尊心了。”

“哦，你说是瓦尔博格吗？管他呢！”哈里不屑一顾地说。“他这个家伙自以为了不起，就是好管闲事呗。谁让他那么大张旗鼓的。”

“可是这些事不是你说过地要他去安排吗？”

“我知道，但只是说说而已。我的天哪，他会感到丢脸吗？衣着跟娘儿们似的种庄稼的瑞典佬儿子；反正这些外国佬脸皮厚得跟犀牛皮差不多。”

“但是，他的自尊心确实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是的，可我可不会忙忙地去道歉，哄呀、骗呀地讨他的欢喜。我倒是愿意递一支雪茄给他。他就会——”

久恩尼塔一直在舐着自己的嘴唇，目不转睛地瞅着卡萝尔。她突然打断了她丈夫的话，说，“是的，我也认为哈里应该向他陪个不是。卡萝尔，你很喜欢他？是不是？”

卡萝尔惊慌失措，低声地说，“喜欢他？怎么可能呢。我只不过觉得他挺彬彬有礼的罢了。我只是想，他为了组织球赛的事确实辛辛苦苦地忙了一阵，可却是那样的结果，这实在是太不象话了。”

“你说的也许真有道理呢，”哈里咕哝着说。过了半天，肯尼科特手里拖着一根红色水龙带子从墙角那里走过来，他顿时松了口气大声说，“医生，你这是在干啥呀？”

肯尼科特老是摸着自己的下巴，煞有介事地解释了一番，说，“我突然发现草叶上有许多黄斑，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浇浇水。”哈里听了也马上附和说这是个好主意，久恩尼塔也插了进来，但是，她脸上笑着，眼睛却一直盯着卡萝尔的表情。

四

卡萝尔很想去看看可怜的埃里克。她是那么需要有个人跟她

一起聊聊！可是目前确实找不到借口了。她仔细检查一下，发现他的三条裤子都很干净，不免泄了气。她碰巧看见纳特·希克期正在弹子房里玩，那就是说只有埃里克一个人在店里！于是，她惴惴不安地往裁缝铺走去。她终于闯进了那个邋里邋遢而又闷热难熬的房间，那里还有一头可恶的蜂鸟正在乱啄一株枯萎了的卷丹。直到她进入室内以后，方才想到了一个借口。

埃里克正在后面的房间里，交叉着两腿，坐在一张长桌子上缝制一件背心。但他根本不象在干活，而象是拿它当作一个解闷的东西。

“哈罗！你能替我设计一身运动服吗？”她气喘吁吁地说。他瞪了她一眼，气愤地说道，“不，我可不行！我的天哪！找我做衣服！”

“埃里克，你怎么啦！”她慈祥而惊疑地说。

她突然转念一想，她根本用不着定制什么运动服，否则将来在肯尼科特面前恐怕就很难说清楚了。

他从长桌子前转过身来说，“现在我要给你看一个东西。”他就在抽屉里翻找起来——帐单、钮扣、日历、带扣、被线团磨出凹糟的蜡块、汽枪子弹壳、缎面背心的样品、钓鱼竿上的线轴、春画明信片，以及硬布衬里片等等。埃里克从里面抽出来一张早已污损了的布里斯托造硬纸板递给她看。那是他给设计的一件长袍图样，画得比较粗糙模糊；太讲究奇巧精致；后面衬托的几个柱子又矮又粗，看起来非常滑稽。不过，长袍的样式倒是非常新颖别致：背后领圈开得很低，从腰背到脖子中间露出一块三角形的空白。

“美极了。不过，克拉克太太看到了，一定会吓晕的！”

“是的，您说的准错不了！”

“你画的时候还要更大胆细心点才好呢。”

“恐怕不太容易。我开始学画毕竟太晚了。不过，您猜，我这两星期以来干些什么？我简直看完了整整一本拉丁文文法，还看了二十页凯撒大帝。”

“好极了！你真行！你没有老师，但画得并没有不自然的地方。”

“不，您——就是我的老师嘛！”

他说话的声音里带有一种强烈的讽刺意味。她因此而生气了。猛地身子背着他，透过后窗观察这个典型的大街街区所组成的典型中心区——这是行人很难发现的。本镇各大建筑物的后面，都有一块四四方方的没人管理、乱七八糟，而且又脏又臭的地方。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铺的门脸儿还算相当整洁，可是铺子后面却搭上了一间破屋，四周围用破松板钉上，而屋顶上则浇铺了一层搀进砂子的焦油沥青——在这间东摇西倒的破屋子后面，就有一大堆煤灰脏土，破破烂烂的装货箱，一堆堆的细刨木花，压皱了的马粪纸，破瓶子底里还有一些橄榄以及腐烂了的水果和完全变了质的蔬菜：桔红色的胡萝卜已经发黑了，土豆简直烂得一塌糊涂。再看看时装商店后面，有一排很难看的黑漆铁皮百叶窗，窗底下几个红色衬衫纸盒，因为最近下了一场大雨，早被淋成了一滩烂纸浆。

如果从大街上望过去，奥利森一麦圭尔的肉铺子好歹还算干净，店容也还算过得去：柜台上铺砌了崭新的瓷砖，地板也洒上了新锯下来的木屑，钩子上挂着一块切得方方正正的小牛肉。可是肉铺子后面的那个房间里面摆着一只粘满黑糊糊的油垢的黄色冰箱。有一个腰里束着那斑斑驳驳的干硬血迹的围裙的伙计，正从冰箱里拿出一大块硬梆梆的冻肉来。

在比利午餐馆的后面，那个厨师身上束着条发黑的围裙，一面抽着烟斗，一面往一堆被糖汁粘住、还在乱挤乱爬的苍蝇吐唾

沫。那一个街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运货马车伕的三套马的厩房，厩房旁边还有一堆厩肥。

埃兹拉·斯托博迪银行大楼后面墙壁，已经刷得一片雪白，沿墙根就是一条混凝土人行道还有一块三英尺见方的草地，窗子外面一律都装上了铁栏杆。威利斯·伍德福德正在窗前费劲地辨认一本本又大又厚帐薄上写得又小又挤的数目字。他把头抬起来，把眼睛揉了一下，又把头低下了，泡在那一堆帐簿里去了。

至于其他商铺的后院，看上去很象印象派的作品在邋里邋遢、灰不溜湫的一片昏暗的黄褐色的衬托之下，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垃圾堆。

“我怎么会在这么肮脏的后院——跟一个这么普通的小裁缝来了这么一段可笑的风流艳史呢！”

她想到这里，禁不住对自己感到又可怜又可鄙，但是，一想到埃里克整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她就忘掉了这些。于是，她转过身去，愤愤不平地对他说，“你整日眼看着这些也不觉得恶心吗？”

他好象思索了一下。“是不是窗外那些东西？我才懒得理会呢。我只管看屋子里面的东西。当然，要做到那样，可真费了我一番力气！”

“是的……我该走啦。”

在回家的路上，她一面不紧不慢地走着，一面回想到了她十岁时父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的心肝儿，要明白：只有傻瓜蛋才瞧不起精装书；但是，只读精装书的人，更是双料的傻瓜蛋。”

这时她忽然大吃一惊埃里克使她回想到自己的父亲，她突然坚信在这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那位白发苍苍、一言不发的老法官的影子。——他在她的心目中就是圣洁的

爱和宽宏大量的谅解的化身。她在心里激烈地斗争着，强烈地予以否认，却又重新加以肯定，最后不免感到自己太荒唐可笑了。令她难过的是，肯尼科特身上绝对没有一点她父亲的影子。

五

卡萝尔忽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自己老是喜欢歌唱，而且她又有发现美的眼睛——凉风习习中林间点点灯火，照射在栗色护墙板上的阳光，晨曦中啁啾不停的麻雀，黑黝黝的房顶在月光下仿佛裹上了素净的银装。使人快乐的事情，无限亲切的琐事，还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长满秋麒麟草的田野，小溪潺潺流过的草地——人们突然一下子变得那么和蔼可亲。维达在外科护士训练班上对卡萝尔显得格外客气；戴夫·戴尔太太也特别殷勤地，老是问她身体好不好，问休和女佣的情况如何，以及问她对这次大战有何意见。

看来戴尔太太对埃里克还是公正的。她说，“他长得挺帅的嘛，赶明儿我们出外野餐时，一定带上他。”更令人意外的是戴夫·戴尔也很喜欢他。这个爱说笑话的小气鬼，对于他认为是风雅别致或则聪明灵巧的东西，总是怀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敬意。他同哈里争辩说，“得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就算‘伊丽莎白’也许太喜欢打扮，但他这个人倒是挺聪明的，请大家千万别把这一次忘了！有一次，我想弄明白这个乌克兰究竟在哪里，问谁都是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还是他告诉了我。你们说他一说话，总是那么文诌诌的，那又怎么了？全是胡扯谈！哈里，我认为，说话文诌诌，并没有什么坏处呀。有一些精明能干的男人，几乎个个跟娘儿们一样斯斯文文呢！”

卡萝尔觉得很开心，“咱们小镇上的人怎么都亲热呢！”但是，她一想到“难道说我爱上了那个毛头小伙子不成？那真是太

荒唐可笑！我只不过觉得他这个人很好玩，所以想要帮帮他的忙，看他将来能不能出人头地”想到这儿又吃惊怎么会这么想。

可是，当她在干家务时，一给小客厅掸灰尘，缝补衣领上的带子，又替休洗澡，她脑海里一直想象着自己跟一位年轻的艺术家——一个无名无姓、稍纵即逝的美少年——在柏克夏群山或是弗吉尼亚州盖了一幢房子；用他得到的头一张支票，高高兴兴地去买了一只安乐椅；两人在一起念诗，经常认真讨论劳工待遇问题，星期天一清早，就起床出去散步，两人在湖边坐着，一面吃黄油面包，一面是谈笑风生。这时，她自然也想到了休——他崇拜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因为埃里克曾经给他用椅子和挂毯搭成一座城堡。要是没在想这些美妙的事情，她心里就琢磨“我还能为埃里克做些什么事情呢”——而且她还不得不承认，在她心目中的那位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艺术家——多半就是埃里克了。

她一下子明白过来，惊讶这种想法为何自己也有，就尽力想要对肯尼科特多多关心体贴一番，哪知道这会儿他偏偏只想独自一个人看报纸去了。

六

卡萝尔需要添置几件新衣服了。原来肯尼科特曾答应过她说，“我们今年秋天要出门到明尼阿波利斯去，痛痛快快多玩几天，到时候你就不妨做几件考究的衣服吧。”可是，翻了一通衣柜后她一下子就把她的那件黑丝绒老式长袍子扔在地板上，火冒三丈地说，“穿出去实在叫人丢脸！我的衣服没有一件象样的。”

镇上新来了一个女裁缝就是那个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据说她举止轻佻，一见了男人就拉拉扯扯，哪怕是有妇之夫也都不放过。如果说她的那位斯威夫特韦特先生确有其人的话，恐怕早已过世了，但是，她给丽塔·古尔德做了一件透明的蝉翼纱长袍子，

还特地给配上了一顶女式小帽，大家都一致公认“perfect”，于是，那些太太们就都纷纷登门拜访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去了。这时她已在弗洛拉尔大街卢克·道森旧宅里租下了好几个门面。那些太太们进门的时候，个个都很小心地四处打量，看起来彬彬有礼。

在戈镇，人们买新衣服总是在心里来回盘算怎么都拿不定主意，但卡萝尔却不然。她一跨进斯威夫特韦特店里，就挺干脆地说，“我很想选购一顶帽子，如果可能的话，再配上一件褂子。”

斯威夫特韦特太太在那个阴暗的旧客厅里，摆上了一面穿衣镜，墙上贴上时装杂志的彩页，还挂着一些色彩灰暗的法国版画，尽量想法使它显得漂亮些。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步态轻盈地在那些模特儿衣架和帽子架中间穿来穿去。过了好久，她找到了一顶红黑相间的无边小圆帽，满嘴蜜糖地对卡萝尔说，“太太，您看这顶小帽，保证你一定说好看极了。”

“大红大绿，实在太土气了，”卡萝尔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没有显露出来“我觉得这顶小帽——我可配不上呢。”

“这是我店里最好的一种帽子，相信您一戴上它，准保满意。真是太漂亮、太时髦了。您就不妨试一试吧，”斯威夫特韦特太太花言巧语再次劝道。

卡萝尔仔细打量一下眼前这个女人。她毫无自知知明，明明是一块玻璃，硬要冒充一颗钻石。她越是想装做大家闺秀，结果反而显得土里土气。她身上穿着一件素净的高领口、并排镶着黑钮扣的褂子——这对胸脯平坦、身材又很修长的斯威夫特韦特太太来说，还算是相称，可是，她的那条方格子裙子色彩太鲜艳，腮帮子抹的胭脂粉也太厚，两片嘴唇简直涂得鲜红耀眼了。看起来她活象是个地地道道的发情的离婚女人，明明是人老珠黄了偏要打扮出年轻漂亮，楚楚动人的模样儿。

于是，卡萝尔就隐忍不发去试戴帽子了。不过她把帽子摘下了，摇摇头，摆出一幅太太的架子就象对待下人那样笑着说，“这顶帽子我觉得恐怕不大合适，但是，在你这已经不错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是真正地道的流行的最最时髦的纽约款式呢。”

“哦——”

“不是我夸口，纽约的什么东西我都清清楚楚。要清楚我曾经在纽约住过好多年，而且在艾克龙差不多还待过一年呢！”

“果真如此吗？”卡萝尔随便地敷衍了一句就拂袖而去她闷闷不乐地往家里走去，心里想是不是她自己的那副样子也跟斯威夫特韦特太太一样令人可笑。她把肯尼科特最近买给她看书用的那副眼镜戴上，看了一下杂货铺送来的帐单，就连忙走到自己的房间去照镜子。这时她心烦意乱，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一副素净的无边框的眼镜。乌黑的头发，乱七八糟地掖在最适合老处女戴的绛紫色草帽底下。两腮煞白，毫无血色。瘦削的鼻子，柔和的嘴唇和下巴。一件朴素大方的、领口缀着花边的透明薄纱褂子。脸上还是透着少女般的温柔娇羞的神情——可惜一点儿都没有欢乐的表情，不消说，更没有她大家闺秀的高雅开朗的痕迹。

“现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乡下女人了。而且可以说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要谦虚呀，清心寡欲呀，庄重呀。生活里忌讳特别多。还要我摆出阔太太的架子来！明明这些是‘乡下病毒’却偏偏要说成是祖传美德。我的头发早已乱糟糟的没有一点儿样子。埃里克要是看到镜子里那个结了婚的老处女又会作何感想呢？他的确很喜欢我！因为在所有女人中间，只有我待他还算说得过去！他知道我怎么想吗？现在我总算知道我是什么样子了，我已经是半老徐娘了？

“不，我并没有老！只不过是没有好好收拾，所以看起来象个老处女。

“我要把我所有色调灰暗样式古板毫无生气的衣服通通扔掉。乌黑的头发和白皙的脸就得配上一套西班牙舞女的服装才行！还要插上一朵红玫瑰，一个肩膀上搭着一条腥红色透明薄纱披巾，至于另一个肩膀，把它统统裸露着。”

她一手抓起胭脂拼命往脸颊上乱涂，用朱红色眉笔死劲儿往嘴唇上抹，直到唇皮发痛才住手。她猛地脱掉衣服露出两条玉臂来就象要跳西班牙舞似的。可她又突然垂下两臂，摇摇头说，“我的心已经老了！”她红了脸，重又整理好衣服。

“无论如何，我起码要比弗恩·马林斯大胆得多吧。

“我的天哪！想当初我刚从明尼阿波利斯来这儿的时候，姑娘们个个都模仿我。可如今呢，具是往事不堪回首啊，我自个儿反而要去模仿城里的姑娘们了。”

第三十章

一

九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上，弗恩·马林斯忽然大叫一声冲进屋子来，唠唠叨叨对卡萝尔说，“下星期二就要开学啦！我在还没有被套上枷锁之前，就得要再痛痛快快地疯一次。今天下午我们到湖上去野餐。肯尼科特太太，你也一起走吧。没准，肯尼科特大夫也会同意参加吧？赛伊·博加特也要去呢——他还小，不过挺逗的。”

“我想肯尼科特也许不能去了，”卡萝尔慢慢地说。“他说过今天下午要下乡出诊去。不过，我倒是很乐意去呢？”

“那太好了！还有谁——我们再邀请谁去呢？”

“戴尔太太待人接物可好呢，也许她可以跟你做伴儿。说不定，戴夫也乐意去呢，只要他店里走得开的话。”

“那末埃里克·瓦尔博格，怎么样？我觉得他也挺好的不像别的小伙子那样不庄重。看来你也很喜欢他，是不是？”

这么一来，卡萝尔、弗恩、埃里克、赛伊·博加特，还有戴尔夫妇发起的野餐会，不仅是声势浩大，而且也是必须举行的。

他们坐上了汽车，来到了明尼玛喜湖南岸的白桦树林子。戴夫·戴尔象是个滑稽小丑令人们快乐无比。他一会儿汪汪汪学狗叫，一会儿手一扬，大跳快步舞，一会儿戴上了卡萝尔的女式小帽子，一会儿又放一只蚂蚁到弗恩的脖子根后面去。等到游泳的时候——女人们把车窗两侧的帘子放下来，不好意思地在里面更换衣服；男人们就在灌木丛后面去换衣服，嘴巴里一直不闲着，“谢天谢地，千万不要碰上有毒的野藤上的刺儿。”戴夫不仅一个

劲儿向大家泼水，而且还扎猛子，钻到深水里去摸他老婆的脚踝。他开了这个头大家就胡闹起来。埃里克从前看过轻歌舞剧团里的古希腊舞蹈节目，因此他也就来了个模仿秀。等他们都已坐下来，围着铺在草地上的车毯共进野餐的时候，赛伊爬到了树上，正在往他们头上扔橡树子。

但是卡萝尔并没有和这些人一块儿疯。

她一番仔细的梳妆打扮以后，梳着分头，身上穿着一套水手式服装，系着一个天蓝色大蝴蝶结，下面是亚麻布短裙子和白色帆布鞋，因而显得异常年轻。她照了一下镜子，看到自己几乎又重返了大学时代，她的脖子依然光洁晶莹，就是锁骨也不大看得出来。但她还是尽量表现出平淡的样子。刚才游泳的时候，她对沁人心脾的湖水觉得特别适意，但是对赛伊的恶作剧和戴夫的恣意胡闹却很反感。至于埃里克的舞蹈，她倒是十分欣赏；而且他也决不会象赛伊或戴夫那样讨人厌地胡闹。这会儿她恨不得他能走到自己身边来，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走过来。他的年轻漂亮，显然深受戴尔夫妇喜爱。莫德老是瞅着他，晚饭后大声对他说，“快过来，坐在我身边，你这个嘎小子！”没料到埃里克居然甘心情愿做一个嘎小子，跑过去坐在莫德身边，而且还乐呵呵地同蔓德、戴夫和赛伊互相抢盘子里的冷切牛舌片。卡萝尔一见到这种情景，下意识地往远处挪了挪。看来莫德游泳以后好象有点儿头昏脑胀，居然公然扬言说，“肯尼科特大夫特地为我制定的食谱，真是好，”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却又低声贴耳地对埃里克大谈特谈她自己特别多愁善感，一点委屈都不能受，又说她特别需要认识一些令人愉快的朋友。

而埃里克确实是受人欢迎的。

卡萝尔聊以自慰地说，“不管我有多少缺点，但可以肯定说，我从来没有嫉妒心。至于莫德——我的确很喜欢她；她总是那么

招人喜爱。但我心里也在纳闷，她好像有点儿喜欢勾引男人，来吸引他们的目光。她这个有夫之妇跟埃里克在一起闹着玩儿——哦——她两眼盯住埃里克，竟然那样含情脉脉，那样魂不附体，而又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真叫人恶心！”

赛伊仰天躺在一棵巨大的白桦树隆起的树根之间，一面抽烟斗，一面嘲笑弗恩，老实不客气地逗她说：再过一个星期，他又要回到中学去当学生了，她当然就是他的老师，不过他在班上照样要对她挤眉弄眼的。莫德·戴尔撺掇埃里克“陪着她一起到湖边去，观赏一下那些可爱的小鲦鱼”。剩下卡萝尔一人，就只好跟戴夫待在一起。戴夫就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讲了埃拉·斯托博迪喜欢吃巧克力薄荷糖的笑话，不过是叫她乐一乐罢了。哪知道就在这时，卡萝尔却看见莫德·戴尔一手抓住埃里克的肩膀——大概是为了不摔跤吧。

“恨死人了！”她不由得气愤起来。

赛伊·博加特用他那只红通通的手掌摆住了弗恩那只紧张不安的手，她一下子跳起来，好像有点儿生气地尖声叫了起来，“放开我！”哪知道他却一边色迷迷地对她笑，还在来回摆弄自己的烟斗——活脱脱一个瘦骨嶙峋、相貌平平、年仅二十岁的小色鬼。

“真是个好色鬼！”

莫德和埃里克一走回来，就又各自另找伴儿去了。这时，埃里克悄悄对卡萝尔说，“岸边有一条小船。我们溜走，划船去，好吗？”

“别人会怎么议论呢？”卡萝尔不免有些担心地问。这时，她忽然看见莫德盯着埃里克满眼泪光，“太好了！我们就走吧！”卡萝尔说。

她得意扬扬地对其他的人大声嚷道，“跟你们各位——再见

啦！我们一到了中国，就给你们打电报吧。”

落日余辉倾泻在灰濛濛的湖面上——湖面上又响起了咿啊咿啊的桨声，好像如置身仙境欸奈一声江水绿啊！刚才她心中对赛伊和莫德的恼怒，早忘光了。埃里克好象非常高兴地对她频频微笑着。卡萝尔却仔细地打量着他——他身上只穿一件薄薄的白衬衫，并没有穿外套。他身上透出男性的气息，平坦的两胁，瘦削的两腿，划桨时那种轻松自如的神情。他们俩在一起谈论图书馆和电影问题。他抿着嘴在哼《马车，从天上下来》，她也一起与他唱。微风轻□，吹皱一池秋水，一眼望去，层层涟漪宛如精工细雕的饰有波状花纹的铠甲。微风轻拂，凉意盈然。卡萝尔连忙把水手式服装的领子竖起来，护住自己的脖子。

“越来越凉啦。我们大概得回去，”她说。

“这会儿干吗急着要回去呢。说不定他们还在瞎胡闹，我可不想跟他们瞎混。我们就贴着湖边再划一会儿吧。”

“可是你自己也喜欢‘瞎胡闹’呢！刚才莫德跟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哎哟哟！我不过跟她在岸边一起走走，闲扯几句钓鱼的事儿！”

这时，她的醋意才消散净尽，反而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好友莫德了。“你要知道，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这会儿我倒有了好主意！把小船停在这儿，我们就坐在岸边——那儿有一小簇榛树丛，正好给我们挡风呢——观看湖上夕照。夕阳下的湖面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就象是一炉熔化了的铅。可惜一眨眼就看不见了！我们两个实在不想回去，听他们胡扯淡！”

“那也行，不过——”随后，卡萝尔再沉默无语了，埃里克就使劲儿把船向岸边划去。砰的一声小船的龙骨撞上了石头。他

站在船头的座位上，把手伸向你。这儿只有他们两个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水波在轻轻拍岸。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绕过旧船舱底的积水，抓住了他的手。他们一声不吭地找了一根早已发白了的圆木头坐。一碧金黄的黄昏小景，提醒人们深秋时节已到。菩提树上的枝叶，在他们周围发出簌簌的冷漠嗫嚅的声音。

“我真恨不得——才好！这会儿您还觉得冷吗？”他低声耳语。

“有一点儿。”她浑身直颤抖着，但这不是因为冷。

“我真恨不得我们钻进一堆枯叶子里，欣赏黄昏时分的湖上景色。”

“我也这样想。”她开玩笑地回答。

“正如诗人们常常说的——肌肤黝黑的湖上女神和农牧之神。”

“不。我称不上是什么湖上女神了。我太老啦——埃里克，你看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已经是徐娘半老了？”

“不可能的。您呀——看上去比谁都年轻哩——您的一双眼睛，就跟小姑娘的没什么区别。它们是那样天真无邪。虽然您是那样循循善诱地教导我，说不定我也只不过比您小一、两岁，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年龄要比您大得多呢。”

“你比我还小四、五岁呢！”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您的眼眸还是那么天真，脸颊还是那么娇嫩——该死的，不知怎的，我一见到您，总觉得你是那么柔弱那么需要保护我心里很想来保护您——可惜您好象又根本用不着我来保护您！”

“难道说我还年轻吗？是真的吗？要说真的才行，你可不要骗我呀？”她平日里说起话来一脸严肃相，但现在她既然已被这个志趣相投的男人当做一个小姑娘，所以她说话时也就一下子撒

起娇来。瞧她那说话时的声调和神态，实在就象个小孩子，撅着嘴巴，又羞答答地笑着。

“是呀，您当然还很年轻！”

“你有这样的看法可真好啊——哦，埃里克！”

“您愿意和我在一起吗？能常常见面吗？”

“也许可以吧。”

“您真的乐意跟我一起躺在一堆枯叶子里，抬头看天上的流星吗？”

“我想还是象现在这样坐着的好！”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哦——埃里克，太晚了我们该往回走啦。”

“为什么？”

“再不回去他们该议论了，现在恐怕也来不及给你细讲了！”

“我知道。我们必须回去了。但是，象我们刚才这样‘私奔’，您觉得很高兴，是吗？”

“是的。”她是泰然自若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但她最后还是站了起来。

他十分唐突地伸出胳膊臂去搂住她的腰，可她并没有拒绝。她觉得反正无所谓。现在她觉得，他现在既不是农家出身的裁缝，又不是未来的艺术家，也不会造成难以解决的社会纠纷，更不是一种危险根源。他就是他嘛；至于说到他本人以及他的个性，卡萝尔却不知怎的都感到很满意。现在埃里克与她靠在一起，她又一次把他的头看个仔细，而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也把他那脖子的线条，扁平的红腮，鼻子的侧面，还有微微凹下去的太阳穴勾勒得格外鲜明突出。他们俩往小船走去的时候，一点不象是一对羞羞答答忸怩不安的情侣，反倒如同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埃里克把她托举起来，送到了船头上。

他在划船的时候，卡萝尔就语重心长地说：“埃里克，你得要好好工作才行！你应该有所作为。虽然现在没机会。但你自己可以去争取！参加函授，专门学习绘画课程，这些课程本身也许不会有多大价值，但毕竟可以教会你画画！”

他们回到野餐的那个地方，天黑了下来，这么说来，他们两人是逗留得太长了。

“不知道别人会说些什么来着？”她暗自想着。

大家都有些不耐烦地跟他们两人开玩笑，“喂，你们到底躲到哪儿去了？”“你们这一对谈得那么投机，真是有缘哪！”弄得埃里克和卡萝尔都很尴尬，本想回敬他们几句，但是话儿一到嘴边，不知怎的又给缩回去了。在回家路上，卡萝尔始终不大自在。这一回，赛伊居然也大胆放肆，一个劲儿色迷迷地盯着她。就是这个从前在汽车间阁楼上偷看过她的小阿飞，居然认为她也是象他那样喜欢鬼混的人——她时而生气，时而害怕，时而又高兴，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情但她心里知道，肯尼科特只要一看她的脸色，准保猜得出她的这次“艳遇”来的。

她进屋时的神态，好像很尴尬，但又很不服气似的。

她的丈夫正迷迷糊糊地在灯下打瞌睡，一听到她的脚步声，抬头来了一句，“喂，怎么样，玩得痛快吗？”

她一时无话可说。他睡意朦胧地看了她一眼开始给自己的手表上好弦，就打着呵欠，说出了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哪——哦——该上床困觉去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她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仍旧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什么。

二

第二天一大早，博加特太太就急匆匆跑来串门了。她脸上带

着不自然的干笑，活象是一头正在四处细心啄寻面包屑粒的老母鸡。

“听我们赛伊说，昨儿个你们去野餐，玩得可高兴了。你不觉得也很好玩吗？”

“哦，是很有意思。我在游泳的时候还跟赛伊比过高低呢。可他一下子把我甩得远远的。哦，他的身体真棒！”

“可怜的孩子，他也想去打仗，几乎快想疯了呢，可还是没有去——听说，那个埃里克．瓦尔博格也去野餐的，是吗？”

“是的，是呀。”

“照我看来，他这个后生长得还真帅，他们还说他很聪明呢。大概你也喜欢他吧？”

“他看起来挺彬彬有礼的。”

“听赛伊说，你和埃里克还一块儿划船去。哎哟哟，想必一定很惬意吧！”

“可也是呀，只可惜他居然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唱歌。本来我想向他打听一下，希克斯先生给我丈夫做的那套便服现在做得怎么样了呢。不过，在湖上划划船，唱唱歌，当然很惬意。外面的景色让人乐而忘返！可恨镇上的人并不想搞搞象野餐会那样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而是一味喜欢嚼舌根，搬弄是非，博加特太太，你说那些人脸皮有多厚，多无耻呀！”

“是的……是的。”

博加特太太突然惊住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她头上歪歪斜斜戴着一顶无边帽子，她那邋里邋遢的样子，简直没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卡萝尔轻蔑地瞪了她一眼，心想：不管她耍弄什么鬼花招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果然与料想的一样，这个死老太婆又开始来探她的口风了。“今后您还打算多搞几次野餐会吗？”卡萝尔马上回敬说，“这个我可一点儿还没有想到呢！哦，……似乎

休在哭了。我得上去看看他。”

可是一上楼，她突然想起那天她跟埃里克一起从铁路道轨那里走回镇上，也是这个老不死撞见的她一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个寒噤，心里不免感到惴惴不安。

两天以后，她到《芳华俱乐部》那里跟莫德．戴尔和久恩尼塔．海多克促膝谈心。这时，她觉得好象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可好像又不是；可她现在仿佛充满了无限的勇气，完全漫不经心。现在她完全可以起来反抗镇上的人一味议论别人隐私的臭毛病，因为她已经得到了——哪怕模模糊糊的，但还是值得起来反抗——的某种重要力量。

要为此离开家，有两件事情必须先确定：一是从何处出逃，二是逃往何方。卡萝尔虽然早希望远远离开戈镇、大街以及跟它有关的一切东西，可就是不知道该走到什么地方去。现在她好歹有了一个动力。这个动力既不是埃里克．瓦尔博格，也不是对埃里克的爱。她一直暗自深信，她并没有爱上了埃里克，只不过是“喜欢他，指望他能有点儿出息”罢了。可是，埃里克唤醒了她沉睡已久的激情，同时知道青春也在热情召唤她。在她心中梦寐以求的，并不是埃里克，而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在教室里、在画室里、在办公室，以及在反对现时社会秩序的集会上……所洋溢着的那种欢乐的激情。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欢乐的激情，却跟埃里克何等相似呀。

整整一个星期，她觉得有无数的话儿要向他尽情倾诉。她开始承认：一旦他没有陪着自己，她就觉得很孤单而且害怕。

一个星期后，卡萝尔在浸礼会的晚餐会上又看到了埃里克，她是跟肯尼科特和贝西舅妈一起去的。那天晚餐安排在教堂的地下室里，餐桌都是用叉形支架支起来，桌面上再铺盖一层油布。埃里克正在帮着默特尔．卡斯在斟咖啡，再由女招待给来宾端过

去。今天，教友们再不象听讲时那样虔诚。孩子们在桌子下面使劲翻筋斗，教堂长老皮尔逊牧师冲着女客们大声招呼道，“各位大姐，琼斯教友在哪儿？这会儿他怎么还没有来呀？……哦，快叫佩里大姐给你一个盘子，让他们给你多盛一点儿牡蛎饼！”

埃里克也忙得手忙脚乱。他跟着默特尔一起哈哈大笑，趁她在斟咖啡的时候轻轻碰一下她的胳膊肘。那些女招待走过来端咖啡的时候，他开玩笑似的向她们深深一鞠躬。默特尔一见到他这么幽默有趣，禁不住哈哈大笑。卡萝尔装出平静的样子，一语不发坐在房间的另一头仔细观察默特尔，简直越看越气，不过转念一想，觉得又犯不着为这区区小事生气。“瞧那个乡下姑娘没有一点儿风彩，我干吗要跟她争风吃醋呢！”但心里还是别别扭扭的。她甚至讨厌埃里克，幸灾乐祸地看他如何笨头笨脑大献殷勤——用她的话来说，那就是“丑态百出”。他一时激动自损身贱去奉承巴结皮尔逊牧师，可反倒相来他的讥笑，叫卡萝尔看了既感到痛快，但也着实替他难过。后来埃里克拚命想在同时跟三个姑娘一块儿搭讪，一不小心却把杯子掉在地上，居然大惊失色，叫了一声，“我的妈呀！”只见那三个姑娘显出异常轻蔑的样子偷偷地互换了一下眼色。卡萝尔不知怎的又很同情他，更不用说为他心疼呢。

起初她真有点儿恨他，后来又看见他那可怜巴巴讨好人的样子，不觉又感到他确实很可怜。她发现自己野餐会时醋意的确太大了。在野餐会上，她以为莫德．戴尔跟埃里克搞得简直太热火，暗中咒骂道，“唉，这臭女人真不要脸，不知羞耻的，拚命勾引小伙子。”可是，就在这次晚餐会上，莫德自告奋勇当了女招待，忙着给来宾端蛋糕，对每个人都十分和蔼，但是见了埃里克，却根本没有理睬呢。轮到她自己进晚餐的时候，居然还跑过来跟肯尼科特夫妇坐在一起。平日里人们总认为莫德这个女人勾

勾搭搭不干不净，但此时此刻卡萝尔却亲眼看到她并没有跟镇上的小白脸说上一句话，而是净找那个老实巴交的肯尼科特攀谈，这不是说他们错怪了莫德吗？

卡萝尔回过头来想再看埃里克一眼，却发现博加特太太瞪着两眼正在盯着她，她一想到这一下给那个简直有偷窥癖的博加特太太看在眼里了，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啊，我在干什么呀？难道说我爱上了埃里克？成了一个不忠不贞的妻子吗？难道这就是我吗？我心中总是拿青春当掩护，认为并不是他，可是，青春已逝，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能毁了我的家庭。我要马上放弃这样的想法才好！”

她在回家路上对肯尼科特说，“威尔！我想到芝加哥去。你陪我去好吗？”

“那里的天气现在还很热呢。大城市只有冬天才好玩。你干吗要去那儿？”

我想去看看那里的风土人情，放松一下我也要找一点儿刺激呢。”

“你也要找刺激吗？”他感到好笑。“哪一个给你出的点子呀？大概是从一本描写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阔太太的蠢小说书里，你学来了‘刺激’这个词儿的。什么刺激不刺激！说正经的，别开玩笑，我实在是工作脱不开身。”

“那末我就独自去，行吗？”

“嗯——你知道，问题当然不是在于钱。而是叫休该怎么办？”

“交给贝西舅妈，反正几天我就回来了。”

“扔下孩子不管我可不赞成了。交给舅妈她们，我很担心。”

“这么说来，你就是不赞成——”

“我实话跟你讲：我觉得最好再等几年。到时候我们就舒舒

服服来一次长途旅行。所以说，我不赞成你现在就出门旅行去。”

肯尼科特就这么把她一下子推向了埃里克。

三

清晨三点钟，卡萝尔突然一下子从梦中醒了，她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这是多么可怜而又庸俗的恋爱！

“没有闪光，也没有浪漫。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妇人，跟一个沾沾自喜的小男人躲在墙角落里窃窃私语。

“不，他可不是那种人。他人十分好，并且很有志气。他什么都没有错。他看我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闪闪发亮透出热情和青春来该有多可爱！多可爱，实在是可爱啊。”

她一想到自己竟会如此可怜巴巴地爱上别人，就不由得怜悯起自己来了。她叹了一口气，埃里克似乎又变成了一个特别庸俗的人。

后来，她心里真是恨不得把肚子里所有的仇恨全都发泄出来，“我的爱情越是微不足道，大街的罪孽也就越发深重。这说明我多么渴望着往外出逃。但什么地方都一样！只要能逃掉，天大的后果我都不管了。这都是大街的罪过。当初我来这里的时候，有一颗炽热的心，向往崇高的理想，准备好好工作，可如今——反正我上哪儿都成？

“我刚到的那阵什么都听他们的训导，可他们却把我往沉闷的麻醉状态改造。他们不知道，而且他们也不会了解到，他们自鸣得意的这种沉闷乏味的生活是多么折磨人，就象千万个蚂蚁噬咬着伤口，或是八月里的骄阳暴晒着身体。

“多么庸俗！多么可怜！卡萝尔呀，你本来是个心灵纯洁、步态轻盈的姑娘！如今却偷偷地躲进阴暗的角落，在教堂的晚餐

会上甚至醋意大发，一味嫉妒别人！”

次日吃早餐的时候，一夜恶梦惊扰她心中的苦恼，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剩下来的只是一种紧张不安的犹豫情绪。

四

除了威利斯．伍德福德夫妇、狄龙夫妇、钱普．佩里夫妇、肉铺子掌柜奥利森、白铁匠布雷德．比米斯和皮尔逊牧师这些市民，《芳华俱乐部》那些阔太太，平时很少到浸礼会和美以美会参加晚餐会，——他们倒是经常在那里碰头，聊聊天，解解闷。那些所谓的上层人物全都到圣公会去参加草坪宴会，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对会外的教友虽然还算客气，却总不免有一点儿冷淡。

本季度的最后一次草坪宴会，轮到哈里．海多克夫妇主办；宴会十分丰盛有光彩夺目的日本灯笼，有牌桌，有鸡肉馅儿饼，还有那不勒斯冰激凌。这时埃里克已被人们接受。他正在和属于那个“圈子里”的人——戴尔夫妇、默特尔．卡斯、盖伊．波洛克和杰克逊．埃尔德夫妇——一起吃冰激凌。海多克夫妇俩依然不理睬他，但别人却已经接受了他。卡萝尔觉得，埃里克怎么也不可能跻身于本镇的上流社会，因为他直到现在对打猎、驾车、玩扑克牌仍觉得索然无味。可是，他的活泼而又快乐的天性已经为人喜爱——虽然这些天性在他身上远不是最最主要的东西。

这时，卡萝尔已被他们招呼过去了，所以就只好支言片语谈谈天气，敷衍一番。

默特尔对埃里克大声叫道，“走吧！我们干吗要跟这些老家伙干耗呢。我要给你介绍一位美若天仙的姑娘，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是刚从瓦卡明来的，正在玛丽．豪兰那里作客。”

卡萝尔见他应允了，又看到他跟默特尔喁喁私语，一起去散

步。她一时按捺不住，就转过身去对韦斯特莱克太太说，“瓦尔博格和默特尔这一对儿——也太亲密了。”

韦斯特莱克太太怪好奇似的看了她一眼，然后才低声说，“是呀，那又怎么了。”

“我干吗要说这种话，难道是我真的疯了？”她回头一想，不免又觉得太鲁莽了。

她一想到在这里还得要实际应酬一番，就转过身去跟久恩尼塔．海多克说，“您在草坪上悬挂的日本灯笼，实在太难看了，”话音刚落，却看到埃里克晃晃悠悠走过来了。尽管他只不过是两手插在口袋独自散步，甚至根本也没有看她一眼，但她却心照不宣：这会儿是他在叫她。二话没说，她就从久恩尼塔身边溜走了。他也紧走两步，迎面赶了上来。她漠然地向他点头。想到自己能做出这种冷冷的表情她感到得意极了。

“卡萝尔！刚才我得到了一个呱呱叫的好机会！我觉得，这个机会——根本不是到东部去学艺术所能比的。默特尔．卡斯说——昨儿个晚上，我顺便去串门的时候，跟默特尔的父亲谈了很长时间，他老人家说是正在想物色一个年轻小伙子到面粉厂去工作，学会全厂业务，将来做接班人呢。我在家种过庄稼，不用说对小麦多少也懂得一些，后来在柯卢当裁缝觉得腻味了，也曾经在当地一家面粉厂也干了两个月。您觉得面粉厂这个工作怎么样？您刚刚说过，不论什么工作，只要是艺术家亲自动过手的，就都具有艺术美的。而面粉厂这个东西——也是民生大计……您觉得这种工作怎么样？”

“别着急！”

唉，这个单纯的小伙子，大概被莱曼．卡斯和他的灰黄脸儿的女儿两人的花言巧语都骗得迷糊了；但换句话说，她怎么能凭这个理由就去反对他们的计划呢？“我一定要说老实话。我可不

能只顾自己的面子，毁了他的锦绣前程。”不过这会儿她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转过身去对他这样说：

“怎么能叫我替你做主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嘛。那我问你将来你愿意成为一个象莱曼．卡斯那样的人，还是愿意成为这么一个——比方说，像我吧！你先等一等，先别回答！这时候不要再顾及我的想法了。实说吧，这是你一生的关键。

“我懂了。我要象你一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要起来造反。”

“说得对，我们俩实在都很相象呢，”她神情严肃地说。

“但是我对我的计划没有多大信心。老实说，我还不大会画画。我虽然觉得自己对纺织物相当感兴趣，但自从跟您结识以后，我已不想再搞什么服装设计了。不过，要是我手里有一个面粉厂，我手里有的是钱——就可以买书，买钢琴，不愁出门旅行去啦。”

“我实说跟你吧，你要知道，默特尔之所以对你这么热乎，说穿了，就是因为她父亲厂子里正要物色一个聪明而又年轻的小伙子来接班！你知道不，你落入他们的圈套后，你等着瞧吧，她准要逼着你上教堂做礼拜，叫你也变成一个徒有其表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他瞪了她一眼说，“我可不知道。我想不必如此吧。”

“你这个人实在太没有主心骨啦！”

“那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就好比是一条坐以待毙的鱼！先别插话！您试想一下，我这个‘没有主心骨’又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从农场到裁缝铺，又从裁缝铺到了书本上的，我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说我就一心想要多看点儿书！说不定我还是什么也不懂呢。哦，我知道也许我这个人不大可靠吧。但是，在面粉厂这个职位——还有默特尔的问题上，我可是清清楚楚的。

我知道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原来我心里想要的——就是您！"

"得了，得了，哦，说别的吧！"

"我要的就是您！我早已长大成人，再也不是小学生了。我要的就是您。如果说我跟默特尔相好，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要把您忘掉。"

"得了，别再说了！"

"实际上没什么主意，还是您自己！尽管您会说，会开导别人，可是您好象心里有鬼，总是吓得要死。要是咱们都身无分文衣食无着。我呢不得不去给人家挖阴沟——这对我来说是满不在乎，可您准受不了。我心里在想您一定喜欢我的，可您就是不敢承认。要是刚才您不讥笑默特尔和面粉厂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对您说这种话的——你连爱我都不敢承认却让我不去接受象那样好的差使，心甘情愿照您的话去做一个没有名气的裁缝吗？象您现在这样的态度，难道说就很公平吗？"

"不。我想当然不公平。"

"那你是不否认喜欢我，是吗？"

"是的——不！别说了！我再也不能多说了。"

"这儿不便说话，是吗？海多克太太正看着我们呢。"

"不，到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埃里克啊，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敢。"

"你怕什么？"

"害怕他们呀！害怕主宰我的一切的——戈镇……埃里克，我们都在犯傻要知道我是个有夫之妇，孩子也那么大了，而你呢——哦，才不过是一个黄口小儿。"

"可您确实很喜欢我！我知道你喜欢我！"

她装作满不在乎地只瞥了他一眼，就走开了。尽管她尽量要

显得十分从容不迫，但实际上却是狼狈出逃。

在回家的路上，肯尼科特有点不高兴地说，“你跟瓦尔博格那个家伙似乎非常密切！”

“哦，我们是相当亲密呗。他对默特尔．卡斯很感兴趣，我就给他讲讲默特尔的习惯爱好什么的。”

卡萝尔一走进自己房间，禁不住吓了一跳，“我怎么就撒起谎来呢。要知道从前我是心灵纯洁而又充满自信，可现在呢？我却要编造谎话，脑子里都是模模糊糊的想法和欲望。”

一股莫名的力量使她连忙走进肯尼科特的房间，坐在他的床沿上。他睡眼惺忪地从暖和的被窝和四周镶着齿轮缘饰的枕头里伸出一只手来抚摸着她。

“威尔，说真的，我应该出去走一走换换心情。”

“我说，头几天我们不是早谈过这件事了吗！你等着吧，将来总要出远门，进行一次这样的旅行。”他摇摇头，好象睡意顿时消失殆尽似的。“临睡前，快来亲我一下吧。”

她好象是在尽义务似的身子低下去。他紧紧地贴着她的嘴唇不放。“你再也不喜欢这个老头子了，是不是？”

他象孩子似的问。随后，他坐了起来，撒娇地用手搂住她那纤细的腰肢。

“当然，我很喜欢你罗。”这话连她自己听起来，也觉得好象是敷衍任务似的。她真巴不得自己说话时能象灵巧的女人那样细声细气。她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颊。

他叹了一口气说，“看你累得这样，我真伤心极了。看起来好象是——哦，当然，你的身体本来就挺柔弱的。”

“是的……那末，你不觉得我——你还认为我不该出去散散心吗？”

“我早已和你说清了！不是早定下来了吗？”

只见一个小巧玲珑、身穿白衣，但又战战兢兢的人影儿在移动——她蹑手蹑脚地又走进了自己房间。

“我可实在说服不了威尔——让我一个人出门旅行去。他是那么固执己见。而我又不能离开他，独自谋生去。到外面去，恐怕过不下去。可他一个劲儿在逼着我——真不知道他要逼到什么时候，实在太可怕了。

“听，那边封闭的房间里鼾声如雷的那个男人难道就是我的丈夫吗？难道说婚礼仪式一结束，我就永远被系在他身边了吗？

“不。我不想令他通过。我努力地去爱他。可是一想到埃里克。不知怎的我就爱不起他来了。难道说我是太诚实——一种荒唐可笑的颠倒过来的诚实——一个不忠实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忠实吗？可惜我不能象那些男人那样，同时爱几个人。我对于埃里克！我的孩子埃里克他是那么需要我，而我呢实在对他是太专一了。

“婚外恋，就象赌输了还债一样——比合法夫妻更要一丝不苟地守信用，因为它是自愿的。

“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我根本一点儿都不喜欢埃里克！我可不愿被哪个男人缚住手脚！我要独自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天地里——在那里，没有大街，没有政客，没有商人，同时没有那种眼睛里会突然闪耀着饥不择食的光芒的色迷迷的男人，已婚的女人们最了解的那种神情了——

“要是埃里克在这里，要是他能在这里静静地坐着，跟我谈谈心，那我恐怕就会安然入睡了。

“我简直累极了。要是能安然入梦该有多好——”

第三十一章

一

有一天突然他们有了时机幽会。

肯尼科特下乡出诊去了。这时天气尽管非常凉，但卡萝尔还是身子蜷缩在摇椅里坐在门廊上，一边摇晃着，一边在沉思默想。屋子里太冷清，简直叫人生厌。她老是不停地想，“该进屋去看看书啦——有那么多的东西可看——真是应该进屋去了。”

——但她自己还是躺在摇椅里。忽然，埃里克出现了。他一进院子，推开纱门，就捏住了她的手。

“埃里克！”

“我刚看到肯尼科特开着车子下乡去了，我非常想念你。”

“不过——你在这里不能待太长的时间。”

“好久不久，心里实在憋得慌。每天傍黑时分，我都觉得应该来看看您的——真的好象您清清楚楚地站在我眼前似的。但我还是不得不抑制自己，让自己别来这儿。

“今后你还得要抑制自己才好。”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进屋去吧。街对面的豪兰那家人，就喜欢从窗缝里偷看人家，此外还有那个博加特太太——”

她虽然没有仔细瞅着他，但还是照样清楚地感觉到，他跟着她走进屋时简直浑身紧张得在发抖。埃里克刚来以前她那空虚寂寞的感觉一下子变得不可思议的欲念炽热，却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但是，好在女人们很能保持头脑的现实和冷静。所以卡萝尔就安祥地低声问道，“你饿了吗？我刚烤好一些小甜饼，挺好

吃的，你就尝它两个，赶快溜回去吧。”

“我想上去看看休。”

“我想不必——”

“只看一眼，好吧？”

“好吧——”

她犹犹豫豫地把他领到楼上婴儿室去。他们两人的头凑得在一块儿，埃里克的鬈发一碰到她的脸颊，卡萝尔特别觉得舒服。他们隔窗望着婴儿室里的孩子。现在休正在睡觉，小脸蛋儿红红的。他使劲儿往枕头里钻，几乎透不过气来。枕头边有一个赛璐珞犀牛玩具；他手里还有一张早已撕坏了的年迈的科尔国王的画像。

“嘘——嘘——嘘！”卡萝尔几乎是无意识地嘘了一声，就踮起脚尖地走进屋去摸了摸休的脑瓜。当她一转身又回到埃里克身边时，见他还伫立在那里，不觉喜从中来。他们两人相视一笑。肯尼科特早被抛之脑后了。卡萝尔心里想，假如说有这么一个不仅跟埃里克十分相象，而且比埃里克还要年富力壮，忠实可靠的人来做休的父亲，那真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候，他们三个人就可以在一起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有趣的游戏了。

“卡萝尔！您跟我谈起过自己的卧室，也让我去瞧一瞧。”

“但不准你在里面逗留，一秒钟都不行。现在我们该下楼啦。”

“好吧。”

“一定要算话！”

您还不信吗！”埃里克不高兴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郑重其事地望着她。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你看着！”她一下子骄傲起来使劲儿把房门一下子给推开了。

平日里肯尼科特一走进这个房间来总是感到不容于这个环境，但现在埃里克一进去，就东摸摸书，西看看画，好像是这屋子的主人。他伸出一双手来，走向她。一阵暖人心窝的柔情袭来，她禁不住全身发软，头往后面仰，两眼紧闭着仿佛等待着什么。这时她脑际想到了一些尽管朦朦胧胧，却是五光十色的东西。她感觉到他正怯生生地，但又亲昵地吻着她的眼睛。

她心里突然意识到，这是不可告人的丑事。

她浑身颤抖了一下，从他怀里猛地挣脱出来，厉声说道，“放开我！”

他依然执拗地直瞅着她。

“我可十分喜欢你，”她说。“不过你也别太过份，我们只是朋友。”

“千千万万的女人，哪一个没说过那样的话！可如今——连您也都这样说了！不过我认为这是过份。恰恰相反——这是正常的。”

“亲爱的，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点儿迷人的魅力。要是这在从前的话，我也许早该爱上你啦，可如今——哦——不，已经不可能了。反正无论如何，以后我始终喜欢你的。但是，不要再逼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爱上你了，只是说说而已。要知道现在你很需要我，是不是？只有你和我的儿子才需要我。我真的很高兴有人需要我呀！从前我只是一直渴望着人家来爱我，可如今，我也能让别感到需要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是的，心满意足了！

“女人生来就是关心体贴男人的，可是。我们老在潜意识里想把你们来一番改造但这是我们身上的本性，真是根深蒂固！你，埃里克，恐怕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惟一希望。干出一番有声有色的事业来吧！哪怕是去卖棉布也挺不错。你不妨就去转卖中国

产的棉布——”

“卡萝尔！够了，别说了！您确实是爱我的！”

“不！我只不过是——你能懂得我的意思吗？在我身边有许多事情，还有好多无聊透顶的专爱看热闹的家伙，他们都盯着我！现在我正在找寻一条出路——请你不用管我——你快走吧。说实话，我再也忍受不了。我求求你快走吧！”

埃里克终于走了。屋子里寂然无声，她反而难过起来。她心里空洞洞的，屋子里也是空落落的，这会儿她多么需要埃里克！她恨不得倒在他怀里，把自己的苦处一一向他倾诉，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和宁静。她身子摇摇晃晃走进了客厅，透过凸窗往外张望一下。这时候埃里克连个人影儿都已看不到了，但见韦斯特莱克太太正从家门口走过，一边扭头看着卡萝尔家的门廊和窗子，卡萝尔连忙把窗帘放下来，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甚至连她的思想活动好象也都完全停顿了。半天过去了，她才不假思索地喃喃自语道，“我一定要马上跟他再见一面，让他知道我们只能保持朋友关系。可是——这个屋子里实在太空荡了，甚至连它发出来的回声也都是空荡荡的，他早走了”

二

过了两天，吃晚饭时，肯尼科特有点烦燥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突然间，他大声咆哮着说：

“喂，你到底对韦斯特莱克太太那老东西叨唠过些什么？”

卡萝尔啪的一声把手里的书合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已早说过了，韦斯特莱克大夫和他的老婆老是嫉妒我们的，可是你偏偏要毫无戒心去跟他们交朋友，套近乎，而且——戴跟我说，韦斯特莱克太太那老太婆胡说八道，说你亲口对她说过你恨透了贝西舅妈；又说因为我睡觉时会打鼾，所以你就干脆

跟我分居；又说比阿这个穷丫头根本不配伯恩斯塔姆；最近还说过这个戈镇简直一无是处，原来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跪着叩头去请这个瓦尔博格家伙来家里吃晚饭。韦斯特莱克太太还说，至于你还说过别的什么，那只有老天爷知道呢。”

“放屁！是的，韦斯特莱克太太我是喜欢，还去登门拜访过她。可她显然是添油加醋地污蔑我！”

“那事儿很明显嘛。她当然会乱讲一气呢。可我不是早就关照过你了吗？她这个心狠手辣的臭婆娘，简直就跟她的那个一声不吭、只管捞东西的丈夫没有区别。我的天哪，赶明儿我要是得病了，宁愿丢了老命也不去找韦斯特莱克那个老家伙。至于他的那个老婆，跟他是一路货色，就象是从同一块臭咸肉上切下来的。可是叫我始终闹不明白——”

她紧张不安地等着下半截话。

“象你这样聪明的女人，怎么也会让别人给黑了一把呢，姑且不管你跟她说了些什么，我可都不在乎的——有时候我们偶尔闹别扭，甚至大发脾气，事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如果说你有话没人诉说，哪怕拿到《无畏周报》上去公开发表，或者干脆拿一只喇叭筒，站在屋顶上，大喊大叫，也不要去理会那臭女人！

“我知道呀。你的确关照过我尽量跟她少来往。可是看起来她那么和善。而现在我周围又没有别的知心女友——维达一心扑在自己丈夫身上，每日价连家务都忙不过来呢。”

“哦，以后别再傻了。”

他抚摸了一下她的头，颓然坐下来，捧着一张报纸读起来，默默无语了。

那些四处嚼舌的臭八哥们这时从前厅偷偷地摸进来，眼睛贴着窗子正在暗中窥看她。除了埃里克以外，她几乎就再也没有别

的知心人了。肯尼科特是个大好人真象个哥哥。唯有埃里克——跟她一样，也是被戈镇摈于门外的弃儿——她才乐意同他一起互诉心曲。在这场风暴兴起的前前后后，她从外表上看来好像十分安静，手指儿老是在不断翻阅一本浅蓝色封面的家用缝纫大全。但韦斯特莱克太太的行为让她深感恐惧。那个死老太婆对于她和埃里克之间的事儿又会怎么说呢？她明白哪些东西呢？还有没有跟埃里克在一起鍍跶呢？她还得害怕戴尔夫妇，赛伊．博加特、久恩尼塔、贝西舅妈——他们又都会说些什么呢？

翌日，她心里急得简直就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家里坐立不安，只好到街上鍍□跶去，可是一到了街上，无论遇到谁，她都忐忑不安，她等着别人跟她说话，就象预感到大祸临头似的。她一再对自己说，“我一辈子都不要再跟埃里克见面了。”但是这句话她始终是说说而已她仍然对埃里克有一种深深的思念，有了埃里克沉闷乏味的生活就立刻有了光亮。

大约晚上五点钟左右，她的身子蜷作一团。倒卧在客厅的安乐椅里，不知不觉睡着了，忽然门铃响了。听到有人在推开大门。她心里很不安地等待着。维达·舍温一下子冲进房里来了。“哦，我信得过的那个人来了！”卡萝尔喜出望外地自言自语道。

维达脸上的表情，既严肃而又亲切。她一张开嘴，非常急切地对卡萝尔说，“哦，亲爱的，你正好在家，我能碰到你，真高兴，快坐下来，我有件事要跟你谈谈。”

卡萝尔非常听话地坐下来。

维达一把拖过一只大安乐椅，坐了下来，一说话就象放连珠炮似的：

“我听到外面有流言蜚语，说你对这个埃里克·瓦尔博格很有好感。可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我确信。看看你，还是一个纯洁天真的小女孩呢！”

“要是有一位相当体面的太太，她觉得自己心有内疚，那又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来呢？”

从卡萝尔说话的声调里，似乎有些生气似的。

“哦，——我说——要是看不出来，那才怪呢！这一点先撇开不谈！我知道，在我们镇上，真正喜欢威尔·肯尼科特的只有一个人。”

“那你听到了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呢？”

“实际来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只不过是听博加特太太说她时常看到你和瓦尔博格在一起散步。”说到这里，维达说话声缓慢了。她低下头来，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甲，然后，“不过——我仿佛觉得这个瓦尔博格你毕竟是很喜欢的。哦，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有什么不对，可是你还年轻，你是不会知道的：你现在的喜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你常常自以为城府很深，实际上还是个小娃娃。我说你真是太天真了，因此你就一点儿都没想过他安的什么心。”

“难道说你以为瓦尔博格真的胆敢跟我谈情说爱吗？”

听到卡萝尔居然这么说，维达简直连鼻子都给气歪了，大声嚷了起来，“你知道别人肚子里在打什么算盘呢？你始终认为你能扭转乾坤，可你知什么最痛苦吗？”

说到当面受辱，通常有两种情况不拘是谁都受不了的：一是被人斩钉截铁地说身上一点儿都没有幽默感；一是更加蛮横无礼，硬被说成从来都不知道痛苦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不消说，卡萝尔也来了气，气呼呼地回答说，“你以为我就没有吃过苦头吗？你以为我一直是在过惬意的——”

“不，你的确实没有受过苦呢。这会儿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一件谁都不知道的事，甚至包括雷蒙在内。”维达多年来一直压抑着这种想法，可如今她无法控制了。“我从前——我也是

非常喜欢威尔的。有一次，在宴会上——哦，当然是在他遇到你以前——我们坐在一起，还手拉着手，真是幸福极了。但我觉得自己实在配不上他，就跟他疏远了，请你不要以为直到如今我还苦苦恋着他！现在我明白，我命里注定了要与雷蒙相伴一生。可是，正因为我喜爱过威尔，所以知道他这个人是有多么真诚、纯洁、高贵，这个人多么正派呀，我说还有——我既然把他让给你，那你至少就要爱惜他！过去我追过他，与他同欢乐，到头来我还是把他放弃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事儿！而现在我并不是在多管闲事！听了我这样讲，你就知我们是多么的一致了。现在象我这样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隐私都给亮出来，也许是很难为情的，但是我之所以敢于和盘托出，就是为了他——也是为了他和你！”

卡萝尔知道，维达仿佛觉得自己厚着脸皮，满怀凄凉地讲一个爱情悲剧；卡萝尔心里也明白，维达在震惊之余，竭力掩盖自己的羞涩之情，拚命想要把话讲完，“从前我喜欢他，那是最光明正大不过了——可现在要是我仍然为他着想，那也毫无办法——不过，我既然把他让给你，就要你不能背叛他，你不能伤害他！”说到这里，她一下子满脸通红、哭得眼泪汪汪。

卡萝尔忍不住跑过去，吻着维达的额头，好言好语安慰她，当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尽是什么：“哦，你的真的让我感激不尽，”“你实在是个厚道人，”“我敢向你担保，你所听到的都是无稽之谈，”“哦，我当然知道威尔是很真诚的，正如你刚才所说的，是非常——非常真诚。”

维达多年的结一下子解开了，她好歹摆脱了她刚才那种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她挺起身来，整整衣服，又接下去说：

“我根本不想多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但现在你自己也会看得出来，你平时太高傲了，因此人们才唾骂。此外还有一点：象

你、我这样有志于改革的人，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庄重。你不妨想想看，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怎么去要求别人呢？那时候，谁都不会说你自己还没长胡子呢就说别人乳臭未干。”

蓦然间，卡萝尔悟到一种极其深刻的哲理，并明白了为什么历次优柔寡断的改革都失败了。“是的，那一套大道理我听说过，的确妙不可言。它几乎就是让人们自缚手脚，循规蹈矩。换句话说，‘你要是相信社会公认的道德，那就得好好遵守；不过，你要是不相信，也还得照样遵守！’”

“可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维达失望极了。这时她开始露出不大高兴的样子来，而卡萝尔也就只好洗耳恭听了。

三

维达好歹给卡萝尔帮了一个大忙，让她认清了她感情纠葛的根源，因此毫无痛苦。那就是说，埃里克的个人志向引起了她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使她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不过，她跟埃里克这种关系，将来总会说清楚的……可是一到夜晚，躺在床上闭目深思的时候，她就又否认了它，“我毕竟还算不上是一个受诬告的无辜之人！假如说不是埃里克，而是换上另一个什么人，比方说，意志更加坚决的斗士，一个留着胡子、嘴唇显得很傲慢的艺术家呢——可惜生活中根本没有这种人。本来我恐怕跟悲剧是无缘的，我是不会得到的，但我偏偏却陷入了这个漩涡之中，——难道说这真的就是我的个人悲剧吗？

“世界上不会有如此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还是卑贱，我会为他与大街割裂。维达一厢情愿眷恋着威尔，结果是那么惨！爱情与情欲——如同在煤油炉里受到控制的火苗儿！生活里到处是污泥脏秽，大街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卑鄙无耻，却偏要装成高雅体面！就在大街两侧，人们躲在饰有花边的窗帘后面，偷看别人

在谈情说爱！”

第二天，贝西舅妈悄悄地走进屋来，一个劲儿想听点什么出来，居然还暗示说肯尼科特说不定也会有见不得人的私情，直逼她吐露真情。卡萝尔一气之下，顶了她一句，“不管我干了什么事，肯尼科特他不在乎，范不着你来管！”但说完后，她又后悔自己说话不该如此傲慢无礼。万一贝西舅妈就拿她“不管我干了什么事”那句话去大做文章，那又该怎么办呢？

肯尼科特一到家里就忙个不停，摸摸这个，弄弄那个，嘴里还在哼哼唱唱的，直到最后才咕哝着说，“今儿个下午看到舅妈，说你对她简直太不客气啦。”

卡萝尔禁不住大笑出声。肯尼科特摇摇头。也就扭过头去，捧起自己的报纸来看了。

四

卡萝尔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无法入睡，一会儿在想该怎样才能离开肯尼科特，一会儿又想起了平日里他多么知冷知热呵护有加，一会儿对他又觉得无限怜悯，由于他身为医生，但一碰到严重的胃溃疡，病情棘手，汤药不进，又不能开刀切除时，简直是茫然不知所措。也许他并不象专心读书、自得其乐的埃里克更需要她吧？要是他一气之下撒手而去，怎么办呢？她再也看不到他在吃早餐的时候，一语不发和颜悦色地在倾听她的絮絮叨叨，那怎么办呢？要是他再也不能给休扮演大象呢。要是——下乡出诊路上泥泞不堪，汽车轮子一打滑，车子窜出路了，翻了车，一下子把威尔压在底下，叫他疼痛难抑，送回家时早已成残废了，只好可怜兮兮地瞪着两眼瞅着她——否则他望眼欲穿，呼唤她的名字，而这时候她却身在芝加哥，什么都不懂！要是碰上一个找碴儿的刁妇，指控他有庸医误人的事情呢。这时他想要找人作证；

韦斯特莱克却在造谣中伤他；连他的朋友们也都避而不见，他这个人本来富于自信心，办事果断有力，现在却变得心情沮丧，优柔寡断，一下子象换了个人儿；后来他被宣判有罪，戴上手铐，押上了火车……

她再也想不下去了，跳起来朝肯尼科特的房间奔去。她死劲儿一推，砰的一声房门撞倒了一张椅子。他一下子被惊醒了，吓了一大跳，泰然自若地说，“亲爱的，你怎么啦？怎么回事呀？”她一个箭步冲他扑了过去，抚摸着她所熟悉的满脸胡子拉碴的两腮，上面的每一道皱纹，坚硬的颧骨，以及凸起的肥肉。肯尼科特温柔地说，“看到了你，可真难得呀，”接着伸出手来抚摸她衣衫单薄的肩膀。她也强装笑脸地说，“我刚才仿佛听到你在哼哧哼哧似的。真叫我吓了一跳。祝你晚安，我的心肝儿。”

五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卡萝尔只是在教堂里和裁缝铺和埃里克打过一次照面。那天她去裁缝铺，准备给肯尼科特裁制一套新便服。当时纳特·希克斯正在铺子里，可是已不象从前那样谦恭有礼了。他满脸堆笑地说，“特级法兰绒刚到货，要不要看看样品，嗯？”他还故意碰了一下她的胳膊，示意她去看看那些作样品的款式新颖的时装图片。他的那一双眼睛瞟来瞟去，时而看看卡萝尔，时而又看看埃里克，和一个傻瓜没有什么区别。她一回到家里，暗自思忖：那个可怜的小掌柜说不定自以为是埃里克的情敌呢；对他的这种卑鄙透顶的邪念，她嗤之以鼻。

她从窗子里望见久恩尼塔·海多克慢腾腾走过她家门口——就象上次韦斯特莱克太太走过时没有什么两样。

她在惠蒂尔舅舅铺子里遇到了韦斯特莱克太太，本来不想理会她的，可她的眼神让她心里发毛，不由客气起来。

她相信街上所有的男人——甚至连盖伊·波洛克和萨姆·克拉克包括在内——都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一个风骚的女人。她简直觉得自己走投无路，就象一个被人跟踪追捕的罪犯。她心里巴不得跟埃里克见见面，但又想宁愿相逢不相识！她心里想：整个戈镇恐怕只有肯尼科特一个人不知道她自己和埃里克之间的事儿了。她身子蜷缩一团，倒在安乐椅里，不断地寻思，可能在理发馆或充满烟味的弹子房里，男人们也许正在用嘶哑的声调和猥亵的字眼在议论她如何的风流成性，同埃里克勾勾搭搭呢。

入秋以来，弗恩·马林斯时常来看望她，只是这个时候，她才感到好受点。这位生性活泼的女教师竟然把卡萝尔也看成跟自己一样年轻的姑娘呢。尽管学校里已正式上课了，她还是照常每天跑来，说什么要举行舞会呀，还有什么野餐会。

有一个星期六晚上，弗恩邀请卡萝尔陪着她一起到乡下去参加舞会，但卡萝尔拒绝了。最后第二天就因为这件事整个戈镇都躁动起来。

第三十二章

一

星期天下午，卡萝尔正在后面走廊修理那辆松动的童车，突然听到从博加特家敞着的窗子里传来了一阵叫骂，原来是博加特太太这个老妖婆正在骂街：

“……嘿，你干的好事，你赖也都赖不掉……瞧你怎么再在人前露脸……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从来还没有人敢这样说我……人要没脸了真没办法……你这个贱货……快把你的衣服撂在这儿，天晓得，你真不配穿这些玩意儿……你再敢顶一句嘴，我就去叫警察了。”

是谁在跟博加特太太争吵？卡萝尔没有听清楚。虽然博加特太太一个劲儿嚷她的宝贝儿子是多么的懂事，但她那个宝贝儿子却一语不发。

“一定是她又在骂赛伊了。”卡萝尔暗自忖度道。

她把童车推下后面台阶，自以为修理得很不好，打算在院子里试试。她忽然听到人行道上有人走过来，抬头一看，不是赛伊，而是弗恩．马林斯：她正拎着一只手提箱，低着头又气又急往街上走去。博加特寡妇叉腰站在前廊里，一手远远指着可怜的弗恩，狼一般嗥着：

“你要是再敢进我家大门一步，就让你看看老娘的利害！你的破烂叫人来搬走。我的家风已经给你糟蹋得够了！唉！真不知道上帝干吗要惩罚我呀——”

这时弗恩早已消失了。死寡妇还是一副怒气难平的样子。只见她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进了屋，隔了一会儿，头上戴着一只小

圆帽又走了出来，迈开大步上街去了。刚才发生的这场闹剧，卡萝尔全都看在眼里。老实说，博加特寡妇的言行举止，跟戈镇任何居民躲在窗帘后的窥视活动，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明显不同的地方他们简直是一丘之貉。她眼看着博加特太太先去了豪兰家，然后又去了卡斯家，吃晚饭的时候她又到自家门口来了。她先按了一下门铃。肯尼科特大夫出去给她把门打开了，大声喊道，“哦，哦，我们的好邻居，你老好吗？”

这位好邻居手里来回挥动着乌光油亮的羔羊皮手套，看样子她显然很高兴，满嘴喷沫地说：

“亏你还问得出口我好不好呢！我正寻思，我今天个怎么会碰上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儿，差点儿没给气死——那个娘儿们说起话来，满是污言秽语，我已无法忍受了——把她的舌头儿割掉才好——”

“得了！得了！得了！在话就慢慢说呀！”肯尼科特大吼一声说。“博加特太太，那个贱货的女人究竟——是谁？快坐下，别着急慢慢讲。”

“不用坐了，我还得赶回家去，但换句话说，我当然不能只关心自己的事，不能不给你们一个劝告。老天爷知道，我总是想方设法警告镇上居民对她就要处处小心提防，我并不指望大家的感谢。眼前这个世界上真是盗贼蜂起奸宄横行，就你们为别人想过，但别人就是看不见，还不领情呢——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我亲眼看见她窜到这儿来，在这儿大放厥词指天划地。多谢老天，多亏我及早发现，她总算还没有使出多少奸心来。不过，只要一想到她的所作所为的恶果，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对此深有体会——尽管这样，就我来说，简直快要心碎，虚脱——”

“够了！够了！你这是在说谁呀？”

“她是在说弗恩·马林斯呗，”卡萝尔怪不高兴地插嘴说。

“是真的吗？”

肯尼科特吃了一惊。

“是的，当然是那骚货，”博加特太太得意忘形地说，“卡萝尔，你真该好好谢谢我，幸亏我发觉得及时，她还来不及把你也给卷了进去。当然罗，你是我的邻居，威尔的太太，同时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不过，卡萝尔·肯尼科特，恕我直言相告，你有的时候对人不够尊敬——而且也不够虔诚——你对上帝太不敬重了。当然罗，偶尔哈哈大笑一阵，也无伤大雅，而且，说真的，我觉得你为人厚道，但是话又得说回来，你并不敬畏上帝，对那些奸人也不加戒备，如今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在自己怀里喂养的这条毒蛇，到头来还是被我发现了——哦，是的，说真的，你想想看，这位小姐每天早上非得要吃两个鸡蛋不可，现在一打十二个鸡蛋就要六毛钱，咱们也就吃一个，而她却偏偏还嫌少呢——她根本不管眼下鸡蛋价钱有多贵，也不问问我管她吃、管她住，到头来赚了她几分钱。说实话，当初我可怜她，这才留她寄住在我家里。可是，你看看她偷偷摸摸地拖到我家里，放进箱子里的那些长统丝袜子和花哩胡哨的衣服，真是个骚货——”

博加特太太先是满嘴喷粪，津津有味地开讲了五分钟光景，然后才煞住，说到正题上。本来是博加特太太上演的一场丑剧，经这位戴着乌光油亮的羔羊皮手套的婆娘一铺张渲染，居然成了一个高尚的悲剧。其实故事本身，没有丝毫意思，净是博加特太太的臭骂，但她根本不提详细情节，只是一味大发雷霆。

前一天晚上，弗恩·马林斯和赛伊一起开车到乡下去舞会。卡萝尔听了插话说，弗恩也曾经来邀请过，希望陪她一块儿去呢。就在这个舞会上，赛伊亲了弗恩——这个事情弗恩自己也都承认了。赛伊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一大瓶威士忌，博加特太太就想当然地说那准是弗恩带给他的。弗恩争辩说赛伊是从一个庄稼

汉的大衣口袋里捞来的——博加特太太一听这话，就恼火了，说弗恩显然是在放屁。无论如何，反正赛伊是喝得烂醉如泥口吐白沫，身子东摇西晃，两个脚丫子根本都站不稳呢，由弗恩用车子捎回来的，把他撂在博加特太太的前廊上。

博加特太太连声尖叫起来，说她儿子还从不知醉为何物。肯尼科特当场举出了反例，她只好承认说，“哦，是的，我也想起来了，有过一两回我闻到他身上有酒味儿，也就一两回，”接下去她还摆出一副特别严格认真的姿态来，举证说，她儿子有的时候到第二天早晨才回家的，但他从来都不会酗酒的，由于他常常都在干其他的事情，比方说，是别的小伙子勾引他到湖边，打着火把叉小狗鱼去了；要不然，说他的那辆车子“因为汽油用光了”，就在回家路上抛了锚。但是不管怎么说，反正她的儿子从来没有上过一些风骚女人的当。

“依你看，马林斯小姐究竟想从赛伊那儿得到什么呢？”卡萝尔追问了一句。

博加特太太没有想到卡萝尔会问这个问题，一时间张口结舌。过了半响，她才又继续说，今儿个早上她曾经要他们两人当面对质，赛伊说弗恩，用激将法逼他喝酒，全是弗恩的错，弗恩还不承认呢！

“后来，”博加特太太啰里啰嗦地说，“后来，那个贱货居然破口大骂，‘我干吗非得要把邋里邋遢的狗崽子灌醉不可？’你们听着，管她的学生叫——‘狗崽子’！‘闭上你的臭嘴，’我马上回驳她说，‘你认为这副破落样就可以掩人耳目，装腔作势，让人家相信你受过高等教育，完全有资格当老师，说什么德高望重，为人师表——其实呢，你连一个窑姐都还不如！’我就是这样把她臭骂了一顿。我笃信上帝，深知自己身负重任，从不懈怠，有所退缩。她以为你们这些正人君子也得听听她的满口脏

话。你说什么？我干吗非得要把他灌醉不可？' 我说，' 你不承认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平时里你只要一见到男的就发骚，没躁嚼舌根，在一起鬼混，你穿着短裙子满街乱跑，故意让自己的两条大腿露出来，你这个小姑娘这样不是在卖弄风情，又是什么呢？还以为我不知道？'" 卡萝尔一听那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弗恩在博加特太太嘴里成了荡妇就感到恶心。但博加特太太接下去又大放厥词，更叫她气得几乎要死，你听，博加特太太竟然暗示说，谁知道弗恩和赛伊搭车回家以前到底还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说到那个乡下舞会上的情景，这个老妖婆并不是亲眼所见，全靠她充满色情的想象力，编造了一个想当然的色情故事，比方她说这个黑黝黝的谷仓里，虽然悬挂着灯笼，就在刺耳的小提琴声中，可以看到一对对紧紧搂抱着的舞伴，但在若明若暗的四角旯旮里，却有人在疯狂地发泄兽欲。卡萝尔一听心里就厌烦透顶，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倒是肯尼科特捺不住，大声吼道："别说了！实际情况你根本不知道。无凭无据主观臆断，就说弗恩不折不扣就是个举止轻浮的年轻姑娘。"

"你说我没有证据，嗯？好吧，如今就说证据，看你还有什么好说！至于我呢，就直截了当地问过她，' 那末赛伊的威士忌你到底有没有喝呢？' 她回答说，' 好象是喝过一小口——那是赛伊逼着我喝的。' 你看，她一下子就承认了这么多，别的方面也就可想而知——"

"难道就凭说这一点，你就能说她是个婊子吗？" 卡萝尔反问了她一句。

"卡丽！你往后再也不该使用那样粗俗的词儿，行吗？" 这位气愤不已的清教徒差一点儿抽抽噎噎地哭起来。

"得了，那末我再问你：她只喝了一小口威士忌，就能证明她是个坏女人吗？——威士忌嘛，我自己也还喝过呢！"

“至于你也喝过，那是两回事。不过你最好不要再去喝酒。《圣经》云：‘烈酒嘲弄人’嘛！可是弗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要知道她为人师表，酗酒闹事，实在不象话！”

“是的，这样传出去，当然很不好听。毫无疑问，说明弗恩真是有一点儿傻。不过话又说回来，实际上她只不过比赛伊大一两岁，她也是个孩子呢！但在瞎胡闹方面，她的经验要比赛伊差得远呢。”

“那——可不见得——是这样吧！她年纪也不小了！”

“不，不是她，而是你们这个圣洁的干净的正统的市镇，早在五年以前就把赛伊教坏了！”

这一回博加特太太并没有火冒三丈。相反，她脸上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抬不起头来。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乌光油亮的羔羊皮手套，又来回捻着她身上那条发白了的栗壳色裙子上的一根破线头儿，一面唉声叹气地说，“赛伊——他呀——也是个好小子，你要是对他讲义气，他就老是念念不忘你。但有人却认为他太撒野——我说，那是因为他毕竟年纪还轻。其实，他这个孩子既勇敢，又诚实——是的，他还是咱们镇上头一批强烈要求报名去当兵的一个青年。那时候，我就必须教训了他一顿，要不然他恐怕早就入伍立功了。说实话，我真不愿让他到那些军营里去——染上军营的臭毛病——后来呢，”博加特太太说话时，也没了可怜巴巴的语调，恰好相反，她又象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说，“后来嘛，是我可怜那个贱女人，让她住到自己家里来，至于那个女人，你们能想得出，好像比他以前碰到的任何坏女人还要坏上几十倍呢。你既然说这个名叫马林斯的女人年纪还太轻，还不会瞎胡闹，所以不至于把赛伊给教坏了。那末，好吧，我也可以这样说，她的年纪毕竟还太轻，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说也不配为人师表，会误人子弟的！——不是前者，就是后者，事难两

全嘛！所以说，不管他们以什么理由把她解聘了，恐怕跟我向校董会所反映的也差不了多少。”

“你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校董会各位校董了吗？”

“那根本不用说！我早已告诉了每一位校董，还有他们的太太！我是这样对他们说，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无权过问，你们也可以不听我的意见。我只不过是想知道，’我就是这样诘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打算记录在案，就是说我们的学校竟然请来了这么一个女人，来做天真无邪的男女学生的老师就完了。可是这个女人嘛，喝酒、抽烟、骂人，说脏话，是小事，跟自己学生鬼混！这是最关键的，你们也应心照不宣了’。我又接下去说，‘要不然就这样吧，我要把这件事在镇上广为宣传。’回头我就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莫特教授，他是咱们这儿的督学——他一向为人公正不阿，可不象那些校董喜欢在安息日开了汽车兜风去。你们要知道，就是连莫特教授也说马林斯不象是个正派女人呢？”

二

博加特太太走了以后，卡萝尔非常害怕，肯尼科特可没什么，就嘲笑着模仿了博加特太太刚才说话时的神态，真可以说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呢。

莫德·戴尔打电话给卡萝尔，不知怎的竟会想出煮扁豆咸肉这个借口来，请她指点一番，紧接着就问，“你听说过这位马林斯小姐和赛伊·博加特的丑事吗？”

“我看那全是听婆娘博加特太太在放屁！”

“哦，我说大概也是这样吧。“从莫德的口气里就怕得出她在幸灾乐祸，至于这件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她却并不在意。

卡萝尔慢慢地踱回自己房间，两手攥得紧紧的坐了下来。此

刻，她好像听到一片令人讨厌的乱糟糟的添油加醋的议论声。她心里明白，整个戈镇，不分男女老幼，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劲儿提高嗓门，大谈特谈这件事儿，有的人专门听那些黄色猥亵的情节，听到了就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也有的人还添枝加叶，说得越来越玄乎，自以为通晓事情的根本，他们简直煞费苦心地把屎盆子往别人头上扣！不过，说他们望而生畏，也并不一定，其实，他们只不过是比较小心，只在暗地里偷偷摸摸而已。整日价在理发馆里鬼混的浪荡子，伫立在女帽店里的窑姐儿——瞧他们全在吃吃地大笑呢。此时此刻，卡萝尔仿佛若隐若现听到了他们的浪笑，他们就象下蛋后的母鸡，一面显得沾沾自喜，一面却又说了这样溜须拍马的话，“多亏你老告诉我说她是个婊子，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可是整个戈镇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傲视他们和痛斥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出来以自己“粗犷的骑士精神”和“朴实无华的德行”，以及宽广的胸怀来嘲笑这群一味暗中造谣诽谤的北方佬，更没有一个人会象小说里描写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那样大发雷霆，问道，“你们指桑骂槐，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傻笑些什么？你们拿得出什么证据来吗？你们自诩痛恨奸盗之流，可你们却搂着别人的丈夫或妻子！”

这样的话根本没有一个人敢说，不管是肯尼科特、盖伊·波洛克还是钱普·佩里。

那末埃里克会不会说这样的话呢？也许很可能。他很可能一怒之下，不分场合地骂出来。

她突然一转念，就想到：她同埃里克的事，不知道跟马林斯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莫不是他们知道惹不起她，就拿弗恩当替罪羊呢？

卡萝尔怀着对戈镇的深恶痛绝和对马林斯的同情，推开了房门。

昨天她看见弗恩·马林斯还穿着长统靴，苏格兰呢裙子，淡黄色毛线衣，显得非常轻浮而又非常相信自己，目前，她横倒在床铺上，身上穿的淡紫色布外套，皱巴巴的，一双破破烂烂的低跟便鞋，她是那么可怜，卡萝尔大吃一惊。她几乎惶恐不安地抬起头来。卡萝尔看到她蓬松散发，脸色煞白，两只眼睛肿得就象核桃似的。

“我冤哪！我冤哪！”她一看到卡萝尔就忍不住哭喊起来。卡萝尔去亲她的脸颊，抚摸她的头发，并用头巾给她安了一些。此刻卡萝尔就把那个房间扫视了一遍——它占尽地利，又是外地旅客下榻之处，不用说，是肯尼科特的朋友杰克·埃尔德的摇钱树。房间里散发出旧床单、破地毯和污浊的烟味。那张快朽透的床铺上面，只铺了一个薄薄的床垫子，而且非常不平整；跟沙土颜色差不多的墙壁凸凹不平，既有手指乱画的一道道凹痕，也有用凿子凿过的一个个圆孔；每一个角落里面，每一件东西下面，都积上了厚厚的一层尘埃和雪茄烟灰；洗脸台台面也不平，上面摆着一个裂了口的矮胖水壶；那张独一无二的椅子，椅子靠背坏了，油漆早已剥落殆尽，看起来非常寒伧。可是房间里却有一只金碧辉煌的镌刻着玫瑰花纹的大痰盂。

尽管卡萝尔早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弗恩还是一定要讲给她听。

弗恩说，那天她去参加舞会，说实话，当初并没有想要带赛伊同去的，但为了不要错过十分难得的跳舞机会，同时也可以暂时躲避博加特太太那没完没了的说教，而且开学教了好几个星期

课，精神上很紧张，需要轻松一下，所以弗恩对他也略加放松，带他去了。赛伊也“一口答应过决不胡闹”的，在路上果然规规矩矩。舞会上有几个是从戈镇来的工人，更多的是年轻的农民子弟，后来吵吵嚷嚷闯进来有五、六个醉鬼。他们山居蔬食，处于社会底层，靠种土豆过日子，主要是以盗窃为生。那时候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一面使劲拉着小提琴，一面大喊大嚷，提醒舞伴变换舞步和舞姿。大家就这样根据理发师德尔·斯纳弗林的指挥，跳起了古老的方块舞，用力搂紧自己怀里的舞伴，转圈的转圈，跳的跳，蹦的蹦，闹的闹，笑的笑，砰砰乓乓地直跳得谷仓的地板震天响。赛伊乘乱一连两次从别人口袋里取出酒瓶偷喝了几口。一会儿他就在摆在谷仓最远的角落里饲料箱上的一大堆外套里乱找什么东西了。不料隔了一会儿，一个庄稼人忽然叫起来，说有人把他的那瓶酒偷走了。弗恩责备赛伊不该偷别人的酒，他却吃吃地傻笑着说，“哦，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这会儿我就给送回去。”于是涎皮赖脸非要她喝一口不可，而且还威胁说，她要是不喝，那瓶酒他就不送回去。

“我仅仅沾了一下嘴唇，就把那瓶酒交给他，”说到这里，她呜的一声哭了起来，随后，她忽然从床铺上坐了起来，两眼瞪着卡萝尔问，“从前你喝过酒了没有？”

“我喝过的，不过寥寥几次而已，这会儿我真恨不得狂灌一通呢！戈镇这种冠冕堂皇的假正经，几乎把我气死了！”

弗恩闻听此言，禁不住笑了起来。“我也希望一醉方休呢！记得我这辈子好象只喝过三、四次酒，超不过五次吧。但是，希望永远不要再一次碰上就象博加特娘儿俩那样的混蛋——唉，说实话，那瓶酒——多可怕的烈性威士忌——我甚至连碰都没敢碰，要是甜酒的话，我倒是很爱喝的。跳舞时我觉得真开心。那座谷仓——简直就象一个舞台——高大的椽木，旁边是隔开的牛

栏；白铁皮灯笼下光影摇曳不定，尽头有一架令人神秘的机器，那是一台切草机。我跟那些英俊的农民子弟在一起跳舞实在有劲儿——他们不仅身体健壮，心眼儿也好，而且头脑还聪明得出奇呢。可是把赛伊跟他们一比，我就想摇头，我清楚自己根本没有从那个畜生那里喝过两滴酒。你说，这是不是上帝来惩罚我动了酒戒呢？”

“亲爱的弗恩呀，我想，惩罚你的大概不是上帝而是博加特太太这个凶神恶煞的老混蛋——也就是大街这个凶神恶煞的鸟地方！但是，所有一切大智大勇的人都已起来进行反抗……尽管这个凶神恶煞要把我们杀死。”

那时弗恩又一次跟那个年轻的农民子弟在一起跳舞，不一会儿又认识了一个在大学里攻读农科的年轻姑娘，两个人就热烈地交谈起来。早就把赛伊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赛伊的样子明明白白地告诉她，他没有把那瓶酒归还人家：走路摇摇晃晃见了女孩子就色迷迷地调戏几下；一会儿又大跳特跳快步舞。她好说歹说，赛伊才答应了要跟她一起回家去。他跟在她后面，一面在吃吃地傻笑，一面还在乱跳什么快步舞呢。可是他一走出了谷仓大门，就强行亲了她……

“以前我常认为，要是在舞会上跟男人们亲吻一下，该是多好玩！”……

但她一心在琢磨着，说什么也得先把他弄回家去，否则他一旦动起武来跟人打架，就难办了，就没再计较被亲吻的事。多亏有一个庄稼人帮着她一起把马车套好，这时赛伊横倒在车座上早已鼾声大作了。谁知道马车还没有上路，他突然迷迷糊糊又醒过来了。一路上，他不是在呼噜呼噜地睡大觉，就是拼命对她动手动脚。

“他不用说比我强壮得多。我一面在驾车，一面还要设法尽

量跟他离得远远的——而坐的又是一辆东摇西晃的破马车！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与其说是一个老师，不如说很象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我心里太害怕，所以也许把当时的感想都忘了。四下一片黑漆漆的，真吓人。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在回家的路上了。不过，一切不像说的这么简单。我不得不隔会儿就下车查看路标，而路上又是一片泥泞——我想划根火柴借个光，那就只好从赛伊口袋里去拿火柴，这么一来他也连滚带爬跟着我下车——哪知道他醉得两脚发软，站立不住，从马车的踏阶上掉进泥坑里，爬了起来以后还是一个劲儿动手动脚心怀不轨——我简直害怕极了。我不由得动手打了他，而且打得真够狠。我一下子跳上车，就驶走了，让他在马车后面拼命追赶。听到他在后边哭得怪可怜的。只好停下车来让他上去，可他一上车又故伎重演，马上又想——可是不管怎么说，反正千辛万苦总算回来了，谁知。那里博加特太太正在前廊等着我们……

“唉，说起来也真可笑又可恨！博加特太太一见了我，就跟我说话，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可是赛伊嘴里依然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白沫，我急得什么一样，还得把车子送还马车行，真不知道车行掌柜睡了没有？于是，我总算好不容易把车子送还马车行，又回到了自己房里。哪知道我关了门以后，博加特太太还在房门外面唠唠叨叨没个完。原来她一直在那儿破口大骂我，说了无数不堪入耳的话，还想破门而入的样子死劲儿乱拧门把手，直拧得门把手嘎嘎发响。这时候，我听得见赛伊还在后面院子里哇哇大吐。怎么男的全都一个样，我这辈子说怎么也不想嫁人了。哪知道，到了今天——

“她干脆就把我赶走了。整整一个早上，她根本不听我讲事情的真相。她听的只是赛伊一面之词。我想，此刻他大概不再头痛了吧。恐怕是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事前前后后挺好

玩呢。我想，这会儿他正在镇上到处大吹大擂，夸耀他的‘凯旋归来’。你是了解我的——哦，是的，你不是真的了解我吗？我真的躲得远远的！可是，我真不敢设想要是我回学校去会有什么样结果。人们都说，我们乡村小镇上孩子们都能受到良好教育，但是——那纯粹在胡说八道！要他们真的那么有教养我也不至于躺在这里，就象刚才这样向你哭诉。当然罗，我更不敢相信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唉，说来也真怪：昨天晚上我把衣服一脱下来，发现全给烂泥弄脏了——那是一套很漂亮的衣服，我心里可真喜欢呢，不用说，为了它，我还大哭一场呢——好吧，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回头又发现自己的白色长统丝袜不知怎的也全给扯破了，我想恐怕不是我下车去察看路标时被荆棘扎破了的，准是赛伊那臭小子！我跟赛伊搏斗时被他的手指甲抓破的！”

四

萨姆·克拉克是现在的戈镇中学董事会会长。他听了卡萝尔所讲的弗恩一事的真相，好像很同情，连坐在旁边的克拉克太太也一脸兔死狐悲的样子低声嘀咕着说，“唉，实在太倒楣了。”卡萝尔正在继续把话儿说下去，突然被克拉克太太给打断了，“亲爱的卡萝尔呀，你对博加特太太那些虔信上帝的人有点太刻薄啦。我们镇上有许多真心诚意遵守教规的基督徒，说真的，他们都是宽宏大量永锡尔类的，例如说，钱普·佩里夫妇就是那样。”

“是的，我知道。可惜象这样披着羊皮的伪君子，哼，在各个教会里已经够多的了。”

卡萝尔刚说完，克拉克太太又换了一脸的悲伤喃喃自语道，“可怜的姑娘呀，她讲的全是实话，我当然一点儿都不怀疑的。”萨姆也在喃喃自语，“是啊，当然罗，一定如此。只怪马林斯小

姐年纪太轻，太单纯了。咱们镇上除了博加特大娘以外，人人都知道赛伊是个啥东西。马林斯小姐怎么着也不应该跟他一块儿去的，你们说，她傻不傻呀！”

“傻归傻，可不会说因为她干了那桩傻事就要她蒙羞而去吧？”

“当然还不至于吧，不过——”萨姆没办法表态了，尽量绕开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就一味追问那些既令人神往而又令人厌恶的具体细节。“博加特大娘不是骂了她整整一个早上，是吗？是揪住衣领把她赶了出去，嗯？大娘几乎跟疯狗一样。”

“事实是这样的，那老东西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都清楚。”

“是呀，可她的恶毒劲儿还不是她的拿手好戏呢。她会闯进我们店里，满脸堆笑，一副卖东西的样子，活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叫咱们店里的小伙计忙乎来忙乎去，挑挑拣拣，闲言碎语，絮絮叨叨，总算挑了一个多钟头决定要买了，结果只买了六颗小钉子。记得有一次——”

“萨姆！”卡萝尔就急不可待地说，“你可一定要给弗恩做主呀！博加特太太来这儿找你，有没有要求惩诫马林斯小姐呢？”

“哦，那当然了。”

“可是学校董事会总不至于糊涂到偏听这老东西的一面之辞吧？”

“依我看，起码多多少少都得听吧。”

“但你们总要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吧？”

“就我个人来说，我将竭尽全力帮弗恩的忙，可是我一个人又做不了主。董事会里的那些人，想必你是了解的。先说说齐特雷尔牧师，要知道他教会能有今天博加特大姐功不可没了，当然他就得替她说话了；再说埃兹拉·斯托博迪，他身为银行老板，德高望重，不得不竭力强调道德和贞洁。卡丽呀，我说的这些都

是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我心里怕只怕校董会里没有几个会支持马林斯小姐。绝对的我们不会信赛伊的鬼话，他即使是指着一大堆《圣经》赌咒发誓，我们也都不会相信的。可是，现在外面流言蜚语已有那么多，我想，马林斯小姐恐怕就没法带领我们的篮球队，到外地去进行校际比赛啦！”

“也许不见得吧。难道说别人就不可以去吗？”

“哼，当初我们之所以聘请她，为的就是让她去干这样的差使呀，”萨姆说话时口气生硬起来。

“你可知道，这不仅仅是个就业、受聘或解聘的问题，事实上你们让一个人受了冤屈，硬是要把好端端的一个小姑娘撵走，使她身上背着怎么也洗刷不掉的污点，听凭博加特太太之流奸尻横行，是不是？只要你们把她一解聘，不必说结局就如此。”

萨姆无言以对。看了他老婆一眼，搔了一下后脑勺，又叹了一口气，依然哑口无言。

“你不准备在校董会上替她申辩吗？万一失败了，你会不会团结那些尚有良知的校董，递上一份代表少数人意见的报告书？”

“碰上这种情况，任何申辩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依我们这儿的董事会章程规定，只要把最后决定一宣布就得了，至于是不是全体一致同意通过的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天哪，这算是什么章程！分明是毁了一个女孩子的前程嘛！这还能算是什么校董会章程！萨姆！你应该拿出你的勇气和正义感出来支持弗恩，要是他们非要解聘她，你就以退会相威胁！”

他没有料到卡萝尔会给他出这么一个难题，心里不免非常恼火，所以就不耐烦地压下气来说，“那敢情好，我一定尽我所能，但我总得要等董事会开会时再说呗。”

随后，卡萝尔又去找过督学乔治·埃德温·莫特教授，埃兹拉

·斯托博迪，牧师齐特雷尔先生，以及其他的校董先生，所得到的答复不外乎就是："我一定尽力而为，"或是打个哈哈，"当然罗，博加特大娘这个人你和我都是了解的。"

事后她仔细回想起来，觉得好像就是专门针对她齐特雷牧师讲了下面这几句话，"不过，咱们镇上某些自以为尊贵的太太恣意放纵的事，实在也太多了，可是，谁造了孽，上帝清清楚楚谁就要受到惩罚，不是死亡——至少要被解雇。"这位牧师说话时乜着眼瞅她，历历如在眼前。

第二天早上不到八点钟，卡萝尔早就来到了明尼玛喜大旅馆。弗恩真想把心一横到学校去，让那些窃笑的人们看看弗恩不是干了亏心事！可是她毕竟太软弱，哪有胆量去。卡萝尔一整天读书报给她听，劝她放宽心，而且表示自己深信，校董会将会作出公正的决定的。可是到了晚上，她自己也有点不敢确信了，因为她在电影院里听到高杰林太太对豪兰太太大声嚷道，"也许那件事真是赛伊在捣蛋她的的确确是一身清白的，我想她也不是好人，不过，要是她在舞会上——正象大伙儿所说的那样——确实开怀狂饮，那很难说她还是不是处女了！嘻，嘻，嘻！"这时坐在前面的莫德·戴尔也扭过头来，插话说，"可不是，这事我早就说过啦。我并不存心要捉弄人，可你们注意过她跟男人们眉来眼去的那副骚样没有？"

"弗恩已经完了，不知何时轮到我？"卡萝尔心里正在琢磨着。

肯尼科特夫妇俩在回家路上碰到了纳特·希克斯。卡萝尔一见到他对她挤眉弄眼的丑样心里就有气。看来他很想向她眨眨眼，可又不敢过于放肆，只见他咯咯地笑着说，"你们二位觉得马林斯这个女人怎么样？我虽然还算不上是个正派人，不过，我认为应该请一些知书识礼的女人到我们的学校里来当老师。我在

外面是听到过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儿，你们想知道吗？他们都说，这位马林斯小姐不管是不是清白，她是随身带上两夸脱威士忌赶舞会去的，赛伊还没有喝上几口，她早已喝得烂醉如泥了！那个小娘儿们——原来是个大酒桶！哈，哈，哈！”

“你胡说八道！我才不信呢。”肯尼科特咕哝着说。

卡萝尔刚想驳斥他几句还没等开口，就被他一把拉走了。

半夜里她看见埃里克独自一个人从门前走过，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背影，似乎听到他正破口大骂戈镇的陋习。可是，她从肯尼科特嘴里只是听到那么平淡无味的两句话，“本来嘛，人人都爱听新鲜事情，可他们也说不上有什么恶意吧。”

她上楼睡觉去的时候，还暗自念叨校董会那些董事先生简直像一群傲慢的公鸡。

是在星期二下午，萨姆·克拉克在电话里告诉卡萝尔，校董会已在上午十点钟开过会，决定“接受弗恩·马林斯小姐的辞职请求。”他说，“我们并没有对她提出丝毫罪名，我们只是建议她自动辞职。麻烦你代劳去一趟旅馆，叫她写一份辞呈，好吗？反正她的辞职——我们早已接受了。我好歹说服了校董会，没有定罪而以辞职形式，把我件事儿顺利给解决了，真高兴。这多亏你呢。”

“可是，难道你不知道镇上的人都会因此而确认弗恩是个放荡的人吗？”

“可我们——什么指控——都没有——对她提出呀！”从萨姆的话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生气了。

当天晚上，弗恩就离开了戈镇。

卡萝尔把她送上了车。她们这两个年轻的女人，从一言不发的、摩肩接踵的人群中间挤了过去。周围的人们拿眼睛盯着她们，卡萝尔本想教训他们一下，但总没有这个勇气。弗恩低着头

不敢看人；她没精打采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去。尽管没有哭个不停，但卡萝尔却感到她的手臂在瑟瑟发抖。弗恩紧紧抓住卡萝尔的手，喃喃地说了几句话，就磕磕绊绊地上了火车。

卡萝尔记得若干时候前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也是坐这一趟火车走的。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她也脚步沉重地爬上这趟火车呢？

回家的路上，她正好在两个外地人后面走着。

前面有一个外地人带着令人反胃的声音吃吃地傻笑着说，“你看见刚才上火车的那个风骚的小妞儿吗？就是头上戴着黑色小帽的那个小娘儿们？实在太风骚哪！我第一天到这儿，准备转车到奥吉巴韦一福尔斯去。人们就闲谈中告诉了我她的事情。好象她是个女教师，当然罗，她花起钱来如流水大手大脚，我的老天哪——而且还非常傲慢，卖乖爱卖弄风骚！是啊，她和几个小娘儿们寂寞难耐买了整整一箱威士忌来寻欢作乐，有一天晚上，她们这些年轻小闺女不知怎的找不到漂亮小伙子，只好拉来了好几个豆儿大的男学生来寻欢作乐，男男女女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了些——啧啧！就那种事，然后一块儿去赶一个乌七八糟的舞会，而且人们还这样说——”

刚才说话的那个人似乎很不一般，也不象是个干粗活儿的工人，倒象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或是一家之主。他忽然发现后面跟着一个女人，就赶紧把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继续讲下去，另外一个人则不住地淫笑。

卡萝尔拐了个弯，往一条小街走去。

她从赛伊·博加特家门口走过。他正在兴高采烈地向一拨人吹嘘他的艳遇一夜呢。听他讲的这一拨人中，则包括纳特·希克斯，德尔·斯纳弗林，酒吧间侍者伯特·泰比和讼棍A·坦尼森·奥赫恩。他们虽然都是老色棍，年纪远比赛伊大，但还是流着涎水，撺掇他继续讲下去。

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她接到了弗恩的一封来信，里面写道：

……我家里的人根本不相信这件事。他们认为必然是我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所以把我训斥了一顿——实际上就是唠唠叨叨地骂个不停，叫我无法忍受，只好住到兼供膳食的公寓去了。这件事可能已经传到那些教师职业介绍所了，有一次我去求职的时候，有个男人不客气地闭门相辱，我又到另一家职业介绍所去，谁知道那个接待的女人看我就象看脱衣舞娘。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现在整天闷闷不乐现在有个人正在追我，可他毫无情趣，经常干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傻事来。不过也许为了逃避现在烦恼的心境，我会答应他。

亲爱的肯尼科特太太，唯有你一个人相信我的话。我本来还以为他们都跟我开玩笑呢。我实在头脑太简单了，自己还在逞英雄，觉得那天晚上能赶着马车回镇，而且又没让赛伊得逞，真伟大！我甚至还指望戈镇的人对我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呢。经常自我满足地看待周围的事物。仅仅是在五个月以前，我还在大学的时候，人们常常交口称赞，说我的体育运动就是好呢。

第三十三章

一

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卡萝尔一直担心。卡萝尔只是偶尔在《东方明星社》舞会上和裁缝铺里跟埃里克碰过面，但没有机会单独说话。在裁缝铺的时候，因为纳特·希克斯在场，卡萝尔只好不厌其烦地争论肯尼科特新制的便装的袖口上到底应该钉一个扣子呢还是两个扣子。为了不让别人胡说八道，他们两人随便应酬了几句。

卡萝尔因为总盼着见他越见不到就越想，而弗恩的事也一直让她伤心不已。所以，她突然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埃里克。

她暗自思忖，他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对她倾诉令人心跳的爱恋想着想着，心里就暖融融的。可是她又不敢贸然叫他来。这一点他心里明白，所以也从来不找她的。她对他再也不怀疑了，也不嫌弃他出身低微了。卡萝尔因为没法看见他，倍觉孤寂，颇有度日如年之感。每一天不论在早上，在晌午，在夜晚，她都会突然喃喃自语地呼唤，“哦，埃里克，埃里克！”她呼唤着，呼唤着就潸然泪下，柔肠百结。

有时候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不起他的模样儿来，仿佛前边有一层朦胧的纱，心里也就特别难过。他的形象有时在她脑际会清晰地浮现出来——他在稀里糊涂地熨衣服时突然抬起头来，或者是他跟戴夫·戴尔在湖边一起奔跑的情景。但有时候他的形象又会倏然消失，再也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时她就会常常想她是不是把他看得太帅了：他的手腕间是不是有点儿太红肿了？他的鼻子是不是个狮子鼻，就象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人那样？他事实上是

不是就象她心里想象的那么漂亮呢？她一直到在街上跟他不期而遇的时候，这才把悬念算了。她虽然常常苦于忘了他的清晰的形象，但是，突然一回想到他们不久前亲密无间的情景，也激动起来：那天在湖滨野餐时，他们两人一道走到小船边，她仔细端详着他的脸孔；一抹落日的余辉映照着他的鬓角、脖子和脸颊上。

十一月里的一个晚上，肯尼科特到乡下去了。忽然响起了门铃声，卡萝尔忙去开门，一看几乎把眼眼掉出来，原来站在大门口的是埃里克。只见他木呆呆地站着，眼睛透出痛苦的思念，他似乎本能地说出这么一段：

“看见您丈夫开车走了。我有些忍不住了，才来看您的。我们出去走走吧。我知道您怕被人看见，但我们不妨离他们远远的到郊外去，好不好。我就在谷仓那里等着您。快点来——哦——还是快点儿来吧！”

“好吧，我马上就去。”她一口答应了。

她喃喃自语道，“我只跟他见一面就回来。”说完，她披上苏格兰呢外套，穿上橡皮套鞋，暗自寻思道：这双朴素的鞋子总不会让人怀疑我是去跟情人幽会的吧。

她看见埃里克站在谷仓的阴影里，着急不安正在用脚乱踢铁路侧线上的道轨。她往前走去，似乎觉得他的整个身体突然高大起来。但他们俩谁都没说话；他只是抚摸着她的袖子，她也回过来抚摸着他的袖子；随后，他们俩越过铁路道轨，找到了一条小路，默默无语朝郊外走去。

“今天晚上有点儿凉飕飕，但只要你在我身旁我就高兴，”他开始说话了。

“我也是”

他们走过一簇簇簌簌作响的灌木丛，在那条泥泞的路上溅着泥浆往前走去。他把她的手塞进他的外套口袋里。她抓住了他的

大拇指，就象过去她们母子俩散步时休紧紧地抓住她的大拇指一样，舒了一口气。突然在这会儿想起了休。那个女佣会好好照顾休吗？不过还是渐渐不去想这个问题了。

埃里克开始慢腾腾地说话了，说的是他自己的身世。他绘声绘色地给她讲从前他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很大的裁缝店里工作的情形：店里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水蒸汽，干的活儿简直累死人；男人们身上穿着破背心、裤子皱得一塌糊涂，他们嗜酒如命一见了酒准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喜欢冷嘲热讽地谈论女人，而且也常常要挖苦他，净是拿他来开玩笑，“可是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毫不在乎，因为我对他们总是敬而远之。我常常去艺术学校，或是去逛沃尔克画廊，或是沿着哈里特湖边散散步，或是干脆安步当车，出了城，到盖茨山庄去——总有一天，我会在意大利买一幢一模一样的别墅，自己住在里面。我在帕多瓦战场上挂了彩，凭军功成了一个侯爵，喜欢搜集挂毯。但最后有一回，我不知怎的碰上了一件真正倒楣的事——就是有一个名叫芬克尔法布的裁缝师傅发现了我写的日记，还拿到店里去高声朗读给大家听——我气上心头，恶向胆边生，狂殴了他一把。”说到这里，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结果我被罚掉五块钱。但是，这些都已成为昨天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周围好象布满了汽油炉，长长的、红艳艳的紫边火苗儿正从炉子周围旁逸斜出的。卷过了烙铁熨斗，而且一天到晚都在发出冷冷地嘲笑着——呜呜呜！”

卡萝尔一想到埃里克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又闷热、又矮小的工作间，烙铁熨斗在哗哗发响。房间里充满了布面被烫焦了的臭味，吃吃地傻笑的侏儒——她就只好死劲儿攥住他的大拇指。他慢慢地把自己的手指尖伸进她的手套，轻轻地摩挲着她的掌心。她索性脱去了手套，伸出自己的手，给他尽情摩挲着。

这时，他好象是在大谈特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这

种安谧恬静让她沉醉其中每一句话轻飘飘地掠过耳际，就象鸟儿在卟卟卟地抖动翅膀一样。

她自己清楚，他正在搜遍枯肠，想要说出几句深情的话儿来。

“得了，卡萝尔……我特地给您写了一首诗呢。”

“是吗？就念给我听呗。”

“哎哟哟，你怎么一点不感兴趣的样子呢？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我的心肝宝贝呀，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我只是为我们的将来担忧——你的诗快念给我听。到如今从来还没有人给我写过诗呢！”

“说真的，这还说不上是一首诗。形容你再恰当不过了的一些词。当然，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几乎不值一看，但是——好吧，这会儿我就念给您听——

可爱、温柔、快乐、聪明，

最是那脉脉含情的明眸。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罗！我真是太感激您啦！”是的，她很感激他——虽然她很客观地说，她并不喜欢这首诗。

其时，日没西山，四下观望，夜幕徐降，别有一种凄清的美。一块块奇形怪状的残云，在孤零零的月儿旁边慢慢掠过，岩石和水坑，影影绰绰地反射出冷冷的光。这会儿他们正走过一丛小白杨树——白天里它们仿佛不存在似的，但现在却颤巍巍的好象竖起了一垛黑黝黝的墙。她突然停下了脚步。他们听得见水珠顺着树丫枝滴下来，听得见湿漉漉的树叶子无可奈何地坠落在湿透了的泥地里。

“等待——等待——一切都在等待之中，”她低声自言自语

道。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里抽了出来，接着握紧拳头，紧贴在嘴唇边。她仿佛突然有一种莫明的预感。“我觉得真快活——现在我们就回家去吧，免得碰上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可是，换句话说，我们不妨在那段圆木头上坐一会儿，听听夜无声的歌唱？”

“不，这里湿极了。要是能点起一堆篝火来，旁边铺上我的外套就请您坐下来吧。要知道在野地里生火，我还是个行家里手呢！有一次，我和表弟拉尔斯在大森林中被漫天大雪困住了，就在一个小棚屋里待了个把星期。我们刚走进去时，炉子的烟道都冻满了冰。但是我们好歹把冰柱子捣碎，将冰块掏了出来，接着往炉膛里放上一些松树丫枝，后来简直塞得满满的。现在我们就到那边树林子里去，点上一堆篝火，在火堆旁感觉彼此的温馨吧？

她踌躇不决。是答应好，还是现在就回去好呢？她觉得头在隐隐作痛。霎那间她仿佛没有主心骨了。在她眼前——茫茫夜色，埃里克的身姿轮廓，还有他们的未来，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那些东西都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正当她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路上拐角处突然出现了汽车前灯的亮光，他们赶紧闪开，站得远远的。“这会儿我该怎么办呢？”她在默默地想着。“我想——哦——我可不愿整天沉闷地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我可是始终规规矩矩的！要是我就象当囚犯似的，连跟别的男人坐在篝火旁边聊聊天都不行，那我还不如干脆死掉好了！”

汽车的呜呜声由远而近，声响也越来越大；车前的灯光也越来越亮，直照着他们。车子嘎然停住了。从挡风玻璃后面的黑魆魆的车座里，有人大声恼火地叫了一声：“喂！”

肯尼科特来了。

这时，他似乎已不再生气，开口问道，“你们是在散步吗？”

他们连声说是，就象小学生一样。

“天气挺糟的，是不是？坐我的车回去吧。瓦尔博格，快上来，就坐在前面得了。”

随后，他平静打开了车门。卡萝尔看见埃里克爬上了车，显然她只好坐在后座了，而且还得自己动手打开后面的车门。刚才熊熊的爱火，在她心头燃烧着的那种奇妙无比的憧憬，霎时熄灭了。现在呢，她又成了戈镇的威尔·P·肯尼科特太太，坐在一辆吱嘎吱嘎发响的老式汽车里，等着听她丈夫的训斥吧。

她心里很害怕，不知道肯尼科特会给埃里克说些什么话。她悄悄地向前挪了挪，只听见肯尼科特在说，“我想，半夜以后说不定会下雨呢。”

“没错，”埃里克回答说。

“嘿，我说今年秋季的天气真反常极了。十月里那么冷，十一月却又这么暖和——我可一辈子还没碰到这等新鲜事儿！记得十月九号那天还下了一场大雪呢！我觉得本月份一直到二十一号那天为止，天气不用说都是暖洋洋的！——我记得这个十一月里，直到现在连一片雪花也都没见过呢。不过，我心里正在捉摸，这几天，说不定随时都会下雪的。”

“是的，太可能了。”埃里克附和着说。

“可惜今年秋天我一直忙忙碌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打野鸭子。我的天哪，你就不妨想一想——”肯尼科特讲话引人入胜。“有个朋友从曼一特拉普湖来信跟我说，他在一个小时里就打下了七只黑头野鸭和两只红头野鸭！”

“想必他非常走运呢，”埃里克回答说。

卡萝尔没趣地忐忑不安地坐在后座上，但是，肯尼科特却有说有笑，高兴得很。迎面来了一个赶车的庄稼人，他减低车速，慢慢从受惊的那套马车旁边开过去，并且大声嚷道，“小心点__

Schongut！”她把自己深埋在后面座椅里，感觉似乎是多余的，好象被人所遗忘，几乎冻僵在那里，犹如在一出根本没有剧情的戏里一个可怜的女主角。好不容易她才下了决心，要跟肯尼科特说话——那末她跟他又能说些什么呢？当然她不能跟他说她爱上了埃里克。难道说她果真爱上了他吗？但不管怎么样，她不愿意再缄默下去了。她真不知道对至今尚不知内情的肯尼科特是应该给予同情呢，还是由于他的自以为是以最佳丈夫自居表现出愤怒——但是她知道，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不会再隐瞒下去躲躲藏藏的了，如今她可以开诚布公地跟他谈一谈；她一想到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居然无端地兴奋起来……哪知道这时候肯尼科特还在前面同埃里克闲扯：

“再也没有比打一个钟头的野鸭子更美的事儿了，因为它一下子可以使你食欲大增，而且——他妈的，这辆汽车引擎，还不如一支自来水笔管用呢。我想准是汽缸里塞满了碳渣。说不定我又得换上一套新的活塞环呢。”

他在大街停了车，好象十分畅快地冲着埃里克哈哈大笑说，“得了，走过一个街区，你就到家了。祝你晚安。”

卡萝尔心里很着急，埃里克会不会做贼心虚拔腿便跑呢？

埃里克不动声色走到后窗跟前，把手伸进去，低声说道，“卡萝尔——祝您晚安。我能跟你一块儿散步真高兴。”她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汽车又开走了。埃里克走了！他走过大街拐角上那家药房附近消失了！

肯尼科特把车子一直开到家门口，路上也没理会她。到最后他才客气地对她说，“你就在这儿下车吧。我要把车开到后面车库去。劳驾看看后门是不是开着，好吗？”她就替他打开了后门，发觉自己手里还拿着跟埃里克握手时脱下来的那只湿手套，觉得不妥就连忙把它戴上，她一动不动地站着，甚至忘了脱身上湿漉

漉的外套和粘满污泥的套鞋。肯尼科特如同往常一样，没什么异常的表现。看来摆在她面前的难题，倒并不是洗耳恭听他训斥一顿——而是她怎样想出一个好的理由来解释今晚的事，才能使他在倾听她的交代以后，所有疑团全都得以冰释，而不要象往常那样，在她说话的时候，他却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连着打呵欠，给座钟上了弦后就上床睡大觉去了。果然不出所料，她听到他在给火炉添煤了。他穿过厨房走进来了，但他并没有开口跟她说话，先在门厅那里给座钟上了弦。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客厅，把她从头到脚——从她头上那顶湿透了的帽子，一直到脚上那双全是污泥的套鞋——扫视了一遍。她觉得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她身上他的耳语，他的目光，他的气息，他的抚摸——这会儿他才说，“卡丽呀，你最好把你的湿外套脱下来；看来你身上的外套早已湿透了。”接着他果然发作了。

“得了，卡丽呀，你最好——”他把自己的外套扔在椅子上，大步走过来，大声嚷道，“你悬崖勒马吧！我可不想戴绿帽子，叫人们笑话！我喜欢你，我尊敬你。我要是一个劲儿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我就会被看成大傻瓜的！不过，我觉得现在该是你和瓦尔博格一刀两断的时候了，要不然你就会落到弗恩·马林斯那样的下场呢。”

“难道说你——”

“当然罗，我一清二楚。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就在这个镇上，到处都是饶舌的八哥，他们有的是时间，专门探听别人这一类的事情。虽然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明言直说，但是含沙射影说这类话的可不少，何况我又不是瞎子我自己也看得出来，你是满心喜欢他的。不过，当然罗，我知道你是很冷静的，我知道即使瓦尔博格拚命动硬，你也不会让他得逞；所以我是很放心的。可是，

我也同时希望你不要以为这个年轻力壮的瑞典乡巴佬也象你那样天真无邪，会理解你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你听着，别生气！我可不是在找他的岔子。说实话，他这个小子并不坏，很年轻，又好学不倦。怪不得你喜欢他呢。这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难道你还没有看到过：镇上的人如果想要指责某某某伤风败俗的话，会怎么做吗？你没见弗恩的结果吗？也许你以为你们两人偷偷幽会决不会被旁人看见的，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镇上，不管你在做什么，背后总会有一大拨以此不乐的小人在偷偷盯着。难道你还不知道，韦斯特莱克大娘那一拨人要是想中伤你，准会逼得你走投无路，她们每到一处就大肆宣扬，说是你在跟瓦尔博格那个家伙搞恋爱——尽管她们完全是在造谣中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到时候你也还是有口难辩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呢！”

“哦，让我坐一会儿，”卡萝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颓然瘫倒在长沙发里。

他打着呵欠说，“快把你的外套和套鞋递给我。”她在脱衣换鞋的当儿，他一会儿摆弄表链，一会儿摸摸热水汀，一会儿又去看那个寒暑表。他把她的外套、围巾之类的东西都拿到门厅去抖抖上边的水珠，象平时一样准确无误地一一挂好。接着他搬了一张椅子来，腰背笔直地坐好，活象是准备给卡萝尔作身体检查。

不料他还没有开始发表冗长乏味的谈话前，她就抢先说，“请你先别讲！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晚上可要把全部事情都给你摊到桌面上来谈一谈。”

“哦，其实我倒觉得根本不用多谈了。”

“我认为有这个必要。我喜欢，埃里克，他正好是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她一面指着自己的胸口，一面说道，“而且我还羡慕他。他不仅仅是个‘年轻的瑞典庄稼人’，他还是个艺术家呢

——”

“可是，你先停一下！今儿个晚上他在你面前自吹自擂，说自己是个呱呱叫的棒小伙子。这会儿该是轮到我扯一扯吧。尽管我不懂得什么诗情画意，什么艺术上的美，可是——卡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总是了解吧？”他身子微微向前倾着身子，一双粗大而能干的手搁在结实的大腿上。他这个人虽然一向说话总是慎之又慎，思之再三，但这会儿还是一脸痛苦的神情说，“无论你对我有多么冷淡，我都不在乎天底下我就是只喜欢你一个人。记得从前我说过：你——就是我的灵魂儿。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你好象我下乡回来在车子里看到的美丽的夕阳，尽管我很喜欢，可我就是没法儿把它们写成诗篇。我的工作你总是了解吧？一天二十四小时，我简直就是昼夜不得安宁，冒着大风雪，踩着烂泥地，疲于奔命地去给病人治病，而且对待病人，我向来是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平日里你总是老喜欢说——这个世界应由科学家来统治，不该让那一拨狂妄自大的政客来统治——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就是戈镇不可缺少的一个科学家吗？不管是天寒地冻也好，碰上坑坑洼洼的小道也好，还是在深更半夜赶车时该有多冷清也好，我都能受得了，为的是盼望看到你。我并不指望你能专注地爱我一个人——不，我再也不那样指望了——但我只指望你能尊重我的工作。我亲自替人接生，为世界迎来一新生命；我上门出诊为世界挽救一个生命；我还规劝那些脾气古怪的男人不要虐待自己的妻子。而你呢，却整日价如痴如醉在胡思乱想着一个瑞典小裁缝，就是爱听他乱吹一通如何给裙子镶花边！堂堂一个男子汉去干那种女红针指，真是没出息！”

她突然冲着他气呼呼地说，“你的话已经说完了，现在也该让我来说说吧。你所说的话，我承认都很有道理除了有关埃里克的那一段话以外。可是话又得说回来，难道说只有你和孩子才要

我来支持你们，难道说只有你们才要求我尊重你们的工作吗？要知道，整个镇上人人都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我感觉得出他们在我后面象乌眼鸡似的盯梢时还直喘着粗气！他们当中，包括舅妈，那个令人作呕的嘴里淌着涎水的老头儿惠蒂尔贝西舅舅，久恩尼塔，韦斯特莱克太太，还有博加特太太等人。而你却喜欢跟他们好言相向，还给他们撑腰，硬要把我改造成跟他们一样的人！这个我可受不了！现在你明白了吗？我现在一切的一切，全都完了。只有埃里克——他还能给我一些新的勇气和力量。刚才你说他整天价想的只是镶花边。顺便告诉你女人的裙子上通常都不镶花边的！实话跟你说吧，埃里克他心里念念不忘的倒是上帝——也就是被博加特太太蒙上一块油光锃亮的方格细布包头巾的那个上帝！埃里克总有一天平步青云傲视四方但愿我对他的出人头地能略尽绵薄之力——”

“行了，行了！别说下去啦！你自以为你的埃里克将来一定会飞黄腾达，是不是？但是老实告诉你就他那块料，等他到了我这样的年纪，顶多就在朔恩斯特鲁姆那种米粒大的小镇上自己又当掌柜又当仆人开一个裁缝铺吧。”

“那可不一定！”

“就他目前的情况来说，看不出有什么兆头，他已经二十五六岁了，还只是一个小裁缝而已，你凭什么认为他将来就再也不给人家熨裤子呢？”

“他呀，天资聪明，才华横溢——”

“对不起，那就请你说一说：他的艺术造诣，真的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他到底有没有画出一幅惊人之作，或者是其它的，比如素描、速写？他写过一首诗吗？他还会不会弹钢琴？他究竟还有什么别的本领呢？我说恐怕他只会做梦，吹牛编故事吧！”

她陷入了沉思。

“我说他要出人头地，就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罢了。我也不是没听过，有很多象他那样的小伙子，即使在家里真可以算得上是佼佼者，可是到艺术学校以后，十年寒窗学了出来，只有十分之一——也许还是百分之一——的人还能混上一口饭吃，总算没有饿死。所以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至于说到这个小裁缝，……难道你还不觉悟——瞧你还自以为是精通心理学！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只不过是因为他站在鸡群里才象只仙鹤，可要站在凤凰群里他就是一只乌鸦！他跟麦克农大夫或莱曼·卡斯那一号人比，埃里克他好象很懂艺术。不妨想一想，你要是在纽约那些地地道道的画室里头一次跟他见面，我想恐怕你就压根儿不会注意到他身上去吧！”

她身子蜷缩成一团，双手合抱着，象修女一样跪在差不多快要熄灭了的火盆跟前直哆嗦，连一句话都答不上来。

肯尼科特马上站起身来，坐到长沙发上去，紧紧地握住她的两手。“你就不妨想一想，假如说他并没有成为一个艺术家，我猜是一定会！而你呢却成了他的妻子——难道说这就是你梦寐以求的艺术家生活吗？他住在一间又破又小的矮棚屋里，开了个小裁缝店整天替人熨烫裤子，或者是弯着腰背给人缝制衣服，而且还得恭恭敬敬地去侍候那些自持有钱的阔佬——这些家伙会突然闯进来，扔给他一件又脏又臭的破褂子，而且还冲着他大声吆喝道，‘喂，快给老子补一下，误了期就跟你算帐！’瓦尔博格他没那么大的胆子，开不起大的裁缝店。他干活时总是磨磨蹭蹭叫人干着急，因此说你这位贤内助少不得要到店里去挑大梁，一天到晚站在大桌子跟前，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烙铁熨斗，替顾客熨烫衣服。要是你就象这样给炽热的烙铁熨头一连烤了十五、六个年头以后，恐怕你会越来越白皙细嫩，是不是？而且，你长年

累月猫着腰干活，就会变成一个丑妖婆了。那时你可能就住在小铺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到了深更半夜——你的那个艺术家——睡意朦胧地走过来了！他满身都是汽油味儿，他长年劳作疲惫不堪脾气肯定不会小，而且老含沙射影地在说，要不是被人拖累，恐怕他早就到东部去，当上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宗师了。我说，他准是会这样咕叨的。那时你还得好好招待他的那些乡下泥腿子亲戚——现在你还老埋怨惠蒂尔舅舅！好吧，将来你要招待的是这样一位名叫阿克塞尔·阿克塞尔伯格的老头儿，他穿着粘满牛粪的靴子登堂入室一点儿都不在意。他只穿着袜子，就坐了下来吃晚饭，冲着你大声吼叫说，‘快点儿，你这臭娘儿们怎么这么磨磨蹭蹭象蜗牛’是的，以后你每年都会生一个哭个不停的小孩儿，你在烫衣服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拽你的衣裙，你哪儿会有心情象你现在疼爱正在楼上安睡中的休那样——去疼爱他们——”

“够了，够了！不要再说下去了！”

她的脸俯伏在他的膝盖上。

他低下头去摩挲着她的脖子。“我也不是什么也不懂。我承认，爱情——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东西，确实是这样。但我们总得现实一点考虑一下现实吧？我的卡丽哪，难道说我就一无是处吗？难道你一丁点儿都不喜欢我吗？要知道我——要知道我一直都是打心眼儿里喜爱你呀！”

她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放到嘴唇上面。她马上抽抽噎噎地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他见面了。就是现在我也不要见到他。难道说要为他住在裁缝铺后面的那个闷热的小房间吗——我可还没有爱他爱到那个地步吧。而你呢——恐怕我只是信得过他，同他志趣相同而已——说真的，我也不会离开你的。常言道天缔良缘——好比是千丝万缕织成的线，要想扯断它——即使是难以为

继恐怕也没那么容易扯断。”

“那末你现在就是想扯断它吗？”

“怎么可能呢！”

他把她举了起来，抱着她上了楼，把她放在她的床上，一转身就往房门口走去。

“亲我一下好吗？”她低声央求。

他轻轻地吻了她一下，关上门走了出去很长时间里，她听得见他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点燃了一支雪茄烟，还用手指关节连连敲着椅子。此时此刻，她仿佛觉得，他好象是一道高大的防风墙，在这个姗姗来迟的，夹着雨雹，而且越发幽暗的暴风雪之夜，越发温暖了。

二

吃早饭的时候，肯尼科特心情舒畅，而且态度比往常格外随和，卡萝尔整整一天都在想方设法通知埃里克，说她已想要挥剑斩情丝。她想：要是打电话嘛，镇上的电话交换台毫无疑问会“偷听到”。要是写封信嘛，又怕落入别人手中。那末干脆去跟他见一面嘛，那不是火上烧油嘛！那天晚上，肯尼科特一声不吭地递给了她一封署名“埃·瓦”的信：

我知道，我的这封短信只会使你心里感到难过。今天晚上我就要动身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然后转车到纽约或芝加哥去。我一定要好好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多情自古伤离别，那堪更书一字！我已无路可逃。

但愿上帝保佑你。

她一看完这封信，就给愣住了。这时传来了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开往明尼阿波利斯的列车这会儿正从戈镇开走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就完了。她认为，不管是似水柔情，还是盟誓功名都

已成为昨日。

这时，肯尼科特正拿着报纸，从报纸上端看她的一举一动，她赶紧奔了过去，投入他的怀抱里，随手把那张报纸扔在一边。你看，多少年来，他们又再次象热恋中的情侣热烈地拥在一起。但她心里很明显知道，展望未来，她依旧是前途茫茫，今后她将永远在那些依然如故的街道上，在那些依然如故的人们中间，在那些依然如故的店铺里过着她依然如故的生活。

三

埃里克走后大约一个星期，女佣人上楼通报说“楼下有一个瓦尔博格先生说是要见你”，卡萝尔吃了一惊。

女佣人充满好奇的眼色，搅乱了她那宁静的心境，因而感到很生气。她慢吞吞地下了楼，朝客厅里张望了一下，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胡子花白、脸孔蜡黄的老头儿站在客厅里，身上穿着一件粗帆布茄克，脚下的长统靴粘满污泥，手上戴着一副大在红长手套，一对狡黠的红眼珠滴溜溜直瞪着她。

“你就是大夫的太太吗？”

“是的。”

“我叫阿道夫·瓦尔博格，从杰弗逊来，我是——埃里克他爹。”

“哦！”埃里克的老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长着猢狲脸孔的丑八怪。

“你对我那小子干了什么？”

“我不明白你这是在说什么呀。”

“你还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哎哟哟，说真的，我想他恐怕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吧。”

“你不是在骗我嘛！”他盛气凌人，十分轻蔑地直瞅着她。他

说的是土话，阴阳怪气，还有点大舌头，全靠连蒙带猜才知他说了什么。他一个劲儿在乱嚷嚷，“你少骗我！话儿倒是挺好听的可别想骗我！”

“请听我说，瓦尔博格先生，你先别瞎咋唬，好吗？我可不是你们农场上的女工。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儿子在哪儿，你问我，这是什么道理。”她原想态度强硬些，但看到他的那种死拗劲儿，一下子软了下来。阿道夫·瓦尔博格勃然大怒举起一个拳头来回比划着，污言秽语就出来了：

“你们城里的婆娘儿真卑鄙。别看你们身上穿得支楞楞的，嘴巴里说的净是骗人的鬼话！我老远跑到这儿来，为的是接我儿回去，别让他跟着坏人学坏了，可是你却说俺是在瞎咋唬！天哪，无论是你也好，还是你的男人也好，别想把我糊弄过去！我可不是给你们家里扛活的泥腿子。这会儿轮到你这号娘儿们见识见识我阿道夫是什么人！我说话不好听你可别后悔！”

“你真的要说吗，瓦尔博格先生——”

“我问你跟他究竟干过嘛事儿？嗯？你不说我也知道！他虽傻一点，可也不是什么也不懂。我现在家里缺人手，他干裁缝又弄不到几个钱，我要带他回去种地去。你居然横插一刀，弄得他晕头转向，跟他轧姘头，到后来还撺掇他逃跑呢！”

“放屁！造谣！侮蔑！就算是这样你也没这资格来训我！”

“我什么不知道！镇上有个人跟我说，你一直没对我们小子存什么好心！你们干的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孤男寡女在树林里干什么？说你们在谈什么艺术，鬼才信！看不出来你有模有样的却去偷汉子！你们就是闲得无聊，勾勾搭搭的！我阿道夫可是黄土里一分一分挖出来的钱！你们不用干活，整天找几个年轻小伙，寻欢作乐，与畜牲何异！以后再勾引我家小子，小心你的狗命！”他举起拳头冲她脸儿直摇晃着。她闻到了厩肥和汗臭的味儿。

“你这娘儿们信口雌黄，我找你那个绿帽子乌龟男人去！”

那个矮老头儿拂袖而去，卡萝尔连忙奔了过去，一手抓住了他那粘满尘土和草籽的长袖子说，“你这个老东西眼珠子让鹰叼了！让埃里克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如今你因为没法儿把他拽回来，就跑到这儿来大胆放肆——你就干脆去告诉我的丈夫，快去向他告状吧——可他要是把你宰了，别怪我——我说，我的丈夫准会把你宰了——是的，宰了你，准错不了——”

那个老头儿哼了一声，回头瞪了她一眼，丢下一个字，拂袖而去。

至于他说的那个字——卡萝尔也一清二楚地听到了。

她想走到沙发那去，两脚还没挪，两腿一发软，就啪的一声倒了下去。她恍惚中努力地想要站起来，可她就是动弹不得。肯尼科特回来，一见她倒在长沙发里，三步并作两步，连忙奔了过去。“卡丽，你怎么啦？你怎么面无人色气若游丝。”

她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哦，你可一定要答应我，再别生我的气，好吗？这会儿我想要到加利福尼亚去——看看那边的高山和大海。答应我吧，因为我现在已是不去不行了。”

他低声说，“那好吧，我们两个都去。孩子留下来，交给贝西舅妈就得了。”

“那现在就走吧！”

“好的，如果我们有空。先别争了好吗？”他轻轻地摩挲着她的鬈发，一直到吃过晚饭以后，才把这件事又提了出来，“到加利福尼亚去——我是同意的。不过要是再等三周，我找个退伍医生来接替我的事儿，那时再走也不迟。外面流言蜚语实在多，现在你一走，那不是作贼心虚不打自招吗？再等三个星期，好吗？”

“好吧！”她茫然若失地说。

四

街上人们暗暗注意着卡萝尔的言行举止。贝西舅妈一个劲儿盘问她为什么埃里克突然走了，结果遭到了肯尼科特的迎头痛击，“嘿，你意思是说卡丽跟那个家伙的出走有关系吗？我告诉你，你尽可以去给别人说，那天是卡丽、埃里克我们三个一块儿坐车出去玩，埃里克说要去明尼阿波利斯，还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劝他当然可以去的……看来最近你们店里进了许多糖，是吗？”

盖伊·波洛克兴冲冲地从街对面跑过来，就有关加利福尼亚和新出版的小说跟她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就被维达·舍温拉到《芳华俱乐部》去了。冷不防莫德·戴尔突然对卡萝尔说，“我听说埃里克已经离开戈镇了。”每一个人都象机警的兔子，把耳朵竖了起来。

卡萝尔落落大方地说，“不错，我也听说他走了。事实上，临走前他还打过电话给我呢——说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找到了一个好差使。真可惜现在他走了，否则赶明儿我们再筹办戏剧社不就多了一个人才吗？我觉得埃里克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不过，这次重建戏剧社我可不管了，因为威尔一天工作下来累得够呛，我心里正在想要劝他一块儿到加利福尼亚去玩玩。久恩尼塔——你对加州沿海一带不是很了解吗——请你给我出出主意：是从洛杉矶出发好，还是从旧金山出发好？路上的旅馆也给我介绍介绍吧？”

《芳华俱乐部》的人尽管听了卡萝尔的话大失所望，但是她们随即对卡萝尔的后半句话发生了兴趣，于是一拥而上吹嘘自己下榻过的那些租金最贵的旅馆，哪怕是在那里只吃过一顿饭。她们还来不及再三盘问卡萝尔，卡萝尔早已另换了话题，兴高采烈地谈雷蒙·伍瑟斯庞的事情。维达也宣布了关于她丈夫的新消息，

说他在战壕里中了毒气，住了两星期战地医院，现在已被擢升为少校，还在攻读法文呢。

五

卡萝尔最后决定留下休，交给贝西舅妈照料。

肯尼科特要是不表示反对的话，本来她倒是很乐意带着休一起走。她恨不得真的会有她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让他们永不再回戈镇，全家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她着实不想再见到戈镇了。

卡萝尔出门期间，斯梅尔夫妇就得搬到肯尼科特家里来住。在动身前这一个月里，卡萝尔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惠蒂尔舅舅没完没了地缠着他们，而问的问题无非就是怎样在汽车间搭炉子生火，又怎样清扫炉子的烟道罢了。

肯尼科特问卡萝尔要不要在明尼阿波利斯逗留几天，添置几件新衣服？

“不！我只是想走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等我们到了洛杉矶再说吧。”

“行！行！随你的便。但是，别再愁眉苦脸的！我们这次出门可以痛快地玩一玩，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戈镇恐怕也不是现在的戈镇了。”

六

十二月里的一个下雪天的黄昏。有一列卧车咔嗒咔嗒地从圣保罗开出到堪萨斯城，并在那里与开往加利福尼亚的列车接在一起。这列火车摇摆着穿过了工业区后，就开始加速了。卡萝尔只看见一望无际的茫茫的田野迅速后退，前面，夜色愈来愈浓了。

“车在明尼阿波利斯只停一个钟头编组，我跟埃里克真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他现在还在那里，等我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他已

经走了。那今生也不会再见面了。”

肯尼科特扭亮了座椅上的电灯，卡萝尔就兴味索然地翻看一本电影杂志里的剧照。

第三十四章

一

肯尼科特夫妇俩这次出门旅行长达三个半月。他们看过了大峡谷、圣菲的泥砖砌成的墙垣，并从帕索乘车进入墨西哥，也就是说这是一次跨国旅行了。接着，他们乘坐颠簸不堪的汽车，经由圣迭戈和拉霍亚到达洛杉矶、帕萨迪纳和里沃赛德，那里沿途各城镇都有很多钟楼耸立的教堂和桔子园。他们又游览了蒙特雷、旧金山和一大片红杉树保护林区。他们在海滨洗过澡，爬过小山岗，也跳过交际舞。他们还看过一场马球比赛，参观过电影厂摄制影片的过程。他们先后买了一百一十七张风景明信片，寄给戈镇众朋友作为纪念品。有一次，卡萝尔独自沿着海滨散步，在一处沙丘上遇到了一位正苦于太潮湿而无法作画的画家。那个画家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说，“这儿太潮湿，没法儿画画。我们坐下来聊聊天吧。”于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里，卡萝尔觉得自己好像在演绎一个 romantic 的故事。

她心中稍觉不快的，就是肯尼科特净找来自成千上万个其他乡村小镇的游客瞎攀谈。要知道每到冬天，加利福尼亚处处都是来自衣阿华、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和奥克拉荷马等州的游客——他们都远离乡土，长途奔波，来到了数千英里以外的异乡，但他们都仿佛觉得自己还在那片熟悉的故土上。他们到处找从自己这个州来的游客交谈，根本无心在光秃秃的山岭上观光。不管在豪华的卧车上，在旅馆的前廊里，或是在自助餐厅和电影院，他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谈，汽车、庄稼收成和本县的施政纲领。肯尼科特跟他们一起议论地产价格，大佤汽车的优缺点，甚至侍应生都

熟识了，在帕萨迪纳逗留期间，他坚持要去看看卢克·道森夫妇。眼下卢克在家赋闲，真是百无聊赖，所以倒有重返故土的意思。但肯尼科特却口口声声说他要好好学学卢克清心寡欲轻松愉快过日子的方法。他在科罗纳多的游泳池里大喊大叫，开玩笑说他还要买套晚礼服哩。他尽情浏览画廊里的艺术作品，并且当他们跟在充当导游的教士后面参观那些古色古香的教堂时，他对它们的建造年代和面积大小等具体数字却十分注意搜集，看到这些，卡萝尔总是好一阵感动。

她觉得自己还算强健。每当她心里感到烦躁不安的时候，就自寻乐子，尽量回避、甚至于索性不去想以前的一幕一幕，免得旧情未断，再起前心以至愁肠百结。如此一来，她就渐渐心境平静下来了。到了翌年三月间，她觉得已经脱出了以前的阴影，欣然同意肯尼科特的看法，决定动身回家去，何况她心里也在惦念着休呢。

四月一日，碧空万里无云，罂粟花遍地盛开，海滨已经有了初夏的气息。他们终于离开了蒙特雷，踏上了归途。

列车穿山而过，卡萝尔好像主意已定，“我在戈镇最喜欢的将是威尔·肯尼科特身上的优秀品质——那就是他又高尚又健全。我真高兴，立刻就要见到维达，盖伊和克拉克夫妇俩，——还有我的宝贝儿子！现在他恐怕也会说很多的话了！昨天已经过去，明天更加美好！”

一到四月初，小土岗已经显出斑驳的色彩来，一丛丛古铜色橡树已在抽芽。肯尼科特一上一下跷着两个脚丫子猜想起来说，“真不知道休一见到我们会说些什么！”

三天以后，他们在夹着雨雹的大风暴中回到了戈镇。

二

他们事先没有告诉人们今天回来，因此没人接站。那天因为路上有冰凌子，火车站周围只有一辆旅馆接送客人的大汽车。肯尼科特因为要把行李托运单交给火车站站长，所以没有赶上那辆大汽车。卡萝尔在火车站里等着肯尼科特，四周围都是德国农妇兜着头巾、拿着雨伞、直冻得缩成一团，庄稼汉们满脸胡子拉碴、身穿灯芯绒条纹布外套；还有一些沉默寡言的长工。候车室里到处是淋湿了的外套在冒水气，烧得通红的炉子发出烤糊了的气味，以及从痰盂里面散发出来的臭味。天色黯淡无光，好像灰□□的冬天的清晨。

“这里是一个较大的贸易集散地，也是一个有趣的边疆重镇，但它——不应是我的久居之地。”就象一个新来乍到的客人，卡萝尔忽然有了这么个想法。

肯尼科特说，“本想打个电话叫一辆小汽车，那汽车恐怕到休长大了才会到。我们干脆还是走回去吧。”

他们小心谨慎地出了平坦的木头地板的站台，踮起脚尖保持身子平衡，甚至跨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就这样沿着大路往前挪着。这时冰雹已经停歇，可雪却有增无减，真是天寒地冻，砭人肌骨。一英寸左右的积水上面结着一层冰，他们拎着手提箱，走在上面好象在滑冰似的，摇摇晃晃，几欲跌倒。雪飘进他们的衣领里、手套里，脚底下的积水也溅到脚踝上。他们简直是一步一滑地走了老半天，才走过三个街区，来到了哈里·海多克家的大门口。肯尼科特唉声叹气地说道：

“我们还是在这儿歇歇脚，打个电话叫一辆汽车吧。”

她尾随着他后面，浑身湿透，简直就象一只落汤鸡。

海多克夫妇俩眼看着他们费力地跨上十分泥泞的混凝土人行

道，又小心翼翼地踩上门前的台阶。于是，海多克夫妇俩就来到了门口，大声跟他们打招呼：

“哈，哈，哈，你们究竟还是回来了！这可好极了！一路上玩得痛快吗？哎哟哟，卡萝尔呀，你看起来更漂亮了！喂，大夫，你说你喜欢海滨吗？哈，哈，哈，你们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但当肯尼科特正在一一历数他们去过的地方的时候，哈里时不时打断他，说哪些地方两年以前他本人早去过了。当肯尼科特说，“我们还去瞻仰过圣巴巴腊的大教堂时，”哈里连忙插嘴说，“是啊，那才是个有趣的古色古香的大教堂。还有，大夫呀，我可一辈子都忘不了圣巴巴腊那家阔气的大旅馆。嘿，里面一个个房间，布置得都象天堂一样。久恩尼塔和我还乘车从圣巴巴腊到圣路易奥比斯波去玩儿呢。你们俩也去过圣路易奥比斯波吗？”

“没有，不过——”

“嗯，圣路易奥比斯波这个地方可确实值得一游，你们没去真太可惜了。后来我们又从那里出发，去看过一个大牧场，至少那个地方的人都管它叫大牧场的——”

肯尼科特不甘落后，也插进来谈了火车上的一段小插曲：

“过去我压根儿不知道——喂，哈里，你知不知道在芝加哥那一带，‘库兹’车简直跟‘奥弗兰德’车一样畅销呢。实际上，过去我觉得‘库兹’车不怎么样。可是这一回，我们刚从阿尔布开克上车时碰到了一位先生，那时我正好坐在一节旅游列车观景车厢后面的平台上，恰好跟这位先生紧挨着。他向我借个火点烟，这么着我们就开始攀谈起来了。从谈话中我知道他是从奥罗拉来的，等他一发现我是从明尼苏达来的，就问我认不认识雷德—温市的克莱姆沃思大夫——哦，不错，我尽管说从来都没有见过莱姆沃思，但老是听人谈起过他，早有神交，看来这位先生和他好象还是兄弟呢！天底下哪有如此巧的事儿！我们一面闲扯

着，一面把列车上茶房叫来，拿了两瓶姜汁啤酒来喝，那辆车的茶房，对旅客真是十分之客气。我说话时偶然提到了‘库兹’车，这位先生看来也是个老车手，开过好多车型，现在开“富兰克林”，他说从前他开过‘库兹’车，而且对那种牌号车十分满意。后来，列车开到了一个站头站名我早忘了——卡丽，我们离开阿尔布开克以后的头一个站，是叫啥名字？——哦，管它什么名字，反正我们这列火车就停靠在那里加水吧。于是，这位先生我我就下车去闲转转。哪想到这会儿恰好一辆‘库兹’停在站台上，他兴致勃勃地指给我看‘库兹’车的排档杆，比别的车子要长整整一英寸——过去我从没有注意过呢，这真让人太高兴了！”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热火朝天。即使肯尼科特是在讲这种花絮之类的趣闻，哈里也要频频插话，大谈什么球状变速装置。

肯尼科特本想见过这么多名山大川之后，足以受到他们的称赞，可现在只好不作这样的奢望了，赶紧给汽车行打电话要一辆“福特”牌出租汽车。而久恩尼塔吻了一下卡萝尔以后，也来了精神，急不可待，向她报告了本镇最新消息，其中包括斯威夫特韦特太太的证据确凿的七大丑闻，以及关于赛伊·博加特的人品无人称是等问题。

远远地有一辆“福特”小轿车冒着暴风雪，破冰而来。远远看去，似乎是茫茫雾海上的一艘拖船。司机把车子停在一个拐角上，不知怎的车子忽然滑动撞到一棵树上去，一个轮子给撞坏了，车子也就乱七八糟地散在那里了。

哈里·海多克说是要用自己的车送他们俩回去。肯尼科特夫妇听出老大不情愿，就婉言谢绝了。哈里随随便便虚情假意地说，“要不然我早就把车子从汽车间开出去了——不过今天天气太差了，我连铺子都没去呆在家里——不过你们要是乐意让我送，那我就不妨去把它开出来看吧。”卡萝尔咯咯地笑着说，“不

必劳你大驾了。我想我们还是自个儿走回去吧，这天气走路也许比坐车子还要快一点儿。我真恨不得马上看到休。”说完，他们俩又拎着手提箱，一步一滑地往前走去。他们的外套早冻成冰块了。

卡萝尔原以为转眼间就能到家了，可现在那股高兴劲儿，早已烟消云散了。她举目四望，心里不觉凉了半截。可是肯尼科特呢，虽然他也一样失望，他还是满心感到了“回老家”的喜悦。

现在的戈镇，光秃秃的树干，黑魆魆的树丫枝，草坪上有几堆积雪融化后露出了松软的褐色泥土来。空地上到处都是细长的枯草。眼前那些房子在夏天，屋前屋后都有绿荫掩映可现在实在难看极了，真象监牢。

肯尼科特忽然看到了什么，几乎要掩口而笑，“天哪，你快瞧那一边！杰克·埃尔德准定给他的汽车房上过油漆了。你看！马丁·马奥尼在他的养鸡场四周修了一道新围墙，嘿，修得还真不赖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道围墙就是好。真不晓得修一码长围墙要花上多少钱呢？咱们戈镇人总不闲着冬天还忙着造墙修屋呢。远比那些加利福尼亚人还有事业心呀。唉，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家的狗窝。”

她发现，整整一冬镇上居民都把垃圾往自己的后院里倒，待到开春以后再清除。最近由于天气转暖，冰雪开始融化，后院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诸如煤灰碴子，碎骨头，破被褥，还有凝成硬块的油漆罐头都露了出来，上半部结着一层冰块，下半部被淹在低洼处的水坑里。积水已被后院里垃圾染成一片浑浊的色彩：有血红色的，暗黄色的，还有赭黑色的，几乎不堪入目。

肯尼科特又发现了新鲜东西，“你瞧大街那一边！饲料商店门面已经修过，换上了一块黑地金字招牌。整个街区面貌焕然一新了。”

而她眼里的戈镇人因为气候恶劣，身上都穿得臃肿不堪，看起来简直很象稻草人……“不妨想一想，”她心里感到很纳闷，“长途跋涉了两千英里，越过无数崇山峻岭走过无数的雄关名城，可最后就在这里下了车，准备在这里长期定居下去！我真闹不明白别的哪个地方不好干吗偏偏非要选择这个地方不可？”

这时有一个人迎面走来，身上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头上戴着一顶布鸭舌帽。

肯尼科特放声大笑，“你瞧——是谁来了！原来就是萨姆·克拉克！天哪，天气冷了，大家也穿得十分奇怪的。”

两个男人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放开。随后，他们又习惯性地开玩笑问好，“喔唷唷，喔唷唷，你这头老猎狗，你这个老魔鬼，近来你可好？”“你这个偷马的老贼，也许还是别看见你好呢！”萨姆只是隔着肯尼科特的肩膀向她点点头，反而叫她觉得有点生疏了。

“也许我真不应该离开这里，出远门旅行去。我不再会撒谎了。但愿以前的事现在都已风平浪静了，只要再走过一个街区，我又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了！”

最后他们终于到家了，贝西舅妈惊喜地迎出来。卡萝尔一眼看到了休，不顾寒暄紧走几步，两膝跪在休身旁。休结结巴巴地说，“妈妈，妈妈，你别走啦！跟我在一起，妈妈！”她也禁不住鼻子一酸，搂着休说，“不，妈一辈子再不会离开你！”

休又转头看着肯尼科特，“那是——爸爸。”

“天哪，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们，好象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肯尼科特说，“加利福尼亚那一边，象他这样年纪的小孩儿，哪里就一眼认出久别的父母了。”

托运的行李一送到家里，他们就拿出了很多出门给休买的玩具，休简直眼花缭乱：有从旧金山唐人街买来的一长溜两腮飘着

美髯的、小小的木刻雕像，小巧玲珑的平底舢板船和小铜鼓；有圣迭戈法国老艺人雕刻的积木；还有圣安东尼奥特制的套索。

“妈妈走了这么久，想妈妈吗？”她低声对休说。

她开始仔细地问休三个月来的生活——比如说，感冒过没有？吃麦片粥时是不是还要调皮捣蛋？早上碰到过哪些不称心如意的事儿？——这时候，贝西舅妈邀功请赏地插进来一句，“既然你已经出过远门玩了那么久，而且还花费了那么多的钱，我巴望你现在总可以心满意足，好好地在家里待着，不要再往外乱跑。”——殊不知在卡萝尔眼里，贝西舅妈至多只不过是唠叨满嘴废话只喜欢嚼舌头的长舌妇罢了，所以说对她的话丝毫听不进去，把话题扯到休身上：

“他喜欢吃胡萝卜吗？”

窗外的大雪已把那些后院里脏兮兮的东西都给遮盖起来了，她心里倒觉得十分高兴。她暗自寻思道，碰上这种下雪天，就是在纽约和芝加哥也不比在戈镇好到哪儿去，不过她又转念一想，“可他们室内毕竟是又漂亮、又舒适。”她嘴里哼着歌儿，正在认真地一件一件翻看休的衣服。

晌午过后，天色越来越晦了。贝西舅妈已经回家去了。卡萝尔把孩子接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女佣人走进来，不高兴地报怨：“今儿个晚上还要熏制牛肉片，牛奶没有，啥也做不了。”休什么也不管一个劲儿想睡觉，卡萝尔一看就知道是给贝西舅妈宠坏了。他一会儿大哭大闹，一会儿又拚命地去抢卡萝尔的银柄刷子，卡萝尔把它拿回来，他马上又抢了去——即便是对一个久别归来的母亲来说，这也够让人心烦的。除了休在吵闹和厨房里传来的响声以外，整个屋子显得十分死气沉沉了。

她忽然听到窗外博加特寡妇在同肯尼科特搭话，反正每逢傍晚下雪的时候，他照例都要和她说上这么一句话：“我想这雪说

不定要下整整一夜呢。”果然她又听到了这句老话。入冬以来，每天临睡前他都做同样的事：打开炉门，扒掉煤灰碴，一铲一铲地给炉子添煤。

是的，现在她已经回来了！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就好象她压根儿没有离开过一样。——至于加利福尼亚吗？难道说她真的到过那里吗？哪怕是只有一分钟，她听不到这种用小铁铲捅炉子的声音该有多好？但肯尼科特却觉得远游回来，万事新鲜，大异于前。而她呢，仿佛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步。此时此刻，她好象感到以前的种种想法又慢慢回来了。就在这一霎那，她才恍然大悟，在这次旅行中，她忙于走马看花，所以只好尽量不去想她心中的梦而已。

“我的天哪，不要让我再象以前那样！”她泣不成声地说着。休跟着她也哭了起来。

“等一会儿，妈妈就回来！”她说完就急冲冲跑到地下室找肯尼科特去了。

这时他正在取暖炉那儿忙活。虽然这幢房子各处都很寒伧，但他认为这个地下室特别重要，务必保持宽敞而又整洁。四角方方的柱子粉刷得雪白耀眼，储存煤块的木箱，盛放土豆的萝筐，还有大衣箱等等，整齐地码放着。炉门向外喷着火舌，正落在他脚跟前光滑的灰色混凝土地坪上。他目不转睛地直瞅着这座火炉，轻轻地吹着口哨——在他眼里，这个黑色圆顶的怪物，就是象征着他的安乐窝，他现在重又回到了过去，又在干自己最最心爱的每日的例行公事——他的不久前吉卜赛一般浪迹天涯的生活早已结束了，他克尽职守，陪着太太游览观光过很多名胜古迹。他满心高兴地专心盯着炉膛里正在闪闪跳动的蓝色火焰，根本没发觉卡萝尔早已走到自己身边。随后，他轻轻地关上了炉门，又美美地伸了个懒腰，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快活！

他转身看见卡萝尔在他旁边站着，兴奋地大声嚷道，“啊哟哟，是你呀，我的好太太！咱们家里舒服吧？”

“还好，”她不忍扫肯尼科特的兴致，只好撒了个谎，心里更加难过了。她暗暗想道，“现在可不行呀。我现在不能说。他千辛万苦仅仅为了我出去了三个月，我再诉苦，他会多伤心啊！”

于是，卡萝尔就向他笑笑，帮他整理这个神圣的地下室，把一只装上蓝剂的空瓶子扔到了垃圾箱里。她喃喃自语道，“只有孩子才能把我留住。要是休死了的话——”她仿佛预感到什么不祥的东西，飞奔上楼去看休，休正好好地躺在那儿呢。

她一眼看到窗台上有一个铅笔记号。那是她在九月间准备跟弗恩·马林斯和埃里克一起去野餐时记下来的。若没有弗恩那件事的话，她和弗恩准定吵吵闹闹，痛痛快快地玩。而且她还准备在冬天开好几个舞会狂欢一番呢。她瞥了一眼街对面不久前弗恩住过的那个房间。房间里静悄悄的，窗户上罩着一块陈旧的窗帘。

她想：给谁打个电话解解闷呢？但想谁都不妥。

那天晚上萨姆·克拉克夫妇俩来串过门，硬要她给他们俩讲讲那些古色古香的大教堂。他们再三说看到她又回来了真高兴，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真令人厌烦。

“受到人们欢迎，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她暗自忖度道，“可它会使我变得麻木不仁呀。可是——哦，难道说我这一生就要在‘可是’中耗尽吗？

第三十五章

一

虽然卡萝尔竭尽力全力要表示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来，但是总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来。整整一个四月里，她忙忙碌碌每天都在拾掇屋子。她给休织了一件毛衣。她在红十字会工作的时候，变得勤勤恳恳，沉默寡言，甚至维达在信口开河地说什么美国尽管历来痛恨战争，爱好和平，但可恶的德军虐待俘虏残害婴儿，所以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我们必须将德国彻底消灭。——卡萝尔也都不说话。

钱普·佩里太太患肺炎期间卡萝尔曾经自告奋勇去护理，但最后佩里太太还是走了。

在送殡的行列当中，有十一位南北战争时期的退伍军人和开边拓荒时代的老人，如今他（她）们都已年逾古稀，老态龙钟，恰似风中之烛。遥想几十年以前，他（她）们还是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跨上野性未驯的烈马，驰骋在茫茫大草原上，茂密的青草在他们脚下随风起伏。现在他（她）们却步履蹒跚地跟在一支乐队后面往前紧赶着。那支乐队是由镇上商人和中学生拼成的，他们乱七八糟地走着，衣服乱七八糟，也没人指挥，但却在吹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一群衣衫褴褛，但哀哀欲绝的街坊邻居，就在庄严的哀乐中，踏着残雪淤泥，艰难地往前走去。

钱普丧偶以后心碎欲绝，他的风湿病也每况愈下。店铺楼上的那些房间里，几乎是一片沉寂。慢慢地他甚至干不了在谷仓里收购小麦这样的轻活。庄稼人用雪橇满载小麦而来，怨声四起，说现在钱普连台秤都不会看了，好象整天在幽暗的谷仓里找着什

么人似的。人们时常看到他偷偷地穿街过巷，神情木然，尽量不与人照面，最后才慢悠悠拐进了墓地。有一回。卡萝尔亦步亦趋紧跟在他后面，哪知道发现这位举止怪异、满身烟臭、痴呆呆的老头儿，一下子扑倒在白雪皑皑的墓地上，还张开两条粗壮的胳膊臂，拥抱那冰冷的坟头，就象是不让他的老伴儿挨冻受凉似的。六十年来，天天晚上他都蹑手蹑脚地给她盖好被子，如今她却孤零零地躺在这里，还有谁来照顾她呢？

谷仓公司的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辞退了他。其原因是，谷仓公司没有钱，开支不出养老金。

卡萝尔想尽办法希图能使钱普当上邮政局长。那是镇上惟一的只管领月薪的闲职，任职的一般都是受人敬重的孤寡老人，反正所有的工作都由小职员包下来做的，殊不知昔日酒吧间侍应生的伯特·泰比捷足先登当上了邮政局长。

看在卡萝尔的面子上，莱曼·卡斯开了恩，让钱普就在面粉厂守更，好歹有一个栖身之处。但是，却有不懂事的玩皮的小男孩趁着值夜的钱普低着脑袋打瞌睡的时候戏弄这个可怜的老头儿。

二

卡萝尔一听到雷蒙·伍瑟斯庞少校即将归来，心里万分高兴。他中了毒气以后，尽管已无大碍，但体质依旧很虚弱。雷蒙现已退伍，是随首批复员军人一起回国的。听说他这次回国，事先没有在信中提及，维达一眼看到他，万分惊喜，就昏了过去，接着执手相诉、相思，一天过去雷蒙都没露面。卡萝尔去看他们的时候，维达除了跟雷蒙有关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一字不提，而且总是执子之手，寸步不离。不知怎的，卡萝尔一看到他们如此恩恩爱爱，心里真不是味道。再说今日的雷米埃——要是跟从前的雷

蒙相比，当然判若两人了。他穿着一套可体的军装，佩戴肩章，下面是闪闪发亮的长统皮靴，看上去老成持重。他脸上的表情已变了样，嘴巴也比过去紧得多了。雷米埃，他真可以说今非昔比了——他现在是威风凛凛的伍瑟斯庞少校了。他肯定地强调说巴黎还远没有明尼阿波利斯那么漂亮，美军的优良作风为美军留下了纪律严明的美名。肯尼科特和卡萝尔听他这么一说，也都感到由衷的高兴。肯尼科特还毕恭毕敬地执弟子礼，问他一些军事情况，比如说，德国到底有没有性能良好的飞机，比方说，有叫什么“突击部”的，“虱子”的，也还有叫什么“命归西天”的。

一个星期没过，伍瑟斯庞少校就当了时装店的有权有势的经理。哈里·海多克自己将集中精力，专心经营位于交叉路口的各个村子的五、六家分店。眼看着未来的三十年里，哈里将成为戈镇的富商巨贾，伍瑟斯庞少校也将跟着他有万贯家产，维达禁不住喜上眉梢，遗憾的是她在红十字会里绝大部分工作不得不都暂时辞掉了，因为雷蒙体质尚未完全恢复，雷蒙至今仍然需要她的照顾。

卡萝尔一看到他脱下军服，换上一套椒盐色便服，头上戴上一顶崭新的灰呢圆顶软礼帽，不免又感到很失望。她好像觉得：他已经不是伍瑟斯庞少校，从前站柜台的雷蒙又回来了。

在他刚退伍回来的那一个月里，雷蒙受到许多小男孩的尊敬和羡慕，异口同声地都管他叫“少校”，但是这一个尊称不长时间就变成了“扫街”。所以现在即使他从街上走过，小男孩们仍不屑一顾地只管在地上打弹子。

三

战时小麦市价不断上涨，戈镇这个小麦高产区显得越来越欣欣向荣了，结果引起戈镇周围地区的一次大迁移。

卖掉小麦得来的钱，并没有长期存放在庄稼人的口袋里，许多设在产地附近的市镇，都在动脑筋打算盘呢。衣阿华的农场主以每英亩四百元的价钱卖掉他，纷纷迁居到明尼苏达来。土地买卖或抵押中，戈镇人——其中包括面粉厂老板，地产经纪商，律师，商人和威尔·肯尼科特大夫在内——大发横财。他们按每英亩一百五十元的价格把地买进，接着按每英亩一百七十元卖出，随后再继续买进，来回倒腾着。不到三个月，肯尼科特就赚了七千块钱，居然比他给人看病所收的诊金高出四倍以上。

初夏的时候，一个繁荣戈镇运动在戈镇蓬勃发展起来。商会认为戈镇不但是个盛产小麦的中心，而且也是设立各种工厂、避暑别墅和政府机关的好地方，有必要为此而奋斗一番。主持其事的，就是新近到戈镇来做地产投机生意的吉姆斯·布劳塞先生。要知道，这位布劳塞先生是远近闻名的实干家。他非常喜欢人们管他叫"诚实的吉姆"。他身材魁伟，举止稳重，喜欢热闹，极具幽默感。他这个人长得红光满脸，两眼眯缝，两手通红而又粗大，衣着鲜亮，见了女人就大献殷勤。他是镇上惟一由于感觉上的迟钝而丝毫没有觉察出卡萝尔的冷淡态度的人。有一次，他一面搂住她的后腰，一面用轻佻的口气跟肯尼科特说，"喂，大夫呀，我说，你的太太可真是娇小可爱！"殊不知她闻言十分恼火，冷冷地说，"承蒙阁下夸奖，不胜感激之至。"他却毫无感觉还往她脖子根吹气，根本不知道自己碰了一鼻子灰。

布劳塞这个人喜欢拉拉扯扯动手动脚。每次他到肯尼科特大夫家里来，少不了总要去摸一摸卡萝尔，碰一碰她的玉臂，或是她的腰肢。卡萝尔虽然心下憎恶，但还是有点儿怕他。她暗自寻思，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说过埃里克的事，所以才敢如此大胆放肆。在卡萝尔口中，布劳塞从来没有被说过一句好话，但肯尼科特和其它人却大加赞扬，说，"也许他举止方面有点儿过火，但

比干劲，比精明，我们哪一个人也都赶不上他呀！你听过他对埃兹拉老头儿所说的那一段话吗？他拍了拍埃兹拉的肩头说，“喂，老兄呀，你为什么要跑到丹佛去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挪动地球。我们这儿只要修起了‘白光大街’，到了那时候，即使是天大的问题都搁得下，不用发愁！”

卡萝尔尽管恨透了他，但镇上的人却是竭诚欢迎这位布劳塞先生。戈镇商会特为这位贵宾在明尼玛喜大旅馆设宴接风洗尘，盛况空前，连菜单都是用金字印制的，可惜菜单上面错字比比皆是，免费招待雪茄烟和苏必利尔湖特产的鲑鱼，可惜这些鲑鱼涂上的一层黄油太厚了，看起来就象箬鳎鱼一样。到场人非常多，不一会儿，连喝咖啡时用的小碟子都给雪茄烟灰装满了。大家七嘴八舌，大小红口白牙都在张着，畅谈什么要鼓气，要苦干，要有精神，生龙活虎，极富事业心，而且还要意志刚强，当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接着照例谈到什么漂亮的女人，本乡本土，詹姆斯·J·希尔，又从蔚蓝的天空，碧绿的田野，一直谈到庄稼丰收，以及日益增长的人口，投资后的高额利润，危及国家安全的外国煽动者，美国政体稳如磐石，参议员克努特·纳尔逊，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光荣的业绩，天空海阔，乱扯一通。

大会主席哈里·海多克给大家介绍诚实的吉姆·布劳塞时说，“诸位乡亲，鄙人深感荣幸地告诉大家，布劳塞先生虽然刚来本镇不久，但他不仅已成为我的知心好友，而且也是我们繁荣戈镇运动的绝对领袖。至于我们这个运动如何才能实现呢？布劳塞先生有很多宝贵的意见，现在就请他来给诸位讲一讲，大家鼓掌欢迎。”

布劳塞先生一站起身来，卡萝尔看到了一头长着骆驼脖子的大象——红脸盘，红眼睛，拳头挺大，可惜偶尔要打嗝——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命里注定的国会议员，可惜现在成了个地产老

板。布劳塞先生先是向他的那些充满热情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微微一笑，然后就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一次精彩的鼓动：

“前几天，我没想到会在咱们这个可爱的小城的街上大吃一惊。原来是我碰到了一个专挑刺儿的人，真算得上是天底下心眼儿最最坏的家伙——简直比长了角的癞蛤蟆或是得克萨斯的蝮蛇还要坏！（全场大笑）你们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动物吗？原来他就是一个净爱吹毛求疵的人！（哄堂大笑和热烈鼓掌）

“亲爱的朋友们，上天可鉴，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我们美国人跟外国那些胆小鬼和吹牛大王是不一样的。同他样相比，我们更富于开拓和进取。对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的美国人来说，哪怕是面对着天底下最难办的事儿——他都是毫无惧色的。不管干什么事，一挥而就——这早已成为他的座右铭！比方说，他要是想回来吃早餐，那末，即使是在天涯海角他也一定会赶回家来。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时来了一个大傻瓜，居然想要阻止他！这不是自寻死路嘛！其实连那个大笨蛋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位旋风老先生连吹带卷把他刮到这个地方来的！（一阵笑声）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眼前就只有这么少的几个胆小如鼠、目光如豆的人，用疯子来称我们的开天辟地的壮举。他们还不信我们会把戈镇——但愿上帝保佑她——发展到跟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或都庐斯一样繁华热闹。我在这儿说一句，天时地利人和，戈镇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它的繁荣，将不会太遥远了！在座的诸位中假如有谁也持有悲观的宿命论的看法，不乐意追随吉姆·布劳塞搞大进军，请你出去！就我所知，在座各位都很热爱本乡本土，决不容忍哪一个家伙冷嘲热讽来找自己的家乡的碴儿，即使是那个家伙再狂妄自大——顺便要提一下，我认为农场主联盟和所有形形色色的赤色分子都在其中。既然他们都在一起找社会繁荣和个人产权的碴儿，那就叫他们统统滚他妈的

蛋！

“乡亲们，众所周知，本州风景秀丽，物产富饶，独冠全国。可是这儿还是有不少人认为别的地方的月亮都比戈镇的圆，说我们这儿黄金宝地——西北部如何也都比不上东部和欧洲各国。这全是放屁！‘哈，哈，’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吉姆·布劳塞不是扬言说住在戈镇并不比伦敦、罗马——以及所有其他的大城市差吗？那末，吉姆这个笨瓜又怎么会知道呢？’好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怎么会知道的！嘿，那些大城市我吉姆一无例外全去过，整个欧洲——甚至连四角旮旯里我都跑遍了！他们休想骗我吉姆·布劳塞！告诉你们，整个欧洲死气沉沉，破烂不堪，整个欧洲惟一生气勃勃的力量——那就是我们正在那里作战的美国子弟兵！在伦敦——我待了三天，每天都走马看花似的到各处去转一转，老实告诉你们，什么都没有看着，看来看去只不过就是红色的伦敦雾罩着一些老掉牙的大楼房子，真叫人大摇其头。说起来可能你们还不会相信，偌大的一个伦敦一座第一流的摩天大楼都没有。就说我国东部那一拨吹毛求疵的势利小人，也不比欧洲人强到什么地方去，下一回，要是有从赫德森河两岸来的洋场恶少嘟囔着，吓唬人，拚命要想惹起你们心中的怒火来，那末，你们不妨告诉他，说我们西部人身强力壮，富有进取心，就是把偌大的纽约市双手奉送，我们都不希罕呢！

“最后我要说的这一点，就是鄙人深深地感到，戈镇将来不但会成为明尼苏达州的骄傲，在这个北方之星一枝独秀，人民安居乐业，子孙光宗耀祖——它跟上帝佑护下繁花似锦的大地上其他别的城市一样，也有的是高雅的风尚和发达的文化等等。请你们相信，吉姆句句是真！”

吉姆的鼓吹持续了半个小时，海多克主席才提议大家一致向布劳塞先生致以衷心感谢。

于是，这个“繁荣戈镇运动”就算正式开始了。

要创出名气，必须来一点新潮的“出风头”的地方。于是，在商会的资助下，重新建立乐队，并给队员们添制了镶金边的紫色制服。业余棒球队从得梅因雇来了一位棒球高手，并拟定了跟方圆五十英里以内各个城镇举行球赛的日程。市民们乘坐一辆专车陪着球队一起南征北战，充当啦啦队，车上挂着一面写着“请看今日繁荣的戈镇”字样的大旗帜，乐队也在演奏《笑吧、笑吧、笑吧》的乐曲。无论球队战果怎么样，戈镇的《无畏周报》照例是刷出一则骇人的头条：“小伙子们，赶快上！让我们戈镇的声名威震全球！我镇球队所向无敌，又取得了辉煌胜利！”

不久又是捷报频传，“白光大街”竣工。这种“白光大街”在中西部真可以说风靡一时。所谓“白光大街”，不外乎是沿着大街的两、三个街区，竖起一些富于装饰性的华灯罢了。《无畏周报》上醒目地刊登这样的标题：

白光大街竣工

戈镇入夜耀如白昼，恍如百老汇

可敬的吉姆·布劳塞先生发表谈话

气势宏伟气势不凡势头直逼双城

戈镇商会重金礼聘明尼阿波利斯某广告公司的大主笔撰稿，编印了一本戈镇投资指南。这位年轻的大主笔红红的头发，吞云吐雾。册子出来后卡萝尔才吃惊地知道：燕子湖和明尼玛喜湖盛产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梭子鱼和鲈鱼，湖边天然森林风景秀美世界闻名；戈镇的住宅建筑，已集庄严、舒适和雅致为一体，草坪和花园闻名遐迩；戈镇的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也因为楼堂宽敞，藏书丰富，门类齐全，窗明几净，独冠全州；戈镇各面粉厂制造的面粉远销国外首屈一指；戈镇附近各农场，生活水平非常高，家

家户户吃的是黄油面包，他们的产品，即一号硬粒小麦和霍尔斯坦种奶牛更是上等的精品；戈镇各商号店铺所经销的商品，品种齐全，备货充足，店员经验丰富，接待主顾殷勤周到，堪与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各大百货商店媲美。总之一句话，戈镇成了天堂。

“想不到在这位主笔笔下，戈镇成了我一直心向神往的地方。”卡萝尔说。

戈镇商会后来居然招徕了一家资金不足的小厂商，准备在这里制造木质的汽车方向盘。肯尼科特知道后觉得很高兴，但卡萝尔一看到那位厂商，不禁想好一个可怜的傻瓜——过了一年以后，他果然倒闭破产了。卡萝尔心里倒也不觉得特别难过。

许多农场主把土地变卖了以后，就都迁到镇上来住了。地产价格上涨了三分之一。可是现在卡萝尔对什么都绝望了，再也不去找寻什么良辰美景，什么美味佳肴，什么笙歌仙乐，什么独到之论，什么智勇圣贤，她觉得，象从前那样一个尽管寒伧但很淳朴的市镇，她不管怎么说还能容忍，但象眼前这么一个既寒伧而又狂妄的市镇，她委实难以忍受。虽然她能够屈尊俯就去护理钱普·佩里太太，尽管她能忍受萨姆·克拉克那股戆直劲儿，可是她怎么都提不起劲来给“诚实的吉姆·布劳塞”鼓掌。想当初肯尼科特向她求爱的时候，曾经说过希望她能爱戈镇，为戈镇繁荣一尽绵薄之力。现在这个市镇既然正象布劳塞先生和《无畏周报》所说的那样美仑美奂了，那末，她可以停止她的努力了。用不着说，她也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第三十六章

一

肯尼科特实在无法忍受，所以对卡萝尔的那种异端邪说，他不再象在加利福尼亚旅行期间那样处处姑息迁就了。她原本不想表露出来，免得惹人注意，不料使人觉得她对“繁荣戈镇运动”十分冷淡。对于这个运动，肯尼科特倒是大力支持，所以要求她对建设“白光大街”和新的工厂表示热情关注。他说，“说老实话，我已经尽我所能，就差你了。多年来你一直抱怨戈镇太丑，可现在士气高涨，正在进行美化戈镇的努力奋斗，你却如此冷淡，那么不给人面子，连欢送都不愿去。”

有一次，肯尼科特正在吃午饭，突然大声说道，“不知你有没有听说，我们非常可能还要开一个厂——一个奶油分离器工厂！即使你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我也希望你能有所表示！”一听到他那雷鸣般的吼叫声，孩子就被吓得“哇”地一声连哭带跑，直奔到卡萝尔跟前，没头没脑地倒在妈妈怀里；肯尼科特自讨没趣，只好向他们母子俩求饶。他一想到连自己儿子都不了解他，不免就有些泄气。

可后来一件与他们一点也不相干的事造成了卡萝尔的出走。

这一年初秋，反战运动渐见声势，来自瓦卡明的消息说县里的行政司法长官禁止在本县进行反战宣传。可竟然有人顶风作案，公开宣布说他一、两天内要在某一个农场主议政的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给报知了官府。于是，由那位行政司法长官亲自率领一百名商人组成的大队人马提着灯笼出动搜捕——火光耀日，队伍迅速出动，抓捕了那个人，罚他跪在铁栏杆

上游街示众，然后被押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驱逐出境，并且还警告他今后不允许再流窜到这里来。

这一事件就在戴夫·戴尔的药房里议论开了，当时萨姆·克拉克、肯尼科特和卡萝尔也都在那里。

“对付那些家伙就得那样——格杀勿论！”萨姆首先说。肯尼科特和戴夫也十分得意地随声附和，“真是高见，高见！”

卡萝尔拂袖而去，肯尼科特目送着她走出了店堂。

吃完晚饭，她知道他正隐忍不发，恐怕转眼之间就是一场暴风雨。等孩子上了床以后，他们俩闲坐在前廊的帆布椅里，他用试探的口吻说着，“我觉得，你好象认为那个反战分子不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吧。”

“你不觉得萨姆这个人太喜欢逞威风吗？”

“所有这些发起人，嘿，还有许多德国佬和北欧乡巴佬，他们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他们全是亲德派，绥靖主义分子——丝毫都不错！”

“那么你听到这位发起人说过亲德的话了？”

“当然没有啦！幸亏长官迅速出动，一举成功，没让他得逞！”他装腔作势地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说这个事儿是违法的，而且还是一位司法长官干的！既然法官自己都知法犯法，你为什么还能指望那些侨民守法呢？这难道就是一种新的法规吗？”

“可能不是完全合乎规章法令办事的，但是，那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反正他们今天不反明天说不准就反了呢！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和美国公民的权利，暂时把那些死板的东西抛开，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卡萝尔心里纳闷，“真不知道他的这种论点是从哪一篇社论看来的？”于是，她就抗议说，“你听着，亲爱的，为什么是那位

长官干了这件事而你们不敢呢？你们之所以反对这位发起人，并不是你们认为他在煽动民心，而是害怕他把那些庄稼人联合起来，不让你们镇上这些人通过承接抵押、收购小麦和开店经商等方式牟取暴利。当然罗，这会儿正赶上我们跟德国作战，只要是你们不喜欢的事，不管是商业上的竞争也好，还是低级的音乐也好，你们都可以给它扣上一顶‘亲德’的帽子。要是我们这会儿在跟英国作战，恐怕那些人就被称为“亲英派”了。等到战争一结束，我想你们又要管他们叫赤化分子吧。这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绝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金钱万能——我们总是希望金钱落进自己的腰包里。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违法搜捕是得到上帝的恩准的。不管教会也好，还是政治演说家也好，他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想，当我管博加特太太叫‘清教徒’，管斯托博迪先生叫‘资本家’的时候，我也常常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你们做买卖的人，脸皮更厚，心更黑，手段更辣，远非我所能相比——”

卡萝尔要讲的话儿远远还没有完，无奈肯尼科特也顾不上象往日里那样对她相敬如宾，一下子跳了起来：

“住嘴！别再卖弄你这一套！你嘲笑我们戈镇，说它有多么寒伧，多么沉闷，我忍了。你瞧不起一大拨象萨姆那样的好人，我也随你高兴去吧。甚至于你在挖苦我们搞的‘请看今日繁荣的戈镇运动’的时候，我也都撒手不管。可是你竟然也同意煽动！这一点我死都不答应！你闪烁其辞，可是更是欲盖弥彰昭然若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老实告诉你，你们这些煽动分子不会有好下场的！没有一点儿爱国心，我真没想到我还得教自己妻子爱国！你要再执迷不悟，别怪我不顾咱们多年夫妻恩爱情！还有一个事情，我说你也许还会胡言乱语讲什么要求言论自由！哼，什么言论自由不自由！我说我们这儿自由多得实在数不过来

了，什么言论自由啦，什么煤气自由啦，什么啤酒自由啦，什么恋爱自由啦，还有——你那开口闭口净是该死的自由啦。要是这事叫我来管，你们这些人别指忘会躲过去！哪怕是我真的不得不把你抓了起来——”

“威尔！”她也火了。“依你看来，我要是听了‘诚实的吉姆·布劳塞’的讲话没有象大家那样如痴似醉，难道也算是‘亲德’派吗？依你看来，我是不是该规规矩矩，做一个好媳妇吧！”

他嘴里还在叽哩咕噜地发牢骚，“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跟你平日里的批评，一听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本来我早就该知道，凡是有益于戈镇的事情，你都会表示反对——”

“你可说得非常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始终如一的。我并不是属于戈镇的。我就要这么说，无论事实上是戈镇错了还是我错了。反正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既然我在这里人人讨厌，那我索性离开就得了。我再也不用问你答应不答应了。我说什么也得走了。”

他软了下来，低声说：“你要走多长时间？”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一年，也许就是一辈子呗。”

“我明白了。当然罗，我也是很乐意干脆把诊所卖了，陪着你到处跑呢。你乐意让我跟着你一块儿去巴黎学艺术吗？那时候，也许我身上穿着棉绒裤子，头上戴着女人的无边小帽，吃意大利细条实心面过日子？”

“不，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你并不理解我。我不久就要走了——真的我要走了——并且是单独一个人走！我自己找工作——”

“找工作做？找工作做？我知道了，原来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原来是你工作太少，闲得发慌呢。你要是身边有五个孩子，又没有雇女佣人，而且还得象那些农妇既要干家务，又要

忙着挤奶油，那么，我想你可能就会现实一点了。”

“我知道。人们——不分男女——就象你那一号人十之八九都会这样说的。他们都那样看我。反正我不打算跟他们争辩。那些生意人每天七个钟头坐在公事房吹牛说大话，却轻描淡写地要我生一打十二个孩子试试看。实际上，象那样的生活我又不是没过过！我们三天两头雇不到佣人，所有的家务还不是我干的？此外，我还要照看休，又要去红十字会工作——而且红十字会的工作也做得人见人夸。至于烧菜和扫地等打杂的事儿，我也做得很出色——这些你敢否认吗！”

“不敢，不敢，你确实如此——”

“可是，你刚才还说我干活儿越多越累，心里越乐呢！不，全不是那回事呢。我要是全身透湿，那有什么好高兴！不错，那是工作——但毕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要知道适合我干的是管理办公室或图书馆，或是看护和教育儿童。但是，象洗碗碟那样单调的工作，那是谁都讨厌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多的妇女所讨厌的。现在该是我们洗手不干的时候了。以后我们用洗碗机来代替它，我们走出厨房，闯进你们男人历来小心翼翼地把持着的办公室、俱乐部和政治机构！哦，我们这些被压抑过度的女人，简直已经彻底绝望了！那么，你们干吗还要把我们拉在自己身边，两下都别扭呢？所以说为了你着想，我还是一走为好！”

“难道你就舍得撇下休吗！”

“当然罗，舍不得，所以我打算要把他带走。”

“假如说我不答应呢？”

“你敢！”

肯尼科特绝望地说，“唉——卡丽，你究竟想要干什么呀？”

“哦，我只不过想跟你谈谈罢了！不，还有比它更加重要的事情，我想知道什么是生活，就是最舒适的理疗也不比这个问题

对我更有吸引力。”

“你知道不，一味回避问题终有一天会无路可退？”

“可能是这样。不过，我并不是按照你的看法来理解‘回避’这个字眼。我不会管它叫——你知道戈镇以外的世界该有多大，该有多精彩，你干吗要把我划地为牢，一辈子圈在戈镇呢？也许有一天我是会回来的，不过，至少我要先找到什么是生活的真谛。现在就算我是因为胆小才逃走的——好吧，那你就说我胆小也无妨，说我回避也无妨，反正随你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长期以来，我的所做所为都是战战兢兢，为的是害怕人们给我乱戴帽子。所以我想离开这里，让我清静清静，好好去思考一些问题。我就要走了——我马上就要走了！我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可我也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说，我有保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对我而言，你就是我的命根子！我觉得没有你什么都没有意义。虽然我决不会赞同你的那些荒诞不经的想法，可我又是一刻儿都离不了你。恐怕你从来都没有想过我离不开你，你‘自己要离开我，去过一种豪放不羁，自我表现，自由恋爱，实现自我，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办的生活’，是吗？”

“但你可以强行留下我吗？”

他无言以对怅然若失。

二

整整一个月，他们都在讨论上面这个问题。他们两人都十分伤心，有时候简直快要掉眼泪。每次他总是老调重弹，说什么她应该尽到妻子的责任，于是她也同样用一套陈词滥调来大谈什么妇女自由。虽然这毫无意义的争论并不能使事情有所改观，她觉

得：只要真的能够离开大街，她会象初恋时一样心花怒放。可是肯尼科特始终没有作出明白的表态，他至多事先透风一般——对人家说她“打算出去短期旅行，希望看看战时的东部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十月里，大约是欧战快结束的时候，她离开了家，动身前往华盛顿。

她之所以决定要去华盛顿，是有一定原因的。她觉得华盛顿不象纽约那么拿名字吓人，二是她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比较幽静的街道，好让休去玩玩，三是战时的首都任务紧张，那里急需成千名临时职员，她可以借此找到进入政界工作的机会。

虽然贝西舅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列举出一大堆理由来说明孤身远行，还带着休的害处，竭尽全力加以劝阻，她还是决计要把休带在自己身边。

她有时会想，真不知道能否在东部跟埃里克邂逅，但这念头瞬息即逝。

三

卡萝尔走的时候看到只剩下肯尼科特一个人，最后还留在车站的月台上，他正在一本正经地向她挥手呢。他脸上充满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怅惘，紧绷着嘴唇，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她也久久不停地在向他挥手，直到他的人影看不见了——这时她真恨不得从车厢出口处跳下去，重新回到他身边去。现在她才想到：仅在她要失去他的时候，她再意识到他的爱多么珍贵。

现在她终于获得了自由，心里却感到非常空虚。这个时刻她一点都不高兴，她象在一落千丈的低谷，不用说极其凄凉，然而，也可以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大好时机，因为现在她已不再继续往下滑，而是开始往上攀登了。

她叹了一口气说，“要不是威尔宽宏大量，给了我盘缠，我再想走也是枉想。”但又转念一想，“有多少个女人，要是她们有了离家出走的盘缠和资本，难道还肯在家里待着吗？”

休不久就开始厌烦起来，“妈妈，坐火车真难受呀！”他紧挨着她坐在这节普通旅客车厢的红丝绒座椅上。他才三岁半，毕竟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孩子。“我觉得坐着火车玩儿真没意思，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博加特大娘好吗？”

“哦，这可不行呢！博加特太太十分疼你，是吗？”

“是的。她给我小甜饼吃，她还跟我讲过什么上帝。你从来不跟我谈上帝。你干吗不跟我谈谈上帝呢？博加特大娘说赶明儿我要当一个传教士。你看我象个传教士吗？妈，你说我能替上帝传播福音吗？”

“哦，我说，恐怕要你们这一代人来接替我们这一代人的反抗呢！”

“妈，什么叫做‘一代人’呀？”

“那就是照亮人们心灵世界的一道光辉。”

“那是什么呀。”他这个孩子真可以说是天真至极，缺少想象力；他身上没有丝毫幽默感。她吻了一下他皱着的眉头，心里觉得异常奇怪：

“我真象是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喜欢过一个不中用的瑞典小伙子，说出过一些离经叛道的看法，这会儿扔下自己的丈夫外逃了。现在连我的亲生儿子都问我为什么不跟他谈谈上帝。但是我的这部小说决不会照他们的想法发展下去的，因为我既不会无病呻吟，也不会有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我得到拯救。看来我跑得愈加遥远了，并且越远越高兴，简直高兴得快要发疯了。戈镇早已消失在后面的一片尘雾迷漫的残茬枯茎之中，我却仍然抬眼正视着前方——”

她转过身来对休说，“小宝贝，你知道在蓝色的地平线那边有什么东西吗？”

“什么呀？”孩子好奇地问。

“在那边有很多大象，背上驮着金色象轿，里面坐着脖子上戴着红宝石项链的年轻的印度公主；在那儿，我们将会发现拂晓时的大海颜色洁白得就象鸽子的胸脯；在那儿，我们将会发现一幢白绿相映的房子，里面有很多的书和银质茶具。”

“那么，有没有小甜饼呢？”

“小甜饼？哦，你别着急，肯定会有的。我们吃面包和麦片粥，吃这些就够了。小甜饼吃多了也会腻的，要是不见到的话反而好一点。”

“那真是太好玩了。”

“哦，你真不愧是肯尼科特家的好儿子！”

“那可不是！”肯尼科特二世说着，觉得困了就靠在他妈妈肩头上睡着了。

四

卡萝尔的出走引起了《无畏周报》的注意，周报发表评论说：

威尔·肯尼科特太太及其儿子休，已于上星期六搭乘第二十四次列车前往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并将在上述地方做长期停留。据肯尼科特太太向本记者透露，全国以华府为中心，正在展开各种战时服务活动，为此她短期内计划就在那里从事一项具体的战时服务工作。卡萝尔在当地红十字会时就工作积极表现突出，红十字会同仁一致称赞，今后不管她到任何战时机构服务，必将作出极其重大的贡献。戈镇报效祖国的旗帜上，将要增添又一颗熠熠闪光的明星。我们尽管并非有意与毗邻

兄弟各镇争胜，但纵观本州，凡是与我镇规模相同的市镇，尚无有能与本州比肩者。因此务请今后诸君要多多注意正在不断繁荣中的戈镇。

*　　　　*　　　　*

本报又获悉戴夫·戴尔夫妇，戴尔太太的妹妹珍妮·戴博恩太太，以及威尔·肯尼科特大夫，于本星期二在明尼玛喜湖畔举行愉快的野餐会。

第三十七章

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求职，卡萝尔已在军人保险局找到了工作。尽管她刚到交战双方就已签署合约停战，但这个局还是照常办理保险业务。她的工作是把来往的信函一一归档，接着又口授咨询信的答复信稿。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极其琐屑单调的工作，但她自以为她已经把“真正的工作”找到了。

没有多久她的幻想却又破灭了。她发觉机关里的日常工作是如此之重，几乎把人累得要死。而且机关团体内部也是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如同戈镇一样。而且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妇女十之八九都随随便便地过日子。在她们十分拥挤的小房间进餐时往往有啥吃啥，本来不注意营养，但她同时还发觉职业妇女可以如同男人一样公开地结交朋友或是树立仇敌，象男人一样自由自在过周末，这可是一个家庭主妇难以得到的乐趣。看来这个广阔的世界并不需要她有多高的艺术修养，但她觉得她经手发出的信件以及她跟全国各地忧心如焚的男女之间所保持的联系，已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因为这些重大事件并不仅仅局限于大街和厨房，而是跟巴黎、曼谷、马德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她认为她可以同时兼顾工作和生活。既做机关工作，而又不会丢了她善于持家的本领，例如说，象烧饭洗衣这样的工作，本来是不费时间的，可是在戈镇，由于贝西舅妈老是拿各种事情来打岔儿，少说也得花十倍以上的时间才干得完。

每天在办公室干了一天工作以后，总是累得精疲力尽，但她心里还是感到极大的安慰。由于如今她再也用不着处处小心自己

的一言一行，以免因为自己的种种不同想法向《芳华俱乐部》的会友们赔礼道歉了，而且也用不着每到晚上就要向肯尼科特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了。她觉得她自己不再是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妻子，而是一个完整的人。

二

华盛顿有她梦寐以求的优美雅致的城市风光：绿荫深处白色圆柱依稀可见，举目四顾，不是宽敞的林荫大道，就是迂回曲折的幽静小巷。她工作路上要经过一幢黑魆魆的四四方方的房子后面有一个院子，种着木兰花；二楼窗口的那块长窗帘后有一个女人一直东张西望着。卡萝尔觉得她十分的神秘那个女人就象是一部罗曼蒂克小说里神秘的女主人公，但是小说情节发展每天安排得都不相同；有时她是一个女凶手，有时她却是一位大使的弃妇。这种莫测高深的神秘——卡萝尔觉得在戈镇是闻所未闻的，在戈镇从来不会有这种神秘。要知道，在戈镇，居民家家门户洞开，一目了然，谁跟谁都非常熟悉；在戈镇更没有通往禁猎地的秘密的扉门，以便使人们沿着苔癣斑驳的小径进入一座古色古香的花园，碰到很多惊人的奇遇。

有一天下午，克莱斯勒为招待政府机关的职员举行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后已是傍晚时分，她步态轻盈地走到第十六大街。天色渐暮，华灯初上，发出一团团柔和的光辉。微风拂面，带着草原的清新，还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当她抬眼看到马萨诸塞林荫大道上榆树绿荫如盖的街景，当她在至今仍旧完好无缺的苏格兰神庙跟前叹为观止，她不由得爱上了这个城市，正如普天之下她只爱自己的儿子休一样。她偶然还看到黑人的小棚屋现在已改成画室，里面挂着桔黄色窗帘，摆着一盆盆木犀花；在新罕布什尔林荫大道旁，有很多大理石私人住邸，交给一个男管家照看，还有

漂亮的高级轿车；路上还有一些人，看上去很像小说里描写的探险家和飞行员。日子如白驹过隙，一天天过去了，她知道她这次从家里跑出来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有了不少收获。

到华盛顿后，她发现房子很难找，所以有时她不免感到很泄气。开头，她在一幢破破烂烂的大楼里租一个小房间作为歇脚处，女房东尽管上了年纪，但见了人总是好象别人借了她二升黑豆钱，爱吵架。照顾休的那个保姆，也不是很经心。不过，没有多久，她好歹有了自己的家。

三

卡萝尔最先结识了一位，廷库姆美以美教会的教友，住在一座红砖头大教堂里。原来维达·舍温给她写过一封介绍信，给她介绍了一位为人诚挚的女教友。这位女教友戴着一副眼镜，身上穿着一件方格花纹绸背心，很相信查经班。她随即把卡萝尔介绍给廷库姆教会的牧师和其他比较虔诚的教友，卡萝尔又有了很多新朋友。现在卡萝尔在华盛顿，如同在加利福尼亚一样，发现这里也有一条从远处移植过来，而且还精心加以保护的大街。这个教会的教友大多是从许多草原小镇上来的。因此，这个教会就成了他们的交际场所和共同旗帜：他们在这里过在家乡的生活，星期日去做礼拜，参加主日学，“爱泼沃思联谊会”、听牧师讲道和到教堂来一起聚餐。在他们看来外交使节、新闻记者和不信神的科学家都是不怀好意的，因此尽量避免跟他们往来，他们恪守着廷库姆教会种种教规，保持他们的道德和习俗。

他们对卡萝尔表示由衷欢迎，也问起她丈夫的情况，还告诉她小孩子肚子痛了如何处理，在教堂聚餐时热情招待，尽管这样，她心里依然觉得十分惆怅而又寂寞，真恨不得去参加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即使被抓去坐班房也好。

有的时候她会发现华盛顿处处也带有浓厚的大街色彩，相信在纽约或伦敦，毫无疑问，她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戈镇那种拘谨沉闷的气氛，同样会在华盛顿兼包膳食的公寓大楼出现。在那里，机关白领和一些彬彬有礼的年轻军官闲扯电影；不管在星期天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中，在影剧院的人群里，还是在各州同乡会的宴会上，都有萨姆·克拉克那样的人和博加特寡妇那样的人存在。而且来自得克萨斯州或密执安州的老乡，总会心情激动地说，他们始终深信自己草原上的小镇“比这个自以为是的城市要远远地生气勃勃，而又富有人情味”。

但她发现华盛顿也还有其独特的一面。

盖伊·波洛克写信给卡萝尔介绍了自己的表弟：他的这位表弟现为陆军上尉，是个爽朗活泼的年轻人。他们认识后，他常常带卡萝尔去参加晚会，在那里喝茶跳舞。他还非常喜欢呵呵大笑，而卡萝尔一直想听到的，就是象他这样乐乐呵呵、无忧无愁的笑声！这位陆军上尉又把卡萝尔介绍给一位给国会议员作秘书的女人，一个愤世嫉俗的年轻遗孀，交际甚广。经她介绍，卡萝尔又认识了很多司令官、少校、新闻记者、化学家、地理学家、财政金融专家，还有一位女教师。这位女教师因为平时参加激进的妇女参政运动，因此也就把卡萝尔一起带到总部去。可是卡萝尔始终没有融进这个妇女参政运动中，她只不过是书写信封的一个能手罢了。但卡萝尔在这些和蔼可亲的妇女圈子里，简直如鱼得水。当她们平平安安的时候，就学学跳舞，或是到切萨比克运河上游去野餐，或是谈论有关美国苏联的种种策略问题。

卡萝尔和那位国会议员的女秘书以及那位女教师合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另外还有了一些跟自己肝胆相照的朋友。她重金给休请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保姆，几乎把自己薪金的大部分都给花完了。每晚，她照顾他

上床去睡觉，赶上节假日，还陪着他一起玩。有时候，她和休两人一起出去散步，有时候她就整晚待在家里看看书；但是，大多数时间在招待客人在华盛顿人员交往机会特别多，小公寓里总是客人不断，而且一来就是一大堆，大家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虽然谈的并不都是发人深思的宏论，但每次都谈得兴高采烈。这不是她以前梦寐以求的“艺术家的画室”，因为那只不过是小说里虚构出来的，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卡片目录和统计数字，而不是弥撒和色彩。但他们都会开一些非常适度的玩笑，而且并不愤世嫉俗。

这些嘴里叼着烟卷，而又是见多识广的女孩子，让她大为惊讶，正如她刚到戈镇时曾经叫镇上的人大为震惊一样。这些女孩子关心的问题，不是苏联人怎样怎样，就是怎样划皮筏子，她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真想发表一番高论，但毕竟插不上嘴，她只好暗自叹气，后悔自己从家里跑出来为时太晚了。肯尼科特和大街使她时时感到自卑，由于休就在身边，她更觉得自己在华盛顿只不过是短暂逗留罢了。哦，——总有这么一天，她会带他回戈镇——那里有辽阔无边的田野，休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爬干草堆呢。

尽管她在这一群喜欢嘲笑狂热分子中间一直默默无闻，但她仍旧为他们感到骄傲，也是为自己感到骄傲。有时幻想着和肯尼科特谈话时，她依然要替他们辩护，因为肯尼科特会咕哝着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拨不切实际的理论家，只晓得坐在那里吹牛说大话，”“我可没有时间去赶浪头，学时髦呀。我正忙着干活，为的是多攒下几个子儿防老呢。”

那么多到她公寓里来串门的男客，不论是陆军军官也好，还是憎恨陆军的激进派也好，都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在女人们面前也落落大方，不开那些令人难堪的粗俗玩笑，这些正是她在戈

镇的时候所企盼的。而且他们做起事来，好象也跟萨姆·克拉克夫妇一样精明能干。她又转念一想，正是由于他们声名远扬，也就不怕别人说闲话。肯尼科特却认为乡下人之所以不懂礼节，实在是因为太穷的缘故。“我们可不是东部来的拥有百万家产的花花公子呀。”——他会这样贬损东部人，但是，这些陆海军军官、政府各部门顾问，以及各社会团体创办人，年薪只有三、四千元，生活还是过得十分快乐，而肯尼科特撇开地产投机生意不谈，每年只医生一项就有六千多元的进项，而萨姆竟多达八千元。

虽然她到处打听，还是没有得到确切答案，到底有多少孤苦无依的人死在济贫院里。相反，济贫院这类机构，也是给肯尼科特这种人开设的，因为肯尼科特辛辛苦苦勤奋工作，勤俭持家，为的是“多攒下几个子儿防老呢”，要是他把这点儿钱都蚀在石油股票上，最后自然只好由济贫院来收养他了。

四

卡萝尔认为戈镇这种地方确实太沉闷、太邋遢——她的看法得到了人们的赞同。她还发现在她周围，有些年轻的女孩子和不苟言笑的老太太，也有与她相同的经历。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因为不乐意做家务才逃跑出来；至于那些老太太，更可怜，她们已经失去了可敬的丈夫和古老的巨邸，现在好歹能住上小公寓，有时间就看看书，日子过得倒也挺舒适。

但除此以外，她还了解到，戈镇并非是惟一令人不愉快的小市镇。如跟别的小镇相比，不论从大胆的色彩、聪明的设计，人们为旧俗所困的深度，戈镇也还算得上是一个样板吧。有一次，跟她同住的那个女教师谈到中西部铁路沿线某市镇时，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那个市镇尽管大小和戈镇差不多，但就是没有一片绿

色，看不到草坪和树木，铁路道轨简直杂乱无章地沿着遍地煤碴的大街穿城而去，铁路工场屋檐下和大门口都被烟炱覆盖着，而且一圈圈油烟还在一直往外冒。

现在，从闲谈中她对其他一些市镇的情况也略知一二了。比方说，有一个草原上的村子，长年刮风，一到春天，路上泥泞不堪，入夏以后，满天沙土飞扬，新漆过的房子就象长了一层痂，连盆里寥寥无几的花朵上，也都积满了尘垢。在新英格兰的工厂区，工人们住在小棚屋里——它们看上去就象是火山喷发后冷却了的一块块熔岩。新泽西州有一个富饶的农业中心，远离铁路，交通不便。当地居民都虔信上帝，但统治他们的却是一些简直愚昧无知、整天胡说一通，平庸无能的行将就木的老朽。在南方，有一个市镇，到处都是 romanfic 的木兰花和白色圆柱，可是黑人都遭到本地居民的痛恨，人们唯钱是亲，趋炎附势百般奉迎有钱有势的世家望族。在西部，有一个矿工居留地，几乎就像是一大块毒瘤。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正在欣欣向荣中的小型花园城市，许多聪明灵巧的建筑师都在那里工作，经常有闻名遐迩的钢琴家和演说家前来访问演出，但劳资纠纷却弄得大家很不愉快。全国上下尽是地下奔涌的激流。

五

这个时期卡萝尔心理不断反复，假如用一张曲线图来表示，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几乎不能解读。图上有许多线条中断了，方向也不很明确；应该上升的地方，往往会一溜歪斜地低了下去；图上的颜色，有时是淡蓝色，有时是粉红色，有时还可以看到铅笔符号没有擦净留下的灰色痕迹。只有个别几根线条，还可以勉强辨认出来。

女人假如有什么烦恼的话，往往从玩世不恭、流言蜚语和满

腹牢骚中寻求慰藉，或则干脆皈依上帝，莫名其妙地寄希望于新的宗教思潮上面，免得自己多愁善感，见物伤心。卡萝尔虽然并没有象上面几种情况采用上面这些方法来逃避现实，但她温柔乐观的性格，却早已不再了。即使她这次离家，也是在仓促之间仅仅鼓足一时之勇气才促成的。与其说她在华盛顿是熟悉有关行政事务以及工会方面的情况，倒不如说是她在工作中在新环境中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勇气，获得了一种平淡的蔑视人生的心态，有人就管它叫“清心寡欲”。她眼前的工作联系了成百万的人，与战争与几十个国家休戚相关，所以大街在她眼中越发的渺小了。她从前总觉得维达、布劳塞、博加特那种人神通广大，不免有些执弟子礼，可这种感觉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了。

从自己的工作中，从她所接触到的那些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身上，多少学到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态度，她们竟然能在有敌意有危险的城市中建立组织或是袒护政治犯。这时她方才明白，从前的她也太小气了，动不动因为一些小事而生气，简直比莫德戴尔强不到哪儿去。

卡萝尔开始扪心自问，过去她为什么总是对某些个别人抱有成见呢？其实，她并不是专门与那几个人为敌，而是与那些规章制度为敌——谁最赤胆忠心地为它们效劳，谁受害也就最大。它们把专制藏在种种伪装的形式和冠冕堂皇的名词后，比方说，什么“上流社会”，“家庭”，“教会”，“健全的企业”，“政党”，“祖国”，以及“优越的白种人”等等，使它们的专制统治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卡萝尔认为，惟一的对付那些规章制度的办法，就是——一笑置之。

第三十八章

一

过去一年时间了，卡萝尔开始，对军人保险局的工作感到有些厌烦。当然这工作还可以将就过去，反正总比做家务强得多，只不过有些太琐碎太平凡罢了。

有一天，她独自一人坐在劳舍尔糖果点心店阳台上一张小圆桌旁边喝着茶，吃着烤得蜡黄的吐司，猛地间有四个青春正年少的少女吵吵闹闹地闯了进来。刚才卡萝尔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而又非常浪漫，而且也相当满意对自己那身黑绿相间的衣服，可是，等她一看见那些少女纤细的脚踝，细嫩的脖子，看样子顶多只有十七、八岁，很老练地夹着烟卷，谈论着“房帏艳事”，巴不得“能去纽约开开眼界”。这时候，她觉得自己好像顿时变成了一个人老珠黄的乡下老媪。因此，她心里真想离开这些聪明而又冷酷的女孩子，立刻回到一种更加朴实无华、更加富有同情心的生活中去。好像一阵风来，她们飘了出去，其中有一个姑娘还向汽车司机吩咐些什么。这时一种莫名的惆怅使卡萝尔全身乏力，卡萝尔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蔑视一切的哲学家，而是来自明尼苏达戈镇的一个年老色衰的女公务员。

她没精打采地在康涅狄格林荫大道上走着。她突然站住了，她差点要晕倒了，哈里和久恩尼塔·海多克正朝着她走来。她连忙奔了过去，紧紧搂住久恩尼塔吻了一下。哈里开口说道，“说实在的，我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到华盛顿来的——本来是要到纽约去买点东西，而且我们也没有你的住址，今儿个早上顺路来看看，刚才还在说人海茫茫，谁知你在哪儿呢，正巧就遇到了。”

听说海多克夫妇当天晚上九点钟就要动身回去，她心里觉得依依不舍，因此也就一刻儿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她带他们到圣马克去吃晚饭。她把两胳膊肘支在餐桌上，身子微微前倾，心情非常激动地听他们讲戈镇的事情，“赛伊·博加特得了流行性感冒，不过，那个小坏蛋还赖着不肯死呢。”

“威尔来信告诉我，布劳塞先生搬迁他处了。那么，繁荣戈镇运动搞得怎么样了??

“搞得好极了！好极了！他的这一走，我们失去了一位领袖。他们那种一心为公的精神，真是没得说的！”

她突然发觉布劳塞先生跟自己根本毫无关系，所以就继续问道，“那么，繁荣戈镇运动，你们还要继续搞下去吗？”

哈里怔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是啊，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停下来，不过，赶明儿——当然还得搞下去的！喂，大夫有没有写信告诉你，说B·J·高杰林在得克萨斯打野鸭子，一下打了好多。”

等到这些新鲜事一讲完，他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卡萝尔往四下里看了一下，洋洋得意地指给他们看，那是某某参议员，又给他们介绍那个空中花园确实造得非常别致。她好像觉得，有一个身穿晚礼服，胡子上又涂了蜡的男人，正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直瞅着哈里那套令人耀眼的栗壳色紧身便服和久恩尼塔身上那件接缝处开了线的豆沙色绸褂子。有人敢这样看她的邻居，她来了气。瞪了那人一眼，以示他们应该得到他的尊重。

后来，他们该走了，她一直还在向他们挥手，眼看着他们消失在长长的站台尽头。她站在那儿背着沿途要经过的车站名字：哈里斯堡、匹兹堡、芝加哥。那末过了芝加哥以后——？她好像看见了阔别已久的湖泊和麦茬地，隐隐约约听到了秋虫的啁鸣声和四轮单座马车的吱嘎声，萨姆·克拉克好象迎面走来，跟她说，

“哈——哈——哈，大嫂子，你好呀？”

在华盛顿，没有人会记得她是谁，不象在家乡。

这天晚上，到她们的小公寓里来了一位刚从芬兰回来的男人。

二

卡萝尔和那位上尉坐在波瓦坦餐厅的屋顶花园里闲谈，离他们不远的一张桌子上的一个男人把她的视线吸引了过去，那个男人正在大声嚷叫着给两个头发散乱的姑娘要“软饮料。”卡萝尔觉得那个人的巨大背影好像非常熟悉。

“哦！我好象见过我两个人，”她喃喃自语地说。

“是谁呀？你是指对过的那个人吗？哦，他就是布雷斯纳汉，珀西·布雷斯纳汉。”

“对，就是他。那你也认识他吗？你说他这个人如何？”

“他这个人心眼儿可不坏，只不过有点儿傻乎乎。即使这样，我还是十分喜欢他的。我觉得，他在汽车买卖方面，的确非常人可比，但在航空部门却一无所知。虽然他拚命想做出一番事业来，可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事他都是一窍不通。有钱的人总是喜欢瞎忙乎，净想逞能干，这倒也是怪可怜的！哦，你想跟他叙旧是吗？”

“不，不，你还是坐着吧，我可没有这种想法。”

三

卡萝尔正在看电影。广告中这部影片被称为一部构思深刻的艺术杰作，但事实上却是个手法拙劣的大杂脍。里面充斥着吃吃地傻笑着的美容师，有廉价的香水味儿，有闹市区后街上的摆着的胖女人。这部影片描绘的主要是艺术家的画室生涯。头发卷曲

的男主人公喜欢抽烟在吞云吐雾中寻找灵感，然后成功画了一帧被人称为杰作的肖像画。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纯洁，但是穷困潦倒的艺术家。结局是他的那幅杰作被认定为一帧放大了的照片。

卡萝尔着实看不下去，正打算退场。

就在这个时刻，银幕上出现了一位作曲家——演员埃里克·瓦尔博格饰演。

她禁不住大吃一惊，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心里觉得又很难过。他头上戴着一顶扁圆形无沿的贝雷帽，身上穿着一件天鹅绒茄克衫，两眼直勾勾地好象正在盯着看她呢。

他饰演的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演得十分平常。她暗自琢磨道，“本来我还以为他能出人头地呢——”一想到这里，她赶快把自己的思维打断了。

她到了家里，一口气读了好几封肯尼科特的来信。那些来信看上去尽管只是三言两语，味同嚼蜡，但是却强烈地透出无尽的思念——它跟那个穿着天鹅绒茄克衫、在用帆布搭成的房间里没精打采地弹着假的钢琴的年轻小伙子相比，又是另一个世界了。

四

十一月间——也就是说在她去华盛顿已有十三个月以后——肯尼科特忽然到华盛顿来看望她。一听说他要来，她踌躇不决，拿不准自己是不是该跟他见面。不过，一想到他终于来了，她就不由得喜出往外。

她向军人保险局请了两天假。

她到车站去接他。他迈着稳健的步伐，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手提箱，自信地大步流星走来——这时她自己反把而觉得胆怯起来！——啊，他多么高大、多么魁伟！他们先是对望了一会儿，片刻过后拥在一起互相问好，“你的脸色十分好；孩子怎么

样？”“你的气色好极了，我的宝贝；我说你万事都很顺利吗？”

他咕哝着说，“我不打算影响你的工作，你的朋友，或是别的什么事情。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你有时间的话，我倒很想请你陪我一块儿去逛逛华盛顿，吃顿便饭逛逛影院，你把工作不妨暂时搁一下，如何？”

卡萝尔跟他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这才发觉他穿着一套质地柔软的浅灰色便服，戴着一顶轻便的软呢帽，脖子上还系着一条花领带呢。

“你喜欢这套衣服吗？是在芝加哥买的。唉，我想这套玩意儿总合你的意思吧。”

他们在小公寓里跟休一起渡过了快乐的半个钟头。她觉得不免有些惊慌失措，可是肯尼科特并没有作出想要再吻她一下的样子。

他在那小房间里徘徊，她忽然发觉他脚上那双新的黄皮鞋擦得简直晶光铿亮。在他的下巴颏儿上，还有一丝新近划破的伤痕。显然，他在车上刚刮的胡子，极可能是在列车进华盛顿站才刮的。

她领着他去参观国会大厦，这时，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能在华盛顿立足，而且又能认识那么多的人，所以禁不住感到无比自豪。他询问国会大厦的圆拱顶有多高，她就自己毛估一下告诉了他；接着，她又把参议员拉福莱特和副总统一一指给他看；吃午饭的时候，她轻车熟路，带着他穿过地道来到了参议院的餐厅。

她发觉他老了，已经有些秃顶了。他的发式还是老样子，从左边分开，以前不觉得怎么，现在倒有一丝反感。往下看，看了一下他的手，发现他的指甲仍然是乱糟糟，跟从前一样修得很难看——这简直使她比刚才见到特地为她擦得雪亮的皮鞋时心里还

要觉得难受。

“今天下午你乐意乘汽车到弗农山去瞻仰华盛顿的故居吗？”她问道。

他心里早想要去了。他觉得很高兴，因为那是上流社会人士常去的首都著名胜地之一。

在车上，他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羞答答地拉着她的手，告诉了她一些家乡消息：新校舍已经在挖地下室了；维达“老是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扫街’，叫他真羡慕”；可怜的切斯特·达沙韦是因为一场车祸而死的。肯尼科特平静地讲着并没有用花言巧语来诱哄她，以博取她的欢心。在参观弗农山的时候，他对那个嵌着镶板的图书室和已故总统华盛顿的牙科器械极其感兴趣。

她知道他平日喜欢吃牡蛎，所以就领他去了，由于格兰特和布莱恩常常光临而名噪一时的哈维餐厅。他白天时非常快活谈笑风生，一到吃晚饭的时候，却忽然显得有点局促不安。他是想问问卡萝尔一些微妙的东西，比方说，他们俩至今是不是还算夫妇关系，等等。但他并没有提出来，他也只字不提要她回家去。他只是清了一下喉咙，说道，“你瞧，最近我试了一下我们的那架旧照相机。这些快照你看拍得怎么样。”

三十张戈镇及其四郊的风景照片——他把它们递给了她。她看着那些图片，好象又回到了戈镇。记得当初他追求她的时候也是使用照片来引诱她的；她一转念又想到他那至死不渝的爱情，和他苦心孤诣地想用以前美丽的回忆来打动她；但是，她一看到那些熟悉的地方，却把刚才那种想法又抛到了九宵云外去了。那些照片有：明尼玛喜湖畔白桦树丛里带着闪闪发亮的太阳光斑的蕨类植物；一望无际的麦浪滚滚的原野；他们自己家里的前廊，从前休常常在那里玩儿的；此外还有那条大街。街上的每一个窗子、每一张脸孔，她几乎都记得很清楚。

她把那些快照还给他，赞不绝口地称赞了他的拍照技巧。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有关拍照的东西。

晚饭吃完以后，他们就闲扯到她公寓里的那些朋友。这时，她突然想到有一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了，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所以就结巴着说：

“我已经把你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因为我说不准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歇夜。对不起，我们小公寓里那么挤，挤不下你，我们应该要先给你预订一个房间才好呢。所以，我说，现在还是你最好打电话去问问《威拉德》或《华盛顿》旅馆有没有房间。”

他有点伤心失望地看了她一眼，接下来他似乎是在默默地问，而她仿佛也是在默默地回答：她是不是也要到《威拉德》或《华盛顿》旅馆去。但她装作没有读懂他眼里的意思，他要是露出胆怯的脸色，本来她就一定会恨透了他的。但是这时候，他既不胆怯，也不恼怒。尽虽然他对她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简直无法忍受，他还是从容不迫地说道：

“是的，我想就这么办吧。对不起，请你等我一下，好吗。……你说，要不要叫一辆出租汽车，开到你的公寓去待一会儿呢？——我的天哪，华盛顿的出租车司机太冒失了，拐弯时候明摆着超速了，他们开起车来比我还冒失，风驰电掣的！——我非常想认识一下你的那些朋友，一定都是不同寻常的女人，我也想看一看休是如何睡觉的，看看休的身体发育得怎么样。当然罗，我并不是说他可能患有小儿咽扁桃腺肿大，但是我说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嗯？”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他们一回到了小公寓，就看到了她的那两位同住在一起的朋友和一个不久前搞妇女参政运动因而坐过牢的女孩子在一块儿聊天。真怪，肯尼科特竟然跟她们还谈得很投机呢。那个女孩子讲狱中绝食抗议的趣闻，让他忍俊不禁；他告诉那位女秘书打字的

时候怎样保护眼睛，那位女教师也问他“给感冒注射预防针”到底有没有意义，在她看来，他不是一位朋友的丈夫。

卡萝尔觉得，肯尼科特肯尼科特谈吐举止幽默得体。丝毫都不见得比她们差劲呢。

他当着众人的面，象大哥哥似的吻了她一下，道了一声晚安就走了。

“你哥哥真是个好人，”她的那两位朋友都这样说，接下去就等着她来讲讲她的这位不知哪里来的好哥哥，结果她什么也没讲，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是没什么可谈的。她根本也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事情。她懒得再费心思去分析和控制，只好任其自然了。

次日，他又到她的小公寓来吃早餐，随后就动手洗碗碟。这下她不由难过起来。他在家的时候脑子里从来不想到洗碗碟的事儿！

她领着他到处参观——财政部大厦、纪念碑、科科伦画廊、汎美大厦、林肯纪念堂以及它后面的波托马克河，阿林顿公墓和李将军旧邸的圆柱。尽管肯尼科特表面上非常高兴，可是卡萝尔总觉得他有点儿闷闷不乐的样子，因而有些感到生气。他的眼眸总是大胆直露，现在却变得深不可测，似乎心事重重似的。他们走过拉法埃特广场，站在杰克逊的雕塑像前，远远地可以望见白宫宁静淡雅的正门，就在这时，他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真后悔，我早就应该这样多跑一跑，上大学时还要打工，偶尔有点空闲，我就在宿舍里跟大伙儿总是说笑笑瞎胡闹。要知道在吃喝玩乐、调皮捣蛋方面，我比谁都差。要是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开了窍，多去听听音乐会，或是逛逛什么艺术画廊等等——恐怕现在我适合你的要求了吧？”

“哦，亲爱的，你不要那么太自卑！你本来就有好多长处嘛！

要知道你已是个非常熟练的医生——”

他心里尽管有话要说，可就是怎么也说不出来。隔了半晌，他总算找到了几句话：

“戈镇的那些照片——你真的非常喜欢，是不是！”

“是呀，那还用说嘛。”

“回去看看咱们那个古老的小镇，也不会是很不愿意，是不是！”

“那当然不会。说实话，就象我不久前在这里遇到海多克夫妇时一样，我会很高兴呢。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请你务必理解我。那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评头品足了。也许我很乐意回去看看那些老朋友，可是，我可不愿为此闹得戈镇沸沸扬扬的。”

他连忙抢着说，“不，不！不会的！我心里有数。”

“可是我知道，你跟我这么一个刁钻古怪凡事务求完美的人住在一起，终有一天会十分厌烦，你会感到累。”

五

肯尼科特由于在华盛顿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玩艺儿，十分高兴他在这里看到了年老的黑人马车夫，海军上将，飞机，国税大厦，“罗尔斯一罗伊斯”牌汽车，林黑文特产牡蛎，最高法院大厅，纽约剧院经理，林肯去世时所住的那幢房子，意大利军官的大氅，中午用来卖盒饭的手推车，切萨皮克运河上的大型豪华游艇，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汽车还能同时领到马里兰州的牌照。

她执意要领他去看看她最喜爱的那幢白绿掩映的小别墅以及具有乔治风格的住宅建筑。他承认要是一幢以玫瑰红砖墙为衬底，配上扇形气窗和白色百叶窗，自然比盒子式木头房子更加富于观赏的价值。他禁不住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些房子

一下子叫我想起了老八辈子的圣诞节画片呢。哦，从前你要是一个劲儿把萨姆和我逼下去的话，恐怕我们早就跟着你一块儿熏染了一些艺术的嗅觉了。哦，你听着，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杰克·埃尔德已经把他的车子漆成这种新潮的绿色呀？”

六

他们又一次共进晚餐。

肯尼科特说，“今天我们去看那些漂亮的房子之前，我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那就是说，以后我们要盖新房子的时候，那我就完全按照你的口味去盖。我呢——对地基和取暖设备等等方面，可能还略懂一点，不过，我知道自己对于建筑艺术——却彻头彻尾是个门外汉。”

“亲爱的，我忽然想到我自己还不是照样一窍不通吗！”

“得了——无论怎么说——反正汽车间和抽水马桶的工程设计理所当然地由我来负责，其他的通通请你费心啦，假如说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多谢你的美意。”卡萝尔半信半疑。

“卡丽，你听我说，你可能以为我是讨好你，其实根本不是。而且我也并不想要你回到戈镇去！”

她吃了一惊。

“这真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内心斗争。但我最后想通了，要不是你自己愿意回来，你不可能呆在戈镇的。当然了，我巴望你回来几乎快要疯了，可我也不愿意向你苦苦哀求。我无非是要你知道，我一直等着你的，每次邮差上门来，我都巴望有你的来信，等我真的收到了一封，却又吓得不敢把它拆开来，我该是多么希望你在信里写着很快就会回来的，可我又怕没这一句话。去年整整一个夏天，我根本一次也没有去过湖滨别墅。叫我眼巴巴

看着人家高高兴兴地在游泳，而你又不在我身边，我该多难受。所以我就一直待在镇上，天一黑下来，我往往坐在门廊上等你回来——我——我好象总觉得你只不过是到药房买东西去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我绝望地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一直到夜深了，仍然不见你回来。整个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点生气，我实在不想进屋去。有的时候，我在门廊里迷迷糊糊在椅子上睡着了，半夜里忽然醒过来，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我好难过！卡丽，你千万要明白，我只不过是要你知道，假如你自己回来，我心里该有多么高兴。可是现在我也不愿意苦苦哀求你回来。那样即使你回来了你也不会高兴。”

“你可真是——这实在太——”

“我还有话想跟你说，我可不是绝对——嘿——绝对没有一点儿差错的。天底下我最心疼的人儿，就数你娘儿俩了。可是，你有时候对我太冷淡了，我就不免觉得孤单，伤心难过，我就也会离开家出门去鬼混——我确实难受啊。”

她一阵难过，安慰他说，“没关系，让我们把它忘掉就得了。”

“可是结婚前你好象说过，要是你丈夫做了什么错事，他应当原原本本告诉你。”

“难道我真的这样说过吗？我可不记得了。现在我觉得脑子里乱极了。哦，亲爱的，我的确知道，你一直爱着我。但是现在我老是捉摸不定呢。我真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呀。”

“那你就什么都不用去想它，不再让你为我哭泣，听我说吧！你不妨先向局里请两星期假。这儿天气一天天冷起来了。我们就到查尔斯顿、萨凡纳，可能还有佛罗里达去玩玩。”

“去度我们的第二个蜜月吗？”她好象有点儿迟疑不决地问。

“不。称不上吧。反正就管它叫咱们第二次谈恋爱呗。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只不过想跟着你一起到各地去走走。有你相伴，我别无所求！所以嘛——我想也许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南方游览游览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当作是我的亲妹子——我另外再给休找一个保姆！我要请一个全华盛顿最有经验的好保姆！”

七

站在玛格丽特别墅，旁边是巨大的棕榈树，附近有查尔斯顿炮台，举目远眺着港湾里蔚蓝的大海——卡萝尔终于回心转意了。

他们俩在阳台上坐着，月光如水。卡萝尔突然大声嚷道，“你说我要不要跟你一起回戈镇去？你就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左右为难，怎么也决定不下，真是烦死了。”

“不行。你自个儿决定吧。说老实话，这次我们虽然是在度蜜月，但我觉得我并不想要叫你回家去。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

她听了大吃一惊。

“我希望你回戈镇的时候一定是心甘情愿的。赶明儿我一定尽力而为，不再让你为我哭泣，不过我也难免常常会有失算的地方。所以现在我并不希望你仓促行事，而是要你深思熟虑做个决定。”

这时，她方才如释重负似地舒了一口气。她至今依旧有机会自由自在走天下。在她重新投入这个樊笼一般的戈镇以前，可能她还可以到别地去看看——哦，看来她应该到欧洲去一趟。但现在她对肯尼科特却不由得更加有愧于心了。从前她总觉得自己的生平好像就像是一部惊天动地的小说似的。现在她才知道，在她的一生真是平淡又平淡，既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也没有富于戏剧性的情节，更没有富于魅力的幸福的时刻和勇敢的挑战，但她认为自己的一生依旧很动人，因为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时

代赋予了她反抗的斗争的勇气。可是，她怎么都没有想到，威尔·肯尼科特这一生中同样也有一段辛酸史，不过在这里面卡萝尔只是一个小配角，如同肯尼科特在她的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他也会感到困惑不解和难言之隐，也同样的纠缠不清错综复杂；而且他也同样渴望得到温暖和同情。

她望着远方澎湃的大海，把他的手抓住了，陷入了沉思。

八

他回去了，卡萝尔仍留在华盛顿，他的来信还是象从前一样干巴巴，不外乎是什么修自来水管呀，什么打野鸭子呀，还有什么费奇罗斯太太得了乳突炎等等。

有一次，她在吃午饭的时候，问一位妇女参政运动领袖她应不应该回老家去。

这位妇女领袖不加思索说道：

“肯尼科特太太，我这个人是极端自私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有什么抛不下的。我觉得，你的孩子在这里上小学，不比在你们老家差到什么地方去。”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最好不要回去，是不是？”卡萝尔免不了有所失望地说。

“也不是这样绝对的。我说我自私，意思是说，我考虑事情一直是从能不能为妇女建立真正的政治力量作出有益贡献出发的。而你呢？不客气地说，我并没有考虑你的具体情况，当我提到‘你’的时候，并不是仅仅指你一个人。在这里，我指的是——每年来到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的千千万万不满于家庭的桎梏，怀着寻找光明的想法的妇女，——她们当中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从优柔寡断、戴着棉手套、年过半百的老妈妈，一直到刚从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就在她们父亲厂里组织罢工的年轻姑娘们！

你们在我手下工作，但只有两、三个人才有资格接替我的位置，你们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为了爱上帝，就能抛开父母儿女都不管。

“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严重的考验：你是象人们所说的来‘征服东部’呢，还是让东部来征服你自己？

“这个问题不是你们简单一想就能做出决定的，——也要比我当初假装‘地勤人员’出来改造这个世界时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要‘征服华盛顿’，或是要‘征服纽约’，最难的就是千万不能以征服者自居！从前什么都很简单，当作家的，惟一希望自己的书能受人欢迎，雕塑家也巴不得能在大户人家受到盛情款待，即使象我这样的社会活动家，那时也有美妙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竞选到重要公职，应邀前往各地演说去。我们把社会搅乱了。其原因在于，大家都想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有的社会活动家，为了博得某些人的欢心，观点趋向中庸；有的作家也赚了许许多多的钱——真是一些可怜虫，我听说他们还向那些专写悲惨结局的衣衫褴褛的小说家赔礼道歉；我也看到过他们把版权卖给电影制片公司，发了一笔大财，却一点儿都不觉得有愧。

“你愿意在这么一个乱糟糟的世界上牺牲自己吗？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旦出了名，就会有人嫉妒；在那里，最大的失败——那就是毫不费劲地发了大财；在那里，你彻底放弃个人利益，全心全意为别人摇旗呐喊，但却遭到那些人的唾弃，他们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

卡萝尔讨好地微微一笑，表示自己的确很愿意作出自己的牺牲，可是又叹了口气说，“我也不知道；我担心自己还下不了决心，还是藕断丝连。当然我还没有完全同家庭决裂。为什么我还没有作出那么惊人的了不起的——”

“这可不是什么藕断丝连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有没有忍耐力

的问题。你们中西部思想特别保守，真可以说是双料的清教徒——草原上的清教徒再加上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你们从外表看来坦率粗鲁，很象当年开发西部的拓荒者，但在心里却千窍百孔，整天闷闷不乐。你要是想在那里获得成功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这还是切实可行的：你不妨仔细考察一下在你的家庭、教会和银行里处理事情的规矩，然后看看这项一成不变的法律到底是谁最先定下来的。假如说我们妇女都能这样刨根问底地追查下去，那么，我们大概要不了几年，就会变成文明之邦了，自然不会象我的那些愤世嫉俗的研究人类的朋友所断言说的那样要经过漫长的等待……到了那个时候，人人安居乐业，家家歌舞升平，但只是这种办法太过偏执了！”

现在卡萝尔不禁陷入了沉思，“我就得要回去！赶明儿我在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从前我常常提问题，总是碰钉子，这次回去我一定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要问问埃兹拉·斯托博迪，为什么他要反对铁路国有化；我也要问问戴夫·戴尔，为什么一个药剂师老是喜欢别人管他叫‘医生’；没准我还要去问问博加特太太，为什么她脸上老是挂着一块阴森可怖的寡妇面纱。”

这位妇女运动的领袖挺直了腰板说道，“你还有一点也是叫我羡慕的。你有一个孩子尽孝天伦之乐。那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奢求。我睡着了，有时会梦到孩子呢——我时常偷偷地溜到公园里去看孩子们在玩耍。在杜邦圆形广场小公园里玩耍的孩子们，几乎就像一座红艳艳的童子面茶花。那些政敌们都说我根本不像个女人！”

卡萝尔不由得一怔，暗自寻思道，“当然罗，休应当到乡下过一过自然的生活！；但我就怎么也不会让他变成一个乡巴佬。我可不让他在大街上吊儿郎当……我想，我说到一定做到。”

她在回去的路上又在这样想到，“既然我已经奋勇当先，加

入了联合会，参加过一次罢工，知道了团结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早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假如我想要走的话，现在威尔也不会硬是留住我了。有这么一天，我真的会跟他一起到欧洲去的……他要是不去，那我就独个儿去。

“我曾经跟不怕坐牢的人在一起住过我怕谁。现在我也不妨可以请迈尔斯·伯恩斯塔姆那种人来吃饭，海多克两口子说闲话就让他们说去……我想这个保证可以做到。

“赶明儿我要把伊弗特·吉尔贝的歌声和埃尔曼的小提琴曲一起带回去，不用说，那可是人间能得几回闻呢。

“现在我可以宠辱不惊……我想我肯定能做到这样。”

她虽然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但并不认为自己是落荒而逃，她对自己的反叛精神感到十分欣慰。那个大草原再也不是烈日下荒芜不堪的土地；它是一头活的黄褐色野兽——从前她跟它搏斗过，并在搏斗中使它更加粗犷和骠悍；就在小镇的街道上，她会看到希望的影子，她会听到前进的号角，她在自然而然地为它埋下了伟大的种子。

九

从前卡萝尔对戈镇恨之入骨的那种情绪，现在早已无影无踪了。在她眼里，戈镇已向明天迈进。她无限同情地想起了肯尼科特过去曾为戈镇市民辩护时所说的“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大好人，一天到晚千辛万苦地工作，仅仅是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家变得更美好，她无限深情地回想起了大街还在初建时期的那种寒伧劲儿和那些只是临时避避风雨的褐色小棚屋，它们这样的寒伧，简直叫人觉得可怜；他们甚至在《妇女读书》上宣读研究论文时引经据典，大力鼓吹，他们甚至在鼓吹“繁荣戈镇运动”时佯装伟大——这一切不由得使她深表同情。此刻她好像看见了大草原

上尘雾迷漫，夕阳西下照着大街，在一长溜早年开边拓殖的移民栖居过的小棚屋里，人们正翘首以待她的倦游归来——他们脸上露出那么凄苦落寞的神情，就象是一个垂暮之年的耄耋老人，心中真不是滋味！她又想起来了，肯尼科特和萨姆·克拉克非常喜欢听她唱歌，此刻她真恨不能马上奔回去再给他们听听她的歌声。

“最后我终于能有一种较为平静的态度来对待戈镇了。现在我可以说是达于臻境了。”她满怀喜悦地说。

她发觉自己竟然会这么看得开，不由骄傲起来。

凌晨三点钟，她被噩梦惊醒来，原来是梦见自己被埃拉·斯托博迪和博加特寡妇百般折磨疯狂凌辱。

“我一直要想把戈镇变成一个神话世界。人们中间至今还喜欢用历史悠久来赞美自己的家乡好，追忆幸福的童年，重温大学时代的友谊。可我们却把这一切全都给遗忘了，我把这一切抛诸脑后，大街依旧沉默不语，它自以为还是上帝□护下的人间乐土。对它来说，有我无我无所谓，它不会想我的。

可是，到了第二天傍晚时分，她再次充满了对家的渴望。——它正在令人眩目的夕照之下等待着她回来。

十

卡萝尔在华盛顿又生活了五个月，这才动身离开华盛顿；就在这五个月里，她广泛收集音乐和绘画，以应付将来漫长而又寂静的生活。

她的出走生涯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

六月间，卡萝尔动身返回戈镇，这时候，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在胎动了。

第三十九章

一

卡萝尔一路上都在想象着，一回到家里，她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和事。哪知一切都如她所想。她一看到每一个熟悉的前廊，一听到亲切地向她寒暄问候的声音，就非常高兴；她回家的这天全镇轰动，她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了。接下来她就忙着到各处去拜客访友。久恩尼塔·海多克絮絮叨叨地谈到他的那次在华盛顿的邂逅，简直把卡萝尔捧进上层社交人物的核心中去了。久恩尼塔从前是她的冤家对头，现在则成为她最知心的朋友，因为维达·舍温虽然一向很亲热，这会儿却因深恐她发表一大套从华盛顿贩来的什么异端邪说老是站得远远的。

当天晚上，卡萝尔就到面粉厂去看望钱普·佩里。面粉厂后面有个电灯厂，发电机发出的那种令人耳聋的嗡嗡声，在黑夜里听起来特别响。守夜的钱普·佩里正坐在面粉厂大门口。他伸出两只青筋爆起的手，疼爱地说，“大家都想你呀，”

这时，有谁在华盛顿还惦着她呢？有谁在华盛顿能象盖伊·波洛克那样忠实可靠呢？每次她看到他，他总是一脸的灿烂，她觉得他好象永远一如往昔，永远是她的一部分似的。

一个星期以后，卡萝尔觉得这次回来无可高兴也无可后悔。她每天的生活就是那么平平淡淡，毫无激情，好象是在华盛顿机关里上班一样。这就是她的职责所在；她注定了要一天天去做刻板的家务去听絮絮的唠叨，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卡萝尔心中惟一耿耿于怀的问题，结果却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原来她一登上返回戈镇的列车，心情激动无比，以至准备一

到家就放弃自己那个房间，要同肯尼科特同室而居了。

殊不知她刚进家门，肯尼科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听我说，，你的那个房间我一直给你看管好，至今一切都保持原状。现在我才开始想通了。两个人相亲相爱为什么要弄得都不高兴呢，老实说，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单住一个小房间，好让我独自一个人有一个反省的机会。”

二

卡萝尔在华盛顿时总看到，人们常常坐到深夜，议论当今世界上的巨大变化，欧洲的革命，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自由体诗歌问题。那时她觉得很奇怪，以为整个世界不可思议。

现在她发现并非这样。

在戈镇，时下正热火朝天谈论禁酒令问题，都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某个地方，酒价奇贱，花上十三块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夸脱威士忌，还谈到自己家里酿造啤酒的配方，生活水平上升，总统大选，克拉克的新车子，以及赛伊·博加特身上那些长期而成的臭毛病，他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跟两年前以至于在二十年前几乎相同。甚至于在二十年以后也还是完全一样，眼前这个世界动荡不安酝酿着一场暴风雨的洗礼，就象一座喷薄欲出的火山，但庄稼人仍旧还在山脚下耕地。偶尔有时候，火山喷出的熔岩，把他们最好的庄稼地都给毁了，使他们在万分惊恐之余深受其害，可是他们的亲属照例会把这些庄稼地接过来，过了一、两年以后一切回复原样。

不久以前镇上新盖了七幢平房和两家汽车行，肯尼科特万分高兴，卡萝尔只不过是淡然一笑，说，“哦，是呀，那些房子看来也很不错呢。”她喜欢的是新近落成的那幢校舍，四周围筑有令人悦目的砖墙，窗明几争设备齐全，还有健身房，以及专供学

习农艺和烹饪之用的各种教室。不言而喻，这是维达的成功，她心中禁不住为之雀跃起来，恨不得也去干出一点儿成就来，不管什么都行。于是，她就去找维达，兴冲冲地对她说，“我想跟你在一起工作。我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来。”

她真的开始工作了。她每天到农妇休息室去值一小时的班。她在那里不加思索地把那张松木圆桌子漆成黑色和桔红色，使《妇女读书会》会友们见了大吃一惊。她一面跟那些农妇们闲扯，一面帮她们照看孩子，感到闲适而愉快。

她急冲冲在大街上走去，想想跟《芳华俱乐部》里的那些会友谈谈心；她一面走，一面想着见到以后该谈什么，大街的丑陋也无暇顾及了。

现在她上街的时候也喜欢戴上夹鼻眼镜来了。它使她看上去年轻了好多。她问肯尼科特和久恩尼塔，她的样子看上去是不是还十分年轻，看不出来她的实际年龄三十三岁吧。那副夹鼻眼镜不太好用，夹得她的鼻子又酸又痛，因此她就又想换上普通眼镜。可是一戴上普通眼镜，不消说，又会显得更老相了，那可不行！她暂时还不打算戴普通眼镜。但她在肯尼科特的诊所里试戴过一次，确实要比夹鼻眼镜舒服得多。

三

韦斯特莱克大夫，萨姆·克拉克，纳特·希克斯，还有德尔·斯纳弗林，正在德尔的理发店里聊了起来。

“嗯，现在我常常看见卡萝尔在农妇休息室里乱忙活呢。”韦斯特莱克大夫说活时，格外强调“现在”这两个字眼儿。

德尔正在给萨姆刮脸，这时也把手中的工作停了下来，肥皂泡沫顺着他手里那把刮胡须用的刷子不断往下滴。他开玩笑似的说：

“等着瞧以后会怎么样。听说从前她常常嫌弃这个小镇不够漂亮，委屈了她这大家闺秀，就要我们再缴一些什么额外附加税，硬是想把小镇搞得漂亮一点儿，比方说，在消防队给水栓上套一个布罩子，草坪上竖立一些雕塑像——”

萨姆也来了气，咔的一声把留在嘴边的肥皂泡沫吹掉，哼了一声说，“我会儿有一个聪明的娘儿们来指点咱们大老粗去建设这个小镇，敢情是咱们的运气。就算她净爱找岔儿，发牢骚，那也比吉姆·布劳塞强，要知道吉姆吹了那么大牛，最后还不是一拍屁股一走了之，肯尼科特太太身上虽然有点儿轻浮不踏实的毛病，可是个聪明人。看到她回来，我真高兴。”

韦斯特莱克大夫善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连忙改口说，“看到她回来，我可十分高兴呀！真令人高兴！她的举止言谈，非常绅士，并且学识渊博，看过不少书——即使那些都是小说书呗。当然罗，她跟其他所有的女人一个样——有点浮躁，对政治经济学简直是一窍不通——只要一听别人的言语，她常常信以为真了。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她是个很惹人喜爱的女人。你看她把农妇休息室拾掇得多干净，要知道这个农妇休息室是戈镇的一块金字招牌，会给咱们小镇招徕许许多多生意呢。现在既然肯尼科特太太在外这么长时间，她脑袋里的那些奇怪想法也应该扔掉了不少。可能现在她心里明白，假如她还是死劲儿来关照咱们应该如何如何处世为人的话，那人们就难免不笑话她呢。”

“那可不是她呀，准碰头的，”纳特·希克斯咂着嘴唇，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态说道。“照我看来，我说她呀长得是够漂亮。唉，真是我的天哪！”他喟然长叹了一声，大家不由吃了一惊，“我说这会儿她心里一定在惦着从前我手下的那个瑞典小伙子瓦尔博格吧！他们俩真是天生匹配的一对！一直在一起谈诗呀，还有什么月光呀等等！他们俩要是再这样卿卿我我不知会成什么样

子呢——”

萨姆·克拉克马上打断了把纳特的话，“胡说八道！他们俩一向正经得很，从来都还没有想过什么谈情说爱的事儿呢。他们不外乎是在一起谈谈书呀，谈什么艺术。实话告诉你，卡萝尔·肯尼科特是个特别聪明的女人，而那些受过教育的聪明女人，照例会有许许多多怪可笑的念头，可是一等到她们有了三个或四个小娃娃以后，准会老老实实地了。你们等着瞧吧，过了一、两天，她心情一平静下来，就会去教主日学，而且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广结善缘，规规矩矩，安安分分地做人，不会再去瞎管闲事，没那么多奇谈怪论了，错不了的！”

他们拿她当话题聊了几句——她的长统丝袜，她的儿子，她跟肯尼科特分开住的那个房间，她所喜爱的音乐，她跟盖伊·波洛克之间的老交情，她在华盛顿大概挣多少薪水，以及她回来以后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最后他们接受了萨姆的观点，接着他们又津津有味地倾听纳特·希克斯在开讲一个旅行推销员和一位老小姐之间的风流韵事。

四

不知为何卡萝尔总认为，莫德·戴尔好像对她回来反而不高兴。就在《芳华俱乐部》聚会的时候，莫德好象有点儿有意要羞辱她，吃吃地笑着说，“嗯，我想你一定觉得战时服务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以趁机往外面跑，随心所欲地玩个痛快吧。久恩尼塔！你说该不该让卡丽给我们谈谈她在华盛顿认识的那些军官？”

她们一下子都来了兴趣。卡萝尔看着她们，觉得她们这种好奇心很自然，但又象是无关痛痒似的。

“是呀，确实值得一谈，但是，改天吧，因为今天挺累的。”

她打了一个呵欠说。

卡萝尔对贝西舅妈也不再敌视了。她明白，贝西舅妈并不是存心要事事干扰她，说穿了，只不过想给外甥肯尼科特一家子做一点儿好事罢了。卡萝尔从这里禁不住觉得老年人真可怜，要知道一个老年人的最大悲哀，并不在于他年老体衰，而是在于年轻人认为压根儿不需要他；他的拳拳爱心和教导，反而遭到年轻人的讥笑。卡萝尔开始猜到贝西老舅妈的心里如何想的了。如今她懂得贝西舅妈跌跌冲冲走来。送上一瓶野葡萄酱的时候，料想老人家心里真巴望她这个外甥媳妇要了解做酱的配方，急于向自己请教一番呢。从今以后，每当贝西老舅妈再喋喋不休地训话时，即使她有点恼火也近耐心听训。

博加特太太的话也不能使她气愤了。比如说，有一次她听见博加特寡妇说，“现在禁酒令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头等重要的大事，与其说是禁止抽卷烟，还不如说是要督促大家过好安息日。凡是在主日去打棒球或是去看电影的，都应该通通给抓起来才对。”

但卡萝尔十分失望的是，很少有人向她打听有关华盛顿的情况。想当年珀西·布雷斯纳汉回乡的时候，乡亲们是何等的毕恭毕敬，洗耳恭听他的高谈阔论，如今卡萝尔无所不晓，可乡亲们就是压根儿不感兴趣。她发觉自己既想做异教徒又想当衣锦荣归的英雄，实在可笑得很！她在暗自琢磨这件事的时候，虽然觉得可笑，而且还自嘲了一番，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十分的伤心失望。

五

八月里，卡萝尔生了一个女孩子。她犹豫再三，今后，让这个女儿成为一个妇女运动领袖呢，还是要让她成为一位科学家的

妻子，还是这两种身份兼而有之。但她已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她女儿上纽约瓦萨女子学院，刚进大学的时候还要给她做一套漂亮的衣服和一顶黑色小圆帽。

六

休在吃早饭的时候不停地说话，他非常想谈谈他对猫头鹰和在大街上玩耍的印象。

“闭嘴！怎么变得这么爱说话。”肯尼科特冲着休大声吆喝道。

卡萝尔动火了，说，“不要用那种口气跟他说话，好吗！你为何就不能听他讲讲？他也很需要别人的倾听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要让他一天到晚嘴巴不闲着吗？”

“那又怎么了？”

“别的先撇开不谈，这个孩子也得学一点儿规矩了。从现在开始，他应该学会稳重了。”

“其实，不管是规矩也好，还是教育也好，他都教会了我好多呢。”

“这是为什么？你去华盛顿这么长时间就学会了这套抚育孩子的时新理论？”

“也许是呗。你有没有想到过，孩子——毕竟也是个人呀？”

“那还用说嘛。可总不能让他一个人一直说。”

“那当然不能老是听他一个人说的。他也应该学会倾听嘛。可是话又得说回来，我想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就象你、我一样，他也有很多想法，我还要让他把它说出来而不是照戈镇的习惯把它扼杀了。这就是我眼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教育’他，教他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

“得了，别再争了，可是别宠坏了他。”

十分钟后，肯尼科特似乎把这次争吵忘了，而卡萝尔也不知不觉地同样淡忘了它。

七

秋高气爽。一个晴朗的日子，天空一碧如洗，大地一片光辉，煞是好看。就在此刻，肯尼科特夫妇和萨姆·克拉克夫妇开了车，到两湖之滨打野鸭子去。

肯尼科特交给了她一支轻便的小口径猎枪。她第一次干这营生，聚精会神地盯着那些飞来飞去的野鸭子。到现在她方才懂得枪头上那个小小的准星和瞄准目标很有关系。这时候，她几乎高兴得象个小孩；她和萨姆同时开枪打一只野鸭子，萨姆硬说那只野鸭子就是她一枪打中的，她几乎也信以为真了。

她一面坐在芦苇丛生的湖岸上歇息，一面心不在焉地听克拉克太太絮叨着胡扯。正是灰蒙蒙的薄暮时分，四下里寂静无声。他们背后是一片片黑魆魆的沼泽地。一股股清香的味儿从刚犁过的地里散发出来，湖面上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两个男人正等着最后一批野鸭子掠过湖面，他们说话的声音在习习的凉风中格外清晰可闻。

“看左边！”肯尼科特忽然大叫起来。

三只野鸭子排成一行，从天空中俯冲下来。砰砰砰四枪齐发，有一只野鸭子从空中坠下来。那两个男人划着小船去找他们的战利品，一下子消失在芦苇丛里。他们的愉快的谈话声，不紧不慢的溅水声和欸乃欸乃的划桨声，从茫茫的暮色中传了过来。此时，天上有一大片火烧云，倾泻在静谧的港汊里，片刻之间转成灰暗；波平似镜的湖面——看上去就象是一块静谧的大理石；肯尼科特正在大声叫嚷着，“喂，我的小宝贝儿，咱们回去吧。

今儿个这顿晚饭，肯定是别有风味啦。”

“我要和埃塞尔一起坐在后面。”卡萝尔上车时说。

这是她第一次这么亲昵地直呼克拉克太太的名字；卡萝尔认为自己已经不再是姑娘了，也是生平第一次自愿坐在车子的后座。

“我肚子饿了。在饿的时候尝尝烤鸭的味道，倒也不错呢。”一路上，她心里高兴地想着。

她越过静悄悄的田野，往西边远眺着。一片片土地连绵不断，一直逶迤到落基山和阿拉斯加；她好像看到，那些古老的帝国象朽透的房屋土崩瓦解，一个伟大的国家崛起，称雄全球。她知道，在那个伟大的时刻还没有来到之前，将有好几百代人——就象自己那样怀着美好的愿望，同旧的枷锁斗争，可悲的是到了最后，埋骨他乡，不为人知。

“明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去吧。这部片子拍得很棒，”埃塞尔·克拉克提议说。

“嗯，我原来打算看一本新书的，可是……得了，那我们就一块去看电影吧，”卡萝尔回答说。

八

“真让人气愤，”卡萝尔叹了一口气对肯尼科特说。“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想要一年一度搞一个合欢节，到了那一天，整个镇上的人都要不念旧恨只看新欢，一起出来参加运动会、野餐会和交际舞会。可是哪知道伯特·泰比——你们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推选他当镇长不可呢？——他却搞了这样一个节日！不知为什么他也想搞那么一个全镇居民人人参加的盛大节日，但他还打算邀请一位政客来‘作一次演说’。但他的节日是个装腔拿势、搔首弄姿的玩意儿，正好就是我竭力回避、坚决不搞的东西。事前他

还征求过维达的意见，不用说，她早已表示赞成了。”

他们慢慢地走上楼去；肯尼科特一面在给闹钟上弦，一面还在琢磨这个问题。

“是的，伯特横插一脚，当然你一定十分不高兴的，”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真的打算要为这个节日拼尽全力大干一场吗？你总是那么来回折腾，自寻烦恼，要搞什么社会改革，难道说到现在你还感觉不到疲惫吗？”

“你问我厌倦吗？嘿，我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哩。你瞧！”她把他领到婴儿室门口，指着她女儿那一头绒毛似的褐色的短发说，“你看到枕头上的那个东西吗？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吗？现在我就告诉你，那是一枚炸弹呀——它会给沉闷的社会带来一声巨响一个震惊。你们那些保守派要是放聪明一点，恐怕就不用去逮捕无政府主义者；依我看，你们还不如趁他们尚未长硬翅膀，早早斩草除根多干脆。你不妨想一想：——要是那个小女孩活到公元2000年，恐怕全世界的工人已经联合起来，人类的飞船正在驶向火星！”

“哦，是的，到了那时候，说不定会翻天覆地。”肯尼科特打着呵欠说。

她坐在他的床沿，肯尼科特正在五斗柜里找他的一条领子。他明明自以为就在柜里，可是不知怎的却找不到了。

“我要一如既往干下去。尽管十分疲惫，如今我觉得很幸福。但从全镇人人参加这个徒有虚名的盛大节日这一个例子中，充分说明我真是一败涂地了。”

“那条该死的领子，真他妈的找不着了。”肯尼科特先是咕哝着，接下去又大声嚷道，“是的，我说你——亲爱的，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我一时没注意听，你再说一遍吧。”

她一面拍拍他的枕头，整理了一下他的床单，一面大声说

道：

“可是话又得说回来，我也不能说全无成功，虽然我一生中屡遭失败，但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理想嘲笑过，也没有回头为我的路后悔。我始终不承认大街是个十全十美的地方！我始终不承认戈镇比欧洲还要伟大、还要高贵！我始终不承认象洗碗碟的那样工作，就会叫天底下的所有妇女都心满意足！就算我失败了，我也永远相信——还有后来人！，我至今仍然忠于自己的信仰。”

“当然罗。那是明摆着的事儿，”肯尼科特说道。“哦，得了，祝你晚安。这会儿我猜想明天也许会下雪呢。恐怕还得赶快给窗子安装好防风板。喂，旋凿放在哪儿你有没有看见呀？”这一年秋天刚到，反战运动渐见声势，来自瓦卡明的消息说县里的行政同法长官禁止本县进行反战宣传。可还有人顶风作案，公开宣布说他一、两天内要在某一个农场主议政的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给报知了官府。于是，由那位行政司法长官亲自率领一百名商人组成的大队人马，提关灯笼出动搜捕——火光耀日队伍迅速出动抓捕了那个人，罚他跪在铁栏杆不游街示众，随后被押上一列运货的火车驱逐出境，并且还警告他今后不许再流窜到这里来。